

中国最有谋略的大唐开国皇帝

唐 高 祖

张法荣 著

× × × 出 版 社

总 策 划：陈春江
责任编辑：李春兰
版权代理：刘 侠
封面设计：蒋 悦 武晓强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
唐 高 祖
张法荣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北京地质印刷厂制版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32 · 插页 12 彩插 7
字数：600000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7-05197-2/K·648 定价：52.00 元（上、下部）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出版界的朋友要我写李渊，我欣然接受，原因有三。一是我虽然出版了四部写古代人物的长篇小说，却从未写过皇帝。二是熟悉并爱戴李渊。三是因为李渊的确是个人物，但却被其次子李世民的功绩给淹没了。提起大唐帝国，言必李世民如何英明，怎样伟大，很少将李渊这位中国最有谋略的开国皇帝摆到应有的位置，更没有人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去表现他。心中大为不平，很有必要以史实为据，站在新的高度，用细腻的笔触，血肉丰满地将其介绍给广大读者，以去心中之块垒。

李渊的一生大都在马背上度过。起事前辅佐隋文帝和炀帝，匡扶社稷，不遗余力。起事后率众从太原一直打到隋朝的京都长安，经过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终成一代开国帝王，建立了大唐帝国。他处变不惊，运筹帷幄，计谋超绝，往往不战而屈人之兵；胸怀宽博，心地善良，待人诚恳，以心治人，是少见的帝王之才。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许多弊端。譬如狡诈、君临天下后的昏聩等等，但却瑕不掩瑜。狡诈是智者聪明的体现，昏聩是自然规律所致，历代帝王谁也没能跳出这个怪圈，他也不例外。当然，在打天下的过程中，其子李世民、李建成、李元霸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李世民，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歌可泣。但却不能以次代主，将李渊放到次要位置，甚至以“无能”作结。读过拙作，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李渊鸣蝉洁饥，不



羨螳螂秽饱，远瞩高瞻，出类拔萃，若没有他，就没有历史的改写，就没有大唐帝国的建立。

因写给当代人看，语言尽量通俗，以去生涩。共分二十五章和尾声，从李渊挽弓射凤写起，一直写到“玄武门之变”，用长篇小说的形式介绍了李渊的主要业绩。你会发现，他的为人处事、对人物和生活的态度、治国治军的谋略，皆在李世民之上。如果说二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李渊打下了天下，李世民治理天下，一个在打天下方面手段高明，一个在治理天下方面才华横溢罢了。“尾声”简略地描述了“玄武门之变”，因为自此之后李渊成了太上皇，李世民成了皇帝，李世民这个人物，就由其他的作家去写吧。不过我总这么想：若无李渊，即使李世民再抢眼，能否成为人主，尚在两可。九层之台，始于垒土，无基础的楼阁，既令人难以置信，也不可能长久。

我爱李渊，爱他沧海可填山可移的远大志向，爱他不惜心力去追赶太阳的果决、坚毅，爱他腹能撑船的广阔胸襟，爱他以奇用兵，以心治军治国的雄才大略。我也恨他，恨他对残害他的宵小仁慈手软，恨他登基坐殿后日趋荒淫，恨他为何就跳不出那个历史的怪圈。

关于皇帝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中国著名作家 陈忠实

皇帝是什么？就是高居于由人民垒成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个人。

这个人被神化为上天派往人间来作头儿的，所以称为天子；因为是神的意志的化身，便以人间并不存在的龙作为象征，通常被神化为真龙天子。

这个被称作皇帝的人，绝对主宰着他的足下的所有人的命运；用俗话说，所有的人碗里的食物的稀稠和身上的衣服的厚薄，皆由这个人来决定。

我便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封建帝制的创立者秦始皇到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之间的所有皇帝复制出来，排列起来，当是一个颇为壮观的队列。我们会直看到，或长或短的王朝无论怎样更迭，



皇冠和龙袍的式样如何变化，而皇帝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力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更没有变化。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长长的皇帝队列中，我们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叫出名号的，其实并没有几个；能被认出被记住的那几个，恰恰是这个队列中处于两个极端的皇帝，最英明的和最混账的那几位；真可谓青史可以使英雄垂名，遗臭同样能够万年。

唯物史观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里有两种基本的历史事实，英明的皇帝治下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而混账皇帝治下的人民不仅难得作为，常常闹出颠覆王朝的事。无论盛世或乱世，首先决定于皇帝是真龙天子，是假龙真虫，亦或是毒蛇猛兽。

有了两千年的时空距离，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血污都已经沉寂。留给今人心理的只有神秘感。时空愈久远，社会文明愈发展，神秘感则愈浓。道理再简单不过，皇帝居于塔的顶端，总是孤立一人，任何普通人不仅无法类比更无法亲身体验，只有想像那高不可及、深不可测的皇座的神秘。

这套著名帝王的文学艺术作品面世，正具备了满足人们探究神秘帝王的普遍性心理的功能，自然也有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意义。

陈忠家

于蒋村

书写心中的历史

中国著名作家 莫言

这套帝王小说写作工程的韩仲亮兄、高志辰兄、魏金永兄、王汝凯兄、秦景林兄、李英明兄、董云卿兄、冯益汉兄、张法荣兄……十几位作家——多半是我的朋友——几年前就告诉我，要联手搞一部《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我对他们说，此类的书，坊间已经汗牛，希望他们把创作精力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但他们发扬了文人那种韧劲和拗劲儿，爬翰墨，钻故纸，硬是把这样一部洋洋千万言的大系搞了出来。成果可喜，精神可敬。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嘱我写序，是抬举我，是激励我，尽管我不配为任何人作序，但他们的吩咐，岂敢不从？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嬴政算起，到最后一个皇帝——清朝末年的溥仪，历经十二朝代，共有三百五十多个皇帝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期间不知道上演了多少出悲剧、喜剧和闹



剧。好皇帝，坏皇帝；贤明的皇帝，昏庸的皇帝；雄才大略的皇帝，鼠目寸光的皇帝；克勤克俭的皇帝，荒淫无耻的皇帝；长寿的皇帝，短命的皇帝……形形色色，亦庄亦谐，民间有野史，孰真孰假，莫衷一是。

后人写前人，老百姓写帝王，到底该用一种什么态度？是戏说还是正传？是根据野史演义还是以正史为鉴？我想，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这两种态度实际上从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并存；因为完全客观的历史学家其实是不存在的，完全客观的作家更是不存在的。即便是那些食着皇家的俸禄为皇家修史的官员，也遮遮掩掩地表现出自己对人物的臧否；即便严肃如太史公，在他的《史记》里，也添加了大量的文学描写和大胆想像。时至今日，我认为每一个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都可以在遵从基本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展开自由想像的翅膀，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写出自己心中的人物。即便是完全违背了历史真实的虚构，只要能自圆其说，只要是能写得有趣，有味，也是可以的。

我浏览了这套大书，感到朋友们几年的努力，起码具有了这样的价值，那就是他们用丰沛的想像力把正史和野史中的材料编织起来，用丰富生动的细节把历史和野史中的空间填充起来，塑造出了几十个栩栩如生、性格鲜明的皇帝形象，他们的存在不仅是因为他们的皇帝身份，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文学典型的魅力。当然，这套书的另外的价值，读者自会有自己的发现。

于北京

纸上的帝王

中国著名美术评论家 徐恩存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皇帝仍然显得神秘。纵然因为他们是历史人物，更因为他们随着岁月远逝的遥远而给人以久远的隔世感，人人都知道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皇帝，可是人人都难以说清关于皇帝的种种……。当然，关于皇帝的书、传说，古往今来，为数甚多，然而就其系统性、完整性、丰富性而言，到目前为止，当数这部由十多位当代作家联手撰写的《中国著名帝王书系》为最，它在纸上塑造了几十位著名帝王形象，留下了历史的一段段身影。

这部书系的出版，投入了作者、编者大量的心血，使这部书系作为文学作品展示了古代帝王的形象，无论褒贬，都把他們塑造得血肉丰满，鲜明生动；并通过他们展示出一部跌宕起伏的中



国历史，作品中的帝王恰恰以各自的独特性、个性，多侧面地折射出数千年的封建史；而书中的帝王们正是中国封建史中的代表人物。

这部书系的编者以其智慧、才情，与别出心裁的编辑思想，为文学作品编配了插图、水墨人物、书法、篆刻等相关书画内容，大大提高了作品的艺术含量与美学境界，增加了视觉效果，这是一个创造。

插图、绘画、书法与篆刻的作者，多为国内中青年名家，出手不凡；更重要的是，他们深刻地领会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意义，以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再创造，与文学作品相辅相成，收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当然，对文学作品进行综合性处理与包装，这不是首例，但是，作的如此精美、完善者，如《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并不多见，这正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独到之处与成功之处。

书画艺术家参与出版物的创作，为文学作品增添新的亮点，实践证明，这是十分有益的探索。近年已有诸多作品在这方面闯出新路，《中国著名帝王书系》的书画作品既有独立欣赏价值，又可结合文学作品阅读欣赏，这样不仅拓宽了审美视野，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丰富的含量与艺术深度。

不难看出，作者、编者在这部书系里绵延着一种文化情愫。这种情愫告诉我们，文化传统与文化历史在不同的国度，有其独特性、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是不能忘记的；今天的人们去书写往昔的人物与事件，正是一种对历史的个人阐释与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历史感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值得称赞的是，作者、编者遵循唯物史观去梳理历史烟尘中的人物与往事，尤其是文学方式与书、画、篆刻、插图的创作的有机结合，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并强烈地渲染了一种带有历史

感的文化情怀；历史上的帝王在这里不仅是书写历史、改写历史、参与创造历史的重要人物，而且是已经超越个体意义的艺术形象；虽然在局部中有个别沉入私人故事传奇的迹象，但总的来说，在这部书系中，文化情怀却总是一种巨大的动员力量，使它们（文学、绘画、书法、篆刻）反复地进入以文化历史为主题的宏伟叙述中。

应该说，这部书系的方方面面都与历史连在一起，特别连结了历史人物沉重困厄的心灵。基于这样的取向，摆脱了二值判断的思维陈规，使美丑、善恶、真伪的判断达到立体而真实的效果。

《中国著名帝王书系》是近年诸多历史文学作品中的奇葩，它以缜密的构思、睿智的思虑、整体的设计，赋予它以大气、隽永的特点。从古至今，中国文化宝库浩如烟海，相对历史而言，帝王的生命转瞬即逝，然而，出版物却可以传流于历史长河，它以其独特性去解释与理解历史演变中的重要环节，评说千古兴亡。

我认为，《中国著名帝王书系》就是这样一部书。

徐恩存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上部
乱世峥嵘

第一章 射凤求凰

绝代才女，比武择婿，刀光剑影，周天子亲自坐镇。俊少年蜂拥而至，欲得美人。李渊出马，技压群雄，连发两箭，乾坤大定，揽佳丽于怀抱之中。

黄河最大的支流，源出甘肃省渭源的渭水，是条大河，它有波澜壮阔的豪放，惊涛拍岸的雄壮，槁倾櫓摧的悲壮与凄凉，也有潮平岸阔的静谧和任人宰割的温顺。但不管怎样，它总是哗哗啦啦，经年不息地唱着有时委婉、有时雄壮的歌，流经八百里秦川，在渭河平原中部拐了个弯，然后又不知疲倦地经潼关向大海流去。

渭水在渭河平原拐弯的地方，可是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这里地势高阔平坦，环境优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方便，既可控制西北，又能俯视东南，进可攻，退可守。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对其垂涎三尺，已有十二朝在此建都。

这个历史悠久的都城就是长安城。

长安城在北周末年就已成规模，长七十多里，南北宽十五里，东西宽十八里，近似一个正方形。城内的建筑群分为宫城、皇城、外郭三部分。宫城在全城北部正中，是皇帝和皇族居住、办公的地方。宫城南面是皇城，面积比宫城略大，尚书省、御史



台等中央各官署衙门并列其间，是百官办公的地方。外郭城顾名思义，是宫城与皇城之外的城郭。

北周王朝末年，皇室贵族荒淫无度，政治腐败，百姓痛苦，上下离心，已到了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地步，时刻都有被抢班夺权、改朝换代的危险。长安城中，隋国公杨坚对周静帝虎视眈眈，暗中调兵遣将，静帝禅位已成定局，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这样，春天还是颠着脚步悄悄地来到了长安城，用它的花容点缀着城内外的一草一木，给这座暗流涌动、疲倦不堪的古城抹着姹紫嫣红和生命之绿。渭水之畔，莺歌燕舞，丽人成群，御花园内百花争芳，蝶蜂翩翩，好一派太平盛世、国泰民安的虚荣。

连日来，周静帝宇文阐情绪非常不好，精神忽而低沉，忽而激愤，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还很年轻，才十五岁出头，虽然身材高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天子气象，却因心情不佳，愁眉不展，目光呆滞，步履迟缓，全无了气宇轩昂、目空一切的傲岸。他已完全了解自己的处境，第三感觉告诉他，用不了多少时日，他这个承续大统、合乎规范的皇帝就要下台，能否保住性命还是个未知数。他恨手握生杀大权的隋国公杨坚的专横拔扈，乃至不分上下尊卑，敢于向他这个天子开刀的残忍，更恨自己面对乾坤倒转，帝位即将沦于他人之手的无能。本想面对苍天大地，不顾天子身份，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更想壮怀激烈，大叫大嚷，大杀大砍。然而，想归想，却没有勇气去做，因为他明白自己身单力孤的处境，了解为所欲为、对他的皇位虎视眈眈的杨坚杀人如麻，野兽一样的残忍。

静帝心烦意乱，看看太阳才竿子高，阳光又分外明媚，空气也格外清新，便决定到城外踏青去。怕引起杨坚及属下的注意，

他没有带仪仗和兵马，只带了几个太监和宫女，坐了一辆镶金包银、嵌玉着彩的轩车。从金碧辉煌的宫城太极殿出发，出宫城的承天门向北，走皇城内数里长的承天门大街，然后出皇城的朱雀门蜿蜒东去。从宫城走长安城北面的玄武门到野外，不到六里路，他为何舍近求远，非要走许多冤枉路不可？他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是到设在东面春明门处的兴庆宫探望他的爱妃王翠儿。王翠儿聪明美丽，艳压群芳，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深受他的宠爱。遗憾的是，因对杨坚的专横不满，被杨坚以养病为名，送入兴庆宫。二是在已经少得可怜的在位时间内，多看一眼长安城内的景致。在有南内之称的兴庆宫驻足后再出城。三是东门称“春明门”，不仅与盎然的春意合拍，而且与他到城外踏青的行为有同样的意境。

长安城内有十一条南北大街，十四条东西大街，相互交叉，把全城分为一百多个排列整齐的坊市，是市民的住宅区和商业区。外郭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北面为承天门、玄武门、丹凤门。南面为安化门、明德门、启夏门。西面为开远门、金光门、延平门。东面为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每个城门各有三个门洞，惟有明德门例外，有五个门洞。

通城门的十二条大街，是全程的交通干线。其中的承兴门大街和朱雀门大街相互衔接，纵贯南北，成为一条中轴线，把全城分成东西两部分。街道笔直宽阔，朱雀门大街宽近二百多步，气势雄伟，掩映在槐树梧桐柳树之下，壮观而幽美。

静帝年轻时经常骑马或坐轿在城中浏览观光，对城内的情况了如指掌。那时他还未登基，年轻好动，任着性子来，自从去年登基大典做了皇帝，被杨坚所左右，就很少出宫了。他留恋登基前的自由自在，留恋长安城阔大繁华的气象，做梦也想重现登基



前的景象。但这是不可能的，杨坚及其同伙怕他造次，严禁他出宫。他的四周布满了一双双窥视他的眼睛。这次不经请示就私自出宫，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决断，是他足够的勇气积聚到极点的爆发，他要看一看杨坚能把他怎样。

虽然宫中很快就会政变，但对于只关心如何生活得好的老百姓来说，并无大碍。他们是墙头草，随风摇动就是了，至于谁当皇帝，似乎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因此，大街上仍然十分热闹，商贾如云，艺人做秀，人流如潮，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有舞袖掩云、挥汗如雨之势。那吵吵嚷嚷的鼎沸人语，或高亢婉转的歌唱，骡马市上牛驴毫不掩饰的、自鸣得意的噪音，铁匠抡锤打铁发出的叮当声，杂沓的脚步声，还有谁家孩子找不到父母的哭嚎，谁家花枝招展的娇娘被人摸了酥胸和滚圆屁股后的怒骂，维持秩序的大兵近似于怒斥的吆喝声，沸沸扬扬，林林总总，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组成了一曲浩大又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既让人联想到天堂，又使人联想到世界的末日。

面对此情此景，静帝流露出羡慕而又无能为力的目光。做皇帝有什么好？怎比做一个庶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他这么想着，极不情愿地放下车上用华丽的绿色缎子做成的窗帘，苦笑着摇摇头。因为他分明发现车后有十几个盯着他的轩车不放的汉子。肯定是杨坚派来的盯梢。虽然是司空见惯的，他的心头却笼上了许些悲哀。轩车在拥挤喧嚷的大街上骨碌碌地向东走着，驾车的大宛马因为不能奔驰急得不住地长嘶。静帝心里道：“社稷就要易主，朕就要成为平民百姓了。国之将亡，当哭声遍野，这长安城中怎的一如既往？人们难道麻木了不成！”

终于望见兴安宫那白玉雕栏，玉砖砌阶，崇楼叠阁，画栋雕梁，规模浩大的轮廓了，静帝不由地长出了一口气，暗道：“不

知王妃的病怎么样了？可怜的人儿啊！”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恨起杨坚来。杨坚啊杨坚，先帝及朕待你和你的父亲杨忠不薄，你为何如此凶狠，非要将大周王朝灭掉不可？苍天不公啊！

兴庆宫历史悠久，原为汉王刘邦的行宫，后经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历朝历代不断修建，已成为仅次于宫城中太极宫的大型宫殿。宫殿占地二百余亩，有殿堂三百余间，亭台阁榭，塘池玉苑，应有尽有，无不重拱藻井，琉璃瓦顶，玉砌金嵌，华美非常。

王妃原来住在正殿当中装修设施最豪丽的华屋内，后来搬到偏殿中。前些日子，杨坚又令她住宿偏殿后的柴房。静帝据理力争，无奈帝不如臣，不仅难达目的，王妃反而受到了更残酷的迫害。

因事先没有通知，管理兴庆宫的总管云洪不知静帝驾到，没有准备。及至发现，静帝已离宫门里许了。好在云洪与宫中的人们已对静帝的处境了如指掌，便不慌乱，更不惧怕，慢腾腾地出门迎接，全无臣下见了皇上的诚惶诚恐，更无老鼠见了猫般的颤颤惊惊。当然，迎驾的程序还是要的，待说过“不知圣上驾到，有失远迎，罪该万死”、“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话后，云洪将静帝迎入正殿专门用于皇帝休息的厅堂。

静帝登基后，仅来过兴庆宫三次。第一次是刚刚举行登基大典不久，算是例行公事。第二次是去年夏天，出春明门到郊外狩猎，在宫中住过一夜。去年冬天又来过一次，打着龙体欠安、在此休养幌子，目的是探望王妃。这次因为想急于见到王妃的缘故，茶仅喝了半口，便要云洪在前面开道，引他到柴房探望王妃。

柴房座西朝东，低矮破败，共有四间，左面两间乱七八糟地



堆放着许多杂物，右面的两间算是王妃的卧室，因在高大的偏殿后面，阴暗潮湿。

云洪推开房门，一股浓重的酸臭气扑鼻而来，静帝叹了口气，掩着口鼻走了进去，因室内能见度太低，险些踢翻右边盛水的瓦罐。他揉了揉眼睛，方才看清楚室内的什物。

王妃躺在靠窗的榻上，脏兮兮的绫子被盖着她那瘦骨嶙峋的躯体。头发凌乱，如同一堆杂草，面色蜡黄，目光呆滞，与昔日判若两人。见静帝进来，她想挣扎着起来接驾，虽费尽吃奶之力，却未能如愿，一行混浊的泪水流下来。自怨自艾，断断续续地道：“皇上来了？贱妃无力起迎，罪该万死！”

静帝鼻子一酸，泪水盈眶，拉住王妃冰冷如柴的右手：“爱妃已经病到这般地步，朕不怪罪。”他顿了顿，忽然来了勇气，厉声向云洪道：“滚出去，给朕滚出去！”

杨坚早已吩咐下来，要宫中之人严格监视王妃的一举一动，发现变故立即报告。眼下静帝来此，与王妃单独会面，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云洪站着不动，当静帝再次赶他出去时方才道：“奴才不能出去，怕的是圣上遭遇不测。这兴庆宫离东城门不远，常有贼人前来捣乱，若有差迟，奴才不好向隋国公交代。”

“那就让他在这里吧。其实贱妃也无什么要紧的事要告诉圣上。就让贱妃当着云总管的面说吧。”王妃剧烈地咳嗽一阵：“圣上，贱妾在世的时间不会久了，有两件事一直憋在心里，怕带去了。”

静帝痛苦地摇了摇头：“事已至此，朕与爱妃没有什么好怕的了。说吧，将心里话都倒出来！”

王妃苦笑一笑：“这一，圣上要识大局，惜生命。看来社稷与皇位是保不住了，既然如此，就任凭他去，能保住性命就谢天

谢地了。这二，先帝在时，看中神武公窦毅之女窦宝惠，曾许下大愿，说是给宝惠找一个应心的夫婿，看来这副重担就落在圣上的肩上了。贱妾以为，圣上当尽快办理，以防逊位后留下遗憾。”

多么善良的心地，多么质朴动情的言语，静帝的的确确被感动了，动情地摩挲着王妃的纤手，二目潮润，泪水流下来，滴在王妃的脸上和没有血色的嘴唇上。王妃感觉到了那泪的热和固有的滋味：咸咸的，不无苦涩。

好一会儿，静帝哽咽着点点头：“爱妃放心，我会处理好的，若来得及，明天办理。爱妃如此通情达理，如此关爱他人，定会感动上苍，病除疾去。”

时间过得真快，静帝不觉在柴房呆了半个时辰，他松开王妃的手，恋恋不舍地出了柴房。他闭上眼睛，适应着外边的阳光，然后下令回宫。

云洪不知静帝葫芦里卖得什么药，怕没法向杨坚交代，便问：“圣上不是要到郊外踏青吗？怎的就回宫呢？”

看似很平常的一句话，却激怒了静帝。好像说这话的不是太监云洪，而是想夺他皇位，祸乱朝廷的杨坚。他让云洪站到他的面前，猛地跳起来，“叭”地赐给云洪一个响亮的耳光，骂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管朕的事，不知好歹的奴才。告诉你，天还没变，朕还是驾驭天下，万民敬仰的皇上！”

云洪哪敢造次，陪着笑脸：“圣上骂得好，打得好，这是奴才的福气，嗨嗨，福气。”

静帝上了轩车，未等坐稳，宝惠富贵典雅的音容笑貌便在脑海中再现，赶也赶不掉。

窦宝惠是京兆始平人，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的独生女儿，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公主所生。宝惠出生时头发漆黑，长过脖



颈，三岁时头发便与身齐。武帝特别喜欢她，养于宫中，派师傅教其识文解字、琴棋书画。她聪明伶俐，过目不忘，知识精进，武帝更加爱之。一日，武帝正为突厥犯边愁闷，宝惠言道：“今边境不靖，人心惶惶。突厥强大，不宜动兵攻之。愿舅舅以苍生为念，大力抚慰。若突厥与我言好而助之，江南与关东就无患了。”武帝闻之大喜，即颁诏行抚慰之计，果然大功告成。鉴于此故，武帝向姐姐道：“宝惠才貌皆佳，难有人与其相比，当为之娶一个能与其匹配的郎君。待他二八年纪之时，使用射凤凰之方法为其择婿，切不可轻率从事。”

武帝传位于宣帝宇文赧。宣帝因性情暴躁，贪恋女色，肾衰体弱，病入膏肓，一命呜呼，仅在位一年，年方二十二岁。

静帝即位后，太后曾经向他提起为宝惠择婿之事，因国事忙乱，辅政大臣杨坚又急于取他而代之，便无暇顾及。今经王妃提起，方才决心迅速办理此事，以慰先帝的在天之灵，也对杜鹃啼血的王妃有个交代。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静帝的銮驾从朱雀门进入皇宫，又从承天门进入宫城中的福寿殿，直接进入了杨太后的后宫。

年仅三十六岁的太后端庄慈祥，既有城府，又平易近人，豁达乐观，不管发生什么大事，脸上总是带着笑。虽然杨坚抢班夺权的步伐已经明显地加快，对皇族的迫害日渐加剧，她无力回天，任凭事态的发展，却仍然乐哈哈的，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与往常一样，静帝下了轩车，顺着玉砌台阶进入后宫的厅堂，却感觉不到往日的温暖和热烈。袅袅婷婷的宫女和不男不女的太监哭丧着脸，太后瓜子脸上灿烂的笑容全然不见，代之而起的是欲哭无泪的哀痛。他猛地一惊，预感到发生了塌天大事，顾

不得向太后请安，便急三火四地探问缘故。

“杨坚已决定将你赶下帝位，由他受禅为帝。他刚才来过，态度十分生硬，说若是不照他之意办理，便将皇族上下人等斩尽杀绝。”太后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块黄绢，凄然地道：“这是太傅宇文椿撰写的禅位诏书，你看吧。”

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只是时间早晚罢了，虽然历史上宫廷政变比比皆是，虽然静帝早有思想准备，却还是有一种事情来的太早太突然的感觉。他哆哆嗦嗦地接过禅位诏书，只见上面写着：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命有不恒，所辅唯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丛生。骨肉多虞，藩篱构危。

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礼仪同运，文德武功共建；爱万物如已，任兆庶以为忧。手运机衡，躬命将士，芟夷荡氛，天下归心。虞舜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

况本行已谢，火运既兴。日月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相。烟云改色，笙簧音变。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睛，皎然易识。今便顺应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尧舜汉魏故事。

“母后，隋柱国是你的父亲，朕是他的外孙，他为何不念手足之情，苦苦相逼？”静帝颓然坐在椅子上，仰天长叹道：“苍天不公啊！”

杨太后擦着泪水：“我也曾劝他效法周公，留美名于后世，也曾质问他为何非要做皇帝不可，像王莽那样留下骂名。还列举过许多夺皇位者于人不齿，无所作为，遭杀身之祸的故事，他全



然不听。事已至此，已无挽回的余地，就依了他吧。”

静帝抽泣着：“母后，都愿儿无能，以致有这般下场，痛心哟！更令儿心碎的是，对不起列祖列宗，对不起先帝，对不起天下百姓和臣吏。”他擦着小溪般流淌的泪水：“依就依了，只是在离开皇位前，儿要办一件大事，待这件事办妥，再让位不迟。”

“莫不是宝惠之事？”

“正是此事。”

“想那杨坚是不会同意你处理这件事的。他刚愎自用，好大喜功，暴戾无情，如此关于脸面的大事，他怎会给你去处理。依我之见，你就不要管这件事了，免得自找不痛快。”

“不，朕要管，而且要管好！”静帝如同一头受伤的雄狮，拍案而起，吼道：“现在我还是天子，想管什么就管什么，想怎么管就怎么管。他是相国，是臣，朕是君，君难道受制于臣吗！”

原本谨小慎微，在杨坚面前屁都不敢放的静帝突然变得如此刚烈，让杨太后吃了一惊。她看一眼毛发直竖，二目通红的静帝，言道：“圣上犯不着与他斗气，龙体要紧。你若非要管这件事不可，就与他商量一下，成与不成，则另当别论。”

静帝正了正便冠，挺直腰板，挥舞着右手：“与他有什么好商量的，朕要下旨，明日便处理此事！明日是清明节，黄道吉日，是处理这件事的最佳日子。母后，朕这就回太极殿书写圣旨。”

话音未落，一个虎背熊腰，强劲剽悍，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的汉子从外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这汉子耳大面方，凤眼剑眉，美髯拂胸，原本俊朗红润的面相因利令智昏、目空一切的耀武扬威而变形。穿紫色圆领绸袍，头戴绯色头帻，脚登黑色胡靴，腰挎宝剑，一副纵横捭阖、志得意满的神态。此人不是别人，就是相

国、辅政大臣杨坚。

杨坚虽凶，却向来不失礼仪，双膝跪倒在静帝和杨太后面前：“微臣见过圣上、太后。”

静帝傲然端坐，道声“免礼平身”，然后单刀直入：“相国的禅位诏书朕已览过，文辞凝重大气，理清意明。既然相国想做皇帝，朕让位未尝不可，不知相国打算何日登基？”

“就明日午时吧。”杨坚大言不惭：“不过你要学前人故事，三让其位，老夫方可登基。我杨坚壮怀激烈，心存高远，崇尚仁义忠孝，定能固我疆土，造福天下亿万百姓。我一片忠心可对天地，问心无愧。圣上，你与太后尽管放心，我登基之后，太后便是堂而皇之的公主，圣上便是当然的先帝，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静帝提起办理宝惠择婿之事，杨坚百般阻挠：“办理禅位之事要紧，待我登基之后，亲自办理此事，无需圣上劳神费力。”

杨太后道：“圣上退位前，就办这么一件事，相国岂有不依之理？况且昨夜先帝托梦于我，说是宝惠年已二八，当立即择婿，而且要圣上亲自出面妥办。”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理睬那梦也罢。”杨坚背对太后，一副待理不理的样子。

三人你方唱罢我登场，争得面红耳赤。静帝终于忍无可忍，怒道：“相国，你是否太专横了？在朕未禅位之前，朕仍为天子。天子一言九鼎，你当照而办之，反之就是大逆不道！”

“这天下是我和父亲浴血奋战打下来的，皇帝本就应该由父亲和我来做。为了江山社稷，念你年幼无知，我方才低三下四，辅佐于你。今你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用这等口气与我讲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杨坚面前，静帝向来陪着小心，此时口气天大，杨坚怎能忍受？他如同一头受伤的棕熊，在厅堂中窜来走



去，右手下意识地按在剑柄上，大有拔剑之势。

静帝毫不退却，针锋相对。二人一个像拼死一战的斗士，一个似发现猎物的饿狼，声调越来越高，动作愈来愈夸张，句句如狂涛奔腾。臣子与皇上激烈争斗，世所罕见，若不是杨坚权柄日重，皇上一味忍让，怎会出现这等情景。

杨太后忍无可忍，豁然立起，指着杨坚：“静帝是当今皇上，贵为天子。作为臣子，在天子面前应当毕恭毕敬，惟命是从，你却大叫大嚷，如此无理，难道不怕天下人耻笑？假若你做了皇帝，你的臣子这样对你，你当怎样？换句话说，即使我们三人是庶民百姓，你也不能如此无理。欺负孤儿寡母，算什么英雄好汉？况且我是你的女儿，圣上是你的外孙。明告你说，圣上要办的事非办不可，你若再阻拦，我也就只好豁出去了。待将你抢班夺权的大逆不道张扬出去，看你有何脸面面对臣子和百姓。”

杨坚是个聪明人，知道若静帝与太后将生命置之度外意味着什么。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换了一副虽有笑容，却也不无愤激的面孔，点头道：“好好好，就依了你们。不知道这婿如何择法？”

静帝冷冷一笑：“遵先帝之嘱，只比箭法，名列前茅者入选。明日午时进行，今日下午布告城内臣民。相国忙于禅位事宜，明日就不用参加了，朕驾现场，亲自评选。你忙禅位之事去吧，朕想在太后这儿呆会儿再回宫。”

杨坚灰溜溜地离去了，静帝望着杨坚的背影，感到无比的惬意。第一次全身心地行使一个人主的权力，展示天子的威严，便大见成效。他突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对以前的窝囊和胆怯的自我谴责和无比的遗憾。

太后也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她抖起精神：“圣上，壮起胆子，

照自己的意愿干下去。明天的择婿，场面一定要大，气势一定要足，尽情地向臣民们展示自己的威严和实现先帝遗愿的坚决。”她顿了顿：“若是唐公李炳的公子李渊加入择婿的行列就好了。此人今年也是十六岁，少年英俊，倜傥豁达，任性直率，宽仁容众，为不可多得的大才。有识相者曾言：此人骨法非常，必为人主。如果他被选中，将是宝惠之福。”

李渊之父李炳是北周战功卓著、赫赫有名的王公贵胄，可随便出入宫城的太极殿。又因李渊之母与杨坚的夫人是同胞姐妹，李渊经常随父母出入皇宫。静帝与李渊同年同岁，为太子时与李渊玩过几次，对李渊的印象极深，而且对李渊的家世很是了解。太后的话音未落，关于李家的情况就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来。

李家的祖籍陇西狄道，李渊为凉武昭王的七代孙。武昭王生歆，歆生重耳。李重耳曾任魏国弘农太守。重耳生熙，李熙曾任金门镇将军，仪凤中期为光帝重臣。熙生天赐，李天赐曾任魏国幢主、司空。李渊的祖父李虎曾任魏国左仆射，封陇西公，与周文帝及太保李弼、大司空独孤信等八大重臣以功参佐朝事，时称八柱国，天子赐姓大野氏。北周初年，武帝追封其为唐国公，赐还本姓。李渊的父亲李炳曾任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李渊于北周天和元年生于长安，七岁便袭唐国公、上柱国称号。六岁能诗，七岁能文，后博览群书，习练武功，十三岁那年，诗文与武功便炉火纯青，传颂于长安城内外，有“神童”之称。

想到这里，静帝言道：“母后所言极是，要是李渊能参与择婿，定能击败各路好手，大获全胜。宝惠黛含春山，神如秋水，姿态婀娜，人品端正，又能诗善画，精棋懂书。二人一个郎才，一个女貌，天作一对，地合一双，日后定会连理并枝，举案齐



眉，益于社稷，利于臣民。只是不知他愿不愿意参与，也不知他的父亲是何态度。”

“这有何难，派太监刘公公持告示到他府上说明原委，向李炳交待清楚圣上的愿望，大事可成。”太后饮一口香茶，接着道：“据我所知，李渊的父亲唐公对宝惠评价很高，曾经当着我的面说过：若谁能娶到宝惠，足矣！”

静帝点头称“是”，然后告别母后，起驾回宫。上车的刹那间，他忽然觉得有几点水珠落在脸上，下意识地抬头看去，只见一片雨云遮住了大半个天空，好在雨云离太阳还有一段距离，春光仍然普照，煦风仍在吹拂，预示着明日是个好天气。”

李渊的府第在皇城西北边，紧靠宫城的承天门。这里称永嘉坊，是王侯公卿的住宅区。李家历代为官，非侯则卿，府第自然一流，占地达百亩之多。高墙之中，建有重檐攒山式、重檐庑殿式殿堂十余座。汉白玉为基，青砖砌墙，琉璃瓦罩顶，五彩彰饰，双螭着柱，气魄非凡，气象万千。玉苑内名花怒放，亭榭灿然，小桥流水，塘清鱼跃，使人目不暇接。大门为悬山式建筑，很是高敞，可骑马进入。红色的门柱，赭黄色的斗拱，错金的门钉，绿色的琉璃瓦，与上写“李府”二字，黑底绿字的匾额互相映衬，色调庄严而素净，布局严谨，气势恢宏。门口左侧有一棵粗可数抱，老杆槎丫，虬枝似龙的古槐。上面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喜鹊飞上飞下，唱着令人愉悦的歌。李府家族庞大，居住在府内的亲属、幕僚、宾客、奴仆达百余人之多。广厦深院内，终日灯红酒绿，日中一为乐，夜半不能休。

从大门进去，走百余步，便见一座高耸的殿堂，这是李家议事的地方。明净的厅堂内，白玉为几，雕花紫檀作案。案子很大，周围摆放着二十多把黄花梨椅子。玉几温润，两边摆放着三

个紫檀绣墩。绣墩上雕刻着巧夺天工、美妙绝伦的花纹。

一直走下去，连过数座殿堂，才是李家亲属的居住区。区内有两座殿堂，一座供李渊的祖父母居住，一座由李渊及父母居住，弥漫着家的温馨。

这时，一个十五六岁，身着练功衣，姿貌雄伟，眼大隆准，天庭饱满，英武中透着豁达之气的少年后生，从西面那座殿堂走出来，一溜小跑，来到殿堂西面三百余步，紧靠围墙的平场上。他就是李炳之子李渊。

那平场有半亩地大小，边上摆放着石担、石锁之类练功用器械。兵器架上插着偃月刀、钩连枪、方天画戟、斧钺等武器，俨然是一个装备齐全的小校场。

李渊伸展了一下手脚，算是做好了练功的准备，然后拔剑在手，白鹤亮翅、童子拜观音、朝天一炉香，闪展腾挪，招招相连，剑花串串，直耍的云飞风生，柳絮纷落，使人眼花缭乱。

练过剑法，又耍偃月大刀，横扫千钧、力劈华山、青龙缠腰，飞上落下，式式相接，刀光闪闪，直耍的烟尘扬起，山水呜咽，令人心惊胆颤。

刀法练过，脸不红，气不喘，心不跳，正要耍那兵器架上的方天画戟，管家李大直言道：“公子，向老爷汇报的时辰到了。不能耽搁，若耽搁了，老爷会生气的。”

李渊将已经握在手的方天画戟插回原处，噔噔噔进了自己的书房。

书房不大，长宽各三丈左右，靠窗摆放着一张精工细作的红木桌，上面有一小巧玲珑的笔架，古朴的鼠须笔、鸡距笔，整齐地挂上面。架下一方质朴典雅，四隅刻飞龙、卧虎、玄武及圆形水池的汉砚，里边盛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墨汁。那是用丰肌



腻理，光泽如漆的素墨研成的。一幅临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兰亭序》的书法展开在桌子正中。许是已学到精髓，又一气呵成的缘故，飘若游云，矫若惊龙，字体遒媚劲健，端秀清新。书法前端摆放着用糙纸做成的单面印蝴蝶装册页书，书名为《尚书百问》。雪白的北墙上挂着王献之俊迈超逸的《鸭头丸帖》《洛神赋》。还有三国魏太傅钟繇的书法作品，字虽不多，却是幽深无际，古雅有余，骨力四溢。

靠西墙摆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用黄檀做成的博古架，上面摆放着商代的青铜器、嵌银器，周代的漆器，汉代的陶器，南朝的瓷器。值得一提的是，商代嵌绿松石兽面夔龙纹象牙杯。该杯象牙为本，上面嵌满了绿松石，图案清晰，闪闪发光。造型别致，精雕细刻，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那件瓷土细腻，胎质坚薄，油质密而洁白，产于邢窑的白瓷瓶，是件供品，是杨坚送给李渊的父亲李炳的。李炳将它送给李渊，以示关心和疼爱，更有对儿子的希冀和期盼。

东墙摆放着一个硕大无朋的书架，架上摆满了成捆如山的竹简，也有几件卷轴式和蝴蝶装的书籍。有易、书、乐、诗、礼、春秋、孝经、论语、说纬、经解、训诂、小学十二个类别。

靠西窗处挂一张造型夸张的漆木弓，一个犀牛皮雕花箭囊，囊中插着十几支以箭竹为杆的箭，箭尾的羽毛五颜六色。箭囊的右侧斜挂一把鲨鱼皮镶金嵌银，箭把镶珠嵌玉的龙泉剑。箭剑交辉，相得益彰。

李渊擦完脸，换上一身经过改造，紧身圆领，颇有胡服特色的绿色四葵衫，然后面对瑞兽铜镜，用象牙梳子梳理着拢起的发髻。他向来就是这样，因为他一直认为：良好的形象，不仅能说明一个人良好的心态，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况且他要去面见博学

多才，对他十分严厉，他非常尊重，一直作为心中偶像的父亲。

管家李大直对李渊很是了解，对他这样耐心地打扮自己的行为，更是司空见惯，既不着急，也不催促，直到李渊换上瓦亮的皮靴，又在铜镜前照了一遍，整理了那根根本不影响仪表的垂发，拿起桌子上的书法作品，向西厅门走来，方才打开厅门，跟在后面，向李炳的书房走去。

李炳四十多岁，高约七尺，伟岸不常。古铜面色，大眼阔口，颇有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的大将风范。书房内的布局基本与李渊书房的布局无异，若说有什么不同，北面墙壁正中，挂一幅白绢水墨画。那画长五尺左右，宽三尺有余，上画一只张牙舞爪，呲牙咧嘴，耀武扬威，咆哮着扑向前面猎物的下山虎。脚下的杂草颤抖，左边的悬崖巨石滚动，头上的古松落叶纷纷。那虎纵横捭阖，折冲宇宙的气势可见一斑。为何挂这幅画？李炳从未作过解释。有人说他意在表现自己号令天下，勇冠三军，威震四方的过去。有人说他为了说明自己人老雄心在，还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洞察幽微，披胆沥胆，怒目横刀，万里驰驱的耿耿之心。还有的人推测他在告诫那些作恶多端，伤化虐民，饕餮放横，狡诈锋协的鹰犬小人和贪污腐化，男盗女娼的伪君子：若继续作威作福，必被虎食。此画的意境悠远，耐人寻味，君子观之击掌，小人观之抖索。

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虽然李渊不无自负，甚至不无自命不凡，但在严父面前，向来毕恭毕敬，诚惶诚恐。还未在李炳面前站定，便陪着小心道：“父亲，孩儿向您老人家汇报功课来了。今日上午习武，重温了以前学习的刀法，又跟师父学习了少林童子功。下午习文，细读了《老子》和《孙子兵法》，临摹了《兰亭序》。刚要以练武的方式歇息，看时间不



早，就来了。请父亲指教。”

李炳接过李渊递过来的书法临品细细看了一遍，然后捋着胡须原地踱了几步：“总的看临得不错，只是骨力不够，也缺乏原作的风采。最大的缺陷是‘撇’大，临的走形，更谈不到力度。”

“孩儿谨记，以后改过。”李渊唯唯称“诺”，头也不敢抬起，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自我约束的假装。

李炳看李渊两手空空，不由动怒，厉声问：“写诗作文了吗？”

“没有写文章，只作过一首诗，一阙词。”

“拿来我看！”

“只在心里记着，没有写出。”

“你就爱故弄玄虚，怎的不写呢？耍小聪明偷懒罢了。”李炳拍着几案：“吟给我听，若有差错，小心挨打！”

“就先吟诗吧。”李渊清了清嗓子，抑扬顿挫地吟道：“吾从桥下过，抬头见娇娥。抑情驾舟去，岂知更牵挂。夜来梦南柯，瞑目至月斜。自此神魂倾，无力驰战马。呜呼大不解，恨那小冤家。吟诗记情怀，移情邦与家。从此垦八荒，文武共生花。吞吐天地志，披肝雄天下。揽月云汉中，少壮能几何？”

“给我打住！”李炳斥道：“尽是些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全不见雄浑大气，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父亲不是教导孩儿，吟诗要实，要发自肺腑，不要无病呻吟吗？孩儿诗中的事全是真的，并无半点虚假。”李渊不无委屈。不待父亲开言，又道：“再说，诗的后半部分孩儿表现的是……”

“罢罢罢，算你有理。”李炳二目瞪着李渊：“再将那词吟于为父听来。”话刚出口，又改口道：“想你也吟不出什么好词，就

解释老子《道德经》中的释句吧。我来问你，这‘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名，无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为何意啊？”

李渊正色作答：“可以用言词表达的道，并非永恒的道；可以说出来的名，并非长久的名。无，是天地的始；有，是万物的根源。”

正说着，管家李大直走了进来，先向李炳深施一礼，然后道：“老爷，宫中的刘公公已经进府了，如何处理？”

李炳急忙起身：“当然躬迎了。渊儿，到此为止，快快陪为父迎接刘公公去。”

二人刚出房门，刘公公已经到了房门前。刘公公甩着拂尘，庄重地道：“李炳听旨。圣上口谕：明日午时朕亲自在朱雀门外校场为窦宝惠择婿，旨李渊参加，钦此。”

李炳父子跪听口谕后，将刘公公迎至客厅坐下。待仆人倒上香茗，李炳问：“刘公公，既然圣上有旨，明日让犬子参与择婿也就是了，但不知怎样择法，论文还是比武？”

刘公公打开一张黄纸，摸着光光的下巴，娘声娘气地说出一番话来：“这是由圣上亲书并签发的告示，已经贴满全城，老夫特意给你带来一份，请过目。这上边什么都写清楚了，一看便知。”

李炳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遵先武皇亲之遗愿，圣上躬亲皇城朱雀门外校场，为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武皇帝之外甥女窦宝惠择婿，年在一十有六之少年皆可入流，若尽其所能，许成大姻，成其皇亲国戚，扶摇九重，荣华万载。

惠年方二八，美丽典雅，文才上乘，贤惠通达，为一代



才女。愿以比武之式选取佳婿。一旦事成，定喜结伉俪，举案齐眉。故凡符合条件者，去疑解虑，大胆上阵，施展才华。

以武择婿，古已有之，传为佳话，只是过于繁缛。命由天定，姻以运作，以故此次择婿，以简为要。一不问家世资财，二不计容貌气度，百步之外张弓，射中屏上所画凤凰之双目者，便为惠之夫婿，不日婚之。

今庠序遍于四海，儒生入庠序之学；武馆布于天下，习武者难以计数。定有才子百里挑一，出人头地，荣典叠颁。朕自登基，勤劳国事，旦夕不宁，唯刑是恤，三辟五听，寝兴载怀。终至九州于清汉，鸣六象于高岗，灵瑞杂沓，玄符昭著，星索紫宫，水效孟月，飞鸿满野，长慧横天，端的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朕心系社稷，怜惜亿兆，殚心竭虑，心可对天。今还先武皇帝之遗愿，虽为份内之事，却可对先帝之灵，臣民定然赞之、成之、拥之、戴之。朕之心田，天地可鉴。

李炳看完，连连点头，大颂静帝的功德。告示最后的文字原本是静帝画蛇添足的自我标榜，也成了他为静帝大唱赞歌的依据。因为他晓得静帝的处境，更知静帝此举在唤起臣民之心，体面地被赶下台的用意，况且他极乐意李渊娶宝惠为妻。

男大当婚，李渊已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不仅春心萌动，而且宝惠早已在他的心目中占据了相当大的地位。每当宝惠那靓丽的面容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就会心跳脸红，躁动发热，甚至还幻想到将宝惠娶到手的愉悦和洞房的温馨。然而，婚姻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他不能表现出任何占有宝惠的欲望，只是装模作样地站在那里，听刘公公吹牛，听父亲唱赞歌。

李炳终于将目光转向了他的宝贝儿子，以教训的口吻道：“听明白了？明日就给我比武去。可要好好比，娶不到宝惠不许回府。我喜欢慧儿，你母亲也看中了这孩子，你可千万不要让我与你母亲失望啊！”

“是，父亲，孩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孩儿的箭法父亲是知道的，百步穿杨，百发百中。”李渊心花怒放，但却压抑着激奋的情绪，一板一眼地作答。

“李公子，你七岁就被封为上柱国、唐公，可见圣上是器重你的。这次圣上派老夫前来，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非要你娶宝姑娘不可。在这件事上，只有你有这样的待遇。圣上隆恩，你可要将武比好，作为报答哟！”

送走了刘公公，李炳不仅又苦口婆心地教诲了一番，还与李渊来至操场，在靶子上画上了一个小拇指大小的圆圈，让李渊射了十几箭，然后手把手地进行指点，以达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效果。然后才让李渊选取了一张上好的漆弓和六支质量上乘的利箭。然后才让李渊坐下来用晚饭。

李渊习文练武，文章算不得上乘，武功却已炉火纯青，不足的是从未上过阵，真刀真枪地打杀。因此，他不仅没有十成把握，反而有些心虚。晚上躺在床上，说什么也睡不着，便干脆穿上衣服，在操场上叭叭地操练起来。连射百余只箭，已是午夜时分，他也累了，重新躺下，竟一觉睡到大天亮。

待洗漱完毕，用过早饭，李炳将李渊传至书房，又好一番教导，不仅重复了昨日讲过的箭法精华，发射要领，又嘱咐了两件事。一是穿甲戴胄，胯下骏马，以壮威提胆，仪表堂堂。二要在最后施箭，为的是总结他人的经验教训，掌握天时，好两箭全中。还主动提出，将自己体质健壮，色如碧血，外形优美的良种



赤兔宝马交他骑坐。又对选上后如何面见皇上、未来的岳父母和夫人，怎样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做了提示。一个久经战阵、杀人如麻而眉头不皱的铮铮汉子，此时竟如此缠绵，可见他的良苦用心。

李渊的母亲独孤迦藤听到消息，也赶来凑热闹。她是鲜卑族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极有教养，话语不多，却很到位：“渊儿，要有一颗平常心，尽力而为也就是了，千万不能有什么压力。若射中了，说明咱与宝惠有缘，若是不中，是与她没有缘分，强求不得。”

李炳晓得夫人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给李渊卸思想包袱，便顺着夫人要表达的意思说下去：“你母亲说得极是，万万不要紧张，既要重视，要有信心，更要松弛。这就如同打仗，压力太大，过于紧张，就很难发挥自己的能力。好了，准备去吧。”

“操千曲而晓后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孩儿经数年磨练，自知箭法之精妙，若再遵父母之嘱，有颗平常心，定见山固水灵。”

李渊拜别父母，先到马厩，牵出父亲的爱骑溜了一圈，又将赤兔拴在槽头，亲手抓了几把豆料撒在草节上，然后回到卧室，翻看着那副闪着金光的鎏金索子甲。然后从箭囊中抽出那几支精选的利箭观察着，抚摸着。然后站起来，目光深情地对向朱雀门的方向，推断着箭场所在的位置，场面如何壮观，箭屏在哪个方向，起点在什么地方。是的，情窦初开的他有些神不守舍了。

不知什么时候漫起了大雾，那雾无声无息，慢慢地从府外团团涌出，初如蠕动的羔羊，沿着墙根缓缓爬行。渐渐地，像是领悟到了什么，“羊群”摇身一变，成了丝丝缕缕，在后花园的树丛中飘荡。然后攀上雄伟的殿脊，高高的树梢，一副想去，又无留恋的样儿。

李渊从卧室中走出来，站在雾中，任凭那雾在他头上缭绕，湿着他的头发和满月般的脸。他怕那射凤择婿因这不合时的雾而停止，便不无恼怒地诅咒这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奔来的，比鬼还可恶的大雾，祈祷着这雾快快散去，还一个朗朗的好天气。

那雾大概被李渊骂恼了，就是赖着不走，直到离午时不到半个时辰，方才散去，还原了那个原本艳阳高照，春意盎然的明媚春光。

李渊大喜，信心倍增，急忙披挂整齐，告别父母，骑上赤兔马出了府第，沿皇城中间的官道，奔向朱雀门外的校场。本以为一路畅行无阻，哪知奔向朱雀门外观看以武择婿者大有人在，达到了万人空巷，家无守者的程度，就连腆着大肚子的孕妇，腿脚不便的残疾者也趋之若鹜。端的是车像水马如龙，人群似海，行人若流。

若在往常，李渊定会趾高气扬地吆喝人们闪避让道，因今日情况特殊，若大吆小喝，有失风度。便耐着性子，依着人们缓慢的行进速度，慢慢前行。大约过了半个时辰，方才来到朱雀门外右侧的校场上。

校场占地二百多亩，为军队集合和操练的场所。校场南面有两座汉白玉做成的华表。华表形如桔槔，上装一根汉白玉斜板，顶端斜插一杆。分基座、柱头、柱身三部分。柱身上部雕刻着石榜，柱头顶着石盖，石盖上立一形态安详、儒雅的瑞兽。华表雕龙画凤，镌花刻兽，既有浅浮雕，又有透雕，古色古香。这两座华表连成一座大门，高大庄严，展示着皇家的富有和气派。校场周围是一座座红墙碧瓦，重檐歇山式建筑。正北的那座殿堂特别高大华美，为天子阅兵时休息之处。这座殿堂前面，是高约数丈



的点将台。点将台用规整的汉白玉砌成，两边设梯道，各由一百零八个台阶组成。顶端长六丈许，宽三丈有余，四周的栏杆由城堞组成，上面插着五色旗帜。许是静帝亲临的缘故，铺上了满是图案、花纹琳琅满目的地毯。左侧架一直径八尺的牛皮鼓，右侧悬一粗过两搂，高约六尺，上面雕刻着征战图案的青铜钟。中间摆着厚重宽大、四周布满云兽纹的紫檀长几，几上放着笔砚和一尊构思精妙，工艺精湛，刀法犀利，线条流畅，形体饱满，给人以巧夺天工之感的大理石雄狮。雄狮高不过二尺，但却极有力度，栩栩如生。据传，此狮为汉高祖刘邦的御用之物，每当校场练兵或将士征战，必摆在调兵遣将的坛顶，以壮军威。北周开国皇帝宇文觉得到此物后爱不释手，亦效法刘邦用以壮军威，凝士气。宇文觉薨后，传给了明帝宇文毓，宇文毓传给了武帝宇文邕，宇文邕传给了宣帝宇文赟，宇文赟传给了静帝宇文阐。今日静帝亲临校场，自然要将这件镇国之宝放在显要位置。

点将台两边，高高耸立着涂着白漆的鸡翅木屏板。屏板长三尺，高丈许，厚约半尺，上面立着一只用榆木刻成的展翅欲飞、形态逼真的凤凰。凤凰身着五彩，头有巴掌大小，拇指顶大小的眼睛鼓在头部两侧，而且涂了黑色，为的是便于识别。点将台的东面摆放着几案，几案上摆放着一卷白绫和写着数码、长宽不过数寸的竹片，还有笔墨砚瓦之类，这定是签到处无疑。

校场内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同的模样，不同的神态、性格和装束，以及喧聒耳鼓的吵叫、喊声、笑声，使校场变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的海洋。然而，人们还是络绎不绝地滚滚而来，惹得维持秩序的御林军七粗八细地呵斥。

前来应试者已经排起了人的长龙，蜿蜒半里许，算来达三百人之多。这些人中，大都是王公贵胄的子弟和腰缠万贯的富贵之

家的孩子，庶民子弟不过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一，虽然他们衣冠楚楚，却难掩其土气，一眼就能分辨出来。许是王公贵胄子弟家住皇城，离校场近的缘故，许是他们娶宝惠心切的原因，排在队伍前面的无一庶民子弟。此结论并非杜撰，王公贵胄子弟与庶民子弟和富家子弟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们油头粉面，张张扬扬，无不尽力地体现个性，表现自我。参试者按次序进行登记，登记后每人拿一个上写数码的竹片，然后再按次序站到点将台两边，等待叫号射凤。李渊谨遵父嘱，排在最后边，拿起号牌验看，嗨！竟排了个三百二十六号。

午时将近，静帝的銮驾出朱雀门，顺着黄沙铺就的大道浩浩荡荡地向校场走来。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行使天子权力的缘故，静帝毫不吝啬地动用了只有郊祭时才能使用的仪仗。前有一百个盔明甲亮、手持刀枪剑戟的武士开道，静帝乘轩车居中，后有旗罗伞扇和乐队组成的仪仗，最后边又是一百个甲亮盔明的武士。

静帝望望前边，再瞧瞧后面，然后扫视着向他欢呼的人群，暗道：“杨坚啊杨坚，不知你看了如此盛大的场面之后作何感想？哼！你不让朕安生，朕也不让你舒服。”

皇上驾到，在场者当然要山呼海啸，当静帝登上点将台坐稳，人们忽啦啦跪下来，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排山倒海，惊天动地。

静帝微笑着，目光扫视着人群，然后向身边的刘公公说了几句话什么。

刘公公遂向人们伸出双手，做了一个安静的手势，接着高声叫道：“遵圣上旨意，宣布比武律则。这一，凡参加比武者，按顺序上场比试。每人射两箭，皆中屏牌上凤凰的两只眼睛者为胜。若胜出者在二人或二人以上，胜者再行比试，直到选出一人



为止。这二，凡陪应试者进场的人等，可陪应试者进入校场，但不许干扰比试。这三，今儿，天子亲临，可见事关重大，任何人不许高声喧哗，更不能扰乱试场，违者严惩不贷！”

话音刚落，麻公公又裂破嗓子叫道：“午时已到，比武开始！”

钟鼓齐鸣，咚咚噹噹，声震天宇，惊得鸟雀乱飞，吓得童稚哭嚎。皇家的气势，谁人敢比？

第一个出场的是中书令之子游宾。游宾高大魁梧，气宇不凡，着一身绛色胡服，打扮得头紧脚紧，给人一种力大无比，胸有成竹的感觉。听到叫号声，他快步如飞，蹭蹭蹭来到点将台前，向静帝行了大礼，然后飞快地站到指定位置，拉弓搭箭，弓如霹雳惊弦，那箭啸叫着飞上屏牌。谁知用力过猛，箭越屏牌而过，扑地落在离屏牌十步之外。此箭不中，已无取胜的希望，可他仍不服输，紧接着又发一箭，不想重蹈覆辙，只是出靶的距离短了几尺罢了。

场内的观众无不为他惋惜。静帝自言自语地道：“此人虽力大无穷，却不知深浅，难与宝惠匹配。”

第二个出场的是侍中之子郑子武。此人细瘦如竹，虽算不得英俊，却划不到丑的行列中去。定是为了掩盖身材的不足，身着黄铜鱼鳞甲，头戴鎏金铜盔。他很自负，向着一脸沮丧的游宾笑了笑，连射两射。无奈他力气有限，难开满力弓，两支箭全都落在了屏牌前两步之遥，与游宾形成了反差极大的对比。

尚书令之子钱无多第三个出场。无多五短身材，红光满面，看那较为老成的面相，不像十六岁的孩子。他大大方方，不紧不慢，稳稳地站定，细细地瞄靶，一箭射过去，那箭不偏不倚，钉在凤凰的左眼上。

人群掀起了一阵欢呼声，掌声如雷，经久不息。

静帝根本没有相中钱无多，心中暗道：“但愿他第二箭不中，退出竞争。唉呀呀，怎不见李渊的身影？”

刘公公看透了静帝的心思，哈着腰涎着脸，光光的嘴巴对着静帝的右耳：“圣上放心，就是钱无多再中一箭，也无大碍，有李渊压阵，他会只败不胜。”

极懂拍马之术的麻公公怎放过这个投静帝所好的机会，摇头摆尾地向静帝道：“圣上睿智宏度，淑质贞亮，所想之事必成。凡事三分天意，七分人事，他的箭法再高明，也难违天意。”

钱无多游手好闲，视财色如命，是个纨绔子弟，平日里很少练习武功，按道理讲难以中的。好在他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方才有这样的成绩。此时的他不仅没有陶醉在胜利之中，反而更加沉着稳健，屏住呼吸，集中精力，又射一箭，那箭如有神助，叭地射穿了凤凰的右目。这时，他如同变成另一个人，连蹦带跳，张张扬扬，欢呼胜利。他忘乎所以地大脚扬尘，来到点将台前：“圣上，小人赢了，何时迎娶宝惠姑娘？”

静帝心中不畅，对钱无多极为厌恶，又不便恼火，待情绪稳定下来，才回答钱无多的奢求：“钱无多，你连中两箭，朕向你祝贺。只是此时提出迎娶之事为时过早。刘公公宣布律则的你大概没听明白，朕让刘公公再相告于你。”

钱无多明显地感到静帝话中有刺，待听完刘公公的解释，方才悟到自己因兴奋造成的鲁莽，便叩头谢罪，立于一边，暗暗祷告苍天有眼，将其他应试者的箭拨到靶外，成全自己的好事。

比试继续进行，应试者纷纷上场表演，遗憾的是无一人像钱无多那样两箭全中。静帝急了，不待麻公公点李渊的卯，便向麻公公道：“慢慢腾腾的，找死吗？还不快快给朕将李渊叫出来！”



麻公公吓了一跳，忙三火四地大喊：“最后一名李渊上场！跑步前来，快，快！”

李渊最了解钱无多，想不到一个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拔了头筹，大惑不解的同时，下决心非将钱无多斩于马下不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已完全掌握了风向、拉弓的力度和发箭时应当具备的心态。听到呼唤，他答应一声，大步流星地飞奔到点将台前跪倒叩首。

静帝破例地金口大开：“李渊，朕耳闻你年少有志，苦学苦练，文采极佳，弓马娴熟，不知是真是假。今朕看你动作矫健，似身手不凡，可别徒有其表。朕再重复一遍，当此时此刻，胜可娶娇娥，国人称颂，败即一无所得，且被国人耻笑。是胜是败，你自己决断吧。”

李渊再叩其首，言道：“小子受圣上如此器重，怎敢不竭力而为。请圣上放心，小子定以佳绩报圣上大恩。”

静帝得到了些许安慰，话语平和了许多：“好吧，朕等你的佳音。”

李渊仰起头：“圣上，小子有一事相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讲来。”静帝抚摸着几案上的石狮，似乎在告诉李渊：朕给你壮威，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朕的期望哟！

李渊直起腰板：“小子想越规而行，改步射为骑射。钱无多亦是如此，请圣上恩准。”

钱无多步射中的，已是侥幸。他从未练过骑射，若骑而射之，不仅难达目的，还会丢人现眼。他当然不干，未经允许，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李渊左边跪下，哀怜怜地道：“圣上，如此办理，小子以为不可。律则已定，岂能半道更改。若改，坏了大周王朝的规矩不说，也坏了圣上的声誉，当然难以服众。”

钱无多的话虽然过激，却说在理上，静帝无言以对。正在为难，应试者忽啦啦跪倒了一大片，请求静帝答应李渊的请求。怎的这么一致？原来应试者对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的钱无多耿耿于怀，对名声俱佳的李渊评价很高。

静帝顺水推舟：“那就准奏。李渊，快快上马。”

“圣上不可，不可呀！”

人们顺声看去，从人群中跑来一人。此人五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肉墩墩的，南瓜脸上那只两孔朝天的塌鼻与钱无多的鼻子如同一个模子磕出来的。他边向点将台前跑动，边大呼小叫，如同追赶夺走其价值连城的宝物的贼人。

“那不是尚书令钱实吗？这个老不死的，定是阻拦圣上的口谕来了。”

“钱无多能配上宝惠吗？真要那样，不是鲜花插在牛屎上，坏宝惠的一生吗！”

“圣上可别被钱实说动了。”

“尚书令又咋了？今日是在比武，不是比谁的官大。”

“轰他出去，别让他坏了大家的兴致。”

“……”

在人们纷纷的议论声中，钱实已经跪在了点将台之下，叨叨不休地列举了古今中外金口玉言的帝王言而无信造成的关乎邦国兴衰成败的事例，不无夸张地卖弄儿子良好的品德，精绝的武功，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如何厚待宝惠，形象生动地讲述自己如何忠贞爱国，不遗余力的功绩。

钱实是杨坚的朋党，事事捧着杨坚，处处与静帝为难，静帝早就对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可惜大权在杨坚手中，他这个皇帝形同虚设，要除掉钱实比登天还难。因此，沉淀在记忆



中的伤痕时时噬咬着他的心。此时，钱实父子当着这么多臣民的面让他下不来台，不由怒从胆边生，指着钱实道：“尚书令，你是否言辞过激？是否有辱朕之嫌？朕虽年轻，却是挟风带神，威风八面的天子，难道连这点小事也不能做主了吗？朕一向宽厚仁慈，大度忍让，受小人之气而不计较。明告于你，今天朕就豁出去了，改步射为骑射，谁也不能更改。退下去，比赛开始。看在你是朕的尚书令的份上，让你的儿子先行射之。”

钱实结结实实地碰了一鼻子灰，十分尴尬。看无挽回的余地，便谢恩立起。正要离去，钱无多拉住他的袍袖道：“爹，孩儿无马，怎样骑射？再说，骑马玩玩儿子还可以凑付一阵，这骑射……”

“混账东西，平日里又懒又馋，练剑怕砍着，练骑术怕摔死，到了节骨眼上犯难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钱实一甩袍袖：“你不是自觉其能而不苟之吗？自己想办法去。”

“既然钱无多不会骑射，就算他输吧。”刘公公提议。

静帝反问：“算他输不无道理，可又怎能让李渊赢？”

麻公公不以为然：“圣上，这好办，让李渊骑射，射中一箭即为胜者。”

静帝怕朝令夕改有损帝王尊严，犹豫不决。这时，御林军中那个颇受上司赏识的小头目主动提出，让钱无多骑他的马上阵。此人并非倾向钱氏父子，出钱无多的丑，多看点热闹是他的本意。对钱氏父子多一分幸灾乐祸，就多一分得意，何乐而不为？

静帝应允，钱无多只好硬着头皮上了那小头目的战马。那马认生，他又不善骑，很难驾驭。他又喊又叫，方才将马镇住，勉强强地射了两箭，皆未射中目标。他正要下马回府，不想那马突然嘶鸣着扬起前蹄，将他掀在地上，其狼狈之状，引得人们



“哈哈”大笑，就连静帝也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李渊看钱无多败下阵来，心中涌起了激动的波浪，依他豪爽自负的性格，真想仰天大笑。可他是个聪明人，知道静帝和观众对自己的期望值之大，懂得怎样驾驭自己的情绪，射出光彩，射出水平，射出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射出一个如花似玉、光彩照人的夫人。至于即将被赶下台的静帝，他尊重他，可怜他，却不想与他打得火热。事实告诉他，静帝下台是早晚的事，将静帝赶下台而上台的，未来的天子是他的姨父，因为自己的母亲是北周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四女儿，杨坚的夫人，未来的独孤迦罗皇后与他的母亲是姊妹。他要不折不扣地做杨坚这个未来的天子忠实臣子，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疼他爱他，将他视为亲生的姨妈，才能扶摇直上，飞黄腾达。他集中精力，飞上了赤兔马，然后绕场一周，最后在点将台前停下，得到静帝的允许之后，方才于百步之外连射两箭。一箭射穿了凤凰的左眼，另一箭射穿了凤凰的右眼，两支箭头相交，成一条直线。他相信自己的能力，但却想不到射得如此之准，他简直高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扬鞭打马，在校场中连跑三圈。

人们忘乎所以，到了疯狂的程度，校场上如同煮沸的水。一群青少年竟跑进场中，拦住李渊的马头，将他抬下马举到半空，喊着号子扔着，久久不肯放下，连力大无比、极经折腾的李渊，也觉晕乎乎的。但他任凭少年们扔着，无丝毫恼意。因为精神亢奋的他需要少年们的拥戴，若表现出丝毫不快，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惹少年们生气。要是少年们变喜欢为讨厌，很快就会传染给场内的人们。由此传染开去，长安城中的臣民，天下百姓会怎样看他？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他烂记于心，一个胸怀大志，以成就大业为目标的强者，被臣民唾弃，将是怎样的悲



哀？

静帝也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是啊！有什么能比顺利地达到目的，又能在在位的最后时刻完成先帝的遗愿，大振了皇威更能使他高兴的呢？他二目湿润，嘴里喃喃着：“先帝，你可以瞑目了。英雄配美女，天作之合。有了宝惠的合作，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的李渊如虎添翼，定会大业有成。端丽贤惠，知书达礼的宝惠有李渊作陪，亦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太阳已经隐到山后，只露出半片通红通红的脸，晚霞缤纷，染红了小半个天宇，校场上也染上了淡淡的红色。归巢的鸟雀啾啾着绕树三匝，寻找着自己的巢。

看天色不早，刘公公向静帝提示：“圣上，春阳已没，暮色又漫，是否起驾回宫？”

“噢，噢！”静帝从沉思中恢复过来：“刘公公，传朕谕旨，让李渊前来见朕，朕有话要说。”

谕旨一下，少年们方才将李渊放了下来，但却意犹未尽，跃跃欲试者大有人在。

李渊火速来到点将台前，跪接谕旨。

“今日比武择婿，应试者无不尽全力而为之，可圈可点。惜只选一人，埋没了许多将才。应试不胜，以后苦学苦练，为国效力却无不可。”静帝向应试者言毕，又一字一顿地向李渊道：“李渊听旨：比试箭法，你独占鳌头，可庆可贺。朕在三日后为你与宝惠成婚。你以故不能远行。”

李渊叩首：“渊谨遵圣意。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静帝毕竟年轻，凡事耐不住性儿，总想一下子办妥。刚回到宫中，便换上常服，来到太后的宫室，向太后汇报了比试的经

过，接着提出与宝惠成婚之事。

太后对李渊充分了解，非常同意这门亲事，也对静帝三日后为李渊与宝惠成婚的谕旨表示赞成，只是提出，与杨坚商量一下，也好省下麻烦。

静帝提出非议：“李渊与宝惠的亲事是朕一手操办的，此非国事，与他有何相干？想那李家是权门大户，日后对他有用，他巴结还来不及，是绝对不会反对的。况且他的夫人独孤迦罗，与李炳的夫人独孤迦滕都是鲜卑族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李炳与他连襟，李渊称他姨父。再说，我要在这皇位将去的日子里做几天真正的天子，这点小事难道不能定夺？”

太后想想也是，遂与静帝张罗李渊与宝惠的婚庆大典。虽然有礼部操办，不用他俩亲自动手，却也操了很多心，说了诸如“一定要隆重，虽不尚糜费，也不要太简”、“宝毅与夫人襄阳公主一定要请到。宝惠是他们的女儿，这是自然的事”之类的话。

日子过得真快，不觉三日已过，李渊成婚的日子到了。

天公作美，昨日还阴沉沉的天幕突然放晴，旭日东升之时，天幕上的云不见了，瓦蓝瓦蓝。春风得意，花园中的花儿全开了，微笑着，在春风中跳着。一切是那么吉祥、安和。

李府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象。作议事场所的殿堂前挂着一个五尺见方的大红“喜”字，两边悬挂用红绸结成的火石榴。双“喜”前立一长几，上面摆着喜糖和栗子、红枣，几后放几个方机。一班紫大袖裙，襦服甫冠，翠玉明珰，粉白黛绿，娇艳冶丽，年方十八九岁的女艺人在一边吹吹打打，琵琶、笙、排箫、竹笛、箏、箜篌、鼓等乐器一应俱全。丝竹柔婉流动，余音绕梁。这是宫中的乐队，其人才之上乘，乐队之齐整，技艺之高超，无与伦比。



近午时分，静帝、李炳夫妇、宝毅夫妇在几后就坐。这时，隐隐约约传来丝竹之声，渐渐地，丝竹之声越来越大，迎亲的仪仗不早不晚，午时赶到。经过一系列铁定的繁文缛节之后，新郎新娘先拜静帝，后拜父母，接着夫妻对拜，李渊用红绸牵着披红戴绿、头罩盖头的宝惠进入了洞房。

于是，婚宴开始，在悠扬的丝竹声中，数十桌筵席同时摆开，入宴者熙熙攘攘，谈不尽的热闹，道不完的排场。

天子亲自主婚，王公大臣们自然不肯落后，该来的都来了，就连沾点亲带点故，八杆子拨拉不着的亲戚；想巴结李家，以便继续升迁的不入流的小官贱吏，也前来贺喜。虽然他们被打入另册，却也兴高采烈，奉迎之词不绝于耳。贺礼难以计数，珍珠翡翠、牛黄狗宝、古玩玉器、锦绫彩缎、金银财宝，不一而足，花花绿绿，光芒四射。

静帝独行其事，惹恼了权重如山的杨坚。杨坚暗地里咬牙切齿，咒爹骂娘，却不能当众发作，硬着头皮送来重礼，而且不期而至，笑容满面。正如静帝所言，他是李家的亲戚，又不想得罪李家，就是摆个样子，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反对。

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好酒者兴奋起来，渐渐地撕下了伪装，开怀痛饮。闹腾到近一个时辰，老喜主方才敬酒。一桌一桌敬下来，足足用了半个时辰。等新郎敬完酒，已是日落西山，良宵将近。于是席散，接着送客。待客人散尽，谯楼上更鼓齐鸣，天已三更。

李渊酒量很大，却也有醉意。他踉踉跄跄地推门进入妆台上花烛高照，绣榻锦幔低垂，红光闪烁，香味四溢，气氛温馨祥和的洞房，不无羞涩，但却毫不犹豫的用那支精莹温润，珠嵌金镶的玉如意，挑开了坐在榻边一动不动的宝惠那流苏翩然的盖头。

他眼前忽然一亮，不由叫道：“好一个妩媚动人的俏佳人！”

李渊并非虚张声势，宝惠的确太美了，比婚前美上了三分，真让他喘不过气来。

宝惠凤目柳眉，隆鼻樱口，面如桃花，云鬓蓬松，黛含春山，满身锦绣，珠光灿烂，神如秋水，既有着一代才女的典雅，又不乏大家闺秀的大方、端庄。她站起来，含情脉脉地看着李渊的眼睛，娇而不滴地问：“李郎，妾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美吗？”

“真的，我没说谎！”

“这是与生俱来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妾再问你，你这皇上的掌上明珠，娶我这个无德无才的女子，不后悔吗？若是后悔，此时提出还为时不晚。”

“这是哪里话？你花容月貌，佳人绝代，而且才艺双全，我爱还爱不过来，怎有不中意之说？”

“青春难以永驻，极易被风雨摧折，总有花凋月落的时候……”

“哎呀呀，怎的如此啰嗦？今洞房花烛，良宵苦短，就歇下了吧！”李渊心旌摇荡，指着铜漏：“五更已过，我的娘子，你就不要如此了！”

宝惠樱口微启：“先不忙歇下，妾有个提议，想你必然答应。咱效法德才兼备的古人，先弄曲舞剑，再出诗答对，如何？”

李渊实在不想如此，又不便扫宝惠的兴，况且他善剑尚曲，又想之宝惠面前卖弄一番，便点头称“是”。

宝惠抱下挂在墙上的琵琶，坐在绣墩上，长裙拖地，玉指纤纤。待调好丝弦，便弹起了那曲缠绵、清丽的《凤求凰》。画出了一幅美丽动人的画图：两棵连理的巨树上，凰婉转地啁啾，尽力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和歌喉。凤听到歌声，从山颠飞来，落在连



理树上，向着凰唱起了求爱的歌，你唱他应，他吟你和，两情相悦，结成连理。

多么美丽的情影，多么动听的音律，多么感人的故事和意境啊！李渊被打动了，手握龙泉，却不舞蹈。不是不想翩翩起舞，实在是被宝惠的美丽，被宝惠创造的诗情画意陶醉了。

宝惠不怪他，道：“妾再吹奏一曲《高山流水》，这次你可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啦！”

“对不起娘子了！吹奏吧，我这就舞将起来。”李渊举起龙泉剑，拉开了架步。

宝惠手弄玉笛，临窗而吹，美好的笛音出自八孔，清越的节奏合于宫商，六音清妙，恰似天上飘来的仙乐。一座苍翠的高山出现在李渊的眼前。山上有一清泉，泉水汨汨，哗啦啦地唱着歌，蜿蜒流至山下清澈见底，小巧玲珑的深潭。潭水顺着地势，曲曲弯弯地流淌成小溪。小溪中成群的小鱼儿逆水嬉戏，五彩的鹅卵石在水波中不时变换着动人的面孔……

李渊集中精力，随着笛音舞起剑来。剑光缠绕着水波霞光，时而江燕流连戏溪边柳絮，时而蝴蝶翩翩迷潭边花丛。时而激越，时而和缓，姿态横生，进入了美妙的境地。

乐舞方止，又要吟诗。二人同时抓起雕花笔，一气呵成。

李渊先将自己写的诗交宝惠阅评。宝惠接过一看，只见那字凤舞龙飞，颇有功力。诗句无多，四句而已：羽骑横扫惊世俗，玉女洞房谁能及？锦绣榻上绡绡被，花前月下觅情诗。

“夫人，这诗如何？”李渊问。

宝惠道：“好是好，就是太霸道，太缠绵了。你不就是两箭皆中吗？有什么了不起？箭法比你高明者到处都是，何言惊世俗、谁能及？后两句简直有辱李府门风，男子汉大丈夫，当意气

风发，精忠报国，怎能缠绵于花前月下？”

李渊羞红了脸，辩道：“我再补上两句英雄气概的也就是了。”

“就明日补吧，天色不早，阅评妾的吧。”宝惠双手将诗稿递到李渊手里。李渊吟道：“帝牵红线成连理，锦笺饱墨吟短诗。论诗莫忘秦时月，醉看龙泉也丈夫。”

“郎君，这诗怎样？”宝惠学着李渊的腔调和韵律。

李渊不无佩服地回答：“诗意盎然，用词恰切。字也写的好，端正秀丽，不无骨力。与前汉的婕妤，临邛的卓文君比美。只是太男子汉了些，谈诗尚无不可，论剑可就有点杀气了。女流之辈该养在深闺，相夫教子，上阵杀敌是须眉的事。”

宝惠淡然一笑：“郎君错了，英雄何论男女，报国岂分老幼。据说你的母亲，妾的婆母文武双全，文章闻名海内外，武功使敌人胆寒。昔日龙门镇之战，婆母发威，连放七十二箭，杀七十二敌，威风凛凛，声名远播。这眼前的例子，难道不使你哑口无言吗？”

李渊瞠目结舌，真的哑口无言了。

洞房外长烟当空，玉树临风。玉兔东升，银白色的光洒在春夜的池塘中，水波如镜，散发着暗香。谧夜如梦，能听见春天的脚步声，能闻到洞房中金钗拔下，玉簪散落，绣帐垂落的气息。

好一个情意绵绵，别开生面的新婚之夜。



第二章 初出茅庐

少年得志，张张扬扬，竭其所能，为天子献计献策。隋文帝言听计从，赞赏有加。出任太守，火烧山寨，义结金兰，连下七营，不战而屈人之兵。

杨坚的天子隐真大，李渊与宝惠的婚礼才过了两天，便催着静帝举行禅位仪式。

一切都安排好了，双手抱着象牙笏板的文臣武将刚刚站定，静帝屁股还未在龙椅上坐稳，禅位仪式便开始了。静帝哀怜怜地用红肿的眼睛向下扫了一眼，看无人出班表示同情，只好硬着头皮令刘公公宣读禅位诏书。同时派快马出宫，昭示天下。

宣诏方毕，群臣便向杨坚恭贺，杨坚假惺惺地道：“杨坚德行不彰，不敢效法尧舜，请圣上收回诏命。”

众臣一再恳请，杨坚不肯的同时，派人将抗表奏章昭示天下。

于是，次日早朝，静帝又下禅位诏书。杨坚再次以无德无才推辞。众臣以“无数火鸟降落天坛”，“太庙中一棵古树被天火烧毁”，“渤海有火龟登岸”，是见相国仁德通天，帝位非杨坚莫属为由，恳求静帝再下诏书。

第三天早朝，静帝再下禅位诏书，杨坚方才接受了禅位诏

书，举行了受禅仪式，择日大登龙位。

在受禅仪式上，静帝虽如坐针毡，却还是再作禅位演说，以示禅位于明主决心之大，心情之切。言道：

周德将尽，祸难频兴。摇荡四方，不合如砺；蛇行马攫，投足天所。相同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禿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气于远吸。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万四裔，圆首方是，罔不乐推。

往岁长星夜扫，经天昼欠，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浆，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神石变青，蛟鱼出穴，布新之兆，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祇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传于尔躬，天祚先穷，天禄永终。

吁噫！王宣台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帝土之心，恢天疆之祚。可不盛欤！

不日，举行登基大典，杨坚即了帝位，夺了周家江山，改北周为隋，自称隋文帝。旨封重臣，大赦天下。追赠其父亲杨忠为武天皇帝，其母为元明皇后，长子杨勇为太子，次子杨广为晋王。封叔父杨林为靠山王，独孤迦罗为皇后。拜高竊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之职。文有李德、高伟、苏威等文臣，武有杨素、李国贤、贺若弼、韩擒虎等武将。

杨坚逼静帝禅位，意在劬劳国事，复苏国家，造福于百姓，亦有治国之能，很受臣民欢迎。他不敢懈怠，殚心竭虑，广泛征求治国之道，并且下旨，奖励臣民上书，揭发贪污，告发腐败，去旧弊，开新篇。

这日早朝后，隋文帝杨坚要李渊到西偏殿叙话，意在征求李



渊的治国方略。因为李渊虽然年轻，但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很大很重。

那日早朝，李渊奏了一本，说是昔日国弱，人才匮乏为一大弊，当接受前朝教训，制定条例，广揽人才。不论臣民，将那些理识皆精，执心贞固，才高位下，德重任轻，以及孝悌力田，素行高于州里；鸿笔丽藻，美誉陈于天庭；学术精通，博闻千载；政事允明，才为时新者授以重任，使之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振邦利民。

文帝经多见广，深知人才的重要，以故对李渊的这个奏章非常重视，对李渊的精明和简而不缺，一针见血的文笔和透彻的洞察力极为赞赏，不仅在该奏章上御批了“本朝初建，人才大缺，惟延揽不辍，重而用之，方能救急。朕求才若渴，日夜思求广招人才之法，却难定论，亦无人提及。惟柱国李渊目亮心明，一语道破，国之模也；着令立即以该折为主，制定法规”之语，还在早朝时褒扬了李渊，斥责了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及奏折内容空泛，无当大用的朝臣，而且言辞中肯，高明扼要，一语中的。

西偏殿称“大召殿”，“大”者，天子谓也，“君”者，顾名思义，召见也。很明显，这大召殿是皇帝召见群臣的地方。

大召殿是北周文帝登基后大兴土木修建的，费时年余。规格很高，雄奇硕大。面阔九间，进深六间，梁柱壮硕，出檐深远，斗拱雄大。殿顶坡度平缓，柱头的卷刹、门窗的形式无不古朴典雅。殿堂宽敞明丽，贴金刷银，雍容华贵，金碧辉煌。与外表的古朴典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隋文帝刚在中间的厅堂的龙椅上坐下，还未呷一口宫女送来的龙井茶，李渊就进来了。自杨坚登基以来，他初次在这座壮丽

的殿堂接受召见，不无惶恐。他认认真真地跪倒：“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乌及屋，文帝深爱李渊，不仅爱他的文才武功，对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发自肺腑的爱。此时，他越看越觉李渊人才一表，行为、言语得体，可爱之极。便捋着浓密的须髯微笑着道：“快快平身就坐。你与朕虽是君臣，不也是亲戚吗？以后除了在朝堂和大庭广众之前行大礼外，在这偏殿和家中就不要拘礼了。”

李渊谦虚一番后，开门见山：“不知圣上何事召见微臣？”

“皆因周静帝年轻无能，国事纷乱，加之天灾连绵，人祸不断，庶民处于水火，难以聊生。今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朕为此劬劳忘寝，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爱卿虽然年轻，却是满腹经纶，文章锦绣。若论机敏、聪慧，少有人可比。今召爱卿前来，朕想提几件事，让爱卿结论。其实这些事儿朕已经问过靠山王杨素杨大人、尚书左仆射高竊高大人，还有贺若弼、韩擒虎等将军。他们无不竭其所能，献计献策，只是都未说到朕心里去。”大概是为国事忧心忡忡的缘故，说到这里，文帝面带愁容。他看着在他左侧就座的李渊：“爱卿听好了。这一，朕想开拓疆土，扩大帝业，一举吞并南陈王朝。这二，今官制不清，机构重叠，十羊九牧，官制非改不可，如何改啊？这三，北周兵农合一，实为不妥，若不改之，遗患无穷。一旦战端大开，兵不兵民不民，何以拒敌？这四，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可谓不错，只是难以均到好处，如何能均到好处？这五，自南北朝之初，户籍便是天子的一块心病。虽经常整理，却越来越不实，直接影响了国之收入。怎样将这棘手的事办好？这六，国之发达兴旺，全赖人才。爱卿已对广招人才，合理使用一事写成了奏折，极好。可惜未谈及人才



的选择之法，今天要给朕个答复。”

文帝治国心切，而且准备充分，故而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唾沫没有乱飞，却是口干舌燥，一口干下了那杯茶水，不无失态。

李渊注意到文帝对自己的高看，以及富强大隋的急迫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慢慢扬起了高尚的头颅，沉思的双目毫不掩饰地闪烁起敏锐与智慧的光。对于文帝提出的问题，他早已考虑过，但因未考虑成熟，方才没有摘下这几只还没成熟的果子交给文帝。他很清楚文帝的性格，肯定文帝会在召见他之前召见那些地位比他显赫的王公大臣，探讨这几个非要解决不可的问题。他的答案必须比他们圆满、高明，有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效果，否则将这几个问题写成的奏折是不会出笼的。

铜香炉中的檀香正旺，烟雾缭绕，香气清幽袭人。那个妙曼可人的艺女在聚精会神地弹着琵琶，音律舒缓流畅，好像是在叙述生活在天宫中的神仙自由自在，饮酒赏花，歌舞升平的故事。似乎还有泉水叮咚，落花飘落在溪流上，纯情少女拨开娉娉婷婷的荷叶，一叶小舟在水中荡漾的意境。

不见李渊立即做出精妙的回答，文帝似乎有些烦，向那弹琵琶的少女摆了摆宽大的手：“下去，下去！”

李渊暗自会心地一笑，泰然地侃侃而谈：“圣上太高看微臣了，这么大的事，这么多的事，微臣哪能一一作答？况且微臣还未……”

“不必谦卑，有多少说多少，想说多少说多少也就是了。”文帝满怀希望地看着李渊那张已经脱掉稚气，趋向成熟的脸：“说错了朕也不计较。英雄出少年，朕敢肯定，爱卿定有高论。”

“那微臣就讲来。”李渊从文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谈起，足足

讲了个半时辰。而且论断精辟，含蓄深沉，生动形象，色彩瑰丽。莫说对付了特别喜爱他的文帝，就是那些妒贤嫉能，恨人不死的小人，也会被他感动，在他感天地泣鬼神的谈吐中不能自拔，而且肮脏的心灵也会受到感染和撞击，暗中发出“自叹不如”的哀叹。

关于出兵南陈，开拓疆域这个问题，李渊是这样回答的：南陈立国三十余年，虽治理不当，乱事不绝，却因水多土肥，地广野丰，民勤本业，农业及手工业、商业发达，以致库府充盈，军队强大。都城又在地理条件优越，城墙坚固厚重，易守难攻，号称石头城的建康，已占地利。今陈后主虽然锦帐风流，管弦沸耳，荒淫之极，却是个顾大局的聪明天子。他自知有当权股肱之臣辅佐，又知江南鱼米之乡，百姓富足，不思造反，更知国力不仅不衰，反而日强，即使自己整日灯红酒绿，巫山云雨，也无关大碍。北魏天子垂涎南梁，必须除之而后快，以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后来怎样？南梁还是南梁，而北魏却损兵折将，国力大衰，落了个饥谨并臻，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下场。天元帝为政数年来，府库消耗极大，加之为平定尉迟迥等反贼之乱，国库存粮已经有限，差不多用完了。就现在大隋的国力而言，不及北魏，就兵力而言，亦不及北魏。况且如圣上所说，大隋刚立，百业待兴，若此时出兵，是胜是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当局创建，圣上千万不要沉迷于伐南陈一事之中不能自拔，以免坏了国之大事，以微臣之见，再过数年行事不迟。

“精辟，实在精辟。朕扩疆心切，以致梦牵魂绕，非要伐南陈不可。爱卿一席佳话，一下子打消了朕攻打南陈的念头。”文帝兴高采烈，几近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程度。他示意李渊用茶，然后催促李渊陈述官制改革之道。



李渊沉思片刻，又出高见：十羊九牧之情形的出现，是因机构用人而设，无端而加，以致机构重叠臃肿，官吏无所事事。官吏越多，耗费越大，不得不增加赋税。如此以来，民不堪负重，吏却因无事可做，挥金如土，醉生梦死。吏挥霍愈多，民负担愈重，日复一日，恶性循环，总会有百姓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那一天。秦代的陈胜吴广造反，汉代的张角闹事，就是明证。因之，古之教训必须接受，官制必须改革。

“官制之弊端，朕已晓得，快将改革之法告朕。”文帝向站在一旁侍茶的宫女指了指李渊面前的茶杯，待侍女将茶斟上，又让侍女将鲜果端到李渊面前。

李渊也不表示谢意，接着刚才的话茬娓娓道来：“重效益，不重衙门之多，精简官吏与衙署为首要。要精简官吏，先精简衙署，衙署减少，官吏也就少了。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的机构仅保留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三省除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之外，仅留二十人。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设司。吏部掌管国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调动；户部掌管国之土地、户籍、赋税、财政；礼部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接待宾客；兵部掌管国之武将选用及兵籍、军械、军令；刑部掌握国之法律刑狱；工部掌管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将原来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以节约开支。照此办理，衙署三成去掉了一成，官吏亦三成减去了一成。所留衙署再减员三之有一。若是省、县由国家发俸的官吏再三成减去一成半，将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一律由朝廷任免，州、县之左官三年一换，不能重任，不许用本地人。”

文帝击掌称“是”，脱口而出：“这样便加强了朕的权利，增

加了办事效率，减少了开支。一石三鸟，何乐而不为？”

“不过，官制改革牵扯一个人的权利和收入；又牵一动百，难度很大。纵观历史，改革官制者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因此要十分小心，不打无把握之仗。”

李渊正要陈述官制改革之难的理由，太监刘公公走了进来。刘公公人品高尚，办事认真，聪明慧敏，很被文帝看中，就从静帝手中夺了过来留为近侍。因此，刘公公做事更加认真，不遗余力。待来到文帝面前，言道：“圣上，左庶子张衡求见。说是得了一件宝物，请圣上过目。”

左庶子仅是个五品军官，何以直接面见君王？这里边有个原因：二十多年前，北周武帝宇文邕率北周大军攻伐北齐，结束了周、齐对峙的局面，统一了北方。正当武帝准备论功行赏，封官加爵的时候，李渊的祖父李虎以张衡的爷爷张义端贪污腐败，滥杀无辜之罪，将张义端告到了武帝面前。武帝派刑部查之，果有此事，一怒之下，砍下了张义端的首级，而且暴尸示众三日。为了此事，李家与张家结下了世仇。张家怀恨在心，决心报仇雪恨，无奈门头小于李家，大仇一直没能得报。不过，张家并不怯敌，原因是张衡的父亲张乙辛在北齐的济南之役中，用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利箭，救了杨坚的父亲、隋朝的第八条好汉、护卫大将军杨忠。没有张乙辛，就没有杨坚的辉煌，杨坚有恩图报，不仅将张衡视为兄弟，还封能力有限，相貌平平的张衡为左庶子，领一份俸禄，养家糊口。杨坚就天子之位前，张衡只是到杨府借这要那，杨坚登基之后，有官职的他便有恃无恐，经常出入宫禁，无拘无束地向人们展示他与圣上的关系，以及自己的庸俗和庸俗之人必然具备的症结。

时间久了，文帝渐渐生出了对张衡的反感，但滴水之恩，当



涌泉相报，况且人家舍生忘死，救了父亲的性命，这样的大恩就是结草衔环也难报答。鉴于这种人性的理念，他告诫自己决不能表现出半点不满，于是，一如既往地对待张衡。他要李渊停止讲述，传张衡进见。

张衡摇头摆尾地进了大厅，行过礼后，从宽大的右袍袖中拿出一卷黄中泛黑的绢卷展开，很是内行地道：“圣上，这是秦国宰相李斯的真迹。看这秦篆写得真好，字体谨严浑厚，平稳端凝，疏密匀停，法度森严，骨力四溢，一丝不苟。这是微臣从一户人家买的，足足花了二百两银子。圣上博学多才，爱好古代书画，定会喜欢。”说完，向李渊投去不屑一顾的一瞥。

文帝的确好古，喜欢收集古玩宝器，特别爱好古代各家书画，到了痴迷的地步。李斯的秦篆，他仅见过刻石，从未见过写在绢帛上的真迹，因此，对张衡在这个时刻打断李渊的陈述生成的不满一扫而光，原本不大的眼睛陡然发亮：“不错，真不错！朕就收下了。爱卿就坐会儿吧，听一听上柱国李渊的高谈阔论。李爱卿学富五车，口才极佳，事事说到点子上，听他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张衡撇了撇有着几根黄须的大嘴，终于没有说出对李渊不敬的话来。

文帝被李渊的论断打动，又被李斯的真迹激动，心情特佳：“李爱卿讲啊，就讲兵制改革吧。”

为了回击张衡的有恃无恐和趾高气昂，李渊抖起了精神，以出类拔萃的形象和强烈的自信，以及对势利小人的蔑视之态，继续着自己的话：“兵制改革最易。前朝实行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这个制度很好，但不完美，如果将兵制与均田制结合起来，改革就成功了。这样做，加强了军队的力量，同时加强了对农民服兵

役的控制。府兵既在州县落籍，垦种田地，又保留军籍，教练宿卫。原来统率府兵的十二卫大将军，改为只负责统领轮流到京师禁卫的府兵。这样一可加强朝廷对军队的控制，二可减轻百姓对军队的负担。”

“好，这样改革好！那么多年富力强的大臣，竟无一人提出这样的建议，让朕寒心哟。”文帝感慨万端。

张衡被李渊感动了，不得不佩服李渊的学识，同时暗暗地骂自己的几个傻乎乎、痴呆呆、一无所长的儿子，更骂给他养了这堆不中用的儿子的夫人。然而，世仇在他心目中形成的报仇的概念仍然左右着他的行动。他趋前一步：“圣上，国内人才多多，朝内良臣济济，何用一个一没经过战阵、二没什么经验的儒子夸夸其谈！难道大隋没有人了吗？”

一句话刺伤了文帝的心，文帝忍了又忍，终于没有忍下，怒道：“你……你不学无术，自恃其能，也太放肆了，出去，立即出去，从此朕再也不想见你！”

张衡不明白，向来对他另眼看待的文帝为何为了一个李渊向他怒颜厉色。他害怕了，两腿抖着退出了大召殿，不小心摔倒在台阶上。门外侍卫向前扶他，他怒从胆边生，狠狠地瞪了侍卫一眼：“滚，滚，给我滚！”

李渊望着张衡的狼狈相，心中升起了十足的快意。

文帝喘着粗气：“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被朕惯坏了！”

宫城城墙高耸，城内殿堂林立，古木参天，夜幕来得早，夕阳还蹲在西边天际的峰顶上，殿内便暗起来。宫女和太监们点灯燃烛的时候，李渊告辞道：“圣上，微臣所言，只是一孔之见，错讹肯定有的，恳请圣上指正。至于圣上提及的田地改革、户籍改革和人才的选用之策，微臣虽已动过脑筋，但却未想明白，待



日后写成奏折，交于圣上过目。天色已晚，圣上忙碌了一天，午膳还未用，微臣于心不忍，是否到此为止？”

文帝这才觉得腹中咕咕，解嘲地道：“谈起国事，朕就不觉饿了。这样也好，朕等爱卿的好消息。”不想李渊就要谢恩告退的时候，又道：“爱卿，朕忽然想起一事，这‘仁义’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李渊回答：“是从情中生出来的，没有情就没有仁义。”

“人之初性本善，因为善，才仁义，朕以为定从性中生出来的，孔子及其弟子都这么说。爱卿说的也不无道理，空前的理解与创造哟。”

李渊不知文帝为何问这个问题，正在纳闷，文帝又问：“爱卿，何为忠臣？”

“爱揭帝王之短者，爱对帝王的谕旨提出异议者是真正的忠臣。”

“为帝王献身者呢？”

“那不是忠臣，也非奸臣，是苛求名利之臣。”

“唔，见解独到。朕问问你，张衡之类的臣子是忠臣吗？他可是对朕百依百顺哟！”

“张衡谈不上忠与奸，是典型的势利小人！”

“那爱卿你呢？”

“我……圣上，忠与奸不是自我的评价，微臣实难结论。不过，圣上应当亲君子远小人，用贤臣去奸佞。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用一小人，小人竞进，用一贤人，贤人毕至。像张衡这样的小人圣上万万不可重用，知恩报恩与用人毕竟是两回事。”

“人才哟！”文帝又一次大发感慨：“不可多得！”

李渊回到府中，天已二更。中午饭没吃，他实在太饿，饥肠

辘辘，便狼吞虎咽地吃下了一碗肉和几张大饼。他没有喝酒，因为他还要向严厉的父亲和可爱的夫人请教文帝提出、还未作答的问题。

新婚不久，应当陪夫人在府中的花园的花丛中徘徊，一边走一边说些悄悄话，虽然没有孤山放鸟之情，却有花前月下联吟之乐。可是不能啊，大凡国之栋梁，大都将心思用在国事上。他自己认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并已初露头角，当然要再接再励，干出个样儿。于是，来到父母房中，先请安，再汇报文帝召见的全过程和这个过程里的戏眼。

父亲李炳听罢，喜上眉梢，随之苦口婆心地道：“圣上舍那么多重臣而单独召见你，足证你已经长大了，有本事了。不过官场凶险，帝王难伴，千万不可过于直率，更不能太自负，佼佼者易折，若圣上听信佞臣的谗言，一夜之间就会由座上宾变成阶下囚。为父与圣上打了半辈子交道，深知他的秉性和人品。圣上剽悍强劲，豪爽英武，重大事不计小节，想干的事非干成功不可。只是心性不定，难以捉摸，遇事不做深究便下结论。你一定记住为父的话，勤于思考，巧于应付，任着性儿去做事，会吃大亏的。”

李渊答应着，然后向父亲讨教：“圣上向儿子提了六个问题，儿仅答了三个，还有田地、户籍、人才选用三个问题没做回答。儿准备不足，回答是下策，便想用奏折的方式回答圣上，恳求父亲指教。”

李炳沉思良久，言道：“你难为爹了，爹也说不清楚。就说这田地改革吧，为父只知是件闹心的事，历朝历代都在改革上下功夫，大量的田地仍在少数人手里。户籍也是件不好对付的事，历朝历代都重视户籍普查，查来查去还是弄不明白。至于培养人



才，是需择个妙法，前朝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将许多高才关在了门外，不改不行了。可怎么改？为父根本没考虑过。”

父亲的回答是空的，自然对奏折的写作起不到多大作用，看天色不早，便告辞出来，径直回到了还有着新婚气息的卧室。

宝惠还没有睡，十分虔诚地坐在案前读书。烛光映着她那张本来就粉朴朴的脸和富有弹性的酥胸，仪态万方，淡雅如仙。看李渊进来，她笑盈盈地迎过去，边问寒问暖，边脱下李渊的长袍挂在衣架上，又倒了一杯水端到李渊面前，相敬如宾，端的是夫妻恩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了。

李渊顾不得缠绵，将向父亲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开门见山地道：“心中没底，奏折难拟，请夫人倾才相助。孙子曾云：胜可知而不可为。不可胜，守也；可胜，攻也。我明知可胜，却难为，该当如何？”

宝惠人在绣帐，心系国事，早就在这几件事上下了功夫，但她虽然胸有成竹，却不张扬，细腻、含蓄、深情地一笑，说出一番话来。见解独到，深刻凝重，句句中的。

李渊茅塞顿开，激动异常，深情地在宝惠的右腮上吻了一口，言道：“人称夫人为才女，果然名副其实，几句话便打开了我心头的锈锁，可敬可佩。我李渊有夫人辅佐，焉有不胜之理！”

“妾不过挈了个纲罢了，不值得郎君夸而奖之。要写好这三份奏折，还要下一番功夫。”宝惠铺开只有朝臣和富贵人家才有的黄色的笺纸，拨开雕花毛笔的笔帽，又拿起墨磨着：“郎君，动笔吧，四更刚过，此时动笔，天亮前就能将奏折写好。”

李渊接过毛笔，危襟正坐，刷刷刷写将起来。宝惠也不闲着，不时地提出意见和建议。二人边议边写，待写出初稿，改了

又改，最后誊抄一遍，已是晨曦微露，雄鸡高唱了。

李渊简单地梳洗打扮一番，在宝惠的目送下，与父亲踏着曙光出了府第，顺着皇城中间的大道打马向宫城而去。

早朝时分，朝堂之上，文帝急切地等待大臣们递交奏折或奏报大事，不想却少有人提出什么，奏折更是少得可怜。李渊却连递三份奏折，朝堂哗然。赞许者有之，妒嫉者有之，不屑一顾者也有之。

文帝又激动起来，喜道：“满朝文武，只有李渊对国家和朕如此忠诚，朕加封李渊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为方便议事，不必上任，由副职在太守府理事！”

几个奏折就使天子如此激动，向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荣典迭颁，朝堂上沸腾了。不说张衡之类如何眼红，也不说因未被立为太子而耿耿于怀，与李渊之父李炳有些矛盾的杨广怎么不满，就连与李家关系很好的太子杨勇也大吃一惊。若不是文帝用激言厉语镇压，早朝的规矩甚严，李渊父子不去争执，又不失风度，说不定要生出什么事来。

文帝求贤若渴，所以不去与大臣们计较，不等回到大召殿，气就消了一半。生怕李渊的奏折跑了似的，立即让刘公公将那三份奏折悉数送到他的面前。他先打开题为《均田地折》，默读道：

田地，百姓之本也，夫耕种之义大矣，秦朝为何兴盛，盖为重视农桑。西晋行占田、课田和户调法，男子可占田七十亩，女子可占田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次丁女不课田。因田被大户占之，百姓占田之说空矣！实则所占田之数，不过定额之十之有三。而课田之数却是固定之，非按此数征得田赋不可。以做田不均之，民怨之，政在养民之说空矣，弊端昭然。



前朝行“均田制”，比之古法优矣。定男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受露田四十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亡后还之。然，因大户占田殊甚，法定数额难足，男子受田二十亩上下，弊亦显见。

吾朝文皇帝威以君德，馭四海之功于万姓，视改田制为要，明主也。然，古法不破，新法难出，微臣以为，田地不均，不因均田无法，实为执行不利，若圣上严旨大户交出土地，重新配之，大事成矣！可派官吏深入地方，监而督之，违者严刑，重者夺命，轻者为囚。如是以来，农人踊跃，治田纳税，国焉有不盛之理？

呜呼！说易做难，成败在于吏治清明，法度端严，若虎头蛇尾，重蹈前人覆辙矣！

文帝阅罢，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指着为他倒茶的侍女问：“朕来问你，田不能均，由何而起？”

侍女莫明其妙，瞠目结舌，裙裾索索，原本好看的脸蛋也涂上了黄色。

“下去，下去！”文帝恍然，知道自己失态了，便坐下来，提起朱笔，在折上批道：“此折妙也，一语道破了田地不均之缘由。着户部办理，十日内写出均田律则，条文要严、细，更要言之有物。”

大隋才立不久，各项律令正在制定之中。文帝决心依李渊之言设置衙署、官吏，却没下谕旨，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时间下旨办理，李渊昨天提议，就是速度再快，今天上午也难将尚书省下设的九个部设立起来。文帝哑言失笑，却未改批语，因为他决定在半月内建立起李渊提及的那些国家机构，“着户部办理”只是时间问题。他正要看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杨广来到他的面前。

杨广承袭了爷爷的衣钵，高大威猛，相貌奇伟，在攻伐北齐的战斗中冲锋在前，不惧生死，战功赫赫。又善读书，兵策战法、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只是性情不好，刚愎自用，喜玩好色，毛病不少。他的哥哥杨勇，长得比他逊色，人也过于怯懦，若论能力和功劳，比他差许多。因此，从能力和功劳上讲，文帝应该立他为太子，但从道理和传统上讲，长子应当为先，思来想去，还是将长子杨勇立为太子，留于东宫习文练武，准备百年之后承袭大统。他十分不满，又不好施以明枪，只是计议于密室，点火于基层，为推翻太子做准备。然而，他耐不住性儿，经常找文帝的茬，以发泄不满情绪。此时，文帝看他目光灼灼，面色难看，知道他来干什么，便先发制人，不冷不热地问：“不在王府公干，来此做甚？”

杨广不待文帝赐座，便一屁股坐下来，单刀直入：“儿臣此来不为别事，今日早朝，李渊上折，父皇不仅欣喜若狂，大加扬褒，而且恩宠有加，实在令人看下去。李渊还是一个孩子，作为一国之主，怎能恩宠到如此地步。父皇，为了大隋江山，为了安慰臣民之心，可要到此为止，莫再给他卖弄才华的余地，以防尾大不掉，养虎成患。”

对于功高盖世，仅次于杨家的李家，文帝不得不防，但他以为不能风声鹤唳，防得太过，当恩威并施。今正用人之际，他必须爱才、用才，不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士绅富商，平民百姓，只要才华出众，就要择用。李渊心在社稷，志在国家，连上佳折，他无不接受的道理，也无不褒之理。他清楚杨广的良苦用心，但为社稷，为了地位巩固，他不能迁就杨广。于是，设身处地，引经据典，深入浅出地讲了人才与社稷的关系，人才的重要性等方面的道理，谈了李渊大才可用，弃之可惜的原因。严厉地



批评了杨广心胸狭隘，目光短浅，难当大用的弊端。接着将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拍到杨广面前：“你看一看人家的胸襟、学识和文采，你有吗？朝中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重臣们有吗？大才、大策送上门来，非要朕拒之门外你们才畅心吗？社稷为重，百姓为重啊！”

李渊的《查籍要实》折，杨广本打算嗤之以鼻了事，可他不敢在父皇面前太放肆，又想看个稀罕，便草草地瞅了几眼：

夫户籍之事，民之大纪，国之治端。籍确与否，系国之税收、安危，以故历代重而视之，惜无良策，事倍功半。籍实民勤，郡无旷土，邑无游民，鸡犬相闻，桑柘交畛之说，谎也。汉末大记庇民户为私属，隐瞒大量户口，以少交赋税，帝令整理户籍，因理籍官被大户所贿，走了过场，景况依然。东晋行“土断”之法，虽余力不遗，却未解难题。南梁编户，定贵贱尊卑，故改籍者无异。无力改籍之百姓，不得以迁徙来去，强行土断，属役不满，流亡不归，更为甚者，宁丧其身，疾病长卧，以避繁重徭役和赋税，致使离民如流，村空野旷。

今查，大隋户籍不实，不报、漏报者十有四成。河北、山东一带百姓尤甚，往往投以士族豪强，瞒报户口，是严而重之，到了不查国之损失巨大之程度。若论户籍查实之法，汉法不可取，南梁之法谬之，亦不可取，行“输籍法”为佳。即先在全国行户口大检，分别由保长、里正、党长责之，后由州、县按户口登记之年龄、相貌与本人者核对，若有不实，保长、里正、党长发配远方。鼓励堂兄弟以下者分别立户。行赏检举者，检举漏报者一人，赏银半两，以此类推。继之，朝廷据贫富定上中下户，令州县官吏每年据此理

籍一次，舞弊者决不姑息，每漏报一人，罚俸银半两，以此推之。至漏报百人者削官，漏报百人以上者入狱，千人以上者极刑。

一月后颁行理籍令，令中当明数点。一为召回流民。凡籍大隋之民，流移他境者一月前回乡。流离过远者，可适当延长回乡时日。不乐意还乡者，即入土籍为民，以当地居民待之。流移后乡无住宅者，由村内官地官宅用于此情者，使四乡者有所托。凡因罪被封籍者，其田宅、财产不得全部充官，当量情留之，使其感之，重新做人，留下不去。已叛逃的罪犯，罪无轻重，准回乡自首报籍，概不治罪。其商贾大户不得效法前代，兼并土地，瞒报户口，违者一经发现，严惩不贷！

杨广阅罢，吃惊之余，不无疑惑，自语道：“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习有雅正，一个黄口孺子，竟有匡正弊制的决心，理智深邃的思考和骨力四溢，精光耀目的文采，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文帝见状，甩着袍袖向杨广道：“好了，你回去吧。以后可要正确地看待自己，对待他人。人生有两大害，一是自不量力，二是缺朋少友，你可要正气长存，好自为之哟！”

杨坚自觉理亏，便不再说什么，低着头蹣跚地出了大召殿。他真懊恼，懊悔的是不该风风火火地前来碰壁，恼火的是，自己饱读诗书，竟写不出那样动人心弦的折子。心里道：“咱也下一番功夫，写个比李渊的折子还好的折子让父皇过目。唉！没有真本事不行啊！”

文帝在《户籍要实》折上做了批语，又打开第三个折子。此折是奏人才选拔的，名为《科举制度》折。“科举”一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没有见诸于文字，感到十分生辟。越弄不懂的他



越想弄懂，便细细看了下去。

该折历数了汉代由郡、县官吏选才，魏晋以来按照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之弊端，叙述了改九品中正制为科举制度的重大意义，然后写道：

科者，分门别类也，举者，推选，推荐也，合二为一即为设下课目，用考试之法择才也。可设秀才、明经二科，使修学之人答所设之题。先行乡试，再行县试、州试、殿试，层层拔之，示其迹而用之，给于品位，上可至相国，下可至县吏，使人才尽选，本事尽用。如此办理，绝才尽出门阀之弊，民定喜之，推子弟习学备试，心向朝廷。再者，若人才济济，争相上进，民会大富，邦定大强。是时，圣上之德、之才、之力，之不同凡响，谁人敢比？

关于人才选拔之类的奏折，并非只有李渊这一份，御史李德与相国高竊都先后上过。李德的折子词藻华丽，却是空洞无物，除了列数文帝的功德，就是堆砌历史上人才选拔的方法、形式。接触实际的文字仅占全折的十分之一，莫说文帝，就是老百姓，也会下“一派胡言”的结论。高竊之笔极佳，他的折子虽然接触了正题，却很不具体。他也提到魏、晋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的弊端，也主张进行彻底改革。怎么改？他非常中肯，大有一锤定音之势：采用选举之法，从官吏中选拔高级职务的官吏，从百姓中选举文可安邦，武能定国，敬业乐业，为国捐躯而眉头不皱的栋梁之才。选举之法是汉代的产物，汉朝用察举和征辟之法选拔人才和官吏，说到底就是选举之法，只不过称谓不同罢了。文帝以故批了个“汉代故事，全无新意，留中不用”了事。

李渊的折子中提出的科举之法，却是别出心裁，合乎规律，

实用可行，为鸡群一鹤，是高竊的选举之法不可比拟的。

文帝将李、高二人的奏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比较，越比越觉科举之法是打开人才选拔之门，振兴大隋的法宝。于是提起朱笔，批道：科举之法高于秦代的“公卿制度”和汉代的察举、辟征，为可行之良法。着吏部办理，先定律则，再行之。因是新法，不可操之过急，可先在近京城之州、县试行，再推而广之。

这时，昨日弹琵琶的宫女走过来，唉声叹气地道：“圣上连日忙碌，竭虑殚精，不知疲倦，如此下去，龙体怎能承受得了。美人派小女子前来请示圣上，是否让宫中艺人为圣上演出歌舞？以解圣体之惫。艺人们新排了《霓裳羽衣舞》，是以《霓裳羽衣曲》的韵律编成的。全曲共十二遍，前六遍为散板、无拍、天舞，后六遍有拍有舞，曲终以曼声结束。曲调时而行云流水，时而曲折妙曼，舞步翩翩，时急时柔，美妙之极。还请陛下听歌赏舞，以去疲解惫。”

自登基以来，文帝事必躬亲，不仅没有时间听歌看舞，就连后宫也没到过，皇后独孤迦罗派宫女请他，被他拒绝。今见几件关系邦国兴旺的大事都有了眉目，便道：“难得美人有这份孝心，朕就依了她。传艺人们到这大召殿里，朕就在这里饮乐。”当他的目光落在那宫女脸上，思恋后宫之情油然而生，心中涌起了一股既酸又甜的感觉，那宫女在他的眼中也平添了一分夺目的光彩。他情不自禁地抓住宫女的小手：“先不忙传朕旨意，在朕身边坐会儿再去传旨不迟！”

文帝此举，大出宫女的意外。宫女受宠若惊，忐忑不安地坐下来，倚偎在文帝的怀中。

都说帝王的脸一天三变，这话果然不差，刚才文帝还和风细雨，云里雾里，仅一会儿，便将宫女推开，叫道：“朕这是怎么



了，堂堂天子，竟让一个小小的宫女迷到了这种程度，大为不该啊！”

宫女又惊又怕，连滚带爬地退到一边，怅怅地看着文帝：“圣上稍等，小女子这就安排歌舞去！”

“罢了，朕已没了兴致。”文帝仰首凝视那大殿五彩的顶棚：“国家如此之大，庞而博杂，万绪千头，朕怎有心思听歌观舞。都说头三把火难烧，此话不假，登基已经数日，这三把火一把也没烧出去，能不让朕焦心吗？”他收回目光：“传靠山王杨林、相国高竊！”

杨林与高竊哪敢怠慢，一个骑马，一个坐车，急急忙忙赶到大召殿。

身長九尺，腰大十围，战功赫赫的杨林，是文帝之父杨忠的弟弟，文帝的叔父。他形体虽大，看似粗鲁，但却是个有情有义，忠于大隋的主儿。他既没以功自居，也没以老卖老，虔诚地按应有的规矩行事，跪在地上，高呼“万岁”。

高竊比杨林矮一头，瘦弱不堪，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此人虽然形貌欠佳，却生着一双精光四射、炯炯有神的眼睛。那眼睛有着极强的透视力，对方心里想什么，他一眼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以故有人给他起了个“神眼”的绰号。他出身士族，从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就有人在军中为官。到他这一辈，便辉煌起来。大哥是个将军，伐齐时率兵杀入济南府，被镇守济南的秦彝，就是秦琼的父亲刺伤，后不治而亡。他虽其貌不扬，却是个文韬武略皆精、才高八斗的怪才。伐齐时他毛遂自荐，做了杨忠的军师，一路划策出谋，凯歌高奏。攻打济南府时，连吃败仗，不仅城池久攻不下，且损失惨重。是他定下釜底抽薪之计，诱丞相高文旭开城投降，一举攻下城池，秦彝率众突围，被杨林刺死。为

保儿子秦琼之命，秦彝与夫人临难托孤，将还在襁褓中的秦琼交给了仆人宁氏，保下了秦氏一脉。此时的高竊不亢不卑，十分得体地向文帝行了大礼。便不言语，等文帝赐座。

文帝召杨林与高竊进大召殿，目的明确，为的是与杨、高二位股肱之臣研究李渊提出的六大改革建议，尽快使国事纳入正轨。他三言五语，既不拖泥又不带水地讲了召杨林前来的目的，然后道：“李渊忠正，所奏之事无不关系社稷存亡，国计民生，以朕之见，可即行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杨林看过李渊的奏折后嗡嗡地道：“建议不错，行之亦可。前朝之制，弊端不少，若仿行之，怕是重蹈覆辙。要强盛大隋，不行改革是没有出路的。李渊的意见很好，经进一步深改后行之，并不为过。不过，对李渊不可过分推崇，以免使他滋长骄傲情绪，更怕引起众臣的不满，李渊毕竟年轻，没啥资格哟！”

高竊边看奏折边道：“圣上择才，不拘一格，实为明主，也是天下之幸。李渊人虽年轻，却是不可小视的大才，应当破格重用。他的建议准确实用，无人可比，非用不可。若因其年轻而轻视，非明主所为。至于靠山王虑及之事，也不无道理，但这并非什么大事，圣上少封他褒他也就是了。圣上因其奏折甚佳，即封其为荥阳、楼烦二郡太守，尚未不可，只是太急了些。”

文帝微微有些不快，但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表现在脸上，因为他记起了李渊给忠臣下的敢于揭帝王之短，敢于向帝王提出异议者就是忠臣的定义。他同意这个定义，用这个定义衡量杨林和高竊，杨林、高竊就是忠臣了。对忠臣当然要以礼相待。他背着手踱了几步，然后转向杨、高二位臣子：“以后朕注意也就是了。中午已至，饭还是要吃的，咱们就边吃边谈。哈哈，丑话说在前头，事情弄不明白，定不下来，朕不放二位回去。有家才有国，



有国才能保住家，家之不存，国之焉存？”

文帝崇尚节俭，反对糜费，饭菜很是简单，几碗肉，数盘菜蔬，几块点心，数张饼而已。杨林打趣地道：“天子为一国之主，天之骄子，饭菜却如此简单，实在是太俭朴了。”

高竊也幽了一默：“圣上留微臣用膳，实在让微臣感激不尽，只是用这样的饭菜待客，未免低下了些。据微臣预测，微臣在此用饭之事，不日就会在臣民中传开。臣民门定会以为微臣在天子这里吃了许些奇馐佳肴，山珍海味，其实……哈哈哈哈哈。”

文帝夹一块鹿肉放在嘴里嚼着：“今国库空虚，民饥谨并臻。百姓是人，皇帝也并非神仙，当然要知民之苦，晓民之情，与民同甘共苦。其实，今日之膳，已优于民之数倍数十倍，何有简单、低下之说？”他将那鹿肉咽下，炫耀地道：“与民同乐，与民同苦，以史为鉴，每步宽恤，务本移风，做个尧舜皇帝，当个强国富民的帝王。二位贤臣知道这是谁告诫朕的话吗？是李渊告诫朕的。若是大臣、官吏们都像他那样知而言之，言而尽之，敢于向朕提出异议，使朕早知错误，吸取教训，做一个明君，大隋之幸，百姓之幸。”

唉！又是李渊。杨林嘴上不说，心里却道：“李渊啊李渊，你如此年轻就这般神通，若再过几年，我们这些老臣不就成了聋子耳朵了吗？不能让他这样继续下去，找个机会将他弄到边关去。”

高竊的脸上总是挂着笑，看不出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刹那间他想了许许多多。想到李渊的崛起会对自己造成的威胁，更多的是如何将李渊在文帝心目中的地位消灭在萌芽状态。若不早下手，等李渊成了气候，积重难返，悔之晚矣！他知道，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辅之臣，应以国家利益为重，妒嫉迫害等误国

害民的事是决不能干的，这不仅仅有律条约束，更有良心的谴责。可他不能不这样做，胜者为王败者贼，一旦有李渊替代他的那一天，他不就如冰山颓倒，大厦之倾吗？那时将是一番怎样的情景？不是贼又是什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口气是一定要争的。

靠山王、晋王、相国这等高官都做好了对付李渊的准备，李渊的处境就可见一斑了。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果然，在杨林、杨广之类重臣，以及张衡之类小人的挑唆陷害下，文帝的防线崩溃了，对李渊的疑心越来越重，后来竟发展到李渊就要对他下手，抢他的皇位，夺他的权似的。两个月后，国事有了头绪，他便对李渊下手了。

这是个夏日的中午，天上乌云密布，似乎要下雨，闷热闷热，热得蝉“吱吱”地叫，狗在树下耷拉着红红的舌头喘粗气。人们有的使劲摇着蒲扇，有的用凉水擦躯体，还有的干脆跳到塘里、河里痛快。

李府中的古桧树下，李炳与李渊对面坐着，李炳的脸上布满忧郁的云。他已经听到了许多对李渊不利的消息，心中如同压着一块大石头。李渊面色通红，一副不服气的样子。

“为父没有说错，佼佼者易折，捧的越高摔的越重，你已应了这两句话。前者你不听为父的告诫，年轻气盛，无了约束，标新立异，又是面陈，又是上折，锋芒毕露，直接对众臣的能力和权力形成了威胁，他们能放过你吗？冬至对咱不利的谣言满天飞，圣上不对你下手才怪呢。”李炳怕儿子会立即被人抓走似的，在李渊的身上看来看去，同时赶去了那只在他脚边爬着直喘的狗。

李渊激愤地道：“说什么我也不明白，为何忠臣难当，好人



难做？儿含辛茹苦，在你儿媳的帮助下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事，竟遭到那么多人的诽谤。老百姓说什么于儿不利的话儿不恼，因为他们知之太少，朝臣们说三道四，儿可就不理解了，他们是有知识，有能力，人格高尚的人啊！其实父亲也不要悲观，圣上是个明君，不会对我怎样，据我推测，将儿贬到离这长安城千余里的荥阳、楼烦做太守也就是了。我本来就是哪里的太守，应当前去，无可非议。离开这是非之地，去做太守有什么不好？摔打几年，长些见识，父亲与爷爷不就是在马背上度过了好时光吗？”

李炳叹口气：“但愿如此。只要不受不白之冤，牢狱之苦，做个庶民有何不可。”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平安无事。文帝照常临朝，李渊父子照样上朝。只是文帝不再那么爱激动，李渊的奏折减少罢了。

第三天下午，圣旨到，传李渊到大召殿面君。李渊意识到了什么，怕父母担心，表现得坦然、自信。李炳与夫人也意识到了什么，亲自为儿子梳洗打扮，送儿子上路。还千叮咛万嘱咐，要儿子稳住神，沉住气，真正做到稳如泰山，处变不惊。并派两个家丁随儿子进宫，以便打探消息，及时报告。

李渊出了府门，回头看了父母一眼，与两个家丁打马而去。他抓紧马缰，微倾前身，二目望着远方，一副志得意满，运筹帷幄的模样。心里话：“我李渊没有错，今儿个就是皇上拿我开刀，我也要做出个样儿。大丈夫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这些日子文帝自觉身上的重担轻了许多，因此情绪高涨，不仅经常光顾后宫，过隔三差五的听曲看舞，而且饮酒作乐，比数日前活得潇洒了许多。这时，他正在大召殿观看宫中的艺人表演的《霓裳羽衣舞》，轻歌曼舞，使他陶醉，眼睛不时地移上舞女

的胸和脸，嘴角泛起不怀好意的淫笑。

普天盖地的流言飞语使李渊彻底看清了官场的倾轧、腐败，但也使他认识到自己因涉世不深造成的自负和张扬。在这君起疑心，臣不无嫉妒，不知命运如何的境况下，必须稳而又稳，慎而又慎，静观事态发展，任何毛躁和因自负造成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张扬，都是对自己十分不利的。因此，当他来到大召殿，缓缓上了大殿的台阶，发现文帝正在娱乐，便不急于进殿，在殿门外立着，一副谦恭卑下，诚恐诚惶的样子。

殿内曲悠怡耳，舞姿婆娑，不时传来文帝放浪形骸的笑。李渊压抑着，同时告诫自己：作为天子，在闲暇之时听听歌看看舞，放松一下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没有异议的必要。要冷静，任何不满的表示，都将带来灾难。

歌舞终于结束，刘公公轻轻的，怕惊醒一个梦似的向余兴未尽，仍处于亢奋中的文帝道：“圣上，李渊李柱国到了，正在殿外候着，是否让他进来见驾？”

文帝的情绪这才有所收敛，停止歌舞，赶走艺人，向着殿外道：“是李爱卿啊，怎么不进来见驾？朕正等着你呢。”

李渊答应一声，唯唯进了大殿，只见青烟氤氲之中的文帝衣袂鲜明，脸上的笑容还未散尽，溢着谦和仁爱的温暖慈祥，不像要对他下狠手的样子。他猜测着，推断着，脑海中翻腾着文帝要对他怎样的许多形象：须发猬立，肌肉颤动，风掣飙起，似乎还有将他拿下后如释重负般的嘎哑狂傲的笑。

“李爱卿，坐，坐呀，不必拘礼。”文帝指着矮矮的椅子：“朕召爱卿前来，是想告诉爱卿，朕对你另有任用。”

“另有任用？”李渊的心咕咚一下放了下来：“微臣全凭圣上调遣。为了圣上和大隋之天下，微臣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



情愿。”

文帝观察着李渊的面相，平时淡淡的眸子里放出了奇异的光：“爱卿虽然年少，却是大隋少有的干臣。在朕登基之初，急需对策良谋之时，出谋献策，帮了朕的大忙。说心里话，朕离不开你哟！”

“谢圣上褒扬。渊初出茅庐，不知轻重，惹圣上生气也是有的，不值得圣上如此爱怜。”李渊道。

文帝下意识的用右手的中指敲着几案，陷入了沉思之中。看得出，他在做着难以定论的重大决定，或者强迫自己改动已经做出的重大决定。一会儿，他蓦地站起来，向着李渊道：“不瞒爱卿说，爱卿的言行举止和才华使得许多人不痛快，朕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原本决定将你放到寸草不生的荒蛮之地做个县令，不知怎的，忽然于心不忍，若是那样对待一个忠贞之臣，不是令小人竟进了吗？那日爱卿说仁义生于情，朕既不理解，又觉好笑，不想今日朕恍然大悟，朕突然改变决定的行止不是仁义所致吗？而这仁义正是来自朕对你的爱产生的情。若是情不生仁义，朕一句话就将你打发了！朕信仰西天佛祖，佛生九天，泽被四海，渡人危难，生生不息，难道朕就容不得一个为朕出过大力，年轻有为的才人吗？”

李渊百感交集，感叹唏嘘。他真的被陶冶在情和爱中的文帝打动了，眼泪刷地流下来，如同受了好多委屈的孩子。其实他就是个孩子，才十几岁的人，嫩着呢，只不过才华出众罢了。

文帝从未见李渊流过泪，见过的是李渊并非自负的自信、热情奔放、潇洒自如的个性和难有人可比的才华。便再一次被带动，脑海中涌上了一改初衷，将李渊留在身边为少卿的念头。与此同时，朝臣们那一张张容不下李渊的扭曲的脸也在他脑海中闪

动。他终于没有勇气做出这样的决定，也再次否定了将李渊赶到荒蛮之地任县令的决定，牙一咬，心一横：“爱卿，你就到山西河东州任黜陟讨捕大使吧，官为三品，许多臣子都想讨这个缺。河东州地处边远，盗贼蜂起，害国祸民，急需讨捕，以免留下后患。凭爱卿之文才武略，定能胜任此职。”

“谢主龙恩！”李渊喜上心头，言道：“微臣自幼便有横枪跃马，领兵杀敌的愿望。不仅想在江北大展宏图，更想饮马长江，虎视吴楚，到蕉风椰雨的江南大干一番事业。今圣上垂顾微臣，委以重任，正合微臣之愿。微臣定忠心耿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朕拨给你兵马三千，你可要合理用之，在尽量减少损失的情况下凯歌高奏。”文帝问：“有何要求吗？朕尽量满足爱卿也就是了。”

李渊言道：“三千兵马，已经足够，别无他求。只是有一件事要向圣上提出。”不等文帝答应，接着道：“人言三人成虎，微臣怕走后遭人暗算，故而求圣上莫听谗言，以便让微臣在外尽心讨捕。”

文帝清楚“三人成虎”是怎么回事，其实在李渊身上，已经印证三人成虎的内涵，可他还是表示：“朕胸襟广博，心明眼亮，知人善任，善恶还是分得清的。爱卿放心，疑而不用，用而不疑，莫说三人胡言朕无动于衷，就是千万人胡言朕也龙心不动。放心去拼杀吧，只要你一心报国，朕不会亏待你。”

又谈了一会，李渊跪别文帝，走出大召殿。殿外还是那些景致，他却忽然觉得天也高了，地也大了，宫中的一切闪烁着一种他以前从未感觉到的祥瑞的色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文帝会如此办理。好男儿志在四方，走出去有什么不好？况且还升了官，有



了兵权。于是，便觉高大起来，目中无人地走在宫城的大道上。出宫城后，骑上高头大马，颇有些凯旋将军的洋洋得意和趾高气昂了。进府之后，一头扎进父亲的书房中，向父母报告喜讯。

李炳与夫人独孤迦藤送走李渊后，就惴惴不安地坐在书房中等待消息，不想刚才跟随儿子进宫的仆人来报，说是皇上开恩，不仅没有对少爷怎样，少爷还升了官。他与夫人以为仆人在安慰他们，直到儿子进来，亲口陈述了一遍，方才放下心来。

李炳道：“圣上英明，英明啊！竟给了渊儿一个锻炼的机会。儿啊，为父与你的爷爷、祖爷爷，哪个不是在沙场上冲杀出来的。为父一直想让你到血与火中接受洗礼，不想因祸得福，今日终于如愿了。去吧，到山西河东州去吧，不受磨难不成佛啊！”

母亲道：“儿啊，你爹说得对，凌云之志，是句空话，用行动去实现才是真的。再说了，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就你这桀骜不驯的劲儿，说不定何时会弄出事来。”

从父亲的书房中出来，李渊回到了卧室。

宝惠一如既往，边读书边静静地等他。见他进来，照样给他脱袍解带。她没有急于问丈夫进宫的情况，因为她从丈夫的脸上读出了文帝召见的内容。

李渊详尽地向宝惠讲了事情的经过，眉飞色舞地描绘了不日少帅领兵，攻城拔寨，大海行潮，地陷山崩般的壮烈，以及稳操胜券，连战皆捷，天子论功行赏，封官加爵，臣民欢呼，动地惊天的辉煌景象。他扳着宝惠美丽的双肩：“夫人，你怎么无动于衷？难道我不该接受这个官职，不该离开这个尔虞我诈，是非太多的地方，去施展我的抱负和才华？”

宝惠忽然勾住了李渊的脖颈，撒娇地道：“谁说妾这也不高兴那也不自在？郎君大概早已忘记洞房花烛时妾‘醉看龙泉也丈

夫’的诗句了。那诗是妾心灵的写照，岂是空话一句，纸上谈兵。去吧，去冲杀吧，妾陪你去，一定陪你去。妾离不开你，也离不开你的热烈，你的才华，还有敢为邦国鞠躬尽瘁的坚决。”

李渊将宝惠搂得更紧：“好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烈女！请夫人放心，我带你西去，一定的。至于父亲与母亲那里有我呢，我会说服他们。”

十日后，传来令李渊领兵出征的圣旨。李渊辞别了父母和家人，只带夫人和仆人李大直、宝惠的使唤丫头梅儿，统领三千兵马，浩浩荡荡地奔向那个他既陌生又向往的地方。一路风餐露宿，马不停蹄，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日便过了陕西，进入山西界内，来到离河东州仅有八十余里的高山前。

此山属秦岭山脉，山势高大连绵，峰入云里，山势奇特，苍岸壁立，阴风四起，林涛滚动，白练悬空，如万马奔腾，黑云滚滚，遮天蔽日，狼嚎猿啼，令人毛骨悚然。

再向前行，已经无路可走，李渊派兵找来一银须飘拂，满面红光，精神矍铄的樵夫问询。樵夫告知：此山叫作黑风山，因风黑色而得名。要想出山，必须走左边一条藤蔓缠绕，荆棘丛生，巨木如墙的古道。古道再难行走，也能走出去，可惜出山后便是打家劫舍的盗贼，人称盖地虎董理的营寨。盖地虎有千余人马，都是心毒手辣，武艺高强，经过许多战阵的高手。营寨十分坚固，就山势而建，磐石般地堵住路口，要想从山口出去，归于平川，比登天还难。当李渊问及古道的距离，樵夫道：“路程倒不远，不过十里有余，然而非常难走，需两个时辰方能到达山口。那帮贼人占山为王，视百姓如草芥，杀人如麻，眉头不皱。我那苦命的独生儿子就死在他们手里，老伴也因思念儿子大病缠身，不日亡去。小老儿恨死他们了，愿做向导，头前引路。”



“老人家，多谢你了，待大功告成，重重赏你！”李渊下令：“好生款待老人家，若有不周，小心挨军棍。”

樵夫谢过，边随李大直向前边的大树下走去，边暗暗自语：“只要为小老儿报了仇，小老儿就心满意足了，何言报答。”

此时正是暮色低垂时分，茫无际涯的山峦丛树变成了银灰色。鸟在归窝，虎狼豺豹的叫声更加凄厉、残忍。成群的流萤翩然起舞，各种各样的虫儿也放开了歌喉。回头看去，来路上原本参差不齐，上搭下挂在崖、路边的茅屋沉浸在苍白色的暮气之中。点点灯火忽明忽暗，像鬼的眼睛。是个好天气，黛色的天幕上星星渐多，神秘地俯视着大隋的这队入了瓮中的人马，好像在诉说，又似在讥讽、嘲笑。六月酷暑，若在山外，热浪滚滚，这里却是一个清凉的世界。

许是凉爽的缘故，李渊觉得十分舒服，也没有应有的压抑和躁动，似乎来这里的目的是避暑、游玩。他下意识地扫视着樵夫提供的古道的方向，冷冷地下令：“就地安营扎寨。马衔环，人哑言，越安静越好。不准埋锅造饭，不准随便走动，只准中军帐中燃一支烛，违令者斩！”又道：“传中军将军、龙骧将军、谋士到中军帐议事。”

命令已下，李渊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动，痴痴地思考着对敌之策，直到李大直向他报告，说是中军大帐已经搭好，将军们已经在中军帐等候，他才随李大直来到中军帐。

中军帐搭在那棵足有十余抱粗的古松下，因地面不平，很不规则。里边果然只燃一支烛，昏黄的烛光在山风中摇来晃去，使已经在大帐中坐定的中军将军欧阳力武、龙骧将军邹宜文、谋士龙出海投在大帐上的膨胀的影子摇摆不定，滑稽可笑。因不许埋锅造饭，李大真放在他们面前的是清凉的泉水和进山时带的硬邦

邦饼子。李渊还没有用饭，他们当然不敢饱腹，虽然肚子里叫声不绝，那诱人的饼子却继续延长着自己的寿命。

李渊进帐，一语中的：“召各位前来，意在商定出山灭贼之策。大队人马必须在短时间内出山，若旷日持久，被山贼堵住退路，前有大山阻挡，后有贼兵狙击，战之死地，败多胜少。”

中军将军欧阳力武年纪不过三十岁，却是历经战阵的将才，只是对兵法缺乏研究，人又鲁莽，话说不到点子上。但他的地位在龙骧将军邹宜文之上，又自恃其能，便第一个发言，虽然用力压低声音，却还是震得大帐乱抖：“讨捕大侠，依本将军之见，由樵夫引路，扬扬张张，吹吹打打，大张旗鼓地劈荆斩棘，杀向敌寨。贼人不过千军人马，怎敢以卵击石？必倒戈曳旗，逃之夭夭。待贼出逃，我军乘击掩杀，看那些鬼儿子向哪里逃？”

龙骧将军邹宜文仅比李渊大十岁，紫红面皮，满脸横肉，武功盖世，但也是个只能冲锋陷阵的主儿。他摩娑着脸上的虬须，顾盼自雄：“千余毛贼，怕他个球，本将军领上数百人马，就可打煞他们的威风。大使，就给本将军将令，让本将军立头功去！”

四十多岁的谋士龙出海白面星目，羽扇摇动，文质彬彬，原在御林军中效力，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吏，不为李渊所知。这次出征，兵部派他做李渊的谋士，他方才有了与李渊这三品大员打交道的机会。虽然他晓得李渊的厉害，却并不把李渊放在心上，但却不放过任何在李渊面前表现自己的机会。一路之上，他说了许多话，什么解释《孙子兵法》、老子的《道德经》，什么谈秦论汉，说晋评魏，喋喋不休，似乎是一种病态。李渊看他华而不实，是个嘴把式，便生出些许反感，加之他又是李渊的仇家，左庶子张衡的表叔，便反感大了。此时的龙出海现出一付成竹在胸，运筹帷幄的孔明之态，一字一顿地道：



“在下以为欧阳将军的方案不妥。为何不妥？这一，贼人占据山口，加之准备充分，即便有千军万马，也难出山口。据在下所知，那山口称巨陵关，原为秦长城的一个隘口，宽不过两丈，双车不能并行。隘口两边本来巨石峥嵘，又筑起了数丈高的城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二，贼人多为亡命之徒，杀人成性，胆大包天，我军除少数将士武功高强，又经过战阵外，余者多是为吃粮才当兵的武盲。就是能冲出关去，也难取胜，况且据传占山为王的贼人有数家，若他们合兵一处拒我，奈何？”

李渊以为龙出海的这番言论尚可，便问：“龙谋士以为邹将军的战策怎样？”

龙出海看欧阳力武哑口无言，又看李渊对他甚有好感，便有些醺醺然，眉飞色舞了：“至于邹将军所言，不值得在下论之。率数百人马就能打败贼众，太轻敌了。”

欧阳力武心里憋着一口气，便不无报复地问：“既然这也不行，那也不中，龙大谋士定有高见了？请将高见亮出来，本将军洗耳恭听！”

邹宜文也道：“就是嘛，你是谋士，负出谋划策之责，当有妙计献出，何必说这道那，贬低他人，抬高自己！讲啊！”

龙出海初次碰到这种情况，又加半瓶子醋，虽然又是引用孙子的教诲，又是用尉缭子的兵法论这证那，但却终于没有妙计高照，自讨了个没趣了事。

面对困境，莫说欧阳力武、邹宜文、龙出海之流，就连李渊也没有一着妙棋。看天色不早，又搞不出什么名堂，会议只好到此为止。大帐中仅剩下了李渊和在一边伺候的李大直。李渊边啃着饼子饮着泉水，边思考着对敌之策，直到脑袋生痛，也没想出高招。不由自语道：“李渊啊李渊，你白白读了那么多战策，学

了那么多兵法啊！”他蓦地想到了宝惠，在长安时，为上奏的那三个引起轰动的折子不是她点拨的吗？应该请教于她。然而，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根据大隋章程，女人不得干涉政治、军事，不能将宝惠请到这中军大帐来，以免引起非议，待回到寝帐再请教不迟。他走近帐口，扫视着漆黑如墨的帐外，是盼望宝惠不期而至，还是让外面的夜风清醒一下头脑，他也说不清楚。

夜幕下，三千人马各有归宿，将士们大都进入了梦乡，隐隐传来战马的嚼草声和呼噜声。豺狼虎豹们大概累了、睡了，偶尔传来几声狼嚎，好像在山的那边。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西边天际划过，如同一条倏然消失的火龙。

传来了脚步声，虽然地面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声音却极为轻微，仿佛踩在梦中的云里似的。

李渊睁大眼睛用力看过去，虽然看不清楚，却感觉到是夫人和梅儿向中军大帐走来。他心中一喜，迎向前去，却道：“夫人，难道你不知军规吗，来这里干啥？这不是女人来的地方啊！”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听龙出海讲，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山的良策，妾便坐不住了。进帐去，妾有话说。”宝惠直言不讳。

作为妻子，在这等时刻，应当出面抚摸丈夫的创伤，慰藉丈夫的心灵，将最宝贵的东西双手捧到丈夫面前。宝惠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很及时。

作为丈夫，在这等时刻，应当冒着这样那样的危险，去接受妻子的抚摸和慰藉，接受妻子的奉献。李渊也做到了，毫不犹豫地将宝惠扶进中军大帐。

“想是夫人雪中送炭来了，有什么锦囊妙计？快快告诉我。”李渊将宝惠扶到那根当做座位的古树干上坐下。从道理上



讲，他应当威严地坐在主位上，以发号施令般的姿态问话、传令。令夫人进了中军大帐，又如此失去尊严，是极为危险的事，若被他人告发，罪当削职，甚至入狱。然而，他最需要的是高谋良策，既然宝惠来了，而且定有高招，就是危险再大，他也不在乎了。

宝惠显然瘦了、黑了，但却成熟了许多。她拢着飘在面颊上的那缕长发：“妾有一计，说来简单，火攻必胜。”

“火攻？你是说放火烧掉贼人的山寨？”李渊茅塞陡开：“说下去，说下去！”

“大队人马在半道停下，然后选得力之人，带引火之物，摸进山寨，放火烧寨。待大火燃起，大队人马便奔向隘口击敌。贼人失去了屏障，必然惊慌失措，此时攻之，胜利在握。”宝惠口若悬河，一口气倒出了要说的话，抓起杯子，咕咚咚喝下了半杯泉水。

宝惠已经有了身孕，李渊是知道的，面对跟着自己受苦，不仅眉头不皱，反而尽心辅佐的杰出的女人，心中暗暗许下宏愿：待我李渊安定下来，定要让她呆在家中，夏夜纳凉，隆冬向火，穿绫着缎，呼仆唤奴，好好地享受一番。女人就应当这样，冲锋陷阵是男子汉的事，什么“醉看龙泉也丈夫”，见他妈的鬼去吧！

月亮升起来，又大又圆，上面的山影树丛清晰可见。那是嫦娥吗？那是吴刚吗？那就是温顺可爱的玉兔吗？一定是的。是谁在呓语？是想娘了，哀哀的。

“谢谢你，夫人，待打了胜仗，我为你请功。”李渊自知说过了头，便自嘲自解：“看我，一高兴就胡说八道，夫人夜入中军大帐，不加罪便烧了高香，哪里有请功之说。回寝帐去吧，我来扶你。”

宝惠也不推辞，就让李渊扶着进了寝帐。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如痴如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洞房中有过，但却没有这么清晰、独特。那是夫妻之间性和情的产物，而此时的痴醉，却是一个侠女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时刻，用才华和智慧向一个地位比大将军还高的讨捕大使换来的。

李渊虽然有醉的感觉，却没到痴的地步，他更多的是自豪和成竹在胸的放松。如果说在长安的家里，宝惠对奏折的点拨是表现的文采，在这大战前夜的点拨就是展现武略了。文采出众，武略过人的女子毕竟是有限的，他能不为之自豪吗？

二人进入寝帐，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李渊下令：明日昧旦用饭，平明进兵，早做准备。

李渊夫妇睡了不到一个时辰，昧旦已到，便洗漱用饭，做行军准备。平明时分，集合起三千人马，欧阳力武率队在前，在樵夫引导下，披荆斩棘。李渊率中军居中，邹宜文领一千人马掩后。古道曲曲弯弯，时上时下，更有峭壁挡道，悬崖拦路，行进艰难，直到中午时分，方才到达离巨陵关里许的山凹中。

这山凹是个极好的屯兵之处，四面环山，古木蔽天，人迹罕至，就是数万人马驻于其中，噪声聒耳，也很难被外边的人发现。贼人的山寨若是设在这里，定固若金汤，可惜四周无路，只不过与巨陵关之间那段距离较为平坦、低矮罢了。如果在这里立寨，一旦被大兵围攻，必成瓮中之鳖。

李渊连连叫“好”，即令人马扎住，从中挑选了十个年轻力壮，矫健似猿，聪明灵活的将士单独训话。训毕，向欧阳力武道：“本大使亲率这十个将士到巨陵寨放火烧寨。大火燃起之后，你率领人马杀奔过去。待我们去后，你即率队悄悄从这悬崖上爬过去，隐蔽在树丛之中，单等火起。据樵夫讲，过了悬崖后，再



过一个小山头，便是巨陵寨，从这里到巨陵寨不过里许，可要十分小心，万万不能暴露，以免前功尽弃。”又令邹宜文：“你率三百人，在此地照看着属和马匹、辎重，等战斗结束，再率众进寨。”

李渊正要率众出山凹，又忽然想起什么，向欧阳力武道：“记住，要活捉盖地虎。樵夫说，盖地虎长发披肩，左脸颊有一道数寸长的伤疤。若哪个敢夺他性命，定斩不饶！”

“讨捕大使，怎的如此办理？常言道：除恶务尽，留那贼首干啥？”龙出海制止道：“兵法云……”

“又是兵法云，兵法甚好，可惜你根本不会用。不会用也罢，且引用得驴唇不对马嘴。我来问你，‘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这句兵法来自何处？”李渊实在反感龙出海那腹无才华，但却装模作样，酸不溜唧的样子，斥道：“坐一边去，让你做谋士，实在是我李渊的耻辱！”

龙出海讨了个没趣，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针扎般的难受，更有对李渊的愤恨和日后若能出人头地，定让李渊吃尽苦头的誓言。而且在刹那间记起了表侄张衡，而且有一种立即扑到张衡怀里，诉说苦衷，倾倒愤懑，让张衡一下子扳倒李渊的强烈欲望。

待欧阳力武与邹宜文领命而去，李渊便率背了松香等引火之扬的十个将士，由樵夫引路，爬向了前面的悬崖，迂回到巨陵寨右面的山包上，借着树木的掩护，观察着山寨的动静。兵法有言：有兵之林，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只有这样才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李渊在兵法战策上学到的，可那是纸上谈兵，今大敌当前，他亲自观敌布阵，而且在阵地的前沿，颇有种决胜千里的将军风范的感觉。

巨陵寨果然不俗，墙厚门坚，滚木擂石摆满了寨墙。寨墙内有数十幢用圆木和石块搭建的房屋，因地无三尺平，房屋栉比鳞次，散乱无序。山门面对一大片开阔地，开阔地前面有一个岭头，过了岭头便是平畴千里，阡陌无垠的大平原。大概是寨后是高山无需设防的原因，仅在前边的寨墙上安排了哨兵。一队人马越过丘岭，进了开阔地，从那牵驴赶猪，驮囊背袋，咋咋呼呼，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的状态分析，定是外出打劫，满载而归的贼众。这个分析果然不差，把门的贼人吱地将寨门打开，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似地迎接着这群乌合之众。在寨墙上瞭哨的贼人也举起刀枪，又蹦又跳，狂呼疯喊，山谷回应，震耳欲聋，如同天倾地翻一般。

打劫的贼人来到寨子中间那座高大的瓦房前，将劫物放下。这时，从房内走出一个高约九尺，圆面乱须，长发披肩，脸上的刀疤闪着紫红色的光的汉子。汉子张张扬扬地叫道：“快快杀猪宰羊，我要设大宴为尔等接风洗尘！”

直到这时，李渊方才意识到自己缺乏实战经验。在这贼人戒备森严的光天化日之下，莫说很难潜入山寨，就是能进入山寨，要来个举火烧天，困难也非常之大。于是，决然改变计划，撤回山凹，同时撤回欧阳力武率领的、已经出动的将士。

好不容易等到日落西山，又从日落西山等到夜色似漆，终于熬到了夜深人静，贼人们已经入睡的子时。李渊安排停当，重新率领那十个将士和樵夫上路，直接从寨后的山坡溜进了寨中，分十个地点放起火来。樵夫也不怠慢，点燃了山寨的大厅。

风借火势，火助风威，一会儿便成了燎原之势。正在睡梦中的贼众，被烧死了大半，余者赤身露体，哭爹喊娘。盖地虎大惊失色，从火堆里钻出来，顾不得伤痛，组织救火。可杯水车薪，



哪里救得灭！

这时，欧阳力武率领人马赶到，按预定方案，团团将山寨围住。寨门的兵力最大，足有五百余人，已经被烧得焦头烂额的贼人想从此门逃走，无异于登天。

还有能力的贼人妄图逃出火海，可这根本不可能，隋军将士严阵以待，见一个杀一个，来一对斩一双，逼得那些从隋军将士刀下逃生的贼人又返回寨中，成了火魔的口中之物。成年贼人被夺去性命，算作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可怜那些妻儿老小，在睡梦中被火吞噬。面对此情此景，李渊也于心不忍，看不下去。然而，这就是真实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并非书籍中不无夸张的，很难使人感到惨烈、恐惧和身临其境的描写。

大火毕毕剥剥，从子时一直烧到天光大亮方才熄灭，烟雾却由浓到淡，由淡到丝丝缕缕，懒懒地不愿散去。因山寨房屋集中，又多是木结构，大火集中，里边的什物几乎全部被火海淹没，人与动物大都被烧死，活下来的也是遍体烧伤，奄奄一息。

欧阳力武如同喝下了数杯醇醪，惬意非常，咧着大嘴“哈哈”直乐，还不时地催促李渊快快下令进寨，收拾那些还喘着气儿的，杀他个干干净净。

“火烧巨陵寨，十有九亡，不是本大使的本意，怎能再惨杀活下来的呢？”李渊面色铁灰，全然看不出一个大获全胜者应该有的喜悦。他向前跨了数步，意欲站在那块竹笋般的巨石上，忽然改变了主意，在众将士的拥簇下，大步上了高高的寨墙，居高临下，面对山寨，放开喉咙喊道：“贼人们听着，我是大隋黜陟讨捕大使李渊，受圣上之托，前来讨捕贼盗，以安定地方，让百姓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今不宣而战，而且烧杀许多人命，实出无奈。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只要投降，生者立即放归家园，不再

追究。治疗伤者，埋葬死者，凡发现或交出盖地虎者，赏银五百两，立即兑现！”接着令欧阳力武率众进入内寨打扫战场，救助伤员，追捕盖地虎等首领。

盖地虎的命实在太大了，在睡梦中就被烧伤的他冲出火海，组织救火，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扔下弟兄们突围未成，又返回寨中，跳进池塘中避火。大火熄灭后，他从池塘出来，寻了把腰刀，伺机出寨。在两个喽啰的保护下，悄悄溜到山寨的东南角，以图趁隋兵大都进寨、此处空虚之机，杀开一条血路，出寨逃生。不想两个喽啰见钱眼开，为得到五百两银子，竟将他绑了，直接交给了李渊。

盖地虎果然是条汉子，昂然不惧，骂道：“李渊，你偷偷摸摸，烧我山寨，杀我弟兄，卑鄙无耻。今几个我落入你手，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想不到我英雄半世的盖地虎竟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无能啊！”

“好你个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杂种，竟敢出言不逊，骂我大隋讨捕大使，碎尸万段也不解我心头之恨！”欧阳力武气得“哇哇”大叫，噌地拔出宝剑，砍向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盖地虎。

“中军将军慢来！”李渊斥道：“怎的对盖大王如此无礼？”说着，走向前去，边解盖地虎身上的绳索边道：“盖大王，李渊得罪你了。我不杀你，你走吧，到哪里去都行，只要不再做害国害民的事。走后如果愿意回来，请到黜陟州衙找我，我李渊一向好友，会尽力帮忙的。”

“这……这是真的？”盖地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李渊诚挚地道：“不假，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欧阳力武团团转着：“大使，你……你……唉！”

盖地虎犹豫片刻，回过身去，蹒跚地走出几步。谁也不会想



到，还未走出十步，他便急陨落溅般地回转身来，趋前数步，扑倒在李渊脚下，颤声道：“我盖地虎为非作歹，杀人越货，罪大恶极，想不到大使竟如此待我。我不走了，我要留在大使身边，鞍前马后，以效犬马！”

李渊扶起盖地虎：“如果你不嫌弃，咱俩结为金兰如何？”

盖地虎便十分糊涂了，心里话：这不是在做梦吧？一个是十恶不赦的贼头儿，一个是堂堂的大隋讨捕大使，怎能称兄道弟？”于是，急头赖脸地推辞，但终于没有经得起李渊的诚挚的感动，答应下来。

二人在寨墙之上，面对巍巍群山，苍茫大地，撮土为炉，折枝为香，祭天拜地，誓言铿锵。论年纪盖地虎大李渊十多岁，为兄，李渊为弟。

既然盖地虎降了大隋，又成了李渊的义兄，其不雅的绰号便无人敢叫，皆称其名讳。他乐了：“我本姓董名理，自出道后便成了盖地虎，今儿个恢复了本来面目，如释重负。小弟，今后有用我之处，兄万死不辞！”

打扫完战场，午时已过，待用过午饭，大队人马离开山寨，荡荡浩浩，向百里之外的河东进发。李渊派出快马，向文帝报捷。

一路之上，李渊与董理并马而行，通过交谈，对河东州内盗匪的情况了如指掌。

河东州共设四个县，因连年大旱，粮食减产，百姓生活无着，加之离长安千余里路程，山高皇帝远，聚众打家劫舍者比比皆是。势力大者或建堡立寨，或占山为王，形势越来越乱，已到了失控的程度。据董理讲，全州最大的团伙共有六个，势力和地盘都比他的小。这六个团伙中的头目大都与他有过交往，其中的



三个还与他是拜把兄弟。与他的山寨一样，团伙的人员复杂，以饥民为多，土匪与有其他目的的士绅、文人占极少数。大都无一定的章程和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称乌合之众不无过分。从来没有哪个团伙要与朝廷为敌，因此未对河东州衙有过过火的行动。

董理经多见广，人虽粗鲁，却不愚笨，待进入河东州衙，他兀地悟出了什么，没头没脑地向着李渊道：“小弟，大哥中你的怀柔之计了！原来你认我这个哥哥的目的，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河东州知州安邦国不知底里，被董理野兽般的叫声吓了一跳，心里不住的纳闷：“这家伙不是巨陵关寨的寨主盖地虎吗？怎的成了黜陟讨捕大使的兄长？唉呀呀，李大使这一到，什么都变了！”

李渊没有回答董理的疑问，只是向他笑了笑，直到人马安顿停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与董理对饮，方才向董理道：“兄长，小弟看你心胸不窄，豪爽大义，能相携到老，同年同月同日死，方才抛弃前嫌，与你结成金兰之好，别无他意。至于你能否以行动证明你与小弟情同手足，是你的事。咱俩在誓词中不是说过吗？……”

“小弟，不要再与为兄耍小心眼了，兄长为你披肝沥胆也就是了。”董理一仰脖子，咕咚灌下一大杯浊酒：“明日兄长便到其他的寨堡充当说客去。”

李渊心中一喜：“兄长，我的好兄长哟！若兄长功成，小弟定将兄长推荐给圣上，弄个美差，光宗耀祖。”

“小弟差了，小弟差了，为兄当个打家劫舍的寨主还凑付，从来没想过当朝廷命官，你就别操这份闲心了。”董理打着饱咯：“明日给为兄一匹良马，百两纹银，不出半月，保证那六个寨堡



自动土崩瓦解，头头会前来，拜倒在你的大旗下。到时候你只管接待、收编就是了。”

李渊激将道：“兄长喝醉了吧？有这么容易？”

董理摆着蒲扇似的大手：“这你就不懂了，我与你是兄弟，他们六个中的三个与兄磕过头，这三个又是那三个的金兰，说来说去，咱不都是兄弟吗？既然是兄弟，又有什么好争的？哈哈哈哈哈。”

不日，文帝接到李渊火烧盖地虎山寨，灭敌八百，伤敌千余，初战告捷的战报。惊喜之余，批道：未伤一兵一卒，便取全胜，古之无多，范例也。说其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为过。渊虽年少，又初经沙场，竟有如此大略，大隋之幸。

次日，文帝又接龙出海通过张衡交来的密报：窦宝惠夜闯中军大帐，逆大隋律条而动，当刑之；李渊与山大王盖地虎董理结为金兰，有结党之嫌。

文帝阅罢，自语道：“李渊啊李渊，你不该与贼人结为兄弟，授人以柄。还有宝惠，为何非要自讨没趣？”言毕，在龙出海的密报上批道：龙负监军之责，如此办理，不光明正大，小人所为。

又过数日，接到快报：渊行怀柔之计，假董理之手，连下寨堡六个，贼众纷纷来投，河东太平。董理有功，荐于圣上，恳请圣上给予重用。

文帝的欣喜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他抓起御笔，批道：

不战而屈人之兵，堪当重用。擢升渊为殿内少监，即回长安。封董理为游击将军，留在河东州公干，其他归顺之首领，择日封赏。龙出海不宜为吏，贬为庶民，后视情节用否。

第三章 宵小之患

奸臣宵小，嫉贤妒能，背后投枪，害君子不遗余力。文皇帝勃然大怒，因禁佞臣。三州刺史，略施小计，可汗归心，陇西平安，宵小方才头落地。

时光如白驹过隙，冬去春来，不觉已经到了隋文帝开皇四年春天的清明佳节。

隋文帝在北周王朝辅政时就头角峥嵘，大刀阔斧地革除北周宣帝的暴政，以宽大为怀，提倡节俭，颇得民心，只是在夺取静帝皇位上手段残忍了些。他登基以来，勤于理政，用忠贬奸，民心大快，加之边境无事，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虽然谈不到“德泽九山，天祲四渎，安流祥风，淫雨静息，玄甲游于茅茎，素文训于郊苑”，却也太平无事，国泰民安。

清明时节桃红柳绿，风和日丽，飞鸿满野，民歌喧天，万象更新。很少出长安城的朝臣及其眷属，以及不为衣食犯愁的百姓们，络绎不绝地出城踏青。长安城的十二个城门四敞大开，任凭兴致高涨，扶老携幼的人们涌出城去，形成了一道五颜六色，生机勃勃，极富动感的风景线，为文静自诩的“太平盛世”做了注脚。

文帝原来计划今日出城踏青，并参加民间组织的社火，亲自



为社火剪彩助兴，不想昨夜南柯一梦，梦见南朝梁武帝萧衍身披袈裟，脚踏草履，手摇拂尘，口中叫着“杨坚慢走”，从天国飘然而下。在一层很薄很薄的冰上行走的他问萧衍为何事而来，萧衍道：“尔自登大统，光照日月，惟刑是举，边境平安，百姓乐业，吾为之悦也。惜天长日久，下难上达。若长此下去，必闭目塞听。一旦如此，前功尽弃矣。可学吾法，于宫城南门外置函，左为木石函，右为肺石函。同时布告天下，若对天子及天下官吏有横议，可将文表投入木石函，若以为天子行天道，益国利民，功载史册，亦将文表投入木石函。无论豪门还是百姓，若有冤屈，申诉无门，已穷九重者，若想申冤，可将诉状投入肺石函中。吾为帝数十载，唯觉此法甚佳。天地醒汝尔。”

文帝醒来，方知是梦。但这梦极为特殊，清晰得很，萧衍的一举手一投足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梦境在脑海中闪现一遍，自语道：“梁武帝怕朕不能下达，以故提醒于朕，朕照办也罢。”于是，早朝时下旨李渊督办此事。

殿内少监的职责主要是监督宫城中皇宫及各殿的不规行为，这修置木石函和肺石函的任务应当交由工部办理，与身为殿内少监的李渊无关。这个任务非常特殊，是件得罪人的差事。很明显，修木石函和肺石函的目的是揭发朝臣和官吏的不良行为乃至罪行，那些贪污受贿，中饱私囊，压榨民脂民膏，不为百姓办事，出入花门柳巷的朝臣和官吏，谁也不想设置这样一个设施，来暴露自己的罪行和不足。李渊已经油滑了许多，不想接受这个差事，一是怕引起非议，二是宝惠已经怀胎十月，很快就要临产。宝惠已经给他生了一个女儿，是四年前从山西江州回到长安城后不久生的，取名玉心，“玉”和“心”分别取自“宝惠”二字。他很想要个虎墩墩的儿子，连日来总想早点回府。然而，

皇命难违，他还是很坚决地接受了任务，亲自到工部去了一趟，说是皇上将任务交给了他，这是国事，他当然要交给工部办理。殿内少监之职位在二品，他又在朝臣中颇有影响力，工部便不与他计较，将任务接了过去，待木、石二函竣工后，他视察一下，然后交差，就算大功告成。

从工部的大殿中出来，他骑上骏马，恨不得几步赶回府中。待来到府门外，见一个道士站在门外自言自语。

那道士三十多岁，蓝袍布履，头扎高髻，红脸隆鼻，黑须飘动，身后背一把桃木剑，右手端一个瓦钵，虽然看上去身板单薄，却是挺拔利索，不无羽化过的玄妙之气，嘴里嘟嘟哝哝，细细听来，原来是说他四海飘泊，为人驱鬼禳灾，能推八卦，善究生平，看人一眼，便知其一世之荣枯，贫穷富贵，生死未来。

这种自吹自擂，全无道家渊冲恬淡色彩的道士李渊见得多了，便没放在心上，瞧他一眼，径直入了府门，直奔卧室。后面传来了那道士的叫声：“殿内少监，你就要有虎子了，难道不想让贫道见一见你的儿子，说上几句什么吗？”

“儿子，我真的有儿子了？”李渊刚入卧室的外厅，就见接生婆从里屋兴冲冲地走出来，咧着少牙无齿，煞风露气的干瘪的嘴向着李渊道：

“少爷，恭喜你了，夫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儿子，虎头虎脑的，可是不错！”

李渊不顾一切地冲进产房，端详着毛茸茸、粉嘟嘟的儿子，冲着虚弱的宝惠直乐：“夫人，你为李家立了大功了，我谢谢你！”

宝惠抿嘴一笑：“儿子的模样像你，定能成为一个踢死龙，踹死虎，血气方刚，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



“唉呀，我的好少爷，男人怎能向产房跑，出去吧，给老爷报喜去，这可不是你待的地方。”接生婆边忙活边张罗，人虽上了年纪，手脚还算利落。

李渊来到父亲的书房，父亲不在，便又跑到父母的卧室。只见二位老人相对而坐，脸上溢着喜气，看来他们早就听到了这个好消息。便转换话题，要父母给儿子取个名字。

李炳道：“为孙儿取名是个大事，马虎不得，为父喜极，一时半刻也想不起来，待来了灵感再取吧。”

母亲道：“祖父母为孙儿取名名正言顺，可让道人取之也未尝不可。这长安城中让道士为婴儿取名已成风尚，何不请个道人为孙儿取个吉祥如意的名字。”

“啊呀，险些忘了！”李炳望着府门的方向：“老夫早朝回府，见一道人在府门外徘徊，嘴里念念有辞，也未在意，何不请他进府，既为孙儿取名，又给孙儿祈福禳灾。”

“是了，儿进府时他还在府门外，说什么能推八卦，究生平，知一世之荣枯。儿进府后，又听他说了句‘殿内少监，你就要有虎子了，难道不想让贫道见一见你的儿子，说上几句什么吗？’当时盼子心切，没放在心上。现在看来，那道人在咱府门外叨叨不休，定有来头。”李渊有所感悟，向李炳道：“就依父亲之见，请那道人进府吧。”

李炳让李大直去请道人，不一会儿，道人就在李大直的引导下走了进来。道人一不施礼，二不问安，一屁股坐了下来，自斟自饮了三杯茶水，然后用衣袖擦着阔嘴道：“请贫道前来，定是为刚刚来到世上的小少爷的事喽？”

“师傅猜得不错，老夫喜得孙儿，想请师傅为孙儿取名并祈福禳灾。”李炳谦恭地道：“敢问师傅何方出家，法号怎称，来这

长安城做什么？”

道人说声“无量天尊”之后，三言二语便回答了李炳提出的问题。

此道法号五台真人，在五台山出家。修炼十年后下山云游四方，为人做法事，测吉凶，疗疾病。前天来到这天子脚下的长安城，一不看城中美丽的景色，二不看城内光怪陆离、丰富多彩，诙谐、嘲弄、逗人笑乐的俳优演出，以及与杂技结合，既妙曼轻柔，又惊险骇人的歌舞，就像有人牵动似地来到这李府门前。于是就凭着感觉絮言疯语，于是就进入这只有达官贵人才能出入的府中，坐在功高可以震主的李炳夫妇和文武全才的李渊面前。

听完五台真人的自我介绍，李炳夫妇便肃然起敬了，更有对道家的虔诚。李渊也不无钦敬，便懊恼自己初时对五台真人的慢待，便亲自为面前这神秘兮兮，又不无自命不凡的真人倒茶。言道：“就请师傅先为犬子取个名子吧。”

“正是正是，有劳师傅了！”李炳夫妇异口同声。在他俩的心目中，这五台真人决定着孙儿乃至整个李府的命运。

五台真人提出，见过婴儿方能行事。李炳自然应之不迭。便众星捧月般地将五台真人拥至产房，又众星捧月般地让五台真人坐定。

五台真人看过襁褓中的婴儿，然后闭目不动，似乎进入了遥远而又玄妙的境界。大约过了喝杯水的功夫，徐徐睁开双眼，用极快的速度道：“星斗入帷，李府之大幸，因是老爷、夫人的第一个孙儿，就取名‘建成’吧。建者，修筑也，有立功之意；成者，大功在握也。只要努力，就能功勋卓著，名满天下。”

“如此甚好！孙儿就叫李建成。”李炳转向李渊：“渊儿，你以为如何？”



李渊回答：“就这样吧。父亲是否让师傅为建成究个子平，推测未来？”

李炳应允，遂求五台真人行之。五台真人也不推辞，先用相面先生的目光在建成的脸上手上相了数遍，然后眯起双目，掐指推算，再次进入了那玄妙而遥远的境界，一举手一投足都有刻意的展示和对道家真谛的说明。时间不长，二目徐开，整个身心慢慢地从那种神秘秘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言道：“建成额头宽阔生动，双眼深邃而灵活，姿貌雄杰，志意廓然，定能承李家源渊，成为大器。只是……”

看五台真人吱吱唔唔，李炳惊问：“师傅，建成孙儿是否有什么不祥？”

五台真人抽了抽塌鼻：“不知老爷想听实话还是假话？”

李炳心里跳得厉害，伸手扶住几案：“听实话，当然听实话！”

“那贫道就如实道来。”五台真人摇了摇拂尘，似乎是在将那已经埋藏起来的不祥召唤回来，又像营造一种飘渺灵玄，祈风祷雨，修善禳辟，神之又神的氛围。兀自折腾了一会，方才拖着长腔道：“建成虽能成大器，却是大祸会伴随而来。”

“什么大祸？”李渊不无惊惶。

五台真人摇摇头：“贫道也测不明白。”

李炳夫妇目瞪口呆，惶然不知所措，急问五台真人有何禳解之法。五台道人坦诚地道：“贫道并非故弄玄虚，危言耸听，从卦象看，建成的确有大灾大难。贫道虽然有些神通，却难禳这大难。”

李渊以为五台真人嫌他没有表示，便道：“师傅若能为犬子禳除大难，府中财宝尽师傅拿取。”

五台真人立起身来：“道家以真诚为本，贫道不能为建成去灾是实，并非为钱财，你就是给我座金山银山，贫道也无能为力。不妨挑明，今日进府，一不拿贵府分文，二不吃贵府一口酒饭，道力使然。先辞了。”他转身就走，又兀地回过头来，看着李渊道：“少爷骨法非常，日后必为人主。建成之祸出自少爷。”

早有人对李渊下过这样的结论，今五台真人又出此言，本以乐在心里的李渊不由喜在心头。然而，这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大事，隔墙有耳，若是被文帝知道，必定为灭门之罪。他环顾左右，厉色道：“五台真人，不许信口雌黄。快快离开，如若不然，我可就不客气了！”

五台真人不恼不怒，笑嘻嘻地说出一番话来：“请老爷、少爷记住贫僧说过的话，到日后也好验证。若贫道再过十九年不死，会自动找上门来。”说完，飘然而去。

李炳与妇人如同做了一场恶梦，惊出了一身冷汗，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面对此情此景，李渊不知所措，待五台真人的背影消失在府门外，方才敛回神来，对父母道：“这道人不无颠狂，满口胡言，别听他的。”

阴云虽然笼罩在李家人的心头，但事情毕竟过去了，建成一个劲地长，越来越可爱，李府中充满了欢乐，笑声也多起来，到了无处不在，充目盈耳的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炳夫妇及李渊心头上的阴云散开去，渐渐地便归于消失。一家人以建成为中心，争着逗，抢着抱，公干以外的时间，大都被建成占领。李渊的女儿李玉心已经懂事，也一天到晚地围着弟弟转。李炳与夫人晚年有孙儿孙女陪伴，享受着天伦之乐，平添了许多话题，也改变了单一刻板的生活方式，觉得生活丰富了，多彩了，简直是一



种享受。李渊更是乐不可支，整天乐哈哈的，朝中的阴暗和污浊造成的压抑去了许多。他感到生活的趣味浓烈，色备五彩，同时萌生了冲出朝廷的樊篱，以十分的热情，饱满的斗志，再到外边大干一场，有时甚至产生对战争的期盼，以便在血与火中大显神威，像那与暴风雨搏斗的海燕，似咆哮着扑向猎物的猛虎。

有了希望和笑声，日子过得更快，眨眼的功夫，小建成的百日到了。

为婴儿庆贺百日，不知始于何时，但在北魏年间就已经盛行，到大隋前期就已成风却是不争的事实。否则，建成的百日绝不会那么隆重、热闹。百日前六天送礼者就不绝如缕，就连文帝也派皇后独孤伽罗送来了金银手饰，衣帽鞋袜，还有一株胸部隆起，一株下部突起，雌雄性状明显，相抱相拥，估计已生长百年之久的何首乌，说是前者是建成的百日礼物，后者是送给李炳的寿诞礼物。

百日那天，客人盈门，仅酒宴就摆了近二百桌。客人们兴致极浓，饮至红日西下，方才散尽。其规模和热闹程度，倍于李渊与宝惠结婚的喜宴。

掌灯时分，门人来报，说是有七个操山西口音的汉子，不远千里，庆贺建成的百日来了。李渊立即猜出，来者非董理及其兄弟们莫属。这是一群不期而至的特殊客人，也是李渊四年来日盼夜想的客人，他必须以从心底迸发的热情迎接这些在刀光剑影中结成友谊的不速之客。于是，放下怀抱中的小建成，风风火火地跑出府外，迎接来客。

来者果然是李渊的把兄弟董理和原来的贼首，归顺朝廷后被封为参军的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不待李渊跑出府门，他们便忽啦啦跑了进来。董理道：“小

弟，兄长与这些弟兄们多亏你的提携，方才有今日，总想前来探望你和义父义母。只因公务缠身，未得闲暇，不能如愿。今小侄百日，若再不前来，就大为不敬了……”

“兄长请起，请起！”李渊双膝跪倒，泪水夺眶而出：“兄长，四年不见，想死小弟了！”

管家李大直走过来劝道：“少爷，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与客人们进府叙话吧。”

李渊一听，立即警惕起来。是啊，隔墙有耳，若是让龙出海、张衡之流嗅到什么，添油加醋地奏上一本，岂不平添许多麻烦？便向董理道：“兄长与弟兄们风尘仆仆前来，怎好跪在这里说话？”进府边痛饮边叙话为好。再说，家无常礼，都是自己弟兄，怎能如此客套。”

一行人来到府中，先拜见李渊父母，再看小喜主建成，然后就座饮宴。乘着酒兴，这些昔日啸聚山林的盗首，免不得原形毕露，无不张牙舞爪，大叫大嚷，如同一群脱了羁绊的洪水猛兽，淋漓尽致地张扬着天不怕地不怕，可为天子尽忠，更可为李渊两肋插刀的豪气。

话多有失，李渊怕窗外有耳，便极力向着平和、雅致的氛围引导。不想初时还有些效果，随着酒精的增多，便控制不住形势。客人们越来越张扬，足蹈手舞，近于疯狂。这倒也罢了，可怕的是无不口出狂言，且愈来愈不着边际。董理甚至在这天子脚下大放厥辞：

“小弟，听……听说圣……圣上受小人点拨，疑你结……结小交我等贼首，忌……忌你才华，大……大为不该哟！若不是看你弟的面子，圣上又……又封我等官职，兄与弟兄们就……就重操旧……旧业了！”



想不到已经当了大隋四年游击将军的董理竟说出这等话来，李渊又气又急，慌忙制止。董理好像还有点理智，伸了伸红红的、满是菜肴碎屑的舌头，兀自喝起了闷酒。这真真的难能可贵，李渊报以感激的目光。不想摠了葫芦瓢起来，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等六位弟兄却接着董理的话尾你抢我夺地说了一大堆看似平常，却是官场中犯大忌的话。尽管李渊竭尽所能，他们的话还是越说越离谱。

叫喊声惊动了劳累了一天，刚刚上床休息的李炳。李炳大叫“不好”，穿衣下床，几步来到宴会厅，声色俱厉地道：“我李府喝酒不论政事，这已成为定规，诸位却如此不懂事理，在此胡言乱语，实在太不像话。都给老夫住嘴，若继续胡来，逐出府第！”说完，盯了李渊一眼：“不长眼的东西，交了群狐朋狗友！”

都说酒精醉人不醉心，李炳的出现已使董理他们惧了三分，等李炳大光其火，酒便去了一半，无不哑言，如同被打愣了的鸡。待李炳悻悻地消失在月光中，便恢复了理智，懊恼不已了。

喜宴便到此为止。

次日一早，董理受众兄弟之托，向李渊道歉。

李渊道：“兄长与众兄弟酒后之言，本无大碍，只是在这天子脚下，圣上的耳目甚多，加之拿人头换口酒喝的小人到处都是，稍有不慎，就会跌跤。比不得在河东州，山高皇帝远，即使有人作祟，也难立竿见影。”

“我们怎么办？今日就回河东得了，省得在这里给你和义父义母惹事生非。”

“既然话已出口，就无怕这怕那的必要。再说了，昨夜的话原本不太出格，怕的是小人借题发挥罢了。不必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这里待些日子再走。这长安城规模巨大，景观甚多，人

流如织，货物充盈，是个好地方。小弟找个暇日，领弟兄们到皇城、皇城、都城转转，也开开眼界，饱饱眼福。”

“就不在这里给小弟添麻烦了，为兄心里明白，像我们这些有前科的人，在此多待一天，小弟就多一份麻烦。待兄与弟兄们向义父、义母道过歉，再看小侄一眼就回去。不是兄长话多，弟妹宝惠相貌佳丽，人品端正，才华出众，又给你生了一双让人爱都爱不够的儿女，你可要好生待她。”

李渊实在舍不得董理他们离开，但好说歹说，董理就是不答应。恭敬不如从命，只好依了董理。

送走了董理他们，李渊松了口气，本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事，但事情却还是发生了。

这日早朝后，文帝在大召殿召见了李渊，从文帝那满是雨云的脸上不难看出，等待他的将是风雨雷霆，甚或刀光剑影。

随着国家的强盛和繁荣，文帝对臣对民都渐渐失去了耐心，站得越来越直，坐得越来越稳，说话越来越有威力，天子之威也就流露无遗了。此时，文帝死死地盯着李渊的脸，也不赐座，突然不无造作地问：“李渊，知道朕为何召你前来吗？”

李渊埋着头：“圣上，微臣实在不知。莫不是微臣有什么失职？”

文帝继续逼视着李渊：“朕来问你，那木石函和肺石函的事你办的怎样？”

“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大不了问我个失职之罪，没有什么好怕的。”李渊松了口气。答道：“这件事微臣不是向圣上汇报过了吗？而且圣上躬亲后极为满意。还褒扬了微臣。”

“后来朕才知道，你图省事，将这设函的事交给了工部办理。难道朕不知这建筑方面的事属工部吗？朕将任务交给你，是让你



亲自画图，并找匠人办理，以试你对朕的心迹。”文帝“哼”了一声。

“微臣违了圣意，罪该万死！”李渊声调打颤，以示知罪的程度。

大概文帝看这件事没什么大文章作，便转换了话题：“游击将军，你的把兄弟董理他们来你府上做啥？”

李渊慎重起来，每说一句话都掂量一番：“给犬子过百日。圣上不是也派皇后娘娘送来百日礼物吗？”

“那为何七个人都给你行跪礼？”

“微臣的地位比他们高，职权比他们大，又是四年来初次见面，他们行跪礼未尝不可。这跪礼是臣对君、子对父、下对上、贱对贵的常礼，他们向微臣行此礼，并不违法度。”

“那董理他们说朕的坏话也不违法度吗？”

“圣上，那日董理酒醉，说了几句过头的话，但却无伤大雅，至于说圣上坏话之说，纯属无中生有。不知是哪个宵小背后害我，害曾经为河东州安定做过贡献的董理？求圣上将此人召来，微臣与他当面对质！”

董理酒醉后大放厥词之说，系张衡密奏，其实张衡也是道听途说。文帝以此事为棍棒，击打了李渊，目的是进一步打煞李渊的威风，因为有一件事直接刺着他那原本虚弱的心灵。他收回这个话题，抖出了那件使李渊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就算董理的事子虚乌有，难道五台真人评价你的‘骨法非常，日后必为人主’的话也是假的吗？”

李渊清楚，在这件事上不能有半点马虎。他定了定神：“圣上，五台真人是说过这句话。可这是他的事，微臣又没这样评价自己。今，有人千方百计地加害微臣，竟连这件事也奏圣上，可

笑之极！”

经过一番辩论，文帝自觉理亏，但却不肯就此罢休。李渊看继续守下去于自己不利，便转守为攻：“圣上，有些话微臣不知道该不该说了。圣上登基之初，微臣尽心力而为之，所做之事利国利民，圣上多次彰扬。为此，微臣受人妒嫉，赚了个自命不凡，意在压制群臣的恶评。为此，微臣从河东州回朝后，自磨棱角，处处小心，事事谨慎，不想还是遭小人算计，这公平吗？”

文帝道：“李渊，在朕面前也敢用这种口气说话？胆子也未必太大了吧？”

李渊越说越气，调门不仅没降下来，反而提高了数度：“微臣调门高也好低也罢，一片忠心可对天地。李家与圣上是亲戚，圣上是微臣的姨夫，微臣鞠躬尽瘁都来不及，怎能与圣上为难呢？今群小逞凶，祸乱宫阙，置我李渊于死地而后快，圣上不仅不制止，反而听信谗言，质疑忠良，天理何在？”

“你……简直要反了！”文帝气得浑身抖动，指着李渊吼道：“给朕将这逆臣拿下！”

侍卫闻声而至，将李渊拿住，押至刑部大牢。都说“伴君如伴虎”，李渊正应了这句话，虽然处处小心，还是由座上宾成了阶下囚。

消息传到李府时，太阳才竿子多高。李炳怕夫人独孤迦藤与儿媳宝惠难过，立即封锁了消息，骑上快马，来到大召殿，求见文帝。文帝传出话来：“不见。”李炳找来宝惠的父亲窦毅、太子杨勇、靠山王杨林向文帝求情，文帝照样不见。

太子杨勇与李家，特别是表弟李渊很是要好，不免着急，但还是安慰李炳道：“唐公，依我看来，表弟犯不着什么大事。再说，父皇仁慈宽厚，等火去气消，会放过表弟的。”



靠山王杨林与李家没有什么过节，只是对李渊的才华不无妒嫉，怕日后生出什么事来。李渊从河东回京后，一去自负，令他满意。因此对文帝关押李渊，以为过分。当李炳求他出山救子时，他一口应允。此时，他也宽慰李炳，劝李炳耐心等待，待明日早朝时，再救李渊不迟。

窦毅与李炳是儿女亲家，自然坐立不安，关心倍至。他实在不明白，一向对皇上忠贞无二，胆略过人的女婿怎会落个这样的下场。不过，他十分有涵养，当着太子和靠山王的面，表现得很是得体。言道：“亲家，太子殿下和靠山王言之有理，明日早朝时有太子殿下和靠山王出面保奏，定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多谢各位了。”李炳看天色不早，说了些感激不尽的话，便各自回府。

李渊被抓，傍晚时分便已满城风雨，朝中大臣心态各异，张衡之类专向皇上打小报告的小人幸灾乐祸，杨广之类有一种“这就是自恃其能的下场”的如释重负。更多的朝臣表示同情，但真正想保奏的却寥寥无几，因为曾几何时，他们有一种被李渊比下去，保不住饭碗的危机感。

次日早朝，李炳来得最早，目的是想多求几个人出面为李渊求情。不想，除太子、靠山王和窦毅，大部分朝臣不早不晚，文帝入座前很短时间方才到位。李炳暗暗叫苦：“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世态炎凉，让人心寒。想当年老夫辅佐北周武帝、宣帝、静帝时，专心国事，救了多少朝臣之命。”

待净鞭三响，朝臣山呼海啸之后，睡眠惺忪的文帝言道：“朕龙体不适，众位爱卿有事快奏，有折速递，若无事无折，即刻散朝。”

这时，相国高竊奏道：“圣上，居住在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

吐谷浑不断袭我大隋边境，抢我边民财物，夺我边民性命。其头领吕夸十分嚣张，扬言夺圣上天下，奈何？”

文帝一惊：“竟有这等事。今我大隋库府充盈，兵多将广，几个西域小儿，何足道哉。此事交兵部办理，发大兵征讨也就是了。”

贺若弼出班奏道：“琉球乃一宝岛，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而且物产丰富，山青水秀，当归我大隋所有。臣有一折，是关于征服琉球，扩大隋疆域的，交于圣上。”

刘公公接贺若弼奏折的当儿，文帝睁大了睡眼：“今我大隋虽然强大，却不能四面出击，先保边境平安为上策。况且琉球在大海之中，离我大隋疆土太远，很难在短时间内征服。以后再议占领之事吧。以朕之见，就是日后时机成熟，也只能招抚，不能攻打。”

韩擒虎从武臣的行列中走出来，也不看手中的象牙笏板，奏道：“臣有一折，是关于灭南陈统一全国的。今大隋完全有能力灭掉南陈……”

文帝打断韩擒虎的话：“朕以为攻打南陈，时机仍未成熟。着兵部制定灭陈战略，着工部继续大造船舰，操练水兵，待机而动。”

看无人再奏，已经早有准备的文帝怕李炳、太子、靠山王、窦毅等人纠缠李渊的事，便欲下旨散朝。这时，李炳出班奏道：

“臣李炳有事奏报。犬子李渊，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冲撞皇上，罪该万死。念他还年轻，又为大隋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还请圣上开恩，饶过他吧。”

靠山王杨林依仗自己功高位重，又是文帝的叔父，所奏用语及语气不尚阿谀：“圣上，依老臣之见，就放了李渊吧。李渊为



大隋做过贡献，若是抓而不放，怕寒了朝臣们的心。”

太子杨勇不待杨林入班，便站了出来：“父皇崇高尧舜，尽效古人之仁德，就放过李渊吧。”

窦毅老辣，换了个人才之重要的角度启奏：“圣上，李渊虽桀骜不驯，自命清高，却是谙文书翰，胆略过人的才子，今正在用人之际，治他之罪，天下有识之士作何感想？臣请圣上放他一马，戴罪立功。”

相国高竊、晋王杨广等重臣见此情景，也想做个好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讲了放过李渊的益处，抓而不放的短处。哪知文帝十分不给面子，厉声道：

“李渊居功自傲，不可一世，竟敢顶撞于朕。朕是一国之主，是天子，难道可以任人顶撞吗？朝中绩显功高的重臣、老臣都在朕面前毕恭毕敬，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年轻人竟敢如此狂妄，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朝堂之上，朕不妨摆明了，哪个若再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李渊求情，严惩不贷！退朝。”一副气势汹汹，好像要把下面的臣子一口吞掉的样子，其实心里想道：“朕不过是想趁此机会刹刹李渊的自负之气而已，尔等用不着急成这等模样。张衡，你这鬼儿子，打这些小报告有何用？不是有意让朕在李渊面前难堪吗？”

李炳心情沉重地出了太极殿，朝臣们谁也不想再惹事生非，引火烧身，各自散去，惟有窦毅紧跟在李炳后面。李家发生这样的大事，窦毅非要管到底不可，况且宝惠是他的宝贝女儿，李渊要有个好歹，宝贝女儿咋办？”

二人一前一后出了宫城，然后打马奔回府中。不待坐定，李炳就向窦毅道：“亲家，你还是不来得好，在这等情况下，躲都来不及呢。你还是回去吧，有什么事我李炳扛着，不想连累任何

人。”

窦毅吐露了自己的心情后言道：“依小弟看来，渊儿无大干系，不就是顶撞了圣上吗？等圣上气消火去，也就无事了。不是我有意宽慰兄长，你说，圣上能定渊儿何罪？圣上是杀鸡给猴看呢。”

“亲家来了？看看，让渊儿折腾得连你都不得安生。”

窦毅顺声望过去，一个高大、笔挺、淡雅、秀美、端庄、凝重，打扮入时，年纪在五十岁左右，既有女人的高雅风韵，又有些男子汉气质的妇人的身影投入了他的眼帘。他当然认得，这妇人就是李炳的夫人独孤迦藤。要在往常，他会以独孤迦藤在同年纪女人中的无与伦比和独特的气质，不俗的妆束为题风趣地开个玩笑，此时却无此雅兴，沉闷地问了声“嫂子好”。

独孤迦藤不见儿子回府，又见丈夫不告而别，昨日早朝后回府屁股还没坐热就匆匆出府而去。凭经验，她断定发生了不祥之事，何况她的右眼皮簌簌直跳，心里也麻麻扎扎地难受，于是就问李大直。李大直经不住她的盘问，又是个直肠子，便将李渊被皇上抓捕，李炳出府营救的事一古脑儿倒了出来。她叮嘱李大直将嘴封住，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宝惠。

李炳看夫人已经知道了，便不再隐瞒，将李渊为何被抓，怎样营救，结果如何，眼下正束手无策等全部告诉了独孤迦藤。

窦毅沉吟片刻，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今圣上严旨，不准任何人干预此事，真令人无了主意，不知嫂夫人有何良策？”

独孤迦藤不风不火，但却很是沉毅地说出一番话来：“为今之计，只有一个，就是我亲自出马，到后宫找皇后，我的姐姐独孤迦罗去。俺姐妹俩双双嫁于中原杨家和李家之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说是日后定要相帮相扶。今渊儿入狱，她定然不会坐视



不管。”

李炳点了点头，又叹口长气：“我李炳思接千古，意与天驰，久战沙场，威震八裔，侍奉皇上，尽心竭力，对朝臣相待似友，对百姓和蔼平易，高风亮节，人格纯净，最反对投窗户走门子，请客送礼，更视走妇人之门为下贱之举。不想今日竟走投无路，只好同意夫人去走皇后的门子，小人作为，可悲哟！”

窦毅劝道：“识时务者为俊杰，走投无路之时，让嫂夫人出面，不失为上策，无可非议。我看就这么定了。”

厅内原本阳光充足，光洁亮丽，却突然暗了下来。李炳抬头向窗外望去，一大片浓重的雨云遮住了太阳。雨云越展越大，很快便布满了整个天空。雷声随之而来，初时闷闷地滚动，渐渐地响亮起来。一个炸雷响过，闪如委蛇，又一个炸雷响过，出现了一幅幅利闪劈开雨帘的恐怖画面。

于是，李炳与窦毅向独孤迦藤道：“待雨过天晴后再去吧。”

独孤迦藤救子心切，毅然决然地安排李大直：“立即准备车马，我要去见皇后！还愣着干什么？快去！”

面对在战场上放七十二箭，连杀敌七十二人的独孤迦藤，犹豫在哪里，欲劝女主人改变主意的李大直颤栗了一下，忙不迭地答应着慌忙走进了雨帘。

李炳清楚夫人的脾气，窦毅也不无了解，便不再相劝。窦毅亲自打着油布伞，将独孤迦藤送到停在厅门口的马车上。那车是辆辇车，虽不甚豪华，却也制作考究，性能良好，莫说雨淋不透，就是下拇指顶大小的冰雹，也万无一失。

辇车缓缓地在雨帘中行进，溅起了无数的浪花。李炳不忍心目送夫人出府，因为他感到那硕大的车轮就像压在他的心上。

窦毅倒满不在乎，既然别无良策，又有什么遗憾甚至难受

的？救人要紧啊！

是谁家弹起了琵琶，敲起了钟鼓，似乎还有古筝的弹弦，笋的演奏。声音时隐时现，但却金戈铁马，刀飞剑鸣，雄浑博大，像是在证实一场惨烈的战争，描写一场悲壮的送行。

李炳侧耳听着，自言自语：“夫人重现了昔日的不屈不挠，感动了上苍。若是不然，哪里来的这俨如天阙的八音。定是为夫人演奏的，为她壮行色呢！”

窦毅也被这乐曲感染，却没有作声，出现在脸上的是无限的激情和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悲壮。是记起了往昔月光照征衣，龙泉破敌胆的辉煌，还是被独孤迦藤的壮烈所感动？他也说不清楚。

独孤迦藤心里着急，一路之上，催着车伕快鞭打马，心急驹快，加之路上行人稀少，很快便从皇城进了宫城，顺着宽阔的官道，奔向太极殿的后宫。不知是苍天有意考验她的心迹，还是巧合，辇车刚进太极殿的大门，便雨过天晴了。

后宫在太极殿后面，是文帝登基的第二年修太极殿时扩建的庞大建筑群，殿堂馆阁，廊榭亭台，玉阶丹陛，假山塘池，错落有致，层次分明，独具匠心。碧绿苍翠的树丛之中，台阁隐落，麓道四转。湖中波光粼粼，岸边垂柳依依，一行白鹭掩映于湖光浩渺之中。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动静交错，疏密得体，体现着皇家宫苑的风范。

偌大的宫苑中不见几个人影，两个太监各端一个檀木托盘从中间的宫门中出来，三个宫女在扑蝴蝶，若非如此，用生机勃勃形容，便是虚伪的夸张了。

皇后独孤迦罗从宫中走出来，后边跟了四个低首碎步，小心翼翼的宫女。高大的身躯，强健的体魄，很难使人将她与皇后挂起钩来。她打个呵欠，伸个懒腰，顺着玉阶，缓缓向鱼塘走来。



塘中的鱼儿定是与她熟了，不待她在塘边的垂柳下站定，便争先恐后，摇头摆尾地向她这边游来，万头攒动，五颜六色，各具情态，煞是好看。皇后抿嘴一笑，从宫女手中接过变型鸟纹彩陶鱼食罐，伸出纤指捏出面屑向塘中撒着。鱼群争抢食物，搅碎了碧水，也搅乱了她的倩影。

皇后与李炳的夫人是同胞姐妹，是鲜卑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独孤迦罗比独孤迦藤大一岁。二人个头、模样、气质大同小异，不同的是独孤迦罗比独孤迦藤多长了两个浅浅的酒窝，气质似乎比独孤迦藤高贵，穿戴比独孤迦藤典雅，饰物的质地与雕工比独孤迦藤的饰物更加贵重和巧夺天工。虽是五十岁的人了，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

皇后的精神很好，似乎没有什么压力。实际上她的压力几乎等于零。嫁给杨坚时，压根儿就没想当什么皇后，不想却妻因夫贵，一下子成了大隋国的国母，仅这一点就让她知足了。况且杨坚称帝后，崇尚节俭，不尚浮华，仅立了三个嫔妃，而且常不宠幸，将嫔妃们冷落着；况且文帝对她宠爱有加，只要朝中夜里无事，几乎天天在她的榻上过夜。

“启禀皇后，奴才探视过了，御花园中花海绿树，十分好看，到那里浏览，会心旷神怡，不知皇后何时到御花园走走？”一个太监前来报告：“皇后，御花园后的……”

“好了好了。”正玩得津津有味的独孤迦罗打断太监的话，举目向后宫的大门外望着自语道：“那不是妹妹吗？是她，一定是她！”

她说对了，正是她的妹妹独孤迦藤来了。要进后宫，先要到太极殿领取通行证，然后在后宫的大门外下车，步行到宫苑内。独孤迦藤也不例外，下了辇车，在侍女的搀扶下向宫中走来。

杨坚为辅政大臣时，独孤迦罗姐妹经常会面，长不过十天，短不过五日，你来我往，相处得十分融洽。杨坚称帝后，独孤迦罗成了皇后，规矩多起来，姐妹俩便很少见面了，偶尔姐姐到妹妹府上，是皇后驾到，妹妹到姐姐宫中，是求见皇后，姐妹俩便难得一见了。

妹妹的到来，无疑使独孤迦罗激动起来，她想跑过去，一把拉住妹妹的手。但却不能啊！她是国母，属于全国臣民的母亲，不仅仅是鲜卑族大贵族，八柱国之一的独孤信的女儿，也不仅仅是李炳夫人独孤迦藤的姐姐。于是，怅然地叹了口气，几乎是一步一挪地回到宫中，坐在厅堂的几案后，准备以皇后的身份接见妹妹。这是宫中的规矩，她没有权利改动。

这是后宫最大最华丽的地方，外边六间是皇后办公用的场所，里边三间是皇后的寝室。厅堂中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并不比大召殿文帝召见群臣的厅堂逊色。不同的是大召殿四壁没有太多的装饰，简约庄重一些，皇后办公的厅堂的北壁上多了一幅山岳腾跃，关城雄踞，霞举云飞，紫气缭绕的壁画。红色的几案上除放着文房四宝外，还有一个内外施釉，油色光亮润泽，白中泛青，刻着盘龙飞凤的瓷瓶。还放着一个风格卓犖，飘逸灵动，上画鱼腹纹的商代橄榄型双耳纹陶罐。

一会儿，面色不悦的独孤迦藤走进来，但却以宫中的规矩行事，无半点含糊。待行过君臣大礼，独孤迦罗方才起身趋步，泪水涟涟地抓住妹妹的手，将妹妹拉到了寝室，尽力体现着姐妹的情分。

寝室中是另一番景象，珠光宝气，满目琳琅。牙床雕花，翠帐珠帘，炉中香烟袅袅，缸里鱼影生动。青锋赫然，箭囊高挂。几十捆简策置于策架，一幅绢画铺在几案上。



独孤迦罗是一个善良、热情、色彩丰富、感情饱满的女人，她擦着妹妹脸上的泪：“妹妹，那日建成百日，姐姐到你府庆贺，仅坐了片刻便回宫了，仅居高临下地与你说了句话。唉！皇后怎么了？难道不是人吗？”

二人说了一会儿家长，道了一会里短，原本就心心相印的姐妹俩的心贴得更紧了。依独孤迦藤的性儿，早就想将来意抖出来，可这里是皇宫，面对的是姐姐又是皇后，她告诫自己稳住心态，见机行事。

独孤迦罗是个聪明人，早已从妹妹的脸色看出妹妹有事而来。但她怕搅乱姐妹相见的浓厚气氛，故而不早点破，直到炉中的半支香快要燃尽，方才问：“妹妹，从时辰上推断，你定是冒雨而来，难道仅仅是为了来看姐姐吗？快告诉姐姐，有何为难之事？”

独孤迦藤擦干眼泪，愤愤不平地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道：“渊儿虽然自负，却是忠于圣上的，不想因小人作祟，落了个阶下囚的下场。还求姐姐在圣上面前美言几句，使之早离牢笼，也好继续为圣上效力。”

皇后的责任是后宫的管理，不许过问朝政。独孤迦罗怕引起非议，从不在文帝面前吹枕头风，就是后宫的事他也很少过问，几乎全部交掌率女官的正三品崔美人管理。文帝因此对她非常满意，曾当着许多大臣的面，褒扬了她这个国母处事条理、得当，为人正派、端雅，妆饰大方、得体。事实上她在臣民中的威信很高，成了女人们的表率。鉴于这种情况，她便为难起来。她不想为李渊的事在文帝面前说情，以免坏了宫中规矩，坏了自己的名声。可独孤迦藤是她的胞妹，李渊是她的外甥，她不能熟视无睹。她左右为难，不知怎样向老泪纵横的妹妹做出解释。

“姐，难道你不想帮这个忙吗？你好好想想，咱俩出嫁时父亲说过什么？母亲去世前又当着咱俩的面说过什么？不是要咱俩相扶相帮吗？妹妹也知道宫中的规矩，可你就帮这一次不行吗？”深明大义的独孤迦藤竟说出这等话来，可见事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独孤迦罗终于没有坏宫中规规矩矩的勇气，无奈地道：“妹妹，姐姐不仅永远记着父母的嘱咐，也永远维护咱俩的感情，可姐不能坏宫中的规矩，不能毁国母的形象。妹妹是个懂理晓事的女子，为了国家不计性命，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婚后相夫教子，既有女杰之称，又有贤妻良母之誉，国事与家事孰轻孰重还是知道的。”

独孤迦藤大悟，言道：“怪妹妹我救儿心切，竟一怒之下前来搅扰姐姐。姐姐是皇后，我是大隋重臣的夫人，都应当维护邦国利益。想那圣上是个明主，会弄清是非，从轻发落渊儿的。”

“妹妹说得极是，圣上效法尧舜，是个好皇帝，决非那妄捕妄杀的暴虐之君。”独孤迦罗指着窗外的太阳：“天快晌午，圣上也许到我这里用膳，快快擦干泪水，再施脂粉。”

独孤迦藤雄赳赳地来，竟以自我检讨收场，不管怎么说，心里总不是滋味。然而，一个明事理，懂规矩的人，永远不会久久地浸泡在这种滋味中。她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滋味的浸泡，恢复了那个端庄、博雅的她。

还真让皇后说准了，文帝果然到她这里用膳。文帝今天特别高兴，因为据户部奏报，大隋国建立之初，全国仅有三百六十万户，仅四年的时间，就已发展到三千万户，人口增加十多倍。人口大增，不仅为农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耕地面积也增加了五倍之多。粮食连年丰收，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



丰仓，储米粟多者千万担，少者不下数百万担，以致库藏皆满，难以盛装，只好放于廊庑之外。由此不仅足以证明他治国有方，民无饥馑，必入心思治，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他少了压力，多了尊崇，江山永固，自然大悦。

皇后姐妹听到太监高喊“皇上驾到”，慌忙出宫迎接，跪于宫门外高呼“皇上万岁，万万岁”。

文帝一眼发现了独孤迦藤，正要说什么，独孤迦藤奏道：“妾未经圣上允许，擅自进宫与皇后叙话，罪该万死！”

只要经太极殿太监总监同意，进入后宫就是合法，原本无须告罪，独孤迦藤告罪已是多余，况且文帝高兴，自然将事情说过去也就行了。文帝兴高彩烈地道：“皇后是你的姐姐，朕是你的姐夫，又在这后宫之内，何必自谦，快快平身，与朕一同进膳。”

独孤迦藤谢恩平身，正要跟在文帝身后进入宫中，怎么也没有料到文帝言犹未尽，回首言道：“独孤氏，朕晓得你进宫做甚，无非是想让皇后救你儿子。”

“不不不，妾决不是这个意思，前来探望皇后罢了！”独孤迦藤矢口否认。

皇后娘娘也否认道：“妹妹的确是来看我的，并未涉及别事。若非圣上提起这事，我还不知道呢。”

文帝做了个“不必如此”的手势：“是也好，不是也罢，朕全不计较。朕今日高兴，就饶了李渊。不过不能这么便宜就让他出狱，朕明日早朝时传旨，降一级使用。独孤迦罗，李渊是块好料，可惜不知天高地厚，你可要与唐公严加管教哟。若他再犯，朕可就决不饶过了。”

想不到如此复杂的事就这么简单地解决了，独孤迦藤慌忙“谢主隆恩”。皇后虽不加可否，却也感到太突然。



次日早朝，待朝臣们奏过事上过折，文帝便令刘公公传旨。
刘公公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殿内少监李渊，年轻气盛，多自负，少礼法，先为木石函、肺石函事渎职，又请妖道入宅，胡言乱语，再容董理等原贼首在其府中酣饮并大放厥词，且涉及朕躬。更有甚者，当朕追问上述事时，声音调大，气焰嚣张，顶撞于朕。本当严惩，念其少岁无知，更念其有功于邦国，故从轻发落，品降一级使用。不日朕即兵扫辽东，力除大逆，着渊督运于怀远，以观后效。君为臣纲，臣当忠君、事君、爱君，凡失其三者，皆为大逆，当惩之不贷。凡臣吏百姓，当以渊为戒，倾力国事，高风亮节，力保大隋，使之渐兴，成强盛之邦。

李渊在天牢中被关了一天一夜，甚觉脸上无光，心中越发不服，又接文帝降级使用的圣旨，心如刀剐。无奈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忍气吞声。不日，文帝果然发十万大兵攻打辽东，他随大军东去，坐镇怀远镇，督运粮草。战役仅进行了二十余日，便告结束，隋军凯旋而归。论功行赏时，他因督运粮草有方，粮草源源不断地供应前方，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而立大功。凡立功者都有封赏，惟独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不免怨冤之气皆盛，牢骚满腹，险些酿成大祸。这样窝窝囊囊地过了数年，他如同被关在笼子中的猛虎，时刻都想冲破樊篱，到外面去咆哮，去撕咬。为此，他几度上书文帝，请求到长安城以外的地方为官，最好到荒蛮的边境地区施展才华。

都说帝王心狠手辣，果然如此，已经在李渊身上下了功夫，千方百计磨掉李渊棱角，使李渊这个“骨法非常，必为人主”的人物翅膀折断，意志软化的文帝，仍不放松对李渊的折磨，以



“边境平安无事，官员职满胜任，内地没有空缺”为由，不下放李渊出宫。

李渊已经二十有五，精力充沛，经验较多，正是为国家出力的时候，怎能就这样混下去，了此一生？不甘屈辱的冲动，为国为民施展才华和抱负的强烈愿望，继承源渊的家教，留下李家将门家风，做个人上之人的宿愿，终于使他冲动起来，跪在大召殿前，发誓不见文帝让他出军任职的谕旨，决不起身。

“好条挚诚顽硬的汉子！”文帝下令：“谁也不要理他，就让他跪下去。他膝下是硬邦邦的石板，头上是回光返照的秋阳，用不了两个时辰他就顶不住了！”

仲秋节刚过，小秋风不紧不慢地刮着，凉爽宜人，太阳懒洋洋的，光线柔和。初时，李渊没有晕的感觉，有的多是没事找事的自我折磨。中午过后，又饥又渴，到了秋阳西照，光芒如炽的时候，便大汗淋漓。渐渐地已无汗可出，腹中叫声不绝，口干舌燥，双膝生痛，晕乎乎的，若再坚持半个时辰，就有虚脱的危险。

李炳拖着病弱之躯，与窦毅等十几个朝臣远远地站着，焦灼地望着在偌大的宫殿前是那么渺小的李渊，可圣命难违，谁也不敢向前探视，更不敢进大召殿求文帝高抬贵手。李炳虽然急得如万箭穿心，但却不无自豪和骄傲，李家世代为官，世代忠良，今又出了这样一个不屈不挠，争强好胜，但却忠于皇上的大才，他也就知足了。

窦毅心里也十分难受，可他毕竟南征北战，见过大世面，毕竟懂得何为忠臣良将，何为大才杰才，更懂得人要有出息，没有坚强的意志，不经风雨吹打，是很难扶摇九重的道理。他为有这样的女婿自豪，同时也为自己的女儿有这样不同凡响的夫婿骄

傲。

靠山王杨林也大受感动，暗道：“皇上啊皇上，事皆有度，你已经将李渊的棱角磨去了许多，该停止折腾了，就让李渊出山吧。若不适可而止，激怒了李家、窦家，凉了倾向于李渊的臣民的心，对国家、百姓，对你都无益处。若非圣上鼎力治国，国泰民安，人心所向，若非李家、窦家世代忠良，手中又无兵权，怕是你这江山要易主了。”

晋王杨广也在场，初时是看热闹，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渊的形象在他心目中高大起来，与此同时，也不无感慨：“怕是‘必为人主’的预测要成为现实了！”

相国高竊饱读诗书，面对此情此景，暗道：“古往今来，无臣跪求天子一日不起的记载。自今日起，史书上的空白便被填补了！这倒不要紧，更为严重的是用不了多少年，史书上又会多个记载一个天子的笔墨。”

也有庸庸碌碌，当和尚不撞钟的朝臣，他们也有感慨：得来足慕，失为足哀，过一天算一天，何必这么叫真。

这时，刘公公跑进宫中奏报：圣上，李渊昏过去了！如之奈何？”

文帝一惊，随之金口大开：“别管他，等会再说。”

不知是李渊的行动感动了上帝，还是其他原因，暮色还未笼起，天便阴上来。不一会，电闪雷鸣，雨便哗哗地落了下来。八月该是天空如洗，空气清新的季节，就是下雨，也是淅淅沥沥，连连绵绵，出现这电闪雷鸣，大雨哗哗的天气，实在罕见。

刚才李渊是昏过去了，迷迷糊糊地，如同做了一个在云中行走，飘飘忽忽的梦。若不是炸雷和雨水将他惊醒，他也许就这么飘忽下去。那种腾云驾雾的感觉真好，与这长跪造成的痛苦相



比，别之天渊。

刘公公溜小跑，进入殿内：“启奏圣上，他醒了！”

“既然醒了，就让他再跪一会。”文帝摇摇头：“这种至死不屈的人，难对付哟！”

雨越下越大，雷一个连着一个，闪电络绎不绝。李渊用尽全力，向着大召殿的方向喊道：“圣上，苍天都为之落泪了，难道你还无动于衷吗？”

靠山王实在看不下去，向朝臣们道：“随本王到大召殿向皇上为李渊求情去吧。”

正在这时，文帝出现在殿门外的廊庑下，殿内的烛光映着他那高大的身影，利闪在他身上划过。他推开为他打伞的刘公公，径直走向雨中的李渊，将李渊扶起，言道：“随朕进殿去吧，朕并非铁石心肠，终于被你感动了。朕需要你这样壮志未酬志不休，重振雄风，欲望强烈的大才。”

几个太监跑上来，将李渊架到大召殿中，为他换上干衣，灌下姜汤。文帝打个喷嚏，向刘公公道：

“派人送他回府，让太医随行，为其诊治。”

大约过了三天，圣旨到，已经恢复健康的李渊跪接圣旨。刘公公板着面孔，用极富韵味的女人腔宣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李渊匡庐独秀，意坚志强，在朝数载，忠心无二，匡扶社稷。唯自负难以根治，朕以故常于训试，以使其成为才大而不骄，华盖而不傲，处变不惊，壮阔雄豪之纬地经天之才。今谯、陇、岐三州之刺史年老多病，朕欲召其回京休养，其缺由渊补之。望渊以去狂傲，尽礼谦卑，监举不法，外族不断入侵，边境不清的谯、陇、岐三州太平无事，为朕分忧。钦此。

李渊接过圣旨，供于案上。这时李炳与独孤迦藤夫妇进来，宝惠也前来祝贺。一家人劝刘公公留下饮宴，刘公公也不推辞，随主人进入客厅。席间，刘公公多饮了几杯，话便多起来：

“刺史一职，权在监察，多由都督兼任。今圣上旨渊为谯、陇西、岐山之州刺史，可见圣上对他爱到了何种程度。不瞒你们说，不日圣上便将刺史改为州的长官，原来一州长官的州牧就名不存，实也亡了。渊可要好自为之，万万不可做出圣上不乐意的事来。啊呀呀，老夫险些忘了，圣上口谕：渊上任时准带族人一名，亲兵十个。拨兵马一千，归渊调度。左席子张衡为谋士，龙出海重新任用为幕僚。对，圣上还说陇西州、谯州、岐山州，一在甘肃，一在安徽，一在山西，难以同时监察，以先陇、再岐、后谯为序。大概是喝多了。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人老了，话多了，话多了啊！”

事情显而易见，如此安排，说明文帝对自己仍不放心。李渊心中有数，不去计较，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把个刘公公灌了个酩酊大醉。自入宫以来，刘公公第一次喝到这个程度，却还不服输，非要再喝三碗不可。临上车时还絮言叨语：“三州之刺史啊！多……多大的权、权力啊！世所罕见，唔，罕见！圣上今日打，明日捧，老夫被弄糊涂了，糊涂了！”

按规定，上任时间不能超过十日，李渊必须在十日之内准备就绪。他从府中的卫兵中挑选亲兵，从亲属中挑选随从，还要接待亲朋、官员来访，忙得昏天黑地，人都瘦了一圈。仅与父母叙过话，接受过教诲，却未得闲暇与夫人宝惠坐下来啦几句家长里短，直到出发的前夜，方才与宝惠谈了半宿。

从道理上讲，结婚已七载有余，儿女都懂事了，夫妇的感情不该那么缠绵。然而，夫妇情深意浓，未曾稍减，况且是在他就



要离她而去，难以说定何时回归的时刻。烛光跳跃着，女儿玉心和儿子建成已经入梦，卧室内充满了不无凄然的离别之情。

宝惠依偎在李渊宽博的怀中，继续着已经谈了半宿的话：“圣上对你如此厚爱，可要一去弊端，建立伟业。年迈的父母和一双儿女妾会照顾好的，放心就是。”

“唉。”

“妾最不放心的就是龙出海和张衡这两个小人。圣上派他俩随你前去，意在监视你的行动，可要防着点。其实这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你这次出任刺史，不是负监察之责吗？只是一个明里，一个暗里罢了。暗箭难防啊！”

“知道了。”

“你这次西去，长则数载，短则半年方能回府，没有个女人照顾是不行的，就娶个小妾吧，妾不反对。”

“不，决不！有你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除非当了皇帝。”李渊热烈地吻着宝惠瀑布似的长发，心里道：“多么善良的人儿啊，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做出对她不起的事来。”

更鼓响起，宝惠这才意识到时间的存在：“都五更了，睡吧，明日一早就出发了。”

李渊“嗯”了一声，却仍然搂着宝惠。宝惠理解他，便不再催促，又与他叙起话来。

就这样坐到天明，李渊不想打搅父母和府上的人，草草用了点饭，便披挂上马，带上亲兵，出了府门。哪知府门外已经人头攒动，成溜成行，既有府上的人众，又有平民百姓。已经头发花白的父母也在冷风中站着，可怜天下父母心哟！李渊滚鞍下马，先给父母磕了两个头，同人群抱拳施礼，然后一声不吭地翻身上马，在外甥王安和亲兵们的陪伴下，奔向皇城中的校场。

校场上的千名将士已经全部到位，列队等候，兵部尚书和几个四品以下的官吏前来送行。待点过卯，检查过辎重，李渊扫一眼在冷风中瑟瑟发抖的龙出海和张衡，下令出发。

队伍出皇城的朱雀门，顺着直达金光门的大道而去，太阳露头的时候出了金光门，然后直插西北方向的陇西州。

李渊如释重负，有一种猛虎归山，龙入大海的惬意，还有恢复了个性和自信的感觉。他望着曲曲弯弯，消失在极远的地方的大道，远处的群山，以及渭河粼粼的波光，不由诗兴大发：长安多繁华，可惜似囚笼。龙入泥沼难飞腾，活得太沉重；出城极目望，大道傍着山。虎从平川进山林，百兽心胆寒。

龙出海神秘地扫了张衡一眼，做贼似地道：“左庶子，你看李渊乐的，刚出京城就如此张狂，以后还会干出好事来。狗改不了吃屎，狼改不了吃人哟！”

张衡压低了声音：“圣上不听劝告，再次失策，不是放虎归山吗？注意，可要格外小心，一定不能暴露。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准见面。”

田野里高粱红谷子黄，一派丰收景象。农人在收割庄稼，不时有人向李渊招手致意，行注目礼者大有人在。老百姓要求并不高，填饱了肚皮，有衣服遮体，也就满足了。他们不需要战争，所需要的是平平安安。

一路之上，百姓拥护，沿途官员接送、补充给养，而且无歹人挡道，十分顺利，与数年前出使荥阳、楼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行军十余日，进入了陇西州境内。陇西州州牧侯鹏自然不敢有任何闪失，亲自带领百余亲兵迎接。

侯鹏已是五十二岁高龄，个头不高，却是银须拂胸，精明干



练，生命力旺盛。据说日食米三升，力气不减当年。棱角分明的方脸盘上有一道两寸长的疤痕，据传是文帝登基的第二天，在与蒙古族的一次战斗中，被可汗吐鲁木砍伤的。他大怒，连杀敌十八人，武功高强的吐鲁木也死在他的方天画戟之下。他在这陇西州任州牧之职已经数载，与将士关系融洽，与百姓相处和睦，只是那蒙古族首领吐凡利誓报他杀死父亲之仇，经常寻衅闹事，杀陇西百姓，抢夺牲口财物，闹得他不得安宁。

侯鹏为人诚实，面对与他并驾而行的，天子派来监察他的李渊，一路上嘴没闲着，先介绍陇西州的地理历史，又介绍经济、特产、风物，李渊不待来到陇西州治所，便对陇西州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

陇西州北周时为陇西郡，辖甘州、肃州二州。隋文帝采纳李渊的建议，去掉郡，仅设州、县两级政权，甘州、肃州降为县，陇西郡改为陇西州，仍辖这两个地方。汉朝开始开拓的丝绸之路在境内有三千多里。位于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成为远近闻名、璀璨夺目的明珠。多山地、高原，山地高原占全州地域的十之有三。黄河的支流渭河、泾河、洮河、大夏河和长江的支流白龙江，均发源于境内。少数民族达四十五个之多，以藏、回、蒙、东乡、裕固族的人口最多。日照时间长，降雨少，多干旱、冰雹、干热风、风沙等灾害。论土地占有量，人均达二百亩之多，只是土地贫瘠，加之灾害连绵，产量极低。但是，交了皇粮国税，百姓吃用有余。

快要进入州邑陇西城的时候，侯鹏意气飞扬，指点着不同的方向，道：“待刺史住下来，找个闲暇，在下陪刺史到名胜古迹去游览一番。境内莫高窟的彩塑、壁画、建筑为世人所赞赏。天水的麦积山、炳灵寺、夏阿拉卜楞寺、武威西夏碑、万里长城西

端的嘉峪关、榆中兴隆山等，都很值得一看。”

李渊笑道：“州牧接了一路，讲了一路，本刺史有豁然开朗之感。待办完了公事，本刺史便游览这些地方。圣上有旨，要本刺史在这陇西、岐山和谯州各视察半年，时间有限，当速速办理。歇息三日后便开始监察，先查户籍、账目，再监察农稼和百姓生活，然后监察军务、习学，州牧看这样安排如何？”

侯鹏点头称“是”的功夫，大风骤起，沙尘飞扬，直刮得天黄地暗，混沌一片。沙粒打在脸上生疼，二眼被迫紧闭。大约刮了小半个时辰，方才风住沙停，还原了那个秋阳高照，万里无云的好天气。侯鹏不无幸灾乐祸地在心里道：“李渊啊李渊，这里什么都好，就是这鬼天气使人难受。你在京中时间长了，怕是难以适应这天气。”

陇西是汉代通往西域的要道，那时，沿途住户大都兼做客店、酒馆生意，十分热闹。村庄如此，州衙自不必说，客流量极大，人来人往，其热闹程度仅次于内地州衙所在地。进入隋朝以来，不知何故，丝绸之路上的客商减少，陇西城便萧条起来。城池大而宽阔，只是人众稀少，商业也不甚发达。城墙厚重高大，全为三合土夯筑。城墙上旗帜鲜艳夺目，猎猎作响，定是迎接李渊的到来新换上去的。城门很宽，能三车并行。许是怕蒙古族入侵的缘故，将士把门，盘查很严。

进入城门，出现在眼前的是占地十余亩的瓮城。出了瓮城中间那个惟一的城门，方才进入城中。城中建筑形式多样，大都是平房，楼房屈指可数，高不过三层。居民和经商、卖艺及形式多样的流动人口不过三万，稀稀拉拉。但穿戴却大为不同，六色五颜。语言更是五花八门，汉族人讲些什么还能听懂，外族人的话嘀溜嘟噜，就像说天书一般。虽然可汗与侯鹏经常用兵，蒙汉交



易正常进行。商场内牛、羊、马、骆驼居多，多是蒙古商人赶入城内，与汉人做买卖的。到处是杂沓的脚印，到处是屎尿，羊的膻味和牛马驼的腥臊味，使人喘不过气来。

对于李渊所带领的这队穿戴齐整，胄明甲亮，步伐一致，旗帜鲜明的官兵，路人们似乎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和惊诧，一付无关紧要的样子。离州衙不足百步的时候，传来粗旷、高亢，却也悦耳的歌声，歌词来自汉代乐府诗，像是叙说，又像抒情：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跪拜，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

州衙居中，其建筑形式为藏汉建筑形式结合的典范，红墙黄瓦，依山廊庑，却无巨大廊柱。台阶虽达百阶，却无护栏。进入州衙，李渊看见的是一个不尚侈华，既无华丽，又无贵重摆设的所在。他松了口气，暗道：

“但愿这是固有的真实。我李渊虽然稟公执法，却不想让哪个官吏难着。”

接风洗尘的宴会极为简单，菜肴很不丰盛，只有烤全羊一只，素菜数个。作陪者仅有衙中官吏和乡绅。

侯鹏首先致词：“圣上淑贞明亮，派通情达理，文武全才的殿内少监李公前来监察，实为大隋之幸。我等当竭力配合。我侯鹏受圣上隆恩，执掌州牧印玺数载，自觉上可对天子，下可对黎民。虽谈不到忠不顾死，义不负心，也不遗余力，敬请刺史明察。”致词完毕，又转换话题：“今日为刺史接风洗尘，各位当一醉方休。”

李渊不无感动，言道：“据本刺史所知，高州牧为大隋披肝沥胆，尽其所能，在座的各位亦心昭目明。都是朝廷臣子，当相

帮相助，本刺史虽在其位，却不想使各位难堪。望各位给渊以方便，使渊能顺利行事。”

致词完毕，酒宴开始，李渊放下架子与在座者兄弟相称，如此以来，气氛便活跃起来。众官吏无了压力，无不开怀畅饮，与李渊称兄道弟。心情舒畅，无了羁绊，酒便饮得多，酒多话多，作陪者无不推心置腹，刺刺不休。酒逢知己，千杯为少，致使时间一拖再拖，一延再延，至夜半方散。

龙出海窥视许久，不待散席，便幽灵似地回到住所，写下了如下文字：

李渊刚刚入陇，便与州牧侯鹏等地方官吏开怀畅饮，称兄道弟，有失刺史尊严和大隋体统。若如此下去，必失监察之职，与地方官吏同流合污。

次日，李渊与随从及将士歇息，一直到第三天方才开始行使监察的权利。下令侯鹏将账目呈上，逐一审查。一连审查了八天，方才结论：账目清晰，钱物用处一目了然，无贪污腐化。如此清廉之官，天下少有，当重而用之。

八天之后，又查商业，再查军事，待监察完毕，月余已过。根据监察结果，李渊令书吏写成如下奏章：

经月余监察，陇西州牧侯鹏无贪污腐化，更无失职，惟边境不靖，皆因高州牧动用武力所致。蒙古等少数民族强悍敦厚，若行仁义，停止攻伐，必使之就范。

与此同时，张衡记录道：渊行“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之法，监不细致，察不清明，意在收买人心。

监察完毕，离行期还有四个多月。李渊并不急于至谯州，而是扎住阵脚，招兵买马，结交朋友，不到两个月，便招兵两万。

当此时，龙出海记道：渊招兵买马，意在壮大势力，不无反



心。

军队扩大，人心不异，对蒙古可汗吐凡利不无震慑，吐凡利不敢再行猖獗，不仅减少了入侵的次数，而且对李渊高看有加。

李渊看时机已到，便派使者前往蒙古，向吐凡利递书札一封：

可汗，大隋国力强盛，民心无逆，若兴大兵击尔，如同探囊取物。渊虽不才，却知和为贵之道理，若尔无视大隋国力，自恃其能，攻掠隋地，为不明智之举。就渊手中兵力而言，取尔蒙古，不费吹灰之力。还望可汗知己知彼，放弃攻掠，与大隋国和好。这对蒙古国与大隋国都有益处。渊洞察幽微，遵循自然，结朋好友，愿与汗结为兄弟，永修两国之好。可汗为大仁大义之人，胸怀宽广，腹能撑船，渊可断定，必与渊结为金兰无疑。

吐凡利看过书札，大受感动，加之自知地盘不大，兵力有限，难与大隋抗衡，便决计与大隋国修好。于是，派史持札，赴李渊营中。李渊打开书札，只见上面写着：

刺史明鉴，蒙古国连年对陇西州用兵，为自不量力之举，愿停止攻伐，归还所掠百姓、财物，与大隋国永远修好。今刺史不弃，愿与在下结为金兰，在下大受感动。事不迟疑，三天后在下亲来陇西州衙，行结拜仪式。同时献上牛三百头，马二百匹，羊千只，以示诚心。

李渊看罢，即向来使道：“回去告诉你家可汗，就说本刺史违他的意了。既然结为金兰，永修同好，就是一家人了，何谈送礼。你家可汗长我十岁，怎能亲来陇西州衙举行大礼。本刺史小他十岁，当然要以小弟身份前往了。请记住，后日为黄道吉日，为青龙、明莫、金匮、天德、玉堂、司命等吉神值日的日子，宜

行大事，是日辰时，本刺史便去可汗大帐，午时行结义大礼。一切按蒙古之风俗办理。

吐凡利派来的使者走后，州牧侯鹏不无耽心地道：“刺史，未经圣上允许，私自与可汗结为金兰，怕是日后出事。若有小人恐人不死，背后捅刀，防不胜防。此事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李渊不以为然地道：“与可汗结为金兰，意在两国修好，使之永不犯边，结束冤怨相报，无休无止的局面，这对大隋百利而无一害。再说，自古以来，为使边境大清，哪朝哪代都有与可汗化干戈为玉帛的故事。汉武帝晚年，与匈奴和好，派苏武与副使张胜，随员数百人出使匈奴，携带大量礼品，并送还了汉朝扣留的匈奴使者。这难道不能说明本刺史决断之正确吗？至于后果，大不了再入天牢。”

侯鹏伸出拇指：“鹏深为刺史的高行所感动，愿鞍前马后，助刺史完成这件旷世大事。”

第三天平明，李渊仅带侯鹏、王安和十个亲兵，还有大量的瓷器、玉器、粮食向吐凡利可汗的大营进发。因相隔不远，辰时便望见了吐凡利高大的帐篷。大帐周围，许多小蒙古包点缀着辽阔的大草原，如同黛色天幕上眨着眼的星星。离可汗大帐不远，有一座两丈多高的土筑高坛，定是可汗用来操练、检阅兵马的点将台。点将台两侧站立了许多甲冑在身、手握武器的将士。穿着长袍胡鞋的百姓在马头琴的伴奏下翩翩起舞，舞步强劲有力，与蒙古人的性格极为合拍。

侯鹏指着吐凡利可汗的大帐道：“吐凡利好斗，但却很是豪爽。他平常之日，除了在战争中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违令者杀无赦之外，待百姓如同父母。看来结拜仪式就在他的校场了，你看，那么多人正向校场蜂涌而来呢。好地方哟，蓝天白云，绿色



的草地，羊群似雪，马群如通红的晚霞，令人陶醉！”

有一队人马前来迎接，李渊表示感谢，接着在迎接队伍的引导下，踏着马头琴的韵律，缓缓向吐凡利的大帐走来。大约离大帐还有里许，吐凡利便与亲兵打马而来。那大宛马恰似一团火炭，飞奔在绿色的草原上，煞是好看。

眨眼的功夫，吐凡利便来到李渊的面前。那大宛马仰天长啸一声，然后稳稳地站住，向李渊及其座骑行着注目礼，可爱之极。

李渊迎上前去，一把抓住刚从大宛马上跳下来的吐凡利：“都说兄长虎背熊腰，英俊不俗，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我李渊素仰威仪，有眼识得泰山，这一辈子也就知足了！”

“唉呀呀，小弟说哪里话，我吐凡利是个粗人，能与你这识文解字，武功非常，俊雅无人可比的全才结成兄弟，实在是福气。虽然咱未见其面，我却对你的才华早有耳闻。说句一等一的实心话，早就想与你交好，却怕巴结不上，哈哈哈哈哈……不想弟却首先提出与我结为兄弟，高兴得我觉都睡不好。”

二人亲热地交谈着，慢慢地走进吐凡利的大帐。这大帐说到家是一个占地半亩地大小的蒙古包。里边用五彩缤纷的毛毡作围墙，形成了一圈古朴、典雅的风景区。中间粗大的木柱上挂着宝剑、弓箭，门左侧是上插刀枪斧钺的兵器架。正对大帐门口，摆列着几张短几，上面放着大隋国制造的瓷茶具和酒具。中间那张短几的后面，挂着一幅来自杭州的绣品。那绣品长不过一丈，宽不过六尺，上绣“载舟回归图”。渔翁哼着小曲，披着晚霞，载着收获，驶向湖边的茅屋。浆声阵阵，浪花四溅，鱼跃虾肥，美奂美仑，华贵无比。

二人双双进入大帐，待饮过茶，品过马奶，尝过草原上的酸

果，午时便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这广袤无际，如诗似画的大草原。

不等吐凡利下令，帐外便响起了巨型牛皮大鼓铿锵有力、惊天地动天的响声。与此同时，除将士外，数万人众边唱边舞，杂沓的脚步声和高亢的旋律，使得羊群、马群、牛群如风起后的云，向四面飘去。脚步声和叫声、带起的风声回应着主人們的狂放，醉了世间的一切。

李渊与吐凡利在十几个穿着华丽、模样上乘的蒙古姑娘的拥簇下，在将士们的欢呼声中，双双登上点将台，面对香案，跪地仰首，宣而誓之。

吐凡利为长，首先起誓：苍天在上，我吐凡利愿与李渊结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异心，天诛地灭！

李渊继之：皇天后土，吐凡利识大体明大义，为经天纬地之才。我李渊主动提议与其结为金兰，情同手足，从此相帮相携，为修蒙汉之好不遗余力。若有异心，五雷轰顶。

发完誓言，吐凡利二目噙满泪水，李渊也热泪盈眶，二人抱在一起，成就了一段蒙汉修好的佳话。白云从他俩的头上飘过，他俩的身影印在了瓦蓝瓦蓝的天幕上，那么高大、伟岸，那么令人动情。

仪式结束，是一系列蒙古人传统的体育比赛和歌舞表演。摔跤比赛进行得正酣，抢羊比赛的欢呼声又起，抢羊比赛还没结束，歌舞表演便宣布开始。端的是风掣飘动，歌响舞翩，起伏此起。

这里是一片美好的景象和生着翅膀的希望，另一边却是一副咬牙切齿，面目狰狞的恐怖。当天夜里，龙出海来到张衡的住处，二人交头接耳，达成共识，同时吮笔挥毫，写下了一段文字：渊大逆不道，自做主张，与吐凡利可汗结为金兰，重蹈与董



理结交的覆辙。且亲至蒙古，带去厚礼，有损国格、人格。视其目的，意在与可汗合而为一，谋我大隋。

隆重的、富有政治意义的结拜仪式结束的第十天，董理、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等兄弟七人又不期而至，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李渊的署衙中。说是听说李渊在陇西公干，陇西又离荥阳不到六百里路，便赶来了。一来探望日盼夜想的李渊，二来以前来探望的实际行动回答李建成百日时，因酒后失言给李渊造成的损失。

多么真挚的感情，多么质朴的言语，李渊又一次被感动了，设盛宴招待众位兄弟，还将吐凡利可汗介绍给大家。众弟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豪豪爽爽，潇潇洒洒，感情浓烈，气氛活跃，无不一醉方休。

这本来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朋友相聚，欢快地畅谈，热热闹闹地饮宴，而且都非常谨慎，一不涉及国事，二不提及皇帝，三不说他人坏话，仅在十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快活，从道理上讲，没有丝毫越轨。然而，这件事又被龙出海和张衡捕捉到，写下了如下的文字：

渊之胆子愈来愈大，又到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肆无忌惮的地步。约请董理等兄弟七人，又请吐凡利可汗作陪，连饮三日。席间说些什么未能探得，仅网罗各路徒众，故树恩德之举，便可知其狼子野心。

送走了董理他们，李渊又在侯鹏的陪同下走遍了陇西的山山水水，虽然脚步匆匆，走马观花，在境内全部走了一遍，却用了二十余日。待回到衙中，未及洗漱，家人李小古从长安远道而来。看小古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李渊断定家中出了大事，便问：“小古，是不是老爷和太太身体有疾？或是宝惠和一双儿女出了

什么事？”

“启禀少爷，老爷、太太及夫人、孩子都安然无恙。”李小古从怀中抽出一封书札，双手交给李渊：“公子，这是老爷给你的信，请过目。”

李渊展开父亲的信，李炳那规整沉毅、黄豆粒般大小的楷体字出现在他的眼前：

渊儿知悉：昨日辰时，圣上召父至大召殿，问接到你的书札否。为父答曰：未接片言只字。看圣上面色不悦，知你犯了大事。果然，圣上怒曰：朕接奏报，渊在陇西肆意妄为，令朕发指。其罪有四，一为监察走马观花，意在笼络州牧侯鹏等朝廷命官。二为私自招兵买马达数万之众。三为与蒙古可汗吐凡利结为金兰。四为召董理等昔日拜把兄弟入陇欢宴。四罪统览，心迹昭然，乃结党营私，乱朕大隋也。朕委其重任，不想其竟做出这等恶行，可恶之极！

圣上所言罪状，不知是真是假。若真，你当改过自新，即至京向圣上负荆请罪。若假，当剖沥肝胆，据理争之。父以为，你自幼饱读诗书，知天理人伦，忠孝仁义，决不会做出逆君乱国之事，皇上所得奏报，乃势利宵小所为。宵小是谁？父以为，幕僚龙出海，左庶子、谋士张衡是也。为今之计，将此二人拿擒审之，令其交代污你之罪行为上策，反之，你命休矣！此事仅父知晓，故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但愿你无干系，系小人虚报尔。府上一切如常，你母食量不减，你媳还是那样贤慧，孙女、孙儿稚嫩可爱。

读完父亲的信，李渊心头火起，骂道：“万恶的小人，看我不将你碎尸万段！”言毕，一向无故加之而不怒，处变不惊的他，压抑着激愤的情绪，叫来心腹、外甥王安。



王安是李渊大姐的儿子，年仅十九岁，魁梧潇洒出尘，俊雅倜傥，文可比当朝状元周雄，武不亚大隋擂主方天。而且饱读兵书，脑瓜灵活，极有心计。这次出使陇西，李渊选他随行，颇有道理。

王安来到李渊的厅室，一眼发现了坐在一边的李小古，知发生了大事，便道：“舅父，若是我猜得不错，定是有人告舅父的黑状，李小古前来报告此事。舅父不顾后果，大刀阔斧地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怎能不让那些恨人不死的家伙难受？况且，这类小人就在舅父的身边，时时刻刻窥视着舅父的动静。入陇之初，我就告诫舅父，一定注意龙出海和张衡的一举一动，莫让他俩钻了空子，不想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出了事。”

“鬼精灵！”李渊夸奖了一句，随之将父亲的来信交给王安阅看，并问王安有何挽回局面的高招。

王安看罢，道：“吃姜还是老的辣，我以为外祖父的主意不错。将龙出海和张衡拿下严审，让其写下污陷舅父的供词。有这供词，就不怕圣上追究。再者，若此计不成，可让可汗吐凡利出马，向圣上陈述利害。想那圣上挂怀边境安危，定会丢卒保车，将龙出海与张衡扔出。那时岂不就万事大吉了吗？恶风刮不了多时，小人不会长久，天意使然。”

事不迟疑，李渊当夜就以与张衡、龙出海议事为名，将这两个于人不齿的家伙召到衙署的客厅，单刀直入，令龙、张二人交代暗中盯梢，污告自己的罪行。

龙出海冷笑一声：“刺史大人，你是否太自以为是了？作为圣上的臣子，向圣上禀奏这事那是份内的事，有何罪行可言？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龙出海不妨明言，随时向圣上奏报你的情况，是圣谕，这回你明白了吧？”

“龙大人所言极有道理，我张衡也接到了与龙大人一样的圣谕，负监视你的责任，你能奈我何！”张衡冷冷一笑：“你敢违抗圣命吗？小心你的脑袋！”

小人得志，竟如此猖狂，李渊哪里受得了？他只觉得脑袋像被打了一闷棍，嗡嗡作响，二目金花迸溅，心头如同被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拽了一下。他忍了又忍，竟怎么也难以忍下，拍案而起，怒道：“什么东西，敢在本刺史面前有恃无恐，巧言令色，嚣张跋扈。本刺史也告诉你俩，将在外君命都有所不受，况且惩治你这两个不齿于人类的毛贼乎！”

“你……你想把俺俩怎么样？”龙出海理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的含意，面色倏地蜡黄，浑身抖索起来，如同就要被绑缚杀场的重囚。

张衡似乎还坚强一些，但却不敢看李渊那双冒火的眼睛。虽然还要逞强，却是色厉内荏了：“你……你若敢动粗，待我奏报圣上，你吃不了兜着走！”

李渊嗖地拔出宝剑，剑锋寒光闪闪，辉耀着龙出海和张衡的眼睛。他紧咬钢牙，从牙缝里挤出几句话：“今儿个本刺史就让你俩死在这龙泉剑下。然后以你俩勾结强盗，抢掠州衙里的财宝为名，上报圣上。本刺史倒要看一看，是谁吃不了兜着走！”说着，将剑一抡，剑锋架在龙出海干柴似的脖颈上。

龙出海如同一条断了腿的癞皮狗，瘫软下去，下意识地求李渊剑下留情。

李渊看达到了目的，拿下剑锋，道：“龙出海，看在你求饶的份儿上，本刺史先留下你的狗头，若不认罪，再搬下不迟！”

张衡的骨头还强一些，但当李渊的剑锋架在龙出海脖子上的时候，他也觉得脖子后冷嗖嗖的。心里想：“识时务者为俊杰，



先躲过这一劫再说，性命最最重要，若是没了性命，莫说一个皇上，就是有十几个皇上又能怎么样？”于是，拉着哭脸求李渊道：“请刺史留下俺俩的性命，俺俩交代就是。”

李渊拍着几案上的纸笔：“给我听着，将你俩如何计谋，怎样无中生有地诬陷本刺史的事一一写在上面。哼！你这两个王八蛋欺人太甚，人家陇西州账目清楚，崇尚节俭，忠于朝廷，治州有方，无什么大错，让我说人家什么？你俩也参与了监察，怎的如此混帐？凭良心说，这叫走马观花，拉拢高州牧吗？招兵买马，保卫大隋，乃国之大计，本刺史难道错了吗？与可汗结为金兰，意在边境安定，董理等与本刺史感情甚笃，前来看我，在情理之中，尔等为何无中生有，胡说我结党营私，欲乱大隋？尔等恶行，令人发指，虽剁为肉泥，不解其恨！写，立即给我写，若稍有造次，死无葬身之地！”

龙出海颤颤惊惊地拿起笔来，踌躇一会，将事情的经过和欲加害李渊以报宿仇的初衷写了个清清楚楚。张衡想隐瞒主要情节，挖空心思地在脑海中选词儿。然而，当他看过龙出海的供词后，最后的一点希望也破灭了。他在心里骂着猥琐在那里的龙出海，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和盘托出，交代的比龙出海还要细致、明白。

李渊审过二人的供词，非常满意，立令亲兵将龙出海押入州大牢，将张衡软禁在州衙中。次日，他赶到吐凡利可汗的大帐，向吐凡利倾吐了自己的遭遇。吐凡利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骂道：

“大隋天子怎的如此发昏？难道就被小人迷了眼，皂白不分了不成？小弟，既然天子变着法儿整你，就别回去了，在哥哥这里痛快，省得受鸟气！”

李渊喝下一杯闷酒：“兄长差了，大隋国倡导忠孝仁义礼智信，这是真理，是治国的良方。若小弟不回去，与兄长在这蒙古国快活，就是对大隋皇帝的不忠，就是对父母的不孝，既然不忠不孝，仁义礼智信也就无从谈起了。小弟相信兄长不会让我做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

吐凡利叫道：“哥哥当然不让小弟做坏人，可这不是被那鸟皇帝给逼的吗。这世上的事可真他娘的千奇百怪，咱俩结拜为兄弟，免除了蒙隋连年的战争，有什么不好？那鸟皇帝偏要听信小人的谗言，将欲朕我造反的帽子扣在小弟的头上，这是他娘的哪门子理？”

“兄长，莫再骂了，若被龙出海和张衡听了去，小弟就罪加一等，永无出头之日。”李渊想缓和气氛，便俏皮了一句。但这是一种沉痛的诙谐，苦涩的幽默，是孤愤的排遣，是心底万丈狂澜的宣泄。

吐凡利还真是有情有意，他暗暗发誓，决不让李渊受到欺负，这是他的责任。于是，他毅然地做出了随李渊进京，面见文帝的决定。尽管他的蒙古国还有好多事要做，尽管来回最短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他为了友情，顾不得那么多了。

李渊来这里向吐凡利大吐苦水的目的，并非请吐凡利到长安去为他排解苦痛，不想吐凡利却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便劝道：“兄长国事繁忙，不必躬亲长安，写个函件之类的东西，我带给圣上就行了。想那圣上见了兄长的信，定会以大局为重，那时，小弟也就安然无恙了。说不定圣上一高兴，还要给小弟记大功呢。”

吐凡利是一国之主，也是金口玉言的主儿，说出的话怎能收回去？道：“小弟，就这样定了，你动身时告诉哥哥一声就行了。



听说长安城十分了得，哥哥还没去过呢。哥哥此去主要想见一见你们大隋的皇上，以叙永结友好之情，你们皇上无不答应之理。他点了头，龙、张之流污蔑你的密奏，不就不攻自破了吗？顺便在京城走走，开开眼，也好学些新东西。礼物当然要带，咱没别的，就带上几十车皮毛，几百头骆驼。”

李渊逼龙出海、张衡交代了罪状，自觉大功告成，以为圣上只要过目，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不想王安却认为，诡计多端的龙出海和张衡决不会就此罢手。如果到了长安，他俩一口咬定是在以死相逼的情况下写的，事情就纠缠不清了。最好的办法是请吐凡利将事情陈述明白。今吐凡利已决定到长安去面见皇上，也就无后顾之忧了。回到州衙后，李渊下令放出龙出海和张衡，并派人监视他俩的行动。他估计文帝一定会下圣旨让他回京，以便治罪，便急于起行，除了读书练剑，便是下围棋摆象棋，一副游哉悠哉的样子。

果然不出所料，仅仅过了五天，便有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州衙。看那队人的装束和神态，他一眼就认出是圣上派出下旨的公公和保护圣旨的御林将士来了。便在“圣旨到——”和“李渊接旨”的喊声中从书房迎出来接旨。

宣旨的夏公公看来累得厉害，打不起精神，声音也很是沙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陇西州、岐山州、谯州刺史李渊辜负朕心，监察失职，结纳不法之徒，纠结可汗，招兵买马，大罪数条，不可饶恕。即归京城，按律治罪，钦此！”

李渊接过圣旨，向夏公公道：“本刺史决定明日回京，早受惩罚。”

夏公公皱起眉头：“这不成心想累死我吗？”

第四章 怒杀娇娥

隋伐南陈，越过天堑，占领建康，陈后主成阶下囚。杨元帅淫心大起，派员索娇。长史司马，先杀丽华，再斩孔嫔，惹恼晋王，欲加之罪于李渊。

文帝这些日子心里挺不是滋味，别的什么都好，国力强盛，日新月异，去年李渊又用结拜兄弟之计安定了西北边境，可说是四境平静似水，百姓乐业安居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他竭尽心智，呕心沥血，治理有方的结果。原本打算越过长江，一举攻下南陈，实现统一中国的宏愿，不想罗艺却单在这个时候在冀州造反，他只好搁下攻打陈国的事，令李渊为大将军，率三万人马前去冀州平叛。

一年前，文帝听信小人龙出海、张衡谗言，旨令李渊立即进京治罪，不想可汗吐凡利亲至长安，与大隋缔结了友好条约，谣言不攻自破。尽管龙出海和张衡要尽手段，却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文帝要的是边境的和平，百姓的安乐，能为两个市井轻薄儿遮风挡雨？可怜龙出海和张衡这两个机关算尽的家伙，自作自受，被文帝以“诽谤朝廷重臣，误国害民”之罪判了个绑缚市曹斩首示众，且暴尸三日，十天后执行的死罪。龙出海没有大背景，不过是个为一己之利陷害无辜的没尾巴狗，死就死了，没人



同情，也没人为其解脱；张衡却是不然，他的户头大，家人及亲戚在军中为官者多，他的父亲张乙辛又是文帝父亲的救命恩人，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又是廷奏，又是上折，讲前恩，论后事，忙活了数日，终于救出了张衡性命。事后，文帝向张乙辛倒出了心中的苦衷：“衡是朕的股肱之臣不差，朕派他与龙出海西去监视李渊的行动也是事实。可他不该利欲熏心，违背事实，胡乱奏报，仅这条罪状就是可致他于死地。况且，朕是国人的天子，必理国人之事，使水永远载舟，朕再无能，也无不边境安定而保两个谎报军情的下臣之理。这样吧，看在你是我父的救命恩人的份上，改判为监禁六年。”

常言说：作恶多端必自毙。龙出海与张衡正应了这句话。常言还说：不多磨难不成佛。李渊也应了这句话，文帝不仅一去对他的嫉忌和猜疑，而且给于重用。李渊陇西州、岐山州、谯州刺史之职还系于一身，文帝又令他率众平叛，头上便赫然多了个大将军的光环。

罗艺，字廉庵，为功高可以盖世的北齐大将军燕公罗允刚之子。此人面如满月，须髯甚美，人品高尚，武艺超群，征战南北，战无不胜，北齐王因故将他封在燕山，世袭燕公。罗允刚中年早亡，罗艺承袭父亲血脉，一杆滚银枪耍得神出鬼没，如龙腾虎跃，威震敌胆，故有“罗银枪”之称。夫人秦氏，为北齐亲军护卫秦旭之女。在北周灭齐的战争中，秦旭父子被杨林所困，尽忠死节。罗艺夫人闻讯哭得死去活来，罗艺也咬牙切齿，誓报北周灭北齐，杨林戮杀岳父大人秦旭之仇。为了养精蓄锐，罗艺暂作权宜，降了大隋，文帝非常佩服罗艺的人品，便仍封他为燕公，驻守燕地。罗艺表面上顺从文帝，却暗中招兵买马，打造器械，训练将士，九年之后，自觉羽翼丰满，便起兵冀州，宣言报

北周灭北齐，杨林杀岳父之仇。

文帝闻报，先令杨林率三万兵马赶奔已被罗艺夺了的冀州。罗艺一见杨林，肝胆俱裂，披挂上马，来取杨林的人头。杨林立令大将战之洞迎敌。战之洞是一员年富力强，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骁将，挺着丈八长矛来战罗艺。罗艺挺银枪挡住战之洞的丈八长矛。二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你来我往，杀得难分难解。战至第十个回合，罗艺动用了罗家枪铜并用的绝招，银枪一摆，避开战之洞的长矛，眨眼的功夫拔出腰间的银花铜，向着战之洞的面门打来。战之洞眼疾马快，倏然转身，脑袋脱离了危险，背部却重重地挨了一铜，啸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坠地而亡。杨林即令抢回战之洞的尸首，退兵三十余里。从第三天开始，两军进行决战，不想隋兵损兵折将，未尝胜果。杨林哪肯服输，亲自出马，却因年纪太大，体力不支，宝刀已老，雄风不在，险些成了罗艺枪下之鬼。罗艺率三军将士击鼓鸣金，乘机掩杀，隋军将士十之去了七八。罗艺如鱼得水，攻城拔地，直逼长安。文帝看朝臣无人敢率众迎敌，只好调回了正在谯州监察的李渊……

文帝在大召殿中由静到动，终于坐立不安，收回思路，摀着鼓涨的太阳穴，然后倚窗站下，望着窗外沸沸扬扬的雪花出神。

刘公公清楚文帝在想什么，盼什么，便不无心痛地道：“圣上，龙体要紧，还是在火盆前就坐，暖暖身子吧。想那大将军李渊文韬武略，定不负圣上宠爱，拒燕兵于千里之外。依奴才看来，若不是这大雪飘飘，捷报早就传于圣躬了。”

文帝不语，可他心里明白，刘公公是在安慰他，然而，就是这几句安慰的话，也使他心里热乎乎的。此时他需要他人的疼爱，需要他人的吉言。于是，缓缓走近跳动着蓝色火苗的青铜火盆前，伸出了那双与天子很不合谐的瘦骨嶙峋的手，头却偏向南



窗，倾听着外面的动静，诅咒着这寒冷的鬼天气。也是，已经立春了，还这般寒冷，还是雪花飘飘，急死人了！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刘公公满面喜色地指着门外：“圣上，那不是李大将军的亲兵柱儿吗？看他那急匆匆的样子，定是来报捷的。”

已经连日心急如焚的文帝闻言立起，大步走向殿门外，差点与报信的柱儿撞个满怀。柱儿吓得要死，他却不与计较，急问柱儿是否打了胜仗。柱儿扑在雪地上：“吾皇万岁、万万岁！圣上，大将军并未与罗艺接战，便收服了逆贼，又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又是天下罕有的过人之举。”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书信一封：“大将军有礼于圣上，请圣上过目。”

这么短的时间就收服了大仇人，连战皆胜，不可一世的罗艺，文帝实在不敢相信柱儿的启奏，心里话：“李渊啊李渊，难道你这个肉体凡胎是个神仙不成？”他展开信札，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

皇帝陛下：今启奏伐罗艺之事。微臣率大隋将士从长安出发，日夜兼行。经长途跋涉，十六日后方才在冀州以南三百里扎住，与燕兵仅相距十余里。罗艺将士达八万之多，微臣率兵马三万，众寡悬殊。况且燕以逸待劳，微臣远行疲惫，加之大雪连下数日，平地雪深四尺许，难与之战。想那罗艺非势利小人，起兵叛隋，全为报岳父之仇、雪北齐被灭之恨。若能以理说之，以礼待之，使其放弃用兵，再归大隋，不失为上策。况他知微臣为人，微臣也曾与他饮过醇醪，交过心迹。经反复斟酌，微臣仅带柱儿，至燕中军帐面见罗艺。初时，罗慷慨陈词，大有不杀靠山王，不掀翻大隋天下誓不收兵之势。不想谈了半日，他竟幡然悔悟，决心痛

改前非，再不作祟。说罗之过程，微臣已嘱咐柱儿，要其详告圣上。

只是要微臣答应三件事，方才偃旗息鼓，从此不再反叛，做个大隋的忠臣。三件事为：第一，其部下兵马，听其调度，且永镇燕山。第二，虽为隋臣，却不上朝见驾，听调不听宣。第三，凡有诛戮，得以生杀自专。此三件事看似专横，实则不然，只要忠于大隋之心不变，无他。为大隋社稷和将士性命计，微臣已答应罗之条件。今，燕兵未动，单等圣上诏书。圣上若以为可，即下诏，反之，渊请圣命定夺。不过，微臣以为：国之大计，稳定为上。若不依罗艺，必战火愈烧愈旺，日久则响应者众，等战火难以遏止，大隋之况，可想而知。

李渊写得非常清楚，文帝一看便知。他以为，既然难以打败罗艺，讲和并非不是上策，今李渊已经与罗艺讲和，做了件杨林之流做不到的大事，可庆可贺，只是心里不怎么自在。堂堂大隋，竟在一个反贼面前无了回天之术，实在有失面子。他将李渊的信札放在几案上，习惯地背着手踱了一会，方才问还跪在地上的柱儿：“你家主人是怎样说服罗艺的？如实道来。”

“圣上，大将军可是动了大脑筋，连续两天茶饭不思，不是翻看兵书战策，就是望着罗艺的营盘发呆。第三天上，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终于做出了亲说罗艺的决定。”柱儿擦着流在脸上的雪水：“出发那天，大将军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只带小人前去。罗艺倒也知礼，亲自出迎，大宴伺候……”

“唉呀，怎的如此啰嗦，简单点。”文帝赐柱儿就座，还让刘公公倒一杯茶水递给柱儿。

“是，圣上。”柱儿咕咚咚喝下那杯热茶，声音渐大：“酒不



过三巡，菜不过五味，大将军面带微笑，气宇昂扬，要罗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罗艺大怒，骂……骂……”

“骂朕是不？都骂些什么？”

“骂圣上贪心不足，灭北齐，废周主，骂靠山王杀他岳父，心狠手毒。”

“啊！”

“不过，当大将军口若悬河地向他讲了反叛之弊，他便老实了，不住地称赞大将军胸襟宽广，高瞻远瞩，若非大将军指点，险些成为历史的罪人。”

“你家主人说些什么？”

“大将军起身敛衽，以博大的气势虎口拔牙，言道：罗燕公，听说你腹有诗书，二目能看天下，在为复仇反叛大隋之事上，却不免糊涂。古人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今天时地利人和皆在大隋，故民心所向，四海咸平，边疆敬服。燕公兴兵一报北齐之仇，二报岳父之仇。岳父之仇为私仇，一个降隋的北齐将军挥师报一己之仇，非杰才所为，也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兴兵报北齐之仇尚无不可，可大隋有兵数百万，可谓将如云、兵似雨，圣上又是为天下臣民敬服的英主，你能取胜而恢复北齐吗？今，大隋人心思治，退一万步说，你就是能用武力恢复北齐，这江山能坐稳吗？请燕公三思。”

文帝脸上露出了笑容：“你讲得太简单了，再详尽此。”

柱儿想了想：“是了，大将军还向罗艺说过‘心灵建造天国，也建造了地狱’之类的话。罗艺频频点头，还夸奖大将军的演讲优雅自如，飞光流影，美妙动情。”

文帝还是不满意：“后来呢？”

“大将军归座后连饮三碗烛酒，当晚回到了大营。当时小人

很纳闷，事情未有结果，怎的就走了？不想次日下午，罗艺来到大将军的营帐，做出了停止反叛、重归大隋的决定。此时小人才心服，这正是大将军的过人之处。”

“三国时孔明安居平五路，我朝李渊一语定乾坤啊！”文帝大为感慨。他叮嘱刘公公好好安排柱儿歇息，又亲自动笔，写成圣旨一件：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燕公罗艺，廉明公正，勇武不常，且知错即改，堪为冀北屏障。今加封为靖边侯，仍统本部兵马，永守冀北。听调不听宣，生杀自专。世袭其职，无负朕意。

不待墨迹全干，文帝又下谕旨，令左仆射苏威持此圣旨去罗艺营盘下旨。面对大雪弥天，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鬼天气，苏威实在不愿接这个苦差使，却又不敢造次，只好硬着头皮，于次日踏上了东去的路。

文帝又计划攻打南陈之事，本打算待李渊从前线回京后再议，却沉不住气，次日早朝时谕旨靠山王杨林、晋王杨广、相国高竊、兵部尚书潘景福到大召殿议事。

当年周公治国，一日三吐脯，一洗三握发，文帝也达到了这个境界。他心里有事，吃饭很少，草草吃了几口，便完成了用早膳的任务，快步来到了议事厅坐定，精力完全集中在攻打南陈事宜上。半个时辰之后，杨林、杨广、高竊、潘景福方才先后到来，在大召殿中的“一团和气”室等候传唤。大家寒暄过后，猜测着圣上传唤的目的。一会儿，刘公公前来下旨，说是圣上召他们即刻到议事厅议事。一行人遂跟在刘公公后面，迈着碎步，进入议事厅，先向文帝施以大礼，再分地位高低悄悄入座。

文帝的时间抓得很紧，开口就道出了这次议事的议题：“诸位爱卿，攻下南陈，统一天下，为朕平生之愿。前者因大隋立国不久，国力不足，未能兴兵过江。今已是开皇八年，即朕登基后



的第八个年头。论国力，论兵马，皆今非昔比，一举拿下南陈小朝廷不在话下。故请众位爱卿前来，议定攻打南陈之事。朕本想请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三位爱卿前来，惜三位爱卿分别在益州、庐州、吴江总管任上，路途遥远，只好作罢。朕更想让大将军李渊前来，惜其在冀北前线处理罗艺反叛事宜，加之途遥雪大，短时间内难以赶回，故亦作罢。”

不等文帝的开场白结束，耐不住性儿的杨广道：“启奏圣上，请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三位总管议事在情理之中，请李渊前来议事似有不妥，论品位、资格，他还嫩了点。”

文帝盯了杨广一眼：“李渊是嫩了点，可他为朕办的事你办得了吗？他陇西靖边不战而屈人之兵，今迎击罗艺又不战而屈人之兵，古今中外一连三次不战而屈人之兵者能有几人？人生有两大忌，一忌自不量力，二忌没有朋友，你可不要两忌俱占哟！”

不提李渊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杨林还稳坐钓鱼舟，提起此事，他便觉无地自容了。攻打罗艺，他损失了数万兵马，数十员大将，大败而回，人家李渊未损一兵一卒便大功告成，莫说杨广，他也难与李渊相比。为了遮掩尴尬，有个平和的议事气氛，他用眼神制止了杨广的不轨，改换了话题：“圣上所言极是，是拿下南陈，统一天下的时候了。昔日郭璞曾言：江东分裂而自立三百年，然后与中原合一。而今三百年之数已到，天命至也。圣上称帝八年以来，励精图治，国力大盛，兵精粮足，讨伐南陈的时机已经到了。恭请圣上不日起兵，至于起兵时用谁不用谁，圣上心中有数，他人不必介入。”

高竊积极拥护攻打南陈，恭维过靠山王杨林的话后，道：“记得圣上登基后的第二年，圣上欲进攻陈地，召臣等议论此事。那时臣曾献训练水军，屯田养兵，松懈敌人斗志之计。圣上依臣

之计，封杨素为益州总管，贺若弼为吴江总管，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并嘱其在江南稻熟之时操练兵马，做出要进攻的样子。南陈与大隋划江而治，杨、贺、韩三位将军镇守之地，就在长江北岸，与其距离极近，一举一动都会收入南陈镇守南岸将士的目光之中。南陈将士必然做出反应。年复一年，我只虚张声势，敌就会放松警惕。今南陈已到了高枕无忧，放马南山的松懈状态，此时不大举进兵，等待何时！”

兵部尚书潘景福虽说总理军事，论地位却在杨林、高竊、杨广之下，他本想最后一个发言，看杨广坐在那里赌气，便奏道：“靠山王与相国所言极是。用兵之道无他，全在天时地利人和，今大隋三者皆占，不出兵则已，出兵即胜。而南陈后主荒淫无道，民心已失，连年大雨，涝灾不断，地利已失，臣夜观天象，发现彗星之尾正对南陈京都建康上空，此为大不吉，陈又失天时。若大军进入陈地，臣有一计，即烧其军粮。陈地潮湿，粮食大都存贮于竹楼式木楼之上，以避湿气，极易燃烧。其粮不继，不战自乱。”

杨广看赌气不是办法，便向文帝深深施了一礼：“父皇，孩儿以为大家所言都好，也就不再啰嗦了。只求圣上出兵南陈时令孩儿为帅。孩儿虽无德无才，却能为圣上分忧，不负圣命，在短时间内拿下南陈！”

文帝不置可否，环顾左右而言他：“诸位爱卿都言进兵时机已到，朕也以为如此，不再议也罢。可如何进兵？朕想听听诸位爱卿的意见。”

杨林刚从冀北的战场上回京，惊魂未定，根本没去想攻打南陈的事，哼唧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

高竊总理全国的方方面面，而且根本不懂军事，虽然煞有介



事，一二三四地说了一大堆进兵之策，却无一不是不着边际的纸上谈兵。

潘景福是兵部尚书，对军事理论深有研究，对大隋和南陈的军事了如指掌，本应当拿出一套有效的，能让文帝满意的进军方案，却因压根儿没向这方面想，不仅空说无物，而且漏洞百出。

文帝气愤之余，转向杨广：“你不是想当进攻南陈之军的主帅吗？肯定能拿出一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战斗方案，说来朕听。”

杨广本来也没有准备，好在他懂军事，而且受过大战的锻炼，更重要的是在他人发言时，他既开动了脑筋，又总结了他人的经验教训，以故所言战略战术及进攻计划还算可以，但仍未说到文帝的心里去。文帝面色不悦，言道：

“诸位爱卿，南陈国后主虽然无道，却仍然是一个国力、财力不低于我大隋，土地不少于我大隋，军队将士不少于我大隋的大国。况且，他们有长江天险，他们的军民极善水战，岂能儿戏？想当年曹操八十万大军攻吴，不是大败于赤壁吗？教训啊！朕以为，以凭不着实际，傲岸自大的空谈，对进兵南陈百害而无一利。爱卿们回去后，多动点脑筋，写出详细的计划。譬如，用何战略、战术，为何用这样的战略战术。兵分几路，各从何处进兵，进兵途中先攻哪里，再下哪城，用何战术等等，都要计划明白。如若不然，拿下南陈，统一全国的口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杨林、杨广、高竊、潘景福离开大召殿后，已经心神交疲的文帝正准备躺下休息一会，杨素派人奏报。说是经过数年准备，益州之军队兵强马壮，随时可以参加进攻陈国的战斗。次日贺若弼派人来报，亦说吴江万事俱备，只要圣上一声令下，其军队便可冲锋陷阵，为国立功。又过了数日，韩擒虎亲来长安，向文帝

请战，还带来了数十车庐州特产和金银财宝，文物古玩，字画瓷器。文帝召见了，问他如何攻打陈国，他竟无言以对，说是全凭圣上吩咐。文帝暗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亏得朕没操之过急，朝臣与将士如此轻敌，一旦出兵必败无疑。李渊啊李渊，你也该回来了，朕需要你啊！”

李渊终于从冀北回到了长安，因雪厚天冷，足足跋涉了十二天。待全军将士扎住营盘，他家都未进，便赶到大召殿奏报。他显然瘦了许多，原本红光满面的脸上增添了些细小的皱纹，而且左颊处有一块紫中现黑的冻疮。精神却很高涨，洋溢着事业成功的自豪和掩饰不住的喜悦。一身戎装，盔甲光华闪动，更增添了几分英武之气。

文帝已得到李渊率领将士进城的消息，将宫中专给他准备的，已经不多的雪藕冰桃、浮瓜沉李摆到几案之上，让李渊享用。当李渊进入大殿，向他叩拜的时候，他的目光落到李渊的脸上、身上，看李渊瘦了没有，脸色如何，精神怎样，这种儿女情长的表现，作为一个帝王来说，似乎不太雅观，可他却实实在在地在用长者的目光看着下辈。这是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倒是在一旁侍候的刘公公揭破了谜底，在心里道：“圣上太爱李渊了，换了他人也会这样。李渊的确值得爱，他不计得失，为邦为国为民做出的贡献太大了。”

文帝收回目光，亲自将李渊扶起。言道：“爱卿，快快请起，朕难为你了。”

李渊慌忙谢恩，鼻子一酸，眼睛一热，差点流出泪来。在他看来，人当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臣子，为圣上出力是应当的，为国家、百姓做事不值得宣扬。文帝给他的礼遇太大了，大到他难以承受的程度。虽然他也曾自负过，张扬



过，甚至恨过文帝。

“爱卿，这雪藕很好，用一块。这冰桃味道也不错，吃一点。”文帝端起盛着雪藕冰桃的瓷盘，如同父亲对待自己的儿子。

李渊再次受到感动，重新跪倒：“圣上如此厚待微臣，微臣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日后以效犬马了！圣上，就让微臣奏报这次出征的事吧。”

“朕……朕这是怎么了？热情过头了吧？”文帝终于从爱的潮水中游到岸上，道：“平叛之事你已派柱儿奏报过了，再说，到罗艺营中下旨的左仆射苏威会向朕奏报的，爱卿就不要再重复了。今，朕最关心的是攻打南陈，统一全国的事。”他扼要地介绍了召见杨林、杨广、高竊和潘景福的情况后，急切地问李渊有何高见。

李渊早就断定文帝在最近几年里攻打南陈，便利用闲暇，研究南陈的地理、经济、军事，以及建康城的情况，日积月累，对南陈的了解越来越深透，虽然谈不到已经了如指掌，却也到了熟记于心的程度。只是对攻陈的方案，他还没去想。他本以为向文帝交差后，文帝会放他几天假，让他在家待几天，与父母和妻子儿女团聚。事实上，他一直牵挂着年迈的父母，贤慧的宝惠和一双可爱的儿女。他给予他们的太少了，他应当给他们以足够的爱。然而，此时的他压抑下这份情感，心里盘算着如何回答文帝提出的问题。他定了定神，解下沉重的头盔放在一边，道：“圣上攻打南陈一事非同小事，若研究不透其各方面的情况不可行事。而这方方面面的事，又一句话说不明白。不知圣上想让微臣谈南陈的发端、地理形势、经济和军队状况、建康城之状貌，还是作战方案？”

文帝二目一亮：“都谈，都谈，朕什么都想听！”

李渊先讲了南陈的历史和经济：

侯景之乱，加速了南梁政权的瓦解，南朝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归东魏、北齐，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归西魏。梁敬帝太平二年，陈霸先废傀儡萧方自立，国号陈。两年后，陈武帝病死，文帝陈茜继位。后陈叔宝即位后，终日沉迷于歌赋声色之中，君臣酣饮，自夕达旦，从不理朝政。许多官吏乘机掠夺，横征暴敛。朝廷恶忠直若仇人，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僵尸蔽野。贿赂公行，帑藏损耗。神怒人怨，众叛亲离。但库府仍然充盈，足够三年之用。军队达三十余万，战船近万艘，载重三万斛的大船就达数百艘之多。三吴境内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发展最快。会稽依海傍湖，有良田数十万亩，良田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薨，阡陌如绣，一岁熟稔，数年充饥。冶铁、纺织、青瓷、造纸发达。冶铁所铸器物以武器为主，大则斧钺，小则铁锄，梁时为筑浮山堰，将铁数十万斤沉于堰所。纺织以丝织品为主，有“丝绵帛之绕，复在天下”之誉。另外，青瓷业和造纸业都比大隋发达。长安城中的许多瓷器、纸张，来自南陈。商业兴盛，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出入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外域。外域商船也与南陈通航，每年仅二万斛以上的大商船就相互往来十数次。虽然陈后主声色犬马，不理朝政，部分臣吏步其后尘，富家子弟沉湎于声色，终日以修饰为事，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凭斑丝隐囊，列玩器于左右，浮浪纨绔，却难撼兵多粮足，地优器利的根基。

李渊对这方面的事知之甚多，仅拣重要的、提纲挈领地讲。自觉遗漏不少，也不无偏颇。不想文帝却有“听君一席话，胜读三年书”之感。他如同考古专家研究一件刚出土的器物那样，上上下下打量着身上还残留着征战风尘的李渊：



“爱卿，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讲得头头是道。朕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讲述，也未见过上奏这方面情形的折子。爱卿，就再讲那陈的地理大势吧，进击南陈，不知其地理大势，岂不成了聋子、瞎子了吗？”

李渊赶走晃动在眼前的一双儿女那活泼可爱的音容笑貌，还有父母、夫人倚闾而望，盼他回府的身影，集中精力，指点南陈江山：

南陈所占土地，皆在长江以南，东接苍海，西据巴蜀。旌旗向楫，横亘数千里。东面地势平坦，长江支脉遍布其内，水网密布，海陆相邻，蕉雨椰风，风光秀丽。淞江、黄浦江、钱塘江、瓯江、曹娥江、椒江、苕溪、飞云江、甬江及运河纵横，极富海盐舟楫。攻可以长驱直入，退可以归于大海。西面的巴蜀之地山峦起伏，峰峻壑险，林密崖悬，洞穴密布，是藏兵、退兵、用兵之佳地。若南陈之兵退于此地，极难灭之。京都建康居陈地东北，长江之南岸，石头垒砌，雄伟结实，易守难攻，有石头城之称。城内东西南北长各四十里，并不比长安城逊色多少。城内建筑耸立，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仅常住人口就达二十八万之多。京口东通吴郡、会稽，南接江湖，西连长江。成都是西南之商贸重地，西域各地商贾常来贸易。此地山峦起伏，连绵不绝，皆为藏兵用兵之佳地。福建沿海，隔海峡与琉球岛相望，为南陈之“海上走廊”，港口厦门有“大厦之门”、“下南洋之门”之誉。

正说着，刘公公奏道：“圣上，午膳已摆好，请圣上用膳。”

文帝不悦，但转念一想，午膳既然已做好，何不与李渊边用膳边谈，李渊也肯定饿了。”于是向李渊做了个中止演讲的手势：“李爱卿，就边用膳边谈吧。”

“怎么，圣上要微臣……这万万不可！微臣只有出力的份儿，

怎能与圣上平起平坐！”面对这极大的荣誉，李渊乱了方寸，虽然他已饥肠辘辘。

文帝言道：“爱卿自负时，朕大不乐意，今去了棱角，朕又大不乐意。让你用就用嘛，怎的如此慌迫？今儿个咱就以姨丈与外甥的关系吃下这顿饭。渊儿，这行了吧？”

“既然如此，渊就依了圣上。”李渊入座，边用饭便讲述完了南陈的地理大势。

“渊儿，你可知其军事是怎样部署的？讲来朕听。”文帝令侍女将他认为最好的菜肴端到李渊面前：“吃吧，多吃点，年轻人饭力大，不比朕体弱无力，膳也用得少了。”

李渊点头称“是”，然后道：“对于其兵力部署，微臣倒是经常派亲信过江探查，也得到了些军情，却是不大全面。据微臣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南陈的三十万兵马主要放在长江一线和东南沿海一带，少部分放在京都及州邑和险关隘口。况长江一线的军队计十五万人之多，主要集中在汉口至长江入海口一带，全长两千多里的防线上，因战线太长，将士算不得密集，只是战船大而优良，其将士又识水性，不可轻敌。”

“这么说，朕就不必打南陈的主意了？”

“圣上谅解，微臣这样讲是据实而论，决非长南陈之志气。兵法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贵速胜，不贵久，要想一举拿下南陈，必须了解南陈，重视南陈。事实上，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有被战胜的可能，况且南陈。微臣以为，打蛇必打其七寸之处，伐陈之役，只要击到他的痛处，便可速胜。”

“南陈的痛处在哪里？”

“一是长江防线，二是其京都建康。我大隋之军，只要迅速



越过其长江防线，直逼其京都，然后围城打援，使其兵力分散，又难以集中，必胜无疑。”

“好。如此一来，渊儿以为何时进兵，几时取胜？”

“十月进兵，估计月余便可全胜。”

文帝二目灼灼：“渊儿，你来做伐陈的三军统帅如何？”

李渊慌忙放下手中的银筷：“圣上，非是微臣不想为圣上分忧，实在是微臣无统帅三军之能。微臣年纪不过三十，人生经验有限，又从未上过战阵，虽对南陈有些了解，也是些皮毛。若为统帅，岂不害国误军吗？还请圣上另请高明。”

文帝咽下最后一口饭，用丝帕擦着嘴巴：“那你以为谁能胜任？”

“靠山王杨林深谙兵法，武艺出众，又极有威望，可任统帅，但其年纪已过花甲，力不从心，对罗艺之战便是明证。”

“晋王杨广怎样？”

“圣上明察。微臣正要提及晋王。晋王年富力强，几经战阵，见广经多，且胸罗甲兵，襟怀阵法，为最佳人选。”

“唔，好！”文帝双手一拍：“就依爱卿的。爱卿，你看这战策怎定，军队如何部署？”

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难题，要解决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必须对敌方各方面的情形充分了解之后，才能定出最佳方案。李渊下大功夫了解南陈情况的目的，就是为了制定出最佳进军方案，向文帝献一份厚礼。然而，他虽然思考过，却很肤浅，根本不可能做出明确的、令文帝满意的回答，便委婉地道：“圣上，微臣还没深入地想这个问题，是否让微臣三日内写成折子奏于圣上？”

文帝赞赏地一笑：“其实爱卿已经使朕心满意足了，朕得寸进尺罢了。这进军大略爱卿已涉及到，方案不是那么容易定的。

朕已指令兵部及几个重臣去做这件事。你也去做吧，是进一步施展自己才华的时候了。好了，快快回府去吧。朕求计若渴，你若再待下去，朕可就顾不得你的休息和感情了。”

李渊在谯州监察，近半年没有回过家，受诏回京，率兵伐罗艺，因时间紧迫，虽过家门而不入，此时出了大召殿，便归心似箭了。待进入自家的府门，他甲胄未卸，一身征尘便扑到父母的房中，拜见了日思夜想的双亲，正欲去见宝惠和一双儿女，宝惠却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进来。眼见得九岁的女儿玉心长高了一头，七岁的儿子建成也成了半大小子，心里如同抹上了蜜糖。宝惠虽然见老了，却还是原来那副大家闺秀的样儿。李渊一手搂过玉心，一手抱住建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舍不得放下。

父亲李炳和母亲独孤迦藤直夸奖孙儿孙女懂理数，长进快，并要玉心和建成亮几手给李渊瞧瞧。

玉心先献艺，弹了一曲由汉乐府诗谱成的《羽林郎》。姿态优美，指法灵活，如行云流水。接着写了一幅书法，是临王献之名帖《洛神赋》的，虽然笔力还不无稚嫩，却也不乏最基本的功夫。李渊给予了充分肯定，暗道：“活脱脱一个宝惠哟！”

建成早已磨拳擦掌，跃跃欲试，先奏了一曲商代配舞的乐曲《桑林》。功夫不逮玉儿，只是略嫌粗糙了一些。然后吮笔挥毫，一气呵成了“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十几个行书大字。虽然谈不上凤舞龙飞，骨力四溢，却也法度端严，不仅凝羲之的笔力，亦有献之的风格，还有自己的风格。接着舞剑，架步稳健，道法自然，基本功扎实。李渊也给予了充分肯定，而且热辣辣地看了宝惠一眼，以示感激之情。

出兵南陈的方案未定，李渊难以继续享受天伦之乐，便进入久违了的书房，查阅兵书战策，审视南陈地图，从南陈的地理大



势、经济状况、军事部署，以及风土人情和隋朝的实际情况入手，渐渐进入佳境，竟将想他盼他的妻子扔在一边。从天黑折腾到天明，又从天明折腾到天黑，终于拟出了方案的草稿。然后进一步修改、誊抄，又折腾了一夜。次日上午，将宝惠召之父母亲的客室，将方案交给父母和妻子审阅、修改。

兵者，国之大事，况且是要出兵灭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事之大，皆在他事之上。作为曾经为灭掉北齐立下奇功的李炳和夫人独孤迦藤，以及出身将门、深谙兵法的宝惠，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一家人各自极限地挖掘潜力，对方案的指导思想、目的、方法、形式，一直到布局谋篇、词句，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毫不隐讳地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建议。李炳同时告诫李渊，不要过早地将方案交给文帝，待文帝阅过他人拟定的方案后，急于要看你拟写的方案时再呈奏不迟，以防在这个关乎战役胜败的大事上引起非议。

李渊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同时有选择地接受了父母及妻子对方案的修改意见，又关起门，折腾起来。

文帝这个事必躬亲，想办的事盯住不放，为国事不惜心力的大隋皇帝，还真有点粘劲和韧劲儿。他既想将出兵南陈的战斗方案制定到最佳程度，又急于御览，不顾感冒发烧，下旨杨林交出所拟方案。

杨林的方案是亲自动笔写的，费尽了心血，改了数稿，却仍感到不甚满意。正要修改，接到圣旨，万不得已，只好呈上。

文帝阅过，不甚满意，批道：方略、军术尚可，如何进兵，怎样进兵之事空泛。朕以为，以该案用兵，难胜也。推其缘由，为对陈之情势知之甚少所致。

杨林的方案刚刚阅毕，高竊、潘景福、杨广的方案相继呈

上。文帝揭开高竊的方案，不待阅完，便扔到一边，自语道：“词藻堆砌，文词华丽，却是心无点术，言之无物。如此方案，自欺欺人！”

潘景福是专门研究军事方略的头儿，说起军事头头是道，其方案自然要比高竊的功底扎实，符合规律和实际，但却忽视了进兵路线和拿下建康后的军事行动。文帝只批了十几个字：不细不准，虎头蛇尾，再改。

再看杨广的方案。杨广的确是个人物，不仅有进兵计划，还有要注意的事项，用辞也很准确。比杨林、高竊、潘景福的方案略胜一筹，但却仍不能令文帝满意。

一连数日，文帝在希望和遗憾的过程中度过，将目光对向李渊，便是很自然的事了。然而，他也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意的人，从感情这个角度上讲，莫催李渊的进兵方案，让其好好地享受几日天伦之乐，是一个帝王，也是一个正常人对所钟情之人爱的表现。这日早朝，他俯视着丹墀下的李渊，想问李渊的进兵方案拟到了何种程度，但当李渊消瘦的面容收入他的眼帘的时候，却又心软了，将到嘴的话咽了回去。不料就在他准备退朝的时候，李渊双手将一个折子举过头顶，说是进兵方案已经拟好，请圣上过目。文帝心里一热，破天荒地走下丹墀，亲自接过了李渊的折子。目睹此情此景，朝臣们先是一愣，继而便交头接耳，哗然不止。文帝也不制止，更没怒言厉色，不无得意和不满地在朝臣们的脸上逡巡着，于是便鸦雀无声，有的臣子竟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感，似乎李渊的折子是握在文帝手中的一根棍棒，这根棍棒时刻都有打在自己身上的危险。

与往常一样，退朝后，文帝来到了大召殿，展开李渊的折子，一口气读到底：



……古之用兵，谋略为之，谋佳略优者，胜券在握。故知兵者，动而不速，举而不穷。今大隋欲占南陈，奇谋良略不可少也。就大略言之，此役可分一步为之，一曰破坏长江防线。二曰边战边走，直通其京都而战之。三曰以建康为轴心，辐射江南全境，定无剩余之敌。此三步棋招招相连，一气呵成，切记旷日持久。

江北进兵之佳地甚多，惟庐州和广陵两地江面宽阔，可用作进兵之地。当年王溶进兵江南，由此出兵，顺利过江，就是明证。可兵分四路，一路为中军，二路、三路居于两翼，四路用作接应、穿插，一旦进军顺利，可直接攻其京都。兵力以五十万为宜，号称百万，识水性者优先录用，善楫者亦在其中。

兵不厌诈，万不可打草惊蛇，暗中运兵于庐州、广陵两地，伺机饮马长江，兵踏吴楚。麻痹敌人，探其虚实，战前可派使臣出使南陈，与其缔结互不侵犯、永结友好条约，并送重礼。陈后主喜狗宝美女，送其享用未尚不可。若圣上不弃，微臣愿为使臣。

兵贵神速，四路人马以鹜鸟之疾，激水之势，同时出击，一鼓作气，夺下敌长江防线，继之挥军建康。沿途不攻城掠地，亦尽力避开狙击之敌，待入建康城，擒了陈后主，再与其计较。今南陈建康守城将士不足三万，我数十万大军进击，十则围之，五则攻之，此城焉能不下？况后主措手不及，难在短小时内调兵勤王。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进兵檄文务要明伐陈之道，言伐陈之理，述陈小朝廷之荒淫，讲江南百姓之艰难，许造福江南百姓，重用降臣投吏之诺言。进兵后重情谊，不扰民，乃

至分敌库府所藏，以买其臣民之心。

胜败与否，全赖人事，以故将帅选用，不可儿戏。至于选谁用谁，以本事为准，不以情定……

“此方案好于彼方案啊！朕没有白疼他爱他！”文帝拍手叫绝，满口疼爱，竟全然忘记了囚禁李渊的往事。

于是，将杨林、高竊、杨广、潘景福、李渊的进兵方案一并交兵部汇总、研究、补充，最后拿出最佳方案，并特别强调了李渊制定的方案，旨令以李渊的方案为主。

与此同时，文帝调十万大军，暗中向益州、吴江、庐州运动；命杨素偷偷在永安督造战船；派李渊为使者，出使江南。

李渊效法勾践，不仅带了二十车牛黄狗宝、金银玉器、古玩字画，还从宫中挑选了三个顶级美女，在长安城中购买了十只雪白的波斯猫作为礼品。由一百个御林卫士护送，大张张扬地离开了长安城，向总管韩擒虎的防地庐州进发。一路饥渴餐饮，晓行夜宿，经山西，过山东，去安徽，遇旱地骑马，过江河坐船，不日便赶到了庐州。李渊谢绝了韩擒虎的宴请，当夜坐韩擒虎的战船越过长江，进入了南陈的领地。早有南陈官员接着，顺着官道赶奔建康城。路上吹吹打打，招招摇摇，惟恐路人不知。

江南果然是个好地方，烟雨蒙蒙，湖光山色，竹笠闪动，伞花朵朵，鸟语阵阵，花香袭人。漂淼的烟波中帆樯隐约，水鸟飞翔，高亢的船号声起伏此起彼伏，如同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来自冰封雪地中的隋国人马行进在这画面中，为这画面增添了些许诗情画意。

李渊边走边欣赏这美丽的景色，但目光却更多的在地形、地势和人的精神状态上作文章。他发现，农人披蓑戴笠，坦坦然然地在田里劳作。农舍睡过去一般，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路



上的行人脚步不紧不慢，一副游山玩水的样儿。也有朱车丽轿经过，却极为罕见。兵士是有的，虽握刀持械，脚步却松松垮垮，若不是那军装，会使人认为是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却是声音沉闷，有气无力，似乎养尊处优惯了，不再不再嘶叫，就连本能的叫也打不起精神。

“处在美妙的梦中，全无战斗准备，也太大意了。其实也好解释，上梁不正下梁歪嘛。”李渊思忖着，然后向前来迎接他的礼部郎中徐彦期道：“贵国臣吏荣华，百姓富庶，可见后主治国之能哟！”

徐彦期正在想他那只温顺可爱的巴儿狗，慌忙收回思路，便有些语无伦次了：“后主能诗善舞，爱画工词，是个文采极佳的天子。真的，在下不骗你！”

李渊心中好笑，便不再问什么，随着马蹄的哒哒声默默前行。

建康城就建在长江边上，从江岸到城中不过半日路程，一行人很快便透过细雨淡雾望见了建康城。再往前走，不仅城池赫然入目，就连城门外的景物也尽在目光之中了。

世人都称建康城为石头城，此言不虚，城墙全用巨大的石块垒砌，高达数丈，蜿蜒数十里，若不是城中的楼房高过城墙，极像一座火山口。就牢固雄伟而言，长安城比之不及。城门宽大高敞，可并行三辆轩车。门口只有两个士兵把守，一副履行公事的模样。城门楼计有四层，巍峨壮观，与其说是城门楼，倒不如说是宫殿。城墙上女墙和雉堞高耸，城墙外壁的敌台突兀，城头只见彩旗飘摇，不见大兵身影。敌台上杂草丛生，有的还长出了如同胳膊粗的树木。

进入南城门，过了瓮城，一条宽可并行六辆轩车的大道一眼

望不到尽头。大道由条石铺成，两边是高大如盖，李渊叫不出名儿的巨树，树下种植着五颜六色的花草。两边的平房、楼房错落有致，多为店铺和酒楼茶馆，也不乏妓院和歌舞娱乐场所，无不朱帘玉户，流光溢彩。人流中油头粉面，牵狗架鹰，拥妓抱艳的公子哥儿比比皆是。妖冶媚丽，穿红戴绿的女子挤着眉眼招摇过市，不时传来阵阵肉麻放浪的笑声，如同吃了酸酸的果子。令人想不到的是，人流中棕发碧眼的外国人无处不在，有的竟惹得女人们忍俊不禁，笑得风摆杨柳。

待过了太师府、将军楼，往右一拐，便有一个极好的去处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声名远播的秦淮河畔。正是暮色来临，华灯初上的时候，河中艳波起舞，画舫灯火辉煌，亭台楼榭中倩影闪动，丝竹绵绵，纨绔子弟纷至，艳娥娇娘出迎，打情骂俏之声不绝于耳。“接客”、“送客”的怪声怪调接连不断，此起彼伏。与小贩的叫买声，腔调各异的卖唱声，叮咣作响的马车溶在一起，活画出南陈灯红酒绿，纸迷金醉的繁荣。

李渊从未来过江南，更未到过这建康城，他向文帝描述的建康城，是探子报告的。今亲眼目睹了此城，不由生出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觉。暗道：“这建康城虽然没有长安城车毂击、人肩摩，遮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的博大，却也细腻巧雅，车水马龙。若论繁华，长安城比之不及。只是其君臣、百姓过分侈华，在太平盛世的虚荣中难以自拔，无不淋漓地张扬自己的个性，尽致地享受人生。似乎世界末日将至，再不尽情享受，就亏大了似的。如此心态，如此行止，不败是不可能的。只要隋军过了长江天堑，拿下此城并非难事。”

一行人随礼部郎中来到朝廷为接待外国使节建造的馆舍住下，洗漱才毕，为李渊接风洗尘的宴会就开始了。褒衣博带，大



冠高履，手执麈尾，但却虚弱不堪的南陈相国英亦杰出面作陪。在悠扬的丝竹声中，两个蛮腰粉颈，媚骨冰肌，粉脸桃腮，柳眉杏目，妖艳冶丽的女子翩翩起舞。舞毕，轻挪莲步，走向前来向李渊深施一礼，然后双双坐在李渊左右，又是给李渊斟酒，又是为李渊夹菜，嗲声嗲气，风流放诞，一刻也不闲着。

文帝有旨，不管官吏百姓，饮宴时不准女人作陪，违者严惩。鉴于这种情况，李渊从未在饮宴时由女人作陪，就是自己可爱的夫人宝惠，也未在宴席上陪过他。此时，他接受了这两个女子的陪伴和殷勤，也接受了南陈腐败不堪、不击自败的现实。

宴会结束时，相国英亦杰眯着红红的小眼睛，不无抱歉地告诉李渊，陈后主因连日宴乐，身体不适，就不接见李渊了，由他全权代理，李渊直接与他会谈并做出决定。

“相国，我李渊代表皇帝陛下，来贵国寻求两国之友好，贵国天子不予接见，有点不妥吧？”李渊拿出礼单：“相国，本大使可带来许多礼物，有些礼物你家皇上肯定喜欢。”

英亦杰接过礼单，小眼睛灼然一亮：“李大使，本相国以为，我大陈天子见过这礼单后，会改变主意的。大使在这馆舍中静候佳音，告辞了。对了，刚才陪大使的两位绝代佳人就留在这里陪大使过夜吧。怎么，大使不接受？这是大陈国的规矩，天子亲定的。”

李渊怕不接受这两个女子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便答应下来，但英亦杰走后，他便打发两个女子离去了。他决不会接受这种有辱隋国和自己人格也对不起夫人和家人的馈赠。他能在离开夫人后数月乃至大半年中不染女色，难道就抗拒不了这妖冶女子的诱惑了吗？

次日早饭后，英亦杰传过话来，说是陈后主看了礼单后大

喜，决定召见李渊，要李渊即刻进宫接受召见。李渊紫袍金带，高视阔步，既无自卑，又不见高傲地来到陈后主的金銮宝殿。本以为陈后主定会按外交礼仪，晚他一步进殿，不想陈后主却早已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了。

陈后主年方三十出头，本应精明干练，血气方刚，哪知却大相径庭。面色浮肿，苍白难看，眼圈青中泛黑，二目无光。胡须稀疏，头发干涩，如同一具刚入敛的尸体。他怀里抱着一只小巧玲珑、“汪汪”直叫的巴儿狗，两侧各坐一位年方二八，靓装艳饰，头发乌黑亮丽，从肩头垂下，又在腰间绕了一圈后垂到地上，国色天香，兰麝熏倒，美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女子。左侧的女子逗弄着巴儿狗黑黑的小鼻子，右侧的女子用纤纤玉指捏了橘瓣，含情脉脉地向后主的嘴里塞。

“看来这两位女子就是陈后主最为宠爱，使陈后主神魂颠倒，居峻宇雕墙，酣酒荒色，整日长歌酣舞，通宵达旦，迷信长江天堑，不理朝政的宠姬张丽华和孔贵嫔了，怪不得陈后主一连三个月不上朝。李渊这么想着，趋前数步跪倒施礼，然后自报家门：“渊受大隋国皇帝陛下所派，前来贵国看望皇上，并拟与贵国建立友好条约。皇上，这是大隋国皇帝给您的国书。”

身着绛纱皂袍的太监刘非接过国书，不待递到后主手中，后主便道：“就让张贵妃读给朕听吧。贵妃嗓音婉转清悦，读起来好听。对了，李大使，就坐，就坐。隋陈两国一衣带水，礼尚往来，不必拘礼。”

张丽华果然有一副与百灵鸟的歌喉无二的好嗓子，抑扬顿挫，表情丰富地念完了国书。不等后主表态，娇滴滴地道：“皇上，人家隋国皇帝言词恳切，愿与咱修百年之好，是件天大的好事。条约一签，咱不就高枕无忧了？就与隋国签约吧，啊。”



好像怕失掉表现自己的机会，让张丽华占什么便宜似的，孔贵嫔接着张丽华的话尾，挤眉弄眼地道：“皇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口答应也就是了。有了这条约，咱一去提心吊胆，尽情玩乐，岂不快哉！”

“唉呀，二位美人怎的如此性急，谁告诉你俩说朕不签这条约？人家为了友好，亲自登咱门槛，咱有不签之理吗？签，下午就给朕拟好条约，把字签了。英相国，你可要认真地为朕办好此事。”后主仔细地捋着那巴儿狗的后背：“李大使，实话实说，若非你的礼单上有美人和波斯猫，朕就不见你了。别的礼物朕不太感兴趣，就将美人唤上来，将波斯猫抱过来让朕过目吧。”

陈后主用如此方式和态度对待大隋使者，李渊能受得了吗？他不仅受得了，而且非常痛快，因为大隋国需要陈后主的腐朽，需要更多的、能使陈后主晕头转向、忘乎所以的王贵妃、刘贵妃。

一会儿，装载波斯猫的木笼推了上来。面对笼中那只上窜下跳，“咪咪”叫着，又可爱又可恨的波斯猫，陈后主手舞足蹈，连连叫“好”，而且急不可耐地让太监刘非从笼中抓了一只，送到他的怀抱之中。他抚摸着、亲吻着，如同一个顽皮的孩子。

“圣上，这就是大隋国送来的美人！”李渊看陈后的魂已经被怀中的波斯猫摄了去，便指着流水般来到丹墀前的三个美女道：“请圣上过目。若圣上看得中就留下，看不中大隋国再挑选更好的送来。”

陈后主展目一看，惊得目瞪口呆，抚掌叫道：“好一群美人儿！额上涂额黄，眉间贴花钿，鬓畔画斜红，双颊点妆靥，口脂唇上抹，朱粉脸上搽，星眼传风韵，眉黛似柳芽，长髻插金凤，端庄中凝着典雅，雍容华贵，与朕的张、孔二妃不相上下。快，

给朕收下，送于后宫，好生伺候。若有不周之处，小心脑袋搬家！”

李渊向后主道：“后主不弃，本大使回国后也好向大隋皇帝陛下交代了。谢谢后主。”

陈后主心情极好，不以为然：“李大使说哪里话来，大隋国送的礼物品位非常之高，朕能不收下？李大使，就到这里吧，条约的事你找相国英亦杰得了，朕还要陪贵国送的美人，就不陪了。”

英亦杰送陈后主的当儿，问：“皇上，回送什么礼物？”

陈后主收回迈下丹墀的左脚：“就回送朕最爱的那副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画作《女史箴》吧。李大使，顾恺之可不得了啊，其人物画名垂一时，百年流芳。就说他的《女史箴》一画吧，那洛神优美、逼真，面容隐现出内心的丰富感情，衣裳的线条流畅而飘举，美极了。难得的佳作哟！当然，其它的礼品还是要回送的，譬如绫罗缎匹，雅瓷竹纸什么的。英相国，你看着办吧，就不要让朕劳神了。”

有了后主的旨意，办事一向以利落著称的相国英亦杰便大刀阔斧地干了起来。先让御史拟好了友好条约初稿，再交李渊过目，然后根据李渊提出的意见交御史修改。如此几个反复，终于达成了协议，李渊代表隋文帝签字，英亦杰代表陈后主签了字，条约正式生效。签约时间为隋开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为了探察地势和军情，李渊在签约的当天提出，要游览建康城和长江南岸的景致，然后到苏州、杭州观光。英亦杰一口答应，并派出将士百名保护李渊的安全。李渊从次日始，一连游览了半月心满意足后，方才过江回归。在杨素打造战船的永安驻足数日后，回到了长安，向文帝奏报了出使南陈的情况。



文帝特别注重南陈长江防线和建康城的军事布防，李渊回答道：“陈后主迷信长江天堑，这不无道理。据微臣在正对南京那段长达三十里的地段探察，战船密布，堡垒到处都是。可惜其将士极为松懈，学着纨绔子弟的样儿，玩戏斗狗，宿妓嫖娼，积重难返。苏州、杭州一带大约驻扎着三万人马，军营建筑得倒不错，将士却散漫惯了，不受约束。实际上头儿们也很难约束他们的下属，全因他们有欲不刚。苏州、杭州、镇江乃建康城的门户，越江后先消灭这三个地方的军队，再包围攻打建康城为上策。建康城的情况微臣已经向圣上禀报过，仅有三万人守城，其中的一万为御林军，因镇江驻有重兵，面对镇江的东门几乎无人把守，有机可乘。”

李渊离开宫城后，文帝又打开兵部交来的进兵方案看了一遍，然后根据李渊的奏报改了几个地方，方才坐下来欣赏陈后主送给他的顾恺之的《女史箴》画宝，一会儿便进入了兴奋状态，感到头脑清亮了许多。这是他特有的休息方法。

一切按进兵方案有条不紊地进行，转眼到了金秋十月的上旬，进兵事宜也准备完毕。五十万人马全部进入了指定位置。战船打造了三千余艘，加上已有的三千艘，达六千艘之多，已经足用。新打造的战船已由湖北的永安运抵长江，经试用，性能良好。粮食等辎重不必从内地南运，仅益州、吴江、庐州三地的储粮和打造的武器就足够了。南陈朝廷一直蒙在鼓里，以为隋朝将士又要在十月金秋举行演习，便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作而乐之。

时机已到，不可错过，十月十八日早朝，文帝发出了“进军江南，统一中国”的旨令。令晋王杨广为元帅，高竊为元帅帐史，居中调度三军。封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为大将军，李渊为

长史司马。令杨素出永安，韩擒虎出庐江，贺若弼出广陵，李渊与杨广出川江。杨素因远在川中，文帝早已下旨，令他先攻汉口，再进军健康。李渊负穿插接应之责，若无需接应穿插，可与杨广之帅营齐头并进。

早朝后，文帝没有急于发布进军南陈之檄文，而是率众到南郊祭拜，求上苍、神灵及祖先的在天之灵保佑战事顺利，大功告成。回城后，即发布进军檄文：

夫道不常夷，时无永化，险秦相诎，晦明非一，皆屯固而后享。资多难以启圣，故昌邑悖德，以求聿兴。天地造化，中华分南与北，北魏而周齐，北周灭齐，后为大隋。大隋民安国泰，欲行大义，灭南陈而江山一统。南朝历乱，裕废帝自立成宋，道成篡位齐，衍灭齐建梁，霸先废帝自立成陈。陈之文、宣尚可，后主陈叔宝则恣溪壑之欲，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侈极奢，俾尽昼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欺天造恶，祭鬼求恩。自古昏乱，罕或能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孽，怪物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昼伏夜游，鼠窃狗盗。独夫扰乱天常，毁齐君德，奸回淫纵，岁月滋甚。挺虐于髻，翦之植险于髻。卯之日猜忌凶毒，触途而著暴戾。昏荒于事而发自大，欢娱游宴，有过平常。奇服异衣，更极夸丽。至于选乎嫔妃，姊妹无别；招待中栢，姑侄莫辨；左拥丽华，右拥孔妃，奏伎纵酒，通夜达旦。以故掖廷省稗贩之名。

姬姜被干，哭之服至，乃形体宣露，褻衣颠倒，斩散其间，以为欢笑。聘肆淫放驱屏，效邑老弱流疲，士女涂炭，行产盈路，与尸竞道。淫酗肇肆，酣歌垆邸，宠恣愚竖，乱惑妖嬖。厮小专制，威柄诛翦，忠良屠灭。昏君暴虐，未有



若斯之甚者。既人神无主，宗稷阽危，海内沸腾，氓庶板荡，百姓惶惶，如崩厥角。苍生喁喁，投足无地。朕爱民如子，岂能坐视？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分侧。可出师爰律，以求其臣民，天下一统。

奉劝陈之国人，朕出大兵于江南，意在除暴安良，除昏扬忠，拥者彰之奖之，违者杀之斩之。事非明分，良恶辨清耳。

天意如此，不可逆违。天下一统，在此一举。上有神灵护祐，下有百姓楫舟，中有百万将士压境，南陈寿终正寝矣！檄文刻印数万份，部分分于国内，大部由将士携带，以散发江南。又单列陈后主及其朝廷罪状六十条，亦刻印数万份，随大军散发于陈地。陈后主的许多罪状是杜撰的，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也就顾不那么多了。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日夜间，文帝下旨：伐陈开始！

五十万杀气腾腾的隋军同时登上战船，万船竞发，乘着东南风，驰向长江南岸。江内巨浪腾起，鬼神惊骇，似乎世界到了末日。

南陈长江沿岸将士正在梦乡中神游，全不知已临灭顶之灾，待被惊天动地的喊声惊醒，隋军已经上岸，逢人便砍，遇房便烧，陈军无了还手之力，死伤惨重。

杀至天将破晓，杨广看陈江岸守敌已十之去了八九，遂下令进军建康。

杨素拥有黄龙战船数百艘，更有轻舟无算。得了进军号令之后，率军顺江而下，上岸后行埋伏之计破了夷陵南陈水师，杀敌数万。如此一来，震惊了敌胆，沿途州县多开城投降，隋军势如破竹，攻占了汉口。

早有人将此噩耗报于陈后主，正在淫乐的陈后主不以为然，冷笑道：“杨素伐陈，定是自做主张，卖弄本事，与隋主无关。我与隋主已订立了友好条约，隋主决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反目，难道不怕天诛地灭吗？再说了，杨素孤军深入，犯兵家之大忌，朕派大兵拿他也就是了。朕有长江天堑，就是隋军背信弃义，又能奈我何？”

正说着，水军大都督周罗龕来报：“皇上，大事不好，数十万隋军已越过长江天堑，向京都杀过来了！”

陈后主闻报惊出了一身冷汗，跌坐在龙椅上，口中呐呐着：“这便如何是好？这便如何是好！”

相国英亦杰还算镇定，言道：“皇上不必着急，胜败还未定局呢。大陈国有兵马数十万，此时调兵遣将迎击敌众为时不晚。敌军虽然势大，却是无德无义，天理难容，已失去民心。失道寡助，其又在我大陈国境内胡为，若持久起来，必败于我无疑。”

陈后主一听有理，便又振作起来，令水师督都周罗龕水战杨素，再传旨各州县兵马截击杨广率领的其他之路兵马。”

周罗龕统水兵十五万，誓与杨素决一死战。杨素也不怯敌，率水军迎敌。两军在数里宽的江面上展开了空前的水上大战。

陈后主松了口气，正要让张丽华、孔贵嫔和隋国送来的三个美女陪他饮宴，以压惊解愁，不想探马来报，说是贺若弼已率军攻克京口，正向钟山推进。

钟山是建康城的天然屏障，如果被隋军攻占，建康城就完全暴露在隋军的眼皮之下。陈后主吃惊不小，即令湘州总管施文庆、朝中大将任忠与萧摩率众拒敌。

施文庆、任忠、萧摩三人决计借大雾弥漫之机偷袭贺若弼大营。三队人马合兵一处，计有七万之众。于当天深夜悄悄向京口



摸去。不料贺若弼早有所料，在离京口二里处伏下重兵，用强弓硬弩，居高临下，射杀陈军。施文庆等三位将领大叫“不好”，急令撤军。与此同时，早已埋伏在陈军退路两旁的隋军突然杀出，陈军十之去了六七，主将萧摩被贺若弼生擒，萧摩万般无奈，跪地投降。

陈后主正为此役败北发愁，探马来报：“韩擒虎已率隋军攻到了城下。”他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

正当此时，又有探马来报：“水军大都督败北，其所率水军覆没，少有生还者。杨素已长驱直入，率大军逼近京都。”

隋军进军顺利，无须李渊之军穿插接应。李渊请示杨广后，率本部八万人马横冲直撞，一路马不停蹄，兵不血刃，直奔建康。因他熟悉南国建康城一带的地形，基本避开了陈的重兵和关隘，行动神速，几乎与韩擒虎同时到达了建康城的东门外。与韩擒虎商定，各分出一半兵力打援，以打杀来援的苏州、杭州、镇江之敌。不日，杨素率大军赶到建康城北门外，亦分出一半人马准备打援。杨素的兵马到达建康城下的第二天，贺若弼率军杀至建康城的西门下，同样分出一半兵马打援。

杨广的帅帐设在李渊的大营中。不待休息，便不失时机地召开了由杨素、韩擒虎、贺若弼、李渊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实施已经实施的围城打援之计。对建康城围而不攻，专打来援之敌，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震慑敌胆，逼陈后主开城门投降。

果然，勤王之兵不日便从四面杀奔而来，计有二十多万众。然而，他们也太自不量力，硬是鸡蛋碰石头。隋军四十余万精锐之师以逸待劳，而且做好了充分准备，两军接战，厮杀两天，陈军便十成去了八成。

建康城中乱成一团，相国英亦杰等重臣主张开门投降，陈后

主却不知从哪里来的胆量，叫嚷“战斗到底，宁死不做亡国之君”，并发誓举城中三万兵力，与隋军决以死战。下旨大将任忠率众抗敌。

任忠领旨出了金銮殿，回到自己府上。他左右为难，难下死战的决心。这时，门人来报，他的一个朋友求见。他思忖片刻，道：“就让他进来吧。”

来人不是别人，是化了装的李渊。李渊出使南陈时游览苏州、杭州等地时，任忠受帝命出面作陪。二人不仅熟悉，还建立了深厚的友情。李渊将自己佩戴的家传玉坠送给任忠留作纪念，任忠将家传的宝贝商代铜鼎送给李渊以示友好。李渊看为大隋国立功的时候到了，便又行不战而屈人之兵之举，乔装打扮进入任府。

“唐公，是来劝我投降的吧？”任忠开门见山。

李渊也单刀直入：“正是。兄长与我是朋友，作为朋友，我当然要在这生死关头救兄长一命。”

“哈哈，为兄以社稷为重，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臣可以为社稷与圣主而死，可你想过没有，兄长想为其杀身成仁的皇帝是个怎样的皇帝？后主昏庸无能，荒淫无耻，为这样的帝王去死值得吗？至于社稷之说，更不值一驳，皇上都快要成为阶下囚了，社稷何在？再说，天下一统是非常自然的事，也是亿万百姓和有识之士向往的。大隋国皇帝是个明主，他不仅能统一天下，也有能力管好天下。若反对天下一统，岂不成了天下的罪人了吗？”

“忠臣不事二主，我要做个忠臣！”

“你把眼一闭，成了忠臣，你的老父老母、妻子儿女和全府上下这百多口人怎么办？难道也去死吗？若是因你的愚忠痛煞父



母，这叫不孝，一个不孝的人有何脸面去谈‘忠’？降隋后，你可以不侍大隋皇上，做个平民百姓，不就忠臣事一主了吗？”

尽管李渊讲得口干舌燥，任忠仍在犹豫。这时，任忠的父母、妻子走了进来，哭着劝任忠投降，以保全全府百十口人的性命。任忠是个大孝子，哪里经得起父母的苦劝，终于下了决心，投降了大隋国。

李渊与任忠制定了行动计划后，立即出城回营，等待任忠的消息。

兵败如山倒，城内的将士看南陈大势已去，谁还为后主卖命？当任忠招降他们时，无不欣然同意。于是，大开城门，迎接隋军。

消息传来，陈后主目光呆滞，瘫软在地。众臣骄淫惯了，无不怕死，闻讯纷纷出了大殿投降去了，争先恐后，狼狈之极。只剩下清癯淡雅、白发满头的尚书仆射袁宪。袁宪劝陈后主莫失天子气派，别给祖宗丢脸，应该装束一新，坐于金銮殿的宝座之上，等隋军到来。

陈后主哪里有这般勇气，向袁宪道：“你愿事主到底，可敬可佩。可事到如今，朕不想降，也不想死。”

这时，李渊已率将士来到宫门外，喊声四起。陈后主挣脱袁宪拽着他衣袖的手，一溜烟逃入后宫，喊上张丽华和孔贵嫔，出了大殿，顺着画廊，没命地向北面逃去，以图从北门出宫。然而，李渊的军队已经团团将宫殿围住，杀声似潮。况且，杨广的中军及杨素、韩擒虎、贺若弼也想拿住陈后主，已经派将士杀了过来，他怎能逃得了？便真的成了笼中之兽，在宫中窜来窜去，却难以觅到逃走之路。眼看隋军就要冲进宫内，若再无逃生之路，被拿获已成定局。情急之下，他拨开浓密的草丛，跳进了后

花园中的那眼枯井，张丽华、孔贵嫔也顾不得许多，双双跳了下去。好在那井已枯了许多年，淤了很厚的泥土，还有数尺厚的败枝烂叶，陈后主与两个爱妃没有受伤。三人正在庆幸，只见数条胳膊粗的眼镜蛇围拢过来。陈后主大喊救命，张丽华和孔贵嫔也大呼小叫。三人搂做一团，惊恐地闭上眼睛等死，不一会便吓昏过去。然而，事情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不知是天子威力无比，还是张丽华、孔贵嫔身上涂抹的脂粉发挥了作用，蛇们只是瞪着圆圆的小眼睛，吐着骇人的舌头围着他们团团转，并不进攻。

陈后主跳入枯井，尚书仆射袁宪本想自毙，却于心不忍，便立在枯井旁边，保护陈后主和两位贵妃。

杀声越来越近，袁宪自知大势已去，便趴着井沿向枯井中的陈后主道：“皇上，看来臣要先走一步了。皇上多多保重。不过，臣还是那句话，不要丢大陈国的脸，就是死也要站着。”

陈后主道：“好死不如赖活，还是活着好啊！”

袁宪“哈哈”大笑，然后说出一番话来：“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事已至此，臣就掏心窝子说吧。大陈国之所以到了这般天地，全为皇上迷信长江天堑，不理政事所致。张丽华与孔贵嫔为妖孽，若非这两个王八蛋，皇上也不会到这种地步。张丽华可诛，孔贵嫔可杀！”

陈后主十分嘴硬：“袁宪，朕告诉你，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说朕的两个爱妃可诛可杀，胡说八道。为何如此说？朕是宁要美人，不要江山的主儿！”

袁宪一听，怒火中烧：“昏君，我袁宪原想为你为社稷而死，此时看来大可不必。为一个要美人不要江山的昏君殉葬，不值得！”遂用尽平生之力喊道：“昏君陈叔宝在此！”

已经率众冲于宫殿的李渊闻言大喜，奔向枯井，一眼发现了



袁宪。袁宪跪地道：

“李大将军，袁宪愿降！”

李渊对袁宪的能力、为人甚为了解，急忙将其扶起，言道：“袁仆射，识时务哟！”

袁宪也不回话，指了指身边的、掩在草丛中的枯井。

李渊会意，向着井中喊道：“陈后主，这就是你的下场！快快爬上来，接受审判。”

枯井虽浅，陈后主和两个贵妃哪有力气爬上来。李渊便令放下绳索，让陈后主将自己和张丽华与孔贵嫔捆成一块。陈后主当然照办，亲手拽过放下来的绳索，将自己与两个贵妃捆了，然后仰起头来：“好了，将我等拔上去吧。”

陈后主与两个贵妃出了枯井，慌忙跪求“饶命”，张丽华与孔贵嫔却向李渊暗送秋波。正在这时，一少年跑了过来。袁宪介绍说，少年系陈太子陈深。

李渊看过去，不由大吃一惊。太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是个长身玉立的美男子。便望着赖皮狗似的陈后主道：“你怎么能有这样的儿子？若他做了皇帝，我岂能站在这里。”

这时，元帅杨广闻得陈后主被俘，建康城已破，便先派李渊出榜安民。李渊领命，下令严禁滥捕滥杀，不准扰民，不准抢掠，违令者斩。

不日，杨广派高德弘到李渊营中传令，说是元帅慕张丽华、孔贵嫔美色，即取二人到帅帐听用。

李渊言道：“晋王身为元帅，伐暴救民，岂可贪恋女色？张丽华、孔贵嫔狐媚迷君，导致南陈灭亡，岂可留下祸根，再秽晋王与隋主。本将军以为，杀了这两个狐媚子，以绝晋王邪念为上策。”

高德弘怒道：“晋王为元帅，难道连两个女人都不能享用吗？若你杀了张、孔二位美人，触怒晋王，可要吃不了兜着走！快将张、孔二位美人带上来，我带给晋王享用！”

若是高德弘和风细雨地与李渊对话，李渊也许能从杨广之命。眼见得高德弘有恃无恐，如此盛气凌人，不由怒从胆边生：“高德弘，你是否太嚣张了？明告你说，你这狗才无权在本将军面前张扬。若再造次，我就取你的狗头！”他连兜好几个圈子，终于做出决定：立即斩杀张丽华和孔贵嫔。

不一会，刽子手提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前来交令。高德弘见状，扭头就走，向杨广报告去了。

杨广闻言，怒不可遏，言道：“李渊这厮定是看上了这两个美人，怪本帅去取，故此捻酸吃醋，把两个美人杀了。本帅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恶气，必报此仇！”

与此同时，李渊向担心杨广报复他的亲信们道：“晋王此人，心狠手辣，必向我开刀，可我不怕。圣上高看于我，太子亦待我不薄，他能奈我何？”

杨广年轻气盛，越想越忍不下这口恶气，竟扔掉“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的信条，于第三天的军事会议上，向李渊发难。为了不露痕迹，会议前先处理了南陈的一批降臣。以“身受主上隆恩却不尽忠，日后也不会忠于大隋”为名，杀了降臣施文庆。再以“身为南陈分管税务的重臣，却不顾百姓死活，贪赃枉法，讨好陈后主”为罪状，斩了沈客卿。接着以“主管南陈刑律，手握生杀大权，但却腐败透顶，残害无辜”为名，砍了阳慧朗、徐析及慧景。

大殿内杀气腾腾，血雨腥风，残酷而又恐怖。南陈降臣们无不胆颤心惊，叩头流血。隋国的将士也慄慄畏惧，生怕杨广找茬



儿。

高竊看杨广处事果断，且在情理之中，暗道：“甭说诗酒流连，倜傥风流，武功不凡，韬略在胸，单是这一点太子就比他差得远了。”

李渊也为之一惊，心中自语：“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竟有这般胆略和威风，难怪他两眼盯着太子之位，大作去太子杨勇而立的文章，今伐陈大功告成，作为元帅的他，当然更有夺太子之位的资本了。”

在场的人以为杨广会收起杀气，不想那目光却更严厉了，如同根根钢针，刺向众将，半天才从牙缝中挤出话来：“高大人，这清理南陈库府的事就交给你了。”不等高竊回答，又道：“高大人，听说有人未得将令，便率众冲入陈之宫殿，可有这回事？”

李渊明白，杨广要向他开刀了，不由得大火燎起，烧心焦肺。然而，杨广毕竟是行军元帅，小视不得，若是稍有得罪，必军法伺候。于是，压下火气拱手道：“元帅，敌开城投降后，主帅不是下令清查全城，招纳降将和兵士，同时搜寻至死不降的陈后主吗？末将不仅主动入城说任忠率城中军民开城投降，而且率先入宫，拿住了陈后主和他的两个宠妃。元帅应当给末将记功才是，怎能欲加之罪呢？”

杨广哑口无言，继而勃然大怒：“李渊，就算你入宫擒拿陈后主无罪，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违抗军令也无罪吗？”

李渊清楚这抗令之罪指的是什么，但却不去点破，故作镇定：“末将不知违抗军令之事从何谈起？”

杨广盯着李渊，面色铁青，原本英俊的脸上透着一股杀气：“连自己的罪过都不知道的人，也配做朝廷命臣？”

李渊看继续装傻与己不利，便以攻为守：“想是元帅指末将

斩杀张丽华与孔贵嫔之事了？就这件事本身而言，末将违抗军令不假，应当治罪。可是……”

“既然知罪，就当惩戒。”杨广冷冷一笑：“高大人，你说违抗军令该治何罪？”

高竊此时才明白杨广斩杀南陈降将的目的，意在给李渊与众将一个下马威，然后报复李渊杀掉张丽华与孔贵嫔之罪。他十分清楚，杨广虽未见过张丽华和孔贵嫔的面，但却被这两个风华绝代的美人所倾倒。进军南陈的途中，杨广酒醉后吟诗一首，那诗就是赞美张、孔二位美人，以及必须弄到手而后快的。那诗情切切意绵绵，又出自一个风华正茂的才子之口，十分动人：遥看陈宫舞玉楼，梦里几回见娇容。若是拿下南陈都，先寻宠妃于宫廷。英雄就要伴佳丽，何况晋王是真龙。今李渊也太霸气，竟不顾后果，杀了张、孔二妃，杨广怎不恼怒？不过，杨广也太性急了，君子报仇，三年不晚，怎能现世报？为了大隋国，也为了杨广能有个好名声，他不想使杨广将这场戏继续下去，便吱吱唔唔地道：“元帅，李渊违抗军令有罪，可也情有可原。张丽华与孔贵嫔两个淫妇，是真真的祸水。使陈后主家破国亡的狗东西，决不会做出什么好事来，杀了也罢，没什么好留恋的。元帅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想来不会同情那两个淫妇的。”

贺若弼也抱打不平：“李渊违抗元帅之令，实在该罚，可他也立了许多大功，元帅就放他一马，将功折罪。”

惺惺惜惺惺，韩擒虎也为李渊求情：“元帅，南国的美人尽挑尽选，何必为那两个淫妇不痛快。好了好了，待末将回营后就为元帅选美去。”

杨广如丧考妣，怒气未消，仍然不依不饶。这时，以老辣著称的杨素老练而不带火气，皮里阳秋，绵里藏针，慢腾腾地道：



“元帅若非要治李渊的罪不可，就先治末将的罪吧。凡事都有个度，可不能太过头了。要是把将士们都得罪了，对元帅有什么好？这可不是一个胸怀博大的帅才应当做的。”

众将好说歹说，杨广才放了李渊，下令带后主陈叔宝。

陈叔宝如一条丧家之犬，头发蓬乱，一脸污秽，龙袍撕开了许多口子。见了杨广，连忙叩拜，可怜巴巴，一口一个“愿降大隋，以效犬马”。

杨广道：“陈叔宝，本帅留下你的狗命。你不是想为大隋效犬马之劳吗？今江南境内，与大隋将士对抗者还大有人在，你立即下诏，令旧时所有臣民服我大隋。”

陈叔宝慌忙爬起，一口气写下诏书一道，交给杨广。杨广看过，深为叔宝出众的书法和飞扬的文采所折服，暗道：“如此聪明的年轻人，竟到了这般地步，可悲哟！”他看了一眼立在一旁不吭声的李渊，道：“李渊接令，立即将这诏书刻印十万份，在这江南之地广为散发。”

第五章 力保太子

东宫之争，暗流涌动，愈演愈烈，晋王广虎视眈眈。渊与帝力保太子，费尽心血。张衡行凶，杀隋文帝，戮太子勇，风云突变，泱泱大隋唱悲歌。

东宫座落在宫城东侧，离太极殿不过二里路，与太极殿西面宫人居住的掖庭宫和太仓相对称，南面是宫城的延喜门，北面是宫城的兴安门。规模虽不及皇宫，却也气势磅礴，十分壮丽。

这是一个占地百余亩，与朝廷重臣的府第相邻而又独立的所在，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宫殿由三部分组成，前为灰瓦单柱，雕梁画栋，彩绘精美华丽，重檐九脊，壮丽宏伟的正殿，中为由山石、清流、柳荫、鱼塘等景观组成的花园，后为灰瓦飞甍，回廊环绕，斗拱交错，堂皇富丽，熠熠生辉的寝殿。

正是仲春时节，满园花开草长，青青柳丝织出一片片青烟，烂漫桃花犹如朵朵红云，山石与清流、塘波都被染成了淡淡的粉红色。欢乐的流水中飘荡着桃花的瓣，在花园中曲折萦回，潺潺流淌，忽而穿过玲珑的假山，忽而绕过草坪中的凉亭，在如月的拱桥下打个旋儿，流入清澈见底的鱼塘。塘水如镜，映出亭台楼阁、绿柳红桃，也映出鱼塘围栏边望着塘内嬉戏的鱼儿的东宫太子杨勇。



塘中的杨勇支离破碎，塘上的他却是一个英俊的青年。杨勇二十七岁，高鼻梁，大眼睛，嘴不阔，眉不粗，还长着两个浅浅的笑靥，若不是高大挺拔，肩宽腿长，还真有点女人味儿。此时，他双眉紧皱，面现忧愁，与生机盎然的满园春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堂堂太子，为何愁成这等模样？说还得从头说起。

隋文帝开皇九年三月，南陈各州县全部臣服，文帝遂下诏令大军班师回京，又令将建康城的城墙全部拆除，改做农田，金银财宝和图书册籍、古玩字画运回长安封存。

杨广得旨，令大将王韵留守，自统大军，押着陈后主君臣及大量战利品，车辚辚，马萧萧，吹吹打打，趾高气昂地向长安进发，队伍绵延百余里，士民百姓无不焚香叩拜。一路之上，“晋王为人中龙凤，年纪轻轻，就能统领五十万大军，而且得胜还朝，可继承大统”的赞美之声不绝于耳。杨广便悠悠然，熏熏然，颇有些利令智昏，自命不凡了。于是，取代哥哥杨勇太子之位的私欲，也越发膨胀了。

回到长安后，参加南征的将士无不论功行赏，各得其所。杨广便更加不可一世，因为他分明发现父皇的目光中多了些欲让他取代哥哥做太子的成分，分明觉得在太子之争的天平上，自己这边又多了几个筹码。

然而，长子选为太子的规矩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要改变这个规矩实在是太难太难。从统一天下后，由江南班师回朝那天起，杨广就不遗余力地做取代太子的工作，一做就是十余年。在这十几年里，隋朝一年比一年强盛，父亲一年比一年苍老，自己也一年比一年老道，取代太子的工作也一步步向成功的顶峰迈进。父皇在不惑之年似乎悟到了选拔太子的真谛，思想上的天平正在向

他这边倾斜，只要锲而不舍，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日即可到达悬崖峥嵘、荆棘丛生的顶峰，摘到那颗盼了多少年的硕大的果实。

于是，太子的地位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的杨勇，便由不自在渐渐变成不好受，甚至神经质了。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往往太阳已经晒到屁股了，还在蒙头大睡。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太子妃亦是如此，与他同睡同起，而且还同漱同浴，将“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诠释得淋漓尽致。昨晚，太子情绪低落，而且有点发烧，于是便恶梦连绵。到了次日太阳竿子高的时候，恶梦还在继续。他梦见一群从云端飘然而下的、凶神恶煞的汉子挥舞着刀枪剑戟，嘴里喊着“给我等滚将下去”，向正在危襟正坐的他扑了过来。他大叫一声，将还在爪哇国神游的太子妃吓得“啊呀”一声跌落床下，引得太监、宫女纷至，乱了寝宫，搅了春的祥和。

如此恶梦，实属空前，可别有什么噩运到来，太子妃慌里慌张地传来皇家道观的于区义道长圆这恶梦。于道长早年修“张鲁之术”，自称太上老君下界，授予他“天师”之位，并赐给他道经二十卷，能作法禳灾，精于炼丹之术，天下独此一人。造诣如此之深的天师，圆个把个梦，想是不在话下。

于天师果然神通广大，披发撑剑，泊淡恬冲，道貌岸然，走进太子殿下和太子妃的卧室，便营造了一种玄妙幻化的气氛。继而煞有介事地折腾一番，然后才进入圆梦状态，嘟嘟哝哝，一言一蔽之曰：此梦主恶。恶从那群妖孽而来。妖孽们无法无天，意在废掉太子，另立他人。当亡羊补牢，不可再麻痹大意。

太子也不无此想，越发忧心忡忡，而且还伴有恐惧和焦躁不安。便与太子妃双双离开了那个令他心惊肉跳的环境，出了寝宫，来到这后花园的鱼塘边，以图经过春光的沐浴和游鱼的顽



皮，排解心中的不快。

就这样倚在鱼塘边的栏杆上痴痴地待了半个时辰，他没有离开的想法。于是，在他身边的太子妃以商量的口气劝道：

“太子殿下，还是回寝宫歇息去吧，如此下去，会折腾出病来的。太子是未来继承大统的皇上，若是伤了龙体，咋向皇天后土、祖宗的在天之灵和天下臣民交代？”

太子倏然抬起头来，将心中的块垒尽情地向太子妃发泄着。好似太子妃就是那恶梦中的凶神恶煞，就是要抢他太子之位的弟弟杨广：“你……你这祸水也在嘲弄我杨勇，真真地该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窥视这太子之位已经十数年，且愈演愈烈，穷凶极恶，我这太子还能当得成吗？什么继承大统，什么龙体，统统见鬼去吧。怕是到了那天，做个庶民他还不让呢。你给我滚，滚！”

出现这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对于杨勇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若说与往日有什么不同，只是加剧了歇斯底里的程度罢了。太子妃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声誉与李渊的夫人窦宝惠差不多，这些场面又见得多了，不仅不怒不愠，且仍然是那幅笑咪咪的神韵，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他向站在身边的宫女示了眼色，又指了指李府的方向，然后道：“既然太子殿下不愿意回寝宫，就将围棋拿来，我要与太子殿下弈上几盘。”

太子生性怯懦，心地善良，聪明好学，五岁便遍读儒家经典，往往读书数行并下，过目不忘。可惜不善战策，武艺平平，缺乏一个未来的天子恩威并施、驾驭整个天下的能力。文帝恨铁不成钢，也不让他参入政事，派了好多学富五车的老师教他做皇帝的学问，从理臣到治国，乃至言语、仪表、架步，无不讲得深

入透彻。可他就是学不到好处，快三十岁的人了，除有吟诗赋、论古籍、弈围棋之能，别无所长。无怪文帝经常指责他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而且常问上苍“为什么给予朕的长子是杨勇，而不是杨广？”

棋盘摆放在花如朝霞的桃树下的石凳上，太子的情绪也趋向平静。这如同一付灵丹妙药，太子情绪不正常时，太子妃就令宫女或太监摆上围棋。此时，太子妃一边与太子对弈，一边不时地向宫门张望。刚才她已暗示宫女平儿去通知太监吕公公，让吕公公去请李渊进宫，与太子进行交流。这是第二付灵丹妙药，一旦李渊到来，太子的理智便代替了情绪，如果再攀谈一会，太子就会完全正常了。太子除了几个舞文弄墨的文友，就数李渊这个姨家表哥与他最亲密了。因为李渊为人正派，学识丰富，文武全才，最重要的是李渊旗帜鲜明地站在他这一边，主张遵守祖宗法度，反对废长立幼，另选太子。而且无视权倾朝野，虎视眈眈的杨广，我行我素。在他眼里，李渊是一个人品纯正，正义无邪的真君子。

这些日子李渊特别忙。南陈之役后，尽管杨广阻挠，他还是因功擢升，官至卫尉少卿，行监察全国兵马之职。数年来，走北国，下江南，走遍了长城内外，黄河上下，以及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栉风沐雨，冒寒历暑，含辛茹苦，查处了数十个四品以上违犯国家法度的军官，同时也结下了许多冤仇。不少朝臣明枪暗箭，生着法儿算计他，但却难撼动他的地位。因为文帝与强大的李府是他的后盾，赫赫的功劳和敦厚的为人，以及无欲而刚，壁立千仞的威严，使那些龙出海、张衡之流的宵小望而却步。前天，他刚从北疆一带回来，正怕着写奏折向文帝汇报北疆之行。北疆境内的突厥族是匈奴族的别支，在叶尼塞河上游过着游牧生



活，后来成立了突厥汗国。就是这个汗国，去年开始骚扰塞上地区，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他要奏明皇上，点名派杨广率大军北去攻打突厥可汗，保边境平安，以去杨勇之忧。不想已成大姑娘的女儿玉心刚给他磨好墨，已成奉车都尉的儿子建成刚给他铺好了纸，来到这个世界上已经六年的二儿世民也在宝惠的指导下刚给他捧上热茶，吕公公便进了门。他笑了笑，肯定地问：

“吕公公，太子殿下又发脾气了吧？”

吕公公点着头：“少卿猜得真准，奴才正是为此事而来。自从少卿出长安城北去监察以来，太子殿下的脾气越发越勤了，今日特别厉害，好吓人哟！太子妃要奴才前来请少卿到东宫坐会儿，也好让太子殿下完全安定下来。”

李渊无可奈何地向宝惠笑了笑：“好好好，我这就去。哈哈，我李渊真成了太子殿下的顺气丸喽。”

胯下有宝马良驹，速度便极快，喝杯水的功夫便来到东宫。他将马儿交给宫中的马夫，径直进入花园，老远便看见太子在与太子妃对弈。心里话：太子妃啊太子妃，你不知我有多忙。既然太子殿下的情绪稳定下来了，还催我来干啥？正这么想着，忽听太子喊道：

“想将本太子围住吃掉，没那么容易，本太子是父皇封的，臣民公认的，谁也没权利吃掉，谁也吃不掉！”

“看来太子的心病比原来重了，要不决不会弈棋时这样大叫小呼的。”李渊这么想着，来到太子身边，倒身便拜：“太子殿下，臣看你来了。”

太子妃大喜过望，忙合动着两片性感的红唇：“啊呀呀，果真是卫尉少卿来了。你这一去三个月，可把太子殿下给想坏了。快，客厅叙话去！”

太子像在大海中沉浮的落水者遇到了救星，倏地站起，一把抓住了李渊的胳膊，二目盈满了泪花。言道：“表兄，为弟真的好想你，你咋就两个多月不来看我呢？你告诉小弟，那些凶神恶煞为何缠着我不放？难道我就那么坏，那么无用？天理难容，天理难容啊！”

往日李渊与太子见面，太子从来没有这么称他，也从来没有如此称呼自己，更没有这么近于病态地冲动过。原以为吕公公为达到让他来本宫的目的，危言耸听，不想其言不虚，暗想：“定是刺激过大了，若继续这样下去，这太子还真当不成了。”这么想着，起身言道：“太子殿下，不必如此，臣这不是来了吗？太子妃殿下，请你与臣扶太子到宫中畅谈去。太子殿下真重感情，若高坐金銮，定是视臣民如子的大帝。”

“大帝？我还能做太子吗？凶神恶煞们盯着我呢！”在李渊与太子妃的扶携下，太子边向宫中走，边仰首瞧来看去，现出惶恐之态，似乎凶神恶煞们正在他的头颅上面呲牙咧嘴。

进入寝殿，李渊一面暗示太子妃赶快下令调御医前来，一面殷勤地将太子扶到榻上躺下。哪知太子忽地坐起，非要让李渊看他头颅上那群舞爪张牙的鬼怪不可。继而痰火上冲，突然跌在榻上，口吐白沫，四肢抽搐，面色铁青，两眼上翻，嘴里发出骇人的怪叫声，如同癫痫患者突然发病一般。

太监、宫女们慌了手脚，就连李渊也无了招儿，连连叫道：“御医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这些要人命的主儿，看来是活腻了。”

太子妃慌里慌张地跑过来：“太子，太子，你是怎么了？是怎么了啊！”

吕公公跑过来：“太子妃殿下、少卿，奴才会掐人中穴，只



要这么掐几下，太子殿下就会醒过来的。只是奴才不敢，不敢呀！太子殿下是龙体，奴才……”

李渊打断吕公公的话：“都什么时候了，哪里还讲那么多规矩。你大胆掐吧，有我呢。”

“是，是啊，掐，快掐！只要保太子醒过来，你不仅无罪，我还要重重赏你。”太子妃道。

吕公公牙一咬心一横，俯下身来，挽起衣袖，伸出拇指，在太子的人中穴处掐了几下。还真见效，太子“呕”地喘上一口气来，眼见得上翻的眼珠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嘴里不再冒沫，脸上的铁青色也渐渐淡下来。

太子妃与李渊如释重负，周围心急如焚的太监宫女们也松了口气。吕公公却瘫倒在地，浑身是汗，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般，暗道：“俺的娘唉，掐了龙体，不仅老天会给予惩罚，若太子妃与少卿翻脸不认人，我这脑袋可就要搬家喽！这待如何是好？”

转眼间，太子已经清醒过来，就像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非常陌生似的，干涩而又目光强直的双目扫视着寝室内的人和物，好一会儿呐呐地问：“我这是怎么了？不是在做梦吧？”

太子妃擦拭着滚滚而流的泪水，极力挤出笑容，颤声道：“殿下没怎么，也不是在梦中，有点微疾罢了。待会儿御医来了，开几付药服下就平安无事了。”

李渊正要安慰几句，太子如梦初醒般地道：“什么没怎么，骗人罢了。刚才我还在与李少卿叙谈，怎的就这般模样了？噢，对了，定是突然生了一场大病！”

“太子殿下刚才晕倒了。太子妃说得很对，是无大碍。殿下，请不要冲动，好好躺着，静等御医。”李渊一把拉起就像面团似的吕公公：“将心放到肚子里好了。快到宫外瞧瞧，看御医来了

没有。”

吕公公鼓足勇气，好不容易迈开步子，摇摇晃晃地来到宫门外，倚在玉柱上大口地喘着粗气。忽然，他发现太子披头散发，一手执剑一手握铜，从云雾中俯冲下来，向着他的面门便打。他大惊失色，继而魂飞魄散，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就连御医李贴儿从他的身边经过，他也无丝毫觉察。

李贴儿原本是民间的名医，后来被传到宫中，专为皇帝和太子治病。此人从祖宗手中继承下许多绝活儿，特别擅长内病外治。他熬制的膏药，专治腰酸腿痛，跌打损伤，腹泻呕吐，一贴就愈，故有“李贴儿”的雅号。接到太子病倒的消息后，他不敢怠慢，抱上出行箱就出了太医所，奔向东宫。因年老体弱，腿脚不太灵便，尽管用上了吃奶的力气，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却还是延误了许多时间。

已经急得浑身冒火的太子妃和李渊看他那狼狈不堪的模样，又痛又恨，但却顾不得发泄对他的不满，三言五语地讲了太子的发病过程。他也顾不得告白来迟的原因，边擦着满头大汗，边坐在榻沿上，将鹰爪似的左手中指和食指，搭在已经疲惫之极，似睡非睡的太子的左手腕上。然后边捻动中指和食指，边十分肯定地道：“从寸脉、关脉、尺脉的脉象上看，太子殿下是思虑太重，又受了惊吓所致，服上三付药就会痊愈。”

说完铺开处方笺，开了三付有镇定功能的药物，交给太子妃：“一日一服，连服三日，红枣为引。派人随小人拿药去吧。是了，有个公公倒在宫门处的玉柱边，是否也让小人给他诊视一下？”

“定是吕公公无疑。吕公公疑心太重，又忧心忡忡，方才如此。不用诊视，重奖他一下，他就会好的。”李渊目送着李贴儿，



向站在身边的太子妃道：“太子已经没事了，我这就回府去，隔些时日再来探望太子。”

太子妃知道李渊为国事忙忙碌碌，几无闲暇，便不再挽留，破例地将李渊送到宫门口，恳切地道：“太子没实病，心病而已，只有你能打开他心病这把锈锁。也是，这句话我不知当着你的面重复过多少遍了，又在重复，没法子哟！”

宫外还是那个阳光温暖，微风和煦，桃红柳绿的世界。这个沁人肺腑的世界与寝殿中那个暗淡而令人惊恐不安的所在对比强烈，反差极大。太子妃忽然产生了一种不愿再进寝室的欲望，她爱太子杨勇，也曾有过当皇后的冲动，然而，她又实在对宫内台上微笑，台下斗法，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现实厌恶之极。随着杨广争夺太子之位步伐的加快，太子与她的危机感也越来越重，太子到了这般天地，她的心灵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残。若不是皇家的法度极严，皇父又无废太子之想，她真想让太子做个平民，二人找个偏僻的地方隐居，过几年清静日子。

送走了李渊，太子妃极不乐意地来到寝室。她试了试太子的额头，然后接过侍女递过来的冰糖莲子羹，还没端到嘴边，宫门外就传来“皇上驾到”的叫喊声。她放下羹碗，与太监、宫女们奔至宫门口接驾。

文帝已经六十三岁，头发、眉毛、胡子全白了，脸上的皱纹虽然不多，二目却明显得小了，红红的，里面注了亮晶晶的水，眼神也不无呆滞，那么直，那么暗。步履迟缓，背也有些驼，尽管龙袍的剪裁者们费尽心机，大作驼背的文章，还是难掩背驼的现实。他虽然老态龙钟，思维还算正常，口齿也不错，只是慢了些。在太子身上，他没少下功夫。他疼爱杨勇这个忠厚、诚实的大儿子，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杨勇身上，目的是要杨勇接好他

的班，做一个以德治国的好皇上。他清楚杨勇的处境和心思，便更加疼爱，更加维护。这不，得到杨勇病倒的消息后，将手中批阅奏折的御笔一扔，坐上车辇就赶来了。

文帝的到来，惊醒了昏昏欲睡的太子杨勇。他用力睁开干巴巴的眼睛，一眼发现了坐在他身边的文帝，便挣扎着爬起来，抱住文帝的肩头嚎啕大哭，就像受了极大委屈的样子。

太子妃欲劝说太子止哀，以免惊了御驾，文帝言道：“让他哭吧，哭出来心里舒服。”

太子终于止住了哭声，大概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慌忙松开双手，跪在榻上：“臣一时失态，惊了大驾，罪该万死！”

文帝的恻隐之心便越发重了，鼻子一酸，老泪流了下来：“快，快躺下，都病成这样了，不必拘礼。”他接过太子妃递过来的黄色丝帕擦着泪水：“朕生五子，秀与谅不成器，已被贬为庶人，秦孝王俊刚勇有余，谋略不足，难承大业，勇儿你和广还算不错，若你有个三长两短，谁承朕的大业？勇儿，你是太子，是未来的皇上，若是继续忧心重重，自己折磨自己，岂不凉了朕的心。宰相肚里都能撑船，况且一个未来的皇上。你太怯懦太小心眼了，要不彻底改了，后果难堪哟！”

“这么说父皇没有废孩儿太子之意了？”太子面露喜色：“谢父皇抬爱！”

文帝接过药碗，边一匙一匙地向太子嘴里送，边道：“朕已经向你说过多少遍了，只要朕还是天子，就无废你之意。你可要好自为之，若习来学去仍然是这个样子，就是给你个皇帝你能当了？朕戎马半生，腹藏经史，方才有勇气争夺皇位。若像你这样……唉！”

太子还想说什么，文帝制止了他，等他咽下最后一口药汤，



文帝向太子妃道：“好好照顾太子，等太子病愈后，朕派李渊来这东宫与太子聊天。李渊才高八斗，见广经多，也许能使太子的胸怀大开，后来居上。”

李渊回到府上，正要静下心来写奏折，宝惠走进来，说是父亲病得不轻，太医正在诊治。父亲是在他到东宫去的时候病倒的，一得病就半身不能动弹，言语不清。他闻言吃惊不小，扔下雕花笔，急步奔向父亲的卧室。

李炳果然病得不轻，躺在榻上比比划划，似乎有许多话要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室内站满了人，夫人独孤迦藤坐在榻边愁眉不展，孙女李玉心，孙儿李建成、李世民也在场，还有府内的佣人们。太医显然已经诊断过，正在开药方，见李渊进来，一脸无奈地道：

“卫尉少卿，老爷患的是半身不遂。老爷年纪大了，又不闲着，加之太胖，想来是患病的原因。”

李渊焦急地问：“父亲的病，有治好的可能吗？”

太医不置可否：“治治看吧，若老爷服下在下的药后，经脉通了，病也就去了，若是不通，也许……”

“也许，也许，无用的东西！”李渊话已出口，又觉语气太重，便平和地道：“快开方吧，可要倾其所能。”

药方很快就开好了，李渊骑上快马，亲自到御药房取药，因为有几位药府中的药房没有。药取来后，他又亲自熬煮，亲自喂到父亲已经歪斜的嘴里。然后就守在父亲的榻前不肯离去，直到三天后父亲的左半身能够活动，也能用简单的字和手势表达思想了，方才又投入到奏折的写作中去，只是写作的地点由书房搬到了父母的卧室。

独孤迦藤了解自己的儿子，宝惠理解自己的丈夫，已经能料

理国事、家事的李玉心和李建成知道父亲在用行动诠释“忠孝两全”的含义，府上的佣人更晓得自己的责任，便劝李渊到书房捉刀，陪护病人的事由他们承担。李渊说什么也不肯，大家无奈，便由他去。

李渊用了三个晚上，终于在思绪不宁的情况下写好了奏折，准备亲自交给父亲。虽然文帝传出话来，说是先料理父亲的病，奏折晚交几天无妨。他装好奏折，正要出门，不想父亲示意他先不忙出府，而且还做了几个怪异的手势。正当他问母亲父亲的手势表示何意时，父亲的嘴里突然挤出了一个“念”字。他不想打扰父亲，犹豫不决。这时，母亲道：

“渊儿，你父亲清楚朝中的事，怕你再重蹈被打入天牢的覆辙，一直为你捏着一把汗。今太子之争的悲剧愈演愈烈，他的心悬得更厉害了，怕你力保太子杨勇，得罪了晋王杨广。因为他断定，太子难继大统，文帝百年之后，天子非杨广莫属。杨广心狠手辣，一旦登基，事情就糟了。你到北疆监察军队期间，杨广差人送来厚礼，被我和你父亲婉言谢绝了。杨广也来过几次，说是探望我们，实际上是想让我和你父亲说服你站在他的船上。文死谏，武死战，古来如此，你可要三思哟！”

李炳看着夫人连连点头，而且又挤出了“对”字。

李渊不知该怎样回答二老，便靠近父亲，读起奏折来。奏折的内容非常单一，主要写了这次监察北疆军队和突厥汗国犯边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其中有“派重兵攻伐突厥汗国，使其臣服，保此疆平安”和“晋王杨广为主帅最佳人选”字样。

李炳边听边点头、摇头，最后“哇啦哇啦”说了许多，但却无一个清楚的音节。倒是那手势表达的意思使李渊和母亲理解了



他的思想：奏折很好，只是主动提出让杨广任主帅的建议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之嫌。不要介入太子之争，事关重大，立止为宜。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李渊忽然有一种大不吉祥的感觉，心头不由悸动了一下。他下意识地看着父亲的眼睛，这种感觉便越发重了。便违心地点头称“是”，便忐忑不安地出了府门，去见文帝。

文帝正在大召殿批阅关于出兵高丽的奏折，刚在奏折上御批了“时机远未成熟，以后再议”几个字，已经年近古稀，举步艰难的刘公公报说“李渊求见”。他放下御笔：“快传李爱卿前来见朕！”

不待李渊呈上奏折，文帝便问起李炳的病情，李渊一一奏明，然后言道：

“据微臣看来，父亲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了。微臣恳求陛下派出宫内最好的御医为父亲诊治。”

文帝也不无悲戚：“李柱国为北周和大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又是朕的连襟，他病到了这般地步，朕岂能坐视不管。朕就破这个例，旨李贴儿为其诊治。朕有一棵长白山进贡的百年老山参，重斤许，十分罕见，就送给李柱国补补身子。唉！人到了这把年纪，经不起折腾了，朕也浑身七痛八痒，头昏脑胀，四肢乏力……”

“圣上是天子龙胎，而且做了那么多利国利民的大事、好事，不会有什么事的。”李渊打断文帝的话：“臣劝圣上莫再哀哀劬劳，安适恬静地休养龙体，让自己满足于天命的解说，使心灵得到充分的休息。”

文帝苦苦地一笑：“泱泱大国，亿兆百姓，事情千头万绪，

层出不穷，朕能歇下来吗？天子尊荣，可天子难做哟！看看，爱卿这不是又给朕送麻烦来了吗？”他接过奏折细细地审视着：“北疆将士安于职守，保疆安民，不惜性命，朕定论其功，行其赏。突厥汗国自不量力，犯边闹事，罪当除之。朕近日内就派大军于北疆，让他们尝尝大隋国的厉害，只是这主帅人选再斟酌一下为好。朕知爱卿的用意，可你想过没有？晋王若是推病不就咋办？即便他愿意挂帅，他争夺太子之位的野心会变吗？他的势力已经十分强大，到了敢于威逼朕让位的地步，朕已动他不得。若动他，朕的皇位能否保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天下大乱，一个好端端的、统一的中国就不复存在了！”

文帝的话是对的，杨广通过物质收买和威逼利诱等手段，已使朝中诸如杨林、高竊等重臣倒向他这一边，天下官吏和臣民也认为未来的天子应当是战功卓著、有治国之能的杨广，并非怯懦无能的杨勇。尽管杨广骄横武断，刚愎自用，骄奢淫佚，总比一个无能的天子强许多倍。正如靠山王杨林所说：天子就应当骄横武断，刚愎自用，若软似面条，任人吐吃，必群龙无首，国将不国。至于骄奢淫佚，更不值一驳，若是不然，皇上的三宫六苑七十二妃还有何用？无怪市面上流传着“宁要杀伐君，不要无用臣”的话。无怪江南传言：若是杨勇称了帝，江南自立无疑义。

李渊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何尝不清楚杨广的势力已经膨胀到了何种程度，但他坚持认为，祖宗传下的法度不无道理。若是皇子们都可以做天子，文帝的五个儿子不争个鱼死网破才怪呢。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暂且不说，三子秦孝王杨俊有兵马十万，称霸秦地，势力仅次于杨广，若计较起来，能争到小半个天下。四子杨秀、五子杨谅虽然被贬为庶人，同情者却大有人在，要是振臂一呼，响应者众。那时，天下照样大乱，一统江山照样分裂。



况且太子杨勇不痴不呆，只要认真调教，登基后有能臣辅佐，还是能够做个明主，治理好国家，免遭战争和分裂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埋在李渊的心底，那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于是，李渊便不再坚持让晋王杨广挂帅的提议，模棱两可地道：“圣上，不论谁任主帅，这兵总是要派的。圣上不想让晋王挂帅，不知人选是哪个？”

文帝思考再三，一语定乾坤：“就让河间王杨弘挂帅吧。他是朕的从弟，又极有谋略，勇不可当，更重要的是此人忠于朕，而且培养了数万精锐之师。前些日子从河间派人送来奏折，奏报了他治理河间的情况，还一再申明，若朕有用他之处，万死不辞。再派相国高竊为元帅长史，调度军中事宜。”

奏折文帝已阅，派兵事宜也已确定，李渊比较满意，特别是对文帝派高竊任元帅长史的决定暗中叫好。高竊是杨广的左膀右臂，将其调离京城，不失为高明之举。然而，尽管如此，李渊却无离去之意，他决计与文帝细细谈一谈太子之争的事。于是，以饮茶拖延时间，等待文帝首先提出这个问题。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若是抢在文帝前面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有刁难天子之嫌，更为严重的是文帝一时性起，揭穿他心中的秘密。

文帝也想与李渊探讨这个问题，但也不肯首先提起，背对着李渊望着窗外瓦蓝瓦蓝的天，似乎将李渊给忘了。在他看来，李渊是保太子杨勇的主要力量，但是，如果李渊不交出心中的、他已窥视到的秘密，他决不首先触及非常敏感的太子之争的核心问题。尽管方才他提到这个问题，而且剖析了杨广的势力和不废太子的意义。

厅内很静，计时的滴漏的嘀嗒声都听得清清楚楚，还有文帝那略带嘶鸣的喘息声。

君臣就这么僵持着，直到侍女前来倒茶，方才打破这大概在历朝历代不曾有过的局面。文帝也许是太累了，终于没有沉住气，没事似地道：

“爱卿，还有什么事启奏吗？若是没有，就带上朕送给你父的老山参回府去吧，御医的事朕下午安排。”

点将不如激将，李渊便不再僵持下去，起身奏道：“臣还有一事要问个明白。”

“何事？”

“关于太子之争的事。”

“这件事朕不是已经提及过了吗？”

“臣以为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微臣敢问圣上，圣上真的不想另立太子吗？”

文帝不仅不做正面回答，反而盯着李渊道：“咱君臣都别兜圈子了。朕来问你，你力保太子的目的除了维护传统法度，不使大隋陷入战争之外，还有别的欲望吗？”

李渊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圣上以为呢？”

“朕不妨将已经做出的、关于太子之争的结论告诉爱卿。朕以为，若太子一如既往，废太子另立新太子是早晚的事。原因再简单不过，皇子杨勇难当天子大任，朕决不会将皇位交到一个在短时间内就会将大隋江山踢蹬了的人手里。”

文帝不无启发的话终于触及了正题，李渊便不再藏掖：“事到如今，微臣就挑明了吧。臣以为，只要有能臣辅佐，太子完全有能力治理好大隋国。臣力保太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做摄政王，辅佐太子做一个保国安民，大隋蒸蒸日上的明君。若圣上以为臣有野心，就治臣的罪好了！”

文帝盼的就是李渊的这句话，不由喜上心头，言道：“李渊



啊李渊，你何必与朕捉迷藏，一语道破不就得了。既然你将心窝子的话掏给了朕，朕就明说了吧。朕之所以矢志不移地换太子，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力保太子，并且早已窥到了你埋在心底的这个秘密。爱卿啊，有你做摄政王，朕也就放心了！”言毕，双手捧起，向李渊施了一礼：“爱卿，朕拜托了！”

李渊大受感动，扑通跪了下来：“圣上如此，微臣哪里受得起！圣上这般下视，微臣只好对天起誓了：苍天在上，李渊受圣上之托，辅佐太子，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若有二心，神人共戮！”

文帝老泪纵横：“朕也起个誓：杨坚若废太子，刁难李渊，任凭上天惩罚！”

君臣情牵社稷，气贯长虹。多么真诚，多么悲壮的一幕！

就在这时，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上柱国、唐公、大将军李炳天命已尽，踏上了去西天的路。

李渊闻讯大恸，跪别文帝，风驰电掣般地出了大召殿，骑上大宛马，飞奔而去，扬起一阵烟尘。

文帝心中暗忖：“怎的如此巧合？难道不是天意吗？但愿唐公的在天之灵护祐太子平安登基，大隋国江山永固。祈求上苍保祐朕延年益寿，无病无灾！”

李炳的葬礼本来计划十日后举行，因天气的缘故，不能停灵太久，便提前了四天。李炳力保了北周孝闵帝、明帝、武帝、宣帝、静帝，以及隋文帝，战功赫赫，功勋能与其相比者为数无多，加之他他以国家与民族为重，举大事不计小节，人品又极好，交下了许多朋友。他活着的时候，人们以一颗平常心与他交往，似无特别的感觉，一旦他离开了这个纷争不断、复杂多变的世界，大家好像失掉了好多好多，也就越发珍重与他的友谊了。因

此，噩耗传来，吊唁者蜂至，上至皇帝与皇后、朝中重臣，下至小吏庶民，络绎不绝，长队蜿蜒，哀痛之声响遍整个长安城。

举行葬礼这天，太子杨勇与太子妃、晋王杨广与王后萧容，以及文帝的三子杨俊夫妇、四子杨秀夫妇、五子杨谅夫妇，还有文帝的女儿，先后前来奔丧。李渊外祖母家也有数十个男女参加了这支送葬队伍。算来仅哭丧者就达二百人之多。

太阳刚刚转至东边的山头，葬礼便开始了。三声沉闷的钟声响过，哀乐奏起，送葬的人群在抛撒纸钱者的引导下，缓缓出了府门。哭声骤大，响彻天宇。

送葬队伍是按隋国制定的葬仪排列的。走在前面的是由数十名身着皂衣，头戴孝帽，举着各种长幡的府中杂役组成的魂幡方队。后面是戴着各种鬼神面具，凶神恶煞的魔怪方队。由八人扛抬的硕大的楠木棺槨与送葬者居中，最后面是庞大的哀乐队。队伍长达数里，其宏大的规模可想而知。

前来观看葬礼，寄托哀思者人山人海，达到了无边无涯，万人空巷的程度。哭嚎者有之，泪水盈眶者大有人在，当然也有幸灾乐祸之人，却是为数有限，屈指可数。

送葬队伍离开李府后折向皇城的顺义门，出了顺义门又沿着皇城的西城墙向北，一直向宫城北面的西内苑而去。

西内苑是隋大业二年建立宫城和皇城时修建的皇家内苑，大业四年文帝突发奇想，将该苑定称“大兴苑”，并且亲自题写了“大兴苑”三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刻成匾额，镶在苑门上方。大兴苑东靠浐河，北枕渭水，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为皇帝的游猎禁区，并屯有重兵，起着护卫宫城北面的重要作用。苑内山虽不高，却有道观数座，炼丹、习道的道士数百人。水虽不深，却是龟爬鱼跃，更有龙腾浐河，吸渭河之水，神秘玄妙的传



说。至于名贵古木、珍禽异兽，难以数计。去年户部曾派出专人进行统计，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没弄清楚看明白，用了“大约名木百余种，珍禽异兽二百多种”的表述了事。大兴苑最北边辟有占地数十亩的墓地，是专为埋葬天子和朝中重臣的所在。李渊是朝中重臣，又是名臣、贤臣，其墓穴无可非议地选在风水极佳的腾蟒山下。

从李渊到大兴苑中的墓地，少说也有十六里路程，送葬队伍的行进速度又极慢，待灵柩放入墓门，已经晌午时分。整个葬礼结束后，太阳便歪到了西边。

李渊是陪着母亲独孤伽罗回到府中的。老人家送走了相依相伴数十载的李炳，愈加悲痛，以泪洗面，不思饮食。在李渊、宝惠和孙儿、孙女的苦劝之下，方才吃了点水果，喝了半碗米粥。李渊也哀痛不已，但却尽力压抑着情绪，以防影响母亲和他人。父亲已经走了，活着的还要好好活下去。往后，家这副重担就由他来挑了，况且他还要躬亲国事，为皇上分忧。

从道理上讲，李渊应当为父亲守灵一年。从感情上讲，李渊这个以孝著称的孝子，也应当陪着地下的父亲度过三百五十六个日夜。然而，国家正在用人之际，他若在父亲陵前隐居，实在说不过去。自古忠孝难以两全，他已为父亲尽了孝，该是为国家鞠躬尽瘁的时候了。无国哪有家，若是因守陵国内出现不测，不独他这个家会出现祸患，就是父亲的在天之灵也饶不了他。况且文帝来李府为父亲吊唁时曾经留下话，要他免去守陵一事，倾心国家，况且文帝要为这件事祷告上天与父亲的在天之灵，求其理解、宽恕。更让他感激的是，深明大义的母亲已经答应了文帝的请求。于是，他决计为父亲上了“五七坟”便出山公干，在大隋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站稳脚跟，不屈不挠，去实现自己的誓

言。

为父母的亡灵厮守，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也是隋朝皇典上写明了的。颜回都为孔子守陵三年，况且李渊。晋王杨广不无得意，心里话：只要你李渊埋头于陵侧，不再从中作梗，我的大事成了。不用说一年，半年内我便会将杨勇弄翻，坐在太子的宝座上。太子就是半个皇帝，当皇帝名正言顺。用不了数日，将那老不死的逼下金銮宝座，大隋朝就是我的了。李渊啊李渊，等你归府回朝，就改朝换代了。李炳单单在这个时候西去，人算不如天算啊！

所谓“五七坟”，是说人去世后的第三十五天上，亡人的亲属带了纸钱、美食，到陵墓祭奠亡灵。大概在未亡人看来，在这段时间内，亡灵已经在天堂安顿下来，下一步是如何与天堂中的魂灵们相处，如何生活的问题了。也就是在这天，孝子就留在陵墓边上的陋庐茅舍中，戴孝披麻，粗茶淡饭，不闻俗事，含辛茹苦地呆上一年。因为亡父或亡母需要有人陪伴，孝子的名声需要通过这一行为最后圆满，“孝子”这个概念的内涵同时得到充实。若孝子不陪陵，可定为逆天大罪，孝子的朋友、亲属，包括仇人会在背后戳指头。是啊，一个不孝之子，何谈与他人交朋，更没有为官的资格。舆论可以杀人，若是在人们面前抬不起头来，即使走了后门不予定罪，也会被唾沫淹死、呛死。

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李渊给父亲上完“五七坟”后，毅然回到了府上。于是，舆论大哗，“不孝之子”、“以前行孝是装的，骨子里就没孝心”、“这等畜类怎能为官”的唾骂声铺天盖地，而且大有越城过乡，引起全国官民群起而攻之势。最初的几天里，李渊实在难以忍受，不止一次地产生过为父守陵的念头，也不无向人们解释清楚的冲动。可他终于没有这样做，默默地忍受着，天



天上朝，做着该做的事。他经常这样想：一个干大事的人，没有宽阔的胸怀，怎能成就大事？韩信能忍辱负重，受辱胯下，我李渊为什么就不能在唾沫的海中自强不息？一旦太子登上皇帝的宝座，自己成了摄政王，不仅事情会大白于天下，而且会青史留名，身价倍增。

在兴奋中浸泡着的杨广初时不相信，继而大惑不解，接着便茅塞顿开，连连叫起苦来：“一个天下闻名的大孝子，难道不知为父守陵的重要？这里边定有大文章。与父皇达成了某种默契是肯定的。这默契定与太子之争的事情有关。”他跑到靠山王府上，向靠山王杨林请教，又来到相国高竊的府上，方知高竊已受帝命与河间王杨弘率兵到北疆征伐去了，这才感到事情已严重到了极点。为了能实现做皇帝的梦，终于豁出去了，带着厚礼，来到李府找到李渊，以图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理和情感化阻挡他当太子做皇帝之路的顽石，以防夜长梦多。

刚刚下朝回到府中的李渊，出人意料地热情接待了杨广，又是令侍女倒茶，又是派老朽无力、一步三颠的李大直去取四时鲜果，将表兄对表弟的热情，渲染到了无一复加的程度。

杨广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来找李渊的，原以为即使不吃闭门羹，也会碰钉子，不想却被热情包围。他不知李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疑心重重，但阴冷的心情却好了起来，祈祷着李渊表里如一，立即站到他这一边。

李渊拿起一个仙桃，递到杨广手里：“表弟，这桃是刚摘的，脆似梨，甜如蜜，请享用。”

杨广为了进一步活跃气氛，便不无风趣地道：“表兄得了什么仙气？竟这般有情有谊。”

李渊也幽默起来：“表弟一向面无表情，如同人家欠了多少

钱似的，今儿个怎的有了笑模样，定是受了哪个神人的指教。譬如布袋和尚了、张天师了。”

杨广脸上的皱纹骤然增多：“到卫尉少卿的府上求教，敢耷拉着脸。”

二人打趣了一会，李渊若无其事地问：“大名鼎鼎的晋王驾到，不会没什么事吧？”

杨广郑重起来：“卫尉少卿是大忙人，敝人哪敢无事前来打扰。你我二人都是明白人，就不要演戏了。我不妨实话实说，我是为太子的事来求见兄长的，想与兄长开诚布公地交流一下所思所想。还望兄长站在表兄的位置上与小弟推心置腹地促膝而谈。”

室内的空气加进了凝重的成分，渐渐地紧张起来。原本两张怒放的花儿似的脸笼上了淡淡的霜。

装佯难以长久，李渊便不再装下去，一板一眼地道：“我早知会有这一天。因为就我李渊在朝廷中的地位，以及在臣民中的威望而言，表弟暂时不敢对我动粗。既然表弟直言不讳，我也不再转弯抹角。我真不明白，立长不立幼的规矩明明白白地摆着，表弟为何非要逆流而动，争坐太子不可？再说，太子殿下是你的骨肉兄弟，爱还爱不过来，怎能无端地加害于他。”

杨广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用力拽了一下，忽地站起。然而，他还清醒，便强逼自己坐下来，强逼自己将到口的粗话咽到肚里，喘着粗气答道：“你不是开口国家、闭口民族吗？我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才争夺太子之位的。我承认我与杨勇是手足兄弟，可朝廷之中无私事，俺俩的争夺是太子之争，非为兄弟之争。”他思忖片刻：“太子是未来承继隋朝大统的人主，人主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人主必须功勋累累，城府深邃，经史满腹，俯仰天地。杨勇一无战功，二无勋绩，三无治国之能，怯弱迂腐，庸庸



碌碌，当个七品县令亦不够格，怎能当太子做皇上？我怕他当上皇帝后害了大隋，害了父皇争过来的天下，方才争太子之位，反之管我屁事！你访一访，问一问，天下臣民哪个不拥戴我做皇上，又有几人肯定杨勇能做个明主。”

李渊针锋相对，义正辞严：“你说完了吗？让我来讲两句。太子是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譬如文弱秀雅有余，壮阔不足等等。可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心地善良，通情达理，品格纯净，而且正在学习做天子的学问，进步很快，这些长处你有吗？要说他比你差点什么，只是比你识见少些，果断少些罢了。试问，一个品格纯净、心地善良的人做皇上好，还是一个刚愎自用，骄奢淫佚的人当天子于国于民有利？你口口声声忠于皇上，忠于大隋，皇上不想废太子，你非要争当太子不可，这是忠于皇上，忠于大隋吗？这不是诚心祸乱朝野，毁灭大隋国吗？你的品德何在？良心何在？”

李渊的话如同一根根钢针，插在杨广的心上。杨广勃然大怒，在室内走来窜去，俨似一只受了伤的棕熊。

室内的空气充满了无限的张力，很有爆炸的可能。太阳偏偏在这个时刻被浓云遮住，室内的光线暗下来，更增加了紧张、激烈的氛围。

李渊就像打中野兽的猎人，痛快淋漓。他一直在杨广的压力下生活，江南之役因斩娇娥险些被杨广杀掉，回到长安后的十几年里，杨广在国事问题上处处与他为难，他虽然不与计较，积聚在胸中的怒火却越来越多，已经到了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灭亡的地步。此时，他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而且有一种杨广不过如此和幸灾乐祸的感觉，同时也有一种形势已岌岌可危的紧迫感。

恼羞成怒的杨广终于缓过气来，大手在几案上叭地一拍：“李渊，你也太放肆了，我杨广是皇二子，是王，是人人见了害怕的征南大元帅。你算老几？也敢用这等口气向本王说话。”

“我承认地位比你低，但却真理在握。有理的士兵，高于无理的将军。”李渊不依不饶：“士可杀而不可辱，你是王，你是皇二子，你曾经当过元帅，你可以杀我，但却不能侮辱我的人格。明告你说，太子我保定了，你别想用厚礼和假仁假义来收买我，看来横在你前面的这块巨石你是搬不掉了！”

杨广暴跳如雷，吼道：“不识抬举的东西，有你的好果子吃。我杨广别无他能，啃硬骨头的劲儿还是有的！”

李渊也不示弱：“我李家世代忠良，我李渊堂堂正正，你敢动我一指头，定成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带上你的礼物给我走，从此别再到这里生事。”

杨广自从打娘肚里出来，一直沉泡在溺爱、尊崇中，从未受过如此之大的欺负，哪里受得这份气。他几步窜到李渊面前，左手抓住了李渊的袍服，右手倏地扬起，用上吃奶的力气，朝李渊的脸上打去。

李渊早有防备，左手陡出，一把抓住了杨广的右手腕，冷冷地道：“杨广，论地位我李渊比你低，若论功夫，哼哼，你还差一大截！若你继续逞凶，今日下午你跑到他人府中，穷凶极恶地胡为的恶名就会传遍整个长安城。还嫌臭名不昭不著吗？”

杨广难以挣脱右腕，气得“哇哇”大叫，却无丝毫悔意，骂道：“好个李渊，竟胆大妄为到这般天地，是可忍，孰不可忍！”

两条汉子互不相让，就这样僵持着，恰似两只扑咬作一团的、利令智昏的雄狮。

刚才发生的一切，全都收在李大直的眼帘中。李大直行动不



便，便催家人李小古速去告知夫人独孤迦藤。

独孤迦藤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拖着病弱之躯赶来，用尽平生之力叫道：“两个畜牲，都给我住手！”

李渊见状，慌忙将杨广的手腕松开，跑到母亲面前跪倒：“母亲，不孝之子惹你老人家生气了。你就原谅儿子吧！”

杨广在李渊家长大，独孤迦藤拿他当亲儿子对待，奶水喂了杨广才喂李渊。杨广在李家长到六岁，平定北齐后回到京都的杨坚夫妇才将他接回去。鉴于此故，杨广示姨母为亲娘，临出李府时，不仅给独孤迦藤磕了三个响头，还对天发过誓，说是若日后对姨母有半点差迟，天打五雷轰。已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的杨广果然没有食言，对姨母礼貌有加，经常抽暇来李府看望独孤迦藤。独孤迦藤也没有因为杨广成了皇子、晋王而自卑，一如既往地拿杨广当亲生儿子对待。此时的杨广虽然怒气未消，却还是跪了下来，不言不语，一付任凭姨母责骂的神态。

独孤迦藤流着老泪，摸摸杨广的头，再摸摸李渊的脑袋，不无气恼和疼爱地道：“小时候你俩没少打过架，也没少挨过我的巴掌。记得广儿五岁的时候，与渊儿为谁先喂巴儿狗的事打作一团，每人挨了我两巴掌。后来是广儿先与渊儿开口讲话，二人和好如初。如果说那时你俩打架还情有可原，都成了朝廷命官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就不怕别人笑话，大为不该呀！”

“母亲，孩儿知错！”李渊向母亲的脚边爬了半步：“母亲就责罚孩儿吧，可别气出病来。”

“姨母，孩儿不该惹你老人家生气。”杨广仍跪在原地：“自从出了府上，从没挨过姨母的打，姨母就打广儿一顿解解气吧。”

独孤迦藤最了解杨广的性情，也清楚杨广为何与李渊干架。表兄弟为私事干架无关大碍，可这次打架为的是国事。就国事而

言，李渊应当无条件地服从杨广。否则，若日后杨广计较起来，李渊会吃亏的。为了缓和杨广与李渊的矛盾，解除李渊的后顾之忧，胸有城府的她硬将国事向表兄弟的私事上拉：“渊儿，都三十好几的人了，怎的如此不省事？你表弟带着礼物来看你，你却既动口又动手，还像个兄长的样子吗？广儿，你就别生气了，就是吵得再厉害，也是兄弟，可别失去理智，记在心里。你俩在朝廷是王与臣，在我府上就不能王臣相称了。再说，你姨夫才去世月余，你俩就闹成这个样子，你姨父的在天之灵能安生吗？好了好了，都消一消火气，今天中午我做东。”

杨广心里有气，一刹也不想李府多待，谢绝了独孤迦藤的留请，狠狠地盯了李渊一眼，甩袖而去。

此时，李渊才意识到自己不该如此动怒，但为了不让母亲生气，说了一大堆“杨广念母亲之情，不会对我怎样”之类的话。

独孤迦藤叹了口气：“渊儿，力保太子是一着险棋啊！你父亲在世时，经常与我计议这件事。他在临终前说了句‘我最担心渊儿，这孩子心太大，胆太大’。他患病后一直言语不清，怎的临闭眼时开口说了这句话呢？足证他已经把太子之争的事看透了。不想你又耐不住性儿，与杨广吵了一架。这孩子心狠手辣，什么事也能干出来，你可千万小心哟！”

李渊掏出丝帕，擦着母亲挂在腮上的泪水：“母亲，儿不是不知道前面是悬崖峭壁……”

“你不用再解释了。既然你与圣上有约，并且对天发过誓，这着棋再险，也要走下去。”独孤迦藤打断李渊的话：“为娘看准了，杨广搬不开你这块顽石，定会再耍阴谋诡计。为了早日当上大隋皇帝，他已经忍无可忍，急不可耐了。子如父，想当年杨坚不是也如此吗？”



母子俩谈了大约半个时辰，李渊怕母亲累着，搀扶着母亲回了卧室。他心里记挂着太子，午饭后便来东宫。

太子已经恢复了常态，正在练习书法，见李渊进来，喜上眉梢，急忙放下手中的笔，让李渊就座。他本想安慰一下因老父去世心情不畅的李渊，又怕李渊当着他的面流泪，破坏这融洽的气氛，便转换了话题：“那日若非吕公公掐了我的人中穴，若非你指挥抢救，我……唉！都怪那个活龙活现的恶梦。”

“是太子殿下命大。”李渊不愿谈这个话题：“太子殿下，就谈点有益的事吧。”

太子言道：“我已经悟到了杨广弟欲夺我太子位的原因，与我软弱不无关系。若我才华横溢，威严不俗，他不敢那么猖狂。你就给我讲一讲怎样做个好帝王吧。”

李渊道：“太子殿下已经找到做帝王的感觉了。这威严二字非常重要，要有只许我负天下人、天下人不敢负我的气度。想当年陈宫与曹操一起出逃，曹操误杀了陈宫的好友吕伯奢全家。明知杀错，又一不做二不休，砍了冒着风雪为他俩买酒的吕伯奢。陈宫看曹操如此心狠，弃曹操而去，后来怎样？曹操成了帝王，陈宫却成了曹操的俘虏，不屈而死。”

“这么说为帝王必须心狠手辣了？”

“我是说要杀伐果断，不要心慈手软。但这不是说滥杀无辜，是对罪人而言。”

“这……我还真狠不下心去。宫中厨房里杀个鸡，我心里就一惊一乍的。”

“谦谦君子，温情脉脉，要不得，千万要不得。远的就不讲了，就说近的。南梁皇帝萧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打下了江山。当上皇帝后，大搞以仁治国。年年搞大赦，月月向臣民检讨自己

的不足，后来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了。若他亡羊补牢，以法制与仁慈治国，恩威并施，也不至于国灭人亡。”

“对，很对，我读过南梁史，也曾为萧衍惋惜。不过，我对他后期以佛教治国的做法非常欣赏。他未挽回败局，原因不在于他的以佛教治国，而在于他一开始就走错了治国之路，积重难返。”

“唉呀呀，几日不见，太子殿下明白了这么多的道理。宗教的力量是无穷的，要是臣民都信仰佛教，一心向佛，普渡众生，国家岂不安定了吗？国家安定了，大家又继续做好事，当好人，国家岂有不强盛之理。若是太子殿下当了人主，不妨试一试这种治国之道。”

二人就如何当一个好帝王这个话题谈了很多。太子好像一下子开了窍，懂得了许多道理，真让李渊高兴。看天色不早，李渊想回府去，太子缠着他不放，于是，二人又围绕着怎样对待杨广的野心，如何搞好与朝中重臣的关系等话题谈了许久。

这时，宫中的蒲公公气喘吁吁地前来下旨，说是皇上急着召见李渊。到李府下旨，方知李渊在东宫，便赶来了。

天这么晚了，圣上还急于召见，定是出了什么大事。李渊这么想着，飞身上马，离了东宫。他终于忍耐不住，问蒲公公宫中出了何事，蒲公公回答：

“晋王未见皇上召见的谕旨，便闯入宫中。到底晋王与皇上发生了什么冲突，老奴不清楚。不过，从皇上怒发冲冠的神态和急于召见卫尉少卿分析，肯定发生了不愉快的事。唉！不是老奴多嘴，晋王不该那么盛气凌人。皇上偌大年纪，龙体又不康健，还没白没黑地操劳国事，容易吗？真不知晋王是怎么想的。”

“看来杨广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开我这块巨石，又向皇上发



难了。卑鄙、无耻！”李渊这么想着，不觉到了大召殿门外。正要让蒲公公进殿禀报，文帝却急步走了出来，惶惶不安地道：

“爱卿，你可来了。进殿，快进殿，朕有话说！”

“听蒲公公说，晋王来过，定是他将圣上折腾成这个样子。”李渊扶文帝坐下：“是吗？圣上。”

“正是如此。不孝之子啊！”文帝泪水横流，悲痛欲绝。

原来，杨广没赚着李渊的便宜，从李府直接来到大召殿，恶人先告状，气急败坏地讲了与李渊吵架的经过，添枝加叶地讲了李渊许多坏话，要文帝立即下旨，将李渊打入天牢，如若不然，便率兵围住李府，亲手将李渊拿下。为防止事态扩大，文帝一忍再忍，和风细雨地劝说杨广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重，以他这个父皇为重，老老实实地为大隋国出力，莫让皇位吸引到丧心病狂的程度，千夫所指，遗臭万年。杨广以为文帝软弱可欺，变本加厉，用极其恶毒和下流的语言，对文帝大张挞伐。文帝气火难按，欲下旨御林军将杨广拿下，怕引起大乱，坏了社稷，有心与杨广争执一番，又怕失了天子的尊严。终至气火上冲，昏厥过去，待御医将他救醒，杨广已不知去向。事情十万火急，一时一刻也不能拖延，便忍着痛苦，让蒲公公速去李府，传李渊进觐。

李渊听文帝讲了事情的经过，心情反而趋向平静。事情早晚会发生，早发生比晚发生要好些，活火山好防，死火山一旦爆发，局面就难以收拾。于是，心平气和地向文帝奏报了杨广大闹李府的全过程后分析道：“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晋王自恃势力强大，圣上拿他没有办法，方才做出这等不忠不孝的事来。这也正暴露了他急于做太子，却又不肯以武力推翻太子的弱点。臣曾经告诉过他，他若造次，将会被臣民们的唾沫淹死。因为圣上的威信还在，祖宗留下的法度和大隋国法典还在，太子也

并非一无是处，并未到非推翻不可的地步。若非如此，他早就将臣拿下了，何必非要到臣府上求臣将他争夺太子的道路让开，为何阴谋未成后又跑到这大召殿放横？足证他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

文帝心中踏实了许多，却还是劝李渊道：“杨广既然口出狂言，必有动武之心。爱卿，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要小心再小心啊！”

李渊言道：“面对豺狼，应当严防，却也不能风声鹤唳。兵法曰：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从形势上看，晋王拥兵十数万，许多朝臣又因太子无能，倾向于他，他的势力已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可微臣也并非光杆一条，臣有锐兵四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怕他什么？大不了以武力论个高低是了。从另一方面讲，我李家在这长安城中门头最大，威望最高，若他胡来，必失掉臣心、民心。虽然家父已经去了，可李家的威望还在，民心还在，父亲的葬礼奔葬人之多，送灵者之众，就是证明。祖上讳重耳任魏弘农太守时，横枪立马，威风八面。讳熙为金的镇将军时，为保金门不失，偃月刀左劈右砍，杀敌百余人，功勋赫赫，仪凤中追尊宣皇帝。讳统任幢主时，保国安民，响应者众，大统中官封司空，仪凤中追尊光皇帝。爷爷讳公左仆射封陇西郡，后以功参左命，为国之八柱国之一，北周帝追封为唐国公。圣上追尊景皇帝，庙号太祖。父亲先后任安州总管、上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去世后圣上追谥为元皇帝。我李渊虽然不才，却也未负圣上，虽然谈不到威风八面，功高如祖，却也为大隋国鞠躬尽瘁，受臣民拥戴。臣历数祖上之功、之德、之任，决非炫耀，是想让圣上放下心来。试想，他杨广能无视我李渊和我李府的存在，对臣动粗吗？”



文帝又道：“若那贼子机关算尽之后孤注一掷，围宫逼宫，咋办？知子莫如父，他什么也能做出来。”

李渊越说越激动：“圣上为大隋开国皇帝，又是历史上第二个统一中国的人主。圣上呕心理政，沥胆治国，致使国泰民安，太平盛世，其巨勋伟功，千古可鉴，其帝王威望有增无减，他杨广再蛮横，也不敢做出围宫逼宫的恶事。况且圣上还能号令部分远在长安之外的军队，还有三万兵强马壮的御林军保驾。”

文帝信服李渊精辟的论断，心中“何惧逆子”的天平上增加了几个沉重的砝码。但他还是不放心的，又道：“古之围宫逼宫，多发生在瞬间，若逆子出其不意，朕根本没有调兵勤王的时间。”

李渊回答：“量他杨广不敢逼宫，除非他对圣上的威望，对微臣的能力和圣上的三万御林军，臣的四万人马熟视无睹。臣不怕他调兵遣将，武力行事，怕的是他派贼人夜闯皇宫，行刺朕躬。圣上一定要小心谨慎，严加防范。”

君臣二人又定了以守为攻之计，决定将杨广闹李府和皇宫的事压下来，静观杨广的动静。

果然不出李渊所料，杨广不仅没有对李渊动手，上朝时也未异常表现，似乎这件事就在这风平浪静中悄悄过去了。文帝和李渊却不敢掉以轻心，暗暗做着应变的准备，因为他俩断定，杨广是决不会良心发现，改恶从善的。

杨广当然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又来二计。他与益州总管杨素的弟弟杨约关系甚笃，结为生死之交。二人臭味相投，杨广想当太子做皇上，杨约想捞好处做大官，极力挑唆杨广推翻太子，配合默契。这日，杨广向杨约谈了大闹李府和皇宫，夸下海口，却又不敢行事的苦衷。杨约以为大可不必，因为他有锦囊妙计，不日便会将太子治于死地。杨广问何计如此厉害，杨约将生着一

个血瘤的大嘴附在杨广耳边，说出一番话来。杨广以为妙计可行，遂交给杨约金银财宝一宗，让杨约见机行事。

杨约府上有一个人称小陈平的幕僚宇文述。此人虽然其貌不扬，手无缚鸡之力，却是个心地不善，诡计多端之徒。他看杨广势大，又有谋略，断定日后必为人主，便极力巴结朋友杨约，想通过杨约到杨广府上公干。他有个密友，名曰姬威。姬威在东宫任职，因聪明灵活，深受太子的喜爱，终成太子的近臣、信臣，负管理东宫之责。杨约便让宇文述重金买通了姬臣。姬臣上了贼船后，大行不义，罗列太子“罪状”二十条，告了太子的御状。

文帝接到姬臣的举报折后，根本不相信他与李渊冒着生命危险力保的太子杨勇会如此丧心病狂，亦有杨广从中作祟的感觉，但却不敢麻痹大意，因为这是太子的信臣奏报，儿戏不得。为了不惊动太子，他密召姬臣进见。姬臣一口咬定确有此事，无半点虚言，并以脑袋作保。如此以来，文帝便由不相信到了半信半疑。在事实未清之前，将事情张扬出去是下策。文帝严旨姬臣守口如瓶，并以“若有丝毫泄漏，立斩不赦”相威胁。姬臣诺诺称“是”，跪叩出宫后，文帝便派蒲公公悄至李府，诏李渊至大召殿探研此事。

李渊断定文帝定是为太子之争一事召他，便让蒲公公先走一步，过了一个时辰，他方才出府入宫。

“爱卿，祸不单行，又出事了！”文帝将姬臣的密告折交给李渊：“爱卿你看，竟有这等事，把朕给弄糊涂了。”

李渊展开，只见上面写着：

皇帝陛下：微臣姬臣奏报太子杨勇恶行。为便于圣上御览，归纳太子罪状二十条。一曰咒人主早薨罪。太子一日三时焚香祷天，口中念念有辞：求父皇速死，本殿下早继大



统。若此求应验，本殿下必日日小祭，月月大祭。二曰卜吉凶罪：今岁五月二十三日，太子召师姥入宫，责其卜吉凶，以定登基之期。师姥卜之，卦为：圣上忌在二十三年，此期至矣！太子闻之喜不自胜，亦重赏师姥。三曰厩中养马千匹罪：太子于厩中养马千匹，意在悖逆。今惧圣上究之，大都赶往边陲军用……

“全为诬陷之词。可恨之极！”李渊越看越气，将折掷于地：“可以断定，此亦杨广采取的诬告之计。意在使圣上忽然失去理智，下旨惩治太子，他好乘机而入，坐上太子的宝座，然后登基坐殿。”

文帝问：“何以见得？”

“微臣就是证人。”李渊答道：“臣经常到东宫与太子殿下叙谈。太子殿下言必知父皇之大恩，定要重报，对圣上感激不尽，何言其逆天大罪？再说，太子生性怯懦，世人皆知，怎有如此逆心？臣去东宫的次数多了，便了解了东宫中的许多情况，根本没出现异常。再从姬臣列举的罪状看，根本没法查证。罪一怎查？罪二也没法查证，因据臣所知，师姥已经病死。罪三更是无稽之谈。既然养马千匹，一查便知，可如今到哪里查去？派员到边陲查吗？那要多少时间？至于罪四至罪二十，无需再议。”

文帝惊道：“看来姬臣受杨广指使无疑了。待朕弄清事实后，将其凌迟处死！”

“不，先放他一马。”李渊计上心来：“圣上可派心腹暗至东宫，查询太子的近臣和侍女，但一定不要惊动太子，以防刺激太子殿下。若太子的二十大罪有一罪成立，便将太子治罪。若是姬臣诬陷，也不要声张，以‘正在调查’之辞稳住姬臣，以拖延时间。”

文帝大惑不解：“这……这是为何呀？”

李渊忽地跪倒在地：“臣有一事，讲出来就是死罪！”

文帝知李渊要讲的事情重大，毫不犹豫地道：“讲，讲给朕听，朕赦你无罪。”

李渊向窗外看了一眼：“杨广已迫不及待，若诬陷太子之计不成，必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开杀戒，抢班夺权。为了大隋社稷永固，为使亿兆百姓免于涂炭，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臣求圣上在近日内退位，做太上皇，让太子继承大统。”

文帝并不糊涂，早有禅位于太子之心，怕的是太子难承大业，坏了江山，更怕杨广达不到目的恼羞成怒，兴兵乱政，使臣民陷于战火之中。然而，局势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他只好同意李渊的恳请。但为了使这件危及国之存亡的大事更完美一些，他又提出了疑问：“爱卿，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朕就让位于太子，可太子能担此重任吗？”

“太子担不了这副重任，不是还有圣上和微臣吗？圣上健在就是威力，就能起到震慑作用。臣晓得圣上还要提出诸如‘若杨广发难，如之奈何’的问题。这有何怕？太子登基前就做好充分准备，使他措手不及。待太子宣布即位后，下旨将他拿下也就是了。太子已成人主，大权在握，又擒了贼王，杨广的亲信与拥戴者必乌龟缩首。识时务者为俊杰，杨广都成了阶下囚，谁还为其卖命？”

文帝频频颌首：“如此甚好。不过，朕还有一事要问，怎样准备才算充分？”

“以换防为名，暗中调回吴江总管贺若弼和庐州总管韩擒虎的十万兵马，让其扎于京都一带。待其扎下的次日早朝，圣上突然宣布退位，太子同时登基。朝臣不许离开朝廷，待拿下杨广再



解禁不迟。至于郊祭之事，局势平静后举行。要想大事一举成功，必须严格保密，一气呵成，使杨广之流猝不及防，难以用兵权。”李渊言道：“臣本无劝圣上退位之心，危局使然，迫不得已啊！”

夜已经很深了，下弦月已从黛色的天幕上不声不响地向西半天移去，挂在树梢上。人们还在梦乡中遨游，秋虫也累到不哼不唱的程度，无疑是睡过去了。好静的夜，好美的夜色。

文帝与李渊仍在忙碌，制定太子登基方案、拟写调兵圣旨、破解疑难。越忙越清醒，谁也没有睡意，直到该做的全部做完，方才打了个盹，一觉醒来，上朝的时间到了。文帝偌大年纪，实在太累，但却执意上朝，怕的是被人发现蛛丝马迹。

文帝与李渊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大事，杨广一直蒙在鼓里，因为他发现，朝中一切正常，无半点异象。他坚持认为，文帝如果见了太子的“罪状”，定会一怒之下做出废掉太子的决定。他了解父皇，父皇将皇位看得很重，莫说太子的“罪状”有二十条，仅其中的一条就能使父皇暴跳如雷，甚至立即做出废太子的决定。不想父皇不仅没有如他所愿，反而非常地沉住气，不紧不慢地“调查”起来。他心里着急，却又不敢出面催办，生怕露出马脚。十几天后，他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唉呀！我怎的这么愚蠢？皇上用的是缓兵之计啊！这里边肯定大有文章。结论下定，不免心中发毛，找来杨约研究此事，杨约也认为中了奸计。又过了数日，有人来报，说是贺若弼与韩擒虎已率大军向京城进发，用不了三天，就可达到京城。他彻底明白了：贺、韩之兵，定是为本王而来，看来要刀兵相见了。

错过了一分一秒，也许就错过一生。面对岌岌可危的形势，他不敢掉以轻心，当夜便召集亲信密议此事。大家的看法基本与

他相同，无不磨拳擦掌，欲率手下之兵，与前来勤王的贺、韩二师见个高低。不想，就在大家等他做决定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认为，如果战端一开，虽然取胜的可能极大，却是旷日持久，他的皇帝梦不知哪年哪月才能实现。于是便一改初衷，决定围宫逼宫。然而，在亲信就要回府的时候，深谋远虑的他再次改变主意。亲信们不知他又有了什么妙计，便又坐下来，纷纷问他原因何在。他指出：在贺、韩二军未行动之前，围宫逼宫就算不得上策，今贺、韩大军快要到来，文帝的御林军和李渊所掌握的军队肯定已经进行了部署，若行此计，与双方开战，与争个你死我活有什么区别？经反复探究、推敲，雄鸡高唱三遍的时候，他终于做出了暗杀父皇与太子。若事成，即行登基，号令天下。若此计不成，再进行血战不迟。

然而，派谁行刺却难以定夺。平日里无不发誓甘为晋王抛头颅洒热血的亲信们，谁也不想手刃皇上与太子，以防留下骂名，遗臭万年。万般无奈之下，杨广想到了左庶子张衡。

张衡在牢狱中监押了六年，出狱后被贬为庶人，且被没收了家产，对文帝与李渊恨之入骨，发下宏誓，非要报此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为了报仇，他到五台山拜师学艺，苦练武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五年磨练，功夫炉火纯青，静如卧虎，动如脱兔，飞檐走壁，好生了得。下山后，来到长安城，以打拳卖艺为掩护，伺机杀害仇人。苦于机会难寻，又见杨广想当太子，与皇上和李渊叫劲，便求杨广收留于他。杨广看他武功非凡，又与父皇和李渊有深仇大恨，便收留了他，让他做了武功教头。他感恩不尽，曾向杨广发下“甘效犬马，至死不移”的大愿。

时间是宝贵的，一分一秒都不能耽搁。杨广必须在贺、韩大军到来之前戮太子、杀皇上，登基坐殿。鉴于时间紧迫，早朝



后，杨广便将身轻如燕，正在校场上指导将士操练的张衡唤到内室，问张衡想不想报仇雪恨。张衡立即理解了杨广的用意，肯定地做了回答。杨广便将为何行刺太子和皇上，何时动手，怎样动手向张衡交代清楚，并答应事成后，擢升张衡为御林军教头，奖励黄金千两。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何况一举数得，既报了仇，又升了官发了财出了名，何乐而不为？张衡不仅欣然接受，还给杨广磕了三个响头。当天夜里拂晓时分，他从东宫的后围墙一个旱地拔葱进入宫内，避开岗哨，轻而易举地接近了太子夫妇的寝室。双手发动硬功，无声无息地捏碎了两根窗棂，身躯一缩，神不知鬼不觉地钻了进去，轻轻地挑开帐帘，然后噌噌两刀，结果了太子夫妇的性命。接着窜出东宫，进入皇宫。皇宫中岗哨林立，费了好大的劲才接近皇后的寝室，戳破窗纸细细听了一会，方知只有皇后一人在帐中酣睡。于是，又摸到文帝的爱妃辛妃的寝室，仍不见文帝的踪影。找来找去，终于在文帝很不喜欢、从未宠幸过的金妃的寝室中发现了文帝。原来，文帝生怕出事，方才在金妃屋内过夜。说时迟，那时快，张衡怀着满腔仇恨，扑扑两刀，就把文帝与金妃送上了西天。此时，天已平明，世间的什物已经暴露在了淡淡的晨曦之中。张衡出宫时，被岗哨发现。岗哨以为是入宫盗窃的贼人，大喝“捉贼”。然而，等十几个流动哨赶来时，早已不见了张衡的踪影。

根据事前安排，若大功告成，张衡必须回到杨广府上。张衡噌噌噌，不一会便越墙进入杨府，看杨广的书房里亮着灯光，知杨广在等他，便径直奔了过去。见了杨广，眉飞色舞地报告了刺杀太子和皇上的经过，正要等杨广褒奖，不想杨广咳嗽一声，风驰电掣般地扑进来三条膀宽腰圆的汉子，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

下，三把朴刀齐下，他的左腿、左臂、后背各中一刀。虽然伤势不是很重，却毁了他的武功。他正要质问杨广，杨广拔出宝剑，刺中了他的喉管，同时被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这才明白自己中了杨广的借刀杀人之计，直想骂娘，却因喉管撒风漏气，白费气力。

这就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写就的连杀太子、皇帝的惊天动地的大案！它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刻在世人的心头，永远耻辱下去。它发生在隋文帝仁寿四年十月十三日。

这时，两眼通红，如同一只准备扑上去撕咬的野兽般的杨广冷冷地笑着，杀气腾腾地道：“张衡，你虽然没杀李渊，却杀了本王的兄长和父皇，也算报了深仇大恨。更难能可贵的是，你为本王扫清了登上金銮殿皇位的道路，成就了一个新的人主。不过，本王不能留下你，用你的头为本王的太子兄和父皇血祭，当然也包括你的父亲、兄弟、妻子儿女！”

早朝时分，与往常一样，朝臣们陆陆续续地赶到金銮宝殿，找准自己的位置站定，静等静鞭三响，天子临朝。若在往常，朝臣们会在这个时间互相说些无关紧要的话，甚至幽默几句，以便交流感情，放松神经，活跃气氛。随着太子之争的日益加剧，朝臣们怕惹出麻烦，便噤若寒蝉了。

皇上临朝的时间已经过了，还听不见鞭响，见不到皇上的影子，朝臣们也没挂在心里，认为皇上睡过了头，或者在处理什么事情。

杨广是重臣、武将，列在武将队列的最前面。他若无其事地向微微有些议论的朝臣们道：“诸位静下心来等着，皇上肯定会来的。皇上日理万机，也许昨夜忙得太晚，起得迟了些。”

就在这时，当值太监蒲公公连滚带爬地跑进朝堂，也顾不得



什么礼仪，哭叫道：“不好了，不好了，皇上被歹人杀死了！唉呀呀皇上，你咋就这样薨了呢？痛煞老奴了！”

朝臣们惊得目瞪口呆，木鸡般地立在那儿，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正要俯地大哭，就听有人高喊：“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太子与太子妃被杀！”

恰似晴天响了个霹雳，朝臣们懵了。

杨广看时机一到，扑倒在地，嚎啕大哭，边哭边念叨：“皇上、太子，你们死得好惨啊！大隋国咋办？臣咋办啊？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跑不出我的手心，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太子，皇上——”朝臣们随之趴在地上，哭声充满了整个殿堂，大有将殿顶掀翻之势。

最痛苦的要算李渊，当噩耗传来的刹那间，他恍若梦中，继而便暗道：“杨广先下手了。完了，一切都完了！”他哭得最真实、最动情，肝肠寸断，痛不欲生，死去活来。他哭太子和文帝的在天之灵，哭大隋社稷的不幸，也哭自己的无能。

“杀害太子和皇上的凶手抓到了，抓到了！”

朝臣们抽泣着顺声望去，只见两条汉子架着一个血头血脸，身穿黑色夜行衣的男子向这边走来。骂声骤起，替代了哭嚎。

杨广冲向前去，抓住凶手，惊道：“原来是左庶子张衡。好个不耻于人类的狗东西，竟杀太子与皇上，罪该万死！”

靠山王杨林本想出面阻止杨广对张衡动武，以留下活口，找出背后的指使者。当他的目光透过泪水与杨广那不无兴奋的目光相对时，完全明白了：背后的指使者就是杨广。于是，收回已经到了嘴边的话，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心里道：“杨广，你残无人道，天地不容啊！”

“张衡的后面肯定有主犯。留下他的性命，将他交刑部处

理。”李渊话刚出口，却又觉多余，因为他分明发现张衡已经成为了哑巴。分明发现押解张衡的两条汉子的目光不仅弯曲，而且躲躲闪闪。

杨广却顺水推舟：“就听卫尉少卿的，将张衡打入大牢，等待审判。”

这一幕才落，另幕又起，杨约高声叫道：“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咱这就立了皇上吧。太子已去，晋王是理所当然的太子。既然是太子，就有为太子的资格。晋王，在这乱世之秋，你就临危授命吧。社稷为重，臣民为重啊！”

杨广假惺惺地摇着硕大的头颅：“我杨广何德何能？敢继大统。就让三弟秦孝王秀继位吧。秀比我……”

“晋王，秦孝王机深谋远，忠贞千古，做个人主绰绰有余。不过，根据祖宗传下来的法度和大隋典籍，有长立长，无长立次，以先后为序。太子已去，晋王不继大统，让于秦孝王，秦孝王知书达礼，定不会接受。依老臣之见，你就不必推让了。”

说话者非一般人物，是刚从北疆回朝不久，处事老道，资格颇深，与杨广交情深厚的相国高竊。

此语一出，引来许多赞成者。反正你阻拦杨广也是皇帝，不阻拦杨广继皇位也已成定局，为何不卖个人情，将来捞点好处？

杨广再辞道：“父皇与兄长才去，我便继承大统，难以服众。”

靠山王杨林心痛从侄杨坚和从孙杨勇，痛恨杨广的恶行。然而，他已无力与杨广对抗，更无力挽回局面。为了大隋国不至于战火纷飞，四分五裂，他也只好认了。况且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他倾向杨广继承大统。此时，德高望重的他，只好出面定音了：“事已至此，晋王登基是早晚的事，晚登不如早登。晋王，



你就随了众臣的意吧。”

杨广便不再推辞：“既然靠山王和相国这么说，本王就答应下来，这就登基！”

群臣忽啦啦跪了下来：“请皇上着装临朝，扶玺听政！”

李渊没有跪，更没有说“临政”、“听政”之类的话。面对太子、文帝的惨死，面对与杨广冤家对头的现实，面对眼前这根本挽不回的场面，他要用宁死不屈来迎接杨广的屠刀！

第六章 放虎归山

无道昏君，南柯一梦，忽改初衷，放出了笼中猛虎。父母官连踢四脚，再露锋芒。左右丞相，行美人计，抛下香饵，欲害忠良，一枝花风骚无限。

杨广，不，是隋炀帝，数年前他就是大隋国的第二代皇帝了，谁还敢称他的名讳？其实，人们开口天子，闭口皇上，早将他的名字忘到爪哇国里去了。

隋炀帝坐在西内苑向龙堂的龙椅上闭目养神。他感到非常劳累，脑袋似乎还有些眩晕。他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除了因忙国事外，夜里付出的太多太多，是一个重要因素。但他一直非常奇怪，总是在问自己：朕玩有三宫六苑七十二妃，吃有山珍海味，住有琼林玉阁，游有名山大川，怎的就找不到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一步步走向金銮宝殿中父皇坐了二十余年宝座的感觉。那个时刻，他心潮翻滚，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心中呼喊：我杨广终于当皇帝了，终于当皇帝了！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刻？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那个时刻，那个感觉，让他终生难忘。

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杨广在腥风血雨中穿上了龙袍，戴上了通天冠，高高在上，俯视着群臣，精气尽露，气势慑人。他快刀斩乱麻，当天就止住了贺若弼与韩擒虎之军前进的步伐，稳



住了御林军，夺了李渊的兵权。登基不到一月，便用收买、屠戮、夺权等手段平定了全国的局势。手段之高明，控制局势之快，无与伦比。

在这四年里，凭借文帝创下的强大的国力和雄厚的物质财富，隋炀帝恣意妄为，挥霍浪费，生活奢靡。在这四年里，他疯狂掠夺民脂民膏，血腥镇压敢于与他作对的臣民，杀人之多，仅次于秦始皇。在这四年里，他征发大量民工营东部、筑宫苑、修别馆，常年使役工匠二百多万人。登基后的第二年三月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每月使役二百万人。所用柱梁都运自南方，一根大柱子要用二千人拉，运到洛阳需用十万民工。是年五月开始扩建西内苑，苑围二百余里，内有山海、小榭、亭台、殿阁。为使花木呈现四季如春的景象，以绮为花叶。同年在宫城外建显仁宫时，搜罗奇材异石，令国人献名花异木、珍禽异兽。登基的第三年，举国就役，大修驿道、长城。在这四年里，他北走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游江都时随行人员众多，乘坐豪华船五千多艘，浩浩荡荡二百余里，竭尽奢华之能事。以强暴、淫靡著称的秦始皇与其比较，相形见绌。

隋炀帝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春风从碧波荡漾，荷花怒放，蛙鸣阵阵的人造湖上吹拂进向龙堂，拂弄着他那张干涩、枯黄的脸。四个宫女轻轻捶打着他的双腿和肩部，两个宫女按摩着他那多毛的胸膛，他便睡得越来越香，口水流下来，呼噜山响。

他在一团红色的雾气中飘着、飘着，悠悠荡荡，就像坐在江南杭州西湖中的一叶扁舟上，十分惬意。“这就是做人主的滋味，美极了！”他似乎在自语。不知什么时候，那团红中泛紫的云雾变成了一只雕龙画凤，美奂美仑的画舫。舫中美女如云，与他相拥相偎。丝竹清丽宛转，歌声悠扬，似乎还有婆娑的舞影。也就

是眨眼的功夫，画舫逝去，他仍然躺在那团红色的云雾上。云雾由红变黑，又由黑变成血的殷红色。啊呀，这不是太子杨勇和父皇鲜血淋漓的头颅吗？他不无惊惶。就在这时，杨勇的嘴张合起来：二弟，你怎的杀害忠良？李渊是忠臣，你不该将他贬为庶民，应当重用他。他会以社稷为重，忠心报国的。父亲的眼睛慢慢睁开了，嘴也随之张合起来：冤家宜解不宜结，你就起用李渊吧。若你起用了李渊，朕不仅不会勾你前来作伴，还会保佑你的！话音未落，那团云雾变成了一团水气，他大叫一声，从半空掉到地上。

杨广猛地睁开睡眼，死死地盯着向龙堂外那角水洗过似的天，寻找着那团云雾，还有哥哥杨勇和父亲血淋淋的头颅。他终于明白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他能吃能玩能睡，杀伐果断，过去的事从不记在心里，便很少做梦。不想在这个美妙的环境中做了这样一个让他心惊肉跳的恶梦，而且梦境清清楚楚，层次分明，哥哥和父亲的话仍在耳边回响。怪，实在是太奇怪了。于是，立令极善圆梦的靠山王杨林前来见他。

靠山王杨林已近八十岁高龄，杨广做皇帝后的第二年就辞官回府，颐养天年。眼见得杨广胡作非为，坐吃山空，朝臣们又极尽巴结之能事，人心不古，江河日下，对杨广十分不满，却又不肯造次，懊悔初时对杨广的支持，有一种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悲哀。每当想起社稷，就很是痛苦。“若是炀帝身边有敢谏之士就好了。”他经常这么想。而敢谏之士的最佳人选，非李渊莫属。然而，炀帝对李渊恨之入骨，只是碍于姨母独孤伽罗和舆论，方才没治李渊于死地。要想劝说他起用李渊，比登天还难。弄好了挨顿训斥，弄不好会搭上这条老命。他刀伤复发，又添腿病，行



动困难，接到谕旨后，极不乐意地坐车来到了西内苑。因为他明白，若是不来，就是抗旨，抗旨者格杀勿论，这已是被无数事例证明了的。

许是靠山王杨林是炀帝的从祖父，或是杨林曾经保过他的缘故，大概也有有用于杨林的原因，炀帝待杨林叩拜后从地上爬起来，破天荒地赐座于杨林。接着便推开坐在他怀中的那个青春靓丽的宫女，接着便讲述那可怖的梦，接着便要杨林圆那恶梦。环环相扣，一气呵成，挺爽快的。

杨林毕竟老辣，看问题入木三分。他立即断定炀帝怕太子和文帝这两个被其送上西天的冤魂缠住，有起用李渊之意。便放下思想包袱，紧紧地抓住这个能使李渊出山的大好机会，尽情地发挥：

“圣上，恕老臣直言，此梦为大吉之梦。太子和皇上怕圣上治国受挫，托梦于圣上呢。”

炀帝心不在焉地问：“何以见得？”

杨林深深地吸了口气，安定着情绪：“李渊人品端正，忠正耿直，才华横溢，若皇上重新起用于他，将去好多麻烦。这一，尊重他的人至今大有人在，上至朝臣，下至百姓，难以计数。若圣上重用于他，定会起到安定臣心、民心的作用。这二，他有独挡一面之能，他多干些事情，圣上不就少操一份心吗？这三，圣上与他是表兄弟，他的母亲又有恩于圣上。若圣上让他出山，一可报他母亲之恩，二可安慰他早逝的父亲和刚去的母亲的在天之灵，三可向世人证明圣上不计前嫌，以才华取人的帝王胸襟。再说，上阵还是父子兵，兄弟之间嫌隙再大，也错不到哪里去。老臣推断，太子和皇上之所以向圣上托这个梦，也是基于这几点。”

炀帝的精力骤然集中起来，将目光对向杨林：“不无道理，不无道理！可朕将他放出牢笼，给予重任，若他趁机算计朕，朕如何办理？”

“臣以为，前者李渊力保太子，是出以公心，非为己利。今圣上已经为人主数载，他还能怎样？一个甘为国家献身的人，决不会对前嫌耿耿于怀，更不会趁机作祟，去破坏国家的稳定，送臣民于水火。作为明主，无不起用这种心装社稷而反对过自己的人，决不会重用那些弃国家安危于不顾，见风使舵，八面玲珑的人，尧舜如此，禹也这样。春秋初期，管仲与召忽辅佐齐桓公之公子纠与桓公争夺王位。桓公登基后，召用政敌管仲为相。管仲感恩不尽，竭其所能，帮助齐桓公成就了霸业。就说近的，先帝在时，重用南陈降将、水军大都督周罗龕和尚书仆射袁宪就是一例。圣上不是也重用过南陈的降将吗？他们之中有哪个算计过圣上？不都以效犬马吗？”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累得杨林张口直喘，口干舌燥。

杨林的话肯定打动了炀帝，若是不然，炀帝决不会赐给他一杯茶水，也不会问如下的问题：“若是李渊不出山怎么办？”

“他若不出山，就以抗旨论处！”杨林断定李渊定有重新被起用，为国效力的愿望，便不加思索地道：“若圣上信得过老臣，老臣愿到李府下旨。若他拒绝接旨，或者出山后算计圣上，圣上就搬了老臣这颗脑袋！”

“天意如此，父命难违，你又用脑袋作保，朕就不计前嫌，放他出山，给予重任。”炀帝提起朱笔，刷刷刷写就圣旨，交给杨林：“传旨去吧。”

杨林似乎看到了大隋的希望，陡然增加了些许气力，上车的时候竟没用仆人杨石头的扶持。炀帝大兴土木修建这西内苑时，



他大为反感，此时竟觉得这西内苑十分美丽，扩建未尝不可。杨石头见状，打趣地问道：

“老爷今儿个定是喝了琼浆玉液，或是受到了圣上的格外垂顾，否则不会一下子年轻了数岁。”

杨林笑道：“本王真的年轻了数岁吗？我猜也是。告诉你，大隋……算了算了，谈这些干啥？反正本王比喝了琼浆玉液还高兴。”

该办的事已经办了，炀帝便不再放在心上，便走出向龙堂，在绿树花丛中漫步。夕阳西下，金红色的晚霞涂抹在大兴苑的殿堂和古树名木上。一群喜鹊唱着歌儿从殿顶飞来，落在前面的桧树上，带来了许些喜气。炀帝的精神为之一爽，哥哥和父亲那两张血肉模糊的脸，便彻底在脑海中消失了。

微风拂面，吹来阵阵淡淡的清香，那是茉莉花和晚香玉的气息。这馥郁的暗香陶醉着炀帝的心扉，他忽然想起了刚选进宫没几天，妖冶多姿，秀色可餐，还未及宠幸的秀女芳儿，便想起驾至新修的显仁宫，在芳儿的床榻上度过这个美好的良宵。

突然，一个甜美的声音，随着轻风和花香，飘到他的耳边：

“……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长裾连理带，广袖合欢襦。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两鬓何窈窕，一世良所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不意金吾子，娉婷过我垆。银鞍何煜爚，翠盖空踟蹰……”

炀帝怎会放过这个机会，拨开花丛，顺声看过去，原来是一个花儿般的少女。他简直惊呆了，脱口道：“好个绝色女子！”

这女子太美了，不仅美在桃花般的容色，珍珠贝似的牙齿，端正秀丽的小鼻子和珊瑚那样红润的嘴唇，也不在于那一双晶莹

明亮的眼睛，更在于她那开朗从容的气度和眸子里流露出来的聪颖、才华和真挚。

炆帝的后宫是个美人窝子，秀色可餐者比比皆是，但仅仅可餐而已，没有一个能与眼前的这个小女子相比。于是，他淫心陡起，决计留在这西内院过夜。

世间的事实在不平等，炆帝在这人间仙境般的西内苑尽情的快活，老杨林却拖着病弱之躯在暮色中奔忙。从西内苑出来后，他没有回府，直接来到了李渊的府第。

曾几何时，李府前车水马龙，而今却门庭冷落马蹄稀。独孤迦藤活着的时候，还红火一些，去世后，便很少有人进出这座规模宏大的府第了。李渊的结拜兄弟游击将军董理、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听到李渊遭贬的消息后，星夜兼程，前来探望。这是人之常情，本来不该出事，事偏偏就出了。探子将这个消息报给炆帝，炆帝一句话就将董理打入大牢，余者被削去参军之职，逐出京都。若不是那时独孤迦藤还在世，这帮子情深义重的弟兄，定有性命之忧。也是，落坡的凤凰不如鸡，入泥的蛟龙遭虾欺，李府到了这般天地，谁还敢与其交往？况且，李府周围的探子密布，到处都是一双双贼溜溜的眼睛。况且炆帝凶狠残暴，杀个人如同拈死只蚂蚁，扔掉个朝臣就像扔掉个泥丸。

李府到了这种程度，李渊被炆帝贬为庶民是主要原因。庶民是什么？就是普普通通、无职无权、任人宰割的老百姓。老百姓是孙子，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而李渊连个老百姓也不如，老百姓还有串门交友的权利，他却被严令不许远行，就是在京城中活动也要得到允许后才能实施，而且必须有专人跟着，实际上已被炆帝软禁。



而这个待遇也来之不易。四年前的十月十三日，那是一个衰草连天、腥风血雨、铭刻在心、永生不忘的日子。杨广做了皇帝，为防事变，当即下旨软禁了所有的朝臣，严旨皇宫和东宫封锁太子与皇帝被刺的消息。同时将李渊拿下，打入天牢，择日裁决。数日后独孤迦藤得到了天下已被杨广夺去，李渊被押的消息后，亲至皇宫向杨广要人。讲理无效，说情杨广无动于衷，不得不以死相胁。杨广刚刚夺得皇位，怕朝臣说他无情无义，影响他的威信，便下旨将李渊放出，贬为庶人。独孤迦藤虽然取得了胜利，却从此一病不起，终于无力回天，闭上了眼睛。去世前的最后时刻，她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话：渊儿，无论杨广怎样凶残，你都不要与他计较，君为轻，社稷为重！无论如何要将大隋保住，保住啊！”

独孤迦藤升天前的遗嘱，句句打动着李渊的心。使李渊打消了东山再起，打煞杨广的嚣张气焰，夺过皇位，再现大隋昔日的辉煌，为太子和文帝报仇雪恨的念头。他自信有这个能力，更有这种可能。于是，在这漫长的四年里，他一如既往，习学诗词歌赋，研究前朝历史，练习刀枪剑戟，探讨战策兵法，志向不改，生活充实，活得有滋有味。

最苦的是夫人窦宝惠，这个为丈夫和这个家操碎了心的女人，无怨无悔地一步步走下去，脸上总是挂着笑，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屈不挠。快五十的人了，昔日的美丽大都逝去，风采却依旧。丈夫被贬，断了经济来源；大儿子李建成在江南当参军，位卑薪少，又不擅搜刮民脂民膏，所得薪俸剩余极少，全靠女儿李玉心为京城中的一户富商教授儿女之所得添补家用。不足时便典卖家中浮财。幕僚们都走了，仆人们只剩下李小古、梅儿和外甥王安，还有李渊原来的亲兵柱儿。仆人李大直将自己的整个身心

都贡献给了李家，走的也是时候，李炳前脚走，他后脚跟了去，李渊夫妇想起来，心里就不是滋味。

最让李渊和宝惠知足的是，次子李世民年已十八，不仅聪明过人，喜文好武，且是相貌伟岸，一表人材，端的是吸收了二人的优点，天造地设出了一个非凡的人物。

凡事都有两个方面，被贬固然不是好事，却有了充足的、可以由自己支配的时间。家族败落，獐狍散去，当然是坏事一桩，却少了许多事儿。李渊便腾出时间，与夫人宝惠悉心教诲世民。世民上进好学，孜孜不倦，而且悟性很强，一教就懂，一学就会。难得的是胸怀阔大，目光遥远，顾盼自雄，俯仰天地，源泉之智，迪惟前人。因此，李渊常这样想：“玉心、建成已是顶天立地之人，又有了个血气方刚、才华横溢，是常人却并非凡夫俗子的世民，李家绝对有重新崛起的希望！”

正当杨林为社稷不辞劳苦，驱车赶往李府途中的时候，李世民从母亲的房内走出来，向正在手捧《孙子兵法》的李渊道：“父亲，刚才母亲教儿读了《春秋》一书，儿受益非浅。不知父亲还有何教诲？”

李渊放下《孙子兵法》，疼爱地看着规规矩矩地站在面前的世民：“暮色已至，该是用饭的时候了，为父就不教你什么了。咱爷俩随便扯上几句吧。就以王充和他撰著的《论衡》一书为题如何？”

李世民点点头：“好，就扯这个题目。”

李渊纳入了正题，自语道：“王充一生埋头著书立说，作了四部书，我却忘记他都写了些什么书了。”

“一为因厌恶俗情，作《讥俗》之书。二为因忧伤人君之政，作《政务》之书。三为痛感伪书俗文多不诚实，作《论衡》一



书。晚年作《养性》之书。”李世民脱口而出：“儿以为这四部书，以《论衡》为最佳。该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论述了真与伪的道理。王充认为，世间万物非上天所造，是由元气构成。至于天，不过是含自然之气的东西，不能创造万物。人不能以行为感天，天亦不随行为而应人。”

“你以为王充在《论衡》一书中谈论的道理对吗？”李渊由浅入深。

“儿完全同意他在这本书中的论断。所谓天造谴告之类，为无稽之谈。今，圣上用奸除忠，荒淫无道，祸害大隋天下，如果天真的有神灵，就应该降圣王于人间。今则不然，谁还信天？儿常向天谴告圣上失道废德，求苍天降圣王以救大隋，怎的苍天无动于衷？”李世民慷慨陈词：“儿以为，天不能造人，人由元气形成，靠食欲、食气活着，并非老天所造。至于神鬼之说，更不值一驳。人死后形神俱销，所谓鬼神之说，是人思念存想造成的。”

李渊言道：“为父同意你之所谈所识，但却不主张你对当今圣上乱加评论。你不是常说长大后力保大隋社稷吗？不是说做个忠君之臣吗？既然如此，就要说到做到，否则就是不忠。不忠者必生二心，有了二心，社稷就会受到危害，百姓就会遭殃。”

“这么说，若当今皇上起用于父亲，父亲就欣然前往了？”李世民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皇宫的方向：“儿总以为圣上会用父亲的。”

李渊肯定地回答：“那是自然。不计前嫌，力保社稷，忠臣所为。若视社稷而不顾，斤斤计较，甚至武力相向，都是为父所不耻的。”

这时，已经五周岁、虎崽子似的三儿子李元霸蹬蹬地跑过来，扑在李渊的怀里，打雷似地道：“父亲，母亲让我催你和二

哥用饭。”

元霸落地时九斤有余，三岁就日食米一升，四岁时能力举几十斤。生性好斗，为人诚实，如同楚霸王在世。

李渊拍着元霸那圆圆的大脑袋，疼爱地道：“傻儿子，就知道吃。再吃下去，恨地无环的楚霸王还敢称雄吗？”

昼的大幕渐渐合上，夜幕便漫了上来。偌大的李府被淡墨染了，古木、殿堂只剩下了黑黑的轮廓。家人李小古燃起了灯火，然后去关那沉重的斑驳陆离的府门。

“且慢，且慢，靠山王来了！”

听到喊声，李小古隔着刚刚掩上的大门的门缝瞧去，只见正对府门的大道上，一辆只有高官才能乘坐的轩车向府门处轧轧而来。车把式边扬鞭打马，边直着嗓子高声叫喊，仿佛有什么急事。

四年来，李府门外从未有这样的轩车，莫说奔府门而来，从府门外经过者也以零计。李小古以为在梦中，摁摁耳朵，揉揉眼睛，三摁两揉，那轩车已经来到眼前。“不是梦，不是梦，从车上下来的果然是靠山王！”他终于明白了自己的所在，清楚了眼前的现实，慌忙吱咯咯拉开府门，跪在门槛之内，惊咋咋地道：“奴才小古叩见老王爷。祝老王爷健康长寿，洪福齐天！”

仆从杨石头突然扯开大嗓门：“圣旨到——。李渊接旨！”

李小古惊得噌地立起：“圣旨？是圣上的圣旨？看来我家老爷要倒大霉了！”

杨林理解李小古的心情，便不计较，和颜悦色地道：“小古心有余悸到风声鹤唳的地步，实在好笑。告你说，你家老爷的喜事临门了。速去通报你家老爷，让他快快接旨。”

府门外还能在近距离内互相看清模样，不碍行走，府内深



深，又无灯火，黑乎乎的。惊喜交加的李小古怕杨林行走不便，语无伦次地道：“老王爷，我家老爷囊中羞涩，买不起太多的灯烛，府内就黑了，不亮了，若磕碰着老王爷就对不起。嘻嘻，老王爷可要走好。要不老王爷就在这里等一会，奴才到里边点个灯笼，给老王爷照明！”

“我说小古，你还有完没完？”杨石头向府内一指：“还不快快通知你家老爷摆下香案接旨！”

“看我，都高兴疯了。”李小古一蹦一跳地向府内跑去，那行止与四十岁的年纪极不相符。

杨林在石头的扶持下迈过李府的门槛，缓缓行走在直达北面殿堂的，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这深宅大院内静得可怕，黑得令人毛骨悚然。北面有几点灯光，是那么遥远，那么神秘，如同鬼魂的小眼睛。巨木名树连成一片，遮住了原本星光闪烁的天宇。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猫头鹰也赶来凑热闹，“咯咯”地笑个不停，使杨林和杨石头心中发毛，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就是那个殿堂高耸、花木扶疏、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其规模仅次于东宫的李府吗？这就是那个幕僚百余、仆从近百、笑声不绝、白天马龙车水、夜里灯火辉煌的所在吗？杨林在心里问着自己，而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同时生出了对李渊不起的内疚，以及对“伴君如伴虎”这句多少代人总结出的名言的重新理解。还有“若我杨林一不小心，惹怒暴君，下场不也如此”的后怕。

“王爷，天黑路不平，你老可要走好。”杨石头提醒着处于沉思状态、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绊绊的杨林。

杨林一语双关：“是该走好，是该走好！若不小心谨慎，摔倒爬起来就难了！”

杨石头及时察言观色，对杨林的脉搏摸得非常清楚，立即意识到主子在影射什么，便更正道：“王爷身经百战，洞察幽微，如山似岳，摔不倒的。嗨嗨，摔不倒的！”

“胡说！人生在世，谁不摔跤？摔倒爬起来再走，实在爬不起来就仰着头向前爬！”杨林拍着手中的圣旨：“李渊不就是如此吗？他不是又站起来了吗？”

这时，李小古与柱儿各挑一盏灯笼迎过来，灯光照亮了脚下的石板路，也照亮了杨林的心头，驱逐了触景生情产生的压抑。

李小古喜笑颜开地道：“老王爷，香案摆好了，我家老爷、夫人、小姐、二公子都在香堂恭候老王爷，准备接旨。”

说话间，来到香堂门外，便见堂内的雕花几案上的青铜香炉中香烟绕缭，李渊与夫人、女儿玉心、次子世民早已跪在案前。事已昭然，无须重复，杨林便展开圣旨，清了清嗓子，一字一顿地念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先帝、先太子托梦于朕，提请朕重新起用李渊。朕念李渊祖上、父母忠心无二，渊为庶人期内亦无恶行，且悔过自新，矢志报国。以故学齐桓公不计前嫌，重用政敌管仲，终成霸业故事，任命渊为大兴县令，爵位五品，食邑三百户。若政绩卓著，即行升迁，若政绩平平，即行免职，若抗圣明或犯典，即行法办。望渊知朕隆恩，报朕隆恩。切切！”

李渊接了圣旨，供于案上，即请杨林客厅训话，杨林也不推辞，到客厅落座。李渊抱歉地道：“老王爷，见笑了。府中贵重之物已典当几尽，这厅内就剩这一几数机，实在寒酸，就请老王爷将就了吧！”

杨林观察着李渊的脸色，推测着李渊的心情，道：“这是哪里话来，本王是受皇上所派，前来下旨的，并非为享受这里的贵



重物品而来。李县令，圣上宽宏大量，起用于你，你作何感想？”

被软禁了四年，终于有了出头之日，李渊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只是城府深邃的他，将激动压在心里罢了。他非常得体的一笑：“在下一心报国，终于有了报国的机会，焉有不喜之理？谢圣上，谢老王爷。”

杨林又道：“老夫以为，就你的能力而言，做个五品县令小了点。不过，当今的县分京、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级，大兴县为第一级，在长安城中，在天子脚下，极为重要，皇上任命你掌管这片土地，是对你的重用。”

长安城分宫城、皇城、郭城三大部分。除宫城、皇城外，将郭城划为一百零八个坊。这一百零八个坊，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属大兴县，西属长安县。二县因皆在京都，定为朝廷之直辖县。正如杨林所说，这两个县地理条件优越，也是京都重地。京都外的县令，爵位仅七品，比这两个县的县令的爵位少两品，就可见非同一般了。重新起用之初，炀帝就让李渊掌管大兴县，也就无可非议了。因此，李渊无半点抵触：“李渊无德无才，能受到圣上这般垂青，已经心满意足了。假若圣上不理不睬，日复一日，渊垂垂老矣，难握雕笔，无力剑戟，难以报效国家，将是一辈子的遗憾，死难瞑目。今机会到来，渊定不负圣上与老王爷之期望，肝脑涂地，亦在所不辞！至于以后能否继续升迁，渊决不放在心上，能精忠报国，也就够了。只是不知如何对待当今圣上和原来的宿敌，还请老王爷指教。”

杨林眉头陡然皱起：“这的确是一件棘手的事。老王借梦荐你，意在让你像辅佐先帝和先太子那样，为国为民，敢于死谏，献计献策。如今看来，在短时间内难以如愿。你官至五品，无上朝资格，奏折难递，良言难献。更为重要的是圣上仍然对你疑心

重重。欲速而不达，不可急于谏诤，更不可稍有疏忽，只能尽其所能，做好份内的事。待圣上信任于你，擢升你为三品之时再做计较。至于与宿敌相处之事，亦非易事。必须忘掉前嫌，以诚相待，取得他们的信任。唉！为了你，为了大隋社稷，也为了老夫这颗担保你的脑袋，就明说了吧。杨素、杨约兄弟、宇文述之流，怕你东山再起，必想尽千方百计加害于你。你万万不可与他们计较。再立新功，成为圣上的股肱之臣后，再与他们计较不迟。请你记住：他们助圣上登基有功，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朝中重臣，若齐心害你，易如反掌！”

这曾经支持杨广称帝的老王爷的肺腑之言，感动得李渊热泪盈眶。李渊扑通跪倒：“请老王爷受渊一拜。渊定不忘老王爷的大恩大德！”

谯楼上更鼓阵阵，已是二更。宝惠准备了还算丰盛的饭菜，杨林执意不用。他让李渊唤来次子世民，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然后提问了《史记》《春秋》《诗经》中几个关于史、诗等方面的问题，结论道：“早就听说世民有勇有谋，人才一表，京中少年难以与其相比，今日一见，果然璀璨夺目。”又叮嘱道：“玉不琢不成器，你夫妇二人可要倾心教诲。世民，你父已开禁，你与你母亲，还有姐姐玉心，就不要囿于这深宅大院中了，常到外面走走。若不嫌弃，就经常到我府上玩耍。我府上别无长物，书籍与器械还是有的。”

送走了杨林，李渊与宝惠坐谈到天亮。二人谈心情，论大势，忆过去，谈未来，就像那个已经过去二十余载的新婚之夜，只是没有吟诗拨乐、舞剑明志罢了。

次日一早，穿戴一新、挺胸昂首、不亚当年的李渊，雄赳赳地走出了四年来仅外出数次的、曾经显赫张扬的府第，在人们疑



惑的目光中向宫城的吏部走去。后边紧跟了几条穿戴各异、鬼头鬼脑的汉子。他心里清楚，炀帝决不会在短时间内撤掉那些狗一样的密探，就是在大兴县衙中，也会安插上探子，监视他的行动。便不去管他，头也不回地走自己的路。

新任官员必须到吏部报到，这是大隋国的规矩，李渊当然也不例外。来到吏部门前，看大门紧闭，方知来得太早，离吏部开门办公还差近一个时辰。为了放松不无紧张的心情，他又折回皇城中的演艺区观看了一会俳優演出和杂技表演，又到商业区视察了商业秩序。“市内的繁华程度一落千丈，今非昔比，如此下去，用不了几年就会凋敝。”他心里这么想，又来到吏部门前，适逢大门开启，便走了进去。

吏部中的官员几乎全部换了新人，他很多都不认识。可喜的是，吏部尚书换上了曾与他共赴楼烦、荥阳的龙骧将军邹宜文。

邹宜文先是一愣，问他到此何干。当他看过李渊手中的圣旨，脸上露出了笑容，边为李渊办理赴任的手续，边自我标榜：“不瞒你说，圣上登基后，看中了我这个龙骧将军，派我带领数万人马打杀反对圣上的登基者。咱不辱使命，连战皆捷，砍下了数千颗人头，立了大功。圣上知人善任，就让咱当了管官的吏部尚书。你我虽然爵位相差数品，咱看在曾经做过你下属的份上，尽量不难为你。”

一个标准的靠杀无辜臣民起家的市侩，竟当上了爵位二品的吏部尚书，可见大隋吏治腐败到了何种程度。李渊心里凉飕飕的，怪不舒服。

回府的路上，他碰到了穷困潦倒的原兵部尚书潘景福。潘景福没有后台，全凭自己的能力，一步步擢升，终于当上了兵部尚书。文帝在时，他竭尽能事，却因不会见风使舵，公开反对杨广

继承大统，遭杨广贬斥。摘了乌纱帽事小，没收了他的全部家产事大。他当过誊抄，干过门吏，终因年老体弱，丧失了劳动能力，失去挣钱养家糊口的机会，成了拣垃圾的乞丐。

李渊为潘景福不平，为潘景福心酸，却不能表现得过分热情，问候几句话，掏出身上仅有的一两碎银子，塞到潘景福手里，便走开了。潘景福清楚他的处境，便不再言语，两只视力极弱的老眼目送着他的背影，暗道：“胜者为王，败者贼。连他这样的朝中重臣都被贬斥，我还有什么好痛苦的？”

根据吏部的规定，大兴县的县丞、典吏、教谕等官吏及三班六衙不变，李渊仅带一个仆人，一个随从，十天内上任。为了管好县事，在上任前的几天里，他走遍了大兴县手工业和商业最集中的都会、利人两市，视察了分别从城东、城南入城，为解决宫苑用水开掘的龙首、永安、清明三渠。因为这三条渠经过大兴县内，宫中剩下的水用于县民饮用和灌溉。严格地说，这三条渠既是宫中的命脉，也是大兴县的命脉。本想阅览县内的各种档案和文籍，因不在任上，只好作罢。

他是带外甥王安和原来的亲兵柱儿上任的，还有一车简策，数件器械，一捆铺盖卷。县衙离李府不过十几里地，出皇城向东，沿着宽阔的官道走了半个多时辰，便望见县衙那高大气派的建筑和门前高高的旗杆了。柱儿眼尖，突然指着前面叫起来：

“老爷你看，县衙前怎么那么多人？噢，柱儿明白了，定是县人听到消息，前来迎接你的。哈，足有上万呢！”

王安接着柱儿的话茬：“咱老爷想当年威风八面，谁人不尊，哪个不敬？能到这大兴县当县太爷是大兴县百姓的福分，岂有不迎接之理？”

“胡说些什么？都给我闭嘴！”其实李渊早就发现了这一景



观，没张扬罢了。县人迎接，已是常例，想不到来了这么多人。他能熟视无睹？能不激动、感动？便进一步提起了精神，思索着该向人们说些什么。

前来迎接李渊的百姓是自发的，并无任何人指示。一个大名鼎鼎、几起几落的非凡人物来大兴县做父母官，是空前的，谁不想看个稀罕？

看个稀罕也就是了，却搞得非常复杂。乡中的三老、亭长首先迎向前来敬酒、祝词。向前走出百余步，又被保长、闾长、族长、里正们接住，亦是敬酒、祝词。最后才被县丞等县里的官吏接住。敬酒、祝词之后，还燃起了爆竹，奏起了音乐。端的是循序渐进，精彩之极。

待爆竹响过，李渊站到早已准备好的几案上，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诸位同仁、父老乡亲，我李渊受圣上隆恩，前来敝县任职，荣幸之至。本县虽才疏学浅，却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亦知社稷为重的内涵。以故竭尽所能，秉公执法，造福于民。本县三日内览卷，三日后升堂理案，凡有冤情者，不分吏民，尽诉无妨。本县上有圣上垂顾，下有百姓拥戴，自信能办好县事。还望父老乡亲指点、帮衬。本县决计破例，为自己约法三章。这一，不吃请受贿，贪赃枉法。这二，对吏对民一视同仁。这三，秉公办事，皆依法典。请父老乡亲、衙内吏兵监而督之。若有上不合圣意，下不合民情之事，可直报朝廷。”

演说完毕，百姓欢呼雀跃，掌声雷动，又引来无数观看者，热闹非凡，在大兴县的历史上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也为李渊治理本县开了个好头。

新官上任之初作施政演说，亦是常例。李渊初来乍到，应当如此，否则朝廷会以坏大隋规矩惩戒。然而，此演说非彼演说，

前几任知县演说是无不慷慨激昂，更有在演说过程中热泪沾襟者。可他们的演说内容、用语，与李渊的演说相比有着天渊之别。前者无不以父母官自居，傲慢自恃，开口警告不许如何，闭口若违其定规又该怎样，矛头直指县内百姓。而且呆板生硬，机械教条，是动脑筋编出来的。而李渊的演说内容新颖，发自内心，又将老百姓的冷暖和执行大隋法度紧密结合，无无病呻吟之弊，使人耳目一新。让人一听就能得出“此官非彼官，能为百姓做事”的结论。

李渊演说完毕，又回答了百姓提出的诸如“如何除霸缉盗”、“怎样治县富民”之类的问题，待进入县衙之中，已是太阳正南。他摒弃了县丞早已备好的、为他接风的美酒佳肴，随便吃了些糙米菜蔬，立下了日后崇尚节俭、不尚糜费的规矩后，便在县丞包伟的陪同下在衙内漫步，意在熟悉环境。

这是一处相当于府衙规模的建筑群，分前后两部分。前为官衙，设六堂三厅，后为内宅，设前上房、前后堂楼和寝室，最后面是花园，占地少说也在百亩以上。此衙建于隋开皇二年，一开始便起点很高，以后又经扩建，成了现在的规模。

衙门座北朝南，高广气派，堂皇威严。迎面一个粉白的大照壁，一对昂然雄立、逼真而又传神的大石狮立于大门两侧。红牙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铜制狻猊辅首。大门正中上方悬上写“大兴县衙”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的匾额。这是文帝留下的御笔，不知对文帝的遗物一概视为邪恶的炀帝网开一面，还是其它原因，此匾未受劫难，静静地俯视着大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面对着人们的目光。

衙门正对衙内的大堂，相隔不过百步。大堂一开五间。中间的三间为知县问案的所在，两边各为休息室和师爷室。大堂十分



壮丽，上面是飞檐鸱吻，檐下的斗拱旁边伸出二十六个彩绘的云朵。堂内和梁柱皆绘彩云，使大厅若浮云端，威严煊赫。大堂北墙正中画一幅巨大的旭日东升图，图上挂“明镜高悬”的刷金匾额。匾额下有一把上铺色彩斑斓的豹皮的紫檀椅，椅前置一狭长高大的红漆公案，上摆文房四宝、印盒、签筒。两边是“回避”、“肃静”牌和银爪、钺斧、朝天镫、曲棍、鬼头刀、如意钩等组成的仪仗。大堂左边阶下架一面红色的堂鼓。堂鼓破旧，因敲击的次数太多，已濒临破裂的境地。

李渊从前至后依次看了一遍，然后令书吏找出县内文案，逐一翻阅。一连翻阅了三天，终于理出了个头绪。

大兴县共有一万两千户，五万口人，流动人口常年在一万五千人左右。共设五十四坊，另有集四方珍奇，皆所积集的都会、利人两市。文帝在世时，这里人丁兴旺，经济繁荣，秩序良好，达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杨广登基后，赋税加重，徭役为患，县民生活一落千丈。以致信仰丧失，民怨沸腾，盗贼蜂起，秩序混乱，仅前任知县留下的积案就达千余起之多。他将积案分为四个类型。一曰横行坊里，为非作歹的恶霸案。二曰坊内下吏依仗职权欺凌百姓案。三曰盗窃库府，以掠大财为生的盗窃大案。四曰抢男霸女，以淫乐为主的流氓案。

李渊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埋头理案，痛坏了外甥王安。借给李渊送饭的机会，王安埋怨道：“舅父，哪个官吏像你这样一心治事？累坏了身子不说，若真抓实管，要得罪多少人？凡大案重案，无不牵扯大人物，拽拽耳朵腮动弹，不是自找麻烦吗？你看人家前任知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一天算一天。这不，硬是将这么案子留了下来。论大隋法度，该当撤职查办，可人家不仅没有任何损失，还提了职升了官。不是外甥胡吹海谤，你这样

下去，怕是还要倒霉。难道非要三落三起不可吗？”

“你就知道怨这怪那，就不知民之疾苦，国之危亡。我作为一县之主，就要治理好县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再说，要让圣上彻底打消对我的疑虑，给予我重任，就要干出个样儿来。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李渊陈词之后，又觉生硬，便要王安与他一同用饭。

反正淡酒薄肴，王安也不客气，坐下就吃，边吃边嘟哝，好像李渊欠了他多少债：“哼！舅父若是将这四类大案办下来，怕是自己也就被砸进去了。安稳饭不吃，非要标新立异不可，真是的！”

一连数日，不仅王安规劝不止，家人李小古、亲兵柱儿也上阵助战。就连县丞包伟，也耐不住性儿，劝李渊手下留情，好自为之。李渊不为所动，力排众议，独树一帜，不日便大动干戈，迈出了上任来的第一步。

要想治理好大兴县，首先要使大兴县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要有这样一个环境，必须惩恶扬善。基于这种考虑，李渊先从这四类积案中的第一类入手，以雷霆万钧之势，大刀阔斧地进入了角色。

县内有捕快四十人，又从杨林府上借来家丁六十名，组成了缉捕队。经数日训练后，分二十组在五十四个坊内采取行动。一夜之间缉拿为害一方的恶霸四十六名，凡积案中涉及到的无一漏网。次日夜又抓捕欺凌百姓的下吏二十名，积案中涉及的亦无一漏网。第三天晚上开始抓缉重大盗窃犯，经十个昼夜，抓获盗首八名，严重盗贼八十名。因第四类积案中的流氓首犯为右丞相、炀帝之信臣宇文述之子宇文吉，怕惹出麻烦，影响第一至第三类积案的处理，李渊决定等奏过圣上后再进行。



李渊处理国事游刃有余，处理这些积案当然不在话下。为防夜长梦多，他快刀斩乱麻，不日便升堂问案、定案，仅用了六天的时间便理清了这三类案子，并做出了恰当处理。该放的放，该罚的罚，该判刑的判刑，该上交的上交，三下五除二，干净利索，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百姓们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大兴县沸腾了，民心唤起来了，社会秩序趋向稳定，老百姓说：有李知县这样的父母官，大兴有希望，大隋也有希望了！

盯梢李渊的密探亦大受感动，将李渊的行止奏报给了炀帝。一直被国内纷乱的形势所累，生怕江山不稳，荣华富贵到头的炀帝十分高兴，不仅撤销了李渊周围那些窥视的眼睛，还当着左丞相杨素和右丞相宇文述的面夸奖李渊不愧为栋梁之材。

为了拔掉流氓团伙这颗钉子，李渊写成奏折，借奏报处理积案事宜之机，请示宇文述之子宇文吉的恶行该不该惩治，宇文吉该不该抓辅归案？并在奏折后面附上了宇文述及其同伙的罪状。当然，这奏折他是无资格递上去的，于是，他又想到了靠山王杨林。

杨林之所以敢于将家丁借给李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摸透了帝王们的所思所想。一个国家的天子，无论是昏君也好，明君也罢，无不想让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和平稳定，以故对扰乱国家秩序者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炀帝当然也不例外。当李渊为民除害的消息传来，他拍手称快，同时也被李渊的才华所折服。因此，当李渊求他代递奏折时，他欣然接受，并断定炀帝向情难向理，肯定不会对宇文吉手下留情。

果然如杨林所料，炀帝接到奏折，不仅详细地御览了一遍，还提起朱笔批道：

渊不负朕望，惩治乱朕社稷之恶人，安定大兴，同时亦稳了

半个京城的秩序，堪为表率。旨全国各县即行效仿。

然后拿过宇文吉的罪状，很有耐心地看着下去：

……宇文吉色胆包天，罪行令人发指。据查，此人游手好闲，专以猎色为业。在不到三年里，抢二八少女六十名，奸淫少女、少妇二百余名，杀死少女、少妇十九人。其手下色徒数十人。目无法纪，穷凶极恶，肆无忌惮，如同洪水猛兽。算来被这伙色魔蹂躏的女子达千人之多。致使大兴境内之少有姿色之女子，慄慄而危，足不敢出户，面不敢视人。其恶行有目共睹，不抓、不杀，不足以除民之愤，不足以示法度、固江山……

炀帝虽然昏暴，却知用人之道，面对宇文吉血淋淋的罪行，他犯了心思：天吉是右丞相宇文述的儿子，宇文述在朕争夺太子之事上又有功于朕，且又与左丞相杨素共掌朝中大权。若惩办了天吉，感情上过不去不说，宇文述还能朕不遗余力吗？多亏有宇文述和杨素执掌国事，朕才有余暇餐女色，览山水，享尽人间之福，若是……他思来想去，难以定夺，不想刹那间暴怒起来，自语道：“区区小儿，也敢与朕比美，比朕享用的美色还多，真真的该死！”于是，一把抓起朱笔，在宇文吉的罪状上写下了“立抓立判”四个大字。

李渊见了御批，心中涌起了一股热流，为防炀帝变卦，宇文述与杨素、杨约从中作祟，他亲自出马，率领捕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宇文吉的下榻之处，一举拿下了正在餐色的宇文吉和二十多个同伙，解救出少女三十余名。当天夜间进行突击审问，宇文吉供出了所有的同伙。捕快们顺藤摸瓜，于平明前将余下的歹徒一网打尽。至此，积案全部处理完毕，屈指算来，仅用了不到十个昼夜。

抓捕与己无关者，倒也无可非议，自己最痛爱的儿子被打入



大牢，而且有生命之忧，宇文述哪里忍得下这口窝囊气？在自己的府中大骂李渊与他过不去，发誓要与李渊争个你高我低，最终以李渊的鲜血来洗刷蒙受的耻辱。然而，李渊按圣旨办事，无可挑剔，又怕闹大了炀帝怪罪，落个父子人头落地的可悲下场。便决定立即去找炀帝，请求圣上网开一面，谕旨李渊放了宇文吉。

炀帝有随心所欲的弊端，在一个地方住够了，说走就走，鸡叫等不到天明。前些日子在东都洛阳住了半年，回京后仅住了一月，便觉得乏味，又要起驾江南。仪仗时时恭候，十分便当，说走就走。这次出游江南，规模较小，仅带随行人员和百余官员，总计不过两千人。没带王后萧容，也没领宫中的嫔妃，仅带了那日在西内苑巧遇的那位使他心旌摇荡的少女。带供他享乐的异性如此之少，并非说明他淫心减弱，这是因为沿途有官员恭送美女，江南的行宫中的美女多得快装不下了。这次出行仅准备了三天，但却万事俱备，只要炀帝一声令下，便向运河进发，然后沿运河乘船南去，很是方便。此时，他已坐进轩车之中，望着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队伍暗自得意。单等吉时一到，便下令起驾。这时，他隔着车帘，忽然发现宇文述跳下骏马，跌跌撞撞地向他这边跑来。他早已将前日下午下旨抓捕宇文吉的事情扔到了九霄云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便谕旨御林将士将宇文述放进来，劈头就问宇文述为何如此慌悚，全无了朝中重臣的道貌岸然。

宇文述看炀帝马上就要起驾，便一语道破：“圣上，犬子天吉昨夜被大兴知县李渊抓捕。天吉是微臣的掌上明珠，微臣不能失去他。恳求圣上看在微臣鞍前马后的份儿上网开一面，旨令大兴知县放了犬子吧。”

“原来是这件事。李渊的行动也够快的。”炀帝便扫兴起来，兴味也索然了。他瞪着眼前这个搅他好心情的不速之客冷冷地

道：“宇爱卿，朕理解你此时的心情，为你儿子向朕求情无可厚非。不过，你那儿子也实在太放肆，竟然奸淫了那么多良家女子，还奸杀了数十人。朕的三宫六苑七十二妃，朕也不过宠幸了十之有六，他倒好，奸淫少女、少妇二百多名，真真的胆大包天。这不是与朕唱对台戏吗？你也知道，朕对你垂青的，在下旨时朕也动过脑筋，可不抓你那宝贝儿子是不行了，朕要的是江山、美人，并非你那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孽种。你也清楚，朕向来说一不二，莫说是圣旨，就是口谕也从不收回！”

宇文述叩着响头：“圣上明鉴，那李渊因太子的事与微臣有仇隙，他告臣的儿子御状，抓捕臣儿子入监，是对臣的仇恨和报复……”

“就算李渊有报复之嫌，可人家报复的有理，事情考虑的周全。你倒好，做了几件漂亮事？在这方面，你要好好地向李渊学一学，学一学！”炀帝越说越气，忽地合上车帘：“起驾！”

人流滚滚向前，烟尘骤起，如同一条土黄色的龙，翻动着升上半空，久久不散。

宇文述愣愣地跪在原地，被淹没在黄尘中，待他反应过来，御驾已经远去了。他好尴尬，好愤怒，奋起右脚，踢飞了脚下的那块核桃般大小的石块。石块不偏不倚，叭地打在对面亲兵的后脑勺上。亲兵大叫一声，倒在地上，捂着后脑勺骂娘。他清楚亲兵不知是他所为，也不向亲兵表现出什么，一甩袍袖上了坐骑，在马屁股上泄火煞气般地狠抽数鞭，同时骂道：“李渊啊李渊，老子与你没完！”

谋官如鼠，得官如虎，恃宠傲物的宇文述并非只是用嘴巴发泄的粗人。他外宽内忌，心狠手辣，说到做到，比宵小龙出海、张衡差不到哪里去。他妻妾成群，儿女成堆，死个三个五个倒也



无妨，只是咽不下这口恶气。于是，又在马屁股上猛抽数鞭，径奔杨素的府第而去。

杨素的左丞相府在东宫的南边，与东宫仅隔一条宽不足五十步的胡同。杨素任益州总管时，这座府第规模并不大，仅有几十间房屋。后因伐梁立功受赏，拿出文帝赐给的部分金银，对府第进行了扩修，规模扩大一倍。炀帝君临天下，他成了炀帝的股肱之臣，升任一品大员。随着地位的提高，财源滚滚而来，便又扩修府第。这次扩修，费掉白银万两，使用工役三百余人，历时两个月。如此以来，规模又扩大一倍。府内前明堂，中大殿，后花园，结构松散而严谨，殿堂壮观而细腻。假山剔透玲珑，池水清澈，花木繁疏，幕僚济济，丽人飘动，丝竹悠扬，如同仙境，李渊的府第比之不及，就连宏伟壮丽的东宫也被比了下去。最令人叫绝的是那座矗立在后花园中的丽光楼。此楼高十丈有余，主楼四层，黄色琉璃瓦，歇山十安脊，在阳光下闪着五彩之光，令人眼花缭乱。站在顶楼，向周围望去，整个长安城尽收眼底。有人认为此府此楼有欺主之嫌，不想穷奢极欲的炀帝不仅没有不良感觉，反而以为并不为过，不仅在这丽光楼观过光，饮过宴，还毫无羞耻的在楼上淫乐过数次，就连杨素的小妹也未放过。杨素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宇文述、杨约与吏部尚书邹宜文是这里的常客。这些支持杨广称帝的一丘之貉，狼狈为奸，掌握了大隋国的朝政，对炀帝的胡作非为视而不见，甚至推波助澜，惟恐炀帝浪子回头，失去手中的权力。李渊的出山，无疑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们清楚李渊蕴藏在骨子里的巨大能量。这能量已经在李渊的身上积聚了四年，一旦爆发，将会给他们以灭顶之灾。鉴于这种情况，他们无不惶惶不安，多次在丽光楼上密谋对策，可惜碍于炀

帝的圣旨，碍于靠山王杨林无形的压力，虽绞尽脑汁，仍无良策妙计。

杨素是第一个得到炀帝下旨，李渊行旨，抓捕宇文吉的消息的。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李渊来势凶猛，已借天子之手向他们挑战了。搭上宇文吉及那群色胆包天的纨绔子弟们的性命事小，炀帝继续重用李渊事大。一旦李渊受圣上所宠，那些原本就对李家极为好感，对李渊极为崇拜的臣吏就会依附于李渊，甚或心一横牙一咬，杀个回马枪。那时，他们这些人就会成众矢之的，“祸国殃民”之类的罪名也就接踵而来了。可以肯定，到了那份天地，眼见得江山不保的炀帝会弃卒保车，以“祸国殃民”罪撤他们的官职，夺他们的性命，没收他们的家产，就是九族人等，也难逃灭顶之灾，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

杨素听到宇文吉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派亲信到宇府找宇文述商议这件棘手的事。亲信听说宇文述找炀帝去了，便赶回杨府报告宇文述的去向。杨素推测宇文述定是为儿子的事求炀帝开恩，便道：“这个宇文述好不省事，圣上是个从不改口的主儿，能朝秦暮楚，答应他的请求吗？”

刚弄到手没几天的第六房夫人一枝花，扭着动人的腰肢款款上得丽光楼，向着正在苦苦思索对策的杨素嗲声嗲气地道：“老爷，你就忍心将妾撂在洞房不管不问？就与妾温存会儿吧。”说着，一双粉嫩的玉手搂住了杨素那有着许多老年癍的脖子，然后低下头，吻着杨素那胡子拉茬的老脸。

一枝花的确像她的名字那样很嫩很美，如同一朵怒放的玫瑰花。鹅蛋形的粉脸上镶嵌着一双清波流溢的大眼睛，顾盼间，闪来一股让人心旌摇荡的媚气。肩肌浑圆柔韧，前胸丰满匀称，腰肢婀娜挺拔，双腿硕长灵活。整个肢躯仿佛藏着什么梦幻，含着



什么憧憬似的，再加上那放荡柔情，会让人产生一种去抚弄她的欲念。

若在平时，杨素心中欲火会被一枝花撩拨旺了，那种脉管里涌动着的、充满兽性的渴望会兀然爆发。可此时的他没那心思，甚至产生了对一枝花的反感。他推开一枝花，不无恼意地道：“回洞房去，别在这里烦我！”

一枝花讨了个没趣，噘起樱桃小嘴，白了杨素一眼，一摇一摆地走下楼去。

与此同时，家人来报，说是宇文述丞相到了。杨素闻报，心头的压抑感似乎轻了一些，急令家人传宇文述上楼叙话。

宇文述上得楼来，未及开口，杨素便道：“宇文大人，找圣上去了吧？看你这狼狈相，老夫就知道你碰了钉子。”

宇文述抓起一把丝扇忽打着：“这么说杨大人听说犬子的事了？还真让你给猜对了，想不到圣上那么看重李渊，不仅不开恩，还将我训斥了一顿。”他特别加重了“看重李渊”四字的表达力度，同时将目光扫向杨素，看杨素有何反应。

杨素对宇文述的话不置可否。问：“宇文丞相，你以为此事仅仅是对付你的儿子吗？”

“不，决不是，他李渊是在玩项庄舞剑的把戏，真正要对付的是杨丞相与我，还有诸多曾经为皇上登基出过大力，而今又受皇上恩宠的人。”宇文述叹了口气：“杨丞相啊！为了皇上，咱们可是没少费心思。好不容易有了今天，咱可不能在阴沟里翻了船啊！犬子的性命事小，你我的前程事大。人忙无智，我实在没有良策，还靠您拿出对付的办法。”

杨素也叹了口气：“圣上旨意，谁敢违抗？为今之计，只有使他上当，担个罪名，然后告他的御状，方为上策。我有一

计，可将他治罪。英雄难过美人关，让夫人一枝花出面，将他拉下水，看他还有什么能耐？”

宇文述感动得就要落下泪来：“杨丞相如此仁义，让述感激不尽。只是不知这美人计如何施行？”

杨素压低声音，说出一番话来。宇文述听后连声叫“绝”。言道：“事不宜迟，明日便行动。述并非吝啬之人，事后定当重报。我有大于核桃的猫眼宝珠一颗，送杨丞相把玩。是了，我家夫人有上等翡翠玉镯一双，送与杨丞相的六夫人配戴。”

“君子之交淡如水，我怎么能要你那么值钱的东西？”杨素摆摆手，但从眼睛里透出的，却是攫取的光：“其实也没什么，收了就收了。”

当天夜里，二更鼓才响，杨素便来到洞房。一枝花心里高兴，嘴上却不咸不淡地道：“看老爷今天下午在丽光楼的样子，妾以为就不来了呢。那样子好吓人的，妾直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在抖。”

杨素将一枝花搂在怀里，酸酸地道：“我这新郎才做了几天，又娶了你这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能不来吗？说实话，有件大事缠着我，高兴不起来。今夜我就抛开那些不快的事，好好地陪你一夜。”说着，抱起一枝花进了绫罗帐，迫不及待地吻着一枝花那丰润的嘴唇。

一枝花娇柔地将他推开：“先不忙温存，你先答应妾一件事。你给妾买的首饰太粗俗，不如王夫人的首饰贵重、漂亮，妾要你再给买好的。你怎的不说话？买嘛，买嘛！”

杨素本打算将一枝花哄乐了，再将那美人计和盘托出，不想一枝花自己找上门来了，便顺水推舟：“这好办，有一颗核桃大的猫眼宝珠和一对上等翡翠玉镯正等着你去拿呢。不过你要答应



我一件事。”

“只要能得到你说的那颗宝珠和翠镯，莫说一件，就是一千件一万件妾也答应！”一枝花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因为那宝珠和翠镯的诱惑力实在太太。

杨素不失时机地讲了以一枝花为主角的美人计后，补充道：“此事极为容易，只要你把戏演绝，不管真做还是假做，就算完成了任务，剩下的事由我去做。”

一枝花是翠春楼的头牌窑姐儿，莫说去引诱一个李渊，就是十个李渊也不在话下。在她看来，男人都是吃腥的猫，真正坐怀不乱者如凤毛麟角，况且她模样儿出众，风骚性感，极有诱惑力。便道：“只要老爷舍得，妾就敢做，可别吃醋。再说了，为了老爷的千秋大业，莫说做这么件不起眼的小事，就是赴汤蹈火，妾也在所不辞。不过，老爷可要将那宝珠和翠镯准备好了，到时候妾一手交差，老爷一手交货。”

“好好好，一言为定！”杨素在一枝花浑圆性感的屁股上叭的拍了一下：“好个美人儿，有你的！”

连日来，李渊挺开心的。上任后，他一连踢了四脚，脚踢中要害。千余件积案全部处理完毕，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县内秩序趋向稳定，人心大快，百姓喊他“青天大老爷”，他成了京城中无人不夸，无人不敬的风云人物，他能不开心？况且，通过抓捕、审定宇文吉流氓首犯案，回击了宿敌宇文述，相信杨素、杨约等朝中重臣心里也不会舒服。真可谓：投出一石子，击中数只鸟。

然而，他不敢掉以轻心，以免大意失荆州，前功尽弃。他必须严守大兴县这个堡垒，以防敌人来攻。他推断，宇文述是决不会视而不见或者大义灭亲的。这等只差屁股后面插条狗尾巴，见

了皇上就摇头摆尾，竭尽巴结之能事，见了对自己不利的人就“汪汪”直叫，甚至扑上去撕咬的败类，没病都要找病，何况自己的儿子被自己以前的仇人抓获并判了死刑。

宇文吉是昨天傍晚被李渊判处死刑的。今日早饭后，他就派人将案卷送刑部去了。到底刑部是否同意他的判决，那是后话。但他估计宇文吉无生命之忧，因为宇文述是左丞相，因为刑部的官员已经腐败到了视法度于儿戏的地步。

天快晌了，李渊不见有人击鼓喊“冤”，便从后堂来到衙外活动筋骨。便见一匹快马向着县衙哒哒而来。不一会便在县衙大门前停下。马上的兵丁麻利地跳下马背，向他道：“李知县，左丞相与其六夫人很快就到了，请告知衙内人等出门迎接。”

“果然憋不住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患之有？”一向处变不惊的李渊闻言，心中也不免发毛。他立即要王安组织迎接，务要恭敬从事。因为迎接的官员是左丞相，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大员。

说话间，便见一辆轩车从西边的官道上辚辚而来。轩车两边走着一男一女，看装束，是仆从无疑，后面紧跟着六个步行的士卒，定是护卫了。

面对此情此景，李渊疑惑了：“如此轻车简从，实为罕见。难道仅仅是为宇文吉的事而来吗？”

杨素到来的消息，一会儿就传遍了衙内的角角落落。这么大的官儿来此，谁敢不出门迎接？县丞与小吏自不必说，就连伙伕、马伕、孕妇、病夫也齐齐地聚集在衙门外，等待杨素的到来。

轩车进入衙门前的空场，李渊迎上前去，给杨素行了大礼。杨素指着车内道：



“李知县，老夫的六夫人听说本县风光极佳，说什么也要老夫陪她前来观光。老夫拗不过她，就陪她来了。夫人，下车吧，李知县和大家在迎接你呢。”

一枝花答应一声，风摆柳般地从车内下来，双脚还未落地，便送给李渊一个醉人的秋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李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暗道：“天下竟有这般国色天香的女子，一笑一颦都使人热血沸腾。一个真正的男人，极难抗拒她这种从骨子里发出来的诱惑！”

来到衙内宽敞明亮的客厅，还未落座，一枝花便莺声燕语起来：“早听说李知县相貌堂堂，骨格奇伟，不严自威，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识。今日一见，果然不俗！”

“夫人过奖了，快五十岁的人了，什么奇不奇俗不俗的。要说奇，还是夫人奇。夫人天生丽质，若天仙临凡，左丞相好福气。”李渊避开一枝花那勾人魂魄的目光，转向杨素：“左丞相光临敝县，渊三生有幸。不知丞相有何指教？”

杨素一向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不想今日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虽然难掩从眉角眼梢透出来的傲然和霸气。他打着“哈哈”：“李知县，你在这大兴县连踢四脚，踢得好啊！臣民无不称赞，我也脸上有光啊！”

李渊试探道：“渊不计较臣民如何评论，心中无愧也就是了。想不到宇文丞相的爱子在这大兴犯了事，渊抓他判他也是迫不得已。不判吧，他多条人命在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吧，又碍着宇文丞相的面子。不过，臣以社稷为重，以大隋法度为绳，还是将天吉判了死刑。宇文丞相是朝廷命官，又是重臣，想他会理解我的。”

“怎么？判了死刑？判了就判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杨素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恨恨地道：“李渊啊李渊，咱走着瞧。我就不信打不掉你的威风！”

就在这时，丞相府派人来报，说是突厥的启民可汗派人前来上《臣即至尊臣民表》，皇上不在京中，需杨素回府接表、待客。

“看来本丞相非回府不可了。”杨素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边准备回府边向李渊作解释：“多年来，突厥一直犯边，惟启民可汗与大隋友好相处。启民可汗是大隋国的朋友，又派人前来下表，要求做皇上的臣子。此等利国利民的大事，本丞相岂能不管不问。我这就与夫人回去了，以后抽暇再来观光好了。”

一枝花大为不快，扭动着腰肢“不嘛，不嘛，妾不要走嘛！你回去，妾留下来。以后，以后，以后还不知是猴年马月。”

杨素无奈地道：“夫人就这个性儿，我拗不过她，她愿意留下就留下吧。李知县，就麻烦你多费心了。”

送走了杨素，李渊回到客厅，一枝花非要他陪同浏览这县衙内的建筑和后花园不可。一枝花太可爱了，可爱到了使李渊产生了多陪她些时间的欲望，便一口应下来，陪她在衙内转了一圈。也许因为随从太多，一枝花还算本分。虽然有时也若明若暗地向李渊挑逗几句，却无伤大雅。李渊却得到了极大的愉悦，竟有些离她不开。不过，仅仅是被吸引而已，没有占有她的欲望。她是左丞相夫人，他不敢。

参观完毕，李渊将一枝花送入客室，言道：“请夫人洗漱、休息，待午宴做好，我便派人送过来。”

“李知县，李大人，我太难看是不是？你在这里多待会儿，陪我说几句话就不行了吗？”其实，虽然相处的时间有限，为姑娘时就对李渊很是崇拜的她，此时却对李渊一见钟情，同时产生了不该陷害李渊的念头。可是不能啊，他的夫婿是堂堂左丞相，



若因对李渊产生了感情，坏了大事，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一枝花指着榻边的雕花方机：“你坐在这里等着，我到里边擦洗一下，很快就出来与你说话。”

李渊怕引出事端，想离开，又舍不得离开，心里话：“她是左丞相夫人，已不是妓女，做不出那种事来的。再说，她让我陪她，我能不陪吗？我敢不陪吗？若陪不好，她吹起枕头风，怎么得了？”李渊第一次对夫人宝惠之外的女人产生这么大的兴趣，也是第一次受制于一个女人。他似乎有点气恼，但更多的是感观带给他的兴奋、愉悦。

一枝花从内室走出来。她仅穿一件粉红色的透明的，黑边的山川、丘岭、河流都暴露无遗的缎裙，头饰已去，云发蓬松。一对大眼睛迷迷离离，如同藏着许多梦幻似的。定是重新抹过脂粉，香味浓重扑鼻。

“李大人，妾是不是又美了三分？”一枝花走到李渊身边：“不想向我表示什么吗？”

人生下来就有一种越轨的欲望，关键在于理智的堤坝是否坚固。面对一枝花极为大胆的挑逗，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颤声道：“夫……夫人，男女授受不亲，我……我这就出去了，出去了！”

“我一枝花难道不值得你有所表示吗？又有哪个男人不想对我做出表示？况且我主动向你求爱。”一枝花看留下保护她的两个士兵在窗外走动，丫环也从东边向客室走来，暗暗说了句“李渊啊李渊，妾对你不起了！”一头扑在李渊身上，搂得那么紧，吻得那么甜。不待李渊挣脱，便松开双手，边弄乱头发，抓破粉脸，撕扯裙裾，边向外狂奔，如同被饿狼追逐着的小白兔。边跑边喊：“了不得了，李渊强暴我了，救命啊——”

李渊大呼“上当”，然而已经晚了，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两个时辰后，数十匹快马驮着如狼似虎的丞相府将士赶来，在他强烈的抗议声中，将他押入囚车，打入刑部的大牢之内。

杨素与宇文述的行动也够快的，次日平明，便令刑部开堂问案。一个朝廷命官，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左丞相夫人大行不轨，而且有丞相府的士兵和一枝花的丫环作证，而且一枝花的纱裳有撕裂的痕迹，脸上有伤痕，而且刑部尚书不敢得罪手握生杀大权的杨素。案便定了，判李渊徒刑四年。尽管李渊痛揭杨素的阴谋，而且拒不认罪，亦不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却无能为力，再次尝到了龙入泥潭遭虾欺的滋味。可他没有屈服，不仅在公堂上昂首挺立，慷慨陈词，宣判后被押进大牢的时候，也无丝毫惧色，处处表现一个人杰俯仰天地、折冲宇宙的无畏气概。刑部尚书在审判他的时候不敢面对他那双目光灼灼的眼睛，押解他的狱卒竟双腿打颤。他也没有绝望，因为他是炀帝放他出山的，没有炀帝的谕旨，杨素与宇文述胆子再大，也不敢夺他性命。况且曾用脑袋担保的靠山王还健在，退一万步说，杨林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不会熟视无睹，必会全力营救。他已经被软禁了四年，今又被判刑四年，人生有几个四年？他要活着出去，而且要早日出去。若虎死笼中，是李家的悲哀，是他的悲哀，也是大隋的悲哀。

消息传到杨林的耳朵里，杨林并无太多的震惊。在他看来，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只不过没预料到李渊的劫难来得这么快，来势如此凶猛罢了。莫说李渊判了宇文述儿子的死刑，就是与他们友好相处，他们也不会任凭李渊折腾。他非常了解这些两条腿的野兽，他们的眼里绝对容不下沙子。显而易见，他们不仅仅让李渊过不去，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向他这个老资格的王爷发



难，以便彻底扫清他们把持朝政、胡作非为的道路。

为了大隋江山，为了李渊，也为了自己脖子上的这颗脑袋，乃至全家人的生命，杨林决计与杨素、宇文述之流斗一斗，争回这口气。当时担保李渊出山的话一出口，他就没准备过安稳日子。他怕炀帝，因为炀帝生性残忍，一句话就能治他于死地。可他不怕杨素、宇文述之流。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时候，杨素之流还穿开裆裤呢，何况他德高望重，朝中大部分重臣无不敬仰他、拥护他。一旦事情闹大，杨素、宇文述之流就会成众矢之的，那时，就连皇上也要掂量掂量，君王丢卒保车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就在李渊被押入大牢的第二天，他乘坐轩车，精选了二十名家丁跟随，大模大样，威风凛凛地来到刑部的大牢，叮嘱曾在自己手下任参军的牢头白良国，好生对待李渊，并拿出一百两白银，让白良国为李渊买酒买肉。然后进入关押李渊的牢房，说了句“顶住。外边有我呢。”掉头就走。

李渊用力点了点头，目送着杨林颤颤悠悠的身影，在心里道：“老王爷，李渊永远记住你的大恩。多多保重！”

杨林人老威仍在，牢头和负监督牢房之责的牢监，躬迎他进入，又老老实实在地送他出去。牢卒们日盼夜想地见这位老王爷，今日终于如愿，自然高兴，毕恭毕敬地目送他的轩车走出老远老远，直到看不到他的轩车的影儿，方才恋恋不舍地收回崇敬的目光。

杨林心里有气，又受了这颠簸，身体有些不适，随从们劝他就此打住，回府歇息。他二目一瞪：“不，到杨丞相府上。本王要见见这位大人物！”

于是，轩车顺着宫城中间的大道，来到杨素的府第。

杨素断定杨林非要找他的麻烦不可，本想不见，又觉不妥，便迎将出来，没事似地道：“啊呀呀，是老王爷啊！是什么风把您老人家给吹来了？里边请，里边请！”说着，走向前去扶住杨林：“老王爷走好，走好！”

杨林推开杨素的手：“廉颇并未垂垂老矣，何劳你这左丞相的大驾！”

杨素讨了个没趣，却不怒不恼，硬是扶起杨林，来到了当中那个殿堂的客厅。亲自给杨林倒上一杯刚从黄山运来的铁观音香茶。杨林视而不见，气喘咻咻地道：

“左丞相，杨大人，你身为举足轻重的国家一品大员，怎的不顾身份，做出那等于人不齿的丑事？对得起天地良心吗？老夫为你害羞哟！再说，一枝花已经不是庶民百姓，是你这堂堂一品大员的夫人。如此以来，咱杨家的脸不就丢尽了吗？”

杨素被杨林点到了痛处，怒火中烧，可在杨林面前他没有动怒的资格。他压抑着情绪，挖空心思地进行狡辩，直说得唾沫横飞，舌燥口干。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说得越多，漏洞越多。当他终于闭上大嘴，便将“弄巧成拙”一词诠释得淋漓尽致了。

与一个死不认账的大骗子计较，实在没有意义。杨林不想与杨素争下去，言道：“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庶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卿相；卿仕贪权恃宠，竟成有爵的乞人。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吉罪当该杀，李渊受圣上之托，秉公办事，何罪之有？又与你有何关系？无非是想搬掉李渊这块石头，保爵保职而已。杨素啊杨素，老夫忠告你一句：迷途知返，种德施惠吧，大隋国再也经不起折腾喽。李渊判就判了，但不许你再继续加害于他，等皇上回京后再作计较。老夫还要忠告你，宇文吉的案永远翻不了，死定了。圣上决不会因小失大，放过这个天怨人怒的孽障。



你告诉宇文述，不要再做什么手脚，以防圣上动怒，摘了他的乌纱帽！”

杨林说完，拔腿就走。杨素不无后怕，跟在杨林的屁股后边，意在再解释几句。杨林连理都不理，仿佛腭后跟着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狗。

黄昏向黑夜里走去，黎明从黑夜中走来。许是苍天睁开了双眼，许是李渊命中注定不该继续在牢中为囚。正当老杨林仗义执言，力斗杨素之流，杨素之流不甘心就范，欲一不做二不休，计夺李渊性命的关键时刻，黄公公从江南赶至京城下旨。圣旨是给靠山王杨林的，上面写着：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据报，左丞相杨素之子，原礼部尚书杨玄感率重兵至西城讨伐吐谷浑。遂起叛逆之心，与其叔父杨慎、弟杨玄感、玄纵、玄挺，从弟杨万硕，欲于西域边陲起兵反隋，以灭大隋，重建新朝，立秦王杨浩为帝。为防杨素拥权相随，接旨后即与兵部将素拿下。朕颁旨以李渊为元帅，以宇文述为副帅，起兵伐感。尔当重振虎威，一保朝廷不乱，二保伐感之军数日内成行。军情紧急，朕不日便回京坐镇。另：羽骑尉朱宽与海师何蛮至琉球求访异俗，第一次因言语不通，仅带三个琉球人归回京都。第二次其又至琉球抚慰，取得布甲而还，朕不满也。尔即与礼部联系，督其再派武黄郎将陈陵与朝清大夫张镇州率兵万余，从义安至琉球，查解琉球风土人情、地形、大政、商贾。务要功成。钦此！

杨林接过圣旨后“哈哈”大笑。黄公公问他为何如此，他原原本本地将李渊治县，杨素与宇文述大行不义之事讲了一遍。黄

公公言道：

“许是天人感应，圣上如同中了魔法，经常提起李渊。杨玄感造反的紧急军情传到圣上的手中以后，圣上便记起李渊的许多好处来。于是决定让李渊挂帅出征。将宇文述作为副帅，也非心血来潮，怕与杨素感情甚笃的他祸乱朝纲。杨玄感之高祖就是二品爵位，圣上临朝后，初拜玄感为郢州刺史，后转朱州刺史，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今又拥兵十万，盛名于天下，是个不好对付的主儿。鉴于此故，圣上对李渊寄予很大希望。”他言犹未尽：“还有一事告于老王爷。玄感造反之军情，探马本应进京报告，怕杨素与其子遥相呼应，故直接奏报给了圣上。”

军情如火，不可迟误，杨林与黄公公悄悄来到吏部大牢，向李渊宣旨，同时告知狱吏、狱卒，不可走漏半点消息。

当天夜里，杨林通过兵部，调集一千人马，将杨素、杨约骗至东宫捕获。杨林责令还蒙在鼓里的杨素给杨玄感修书一封，劝玄感弃恶从善。次日，通过吏部，以集会为名，集合朝臣于吏部厅堂，由黄公公宣读了圣旨。接着调兵遣将，不日便调集大军二十余万，浩浩荡荡，向西域进发。铁骑滚滚，刀枪如林，遮天蔽日。

李渊盔明甲亮，横枪立马，威风凛凛。将士围绕左右，如众星捧月一般。由阶下囚一跃成为统帅二十万人马的大元帅，怎不让他激情澎湃，感慨万端：“苍天祐我，我定诚心对天；圣上重我，我定披肝沥胆，凯旋而归！”



第七章 手足相残

挂帅平叛，义军遁去，安民定边，杨玄感金蝉脱壳。宇文述心术不正，放过子雄。黎阳混战，尸横遍野，玉石俱焚，惊世骇俗，忠君人精神崩溃。

鲜卑慕容部落有数个分支，吐谷浑族就是其中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的祖先原居徙河青山一带，西晋末年，首领吐谷浑率部西迁甘肃、青海之间的狭长地带。其孙叶延始以吐谷浑姓氏，以游牧业为生。无民族语言，用汉语。南北朝时先后属宋、齐、北魏。其首领吕夸自称可汗，居布哈河河口附近的伏俟城。隋开皇十六年，即隋文帝在位的第十六个年头，吐谷浑可汗吕夸死后，其子世伏继承王位，与隋修好。隋文帝为边境安定，不再用兵的同时，将光化公主嫁于世伏。从此，强大的吐谷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隋国保持着联姻关系，布哈河口一带随之无了战火硝烟，粮丰草茂，一派繁荣景象。炀帝采纳裴矩建议，经营西域，在吐谷浑的辖区内设置了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个郡，调拨将士屯田，繁荣了边陲，保障了西域与内地交通畅通无阻。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炀帝大业五年，吐谷浑首领屈突通可汗耐不住寂寞，兴兵造反，欲将隋人赶出布哈河河口，重建吐谷浑国。于是，西域一带，战火又起。驻西域的隋军将士奋起反

击，却因麻痹大意，无充分准备，屡战屡败，伤亡惨重，被迫向内地退却。屈突通率大军步步紧逼，骑兵数万，刀剑耀目，杀声不断，排山倒海。若朝廷再不派救兵，已经战死十之有六的隋军三万兵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适逢炀帝心血来潮，兴重兵攻打辽东。辽东之役打得十分惨烈，虽损失了近十万人马，仍难取胜。兵力一增再增，一损再损，根本无暇顾及西域之危。直到拿下辽东，炀帝方才从全国调集精锐十万，旨纵情骄倨，却是战功卓著，极善用兵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帅，率兵西去，以图一举击败屈突通，解心头之恨。

杨玄感自知吐谷浑族强悍好斗，英勇异常，又熟悉地形，连战连胜，不敢稍有疏忽。待立住阵脚，摸清敌情，方才展开攻势。连战两个月，人马损失两万余，才将敌军赶至边境线以外的布哈河口一带。屈突通元气大伤，不敢再战，蛰居伏俟城中，据守不战。伏俟城坚固异常，又处平展如镜的辽阔大草原之中，视野开阔，易守难攻。杨玄感久攻不下，便围城三匝，以逸待劳，欲将屈突通的两万人马困死在城中。屈突通粮草匮乏，军心不稳，欲开城投降，于心不甘，欲出兵穷斗，难逃灭顶之灾，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知何去何从。

杨玄感此时的心情与屈突通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一改用兵时的威严，整天乐哈哈的，而且酗酒狎妓，听曲观舞，十分潇洒惬意。潇洒就潇洒吧，却又生出对炀帝的不满，渐渐产生了向炀帝发难，另立朝廷的想法。可想归想，离付诸于行动，还差一大段距离。一月前，有人孝顺他一位妙龄女郎。那女郎体态强壮优美，娉婷婀娜，二目似一潭清澈的秋水。睫毛又黑又长，鼻子高挺。能歌善舞，性情中爽而含柔，娇中透媚。既有汉人的细腻含



蓄，又有吐谷浑人的质朴大方，如摇曳的水中莲。她很简单，很纯粹，展现的是一种气质，一种实力。于是，乱了一天星斗，成了他怀中的尤物。边与这女郎调情，边举杯痛饮，不觉酩酊大醉。他揉摸着女郎丰满而有弹性的酥胸，嘟嘟哝哝地道：

“美……人儿，你……就等好吧。日后本帅做……做了人主，就封你……你为皇后！”

女郎“噗哧”一笑：“元帅已经醉了，歇着吧。”

“本帅……帅没醉。是美人儿醉……醉了。”

“若是还醒着，怎说这没边没际的话？”

“告你说，本帅……要起兵反……反隋。先让……浩做皇上。然后就……蹬了他，由本帅君临天……天下。”

这本来是酒后失言，若是清明白醒，以做事严密，出语谨慎，既有武将风采，又有文臣气度的杨玄感，就是刑具加身，刀枪相逼，也决不会口出这等关乎身家性命的狂言，这正应了酒后无德的古语。难怪诸葛亮将是否酗酒，酒后是否乱言作为用人的标准之一。

次日一觉醒来，杨玄感觉得脑袋有点儿昏晕，只记得昨夜抱着那女郎尽情快活，至于说过什么，一点儿都没留在记忆中。他清楚醉酒者往往胆大，思维极有张力，言语轻狂，便没放在心上。女郎乐得没事三分静，便不点破。不想隔墙有耳，那醉语被炀帝安插在杨玄感身边的探子马功听了去，便写成罪状，做成蜡丸，交同伙速送至江南炀帝手中。于是就有了炀帝下旨讨贼，李渊挂帅出征那一幕。

杨玄感的大营扎在草原千里、无边无垠的布哈河两岸。营帐座座，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望无际。绕方圆数十里的伏俟城三

匝，虽是雁鸣声声，衰草连天，雪花儿似有若无的十月，却也不失其博大、壮观。

杨玄感的中军大帐扎在布河河口左边的高地上，占地半亩有余，正对伏俟城的南门。站在大帐门口，就能清楚地看见伏俟城头上的堞口和飘扬的彩旗。大帐高大醒目，与周围低矮的帐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将前者比喻成一轮明月，后者便是密布的星星了。若将后者看做一群鸡，前者便是鹤了。

大帐内很是豪华，雕几花案，黄机红椅，彩毯壁挂，商代铜器，汉代陶器，应有尽有。中间是铺着地毯的空场，正中放一座偌大的圆型火炉，火炉中燃烧的干牛粪蹿着蓝色的火苗。缕缕淡淡的青烟弥漫着整个空间，给人一种如在天阙的感觉。

帐内北面的长条几案后，坐着一个红脸大汉。汉子不过四十岁年纪，身高臂长，须髯疏朗，目光深邃，英气勃勃。他就是形似云长，力压霸王，能征善战，彬彬有礼，气如长虹，名闻天下的征西大元帅杨玄感。

许是昨日饮酒过量，身体不适，淫乐过度，心存顾忌的缘故，他没有饮酒，也没有狎妓，危襟正坐，一派正人君子风度。一会儿，他腾地立起，一把摘下挂在帐壁上的雕弓，抽出三支雕翎，大脚扬尘，走出帐外，张弓搭箭，射向天空中排成“人”字的雁群。连射三箭，三只雁相继落下。又令亲兵从兵器架上扛来丈八长矛，刷刷刷舞动起来。蛟龙出海，力刺华山，路数分明，功夫精妙，直舞得草飞叶落，地昏天暗。半个时辰下来，汗不出，气不喘，没事似的。

他并非在炫耀武力，是在用剧烈的活动排解心中闲来无事的落寞和急于得到什么的发泄。



这时，一匹快马从东边奔驰而来。骑者不断地用鞭子抽打着马屁股，叭叭的鞭声传来，给人一种火烧眉毛般的急迫感。

亲兵田军素指着那奔腾而来的枣红马：“好一匹宝马，好一匹宝马！”

杨玄感向着枣红马望了一眼，自语道：“肯定有紧急军情。我在这边远戍，许久不归，圣上猜忌心重，定是召我回京，另有任用。”

枣红马在杨玄感面前停下，后腿站立，嘶鸣一声，似乎是在向杨玄感标榜自己不知劳累的功绩。马背上的年轻人忽地跳下马背，单膝着地，跪在杨玄感面前，气喘吁吁地道：“元帅，大事不好，李渊统率兵马二十万，浩浩荡荡杀奔而来了！”

杨玄感一愣：“前来助我吗？”

“不，说是拿你回京问罪！”

“何罪之有？”

“拥兵自重，欲起兵反隋，再立新朝。”

“这从何说起？”杨玄感大惑不解。忽地，他大脑记忆的槽沟里反馈出了一个淡淡的信号：“莫不是前些日子与那美人儿玩得高兴，多饮了几杯，酒后乱说，被人听去，奏报了圣上，圣上以故发大兵前来拿我？信号闪过，处变不惊的他接过探马得到的书面情报，进入大帐。边看情报，边派亲兵到后帐传那女郎来见。

中军大帐与居住着杨玄感妻妾的后帐仅相隔一箭之地，女郎很快就出现在杨玄感的面前。

杨玄感不动声色地将眉眼飞动，故作多情的女郎抱在怀里，问那夜醉酒后说过什么。女郎初时掩饰，继而惊忧，接着便说了实话。杨玄感后悔不迭，一怒之下，噌地抽出宝剑，咋地砍下了

女郎的脑袋，叫道：“若不是你这婊子，本帅决不会说那些混账的话！肯定是你将本帅的话透露出去，本帅方才大祸临头！”其实他心里明白，该杀的并非这曾使他的灵魂出窍的妙龄女郎，而是炀帝在他出征前派给他的那两个与他寸步不离的带刀侍卫。

女郎白白搭上了心力和媚情，就这样倒在了杨玄感的剑下。头颅骨碌碌滚向帐边，鲜血喷涌，染红了离地丈许的帐顶，又小雨般地四溅开来，落了杨玄感一头一脸。其情其景，惊心动魄。

杨玄感令亲兵将女郎的尸首抬出去埋掉，急令军师、叔父杨慎，及其胞弟、武贲郎将杨玄奖、杨玄挺、杨玄纵，从弟、武贲郎将杨万硕与杨积善，以及中军将军李密来中军帐议事。

军令如山，人急马疾，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杨慎、玄奖、玄挺、玄纵、万硕、积善、李密先后来到中军大帐。看杨玄感面色难看，又见地上和帐顶血迹斑斑，知发生了塌天大事。便一动不动地坐着，谁也不吭声，单等元帅发话。

杨玄感习惯地扫视着他的亲属和下级，极为扼要地讲了事情的经过。然后道：“杨广无道，大隋天命该亡，本帅早有反叛大隋，另立天下之想，只是未做最后决定罢了。不想酒后失言，引来二十万大军讨伐。事已至此，难讲情理，不反是死，反许能生。因此，本帅决定不日即向杨广宣战。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在座者无不同意杨玄感的决定，却又顾虑重重。一怕杨广加害杨素及家人。二怕准备不充分，出师不利。三怕屈突通闻风后倾全城之兵，与隋军形成前后夹攻之势。

杨玄感道：“军情紧急，难以告知老父老母，虽为不孝，却也有情可原。今，李渊已率众扑来，肯定起兵前就对老父采取了行动，告知他老人家为时已晚。”对于在座者提出的第二和第三



个问题，他也一一做了回答：“我想后日夜间就开始行动。以圣上有旨，‘全军撤离西域，挥军东都洛阳’为名，留下营帐，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这里，经潼关直插洛阳。乘沿途州县还蒙在鼓里之机，完成移师任务。若洛阳易下，即以洛阳为都城，立封浩为帝，发布讨伐杨广檄文，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反攻长安。若洛阳难下，就在黎阳立足，兴师伐隋。李渊之兵距此还有半月路程，待他扑到这里，咱已到洛阳了。可以肯定，屈突通怕中我的调虎离山之计，不敢轻举妄动。”

兵贵神速，当日下午杨玄感便召开了参军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言奉旨撤离，用杨广派给他的侍卫的人头祭了旗，然后，弃帐而走，悄然东去。将领们在这偏僻之地住厌了，谁不想到洛阳这个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润，富庶热闹的大都市驻扎？一呼百应。

次日深夜，杨玄感率军东去，当屈突通明白过来，已是第六天早晨旭日东升之时。

李渊率大军晓行夜宿，日夜兼程，沿途补充粮草，行军速度日达百里以上。这日傍晚，中军在海东城郊扎营，李渊刚在中军大帐坐定，副帅宇文述这个昔日的仇人进见。李渊热情地让座倒茶，如同感情甚笃的朋友一般。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热情，无半点虚情假意。君子不与牛斗气，大敌当前，作为正副统帅，都在为国家效力，若掺杂上个人恩怨，非大丈夫所为。

宇文述心中有鬼，生怕李渊借机报复，以泄私愤。军令如山倒，若李渊不放过他，随便找个借口，便可置他于死地。何况杨素已成了阶下囚，他又被炀帝列入不信任官吏的行列之中。从出征那天起，他就一直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处处小心，生怕

李渊找他的麻烦。李渊对他越客气，越热情，他越寝食不安。在他看来，这不符合常理。自己对李渊太狠了，狠到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李渊却如此待他，他能不猜疑？一百个肯定李渊笑里藏刀，也许不用等军队到达西域，他的人头便落地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营蝇苟且的小人，也就认为自己无小人之心。他也从不认为李渊是君子，也就认为李渊无君子之腹，这也许就是小人与君子的差距。人生最大的折磨是自我折磨，他已经自己折磨了自己十几个昼夜，神经兮兮，就连梦也血淋淋的。他再也坚持不下去，牙一咬，心一横，来到李渊的中军大帐，决计与李渊长谈一次，以解除强大的思想压力。他客气地坐下，又客气地接过李渊递给他的水杯，接着便虚与委蛇般地道：

“大军连日西行，事情多如牛毛，元帅日夜操劳，述实在心痛。走时带了些大补之物，望元帅笑纳。”

李渊将宇文述递过来的高丽参、阿胶、冬虫夏草、熊掌之类的高级滋补品接住，然后放在宇文述面前：“副帅的心意我李渊领了，请带回去自己享用。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不想有收受贿赂之嫌。你我同为朝廷命官，今又同为元帅，有此必要吗？”

宇文述从为幕僚那天起，就学会了请客送礼，而且礼越送越重。在他看来，要想出人头地，首先要找个权重如山，能将自己推上马再送一程的靠山。而要找到这样的靠山，就要不惜血本，直到买通才能罢休。据他的经验，凡收下礼物者，就会有求必应，凡拒收礼品，甚至动怒者，事情也就泡汤了。“看来李渊是想与我斗到底了！”他下意识地瞧了一眼李渊腰间的龙泉宝剑，冷汗骤出。想凭三寸不烂之舌劝李渊将礼物留下，却舌根发硬，讷讷不能言。



李渊早就看透了宇文述的用意，本不想点破，看宇文述如此胆怯，便直言不讳：“宇文元帅，我清楚，连日来你一直在想什么，也明白你送我重礼的意图。为使你去除心理压力，与我携手来共同对敌，我不妨就直说了吧。因咱俩一向不睦，你怕我恃权以报私仇。我李渊虽然疾恶如仇，却并非公报私仇的不耻小人。我可以对天发誓，若渊对你有少许不睦，甘受天诛！宇文兄，将胸怀开大一些，将心思放在平叛上，千万不能画地为牢，自己折磨自己，误了国家大事！”

宇文述心术不正，积重难返，仍对李渊的话半信半疑。然而，极有表演天赋的他现出一脸愧疚，继而是不可更改的坚决和忠诚：“既然元帅宽宏大量，不计前嫌，宇文述也就放心了。宇文述也对天发誓：若宇文述对元帅少有不恭，甘受天戮！元帅，从此后咱俩心心相印，同舟共济，共举平叛大旗，马到功成！”

“这就对了！”李渊激动起来，握住宇文述冰凉的双手：“有副帅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咱俩携手并进韬略互补，何愁杨玄感不灭？”

于是，二人促膝而谈，渐渐地涉及到了军事。

宇文述道：“元帅高瞻远瞩，放出原游击将军董理，并任命他为先锋，实在是高明之举。此人虽然谋略不足，却勇猛无比，治军甚严，当此重任，无可挑剔。又将原参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置于董先锋左右，威力无比。据报，他们已到达大通城，秩序井然，而且纪律严明，深受地方官和百姓推崇。”

董理与赵伟等众兄弟被委以重任，似蛟龙归大海，有使不完的劲。宇文述对他们的评价虽然有讨好李渊的成分，却也没有太

多的夸张。李渊只是笑笑，不置可否。言道：

“再有一天，先头部队就能到达布哈河一带，大队人马至多三日内全部到达。只是不见圣上派在杨玄感身边两个密探的情报，我疑心他俩已经遇难。如此以来，会增加许多麻烦。据探马报告，杨玄感的营帐连片，无什么动静，我疑心中了他的金蝉脱壳之计。他若率人马转移他处，咱扑空不说，跟在他们屁股后边，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岂不贻误战机，延长平叛的时间。他们在西域待得久了，地形熟悉，占地利，了解西域天气变化，占天时，与百姓们交往时间又长，占人和，而我军只不过比他们人多势众罢了。要想取胜，极为不易。副帅以为如何？”

宇文述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杨玄感起兵反隋，仅是酒后胡言，并无真凭实据。今大军压境，怕是要弄假成真了。”

“我也不无同感。可圣上严旨起重兵讨伐，谁敢违旨？不过，如此办理，给他强大的压力，再将他父亲的信交给他拆阅。他是个孝子，见信后也许能回心转意，毕竟他没付诸行动。”李渊摇摇头：“说心里话，眼下我最怕他逃于他处。探马们也是白吃粮的，快半天了，怎还不见他们的身影？明日多派些探子前去，务要弄个明白。”

话音未落，探马来到中军大帐，李渊迎向前去，急问情况如何。探马报告：

“元帅，不好了，中了杨玄感反贼的金蝉脱壳之计了！他已率其大队人马转移，留下的帐篷全是空的。”

李渊一把提起被大水浇过似的探子：“何时走的？到何处去了？”

探子颤颤惊惊地回答：“回……回元帅，已转移八天了。至



于转移到何处，小人还未探明。”

宇文述走向前来：“你们昨天报告杨玄感及大队人马还在布哈河口一带吗？该杀的东西！”

探子结结巴巴地道：“回帅爷，杨玄感太狡猾了，莫说我们，就连吐谷浑可汗屈突通也大受其骗，六天后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圣上派给杨玄感的两个近侍怎样了？”李渊手一松，探子瘫倒在地。宇文述又把他提起来，厉声道：

“快说！狗娘养的。”

探子答道：“小人在杨玄感的中军大帐中发现两具尸体，经仔细辨认，是那两个近侍无疑。”

事情已经十分清楚，中了杨玄感的金蝉脱壳之计。李渊反而冷静下来，令王安将探子扶出大帐，好好款待，然后向宇文述道：“都说玄感有勇有谋，果然如此，看来这仗难打了。为今之计，只有边探察他的去向，边进军了。吃不掉玄感，先吃掉屈突通，征服西域，打个漂亮仗再说。”

宇文述的心里十分矛盾。他与杨素是一丘之貉，与杨玄感的感情甚笃，希望杨玄感逃脱惩罚，却又怕此役不胜，炀帝怪罪，难逃噩运。作为副帅，在这等时刻产生这等无耻的想法，实在大为不该。也难怪，一个私心太重，胸怀窄狭的小人，是不会将社稷放在心中的。为了掩饰心中的卑鄙，他避开了李渊那锋利的目光，言不由衷地道：“先拿下屈突通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反正贼子杨玄感逃不出元帅的手心。”

次日平明，李渊传下将令：火速进军。先锋董理的先头部队日夜兼程，务于黎明前到达布哈河口一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伏俟城。中军与后军务于第二日天黑前到达布哈河口一带，

与围城之军会合。在二日内拿下伏俟城，活捉屈突通，重建西域秩序，使西边境恢复安宁。

先锋董理确实尝到了交朋友的甜头。他因探望李渊，被撤掉游击将军之职倒也无所谓，人这一辈子干啥不行，为何非要当官不可。让他难以忍受的是，被打入吏部的大牢，受尽了侮辱，吃尽了苦头，人格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肯定地认为无人会救他，包括已经被贬为庶民的李渊。于是就歇斯底里的大叫大嚷，甚至破口大骂，要求早死。在他看来，老虎一旦入了牢笼，失去了任其咆哮撕咬的山林，活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不想时来运转，一夜之间由在押犯成了征西先锋。当昔日动辄破口大骂、出手就打的狱卒及至牢头摇尾巴狗似地将他放出大牢，并送到大牢门外，扶他上了雄俊的卷毛狮子马，他感到人生实在难以捉摸，世界实在滑稽可笑，更感到了李渊人格的高尚，以及大千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个笼中的囚犯救了另一个笼中的囚犯，这本身就是传奇故事，它的意义却超越了故事的本身。

先锋是什么？是全军先头部队的首领，是不顾生死冲锋陷阵的英雄，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遇敌痛杀，为后面的将士打通道路，报告敌情的开拓者。董理从孩提时就从说书人的嘴里认识了各种类型的先锋。什么征东先锋、征西先锋、征北先锋、征南先锋、开路先锋，他知道得多了。他不仅做梦也想当风光无限、流芳百世的先锋，却也真的当过先锋，小时候玩占山为王、骑马打仗的游戏，每次他都自报奋勇，以先锋自居，带领小朋友奋勇向前，占山为王，每次都以他的英勇无比和强大的号召力，取得全胜。因此，小朋友们不仅乐意与他为伍，还送了个“先锋”的绰号。如今，大梦成真，他自豪，他骄傲，他发誓干出个样儿，



为李渊争脸，也为自己争气。一路上，他与他的三万人马，披荆斩棘，克服了重重困难，开辟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为后边的将士创造了许多便利条件。不过也有遗憾，那就是没有与敌接战，浑身难受。

接到李渊继续前进，提前进入布哈河一带，包围伏侯城的军令后，他立即召开了由把兄弟、参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为主的会议，言道：“各位兄弟，立功的时候到了。元帅令咱们黎明前到达布哈河口的伏侯城，咱们来个急行军，午夜前到达目的地，一举将伏侯城拿下，活捉屈突通。如此以来，既可为元帅省了许多气力，也立了大功，一石两鸟，实在好极了！”

赵伟等兄弟无不感恩于李渊，谁不想快立战功，用行动报答李渊的知遇之恩？无不撸袖子抡胳膊，跃跃欲试，劝董理莫再啰嗦，赶快进兵。

“好，听弟兄们的！”董理大手一挥：“向伏侯城进发。务于午夜到达，违者脑袋搬家！”

本来两天的路程缩为一天，已使将士们惊讶不已，董理又向前提了数个时辰，将士们叫苦不迭。但军令如山，谁也不敢拿着自己的脑袋开玩笑，便用尽吃奶的力气，拼命前行。好在一马平川，走的又是直达布哈河口的大道，虽然疲于奔命，却按时到达。三万将士忽啦啦将伏侯城围住，正要坐下来歇息，董理传下令来：立即攻城，务于平明前拿下伏侯城！

连日来，屈突通偷着乐：你杨玄感再有能耐，还不是落了个悄悄溜走的下场。哼哼，我屈突通是永远打不败的。这西域之地永远是老子的！怕杨玄感杀回马枪，他向伏侯城中运进了能食用

年许的粮食、牛羊，还有大量的滚木擂石。放走了老弱残疾，征用了万余兵丁，修补了城墙。万事俱备，决心与大隋国抗争到底。

董理的先头部队攻城的时候，屈突通正左拥美女，右抱娇娃，呼呼大睡，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将他从梦中惊醒。他不敢大意，披挂停当，抓起那根三十多斤重的铁棍上了城头。发现攻城者一无必需的云梯，二无必要的绳索，少气无力，只是嗖嗖地向城头射箭。不由得连声狂笑。笑声实在吓人，如巨鹗嘹唳。笑过，言道：“定是杨玄感又回来了。今非昔比，凭他这疲惫之师，要攻下这伏侯城，比登天还难。弟兄们，给我用强弩硬弓，射狗日的！”

董理白白忙活了半夜，不仅未能攻至城边，反而搭上了数百名将士的性命，心里实在窝囊。然而，草莽出身的他，有勇少谋，只求速胜，却犯了兵家疲惫之师不可强攻的兵家大忌。于是，他被迫传令停止攻城，埋锅造饭，以养精蓄锐，准备再战。

比时，若屈突通大开四门，率城中兵马杀出，董理之军定会大败无疑。可惜屈突通过分谨慎，以为隋军故作疲软之状，诱他出城，夺他城池，未敢轻动。

前军违令攻城，大败于坚城之下的消息传到李渊的耳朵里，李渊即令探马告知董理，退兵十里，等待大军到来。董理接到命令，哪里还敢造次，暗道：“撤就撤吧。我真该死，给元帅丢尽了脸面。”

草原落日，为一大景观。硕大的太阳蹲在西边天际的地平线上，慢慢地向下缩着，如同捉迷藏的孩子。橘红色的光芒照遍了整个大草原，到处是五彩的光环。成群的牛羊在这光环中游动，



布哈河的水在这光环中哗哗流淌。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李渊率领的中军和宇文述率领的后军，先后出现在这诗情画意中。李渊曾经到过陇西，见怪不怪，宇文述初临广袤的大草原，被这景致倾倒，连连叫“好”。

“传我将令，将伏俟城团团围住！”李渊指着近在咫尺的伏俟城：“连一只狗也不准放出来！”

数十万人马分成两路，成钳形向伏俟城包抄过去。人喊马嘶，声势如潮。草原上的诗情画意被搅得支离破碎，取而代之的是战争的惨烈。

“元帅，先锋董理前来请罪，求元帅发落！”

李渊手指跪在马头前的董理：“董理，你违本帅将令，擅自下令攻城，损失数百人，该当何罪！”

董理言道：“在下不知该当何罪，只知罪过不轻，任凭元帅发落就是了！”

李渊望着眼前这位爽直可爱的兄弟，顿生怜悯之心，道：“违抗军令，理当斩首。本帅念你初任先锋，少懂军规，攻打伏俟城，意在为本帅分忧，以故暂且留下你的性命。以后，你可要好自为之，如若再犯，定斩不饶！”

“谢元帅不杀之恩！”董理指着伏俟城的方向：“元帅如果下令攻城，在下愿担当攻城重任，立功赎罪！”

李渊笑了笑：“你就知武力行事。不妨告你说，本帅一不攻城，二不智取，劝其投降。若是武力伺候，苦害城中百姓事小，留下祸患事大。杀了一个屈突通，会有十个、八个屈突通站出来与大隋为敌。本帅意在边境安定，无意攻城拔寨，劫杀人命。去吧！”

隋兵如从天降，将伏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营帐连绵，长达二十余里。人声鼎沸，战马萧萧，声震天宇。伏俟城虽大，此时却像苍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风雨飘摇。

屈突通这才大惊失色，在危机四伏中心慌意乱，不知是战是降。这时，李渊派来的使者王安求见。他清楚王安是来劝降的，因主意未定，本想不见，哪知神差鬼使，却道：“让他进来。”

正气凛然的王安赳赳而入，递上李渊的劝降信。屈突通犹豫片刻，一把将劝降信夺了过去。因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便向身边的军师屈突曹道：“给我念！”

屈突曹念道：

“吐谷浑屈突通可汗明鉴：吐谷浑族为大隋国少数民族之一，族人淳厚朴实，豪爽知礼。知边境安定之要义，以故多与大隋国边民友好相处。昔，东突厥沙钵略之子都蓝可汗曾与大隋国互市，边境平和。后都蓝可汗与弟突利可汗大行不义，突利可汗战败降隋，隋封其为启民可汗，将河套一带水草丰茂之地划为启民可汗之牧区。启民可汗不负隋帝重望，苦心经营，不过两载，河套一带便富足起来。羊马漫山遍野，百姓乐业安居，一派欣欣景象。继之，隋公主嫁于吐谷浑可汗之子，关系越发密切。不想你不顾吐谷浑族百姓之愿，先发战端，实属天诛地灭之举。今，大隋国皇帝以渊为帅，继玄感之后再伐吐谷浑，大兵压境，伏俟城危。念尔族旧情，顾及百姓性命，本帅不忍屠城，以故送来此札，劝尔投降。如若不然，即行攻城，斯时战火纷飞，尔必玉石俱焚，留下千载骂名。是战是降，请速决断！”

李渊的劝降信，篇幅有限，但却有情、有理、有节，恩威并施，极具震撼力。对于屈突通来说，无疑受到了深刻的启迪和威



慑。他如同一只被痛打的落水狗，既狼狈，又难下投降的决心。因为他曾对天发过誓，说是战端一开，就一往无前，哪怕去死。誓言是激情与决心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一旦违背，就要受到天谴。此时，那当着族人，面对苍天发出的誓言，啃噬着他的心，即将玉石俱焚的危局，也使他痛不欲生。若降，苍天不饶，若战，吐谷浑将面临灭顶之灾，就要葬送在他的手中。即便苍天能放过他，祖宗的在天之灵也会将他勾到那个世界去痛斥乃至煎熬。怎么办？怎么办！是识时务做个俊杰，还是遵誓言当个英雄？他的动作剧烈起来，时而一屁股坐在那蒙了斑斓的虎皮椅上，时而笼中狼般地来回走动，时而狼嚎似地大吼，时而大口喘着粗气。难以决断的焦躁，刺激着他那狂傲自负的性格，他感到非常痛苦，痛苦到想把这个纷乱的世界一头撞个稀巴烂的地步。侍女送进茶，他熊掌似地大巴掌忽地打过去，侍女倒在地上，却不敢作声，如同一只受了伤的小鹿，可怜兮兮。那只他从隋国河源郡夺来的，也是他最钟爱的青瓷瓶，也成了他发泄的对象，一把抓起来，叭地扔在地上。瓷片飞起，击伤了他的脸，鲜血汨汨流淌。他不觉得痛，因为与他心上的痛比起来，这又算了什么？

王安清楚屈突通为何如此，便默默地喝茶，而且目光对向窗外，似乎对屈突通的狂躁不感兴趣。

军师屈突曹劝道：“可汗，就不要折磨自己了，依我之见，还是降了得好。”

“混蛋！要降你降去！”屈突通红着眼睛，指着屈突曹的额头吼道：“你让我违背誓言吗？你想让我做孬种吗？王八蛋、白眼狼！”

屈突曹面色苍白，冷汗骤出，他知道，处于暴怒之中的屈突通是什么事也会干出来的。他永远忘不了那血腥的场面：族中的头面人物劝他维护边境的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要挑起战端。他一怒之下，连杀数人，其中就有他的叔父和他的表叔。

王安不愿再等下去，话中有骨地问：“可汗，你到底是战是降？堂堂吐谷浑首领，做事如此不果断，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

“你……你敢戏弄我，给我拉下去砍了！”屈突通的情绪显然已经趋向平稳，嗓门挺大，却苍白无力，怒颜厉色，却是色厉内荏。

一群刀爷手忽地扑过来，抓住王安就走。王安“哈哈”大笑。

“慢！”屈突通逼近王安：“为何发笑？”

“我笑你螳臂挡车，自不量力。笑你死在眼前，还敢逞能。笑你欲将百姓与将士送入火坑，留千载骂名！”

“你……”

“我怎么了？难道其言甚谬吗？”

“我……我将你千刀万剐，再绞为肉酱！”

“我量你不敢！我估计攻城的时间就要到了。”

就像回应王安的话似的，城外“杀”声突起，天摇地动，震耳欲聋，偌大个殿堂不住地抖动。大概是建筑构件被震落下来，哗啦啦直响，与“杀”声共鸣。

与此同时，城内“降”声又起，声震屋瓦。那是城中百姓和将士们的心声。

“四面楚歌，四面楚歌了！”屈突通耷拉了脑袋。

王安以为屈突通被逼无奈，欲开门投降。不料屈突通嗖地拔



出腰中的长剑，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在场者没有人劝他、拉他，就连他的亲兵。因为他们怕脑袋搬家。

屈突通要自刎。在锋利的剑刃就要割断喉管的刹那间，一幕幕最值得自豪的记忆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杀兄长，戮父王，剑光闪闪，是何等的勇敢；登禅台君临天下，臣民拜服，是何等的自豪；入汉地夺河源，占西海，马踏鄯善，饮马且末，是何等的壮烈。战玄感退守伏俟，不屈不挠，是何等的韧性……

当亲兵们鼓足勇气，跑过去夺剑救主的时候，屈突通虎啸一声，鲜血喷溅，一命归西。二目大睁，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尸体挺立，好久才倒下去。

于是，一倒皆倒，伏俟城城门大开，百姓箪食壶浆，迎接隋师。李渊约法三章：扰民者，杀！抢掠者，杀！违令者，杀！同时出榜安民：罪在屈突通一人，将士与百姓概不追究。从此和好如初，重建边境安宁。厚葬屈突通，以安定民心。伏俟城与原属吐谷浑的地域，仍由吐谷浑管理，其可汗由百姓推举产生。恢复原河源、西海、鄯善、且末四郡，郡守仍由原郡守担任。

不觉过了数日，仍不见杨玄感的消息。眼前的胜利怎么也冲淡不了李渊那忧闷的情绪，他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杨玄感地遁了不成？”

已进入十一月，大雪已过了八天。西域的冷空气来得早，冷风忽忽，寒冷异常。草原上的草早就枯了，草叶在寒风中飞舞。牛群羊群马群乃至骆驼群似乎骤然消失了，天上的雁群也不见了踪影。巨鹫大雕定是饿极了，怪叫着俯冲下来，啄食草地上零星的牛羊，以至形单影孤的行人。如果说还有什么与节令不合的，就只差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了。

这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莫说与敌摆开战场厮杀，连生存也非常困难。

李渊站在大帐门外，扫一眼长长的送葬队伍，看一眼连绵的营帐，然后将目光从已经封冻的、银龙似的布哈河伸向一望无际的西方，以及山峦重叠的北方，似乎想看清杨玄感十万人马的藏身之地。在他看来，杨玄感还不至于蠢到向内地逃窜的地步。反心暴露，又只有十万人马，若向内地逃窜，岂不是向油锅里跳吗？虽然炀帝无道，虽然臣民难以忍受，但却没有达到一呼百应，揭竿而起的程度。杨玄感无人响应，无人接应，莫说深入长安及洛阳一带，就连潼关也难以逾越。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就在李渊在自己划定的思维的怪圈中兜来转去，难以自拔的时候，先锋董理不期而至。说是西域已经平定，尽憋在这里，不与杨玄感接仗心里难受，就到元帅弟弟这里坐一坐，聊聊天，解解闷儿。

李渊当然乐意，他心里也闷得慌，很想找个知心人谈谈心。董理找上门来，他便不推辞，令亲兵柱儿端上烤羊肉和酒。二人边饮边说这谈那，很是惬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怕自己考虑不周，便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全部兜给了董理。董理已有些醉意，便爽直起来，大大咧咧地道：

“元帅小弟，哥哥以为将杨玄感逃遁的方向定为边境以西和以北太偏面了。玄感老谋深算，做出不合常理的事也未可知。小弟不懂兵法，却也懂得‘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是什么意思。这还是哥哥占山为王时跟军师学的，记得扎实，也就终生难忘了。想当年我的山寨不是建在官兵的眼皮底下吗？不也坚持了好长时间吗？若



不是元帅弟弟计取，哼！说不定到现在大哥我还是山大王呢。别把那些官员们看得那么好，就当今大隋国的破样儿，杨玄感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李渊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言道：“难道我钻了牛角尖，走进死胡同了吗？唉呀呀我的大哥，你怎么不早向我发表这通议论？”

董理拽出一根羊腿大口啃着，咕咕啾啾地道：“大哥差点被你将这脑袋搬了去，躲都来不及，何谈发表高见。其实大哥只是随便说说，主意还要你自己拿。”

“大哥，依你看杨玄感向内地的哪个地域逃遁？”李渊给董理倒上一杯酒：“说呀，怎的不说了？”

“你没看大哥这嘴里满是肉吗？”董理用力将嘴里的肉咽下，做个鬼脸：“元帅，大哥实在无话可说了。”

李渊走向挂在帐壁上的羊皮地图：“来来来，看着地图也许就有话说了。”

“我不会看地图，不行，越看越无话可讲了。”董理忽然来了灵感：“杨玄感那小子什么心眼子都有，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他也许专拣危险的地方走。早年大哥占山为王的时候，专在衙门口偷这抢那，灯下黑不是？”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渊的思路便清晰起来，盯着潼关的方向自语：“若杨玄感潜入内地，不会直接向南，若直接向南，会暴露在我率领的平叛大军的目光之下。对，他会利用内地官兵、衙门还不知他要造反的消息的情况下，走潼关深入内地，然后择机扯起造反大旗。”

董理用草棒剔着牙缝中的肉屑：“单靠马传递消息，太慢了，

要是像故事里讲的，有顺风耳就好了。”

“是啊，明日向潼关方向派出探马，最快也要数日，消息才能传到我的手中。”李渊不无难色。

次日，李渊向潼关方向派出探马，不想探马第二日就送来消息。说是据离此百余里的县吏讲，杨玄感奉旨回东都洛阳，从他们县经过。他们不仅热情迎送，还为其补充了大量粮草呢。

至此，真相大白，杨玄感走潼关一线这条近道直奔洛阳无疑。李渊即令大军开拔，走潼关直插洛阳。

却说，杨玄感打着奉旨到东都洛阳驻扎的旗号，一路畅行无阻，且沿途官员既迎又送，补充给养，十分顺利。到达河南黎阳的时候，蒙在鼓里的黎阳城守相展飞出城迎接。杨玄感令五万将士扎在城外，五万将士随地入城，占领了黎阳城。当守相展飞明白过来，为时已晚。

展飞曾经在杨玄感府上做过幕僚，虽然无大本事，却是人品端正，品格高尚。杨玄感任礼部尚书时，推荐他到黎阳城任职。他感激杨玄感的提携之恩，亦崇拜杨玄感的才华。更难能可贵的是，对炀帝横征暴敛，荒淫无道的作为十分不满，对隋朝社稷不无担心。当杨玄感向他历数了炀帝的罪行，讲明了自己的意图之后，他有些犹豫，但黎阳城已在杨玄感手中的现实，却使他打消了顾虑，决心追随杨玄感，矢志不移。

黎阳城位于黄河北岸，与白马津相对。原为古津渡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五年，曹操与袁绍中原逐鹿，大战于此。南燕慕容德自邺城迁滑台时在此渡河，改古津渡为天桥渡。后该渡口人口增多，城池扩大，改称黎阳。黎阳城有人口三十万，军队三万，文帝时商业繁盛，炀帝登基后，已



大不如前，不过粮食还算充盈，将士也训练有素。

杨玄感严令控制消息，不许走漏半点风声。又知李渊的西征大军仍在西域，便决计赚取洛阳城，若赚取不成，即行攻打。不日，传来李渊已摸清他的去向，率军扑来的消息。时不我待，他留下杨慎率一万人马守黎阳城，率领余众奔洛阳而来。

洛阳历史悠久，周成王建都于此。秦治县，为三川郡治所。汉代以后，历为河南郡、司州、洛州。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在此建都。东汉、魏晋时，这里就是全国乃至亚洲的经济、文化中心。东汉时，仅太学生就达三万人之多。南依伊水，洛水横贯城区，地理条件优越。隋文帝对此城进行扩建，设立了伊、南、北三个国际性市场，仅西域前来经商的国家就达二十七个之多。隋炀帝为了控制关东和江南，于大业元年三月下诏营造此城，定名东京，为大隋国东都。

重新营造的洛阳城规模宏大，不亚长安，布局基本与长安城相同。分郭城、宫城、皇城、禁苑、含嘉仓城四大部分。郭城前置伊阙，后据邙山，左临右涧，洛水贯穿其中。城墙夯筑，周长五十五里。设城门八个，南门定鼎门居中。此门内的大街是洛阳城的主干道，宽约一百四十余步。除该干道外，还有大街一条，将全城划为一百零三个坊。设丰都、通远、大同三市。宫城为皇室居住和朝令之处，位于都城之西北隅。东、西南三面套入皇城北，北有曜义城、圆壁城相隔。南墙正中是应天门，与北墙正中的玄武门相对。城墙亦为夯筑，有别于郭城城墙的是内外皆砖砌。皇城在宫城的南部，从东、西、南三面包围着宫城。皇城东面建一小城，名曰东城。皇城和东城为衙署所在地。禁苑设于城西，苑内遍植奇花异草，宫殿林立，占地广阔。含嘉仓城在东城

的北面，略成长方形，是隋朝主要粮仓之一。最大的粮窖深三丈六尺，口径五丈四尺，可盛粮五十万斤。难怪杨玄感在宣布反隋前夕，非要拿下此城不可。

杨玄感率领十数万人马，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来到洛阳城的南门定鼎门扎驻，令黎阳守相展飞向城头喊话。展飞抖起精神，双手放在嘴边，伸颈仰首，大声喊道：

“城楼上的将士听好了。今，征西元帅杨玄感奉旨率众前来东京驻守，请速告知你家守相杨朝伟，快快开门迎接杨元帅。杨元帅远道而来，很是疲惫，亟需休歇，迟缓不得。”

城楼上一个公鸭嗓应道：“请杨元帅稍候，在下这就报告我家守相去。”

洛阳守相杨朝伟是炀帝的族侄，虽然相貌丑陋，却极精明。且心无二意，勤劳王事，将个洛阳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甚受炀帝赏识。炀帝南巡前曾传下话来，说是从江南回到长安后，便擢升他为长安守相，官至二品。如此以来，他更加执着、认真，经常躬亲城防检查指导。此时，他正向南门走来，听到公鸭嗓的报告后，加快了步伐，一会儿便赶到了定鼎门城楼。杨玄感本在西域平叛，怎的就突然出现在这洛阳城下？说是奉旨驻扎，这么大的事朝廷怎不通知于他？心中有了疑问，便不急于出面回话，先将目光对向城下，看是否有异常。

杨玄感的队伍成四路纵队，头在定鼎门下，尾却不知所终。从向两侧变化的状貌分析，尾部已伸到了东门和西门。军容齐整，战旗猎猎，盔明甲亮，不像从千里之外赶来的疲惫之师。他与杨玄感虽无深交，却知此人颇有心计，用兵如神。他向来不无端地怀疑别人，但却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况且，天下不靖，民



怨沸腾，欲揭竿而起者大有人在。于是，好一会他才从门楼的顶层缓步来至城垛前，先双手捧拳，向杨玄感施了一礼，并不无热情地道：“不知元帅驾到，有失远迎，还望元帅见谅。元帅西征吐谷浑，劳苦功高，今又不远千里，来到这洛阳城下，在下万分感激。只是……”

“杨守相，杨元帅先在黎阳待了一日，方才来此，怕的是军容不整，贻笑大方。”展飞发现杨朝伟不无疑心，便打断杨朝伟的话：“圣上难道没告知你吗？肯定会有旨于你的。”

杨朝伟对展飞置之不理。向杨玄感解释：“杨元帅，在下从未接到圣上你要来此驻扎的谕旨，若放你与大军进城，岂不失职吗？为社稷计，在下不得不按旨办事。请原谅。”

杨玄感倒抽了一口凉气。笑道：“杨守相忠于职守，实在让玄感佩服。不过，过分谨慎则罔，若视圣上的旨意于不顾，贻误军机，可就麻烦大了。”

“那就这样，元帅先在这东京一带扎下营帐，待在下请示过圣上再计较。”

“今圣上远在江南，等你拿到谕旨，何年何月？误了大事，你可担当不起。孙子曰：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今本帅受命于君，来这东京洛阳驻扎，在情入理。你却如此待我，若引起军争，圣上岂能饶你！”

“元帅莫急，圣上已从江南回到西京长安，谕旨用不了多少时日，在下就会接到的。”

“圣上已回到长安？”杨玄感暗吃一惊。为了尽快夺取洛阳城，他只好孤注一掷了。他的军中有一仿造圣手，从西域出发前，圣手伪造了一份圣旨。圣旨仿得惟妙惟肖，令人真假难辨。

他之所以一路畅行无阻，这份“圣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知杨朝伟精明心细，怕露出马脚，以故未向杨朝伟展示。现在看来，不展示是不行了。便从怀中掏出“圣旨”：“杨守相，圣旨在此，你一看就明白了。请你敞开城门，本帅派黎阳守相展飞送过去。”

既然是皇上的圣旨，就要虔诚地跪接，来不得丝毫马虎。然而，疑心愈来愈重的杨朝伟不敢大意，无论杨玄感怎样解释，他执意不开城门，要杨玄感用羽箭射上城头。

杨玄感无奈，便张弓搭箭，手指一松，羽箭不偏不斜，叭地击中了城楼左侧的雕花木柱。

杨朝伟亲手解下羽箭上的“圣旨”，跪地展看。尽管二目看得又鼓又胀，却没有看出破绽。这才放下心来，令将士放吊桥。吊桥吱咯咯叫着向护城河靠近，只差数尺就要铺在护城河上的时候，忽听有人没命地大叫：

“守相，慢放吊桥，慢放吊桥！”

杨朝伟顺声看去，只见探马沈快腿从左边没命地朝他跑来。他反应敏捷，立即意识到杨玄感有诈，即令快快拉起吊桥。吊桥手行动迅速，合力搅动辘轳，将吊桥吊起。

沈快腿松了口气，话也平和了：“启禀守相，据小人探知，杨玄感图谋造反，皇上派李渊为帅，率二十万兵马前往西域征讨。杨玄感伪造圣旨，金蝉脱壳，先赚开了黎阳城的城门，拉守相展飞入伙，又来这洛阳城下作祟。今，李渊平定了西域，正率大军向洛阳进发，不日便会赶到。”

杨朝伟怒火中烧，大步来到垛口处，向愣在城下的杨玄感吼道：“杨玄感，你好大的胆子，竟图谋不轨，若非本守相火眼金



睛，险些被你骗过。不妨直告于你，李渊的二十万大军不日即到，皇上闻讯，也会调集精锐之师前来围剿于你，你的死期到了。奉劝你以社稷与百姓为重，立即收起野心，弃暗投明！”

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有攻城了。好在杨玄感做了两手准备，攻城器械齐备。他一声令下，将士们各就各位，叫喊着越过护城河，向城墙靠近。十几万人马同时行动，声势之大，可想而知。

杨朝伟也不甘示弱，下令将士开弓放箭，扔擂石，下滚木，务要顶住对方的进攻，一鼓作气，逼敌退却。将士们经过严格的训练，又居高临下，无不气势汹汹，奋力一拼。眼见得敌人一批批倒下，齐声叫好。

两军激战两日，杨玄感死伤人马万余，却难越雷池一步。展飞看这样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劝杨玄感道：

“元帅，这洛阳城比伏侯城坚固数倍，杨朝伟又非等闲之人，咱取胜的可能性不大，不如兵收黎阳城，日后再作计较。况且螳螂扑蝉，黄雀在后，李渊之军离此仅百里路程，一旦杀过来，与杨朝伟前后夹攻，如何是好？”

刚从战场上督战回营的杨玄感用湿丝巾擦了把脸：“本帅何尝不知情势严重，却无良策。若退守黎阳，孤城一座，一旦李渊大军围城，大事休矣！若能拿下这洛阳城，以此城为据点，发布反隋檄文，号召天下臣民讨杨广，大行义举，定会功成名就。今杨广专横，毁先帝大业，民皆恨之，到处布满了干柴，一旦有人首举义旗，必成燎原之势。兵法云：战之死地而后生。本帅决计背水再战，若今日夜间再不取胜，撤回黎阳不迟！”

当天下午，杨玄感召开了武贲郎将以上将官参加的会议，分

析了形势，布置了任务，下死令夜里拿下洛阳城。

将士们无不晓得自己的处境，前赴后继，英勇无比，但却难以爬上城头。杀至天光大亮，又以败北告终。杨玄感欲下令再战，这时，传来消息，三弟杨玄挺中箭而亡，从弟杨万硕身负重伤，武贲郎将陈稜亦伤痕累累。将士死伤惨重，疲惫之极，若继续攻城，等于飞蛾扑火。杨玄感看大势已去，只好收兵回到黎阳。也许他不该全军覆没，他前脚进入黎阳城，董理率领的西征先头部队便扑了过来，将黎阳城围了数层。

元帅没下攻城将令，董理不敢再擅自攻城，却又不甘寂寞，率赵伟、司马回车等众弟兄来到东门外，指名道姓地要杨玄感前来叙话。

杨玄感的部队元气大伤，杨玄感心情极为沮丧，又见李渊的军队围住了城池，心头如同压上了一块巨石。若坚持下去，外无救兵，城内粮草无多，等待他的将是城破人亡的结局。若降于李渊，又极不情愿。他在这两者之间煎熬，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哪里还有心思与董理叙话。

叔父杨慎劝道：“元帅这样闷闷不乐也不是个办法，就与董理那厮叙上一叙，也许能解除心头的压力。至于战与降，慢慢决定。其实我不主张投降，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不日就会有人举义旗起义兵。那时，咱们与之遥相呼应，杨广顾此失彼，咱们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那就与他叙话，骂他几句出出气也好。”杨玄感边与杨慎向东门走去，边道：“说实话，我不怕杨广，最怕李渊。这人数落数起，不仅福大命大造化大，且藏经史隐甲兵，身手不凡，不好对付。若他放起横来，我必毁在他的手中。”



“元帅怎的扬他贬己？若论文韬武略、诗文书翰，他李渊能与元帅相比？元帅金蝉脱壳，不过略施小计，就让他疲于奔命，就是一例。”杨慎如此恭维杨玄感，意在让玄感提起情绪，好与董理理论。

将近东门楼的时候，碰到中军将军李密。李密五十左右，中等身材，貌不惊人，却现精明干练之气。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其实他很有心计，而且满腹经纶，只是不现山露水罢了。他出身于名门大族，敏而好学，一次骑牛外出，将《汉书》挂在牛角上，边走边读，被朝臣杨素发现。杨素对他很是欣赏，将他介绍给长子杨玄感。一来二去，便与杨玄感成了朋友。杨玄感任礼部尚书时，推荐他为礼部郎中。西征吐谷浑时，又推荐他为中军将军，负保卫帅部之职。他参与策划了杨玄感进兵洛阳的计划，为杨玄感迈出反隋的第一步，贡献了心力和才智。这次攻打洛阳城，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攻城，却为保卫帅部和杨玄感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此时，他向杨玄感道：

“元帅，城头不靖，寒冷异常，就不必躬亲城事了。刚才在下巡视了西门和东门，将士情绪不错，严阵以待。城外李渊的先头部队最多四万人，正在寒风中安营扎寨，无攻城迹象。”

杨玄感抬头看了一眼阴云浓重、飘舞着雪花的天空：“中军将军，随本帅到东门去一趟。”

董理早已等之不及，见杨玄感出现在城头上，骂骂咧咧地道：“杨大元帅，好大的架子哟，就不怕将本先锋给冻坏了？本先锋在这里等了半个时辰了。”

杨玄感大度地问：“董先锋，你口口声声要与玄感叙话，以何事为题？”

董理趾高气昂：“别酸不拉唧的，咱就袖筒里插棒槌，直来直去好了。今，本先锋四万人马围城，俺家元帅率领的十六万人马用不了几个时辰就会赶到，你就是有上天入地之术，也难逃出这张大网。就投降吧，本先锋在俺家元帅面前为你求情，免你一死！”

杨玄感也是堂堂七尺男儿，哪能忍得下董理的尖酸刻薄和目中无人的挑战。他向前走了几步，探下身子：“董理，你不就是刚刚从牢狱中放出来的囚徒吗？也敢用这等口气与本帅讲话。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与本帅说这道那。杨广霸母奸妻，荒淫无道，本帅反他，上顺天理，下合民情，何罪之有？”

“你……你这贼头儿，把爷给气死了！”董理不善言辞，被杨玄感一激，竟气得团团转，嘴里只是娘长爷短的乱骂一通，却不知怎样回答杨玄感的挑战。本想在李渊赶到前，像李渊那样劝杨玄感投降，立功赎罪，却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心里真不是滋味。然而，越急越不知怎样说，说啥好，只好增大嗓门，增加骂的频率和内容。

李密嘲笑道：“董理，董先锋，你看你这副熊样，就像中了枪的野猪。在你的下属面前，脸向哪里搁？”

杨慎也道：“狗屁先锋，不过是一个无知野畜。”

“不许这样向董先锋讲话。”杨玄感指着杨慎和李密：“他俩是与你闹着玩的，你别当真，本帅可无戏言。你刚才骂本帅是贼头儿，你是不是也占过山为过王吗？不也反过大隋吗？你又是什什么？那时，你反的是先帝明君，而今本帅反的是炀帝昏君，孰是孰非？谁是真正的贼头儿？杨广已被臣民唾弃，被赶下宝座是早晚的事，你与本帅共举义事方为明智之举！”



董理变主动为被动，大杀风景。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李渊率大队人马赶到。他立即来了精神，向赵伟道：“我话头儿不济，方才让玄感老儿弄成这个样儿。元帅足智多谋，话头儿也赶得上，快请元帅前来与他理论！”

李渊离黎阳城十余里路程时，探马报说董理在与杨玄感理论。他怕董理把事情搞糟，又想借此机会，向杨玄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便让宇文述统帅队伍，只带几个亲兵，打马而来。

“元帅来了，元帅来了！”不知谁高喊：“快让开，快让开，让元帅与那厮理论！”

话音未落，李渊来到董理站立之处。他没有急于与杨玄感对话，问清了情况后，方才向杨玄感深施一礼：“杨元帅，李渊来迟一步，让元帅受气了。我这个先锋人品不错，就是粗了点，说话不中听，还望元帅谅解。”

李渊大兵压境，杨玄感戏弄董理产生的快感一扫而光。他令李密传下令去，增加城头上的兵力，凡能上阵的全部上阵，以防李渊攻城。杨慎劝他离开城头，他执意不肯，非要与李渊论个你高我低不可。听到李渊喊话，他也深施一礼：“听说元帅平定了西域，完成了玄感未完成的事业，可喜可贺。玄感无能啊！”

李渊言道：“作为国家重臣，匡扶社稷为己任，元帅为聪明之人，怎能起兵反隋？”

二人一开始便奠定了一个真正的对话基础，无不彬彬有礼，用语恰当，以理服人，双方的将士都听呆了。

“当今圣上恣意妄为，天下共愤，玄感不无拯救社稷、黎民之想。可想归顺，却未付诸行动。不想酒后失言，圣上不问青红皂白，羁押老父，派你率兵伐我，玄感走投无路，只好东躲西

藏，但也未正式宣言反隋。”

“元帅，渊理解你的苦衷。既然未正式宣言造反，何不就此打住？渊保你平安无事。”

“圣上性多诡诈，生性多疑，法令滋蔓，为戮者不知其罪，识我已有反言、反行，玄感就是就此打住，也难逃性命。玄感死不足惜，将士、老父、老母及其家人为玄感拖累，亦会夺命、下狱，与其如此，不如以死相拼！”

“元帅一向大度，今日怎的如此狭隘？只要元帅不再造反，渊愿以死求圣上高抬贵手。”

“哈哈，有这么简单吗？李渊兄，怕是那时你若救我，连自己的性命也难保住。自杨广为帝以来，你不是被其贬为庶民，软禁府中过吗？若非你家老母，你还能活到今天吗？不是玄感想反，实在是被圣上，不，被杨广气坏了。文帝在时，国家一统，国富民强，那时，圣上就是让我反，我也不反。”

“这……渊出征西域前，杨素杨老大人，你的严父，让渊捎给你书信一封，请过目。杨大人为元帅所累，痛心疾首，眼含热泪，写下这封信。说是元帅见到他的信后，就会明心境，去异心，弃暗投明的。”不待杨玄感回话，李渊便将书札绑于箭标之上，射向城头。杨玄感右手陡伸，一把抓住，赢得一片喝彩之声。

看过书札，杨玄感涕泪交加，言道：“老父劳累半生，不想却遭此大难，玄感于心不忍。札上所书，皆非虚言，句句动我心弦。李元帅，为了老父及全家人的性命，玄感愿归顺朝廷。不过，元帅要答应我两个条件。这一，求圣上下旨，放出老父，官复原职，赦我的属下无罪。至于我，不求赦罪，只求速死。这



二，待圣旨到我手里后，再开门投诚。不知元帅是否答应？

明眼人不难看出，杨玄感是在效法熊掌难熟的典故，以拖延时间，争取主动。从这黎阳城到长安近千里路程，一个来回快马也需十天时间。有了这十天，杨玄感不仅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若城外有人响应，形势就会大变，李渊当然不会被他迷惑。然而，李渊心善，屠城不是他的本意，他不愿看到同胞相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场面。他认为，屈突通能在大兵压境的形势下投降，与屈突通面临的形势极为相似，身单力孤的杨玄感也有投降的可能。既然杨玄感提出这样的请求，若不答应，良心会受到谴责。再说，二十万大军包围孤城一座，杨玄感准备得再充分，也难逃脱失败的命运。若圣旨到达之日，杨玄感反悔，攻下黎阳城，如探囊取物。那时，杨玄感及其属下无了怨言，口服心服，天下人也会称赞他有情有意。于是，言道：“杨元帅，渊就答应了你的请求，这就派人到长安向圣上请旨。若那时元帅反悔，可就别怪渊心狠了。”

李渊回到中军大帐，立令宇文述、董理、骠骑将军董杜原，以及赵伟等兄弟六人，到大帐议事。讨论到长安取圣旨及围城之事。大家一致认为，杨玄感在行缓兵之计，若听从他的安排，后患无穷，不如一鼓作气，聚而歼之，以去后患。李渊讲明了自己的心迹，力排众议，坚持派人到长安请旨。

董理道：“你是元帅，元帅说请旨就请旨。其实杨玄感再耍什么手腕，也跑不出咱们的手心。”

司马回车道：“莫说杨玄感无援兵，就是有援兵咱也不怕，围城打援也就是了。咱们长途跋涉，怪累的，先休整十天八日不也很好吗？”

董杜原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上策，元帅运用得得心应手。今再来个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就锦上添花了吗？”

在派谁到长安请旨一事上，李渊却犯了心思。从道理上讲，宇文述最合适，因为他是副统帅。可炀帝对宇文述早有戒心，若炀帝恼怒起来，莫说下旨，不臭骂他一顿才怪呢。宇文述难以胜任，其他的将领又不够资格，难坏了李渊。李渊终于做出决定，亲自出马，赴京请旨。

此言一出，众皆哗然。但取不来圣旨，失了信誉，会被天下人耻笑。况且军中无戏言，既然话已出口，岂有收回之理？

赵伟始终没有作声，此时却做出深思熟虑之状，言道：“不就是圣旨吗？伪造一份也就是了。他杨玄感能伪造圣旨从西域畅通无阻地到达这里，咱就不能骗他吗？”

“着啊！想不到赵伟还有如此胆略。”田农非的右手在膝盖上叭地一拍：“军不可一日无主，这不就解了大军的无主之忧，又免了元帅的奔波之苦了吗？”

诸葛兴华言道：“好是好，就怕杨玄感识破。”

“识破又怎么了？识破更好。”贾德旺做了个包抄的手势：“他识不破就逼他投降，识破了咱就攻打黎阳城，看他还有何话说？”

亦山虽然年轻，却很善于动脑筋，嗡嗡地道：“既然伪造圣旨，就干脆攻城得了，何必多此一举。”

“唔，亦参军此话有理。”宇文述道：“本帅以为，杨玄感在我大军压境和其父之札的感召下，真想归属朝廷之想是有的。到时请到圣旨，本帅亲自与他计较。本帅与他虽说没有深交，感情却也不薄，定能使他照旨办事，回心转意。元帅以为在下的分析



如何？”

李渊没有直接回答宇文述的话：“伪造圣旨，犯欺君大罪，非我李渊所为。杨玄感伪造圣旨，是因为他是反叛者，本帅不是杨玄感，是忠于圣上和社稷的忠臣。大家就不要再争论了，我意已决，明日便赴长安请旨。本帅走后，兵权由宇元帅执掌，诸位当尽力辅佐。本帅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宇副元帅，你可要在其位谋其政，保万无一失。”

宇文述言道：“本帅虽然不才，却知军法无情，也能分出个里外轻重。元帅尽管放心，文述若有差错，敢受军令！”

“不是本帅不相信副帅与诸位，笼中之兽最难对付，稍有大意，便会招致祸患。本帅不求别的，请回圣旨后，黎阳城围得铁筒一般，将士精神壮旺也就放心了。”李渊怎么也放心不下宇文述，但宇文述是副帅，帅印不交给他，于理不通，便再三叮嘱道：“宇元帅，千千万万不能放一个人进去，哪怕一只狗。千千万万不能放一个人出来，哪怕一只鸡。切记，切记！”

宇文述拍着胸脯：“本帅敢立军令状！”

“这军令状不立也罢。若出了事端，军令状有又何用？”李渊言道：“本帅不再叮嘱了，好自为之！”

会议夜伴方散。李渊正要睡下，忽然刮起了大风。西北风越刮越大，刮得帐篷忽啦啦直响。尽管王安已经掩上了帐门，帐中的十支蜡烛还是被风刮灭了八支。火盆中的炭火却旺起来，蓝色的火苗增高了数寸。李渊不信天地鬼神，心里却也凉嗖嗖的，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王安欲将刮灭的蜡烛重新燃起，他摆手制止，倒在榻上，渐渐睡了过去。

一只狗悄悄地从下水道钻进了黎阳城。那狗是黄色的，蜡黄

蜡黄，似乎没有尾巴，长着两只人的大耳朵。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只鸡不声不响地从黎阳城上空飞出来。那鸡是红色的，似乎还杂有绿色的毛。好像是只山鸡，尾巴长长的。随后，城中涌出了一群面目丑陋，獠牙利齿，浑身毛发长长，张牙舞爪的怪物。怪物们毛色油亮，大红大绿，好像要扑向前面那群正在觅食、毫无防备的鹿群。鹿是银白色的，俨似将士们镀银的鎡铁甲。一个着紫色袍服的人大概被吓坏了，慌慌张张地躲到一堆黄土的后边。这人像是宇文述，又像王安，不，谁也不像，是一个幽灵，还是血流满面的幽灵。幽灵刚才还躲在黄土堆后面，怎么忽然出现在中军大帐？一口吹灭了帐中的蜡烛？噢，不是幽灵，是火盆中蓝色的火苗。火苗就是幽灵，幽灵就是火苗，肯定是的

.....

李渊猛地睁开眼睛，痴痴地盯着火盆中的蓝色火苗，然后目光又扫向那被风刮灭的蜡烛。他终于明白了，刚在出现的情景是一场光怪陆离的梦。他经常做梦，却从未做过彩色的梦，更没有做过狗跑鸡飞，怪兽出没，不着边际的梦。噢，他明白了，今夜的会议上他谈到过鸡、狗，还有兽。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足为怪。然而，他却与他走后会出现在的情形联系起来，说来道去，还是不放心的宇文述，同时也因梦增加了思想压力。他再也睡不着了，坐起来围着火盆取暖，大脑却一刻也没有闲着。拂晓时分，他令王安唤来董理等众兄弟和骠骑将军董杜原，以军中之主和兄长的身份，如此这般地交代了一番。然后洗漱打扮，带上王安、柱儿，以及数百名亲兵，踏上了去长安的路。挥鞭打马，恨不得一步赶到京都。他不时地回首望一眼渐渐在视野中消失的黎阳城，好像有许多放不下的心事。



黎阳城虽然比不上东京洛阳，却也规划有序，五脏俱全。四门皆有瓮城，面对黄河的北门不仅特别高大坚固，而且建有两座瓮城。城里的南北大道直通南门与北门，为中轴线。直通东、西两门的東西大道与南北大道呈“十”字交叉，将城区切割成了四块。守相府居中，被分割成的四块分别为衙署、家属区，商业区、作坊区和仓储区。衙署建筑典雅古朴，商业区内经营百货，作坊区内制铜、制铁、制骨等作坊林立，叮咣声日夜不绝。仓储区内仓库连绵，不仅储藏着大量粮食，还有工具、武器、盔甲。

杨玄感虽然用了缓兵之计，却无救城之法。他很苦恼，在展飞专为他设立的元帅府中坐不住，便视察了整个城区，然后又回到府中。他问中军将军李密：“你以为李渊能请回圣旨吗？”

李密回答：“杨广神一阵鬼一阵，难以结论。”

“若十天后，李渊攻城，咱能坚持多久？”

李密思忖片刻：“不过两天。”

“两天？就两天吗？这么说我只能在这个世界上活十余天了？哈哈，就十余天了！”

李密劝道：“元帅不要如此，奋力一拼也就是了。元帅一脸福相，说不定在近日内会喜从天降。”

“是嘛？本帅能有那么大的福气？”杨玄感苦苦一笑：“拼个鱼死网破吧，别无退路！”

世界上的事情真难一句话说明白。就在杨玄感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关键人物不知不觉地向他走来。此人便是李子雄。

李子雄，渤海人，祖上李伯贲曾任魏谏议大夫，父亲李桃枝曾任东平太守，与乡人高仲密一同归于北周，官至冀州刺史。李子雄少有壮志，为人慷慨，随北周武帝平齐有功，授帅都督之

职。隋文帝赏识于他，受禅后，将他升于御前为近侍。继之，先后任建昌县知县、骠骑将军、大将军、历州与彬江刺史。仁寿年间，汉王杨谅之造反，隋炀帝欲派幽州总管杨宝抗领兵拒敌，又怕其有二心，难以定夺。这时，杨素向炀帝推荐了刺史李子雄。炀帝遂任其为大将军，拜广州刺史。李子雄率八万兵马前往抗敌，与杨谅之战于井陘，大获全胜。炀帝因功拜其为民部尚书。时，新罗等国经常派使者至隋进贡。李子雄酒后狂语：中国无礼，求诸四夷。宪司以他失词，奏于炀帝。炀帝大怒，革去他的所有职务，后又复其职。一日，炀帝巡幸江都，至他的营防，见其军营不整，将士散漫，极为不悦。他立即下令操练，将士肃整于俄顷间。炀帝大喜，夸其为“真正的武才也”。遂提升他为右武侯大将军，拜东平刺史。辽东之役，炀帝令其从军。辽东之役后，他势力大增，拥有将士十余万，坐镇东平州。杨玄感攻打洛阳期间，刚刚回到长安的炀帝怕李渊有失，派其率领属下人马，由东平州奔赴黎阳，与李渊配合，全歼杨玄感部。他早有反心，便欲趁此机会，与杨玄感合兵反隋，重建天下。

李渊驰奔长安的第九日上午，李子雄已率其十余万人马来至黎阳城下。宇文述昨日便接到李子雄奉旨来援的情报，又见子雄怀揣圣旨，便极为热情地出帐迎接。待进中军帐坐定，李子雄道：

“宇文元帅，圣上怕杨玄感难以对付，又急于灭之，方才派在下前来助战。在下立功心切，还望元帅从速安排驻防。元帅有将士近二十万，在下有将士十万有余，是否安排在下独守一门？”

宇文述道：“都是圣上之臣，同为大隋效力，本帅岂能让将军扎于外围而失去建功之良机。这样吧，本帅将黎阳城东门让于



将军把守如何？”

“全凭元帅安排。”李子雄道：“若李元帅请回圣旨……”

“本帅了解杨玄感，他生性倔犟，说到做到，既然已上了贼船，是决不会轻易下船的。见旨便降之说为的是行缓兵之计罢了，看来这仗非打不可喽！玄感也真是，圣上待他厚重，他却非要扒着眼照镜子，自找难看，令人难以理解哟！”

李子雄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不过，在下总以为玄感不该这么早就丢掉性命。他才四十多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可惜哟！在下与他相交十数载，深知他的为人。他虽颇多心计，但却君子坦荡，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好人哟！”

李子雄雄俊不俗的相貌，知情知意的谈吐，使宇文述产生了共鸣：“是啊，玄感的为人，朝中能与其相比者屈指可数。若他离我们而去，这个世界将少了数百年才出一个的大才。若是有点石成金之人出现，使他回心转意就好了喽。”

李子雄的目光迅速从宇文述的脸上扫过，断定宇文述的话发自内心，便道：“不瞒元帅说，在下与杨玄感的交情非常之深，仅仅没结为金兰罢了。俺曾经有约，不管谁做重大决定，都要二人都同意才能施行。若在下进城劝他，他定会立弃反心。元帅也许要问，他造反之事，为何不与我商议？这很好解释，他是被逼而反的，根本没有时间与我交流。试想，当时他在西域，在下在山东东平州，两地相距数千里，他又行动仓促，二人勾通也就无望了。”

宇文述心中一动，但却断然拒绝：“元帅临走时千叮咛万嘱咐，严令本帅不放一人进城，一人出城，本帅若违了军令，大罪难当。你就是点石成金的神仙，本帅也不能放你入城。”

“想不到在朝中权重如山，手眼通天的宇文元帅竟如此胆小。李元帅去长安请旨的目的，是为了感动玄感，说服玄感回心转意，但等待李元帅的是玄感的断然拒绝，是一场死伤惨重，血雨腥风的厮杀。在下欲免除这场厮杀，元帅又能争个头功，何乐而不为？一旦玄感归顺，功在你我，圣上重赏，李元帅定会拍手称快，何罪之有？”

李子雄口才极佳，又入情在理。本身又是朝中重臣，奉旨前来助战，决不会通敌。况且仅他一人入城，其十余万大军还扎在城外。况且等待自己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巨功赫勋。宇文述思考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本帅就违李帅将令，放你进城，但你必须将玄感说通，让他在李帅回营之前投降。”

李子雄心中激起了兴奋的浪花：“元帅如此信任子雄，子雄当以性命担保。若此行不能成功，就将这颗在脖子上按了四十多年的脑袋交于元帅！在下午时进城，手下兵马交元帅调度，待事成后再将兵权交于我。”

宇文述更加放心，令杀牛宰马，设宴为李子雄饯行。正在推杯换盏，董理、董杜原及赵伟、司马回车等将领先后赶到。董理怒气冲冲地道：

“听说元帅要派李将军入城，明违李元帅将令，胆子也太大了。请元帅快快收回前言！”

董杜原、赵伟等人也不示弱，纷纷谴责宇文述。宇文述不占情理，又心中发毛，不知如何解释。这时，李子雄将酒杯叭地一放，激将道：

“元帅，你的这些下属是否太猖狂了？你这个元帅是否太无能了？将在外，君命还有所不受呢，何况李元帅。我李子雄与你



这些属下相比，才华是差了些，可我是前民部尚书、大将军、刺史，是奉旨前来助战的，并非与杨玄感一个鼻孔出气的反贼。就我这样的身份，能冒死进城劝降，天下能有几人？好吧，既然你这个元帅徒有其名，子雄不进城就是，何必自讨苦吃，自讨没趣！”

宇文述被激怒，也将酒杯叭地放在几案之上，吼道：“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元帅吗？你们都不想活了咋的？让李元帅进城的事定了，谁要再敢耍横，立斩不饶！”

董理虽然鲁莽，却不是蠢才。权大一级压死人，他怕宇文述真的以违抗军令罪动粗，又见李子雄并非文人，便不再吵嚷，言道：“元帅不听劝告，自作主张，若坏了大事，与我等无干。”

“我宇文述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你们何干？”宇文述指着帐外：“各就各位，好生围城，若有丝毫不妥，拿你们是问！”

李子雄暗道：“李渊啊李渊，卧兔不打，你打跑兔，这回有你的好戏看了！”

宴会刚散，李子雄看午时已到，便与宇文述来到城下，要城头将士先报知杨玄感，说是他的好友李子雄入见。杨玄感闻报，推断李子雄前来劝降无疑，犹豫不决，经杨慎与李密苦劝，方才答应。城门是不能开的，便用盛牛粪的柳条筐，将李子雄拽上城头。李子雄急步进入杨玄感的府第，与杨玄感寒暄几句后，便在杨玄感耳边悄然数语。杨玄感阴着的脸倏然转晴，拉着李子雄进入密室。李子雄开门见山：

“玄感弟，兄来此之惟一目的，是与你共商起兵反隋之事的。杨广失政，民皆怨之。据确切情报，山东邹平人王薄领导农民，在章丘境内造反，自称‘知世郎’，山东各地逃征役者多往归之。

继王薄之后，刘霸道在山东豆子航举事，高士达在河北蓟县揭竿而起，孙安祖在河北高鸡泊起义。虽然势力有限却有燎原之势。兄已被炀帝猜忌，旨我率十万大军来此与弟较量，意在灭我的有生力量。兄与弟交情深厚，小弟处于危急时刻，哪能坐视，以故决定阵前起事，一可解小弟之围，二可与小弟合兵一处，打李渊个措手不及。今渊到长安为小弟请旨，草包宇文述为主帅，兄之十万人马又争得了包围东门的权利，此时起兵反隋，正是时候。良机不可错过，请小弟速作决断。”

杨玄感最了解李子雄，知其耿直仗义，从不口是心非，又见子雄句句在理，便无怀疑。然而，他还是问道：“兄如此大义，小弟感激不尽。可当此关头，小弟也不敢大意。兄欲助小弟造反，有何信物？”

李子雄笑笑，从怀中掏出一块折叠得极小的丝帕：“小弟请看，这是兄早就拟好的反隋檄文。”

杨玄感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隋炀帝广，弑父杀兄，篡夺皇位，自此横行恣肆，淫母霸嫂，狎民妓拥宫妃，荒淫无度。高祖陵始成，遍游天下，挥金如土。慕秦皇汉武，盛治宫室，穷极侈靡。召募路人，分使绝域。横行无忌，猜忌异常，以击杀藩王自乐。于玉门、柳城之外，大量屯田，向天下富室征取钱财，益市武马，匹值十余万。富室因此破产者十之有九。性多诡诈，所幸之所，不为人知。每至一地，总在数道置食宿，四海珍馐美味，水陆必备。求市者无远不至，郡县官人，竟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贪官污吏鱼肉亿兆，财政空虚，赋税如虎，民不聊生。不闻军国政务，冤屈不治，奏请罕



决。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故高竊、贺若弼等先帝心膂，李金才等藩邪惟旧，或恶其直道，或忿其上议，求其无形之罪，加以刎颈之诛。其余事君尽礼，誓誓无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记。政刑弛索，贿赂公行，莫敢正言，道路相见，惟能一目。六军不息，百役繁重，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色，邑落为墟。东西游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足，逆收攷年之赋。所至唯与后宫流连沉湎，惟日不足，招应姥媪，朝夕共肆丑言。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不轨不逊，以为娱乐。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近臣相互掩蔽，不据实奏报。每次出兵，败仗相连，三伐高丽而不得。天怒人怨，瓦解在即。

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旋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炀帝广纂承宝历，不顾洪基，肆意妄为，自绝于天。玄感、子雄世荷国恩，为除暴殄，更玄明誓，以秦王杨浩为帝起兵反隋。愿上天护佑，祖宗显灵，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大功成矣！

人生有四大乐事，一曰久旱逢甘雨，二曰金榜题名时，三曰洞房花烛夜，四曰他乡遇故知。这四大乐事，杨玄感占了久旱逢甘雨和他乡遇故知两大乐事。当他看完李子雄撰写的反隋檄文，心脏狂跳不已。他眼含热泪，一把抱住李子雄：“子雄兄，真有自己的，雪中送炭啊！小弟独守孤城，孤立无助，以为必死无疑。不想兄长如从天降，救弟于水火。老天有眼，昏君当灭啊！”

“小弟，时间紧迫，长话短说。明日你便宣读檄文，告知天

下。随即聚众，打开东门，以投降为名，与我合兵一处，与官兵决战。你有将士十万，我有将士十万有余，李渊将士不过十九万，若你再从百姓之中动员数万，你我之兵力多于官军。况且咱们突然发难，官军猝不及防，定能大胜。若胜，即攻洛阳，以洛阳为都，以秦王浩为帝，大展鸿图。”李子雄道：“如此怎样？小弟定夺。”

杨玄感表示非常赞同，又补充道：“从百姓中动员兵丁并不难。黎阳百姓对杨广恨之入骨，竞致牛酒，每日有数千人在我的帅府门外请求效力。弟怕连累他们，拒招士卒。今用人之际，只要小弟一声令下，招三万士卒，一万马匹不在话下。说心里话，如此以来，小弟对不起李渊，此人高不嫌低，厚不弃薄，爱心包容一切。他明知小弟在行缓兵之计，却仍不辞劳苦，为小弟请旨，意在感动于我，免我与城中百姓之苦。如若不然，他一声令下，这黎阳城不用半日，便玉石皆焚。”

李子雄也说了李渊的许多好处。二人又在起兵的细节上研究一番，子雄拿了玄感写的“降表”，坠于城下，回到宇文述的帅帐，将杨玄感的降书交宇文述过目。宇文述念道：

“左翊为大将军、征西副元帅宇文述明鉴：实言相告，玄感已走投无路，欲拼死一战。经子雄兄劝戒，幡然悔悟，决计降于麾下。明日下午，在黎阳城东门投降，交出典册图籍，印玺库钥，迎接元帅及将士进城。”

“好！太好了。李大将军为本帅做了件大好事。事成之后，本帅定上奏圣上，为大将军请功。”宇文述心急火燎，恨不得立即受降，他从大帐的小窗向外看了一眼：“太阳像钉住了似的，可恶之极！”



刮了一夜大风，天宇被刮得瓦蓝瓦蓝。地上的树木裸露着身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官兵大都住帐篷，又无炭火，就像在冰窖中一般，无不盼望太阳快快升起来，给他们些温暖。拂晓时分，冻了一夜的官兵们再也熬不过，闭上干涩的眼睛，在梦乡中神游。

杨玄感“降书”中定于明日下午投降，又是行的缓兵之计。次日平明，他便下令打开东门，率领十余万人马，在李子雄十万人马的掩护下，人不知鬼不觉地出了黎阳城，与李子雄计议一会，分头杀向南门和北门的官兵，计划在西门会合。

官兵们正在睡梦之中，听到“杀”声四起，慌忙出帐迎战，捉对儿厮杀。四十万人在方圆十里的地域内舞刀弄枪，夺命追魂，势如火山爆发，声似倒海排山。两军旗鼓相当，杀至日升东方，霞光灿烂，已是尸成山，血成河，惨不忍睹。想当年黄帝与炎帝、蚩尤中原逐鹿，没有这等气势，周武王与帝辛大战于牧野，没有这般惨烈，韩信与项羽厮杀于垓下，没有如此血腥。

宇文述是在美梦中被如潮的杀声惊醒的，当他明白过来，杨玄感与李子雄已率众向他的中军扑过来。莫说指挥抵抗，立住阵脚，就连自己的命也差点丢了。在将士们的掩护下，逃至城西的树林内，方才定下心来，伸手向头上摸去，头盔何时丢了都不知道。

好在南门由董理的先头部队把守，北门由董杜原率后军把守，西门有赵伟等众弟兄把守，硬是组织将士挡住了义军的锋芒。

杨玄感没想到官兵竟如此英勇，李子雄更没料到战事进展得如此之慢，二人下死令拼死一战，务要在中午前结束战斗，全歼

官兵。

杀至中午，义军仍无大的进展。双方人马都已死伤过半，活着的也成了强弓之末，心有余而力不足，处于相持阶段。

李子雄向杨玄感道：“你我都有伤在身，将士们又极度疲惫，若洛阳之敌来援，或者李渊突至，大事休矣！”

“元帅来了，元帅来了！弟兄们，咱们不怕了，元帅来了，元帅来了！”

不知是谁狂喊不止，如同中了魔似的。喊声高亢有力，充满了希望，也有急切的渴盼，更不乏胜利的信心，在旷野中传得很远很远。

“是否诈语，意在乱我军心？”杨玄感问。

李子雄摇摇头：“不像诈语，今日是李渊去长安的第十天，他该回来。事到如今……”

话音未落，就见李渊率领去长安的将士如旋风般杀了过来。李渊与随从虽然劳顿，却未经战阵，精神壮旺，体力充沛，又见走时还好端端的近二十万人马成了这个样子，怒从胆边生，俨似饿虎扑食，蛟龙闹海，气势逼人。杨玄感与李子雄急令将士阻挡，将士已狼狈不堪，哪里阻挡得住，眨眼间李渊与随从便驰至杨玄感与李子雄面前。李渊将偃月刀横于马背之上，指着杨玄感与李子雄道：

“杨玄感，你还有点儿人味吗？我李渊为保全你与属下和城中百姓的性命，长途跋涉，为你请旨，你却背信弃义，将双方近二十万将士推入了火坑，罪该万死啊！李子雄，你也不是东西，竟背叛朝廷，与玄感朋比为奸，还有何脸面活在人世！”

杨玄感不无羞涩，但却容不得李渊这狗血喷头的痛骂。他也



将手中的丈八长矛横在马背上，叫道：“李渊，你舐痛吮痔，助纣为虐，恬不知耻，有何资格用下流之语与我这正义之人理论？”

李子雄吼道：“李渊，你饱读诗书，该知正义邪恶，为何非要愚忠到底，大行不义？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若知趣，便就此罢兵，与我共举义旗，解救臣民，若不知趣，就拼个你死我活吧。告你说，即便我与玄感就义，也会流芳千古，你就是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也会成为遗臭万年的，活着的死人！”

李渊虽然心中有愧，却也恼羞成怒，拍马舞刀，来战玄感。那偃月刀如同闪电龙腾，招数分明，力凝千钧。大劈大砍，刀法密集，时而力劈华山，时而横扫千军，险象环生。

杨玄感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哇哇”怪叫着抵挡李渊的偃月刀。不是猛龙不过江，臂力惊人，枪法娴熟的他面无惧色，左一招巨蟒翻身，右一招苍龙闹海，上一招怪兽拧胯，下一招独蛇钻裆，明朗紧凑，刚柔相济，李渊难以取胜。无奈玄感体力不支，十几个回合过后，便处于败势。那胯下的乌锥马也精疲力尽，动作变形。就在这时，李子雄大叫一声，拍马舞锤，前来助战。李渊喊退了前来助战的王安和赵伟，力敌两将。

李子雄使一双二十斤重的生铁雕花锤，在攻打高丽时双锤出神入化，连杀高丽国十余员大将，威震敌胆。此次激战，他双锤飞舞，连杀百敌，就连力能扛鼎，威风八面的董理，也险些被他打落马下。但此时非彼时，此时他腰间带伤，血染战袍，因失血过多，双臂无力，怎敌越战越勇的李渊？仅与李渊杀了两个回合，便被李渊砍去右臂，束手就擒。

杨玄感觉状，在众将的保护下打马逃走。李渊大手一摆，将士追了过去。杨玄感与众将且战且退，最后仅剩十余人。骠骑将

军董杜原要董理等将领回到战场，独领百余众紧追不舍。杨玄感等十余众窜入前面古木参天、藤蔓缠绕、几无路径的树林中。这时，追兵赶到，杨玄感怒目横眉，大吼一声，追兵大惧，回头便走。就连在战场上长大的骠骑将军董杜原也为之一惊。胯下马吓得掉转头回撤，将他摔了下来，杨玄感趁机与从弟杨积善弃马步行，藏于一片浓密的荆棘丛中。此时，他的新伤愈重，鲜血流淌，旧伤复发，痛疼难忍，便向杨积善道：

“小弟，今日全军覆没，已无力回天，加之伤痕累累，难以再行，必死无疑了。我一生戎马倥偬，杀敌无算，战功不计其数，为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决不受他人污辱，求你夺我性命。”

林外“杀”声一片，惊得野兽乱跑，群鸟纷飞，林内追兵大增，四处搜索，“杨玄感投诚不杀”的叫喊声起伏比起。杨积善双目一闭，道声“兄长，小弟就先送你西去了！”宝刀砍在杨玄感脖颈上，杨玄感面带微笑，一命呜呼。杨积善又道声“兄长，小弟来了！”双手握住刀柄，“嗨”的一声，刺入自己的腹部，因用力不足，昏了过去。这时，董杜原搜至此处，将其救起，连同杨玄感的尸首，一并送至中军大帐。

杨玄感的二目睁得很大，脸上的笑容仍存，似乎在告诉活着的人：我杨玄感没错，死得其所。杨广与大隋朝会为我殉葬！

李渊心里非常难受，二目噙着泪花。是因为杨玄感悲壮的死难？是缘于同胞相残？还是有所觉悟？他说不出，反正心绪乱到了想大哭一场的程度。

与此同时，报告不断：

“启禀元帅，经打扫战场计数，敌亡十三万人，伤五万人。我亡十万人，伤三万人！”



“报——，杨玄感弟杨玄奖，为郡丞周旋玉所杀，其从弟杨万硕逃归高阳，正在追捕。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前来救玄感，闻玄感败，其兵溃之，韩相国被捕获。”

“黎阳城中的百姓哭声震天，说是为玄感哭灵，作何处理？”

“报——”

李渊终于精神崩溃，跺着脚吼道：“滚、滚、滚，都给我滚，滚！”

第八章 光耀门楣

人主杨广，掠艳餐美，荒淫洛阳，真君子不堪入目。送尤物屁精得宠，以罪为功。弘代郡守，巧答妙辩，应对昏王，韬光养晦，观千剑而后晓器。

东都洛阳。

三九冷冬，地冻天寒。刚下了一场小雪，最后的几片雪花晶莹剔透，美丽可爱，在薄薄的雪层上或站或立，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姿容和纯洁的心灵。一阵大风刮来，毫不留情地摧残着这些小精灵，将他们抛上半空，再强劲地摔下来。于是，她们的胴体碎了，心也碎了。

隋炀帝是昨天从长安来到洛阳的。当天没有治事，也没有纵情淫乐，他很累很累，倒头睡下，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朝阳出海，金光万道了。他心情极佳，因纵欲过度，晦而衰的双眼透出了几丝亮光。不仅仅因为昨夜睡了个好觉，也不仅仅因为洛阳城中富丽堂皇的殿堂和宫中如云的美女，是分外妖娆的北国风光引起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便在两个婉丽动人、二目含情的宫女的服侍下穿衣、洗漱，然后又在数个如雪中红梅般的嫔妃的陪伴下用膳，然后就令嫔妃们为他按摩，然后便忽发奇想，要当值太监崔公公安排銮驾，顺洛河冰面欣赏洛阳城中的景色。



仪仗每时每刻都在宫中候着，随叫随到，决不会耽搁一时半刻，只是在冰上行动，需要雪橇之类的器具，而且必须美仑美奂，既暖和又不得观瞻。因是炀帝的心血来潮，没做准备，这可急坏了宫中的能工巧匠。现做已来不及，便只有改装了。他们将炀帝的暖车的两个轮子缠上数层黄缎，将车辕两侧各加上一个木轮，又耐看又稳当。炀帝甚为满意，连夸“暖和、平稳、舒服”。于是，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帝王冰上漫游，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史添上了浓抹重彩的一笔。

炀帝坐于改装的暖车之上，被十个丽质天生、芙蓉出水般的少女推到洛阳北城墙上的东门与建春门中间，横贯洛阳市区的洛水入城处，然后小心翼翼地推着暖车在冰上缓行。洛水两岸，仪仗显赫，旗罗伞扇猎猎，斧钺锤戟耀目，丝竹轻扬，卫队虎视，声势浩大，震人心扉。

“快将朕的奇爱妃唤入暖车之中。”暖车行至洛水与瀍水的汇流处，炀帝的欲火被洛水两岸雪中的景致撩拨旺了，蓦地记起了才入宫不久，他仅宠幸过一次的爱妃奇媛媛。

奇媛媛年方二八，原为江南苏州城中妓馆名扬天下的民妓。一日，炀帝到苏州城中神游，巧遇到庞府陪客的奇媛媛，目光一下子被天仙难与之比美的奇媛媛吸引过去。于是，一道谕旨，将奇媛媛弄到后宫，成了他的嫔妃。

不一会儿，一辆暖车在洛水的右岸停下，奇媛媛从车内走下来，向停在洛水冰层上的炀帝的暖车走去。奇媛媛果然长得出奇，娇躯微摆，莲步轻挪，神态慵慵，如同夏日池塘中浴着晚霞的一朵睡莲。淡青色的棉纱裙，紫红色的内衣。随意绾结的秀发，未施铅粉的面颊，流露傲慢和天真。她的小嘴微微抿着，纤

细、笔直的鼻子似乎在发着轻蔑自负的“哼”声，水汪汪的银杏眼也好像笼罩着一层鄙夷不屑。然而，当她进入炆帝的暖车的时候，轻蔑、自负、不屑一顾的冷美人的风韵一扫而光，代之而起的是浪声嗲气的水性杨花。她一头倒在炆帝的怀里，拈着炆帝苍白色的胡须，千方百计地讨炆帝的喜欢。炆帝一改往日饿虎扑食的餐色方式，目光透过她美丽的面庞、丰满的胸脯，领略着深层中的奥秘，好一会儿才如狼似虎地进行兽性的发泄。发泄过后，又来了雅兴，指着洛水两岸的殿堂馆舍，向奇媛媛道：

“爱妃，这洛阳城由先帝初建，朕扩建，规模扩大了数倍。你看，那是郭城，那是皇城，那是含嘉仓城，再向西是禁苑，西北角那片宏丽的宫殿群就是朕的宫城。过几天朕与爱妃到禁苑走一走，那地方奇花怪石到处都是，价值连城。苑中藏有朕的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两白银，是先帝时幽州总管阴寿白从突厥买来孝顺皇太后的，被朕弄到手。你若喜欢，朕给你几颗。”

奇媛媛受宠若惊，钻在炆帝的怀里“咯咯”直乐。

暖车内的淫言秽语传出车外，推车而行的宫女们想笑又想哭。笑的是，那言语太刺激，哭的是，自己的命运不济，难得炆帝宠幸。有的宫女对奇媛媛妒嫉大了，盼奇媛媛早死。

游览完了整个城区，炆帝处于亢奋的状态之中。当他一眼发现龙案上那一摞摞奏折，便顺手抽了一本看起来：

圣上明鉴：渊向圣上请罪。圣上不弃，授渊西域平叛重任。渊无才无德，判断失误，导致黎阳大战，手足相残，双方死伤近三十万。罪一：杨玄感金蝉脱壳，渊却蒙在鼓里，使其逃往黎阳，酿成大祸。虽克服该城，平定西域，却难赎渎职之罪。罪二：中杨玄感缓兵之计，使其有机可乘。罪



三：文述自重，中子雄奸计，但罪在渊而不在文述。渊为主帅，责任重大，黎阳大战，难辞其咎。文述允子雄入黎城，为判断失误，非罪也。若他人在述位上，亦会上当。

炀帝阅罢，兀自笑了，自语道：“这个李渊，真让朕难以捉摸。本与宇文述有仇隙，却为宇文述开脱，将彼罪为己罪，实在罕见。”他问崔公公：“你对李渊这个人怎么看啊？”

崔公公发现炀帝的目光柔和，没有反意，便微微地抬起低惯了的头：“圣上，奴才怎敢评论朝臣！”

“叫你评论就评论，卖什么关子？”炀帝不满地指着崔公公：“讲，讲，朕今儿个心里高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讲，朕不怪罪。”

崔公公深受炀帝器重，他又非常看中李渊，便道：“李渊其人，仪容威严庄重，外表轩扬无华，聪明敏捷，有远谋大略。”

“他硬将他人的罪过向自己身上揽，也叫聪明，也是有远谋大略吗？”

“以泽纳污，所以成其厚；以岳藏疾，所以成其大。此人弘山海之景，茂宛裕之德，所以敢于揽罪于身。而宇文述大人却与其相反，将黎阳战事之失推及李渊，心胸之狭可见一斑。”

炀帝似乎非要将李渊研究清楚，弄个明白不可，又问：“刘公公，你以为李渊对朕怎样？”

“他竭诚尽节，为己任以天下，事上尽礼，讷于官而敏于行。一言一蔽之曰：是忠于圣上的大忠臣。剿灭杨玄感就是例证。”

“李渊似乎是个忠臣，可此人并非像你说的那么神乎其神。朕来问你，今年春上，他奸淫一品大员杨素的夫人作何解释？连朕都怕与杨素不和，有碍国事，对一枝花心仪已久而不采，他那

时仅是一个小小的知县，竟如此胆大妄为，与朕分庭抗礼，这也是忠于朕之举吗？”

“恕奴才直言。杨素怕李渊东山再起后继续升迁，以故行此不齿之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圣上不是也将此事作为杨素的一条罪状了吗？”

“好了好了，就到此为止吧。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你要再说下去，李渊就成神仙了。难道李渊就无不足吗？”

“有，当然有，奴才这就讲来，这就讲来！”崔公公料到炀帝会让他回答这个问题，便不加思索地回答：“李渊颇有心计，凡事三思而后行，今日忠于圣上，不等于明日忠于圣上。古人曰：养鹰休饱，圣上既要让着他三分，也要防着他三分。不过，切莫听信宵小之离间，以防使其有危机感。君臣道合，非苟蝇所间。圣上淑贞明达，定会处理好与李渊的关系，使其以死孝忠圣上，以保江山不失。”

“唔，此言不谬。”炀帝向崔公公投以赞赏的目光。他这次来洛阳，主要为享受这东都宫中的尤物，附带处理黎阳大战之事的，诸如有功人员的提升、奖励，有罪者的定罪之类的问题。李子雄撰写的造反檄文中说他不理政务，罪不治，功不奖，就冲着这一点，他决心做出个样子给臣民们看一看，用实际行动驳斥李子雄和杨玄感对他的污蔑。

崔公公十岁阉割入宫，为的是摆脱父母早夭、家境贫寒的处境，求个温饱。进宫后，他勤奋好学，见识又多，成了饱学之士，一步步提升到这当值太监的地位。出于职业习惯，他学会了如何伺候炀帝，怎样回答炀帝提出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精于察言观色。炀帝高兴时怎样，不高兴时如何，一定要有十成



把握，方能开口说话，动手做事。刚才，他之所以敢斗胆评价李渊，一看炀帝愉悦，二看炀帝有提拔李渊之意。当然，能公正地对李渊做出评价，对李渊印象极好，让李渊升到高位，保大隋江山永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至于“养鹰休饱”之类的话，他不想说，但必须说，因为炀帝对谁都不十分相信，即使他不这样说，炀帝也会这样做。此时，他发现炀帝目光内敛，怕生出事端，便道：“圣上，奴才刚才说了些不得体的话，还望圣上饶过，以后再不重蹈覆辙也就是了。”

“你真是个奴才，朕不是早就恕你无罪了吗？”炀帝突然转过胖大的身躯：“你说，朕该封李渊个什么官？”

崔公公想了想：“奴才以为，李渊堪当大用。圣上封其为尚书，留于京中为好。”

尚书之职，始置于战国。秦代以前为掌管殿内文书的小官，权力有限。直到东汉，方才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三公的权力大为削弱。隋文帝登基后，设尚书省，下辖六部，尚书的权力仅次于丞相。炀帝君临天下后依其旧，前尚书因病亡故，此职空缺，无最佳人选。对于这样的高职，朝臣推荐后，必须经炀帝御批。离洛阳前，朝臣们曾推荐过李渊，今崔公公慧眼识金，也推荐李渊，决非巧合，这说明李渊能胜任其职。然而，炀帝虽昏，却决非脓包。在他的心目中，李渊是大隋国真正的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的大才。越是这样的大才，他越不放心，因为大才无不有着极大的能量，一旦反目，他这天子的名分就不复存在，大隋国也就土崩瓦解了。他宁愿重用十个奴才，决不重用半个这样的大才。况且李渊力保过前太子和先帝，况且有人奏报，说他有怜悯杨玄感之心。

炀帝在刹那间想了这么多。于是，向崔公公道：“怎么任用李渊是朕的事，你就不要多嘴了。安排乐舞去吧，朕要放松一下。回来，安排好乐舞后，你亲自到黎阳传朕的谕旨，让李渊立即前来见朕。”

扩建东都洛阳之初，炀帝就在后宫设置了丝竹和舞蹈班子，以供其消闲娱乐。丝竹班子由三十名乐妓组成，成员全为姿色艳媚，歌舞管弦无所不通，才情冠于群芳的绝色女子。舞蹈班子也全为芳容艳丽，体态轻盈，颦笑顾盼，流光溢彩，能歌能舞的舞妓组成。共四十人。

当炀帝来到专为乐舞设置的殿堂的时候，殿堂内已是香味扑鼻，流光溢彩。身着淡红色丝罗锦绣的乐妓们已经手持乐器笑盈盈地，秩序井然地坐在殿堂的一侧，一张张粉嫩绝俗的脸儿争奇斗艳。舞妓们在殿堂正中围成梅花的图形，二十人着红装，二十人着绿装，间隔排列，红绿相间，红的流彩，绿的滴翠，煞是好看。铜炉中的檀香冒着缕缕青烟，四壁上飞天图中的飞天仙女腾云驾雾，满天飞动。数个偌大的火盆中，炭火暗红，火苗抖动，给这座殿堂送着暖意和温馨。会令你想到烟云袅袅，紫气缭绕，醇醪醉人，仙女舒袖的天上瑶池。

见炀帝兴高彩烈地进入殿堂，丝竹响起，舞妓随之行云流水般地动起来，殿堂中转眼间成了轻弦曼舞的世界，为人间仙境做着最形象最生动的注脚。

炀帝边饮边享受着美人们给予他的快乐，渐渐地便沉醉于其中，手舞足蹈起来。终于春情勃发，按捺不住，脱掉黄色的袍服，仅着内衣，手端酒杯，一溜歪邪地钻入舞妓们中间，令人作呕地仰躺下来，架起二郎腿，边饮边目光淫邪地扫来盯去。时而



放声淫笑，时而拍着多毛的胸膛叫“好”，丑态百出，极力地表现自己，欲打破中国乃至世界上淫王的世界纪录，就连腐败透顶的商纣王也不放在眼里。什么国之危亡民之疾苦，什么要李渊速来进见，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崔公公安排好乐舞后，便从御厩中挑选了三匹快马，带上两个随从，快鞭打快马，哒哒哒向黎阳城急奔。他十分了解炀帝，说过的话很快就会被美酒佳人、长歌乐舞冲淡掉，他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通知李渊火速赶赴洛阳，接受封赐。在他看来，大隋国可以没有炀帝，但却不能没有李渊。从洛阳到黎阳，有一个时辰的路程，他仅用了半个时辰就赶到了黎阳城下。

黎阳大战结束后，李渊顶着极大的精神压力，一门心思地处理善后。打扫战场，抢救伤者，安抚黎阳城中的百姓和数万俘虏，向长安押送重要战俘和杨玄感的尸体，忙得陀螺似地转。但每当夜里躺下来，杨玄感那双瞪着他的眼睛便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么清晰，那么骇人，似乎更加明确地告诉他：李渊啊李渊，我的今日，就是你的明天！每到这个时候，就像有许多张大嘴在咬他的心肺，精神便又倾向崩溃，真想一把火烧掉这个充满血腥的世界。他终于病倒了，精神恍惚，半阴半阳，经常说胡话，做恶梦。梦中见到的仍然是杨玄感的那双摄人魂魄的眼睛，仍然是那尸体枕藉，血流成河的血腥场面。

他需要解脱，他必须解脱，不仅仅因为诸事繁杂，需要他亲自处理，也不仅仅怕如此下去会成不治之疾，去与杨玄感和能占满天堂整个空间的二十多万亡命者相会。重要的是，他这种精神状态会引起炀帝的疑忌，再被打倒。若是如此，抱负难以施展，人格受到污辱，亲戚朋友受到牵连，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

去，无异于行尸走肉，也就没有意义了。

于是，军中最好的大夫成群而至，为他号脉面诊，一致认为受了刺激所致。便以朱砂等镇静药为主，开方熬药。董理、赵伟等弟兄还请来了五台山张天师的继承人，自称得张天师真谛、法力无边的安道士，为其设坛驱鬼，去灾祈福。又从嵩山请来一班袈裟着身、沉穆安和、面目慈祥的佛家弟子为其念浮屠经。一时间，草药苦涩的味道扑鼻，道士仗剑披发，近于荒诞的身影浮于缭绕的香烟之中。佛家弟子木鱼声声，口中嗡嗡，营造着一种恍若隔世的神秘氛围。

不知是药力的作用，还是道士、和尚们真的法力无边，折腾了数日，李渊竟从冥冥之中回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世界，渐渐地恢复了健康。虽然杨玄感的眼睛还时常出现在他的眼前，但他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做该做的事情了。

宇文述一直处于惊恐的状态之中。杨玄感的死，也时时撞击着他那脆弱的灵魂。但他仅仅为失去了一个好朋友悲哀，却根本没有上升到李渊已经达到的“大隋已无力回天，杨玄感起事没错，杀了杨玄感是罪过”的高度。他的恐惧，主要来自自己违抗军令，炀帝的圣旨成了废纸一张，导致十多万官兵伤亡，炀帝决不会放过他的罪孽。他在数天前，曾重金贿赂了东都洛阳皇宫中的陈公公，求其向炀帝为自己求情，并将罪过推到了李渊身上。他也曾求过李渊，请李渊在炀帝面前多说几句好话。李渊不仅答应，而且付诸行动，写了那份炀帝已经御览的奏折，将宇文述的罪过揽到了自己身上。而宇文述却在李渊大病缠身，将士们为李渊祈祷，想尽千方百计疗治李渊痛病的时候，却巴不得李渊早死，好将自己的罪过全部推到一个死人身上。因此，李渊的康



复，便成了他的悲哀。他已意识到，要想逃过这一劫，必须全新地包装自己，让李渊感动，然后尽全力开脱他的罪责。

就在崔公公已经进入黎阳城，正向李渊的帅部走来的时候，宇文述笑容可掬地来到正在聚精会神写着文稿的李渊面前，以极为敬仰和关心地口吻道：

“元帅也真是的，大病才愈便苦干起来，好让文述心痛哟！就歇着吧，文述自信有能力和精力处理好善后。”

“噢，是宇文元帅，炉边坐。”李渊抬起头来：“病了这许些日子，积下了好些军务，忙不过来哟。”

宇文述发现李渊目光明澈，颇有神采，心里话：他的确恢复了健康，娘的，该死的不死！嘴里却道：“元帅，述被李子雄所骗，放他进城，到何时我也承认。听说有人向元帅告发于我，说我大战时逃脱，根本没有行使权力，指挥作战。这是心存不良，意在害我，我宇文述是可忍，孰不可忍！”

“宇文元帅，据我调查，那日你躲在树林中，直到战事结束，方才从树林中走出来，根本没有指挥作战是真。你下过什么命令？哪个将领接受过你的命令？你说出来。你没指挥，哪里来的命令？我说宇文元帅啊，事实胜于雄辩，你就不要再计较了。你腹有诗书，难道不懂得欲盖而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道理？我李渊宽宏大量，将这件事压下也就是了。我不忍心我的副统帅受到圣上的制裁。”李渊看宇文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无言以对，便转换了话题：“葬礼准备的怎样了？这不，我正在为亡灵写悼词呢。二十多万人啊，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这样走了，让人心痛哟！”

“不，是十余万亡灵，不是二十余万。”宇文述纠正道。

李渊无限感慨：“官军十余万，叛军十余万，不是二十余万是多少？他们都是大隋人，都是黄帝的子孙。他们各为其主，奋力一搏，以故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活着的人怀念、敬仰。这次葬礼，我李渊同时送这二十余万亡灵，就是基于这个道理。城中的百姓家家的门上贴上了白纸片，户户的门外挂上了长幡，哭声日夜不绝。他们是在悼念亡灵，包括官员的亡灵，他们是在哭战争的惨烈，人的无情，可歌可泣！”

宇文述道：“元帅不知听到没有？不少人说元帅敌我不分，是非不辨。”

“从忠于圣上和反叛圣上这两个方面看，我们为是，他们为非。可从同胞的角度看，特别是对于亡者来说，很难分清是非。我总以为，政事就是政事，人情就是人情，道德就是道德，决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用政事去衡量人情、道德，也不能用人情、道德去衡量政治。从商到周哪个篡位或夺位的帝王不大封先王之后？难道说他们都青红不分、皂白不辨了吗？篡位或夺位是权力之争，是政事，怎可与人情家事相提并论？”李渊清楚自己说得过多，怕给宇文述留下话柄，便又问起葬礼的事。

宇文述回答：“遵元帅吩咐，将士不辞劳苦，掘开数尺冰土，挖了两个各占地百余亩、深三丈的大坑。左为官兵尸坑，右为叛军尸坑。我来这里时，尸体已大部放入，哀乐队、唱歌班，以及悼念台等都已准备停当，单等午时已到，元帅到场，葬礼开始。今午时将至，还请元帅做好准备。”

李渊点头称“是”，正要换上皂服，崔公公风尘仆仆地进入帅府中，叫道：“圣上口谕：李渊速至东都，受圣上接见！”

李渊听过炀帝口谕，忙令家人李小古给崔公公和随从伺茶倒



水，并亲手用长长的铜钳夹了数块木炭放入火盆中。

崔公公言道：“李元帅，不必如此客气，快随在下去见圣上吧。圣上看中于你，要升你的官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耽搁不得。圣上的性儿你是知道的，时间长了，会出变故。”

如果此时就随崔公公到洛阳面君，等待他的是飞黄腾达，耀祖光宗。若是蹉跎了时光，也许就错过了升官的机会。然而，他不能放下那二十多万亡灵就这样走了，他不能留下终生遗憾。于是，发自内心地道：“崔公公，渊还要参加葬礼，拖些时间如何？一个时辰后再起行吧。”

“好个宽厚的善者。”崔公公大受感动，但却不答应李渊的请求：“元帅，既为天下，事需割情。若元帅抓住命运之手，就有了更大的报国机会，若被与亡去的将士之情所累，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也许会与你擦肩而过。这等事你何必躬亲，有宇元帅在此，还愁葬礼办不好。”

“崔公公言之有理，述代劳也就是了。”宇文述转向崔公公：“圣上仅召见李元帅？”

崔公公心中好笑，不无讥讽地回答：“圣上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挂心，哪有闲暇一一召见。”

李渊看午时将至，便横下心来，决然地道：“崔公公，你不必再劝，我意已决，参加完葬礼后再去面圣。就是圣上因此而动怒，我也认了。请公公回去奏知圣上，就说我晚一个时辰到达。”

话说到这个份上，崔公公便点头答应，只是不肯离去，说是等葬礼完毕，与李渊同行。李渊让宇文述陪他叙话，换上皂衣，打马向举行葬礼的云雾山前奔去。

云雾山在黎阳城后，离黎阳城三里。山前有一条九曲十八弯

的云雾河。云雾山是座孤零零的石头山，虽然不太高，却是终年云雾缭绕，风姿绰约，亦梦亦幻。云雾河是条季节河，丰水季节水满槽溢，黄龙滚滚，难以驾驭，春夏秋冬却鹅卵石遍布河床，水流涓涓，如同银练。河南是一片平展展的开阔地，是云雾河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以盛产谷子、高粱、大豆著称于世，有“粮仓”之称。这里是个风水宝地，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巨商大贾、文人雅士埋葬在这里，不知因此又生出了多少栋梁之材。

葬礼就在云雾山前的云雾河畔举行，当然，那天下罕有的两大墓穴也在这里。墓地是李渊亲自选的，左穴正对云雾山的西麓，右穴直冲云雾山的东麓，如同云雾河滴下的两粒巨大的泪珠。悼念台正对云雾山的腰间，用黄土筑就，高不过丈许，极为粗糙。上面放一长几，插数面素旗。

此时，悼念台左边、右边和前面已被各由三百人组成的三个方队占据。左边的方队是哀乐队，乐师身着皂衣，手持唢呐，面色肃然，垂手而立。右边是唱歌班，歌者身着白裳，右手拿一朵白色的绢花，眼含热泪，一动不动地立在寒风之中。悼念台前是身披袈裟，手持木鱼，双目微闭，席地盘腿而坐，如同一座座黄色的铜雕的僧人。悼念台前，便是那两个数万将士用了三天时间刨成的墓穴，穴中堆满了少头无腿的尸体。因李渊的平叛之军与杨玄感的叛军服装相同，很难全部分清官军还是叛军，所谓左穴盛装官军的尸者，右穴盛装叛军尸首之说，便名存实亡了。用李渊的话说：让他们到阴间自我辨认去吧，苍天作证，这实在是没法子的事。

无边无涯的墓穴旁边，站立着数万将士，面对脚边这二十多



万亡灵，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们肝肠寸断，悲痛欲绝，泣不成声。连日来，他们一直这样悲伤，泪水滴在尸首上，滴在这片黄土地上，肯定也滴在昔日的战友、兄弟的心上。

黎阳城中的百姓们扶老携幼地赶来为死者送葬，还有城外村庄的人们。谁也没有发动，更没有驱赶，是自觉行动。因为他们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可怜这些年纪轻轻就做了战争的牺牲品的战士，特别是那些义军的将士。当然，更为那些主动参加义军的城中百姓们的子孙。他们不明白，杨玄感、李子雄及其二十多万将士反暴君、救黎民、顺天理、合民意，为正义之举，为何苍天不佑？他们更不明白，富有正义感，深受炀帝压制的李渊为何效忠昏王，与义军作对？如此杀下去，还要死伤多少人马？这等催人泪下的场面还要重复多少次？黎民百姓何日才有出头之日？他们的心情极为复杂，悲恨交加，大哭嚎啕，有的甚至哭昏过去。

朔风呼啸，山水呜咽，云雾山上空笼罩着浓重的愁云惨雾，凄惨苍凉。

哭声随着风声传来，正向这里奔来的李渊心中涌起了深深的伤感，心头痉挛。那怵目惊心的黎阳之战的惨烈，一幕幕从他脑海中闪过：旌旗似海，杀声如潮，将士们一批批倒下去，倒下去。李子雄的断臂，杨玄感的眼睛……。他的脑袋越胀越大，二目一个劲地向外凸，接着，脑海中便一片空白，在马背上摇晃起来。赤兔马定是感觉到了主人的变化，放慢了脚步，而且仰天长啸数声。李渊一惊，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的神经受到了马啸的刺激，渐渐恢复了正常。为防止再次出现这种现象，亲兵们将他扶下马背，让他服下了十几粒有镇静功效的药丸。

太阳已经正南，这说明举行葬礼的时间已经到了。李渊在王

安的扶持下上了马背。赤兔马看主人的目光依然灼灼，又经过短暂的歇息，体力有所恢复，便撒开四蹄，没命地狂奔，很快就来到了悼念台下。

李渊埋头弓背，慢慢走向土台，宣布丧礼开始。

由二百支唢呐吹奏的哀乐声起，音律低回沉郁，凄惋悲吟。似乎是在用音乐告诉死者和活着的人：生命是一粒白点儿，在悠悠的碧落里，神秘地展成云片了。生命是在湖的烟波里，在飘摇的小舟中。生命是太息，是伴着芦苇的啜泣的哈欠。走吧，好好地走吧，你的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你的战友在为你们送行，在为你们祈祷。

哀歌响起，哀怨缠绵，搅动着一颗颗撒了盐的心：戮力上国兮，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兮，流金石之功。英灵上天兮，离却纷乱。生者悲痛兮，泫溟为泪……

悼念台前的出家人，本已进入空灵的境界，此时却无不含泪诵经，恭送亡灵。诵经之声和着木鱼的响动，钟磬的和鸣，令人感到了人生的不易，生命的沉重，更有生不如死的悲痛欲绝。

暮色已经苍茫，天地已经合抱，那播撒生命的太阳，经不住这凄凉悲壮氛围的刺激，悄悄收起余晖，将淡黑色的轻纱披在了茫茫的大地上。朔风似乎在为这个不平的世界叫劲，愈刮愈猛，以致衰草连天，树木折断，并将李渊头上的三尺皂角纱绢，刮得无影无踪。

李渊愕然，继而自语道：“是在惩罚我吗？还是为亡者不平？难道苍天真的有眼吗？”

话音才落，风的吼声便小起来，渐渐处于平和。李渊更加愕然，慌忙抖开写在白绫上的悼词，悲悲切切地读起来：



……官军、叛军，皆为大隋子民，本当相和相亲，友好处之。不想祸从天降，玄感反于西域，檄于黎阳，昔日兄弟，顿结仇隙。渊劳苦不辞，意在免战争而求和睦。不意子雄行诈，与玄感联手，挑起战端，以故黎阳城外刀枪相击，血肉飞溅，兄弟相残，不忍目睹，终至几十余万亡灵归天。呜呼！渊难逃其咎。呜呼！苍天不佑，方有此劫。呜呼！亡灵去也，渊之心碎也。哭时势不济，哭亡者年轻，哭亡者父母如何度日，哭何时才能无此不幸！

想当年，玄感英俊，才智过人，用命社稷，不计生死，经百战而不骄，处贵戒奢，持满导约，文武大略，明达世务，朝野为之击节。曾与渊曰：同为国之栋梁，必为国家效力。不想万里之水，始发滥觞，一念之差，竟成大憾。呜呼！哭玄感早夭，哭其众弟，追魂夺命。哭大隋不幸，送走英才。

渊之属下，无不为国忘家，忠诚憨朴，尽心用命。随渊西征，劳苦不辞；平叛吐谷，不顾心力；血战黎阳，奋勇争先。正其谊不计其利，遵其道不计其功。惟上宽厚待人，惟下崇仁义道德，用血与命给人生画押，可敬可佩，可圈可点。今其虽去，英灵长存。

呜呼！痛煞渊也！词有限而念无端，人已去碑礼存。各位兄弟，在世时戎马倥偬，未得其乐，到天堂尽享其福，切莫不受。一路珍重。呜呼……

念完悼词，李渊已是老泪横流，哽咽不止，叫道：“苍天啊！怎么会是这样？你睁开眼看看这数十万死难将士，他们还年轻，不该这么早地离开人世！苍天啊！大隋国臣民长年为你祭祀，祈

求你保佑平安，你做到了吗？保佑天下黎民百姓万事通达，保佑大隋国社稷稳固吧。渊求你了！”

多么感人的悼词？多么动情的话语！所有在场的未亡人的哭声更大，氛围更悲。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黛色的天幕，那定是玉皇大帝的泪水。

这时，纸钱在半空中飞舞，成堆成岭的纸扎冥器被点燃，火舌舔着天宇。那钱，那灰烬，纷纷落在墓穴之中。哭声大作，响遏行云。

李渊在李小古和王安的搀扶下，一步一趋地走下土台，从董理怀抱中接过那具年纪不过十八九岁的尸体，慢慢向墓穴走去。这青年人是谁？是官兵还是叛军的一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大隋子民，是冲锋陷阵的战士，是父母的儿子。他在帮助李渊完成一个清纯的人格，在诠释着人性，在为“善良”做注脚。

李渊极度哀痛，不知怎样抱着这具尸体来到墓穴边的。他痴痴地抱着这具尸体，已忘记将尸体放入墓穴。直到王安提醒他，他才从悲痛中醒过来，缓缓地将尸体放入穴中。他伸出冰凉的右手，想为其合上那睁得很大很大的眼睛，但却未能如愿，因为那眼皮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于是，他想使用自己的丝帕将尸体的二目合上。然而，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丝帕已经被泪水浸泡而结冰。情急之下，他抽出李小古腰间的佩剑，嗤地割下自己袍服的下摆，盖住了死者的双目。

葬礼应该到此为止，下一步就是埋土筑坟了。李渊却站在墓穴边，怎么也不想离去。王安与李小古好一番苦劝，他才恋恋不舍，一步一回头地离开墓穴，硬是被王安和李小古扶上赤兔马，黯然地走向来时的路。



天已二更，腊月三十的夜漆黑漆黑，如同黑色的大染缸。尽管已经被黑云遮住的苍穹，不时有几颗星星露出脸儿，却也难以冲淡“染缸”的浓重。

是谁，在什么地方吹奏埙？音律凝重低沉，如泣如诉，在这空旷的田野里传得很远很远。是哭亡去的人，还是诉说战争带来的不幸？

夜猫子成群结队，在墓穴的上空“咯咯”地笑。笑声清脆诡异，令人头皮发麻。它们为何发笑？笑人类的残忍吗？笑人类的无知吗？

“儿啊，回来吧，回来吧，娘想你啊！”

远处有一点儿火光，光点摇摇晃晃，像鬼的眼睛。那是一盏灯笼，从声音判断，挑灯笼者是一个老妪，她正在为死去的儿子叫魂。声调凄楚、悲凉，烧心燎肺。她老人家也许就这么一个儿子，她需要儿子，儿子却撒下她走了，老年丧子的心情可想而知。

“儿啊，回来吧，回来吧，娘想你啊！”灯火仍在摇晃，叫魂的声音仍然那么凄悲。她也许就这么一直叫下去，叫下去……

李渊终于回到了帅府。他心力交瘁，再也支撑不住，一屁股坐在火盆边。接过宇文述递过来的温水，咕咚咚灌下去，如同沙漠中的长途跋涉者遇到了甘泉。他一连喝了三杯，方才缓过劲来，抱歉地向崔公公道：“公公等急了吧？实在不好意思。”

王安解释道：“葬礼太沉重，元帅伤感到了极点，故而多耽搁了些时间，还请公公谅解。”

李渊走后，崔公公与宇文述围着火盆谈了许多，虽然宇文述千方百计地与他套近乎，生着法儿从他的口中探听炀帝对自己的

评价，不愿意说李渊的好话，但他还是多了些对李渊的了解，对宇文述的了解也更加透彻了。在他的心目中，李渊是一座高山，宇文述是一个小丘，二人一个是堂堂的大丈夫，一个是重利而害人的宵小。若是炀帝召见并提拔宇文述，宇文述会将葬礼，严格地说是人性、人情、良善抛到脑后，猴子屁股上抹上蒜汁般地立即奔赴洛阳，去巴结、请功、祸害良善。李渊却与其相反，先他人而后自己，令他感动之至。此时，他还能谈谅解吗？于是，言道：

“元帅做了一件前无古人，感天地泣鬼神，令宵小无地自容的大事，何言谅解？就不忙去洛阳了，在下饥肠辘辘，元帅也定腹中咕咕，就用过饭再走吧。迟到之事在下会向圣上解释的。说不定圣上会被元帅的感人之举打动，更加提拔重用呢。宇文元帅，你说是也不是？”

宇文述正在心里暗骂崔公公“不是东西”，听崔公公这么一问，脸便猪肝似地红起来：“公公说得有理，有理！圣上高瞻远瞩，知人善任，嗯，知人善任，决不会有功不赏，落漏人才的。”

李渊言道：“渊不求高升，但求无过。说心里话，二十多万生灵走向了黄泉之路，他们的灵魂噬咬着每一个生者的心，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我这个地位上，也会这样做的。先帝在时，问我何生仁义，我回答说情生之，非性生之。我与将士们有了感情，方才去为他们送行，若无感情，甚至恨之，就无今日之举了。”

一会儿，酒菜端上，崔公公连喝三杯，借着酒意，又将矛头对向了宇文述：“小人嗜利嫉贤，悍妇嗜欲而嫉美。古人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活画出了小人与悍妇的嘴脸，而且将小人与悍妇



弄在一起，真真的够味。”

宇文述见状，真想决然离去，但他不敢得罪崔公公。崔公公权力不大，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若是得罪了，在炀帝面前说他一句坏话，他就会丢官掉爵。何况，他已经有罪在身。

李渊不想让宇文述过分难堪，便岔开了话题，问崔公公酒如何，菜怎样，尽说些“今天天气哈哈”之类的话。崔公公便收起话锋，也跟着“今天天气哈哈”起来。

三更时分，大家酒足饭饱，李渊便与崔公公起程，赶奔洛阳，为安全起见，由司马回车和董杜原带领千余人马送行。到达洛阳后，人马立即撤回，以防生出口舌。五更时分，一行人到达洛阳城外，在城外扎住，直到太阳竿子高的时候方才进城，在馆驿中歇下。崔公公怕炀帝又要到什么地方游玩，慌忙换了套新衣裳，急匆匆地向宫中跑去。

炀帝昨天玩得尽兴，晚上又在后宫闹腾到半夜，待酣然入睡，已是夜半，以故次日中午才从梦中醒来。崔公公不敢惊动，直到下午方才见到炀帝的影儿。

此时，炀帝正在与奇媛媛调情，见崔公公进来，理也不理，看也不看，尽情地欢愉。其实他早就将令崔公公去传李渊的事给忘了。

崔公公问不敢问，走不敢走，只好在一边埋头站着，炀帝与奇媛媛的淫言秽语一个劲地向他的耳朵里钻，挡也挡不住。好在在宫中待了几十年，见怪不怪了。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已经玩腻了的炀帝推开奇媛媛，目光对向崔公公，如同打量一个陌生人那样打量着：“你这奴才，到什么地方去了？怎的此时朕才见到你？嗯！”

“回圣上，昨日下午，圣上派老奴传李渊来见。老奴奉旨前去黎阳，将李渊李元帅带来了。他正在馆舍候旨呢。”崔公公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略去了细节。心里话：“你若追究来晚的原因，我就告诉你，你若不问，就拉倒。”

炀帝伸个懒腰，打个呵欠，待舒服够了，方才懒洋洋地道：“是有这么回事，让他进来见朕。”

崔公公答应着走出去，以最快的速度来到李渊歇脚的馆舍，叮咛李渊“小心为是”，催李渊快快进宫。

等李渊来到宫中，见过已等之不及的炀帝。炀帝赐座，他不敢坐，炀帝赐茶，他不敢接，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炀帝见状“哈哈”大笑，然后言道：

“李渊，你也太小心了吧？朕是大隋国的君主，你的皇弟，并非洪水猛兽。今儿个朕就抽些时间，与你聊聊。你不要拘谨，放松些，朕不会吃了你。哈哈哈哈！”

李渊只好倒退着坐下，言道：“圣上日理万机，小臣不敢耽误圣上太多的时间。”心里却想：杨广诡计多端，定是想套我的心思，千万不能让他抓住把柄。刘备能韬光养晦，雷惊箸落，我就不能忍耐吗？”

炀帝狡黠、阴诈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李渊，却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自从朕君临天下至今，咱兄弟二人已经数年没见了吧？你今年平五十，属牛的，比朕大八个月零三天，是吧？”

“圣上好记性，是数年没见了。至于小臣的年纪，更是准确无误。”

“唉呀，这几年不见，你老多了。头发大都白了，脸上的皱纹也多了。老喽，日月不饶人啊！朕比你显得年轻吧？啊！”炀



帝非常得意，好像李渊很快就会死去，自己永远年轻，万寿无疆似的。

“小臣是肉体凡胎，老是必然的。圣上是龙子仙态，自然龙颜永驻，寿比南山的。”

“哈哈，几年不见，你竟变得如此巧嘴了。”炀帝说完，脸上晴转多云：“还记得朕登基前，咱俩在你府上的争论吗？你是否后悔？是否想向朕说点什么？砵！”

“那次争论，虽为兄弟之争，小臣却难逃冲撞未来人主的干系。其实小臣为这场争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贬为庶民四年。小臣想向圣上说：我对不起圣上，愿再受圣上重罚！”

炀帝看李渊的棱角已经磨掉，放下心来，言道：“唉——，言重了，言重了，朕不是将你擢为大兴知县，又把你从刑部大牢中放出来，任你为征西元帅了吗？好了好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朕不想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朕再问你，你对大隋国形势和朕咋看？实话实说。”

由私人之间的事转到这么大的事情上来，可见老谋深算的炀帝阴险到了何种程度，必须拣好听地说，以防中他引蛇出洞的奸计。李渊这么想着，一本正经地道：“圣上爱在弱令，便早有大志，南平吴郡、会稽，北击匈奴，名声大震。君临天下后，拨乱反正，大修文武，日理万机，日昃忘倦，不惮劬劳。四夷臣服，海内安定，臣民崇拜，为明君大帝，往可比尧舜，功可比始皇。”

曾经在自己面前桀骜不驯的李渊，竟口出如此佳言，炀帝不无自豪，甚至有些陶陶然。然而，他明白李渊是在恭维他，决非由衷，便目视殿外，突然问：“朕营洛阳、筑宫殿、修别馆，北出长城，西巡张掖，南游江都，修大运河，也是明君所为吗？”

“营建洛阳，为的是扼南北交通。修别馆、离宫，为的是以壮皇威。巡幸各地，为的是体察民情，示威四夷。修大运河更是彪炳史册。大运河沟通了北国、江南，运输方便，运兵及时，造福国民。这不是明君所为又是什么？”李渊抑扬顿挫，言之凿凿。

“好，这才是对朕的正确评价！”炀帝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李渊的形象在他面前高大起来。但他还是不肯罢休，又问：“你对朕伐高丽怎看？”

炀帝为护大隋朝声威，发动了对高丽的战争。下令各地军队，不分远近，都到涿郡和东莱集中。又调岭南、江淮水手七万，充当水军，百万农民被征调服役。令河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供运输衣甲帐幕之用。令东莱在两个月内造船三百艘。工匠因腰以下全部浸在水中，日久生蛆，死亡十之三四。民间的船只都被征调，运送粮草，昼夜不断，死伤不计其数。不想战败，在高丽参战的一百一十三万将士死伤十之二三。

这场战争劳民伤财，实在不敢恭维。然而，李渊还是从另一个角度为炀帝歌功颂德：“高丽占大隋辽东，可恨之极，当伐！再者，大凡有作为之人主，无不大作开拓疆域的文章。虽然此役未获全胜，却也扬了军威，长了志气。”

说过这番唯心的话，李渊以为炀帝会将话题转到对他的评价和任用方面。不想炀帝步步深入，竟将触角伸到了李子雄写的反隋檄文上：

“据说，那反隋檄文将朕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对那檄文怎么看？不要尽拣好听的恭维朕，掏心窝子说。朕最反感不说真话的马屁精！”

“哼！说得好听，我才不上你的当呢！”李渊拿定主意，继续



向炆帝的心上抹蜜：“回圣上，那檄文中是说了圣上些坏话，可这不足为怪，既然玄感与子雄造反，说圣上的坏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祸福由人，妖难妄作，圣上何必耿耿于怀。”

李渊巧舌如簧，把个炆帝吹捧得神魂颠倒。暗道：“就连李渊这块顽石都已开化，足证朕的威力之大。天下攘攘，皆为利来，天下熙熙，皆为利往，若朕再将他擢为主管六部的尚书，他就更加感恩不尽，以效犬马了。”想到这里，正要金口大开，目光触及到李渊那深沉、明澈的眼神，心头突然一振，便倏地冷静下来，对李渊不无过分的恭维产生了怀疑。此李渊与彼李渊的反差太大了，简直判若两人，他不能不提高警惕。六部尚书为朝中重臣，住在京中，活动范围大，接触朝臣多，一旦李渊存有二心，对他及他的皇权将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这么思忖着，言道：“臣兄平定西域，打败叛军，劳苦功高，本当重用。可惜重臣之位已经满额，无隙安排，你就任弘化郡太守，兼知关右诸军军事吧。此职亦是二品，只是远离京都罢了。一旦有缺，朕就将你调回京中，陪朕左右。”

李渊知炆帝对自己仍然不放心，又觉在炆帝身边并非益事，就凭自己的刚直不阿，即使处处小心谨慎，早晚也会弄出是非。不如远离老虎，以防被虎咬伤。自黎阳之战后，已对炆帝和社稷之危看得十分透彻的他，产生了一种欲反的冲动。可时机不到，他必须将冲动压下，取得炆帝的信任，待机而行。任弘化郡太守，兼知长城右边诸军的军事，不仅有了自己的天地，更重要的是手握兵权。若以此为契机，素树恩德，收纳一方豪杰，积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便可兴师动众，干一番更大的事业。想到这里，离座跪倒：“谢主隆恩！小臣曾对圣上大为不恭，罪不当用。

不想圣上以诚待我，先擢小臣为大兴县知县，又提小臣为西征元帅，今又不计牺牲十余万将士之过，重用提拔，小臣感恩不尽，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炀帝淫心又起，便催促李渊道：“二十天内上任，出宫吧。”

李渊再次叩首：“恳请圣上允小臣三件事。这一，回家待上数日。这二，探望靠山王杨林。这三，与杨素一叙。”

第一件和第二件事无不应允之理，第三件事就大出炀帝的预料了。炀帝问：“杨素为罪臣，你与他有什么好叙的？”

“据小臣查之，他的儿子们和其弟造反，他事前并不知晓。他又曾是国家重臣，为大隋国和圣上出过力，去探视于他，与他谈几句，当在情理之中。”

炀帝大为不解，言道：“前者你在奏折中为你以前的仇人宇文述辩护，今又想去探视另一个仇人杨素，真是怪人。好了好了，去就去吧。据朕所知，他已病入膏肓，朕不与一个将死的人计较。朕准备数日后回长安处理杨玄感的尸首和李子雄等人，到时诏你共同办理。你走之后，将军权交给那个曾经追赶、拿获杨玄感的骠骑将军董杜原。宇文述不当重用，待朕腾出手来，再拿他是问。就到此为止，谢恩出宫吧。”李渊正要出宫，他又道：“回来，就先陪朕玩会儿吧。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嘛。宫中昨夜有人孝顺朕三个美女，是三胞胎，朕还没来得及享用，就分给你一个餐之。崔公公，传美人儿花蕊、花蕊、花朵进来。”

不一会，袅袅娜娜地进来了三个一模一样的少女。少女个儿高挑，脸蛋儿小巧俊秀，眸子晶莹闪亮，腰摆宛似杨柳，手指犹如春葱，窈窕风流，娟秀迷人。一看就是陪过大人物的，经多见广的高级妓女。三人见过炀帝，遂旁若无人，花枝招展地扑到炀帝



怀里。就像早就安排好了似的，一个揉炀帝的胸膛，一个捋炀帝的胡子，一个玉手不离炀帝的裆前胯后。无不嗲声浪气，花枝颤动，如同见了腥的小花猫，吮吸花粉的蝴蝶。

炀帝一边享受春情，一边扫视着这三姊妹的粉脸，想从里边挑一个送给李渊。挑来挑去，眼都挑花了，也没能分出优劣，便在一个的屁股上拍了一下：“你跟李郡守到偏殿去。可要好好陪他。”

都说炀帝从早到晚与后宫嫔妃淫乐，犹觉不足，又引进少年与宫女淫乱，李渊还大不相信，此时亲眼目睹，方才信之。他在军中时，也隔三差五地选进妓女行乐，但君子乐而有道，仅仅听听音乐，观赏舞蹈而已，却从未这般出格。此时，他感到恶心，更有杨素行美人之计带来的恐惧。他怕炀帝以玩其爱妓之罪加害于他，便扑通通跪下来，惊慌失措地道：“小臣怎敢夺圣上所爱。恳请圣上收回谕旨，放小臣出宫！”

炀帝并未有以女色加害李渊之心，仅是逢场作戏，以此取乐而已。今见李渊不识抬举，又妨碍他的性欲，便大声道：“朕让你与这尤物作乐，你就作得了，婆婆妈妈的，没男子汉气魄。去吧，玩个痛快。哼，都说英雄爱美女，你决非英雄！”

李渊万般无奈，只好与那个叫花蕊的女子来到偏殿。崔公公紧跟而来，打开偏殿中那个专供炀帝淫乐的房间，向弄眼挤眉的花蕊道：“你先进去，老奴要与李郡守说几句话。”等花蕊进入丽室，他压低声音向李渊道：“虽然招引少年进后宫淫乐是司空见惯的事，你却万万不可对这小女子动手动脚，以防圣上因嫉而怒，因怒毁你前程。这种下贱女人为的是银子，你多给她些银子，她乐得省了力气获了利，就不会在圣上面前说你的坏话。我

这里还有二十两银子，给你。还愣着干什么？进去吧。”

花蕊看他进来，牵着他的手坐到那张黄花梨雕花榻上，挺起丰满的胸脯，酸酸地道：“脱嘛，给小女子脱嘛！”

李渊从怀里掏出二十两银子，拍在花蕊的手里：“本郡守今日身体不适，难以接受小娘子的厚爱。这些银子算是本郡守给你打首饰用的。”

花蕊喜上眉梢，立即收回高高的胸脯和色相，掂着手中的银子：“唔，好成色。若是天下的男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小女子接待过无数的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无不如狼似虎，生怕亏了交到我手中的银子。我们这等人虽贱，却也不都是认钱不认人的主儿。郡守的银子小女子不能白要，就给你弹首曲子唱支歌吧。”看李渊点头，便从挂在墙上的十几种乐器中挑了古色古香的琵琶，调了调弦，弹了一曲《阳春》，接着又弹奏了《白雪》，并且自弹自唱。乐声清丽缠绵，歌声悠扬婉转，花蕊的情绪已进入歌与曲的意境中，时而粉面含笑，如怒放的玫瑰，时而羞涩满面，似带雨的海棠，时而愁容怜怜，像被霜打恹的雏菊。少女的本色展现在李渊面前。

李渊触景生情，脑海中蓦地闪现着女儿李玉新那端庄、高雅的面容。继而，夫人宝惠，儿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鲜活的面容也在脑海中闪现。近一年的时间没回府了，他们还好吗？

折腾了一天，李渊方才回到馆舍。他本打算当夜回到黎阳，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可他断定崔公公会来为他送行，他也想借此机会，再从崔公公的嘴里得到些有价值的信息。

二更时分，崔公公果然来了。他告诉李渊：

“郡守走后，圣上的心中忽然升起了郡守夺他所爱的恨意，



追问花蕊郡守是否难为了她。当花蕊讲了事情的经过，圣上方才放下心来。”

“多亏公公相救，渊若被那小女子缠住，也许会坏了大事。渊定不忘公公的大恩，必当重报。”李渊谢罢，又提起宇文述：“看来宇文述要倒霉了，听圣上的口气，他不被治罪就算福大命大造化大了。依我之见，大可不必，让他戴罪立功不失为上策。”

崔公公言道：“郡守差了，宇文述决不会束手就范的，会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圣上的信任。这等小人，投机钻营，请客送礼，无所不能，加之脸皮比牛皮还厚，倒不了的。”

李渊与崔公公正在议论宇文述，宇文述却通过当值的陈公公见到了炀帝。炀帝本来懒得见他，打算回长安前写道圣旨，贬他为庶民，用几十个字打发了他。不想受了宇文述重贿的陈公公道：

“启奏圣上，宇文元帅生怕圣上在这东都寂寞，带来一个绝色女子。这女子娇躯溢香，令人称奇……”

“是嘛。快将这尤物带上来让朕过目！”炀帝二目陡亮：“这个宇文述，就是会琢磨朕的心思，还是奴才称朕的心。”

“小女子邹师儿叩见圣上。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转眼间，炀帝面前出现了一个明目皓齿，美艳绝伦，风华绝代，万种风情的二八女子。随之而来的是一缕淡淡的醉人的清香。那香味不似茉莉花香浓，不比海棠花香淡，浓淡适中，味道相宜。即使少女无此娇躯溢香的本事，仅论长相、风韵、性感，在炀帝宠幸过的娇娥中，也无人能比。就连那娇艳不俗的奇媛媛，以及动人心旌的花氏三姐妹，也比这邹师儿逊色。

炀帝对女人有着高人一筹的洞察力，优劣一看便知。他的目

光和心魂一下子被邹师儿勾了去，连声叫道：“宇文述，还是你知朕的意趣，孝顺这样一个天上难寻、地上难找的大美人！你孝顺朕，朕也会对得起你。”

炀帝说到做到，当晚餐食了邹师儿的美色，次日未明便令崔公公到黎阳传旨：李渊即将兵权交宇文述。文述虽有过错，却知悔改，以故保留右丞相之职，择日回长安述职。

崔公公怕李渊起行回黎阳，马不停蹄地赶到馆舍下旨。李渊接过圣旨，言道：

“若渊昨夜回到黎阳，公公就会多费气力。如此以来，两全其美，一可使公公不再跑路，二可不使渊朝令夕改。若我将兵权交给董杜原，再将兵权收回，岂不轻薄。”

崔公公将宇文述来洛阳送尤物之事讲了一遍之后，极为不平地道：“何时这个世界上就没了宇文述这样的宵小？前者出了个龙出海、张衡，他比龙、张更卑鄙，更无耻。李郡守，想那宇文述小人得志，还会加害于你，可要小心为是。宇文述之流往往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恨君子不死，你也要针锋相对，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以防吃亏。”

“公公尽管放心，吃一堑长一智，况且渊已经吃过许多亏，处处小心也就是了。渊还是那句话，纸里包不住火，小人的阴谋诡计只能骗人一时，骗不了长远，多行不义必自毙。公公，夜长梦多，我必须尽快离开洛阳，抓紧时间处理军中善后，然后回长安探望老王爷杨林。我太想他了，常常在梦中见到他。公公，你是个好人，渊没齿不忘。就谈到这里吧，我走了！”

李渊言罢，与崔公公挥泪而别。半月之后，他已出现在长安城中。他没有先回家，而是先到杨林府上拜见杨林。



杨素下野，宇文述出征，朝中事宜由杨林掌管。杨林虽然老迈，却是忠于职守，将朝政理得头头是道。见李渊过家门而不入，先来看他，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当李渊将带来的河南土特产送到他的面前，他竟拿起一块又酥又软的绿豆糕填在少牙没口的嘴里嚼着。

李渊向杨林汇报了大半年来的成功得失，以及炀帝对他的肯定和擢升，杨林夸奖一番，便将话题转到炀帝身上：

“都说圣上经年不临朝，老夫以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这说明他很会用人。汉时高祖刘邦就不事必躬亲，将料理国事的重担放在萧何肩上，汉历数百年而不衰。君在用人，臣在做事，若君事无巨细，臣如何做事？就说圣上对你的任用吧，若圣上不会用人，决不会弃前嫌而用之，你也不会尽全力辅他。当今天下，反者如雨后春笋，虽然一时难成大气，若长此以往，必会风云巨变。你可要矢志不移，尽心保主哟！”

李渊一眼看透了杨林的良苦用心，杨林已对炀帝不抱太大的希望，只不过是尽一份忠心罢了。因此，怕他做出不忠的事来，方才谆谆告诫。他当然不会将心底的话吐露出来，杨林怎么说，他怎么听，要他怎么做，他答应怎么做也就是了。直到杨林觉得十分满意，要他快回家，他才告辞出来，但却没有回到自己的府第，在杨林府前拐了个弯，来到杨素府上。

杨素府上今非昔比，笼罩着浓重的愁云惨雾，比李渊被贬后的李府凄惨得多。因为那时李家仅李渊一人受贬，而杨府却面临满门抄斩的危险。

李渊求炀帝答应他探望杨素，一为显示自己宽广的胸怀和仁慈之心，二为杨玄感死在他手里，三为羞辱杨林一番，好让杨素

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效果十分理想，在这人们避之不及的时候，李渊不期而至，而且好言抚慰，而且带来了礼物，杨素大受感动，良心也受到了谴责，跪在李渊面前，哭道：

“杨素心胸狭窄，用计害你，大为不该。不，罪该万死！你不仅不计前仇，还在这等时刻前来看我，我杨素无地自容了！至于犬子们，你不必为他们难过。他们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死就死了……呜——呜——”

李渊将杨素扶起，亲切地道：“你是大隋的功臣，玄感造反，又与你无关系，你不当负罪。我已在圣上面前为你开脱，并写在了奏折上，看来你与家人不会受到牵连。今你因病得释，当安心养病，我还会在圣上面前为你说好话。”

杨素大恸，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嘭嘭嘭给李渊磕了三个响头。李渊出府的时候，他拄着拐杖，带领全家近百口人为李渊送行。

李渊达到了目的，心中高兴，在百余将士的前呼后拥中回到了自己府上。

此时的李府，又恢复了往日的兴盛和热闹，仆人增加到二十余个，幕僚也纷至沓来，全府上下，生机勃勃。府门及府内的殿堂已经装修，古木已经修剪，就连那座密不透风，疏可走马的灵壁石假山也打扫得一干二净。

首先跑出来迎接李渊的是三子李元霸。小家伙又长了一头，有了更多的英武之气。他咋咋呼呼，扬扬张张，为向父亲显示自己的能耐，先叭地一掌将旁边的大桧树砍上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后，方才撒娇地扑在李渊的怀里，东一嘴西一嘴的在李渊的脸上亲吻着。



随后向李渊走来的是女儿李玉心和二子李世民。二人虽然高兴，却不张扬，双双跪在李渊面前，问候李渊出师顺利，身体可好。一派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气质。

宝惠也出来迎接，她更含蓄，只是朝李渊报以会心的一笑。目光却不离开李渊，她最关心的是丈夫的身体。看丈夫面色红润，体格健壮，方才收回目光，偷偷落下泪来。

真乃胜者为王败者贼，听到李渊凯旋而归，而且被委以重任的消息，朝中之臣几乎全部来到李府祝贺，就连东宫太子也派人送来了御酒。令李渊没有料到的是，大兴县新任知县、县丞，以及老百姓的代表，也来祝贺。当然，其中不乏李渊昔日的仇人和有嫌隙者。

便大摆宴席，为李渊接风洗尘，酒喝了数百斤，李渊的耳朵里也灌满了恭维的话。酒宴至夜阑方散，李渊这才有了与家人团聚的时间。

李元霸熬不得夜，早就进入了梦乡，夫人宝惠和玉心、世民一双儿女，却在他的书房内等待他的到来，以便汇报自己的情况，聆听他的教诲。

李渊进入书房，无话找话地道：“天到这般时候了，怎的还不睡？元霸定是睡了，这孩子爱动，折腾一天，累了。”

宝惠边给李渊倒茶，便含蓄地一笑：“你还真猜对了，元霸早就睡下了。玉心和世民一直等着你，想向你说说自己的进步，听听你的训诫，世民，玉心是姐姐，让她先说。”

李玉心的名字没有起错，亭亭玉立，高雅稳重，如同雪地里的一枝蜡梅，大家闺秀的风范更明显了。她安稳的，三言五语地向李渊谈了自己这大半年的情况，并且明确地指出自己进步在何

处，还有哪些不足，恭请父亲指教。

李渊也站在父亲和良师的高度，对玉心进行评价，同时指出今后应当、不应当怎样。他审阅了玉心的习字、诗歌，还翻阅了玉心已经读过和正在阅读的书籍，特别注意了玉心加在所读书籍上的眉批、边批。然后道：“玉心，父亲对不起你，都二十多的人了，还没将你嫁出去。前者父亲受贬，难为你找个好人家，现在好了，将你嫁给大户人家的公子哥儿不在话下。以后，父亲与你母亲在这方面多留点神也就是了。其实，婚姻是种缘分，有缘分一见钟情，无缘分，就是强凑合成一块，也难长久。”

玉心大大方方地道：“父亲说得对，女儿正在等待这个缘分，父亲与母亲就不要多操心了。女儿相信缘分会有有的。”

李世民年轻性急，言道：“父亲，姐姐的事就先告一段落吧，轮到儿子了。”

李渊打量着越来越英俊、挺拔的李世民：“看你这性急的样儿，定是进步很大喽？不过，以后要学着稳点儿，真正做到立如钟，动如风，处变不惊。你这性儿，若在战场上会打败仗，在官场中会摔斤斗。好了，你说吧。”

李世民道：“父亲走后，我学会了三套功法，都是五台功夫的真传。读了《史记》《汉书》，还有《西域图记》和《区宇图志》。当然，《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尉缭子兵法》《黄石公兵法》，还有韩信撰写的《兵法》是天天读的。不仅读，更多的是理解其精髓，将自己摆在这些军事家的位置上，虚拟战争，锻炼自己的指挥能力。不是当着父亲的面胡吹海谤，我已经解摆三十种战阵了。”

“世民，你能否简单点说？你父亲鞍马劳顿，今天又忙活了



一天，你应当理解。”宝惠道：“以母亲看来，这大半年你进步最快的是书法。将你的习字拿给你父亲看。”

“是是是，母亲说得对。”李世民拿出三大本用黄色的草纸订成的习字本：“父亲你看，比以前有进步吗？”

李渊打开，二目忽然一亮：“是进步了，已得王羲之和虞世南的精髓！特别是这草书，惟妙惟肖，很见功力。”

李世民受到父亲的夸奖，话又多起来：“对于王、虞的书法，儿不仅披览而且心摹手追，但临其书，不仅仅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

“对，我儿说得对，若不求其骨力，永远得不到其精髓。”李渊赞许地道：“世民，又收集到王羲之的墨迹了吗？”

李世民遗憾地摇摇头：“还是原来的一千多种。不过，儿已打听到《兰亭集序》的所在。”

“啊呀呀，这可是个好消息，父亲做梦也想得到它！”

宝惠接着李渊的话茬，爱怜地道：“还要世民处变不惊呢，看你，都高兴成什么样子了？世民，还不快将《兰亭集序》的所在告诉你父亲？要再拖下去，你父亲就要急出燎泡来了。”

李玉心抿着嘴直乐，心里道：“父亲和母亲真是天作地设的一对儿。我要是能找到像父亲这样的夫婿该多好！”

李世民也乐了，笑着道：“父亲，明日再告诉你吧。”

“说嘛，何必搞得那么神秘。”李渊急得直挠头皮。

李世民做个鬼脸：“父亲，《兰亭集序》是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四十多位文人雅士在浙江会稽兰亭春游集会，饮酒吟诗时所写。这部诗文与书法并茂，文章情景交融的墨宝，传为人间神品。”他看父亲急得站了起来，方才一本正经地道：“这

瑰宝一直在他的后代辨才和尚手中。只是辨才和尚矢口否认，不肯示人。”

李渊松了口气：“有了下落就好，只要矢志不移，就会弄到手。世民，你不是正在写《两度帖》和《怀让帖》吗？怎么不拿给我看？”

宝惠看四更将至，想跟李渊说说贴心话儿，便道：“天都到什么时候了，就到此为止吧。明日少不得还要招待客人，就早歇下吧。世民，快将《怀让帖》写完，后天拿给你父亲审阅。玉心，你与你弟弟的武功，后天上午演练给你父亲看。就这样吧。”

这是一个静谧、美好的夜。黛色的天幕上，一钩黄橙橙的上弦月挂悬在太极殿的吻兽下。虽然风不动不摇，干冷干冷，空气却非常清新。

李渊与宝惠的寝室中，侍女梅儿还没有睡，正在向火盆中加着木炭。为了使这个空间更加温馨、祥和，他特意加了一个火盆，在条几上的宝瓶中插上了一枝盛开的蜡梅，收起了挂在墙上的硬弓和箭囊，帷帐中的被子和枕头也换上了新的。他敬仰宝惠和李渊，李渊夫妇平易近人，心地善良，文武全才，在她的心目中，这两个看似平凡，却非同一般的主人是完人。他有责任而且必须为主人营造一个春意盎然的环境，让主人在这个环境中尽情享受夫妻情爱的幸福。看李渊与宝惠从外边进来，她倒上两杯开水，然后向主人笑笑，退出寝室，并拉上了房门。

这儿是李渊夫妇的天地。在这个天地中，夫妇两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成就了四个儿女。然而，他们毕竟上了年纪，此时无了年轻时的冲动，感情却更加丰富饱满。二人各自扳着对方的肩头对视着，然后“胖了瘦了”、“吃苦受累了”地互相评价一番，然



后便双双脱衣、钻入暖融融的被窝，然后又披上上衣，倚着榻沿半坐着，开始交流。

宝惠眼里噙着泪花：“自从你走后，我的心就一直吊着，恶梦不断。真后悔不跟你去，好照顾你。”

李渊攥着宝惠的手：“战场上烽火连天，你要跟了去，我还要照顾你呢。不妨事，有那么多亲兵跟随，有王安和李小古照顾。”

“你对国事和圣上怎么看？难道不觉得杨玄感和李子雄等叛者是真正的英雄吗？难道就无丝毫做叛逆的想法？我以为大隋国快完了，炀帝也快完了。咱不能一味的愚忠，该有自己的打算。”

“现在不是谈这件事的时候，欲速而不达，时机不到，谈得再多也无用，咱还是谈孩子吧。”

“玉心是个好闺女。你受贬时她挣钱养家，你出山后她回到府上，练武、读书，帮我料理府上的事。我竟离不开她了。世民这大半年似乎一下子长成大人了，从不与那些纨绔子弟为伍，就知读书练武，不仅有帝王之相，也有帝王之才。就是元霸让我不放心，不爱读书认字，就知练功习武，才五六岁的个孩芽子，那二十斤重的生铁棍耍得呜呜响。经常在外边与人打架，看见不平的事就抡拳头，我只好派上两个仆人看着他，不让他出府。这孩子天生如此，长大了定是个惹祸精。都说一母之子，有愚有贤；一树之果，有酸有甜，还真应了这句古语。他与姐姐、哥哥，有着天渊之别。”

“建成来过信札吗？”

“来过，来过！”宝惠从枕头下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边角

已破的黄纸：“这信是建成托人捎来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每天夜里都拿出来看。这孩子信上说，在与蜀地的一伙反叛者的打斗中，他救了率军平叛的元帅，被提升为都尉，爵位仅次于将军。唉！北方的反叛者逐渐增多，南方的反叛者也大有人在，大隋国的江山能保住吗？先帝成其一统，今却面临九州分裂，罪在杨广哟！”

李渊打开信札读了一遍，怕忧国忧民的宝惠再喋喋不休地发表感慨，便岔开话题：“建成的字长进了，雄劲潇洒，不乏骨力。文笔也好，竟能写出‘曾因醉酒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佳句。从这信札看来，建成决非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主儿，定能创大业立大功！”

雄鸡高唱，曙色渐至，蜡烛的光淡了，终于失去了作用。李渊与宝惠穿衣下床。待双双洗漱完毕，宝惠深情地道：

“来，我给你梳头。”

“每次外出时，都是你给我梳头，该我为你梳了。”李渊靠近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铜镜向脸上扑粉的宝惠，拿起梳妆台上那把嵌银的象牙梳子。宝惠没表示反对，女神似地坐在那儿，任凭他梳理，好一会才凄然地问：

“白发又增多了吧？”

“是多了，比大半年前多了少许。”

“都满头白发了，还未做出件大事，真不甘心。”

“你给我生儿育女，照看着这座偌大的府第，难道不是大事？”

“来，插上这支金凤钗，年轻时戴过，已经多少年不戴了。很好。就再给我描眉涂丹吧，就描咱婚后的第二天你给我描的卧



蚕眉。唔，不错。再给我将这胸膛上擦些白粉。你过不了几天就要走了，我就一直这样妆扮，用一颗不老的心为你送行！”

“夫人，我的好夫人！”李渊落下泪来，泪水滴在宝惠的头发上，手背上，滴在宝惠的心田上。

一副高雅而不庸俗，厚实而不浅薄，宁静而不浮躁的画。一首含蓄隽永，启人联想的诗。有善有忧有笑，有沉默也有欢歌，这才是生命。

天气真好，一丝风也没有，天空蓝得可爱，如同用水洗过似的。朝霞美极了，绚丽多姿，蓬勃向上，映红了东边天际。霞光透过窗户，毫不吝啬地洒在李渊夫妇的身上，光彩熠熠。宝惠扭身搂住李渊的腰：

“但愿以后的日子就像这个早晨，但愿不再做恶梦！”

第九章 恩威并施

走马上任，深受欢迎，盛况空前，大乱了满天星斗。放李密暗藏机宜，城府深邃。点评知县，句句中的，畅饮御酒，并施恩威，才一石独得八斗。

永定河上游的桑干河，流经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北部。相传，每年桑椹成熟时，河水就会干涸，便有了桑干这个名字。在它的上游，有一片肥沃的土地，弘化郡衙就设在这里。

郡衙算不得宏大，却也殿堂巍立，三出三进，有房二百多间，占地至少也在百亩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那座罕见的、垂檐斗拱的大门。大门共有三楹五间，中间的三间是门，两边的那间是门房，长约二十余丈，宽约二丈有余。前有合抱的楠木漆柱十根，上有绿色琉璃瓦和形象各异的瑞兽。造型精美，色彩艳丽，庄重宏伟。上书三个传为书圣王羲之书写的“弘化”两个大字。大门高大厚重，上面满布金色的凸钉，宽可并行三辆轩车。门前两边各有一棵古槐。古槐巨干乔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传为孔子手植。

十数个兵丁在大门外不遗余力地扫着原本已经十分干净的，冻得邦邦硬的空地，尽管冷风刺骨，却无不挥汗如雨，大有不扫到黄泉不罢休的憨劲。



一个头发花白、胡须拂胸的老者从衙内走出来，东看看西瞧瞧，然后以毋庸置疑的口气道：“都给我用劲地扫，半片树叶、一丝草刺也不能留下。若是扫不干净，有你们好受的。瘦猴，你他娘的磨什么洋工？”

那个被称为瘦猴的兵丁擦着脸上的汗水，唔唔啷啷地道：“白总管，不就是迎接新来的郡守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瘦猴儿在这衙门里当了十年差，伺候了八个郡守……”

“伺候了八个郡守又怎么了？卖什么老资格？本总管已经伺候了十二任郡守了，也没出你这个熊样。”白总管很是认真地道：“新来的太守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数落数起，功高勋卓，黎阳一战，打杀叛军十万余名，西域伐吐谷浑可汗屈实通，一封书札就将屈实通吓得尿了裤子，不仅乖乖地交出了伏俟城，还自杀而亡。更有甚者，新任太守是当今圣上的表兄。好了，好了，与你们说这些干什么？直着向前扫，一直扫到东西官道。”

瘦猴伸了伸舌头：“快要来这里的太守厉害，他比新郡守还厉害，吹胡子瞪眼的，就像欠他许多银子似的。”

白总管转身进入衙中，又将在衙中打扫的下吏仆从训了一顿，然后进入太守办公的风云堂。

太守杞胜孔原为尚书省右仆射，饱读诗书，未经战阵，知书达礼，文质彬彬。三十六岁任知县，三十八岁进尚书省，一步步熬了个仆射，四十岁那年朝中放官，来弘化郡任太守，已在这弘化郡任职两年。虽说无大本事，却因本分能干，将弘化郡治理得有模有样。去年夏天，农民王葫芦率千余人揭竿而起，姜麻儿继之，搞得他心烦意乱。虽然率兵镇压，不仅无大成效，造反者却越来越多，而且躲入翠华山，安营扎寨，招兵买马。他无以为

计，只好向吏部尚书行贿，方才被召回京中，仍回尚书省任职，由原来的右仆射升为左仆射。他晓得李渊的厉害，想努力办好交接，给李渊留下个好印象，也算功德圆满了。见白总管进来，劈头就问：“文书图籍、户口地表都准备好了吗？”

白总管回答：“惠郡丞正在与蔡主簿整理呢，很快会好的。”

“衙内衙外打扫干净了吗？”

“已打扫过数遍，仍在打扫。”

“今日中午的接风洗尘宴会准备得怎样了？”

“该买的都买了，厨子们正在操刀，新太守一到，便开炉炒造。新太守最好吃的鹿肉也买到了，肉很鲜很嫩。”

“李太守不擅女色，从妓馆中召来陪酒的妓女全部送回去，只留下精于琵琶的小云和擅筝的梧桐芽儿。演奏的乐曲要清纯宛转的，莫演奏那些不堪入耳的曲调。李太守琴棋书画无所不通，懂得音律语言，好曲坏曲一听就听出来了。据传，他在离开黎阳前，圣上赐给他一个天仙似的美女，他没被那美女迷倒，倒被那美人儿弹的琵琶曲迷倒了。”

“太守还有何吩咐？”

“我的行李已准备就绪，你告诉夫人，午宴后立即起行。还有，我给你留下了一百两银子，归你享用。不过，你的嘴可要严一些，因为我的私事从没有瞒过你。你的儿子我带到长安去，给他谋个好差事，算作对你的报答！”

杞胜孔的胆子比针尖还小，贪欲却比天大。任太守的两年里，中饱私囊的白银就达三万两之多，接到回京的圣旨后，又接受了知县们送的白银万两有余。这些银子大都经过白总管的手，他不得不堵住白总管的嘴。



白总管刚刚离开，探马便来报告，说是李渊及其三百多个属下已离此三十余里，估计午时前准能赶到。

杞胜孔向几案下那个盛着诸多金银首饰的紫檀木匣扫了一眼：“有女眷吗？”

“回大人，全为男性，未见一个女人。”探马道：“新太守的属下甲杖鲜明，如同出征的将士，好威风！”

“看来这些贵重的首饰用不着了。”杞胜孔松了口气。

这时，进来一个车轴汉子，汉子红面短须，狼眉竖目，眉宇宽阔，能容三指，体格健壮，眉宇间藏着一股杀气。

“云功曹，我正想传你，你却来了。马上集合队伍，前往迎接新来的李太守。”

云功曹布愣着大脑袋：“本无先例，有这个必要吗？”

“你啊，又倔又犟，打仗缺计少谋，待人接物无礼无貌，何时才能学得聪明点啊！告诉你，别看你是统帅这弘化郡四万人马的功曹，论本事和功勋，你比不上李太守的一根指头。李太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令出即行，令行禁止，不像我这般文诌诌的，你若是像待我那样待他，小心他砍下你的脑袋。别嫌我的话不中听，我可是为你好。”本来用一句话说完的事，杞胜孔却婆婆妈妈地说了这么多。云功曹看他犹言未尽，便嗡嗡地道：

“好好好，我带领人马前去迎接也就是了。一百个将士够了吧？”

“不，带上四百人马，要队伍齐整，仪仗鲜明，一开始就给李太守一个好印象。别瞪眼，我的功曹大人，我这是为你好。懂吗？”杞胜孔向衙门外指了指：“去吧，去吧，若再拖拉下去就晚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去年平叛，若不是慢了不到半个时辰，

也不会让玉葫芦和姜麻儿逃到翠华山中去。这以来倒好，打不着人家了不是？”

云功曹前脚走，郡丞惠春风又出现在杞胜孔面前。惠春风的名字与他的长相极为相符，脸上的笑肌特别发达，一说话就春风满面，就是动怒，那笑纹也不消失，故有“笑佛”的绰号。他是弘化郡的二号人物，虽然长着个婆娘脸，却胆大心细，少言寡语，遇事不慌，与杞胜孔的反差极大。他是当地人，北周伐北齐时，他在这当时属北齐的弘化州起兵响应，北周武帝不仅下旨褒扬了他，还让他在这弘化任职。原为弘化属下华池县的县丞，因做事兢兢业业，又颇多心计，隋文帝登基后连升他三级，便成了这弘化郡的郡丞。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他一连陪了十三任太守，虽没像历任太守那样贪得无厌，也捞了不少银两。如今已是上年岁的人了，不求提升，只求平安无事，功成身退。因此，他非常重视与李渊的关系，下决心给李渊的第一印象是“优秀”，并非“良好”。连日来，他不待扬鞭自奋蹄，没白没黑地忙，其原则是：有问必答，答必圆满，不以小而失大，不以大而藐小。

“惠郡丞，该做的都做好了吗？李太守上任后，这关于人口、土地、文档之类的事由你汇报，到时候可别卡壳儿。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第一步迈不好，以后就没好日子过……”

“太守，何时组织衙内官吏迎接李太守？”惠春风怕杞胜孔啦啦开没完，便打断杞胜孔的话：“除家属、仆人外，全部到府门外迎接为宜。李太守见过大世面，迎接的人少了，场面太淡，会惹恼他的。”

“云功曹已率大队人马前往迎接去了，待李太守离此里许咱再出门迎接不迟。惠郡丞先召集衙内人众训教一番，譬如谁站在



什么地方，该怎样鼓掌，说些什么之类……”

“太守，关于向新任太守汇报教育方面的文稿已经拟好，请过目。”说话的是一个书卷气十足的中年人。中年人眼睛挺大，鼻子挺高，面色白晰，语调很慢却吐字清楚：“教育者，国之先也。良教则人才出，人才出则国兴。据传，新任太守诗文书翰，极重教育，以故文稿不宜谈而无味……”

“你无故打断我还未离任太守的话，我也不能就这样过去，就打断你的话吧。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杞胜孔想到做到：“方博士，这教育的事你介绍好了，文稿我就不阅了。”

话音未落，如同一根竹竿儿似的主簿蔡博走了进来。他手里捧着账簿，神秘兮兮地将杞胜孔叫到一边，低声道：“老爷，库房的银子与账不符，这待如何是好？相差万余两呢。若是被新太守查出来，下官可就有失职之罪了。”

这万余两白银已经入了杞胜孔的腰包，杞胜孔焉能熟视无睹？抓耳挠腮地道：“只有做假账了。就以平叛费用支出吧。可要做得天衣无缝，不能露出丝毫破绽。”

“这……这……”

“就这么办了。我已给你准备了一千两银子，这总可以了吧？你得了好处，知道日后该怎么办。”

“好，好，就以平叛军费支出。”

“启禀太守，新太守与他的队伍已离此二里了。”探马来报：“看样子新太守挺高兴的，与云功曹并马而行，谈笑风生，如同故旧。”

杞胜孔心里酸酸的，怪不是滋味，暗暗埋怨云功曹谈得太投机，怕憨直的云功曹泄漏了不该泄漏的秘密。便令亲兵通知白总

管，立即将衙内人等带到衙前的道路与东西官道的交接处。他也立即整袍束带，擦面理鬓，与惠郡丞等人出了衙门，直奔东西大道。

这里忙着安排迎接人员的位置，吵吵嚷嚷，忙成了一锅粥，李渊已率队从东边赶来。大家便将目光转向身影越来越清楚的李渊。只见李渊胯下赤兔马，身着雁翎甲，腰挂龙泉剑，头上火焰似的红缨在寒风中抖动，五缕花白的长髯飘而不乱。脸放红光，二目炯炯，威风凛凛，和蔼可亲。亲兵们拥前护后，步伐齐整，非同凡响。大家便哑言，像呆了一般。

离杞胜孔等数十人组成的欢迎人群百步之遥，李渊就翻身下马，步履稳健，又不失热情和风度地走向前去，一把握住了杞胜孔的手：“杞大人，你我同在京中为官多年，是老相识，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愧煞李渊了！”

杞胜孔由主动变为被动，好在他没有慌乱，口才又好，立即做出反应，热情地道：“李太守人品端正，功名显赫，声名远播，早为胜孔和郡中百姓仰慕，莫说这般轻薄，就是动员全郡百姓前来迎接，也不为过。”接着，他介绍了郡中的主要官吏：“这位是郡丞惠春风。此人心细言寡，忠于职守，是胜孔的得力助手，日后也定是你的得力助手。这位是功曹云中海，此人憨厚勇武……啊呀呀，太守与云功曹定已谈了不少，胜孔就不介绍了。李太守，这位是主簿蔡博，主管印鉴，负责文书簿籍。蔡主簿心细如丝，文笔极佳，又肯用力，甚受胜孔器重。太守，你再看这位。这位白面书生是太学博士方子弟，负郡内教育之责。郡内书声琅琅，庠学发达，人才倍出，方博士是出了大力的。”

李渊知杞胜孔一旦开口就很难闭上，便指着郡衙：“杞大人，



谢谢你的高抬。渊不过是个常人，不值得如此接迎。这冷风嗖嗖，是否……”

“看我，只顾说话，什么都忘了。太守长途跋涉，不无疲惫，胜孔却将太守凉在这儿，大为不恭，大为不恭！胜孔略备小酌，为太守接风洗尘。走，进衙去，进衙去。”

待进入郡衙之内，李渊道：“先不忙用饭，请大人谈谈郡中情势，指教一二如何？渊初来乍到，最需要的是掌握人情地情军情，不是酒饭。”

“啊呀呀，太守如此重视郡事，下车伊始，便听取汇报，难怪圣上垂青，百姓拥戴！”杞胜孔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边与李渊走向客厅边刺刺不休：“胜孔知太守向以国事为重，怕影响太守施政，便早做了准备，只是胜孔才疏学浅，能力有限，怕汇报不到点子上，还请太守谅解。”

一行人进入客厅，逐一落座。李渊端起刚刚倒上的那杯浓茶，边饮边道：“杞大人，开始吧。”

杞胜孔郑重其事地打开画在羊皮上的地图，接着拿起几案上的文稿，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弘化郡辖地，西魏置朔州，后周废除，隋开皇十六年，在原朔州所辖地域内置庆州，隋炀帝登基后，改为弘化郡。今，弘化郡有人口五十多万，辖七县。这七个县为：合水、马岭、华池、归德、洛源、弘化、弘德。郡衙设在弘化。大部在山西西北部，大同盆地南端，桑干河上游。桑干河、博水、洱水横穿境内，翠华山雄距其中。农作物以小麦、大豆、高粱为主。西北部缺水，西南部雨水、地下水充沛。

这是弘郡的地理大势。接着，杞胜孔又汇报了他在任上的功

绩。什么“为郡事劳苦不辞，事必躬亲，爱民如子，清正廉洁”，什么“偃修文武，重教育人，旦昧恩治，不敢逸豫”不一而足。一直讲了大半个时辰，还无罢休的迹象。

惠春风实在听不下去，提示道：“杞太守，你都讲了，我们是不无话可谈了吗？当止则止。”

“看我，说了这么多。好好好，那就暂且谈到这里。”杞胜孔面色不悦：“云功曹，该你了。”

李渊大度地笑了笑：“关于军事，云功曹在路上就已经对我讲了，就不必重复了。”

主簿蔡博未等杞胜孔安排，便言道：“在下向李太守报告一下文书簿籍方面的事。今存文书簿籍一万三千函，六万八千零四十六卷。分政务、军务、商务、农务等十八类。另有简策八千五百册，纸制书籍六千二百零三册。因时间有限，在下就简明扼要地介绍这么多，请太守明查。”

李渊非常赞赏蔡博的惜语如金，言简意赅，但他最关心的是库房中的存银，便提醒道：“请蔡主簿介绍一下库房。”

蔡博心中有鬼，本不想在大庭广众之下言及此事，如此一来，不得不汇报了。他掏出丝帕，擦着额头上沁出的细密的汗水：“库房由在下属下的小吏胡长法分管，但在下也略知大概。现存库银三百万两，黄金两万两。账实相符，单等太守查验。”

杞胜孔补充道：“胡长法为多年的库房总管，已历八届郡守。此人公道善良，账目清楚，以清廉著称，不会有错，李太守尽管放心好了。胜孔就任时，库存银子仅二百万两多一些，上任后勤于郡事，境内平安，加之风调雨顺，收成大增，又施行了以银代征之法，故库府充盈。”



“那就等渊就任后查验吧。”李渊不置可否。继而向太学博士方子弟道：“郡国之强盛，在得人才，人才多出自庠学，以故必须尊师重教。方博士负教育之责，就介绍一下教育方面的状况吧。”

方子弟早已将文稿拿在手中，念道：“在下知教育之重，故勉力为之，郡之教育大盛，求学读书蔚然成风，洋洋大观，周围诸郡比之不及。截至今日，有庠学百二十处。郡驻地四十处，余者遍布下辖七县。塾学仍兴，家塾、私塾、义塾难以计数。计有秀才千人，举人八十人，进士六十二人。学而则仕者达五十四人之多。总计出七品官以上的四十九人，光耀郡楣，为他郡钦羨。义塾多为郡县官吏捐资兴建，亦有富家捐兴者。去岁，仅杞太守一人，便捐资白银五百两，不独建立义学一处，还买地三十二亩，以充义学之师薪俸。他人不计，在下亦捐资白银六十两……”

午时已过，李渊也对这弘化郡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因在衙门外进行就职演说之仪已成为过去，不再时兴，他便借机说了几句，算作就职演说：“渊无德无才，所获功勋，不过是运气而已。若论治郡之能，我不及杞大人，若论知地情、人情，我不及诸位。不想我初来乍到，便受到各位的如此厚爱，深感荣幸。不妨明言，我治事严格，处事果断，喜与忠诚坦荡、以国事为重者为伍。特喜结交，凡对我无二心者，无论官民穷富，皆在我的结交之列。遵大隋律条，除杞大人另有公干之外，各位皆任原职，成为我的左膀右臂。我愿与诸位戮力同心，共同治理好弘化郡。功则赏，罪则罚，愚则教，勤则勉。以忠于大隋社稷为要，以强郡富民为重，以忠孝仁义为本，做一番君信民服，烈烈轰轰的大事

业。水惟善下方成海，咱们合力齐心，还愁治理不出一个崭新的弘化郡？有一个故事，说是古时候有种叫凤凰的鸟，每过五百年就要自焚，死后在烈火中重生。每一次重生之后，变得更加美丽和高贵。我们要做凤凰，在生活的风霜雨剑中去塑造自己。虽不求那么美丽和高贵，也莫让百姓戳脊梁骨。”

“唉呀呀，李太守不仅和蔼可亲，诚恳待人，而且为国为民，志向远大，佩服，佩服！”

“太守之言，掷地有声，目光长宜，软中带硬，扼要简明，不愧为一篇隽永秀达的檄文。”

“太守其言，内蕴为社稷、黎民披肝沥胆之志，溢摧枯拉朽、再现弘化辉煌之力，可圈可点。若以此言为之，弘化百姓之福也！”

“民中有国，国中有民，方才有这等质高量优的不凡谈吐，太守大才可见一斑。圣上有这迪惟前人的重臣，确切地说是臣兄，可见圣上亦是不同凡响的识人用人之君！”

“就到此为止吧，渊已饥饿，还是先用饭吧。”李渊听不惯这些不无渲染，甚至有拍马之嫌的言语，却不表示反感，用饥饿之辞打断了大家的话：“民以食为天，咱们边用饭边聊吧。日后咱们就是同仁了，不必客气。”

午宴过后，李渊与衙内人等送走了惴惴不安的杞胜孔，接着查验库房，所存金银、粮食与账相符，只是支出平叛的万余两白银没有明细账。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李渊怕影响原郡内官吏的情绪，以后难以相处，影响郡事，便不追究。大隋国到了这般天地，贪污受贿成风，中饱私囊者比比皆是，库房中仅缺万余两银子，不值得大惊小怪。其实，他从杞胜孔那惶惶不可终



日，以及以阿谀奉承为能事的举止上，已断定杞胜孔做了些什么。至于杞胜孔那十几车行李，更是最好的注脚。

查验过库房，又在衙内转了一圈。论规模，这郡衙与大兴县不相上下，大堂也不过如此，仅比大兴县的大堂多出了两间边房，大堂后的用武堂却是个例外。大兴县有后堂，却无调兵遣将的厅堂。用武堂一开六间，里边的摆设虽然简约，却十分庄严。正北的墙壁上画一只凛凛的下山虎。虎前是一张高大厚重的素面长几。几上放着用黄缎包裹的印玺及文房四宝。东西两壁前摆列着兵器架，兵器架上插着比实用器械大数倍的刀枪剑戟，斧钺棍叉，寒光耀目。

李渊极感兴趣，问云功曹，遇有战事，你就在这用武堂调兵遣将吗？好威风哟！”

“回太守，正是如此，不过不常用，仅在去年平叛时用过几次。”云中海似乎觉得自己陡然高大了许多：“只要在堂中的虎皮椅上那么一座，便不严自威，若发号施令，更是威风八面。”

“这用武堂有年岁了吧？”李渊指着斑驳的堂壁：“大概有七八十年了吧？”

云中海总想在李渊面前表现一番，便尽其所能，喷着唾沫星子，用说书艺人的口气回答：“这用武堂为西魏置朔州时所建，北齐置新城时进行了改建，至今已历西魏、北齐、大隋国三朝，达六十年之久。西魏恭帝在这里调过兵，北齐孝昭帝在这里遣过将，北周武帝在这里召开过军事会议。咱大隋国开国皇帝文帝也曾到堂内视察过，还拔出东兵器架上的大斧抡了数圈。最值得庆幸的是，前年当今圣上巡幸至此，不仅在这虎皮椅上坐了一会，还大叫其好，并且留下了墨宝。圣上的墨宝高放在大堂正面‘官

同日月’匾的后面，以激励郡中官吏，清廉自律，为社稷、为黎民百姓效力。”

李渊离开云中海一段距离，以防云中海的唾沫继续溅到自己的脸上：“当今圣上的墨宝都写了些什么？”

云中海脱口而出：“就八个大字：江山永固，佳人长存。”

墨宝往往是心胸的表达与抒发，炀帝的这八个大字将江山和美人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可见他爱美人爱到了何种程度。不过，这并非他心胸的真实表达，他已到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地步。这些想法在李渊的脑海中一掠而过，他撇开炀帝的墨宝，拍着云中海的肩膀：“不想云功曹不仅懂军事，且有这般极佳的口才，为这用武堂增了色添了彩。”

“老爷鞍马劳顿，进衙后又一刻也没闲着，天都快黑了，用过晚饭后就早歇下吧。”李小古看云中海又要滔滔不绝，便劝李渊道：“老爷来这里的路上就身体不适，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可不是玩的，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李渊会心地笑笑：“小古就怕我累着，整天跟在屁股后边叨叨。好，就听小古的，吃饭、睡觉。诸位也各自回家歇息吧，只留下白总管就行了。白总管，领我到住处。”

白总管答应着，走在前边，边走边指着用武堂后边介绍着：“老爷的住处离后花园很近，原为历届老爷的住处，杞老爷上任后，进行了装修，虽不尽人意，却也宽敞雅静。老爷请看，前面那个院落就是。”

这是个独立的院落，占地二亩许，呈波浪形的白色围墙别具一格，将院内的什物大都挡住，惟见绿色琉璃瓦屋顶的房脊和在寒风中抖索的树梢。木制大门刷成暗红色，两边有两个避邪的，



叫不出名字的石雕蹲兽。

白总管将门打开，给人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只见北面有正房十二间，东西两面各有一模一样的偏房三间。院内的空间虽然有限，却有假山、池塘、曲桥、回廊、亭榭等多种盛景。花圃内有两株粗可入围、高大挺拔的海棠树，角门处有老干斑驳、曲如虬龙的龙槐一株。花草树木在冷风中颤抖，池塘内也结了厚厚的冰，加之院中无其它活的动物，不无萧索、冷清。偏偏西偏房前的那株蜡梅不甘寂寞，盛开着满树黄花，冲淡了萧索和冷清的程度。白总管怕李渊兴味索然，很是得体地介绍道：

“这里可是个好去处，太湖石剔透镂空，轻盈别致，假山之石全部由灵壁石组成。山上的八角亭古意盎然，右绕回廊，左盘山径，通过池塘，直达假山中的山洞。若在春夏，塘中游鱼成群，莲叶回互，蒲草蓬蓬，水波涟漪。假山上松柏争茂，藤蔓盘绕，瀑布潺潺，飞花潼潼。花圃中奇花绽放，异草纷呈。海棠树花朵绽满枝头，春光无限，旖旎动人，美不胜收。历届太守无不以此为荣，吟诗赋词，讴歌这佳地一隅。在下以为太守老爷也定会喜欢。”

李渊不无吃惊：“想不到白总管是位饱学之士，竟一口气用了这么多华丽词藻，而且恰与其分，无丝毫哗众取宠之感。日后有了闲暇，定与你在这假山的凉亭上吟上几首。”

“谢谢老爷夸奖。不瞒老爷说，在下读了些书，先帝在时大行科举，在下中了个秀才。后因父母双亡，家道中落，衣食无继，无力进取，以致如此。唉，往事莫提，提起来就想落泪。今在下垂垂老矣，还求老爷继续用我，以去无地方吃饭之苦。”白总管说着，给李渊深施一礼：“若老爷不弃，在下定以全部心智

伺候好老爷。说实在的，仅为饭碗，在下不致如此，听说老爷人好心好，又是人见人爱的国之功臣，能侍候老爷，是在下的福分。”

李渊见不得老者垂泪，便道：“唉呀，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无辞退你之意。你已侍候了十数届太守，既有经验，又熟悉情况，还有这般学问，我求之不得呢。走，进屋看看，总不能尽把我这远道而来的郡守凉在这儿挨冻吧？”

白总管破涕为笑，推开正房的门扇，一股暖风扑面而来。李渊定睛看去，原来正厅中间立着一个比皇宫中的火盆小不了多少的大火盆，火盆中的木炭烧得正旺。白总管不失时机地介绍道：

“这十二间正房，中间的四间是客厅，左边的四间是老爷的书房，右边的四间是眷属的住所，可惜老爷未带着属。在下已做了这样的安排，不知是否合老爷的意。仆从与卫士本来住左右偏房，为了好照顾老爷的起居，右边的四间就由仆人们居住吧，让卫士占居两侧的偏房。”

“如此甚好，可见你动了脑筋。”李渊坐到火盆前：“今日就破个例，饭在这里用，你与我的仆从小古和柱儿作陪。”

晚饭已经准备停当，很快便端了上来，大家边吃边谈。李渊留白总管用饭的目的——一在交流感情，二在让白总管谈谈这弘化郡的真实情况。不想白总管的嘴很严，决不说前任太守的半个“不”字。惟对未能擒获造反的玉葫芦和姜麻儿极为不满，言道：

“弘化郡因在长城以南，古称关右，仅为关内的一角，但兵力也达四万余人。我不说前老爷和云功曹无能，都怪将士大都是本地人，不肯用力，以致造反者越来越多，而且进入翠华山内，打不着剿不到。一旦有朝一日他们成了气候，就会战火连天，这



天下就大乱了。”

李渊问：“你以为怎样才能使他们就范？”

“兵法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据在下所知，老爷极善用兵，往往可不战而屈人之兵。”白总管看李渊平易近人，又对他的话极感兴趣，便一去拘谨。加之几杯酒下肚，胆子大了许多，话便多起来：“当今天下，赋税太重，徭役多多，百姓怨声载道，故有些不法之徒趁机煽众造反。以在下看来，他们无夺天下之想，目的是为了温饱，发泄不满。他们不过数千人，以打家劫舍为生，说其为乌合之众，与土匪无异，有些过分，却不在难剿之列。玉葫芦本是个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刁民，姜麻儿是个铁匠。先是带头抢大户的粮食，官兵追捕，后走投无路，便各率数百人反了。若能好言抚慰，满足他们的愿望，就可降服他们。老爷别以为他们有太高的要求，将他们收编为官兵，给头目个小官儿，事就成了。”

在来的路上，迎接李渊的功曹云中海向李渊详细地谈过玉葫芦、姜麻儿的情况，他的脑海中闪过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念头，却未胸有成竹，不想白总管讲得头头是道，与他不谋而合。便向白总管道：“不想白总管也懂军事，竟有如此高论。待我视察过郡内七个县之后，再定夺此事。”

白总管怕言多有失，以李渊劳累、需尽快休息为由，告辞而去。李渊也实在太累，便来到寝室，钻进李小古与柱儿为他铺好的被窝。李小古告诉他，二十个亲兵已经在偏房住下，火盆中的炭火够一夜之用，要他安心休息。若有事吩咐，喊一声就行了，他与柱儿在右边的房间轮流值班。李小古嘱咐完毕正要离去，不想李渊将他喊住，问李小古董理他们该到家了吧，王安在宫中能

否安心。

李渊离开长安城的前两天，炀帝的銮驾也回到了长安。不知炀帝是何用意，一道圣旨将王安调入宫中任舍人之职，主管传宣诏命。王安跟随他南征北战，伺候左右，十分得心应手，如此以来，他好像失掉了很多。王安的音容笑貌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赶也赶不掉。董理因功升为骁骑将军，仅是个称号而已，并无实权。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由参军升为游击将军，也无实权。因此，他便将这些出生入死，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兄弟要到了身边。临行前，他放了他们三十天假，要他们回荥阳到楼烦老家探望父母，与妻子、儿女团聚，然后赶到这里报到。不想刚躺下，就想起了他们。李小古理解他的心情，便道：

“今日是正月二十八，董理他们是正月十六走的，该到家了。王安生性灵活，又跟老爷学了不少东西，不仅会安下心来，也能将传宣诏命的事做好。老爷也真是的，刚到这陌生之地，又有许多事要做，却时时将他们挂在心上。他们该关心老爷才是。睡吧，你听，打二更了不是？唉，我真为老爷的身体捏着把汗，这千头万绪的事缠在一个人身上，怎么受得了？”

小古怨怨艾艾地出了寝室，李渊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恶梦也随之而来：

面前有一盆墨汁，那墨汁是用西汉的墨饼磨出的。那墨饼如同磨盘般大。磨呀磨呀，盆中的墨汁流出来，向四周淌开去，大地被染黑了，天宇被染黑了，天地之间的空间被染黑了，世间的一切，都浸泡在这浓墨之中。一点极小极小的火光从很远很远的天边悠悠而来，光点越来越大。啊呀！是鬼的眼睛，若是不然，



怎么会是蓝色的？不，不是鬼眼，是黎阳城外那叫魂的老妪挑的灯笼，若不是灯笼，怎会有老妪肝肠寸断的叫魂声？明明是灯光，为何成了李子雄的眼睛，眼睛睁得那么大，目光那么直，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双目，不，是盯着正在抱着娇娥作乐的炀帝，盯着漆黑一片的大千世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骨碌碌滚了过来。是杨玄感的头，肯定是，要不，脸上怎么有笑容，眼怎么睁得那么大那么圆，目光怎会如刀似剑。“吃下它，你给朕吃下他！”一个黄袍加身，冲天冠赫然，面目狰狞的汉子端一碗人肉酱从天而降。是炀帝，不会错的，别的帝王没有这么凶残……

李渊被惊醒了，很快就意识到又是南柯一梦。类似的梦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刚才的梦将许多内容连在了一起，杀气更加浓重，而且是在这异地他乡，在这初次用过的床榻之上。要在前些日子，向这弘化郡进发的路途中做这样的梦，他不用服药就能在意志的支配下重新入睡，此时却再也难以入眠。因为在长安城中血腥的屠杀折磨着他，那恶梦中的人头、肉酱，迫使他再次将那场残无人道的屠杀场面展现在脑海中。

是他准备来这弘化上任的前一天，准确地说，是正月十八日的早晨，夫人与玉心、世民正在给他准备行李，小儿子元霸缠着他，要他教几路拳法。这时，已经进宫当差的王安前来传宣炀帝的谕旨，说是“今日午时，在皇城校场诛杀叛军头目，凡在京的臣子及大兴、长安两县的官吏皆前往观看，以杀一儆百。凡不参加者，与叛军头目同罪。”

他被迫参加，来到校场的时候，百官已齐刷刷地在点将台前坐定。他看太长寺卿万钟旁边空着一个蒲团，便悄悄地坐下来。官员们平日的威风乃至趾高气昂，被心惊肉跳所替代，无不板着

脸埋着头，如同正在等待审判的囚犯。校场周围满是前来看热闹的百姓，肯定不知内情的百姓占大多数，要不他们不会指指点点，议论纷纷，甚至对官员们的狼狈相幸灾乐祸。

午时三刻已到，炀帝驾临点将台，刑部尚书历数了被斩杀者的罪状。然后一声鼓响，身着红裳，袒胸露乳，手持砍刀，凶神似的刽子手大步走上执刑台。先将杨玄感尸体抬上执刑台，砍下首级，再抽筋扒皮，然后将尸体剁为肉酱。炀帝放声狂笑，臣民们却悚目惊心，不敢目视，不少官吏竟吓昏过去。

接着，李子雄在刽子手的架扶下走上执刑台。子雄还真是条硬汉子，虽然失去一臂，流血过多，伤痕累累，体力不支，却仍然破口大骂。他的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老父、老母，还有妻子、儿女先后被押到台上。刽子手们挥舞大刀，将子雄及其家人全部斩杀，鲜血从台上流到地上，人头从台上滚落到近台的官员脚边。一颗人头在他的身边停下。他看得清楚，那是李子雄的头颅。他似乎没有恐惧，占据他整个身心的是忏悔，是心灵的震颤，是对“忠君报国”这几个字眼的重新评价。

接着，杨玄感之弟杨玄奖、杨玄纵，从弟杨万硕、杨积善，叔父杨慎，以及黎阳守相展飞和韩相国等三十余人逐一被杀……

这场血腥的屠杀，不同于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厮杀。战场上的厮杀是生命的争斗，而这场屠杀是人性的毁灭。何必那么残忍，那么嚣张？人心是屠杀能征服的吗？官员与百姓继受到震撼之后是反省，乃至慄慄自危，迫不得已的反抗。人啊人，难道就不能和睦相处，非要用鲜红的血去诠释人性不可？他再一次受到强烈刺激，心在流血。将这血染的时刻、肉溅的场面，还有炀帝那恶魔似的笑声，刻在了骨头上，留在心田中。但却忍气吞声，加倍



地自己折磨自己。于是就有了这个让他难以入眠的梦。

他郁郁地下了床榻，在寝室来回走动，以图用踱步来排解心中的不快，来消磨这漆黑漆黑的漫漫长夜。

蹦蹦蹦蹦，啞——，那是更夫在告诉人们，三更已到。谁家的狗叫起来，歇斯底里的。一犬吠形，百犬吠声，数不清的狗连锁反应，吠声一片，似乎在告诉人们：乱世当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

李渊的心境便越发乱了，如同一团乱麻。恨中凝爱，爱中有恨，勇中带怯，怎么理也理不清。四更时分，他稍稍平静了些，又觉得很累，便又钻进被窝。如此反复数次，终于没能留住睡意，又下得床榻，坐于几案前，铺开一张草纸，挥笔泼墨，写下小诗一首，以抒发此时的胸臆：今夜又一梦，兄弟急相煎。天降人于地，为何互相残？沉心捋思绪，根在皇宫间。欲忠昏主事，难以对青天。但愿机早到，重整旧河山。欲速功难达，十年磨一剑。他吟了数遍，又改了几个字。这时，流动哨的踢踏声传进室内，他猛地一惊，立即从诗意中走出来，仰天长叹一声，将诗稿握作一团，放在火盆中。一缕轻烟袅袅升起，纸屑的味道使他干咳起来。咳声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风，风刮灭了几案上的蜡烛。寝室内立即现出淡淡的白色。他这才意识到，又是一个不眠之夜。便洗了几把脸，抽出宝剑，来到院中，忽忽忽舞将起来。剑锋划破了拂晓时分的宁静，劈开了嗖嗖的寒风，同时驱赶着他心头的郁闷。他必须这样，出现在白昼中的他应当是一个英气勃勃，精力充沛，忠君爱民的人杰，而非心事重重，患得患失的平头百姓。

“老爷，小人有要事禀报！”

李渊抬头看去，是昨夜率众在衙外站岗瞭哨的亲兵头目成文

龙。便停步收剑：“发生了何等重大事？报来。”

成文龙立起身来，附在他的耳边喁喁地道：“老爷，小人在这弘化县的西坊巡哨，抓住一个可疑的人，经辨认，此人不是别人，是助杨玄感造反、圣上下旨捉拿的中军将军李密。”

“啊！是他？认准了吗？”

“认准了。小人见过他。”

“他现在何处？”

“已押至后花园的小屋内。”

“都有谁知道？”

“就小人和十几个弟兄。”

李渊思忖一会，又下意识地向日出的东边天际扫了一眼，然后果断地道：“立即将他带到我的寝室。要人不知鬼不觉，把事情做利落。”说完，转身回到寝室，夹起几块较大的木炭放入火盆中。是想为李密取暖吗？他说不清楚。

李密与李渊同支同祖，都是长安人，论辈分李密称李渊为叔父。二人从小就相识，感情相当不错。李密，字玄邃，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其父在京中为官后，先到李府拜见了李渊的爷爷李虎和父亲李炳，认了宗祖，并经常带着与李渊同岁的李密到李府玩耍。李密成人后，一直随杨玄感东征西杀，李渊也南征北战，二人见面的机会便少了。李密助杨玄感造反，并未出李渊的预料，因为李密从小就是个不安生的主儿，曾向他说过“长大了一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光宗耀祖”之类的话。当李密被抓获的消息传入他的耳朵里的刹那间，他心头一热，继而便决定与李密交谈后，放李密逃走。是因为对炀帝的恨，还是基于与李密的深交，或是于心不忍，留条后路？很难一句话说明白，反正



他觉得应该放走李密这只虎，而非交由炀帝，由炀帝像杀害李子雄等人那样杀害这只虎。

成文龙真够迅速，很快就将五花大绑、头上蒙了皂巾的李密推进李渊的寝室。李渊叮嘱他严把大门，不准任何人进来。如果有人找就说我到弘化县的四坊私访去了，晚饭后才能回衙。待成文龙领命而去，他迅速关上房门，拉上窗帘。然后拿开李密头上的皂巾。

李密一身绛色布衣，头发蓬乱，脸上布满伤痕，二目却闪动着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光。他用劲睁了睁眼睛，先扫一眼室内的环境，又将目光落在李渊身上，惊诧地道：“怎么会是你？看来义军真的与你共戴天了。我这前脚进入弘化郡，你的人后脚就将我抓获。李渊啊李渊，难道你非要助纣为虐，将正义者斩尽杀绝不可？”

李渊边为李密解着身上的绳索，边不无戏谑地道：“我李渊昨日来这弘化郡上任，你昨夜成为俘虏，怎说你前脚来，我后脚到呢。不必害怕，更不要对我如此不睦，不论我是这弘化郡的太守、知关右诸军军事的将军，就我是你的叔父而言，你也总该礼貌些吧。坐下，先暖和暖和。”说完，将一杯开水递于李密手中。

“坐就坐，难道我还怕你不成？大不了你将我送至杨广，请功领赏也就是了。”李密一屁股坐在火盆边，急不可耐地喝着杯中的水：“杨元帅、李刺史、展守相及十余万义军将士都早去了，若我遭遇不测，还有什么遗憾？要杀要砍随你的便，我李密眉头不皱！”

李渊坐到李密身边，一语道破：“我就直说了吧，我不仅不难为你，还要放你。杨玄感、李子雄等死在我的手中，我的精神

曾经因此而崩溃，今好不容易有所好转，若再害你，我的良心何在？人格何存？”

“你……”李密反复打量着李渊的眼睛，发现李渊那两扇心灵的窗户清澈明亮，便半信半疑地问：“这……这是真的？我不是在做梦吧？”

李渊忽地站起来：“贤侄，你看好了，我还是那个人品端正，铁骨铮铮，说到做到的李渊。你还记得吗？小时候你说你能举起那百斤重的石担，而且能连举十六下，我不信，你便要打赌。若能举起十六下，我就将腰间那块晶莹古朴的商代佩玉给你，若你输了，就将你那块镶珠嵌玉、裹银鎏金的带钩给我。后来你赢了，我毫不犹豫地将那价值连城的玉佩放在你的手中。你不敢收，我还骂你没大丈夫气呢。”

室内的空气由凝重变为活跃，李密这才相信李渊的话，言道：“叔父，我相信你。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本不当仇恨你，可黎阳之战太残酷了，我又不能不恨你。恨到极点时，竟想扒你的皮，食你的肉。我一直不明白，你那么富有正义感，怎的就那么顺从杨广老儿。一个昏暴淫侈的旷世昏君，一个要葬送社稷，杀戮功臣，虐害百姓的没有人性的东西，就那么值得你崇敬。我真为你羞耻。”

李渊忍着心中的巨痛，将话题移到李密身上：“黎阳之战后，听说你已逃走，怎的逃来逃去逃到了这里？今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都贴满了捉拿你的告示，还画影图形，你不逃向荒山草野，深山老林，竟向这戒备森严的郡驻地钻，不是自投罗网吗？”

李密道：“小侄也知人迹罕至之处安全一些，可我能为逃命放弃事业吗？我还要组织人们造杨广老贼的反，否则对不起死去



的杨元帅、李刺史和十几万将士。黎阳之战后，我独自一人逃到了涿州，因被人告密，被官兵抓获，在将我押运长安的途中，我冲破囚笼，杀死数个官兵逃走。本想继续南下，到河南瓦岗寨投奔翟让领导的起义军。那知昨夜刚在这弘化县西坊的一个小店宿下，就在睡梦中被你的手下拿获，若非那个姓成的认识我，也就难逃这一劫了。”

李渊摇摇头：“翟让只不过是隋东郡的一个曹官，因犯法入狱，逃到瓦岗寨组织起义，既无威信，又无人缘，又能有多大作为？据报，他的将士多是渔猎手，无一懂军事者。其所谓的起义，不过是剽行舟掠旅商罢了。今，炀帝调兵遣将，采用合兵围剿，坚壁清野之法进行镇压。现在在围剿山东的王薄、刘霸道、张瑒、孟海公、孟让、郭方预，河北的高士达、孙安祖，漳南的窦建德，信州安郡的陈瑱，很快就会腾出兵力对付未成气候的翟让。若翟让无明确的造反目的，无文武全才的辅佐，土崩瓦解已成定局。前者少则数万人，多则十几万人，攻城陷邑，赶杀隋官及士族子弟，打出了‘打杀昏王杨广，重建天下’的旗号，都难敌官兵挾伐，何况翟让。依为叔看来，你莫飞蛾投火，还是另寻他计为好。”

“翟让与我有一面之交，人虽鲁莽，却也颇有心计，若他能容我，由我佐之，必成大事。”李密十分坚决：“我意已决，叔父不必劝我。大凡成大事者，无不认准一条道走下去，这条路我走定了！请叔父此时就放我走，以防给叔父造成麻烦。”

李渊指着窗外：“这天光大亮的，你走得了吗？用过饭后好好地在我的榻上睡一觉，等午夜时分再离开不迟。”

李密答应了李渊的要求，二人用过早饭，李密倒头便睡，李

渊来到后堂，强打精神，批阅文稿，审查案卷。郡丞惠春风等郡中要员前来上班的时候，他已审查了数卷积案，批阅了三份文稿。他怕影响李密休息，直到二更时分方才回到住处。

经过一天的休息，李密精神焕发，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他伸着懒腰，风趣地道：“怪不得世人都想当官，当官就是舒服。今日小侄享受到了太守的待遇，才真正体会到当大官的好处。”

“你不也当过大官吗？可惜你身在福中不知福，非要弄个身败名裂不可。”李渊边从李小古手里接过一包银子和食用之物，边道：“带上，路上用。可要小心，沿途官兵首领无一是你叔父。该走了，我让亲兵送你出衙。”

李密接过包袱背在肩上，向李渊深施一礼：“小侄永远不忘叔父的大恩！”

李渊言道：“各为其主，务请谅解。一路珍重，一生珍重！”

夜幕挡住了李密的身影，也挡住了李渊的视线。但李渊却仍然没有收回目光，暗道：“贤侄，英雄啊！”

许是放走了李密，心理得到慰藉的缘故，这一夜他睡得特别甜，虽然也做梦，虽然梦不那么美丽，杨玄感、李子雄等亡灵却没来缠他。

接下来的二十余天，他没有出郡衙，全身心地扑在积案的处理上，同时下令，郡属各县的官吏，一律不准前来拜见，更不可送礼，以治理本县为本，等待他的视察，若有违犯，轻者训之，重者去职。

这些日子里，董理、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等人先后到来，堂兄李神通也从长安赶来相助，并且带来了宝惠的信。信中仍然劝他再娶个夫人，或者选个佳人相陪，他



一笑置之。

郡丞惠春风、功曹云中海、主簿蔡博、太学博士方子弟等人对他不遗余力地治理郡事，以最快的速度处理了积案甚为佩服，却也大惑不解。所辖县的知县带重礼拜见新任太守是郡中常例，哪个新任太守不趁机大捞一把？况且此举能密切太守与知县的关系，日后好密切配合，治理好弘化郡。若属县官吏都牢骚满腹，不肯出力，如何治理全郡？还有一事他们实在不明白，官与民，穷与富是任何年代都存在的，哪个郡守上任后不拜乡绅，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他不仅不拜，反而在处理案件上将官与民、贫者与富者摆到了相同的位置上，处置了一批欺压百姓，胡作非为的富家和官吏的子弟，就连与右丞相宇文述有点瓜蔓亲戚的地头蛇程如铁也敢斗。老百姓拍手叫好，境内也平安了许多，他却掉入了愤恨乃至咬牙切齿的漩涡。难道他就不怕再成为阶下囚？他们总是这样问自己，也问与自己情投意和的人。

第三十天上，他召开了由惠春风、云中海、蔡博、方子弟参加的会议，宣布道：“明日我便到郡属各县及翠华山视察，郡中事宜由惠郡丞主持。云功曹，从明日开始，你便将你的四万人马拉到翠华山前操练，由骠骑将军董理和游击将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辅佐。声势务必要大，阵容务必要整齐，务必对玉葫芦和姜麻儿产生一种震慑力。再者，把好进山的路口，不许一个人进去，也不许一个人出来。蔡主簿，原来的文籍档案有些乱，重新整理一下，自我上任后的文籍档案，以我教给你的宫中的分类方法分类。还有，原账目虽然清楚，却有几笔太简，仅记为何事支出多少银子，没有明细账怎行？明摆着有贪污痕迹嘛。以后的账可不许再如此处理。方博士，从档案上

看，郡内的庠学不算少，可就是进学者不多，需想办法尽快解决此事。以我之见，年内再增加义学二十处，塾学六十处，增加学额两千个。你写个方案，待我视察回衙后交我阅批。”

惠春风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道：“太守果然名不虚传，理事认真负责，干净利落，言之有物，句句中的，这是历届太守比之不及的。请太守放心，我惠春风要以太守为标杆，在太守外出视察期间理好郡事。能处理者尽量处理，不能处理者等太守回衙后再请示办理。”

云中海有了用武之地，又想在李渊面前露一手，底气很足，口气也大：“中海清楚太守的用意，无非是想将玉葫芦与姜麻儿为首的乌合之众吓得尿裤子，然后发兵击之。中海别无他能，排兵布阵的本事还是有的。娘的，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条妙计？”

李渊指出：“我可没说对他们动武。在我视察期间，他们吓得尿裤子也好，趴下也罢，你可万万不可武力伺候，以防坏了我的大事。”

“中海明白！”云中海顿了顿：“太守，你这次视察，准备带多少人马？我从军中选精兵强将保护你！”

李渊伸出两个巴掌：“轻车简从，仅带十个随从就够了。李小古与柱儿，还有堂弟李神通，再加上成文龙和六个亲兵。事先不通知各县，走到哪里看到哪里。你们不要将我视察的消息传出去，违者严惩。”

方子弟毕竟是个文人，不无担心地道：“弘化郡之秩序虽然优于他郡，却也常有文人作祟。况且太守处理积案时又得罪了不少有头有脸的人，不多带些人马怎行！”

“凭我李渊的地位、为人和高风亮节，足以将坏人镇住。大



家放心好了。”李渊言道：“请诸位各干各的吧。我回衙后，你们可要交给我一个人，与衙都焕然一新的惊喜。到此为止吧。”

次日，李渊带足银两、衣服，打扮成商人模样，带领随从出了郡衙，先奔合水县，又从合水县依次视察了华池、马岭、归德、洛源、弘德、弘化及翠华山。视察了民情、城池、山水、摸清各个县的情况及风土人情，县太爷们无一不被蒙在鼓里。用时一月有余，去时瑞雪纷飞，天寒地冻，来时已是杨柳如烟，杏花盛开的阳春三月。当他回到衙中，脱去俗装，换上官服，在粉刷一新的后堂中，听取惠春风汇报治郡过程的时候，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

惠春风明显地瘦了，看得出他并未夸海口，在李渊走的这段时间内，为郡事操碎了心。他汇报的情况也印证了他的不遗余力。李渊褒扬一番，然后道：

“惠郡丞，你不是说知县们派人探问我为何不接收拜见吗？看来他们等急了。那就传下令去，五日后让他们到这后堂见我。不过还是那句话，不准带礼物，每人只交银十两，算作饭钱。”

“太守，不送礼也罢，可这饭钱就免了吧，向无先例啊！”惠春风道。

李渊以毋庸置疑的口气回答：“我出访期间都自吃自，他们就不能交钱吃饭吗？再说，他们哪个都不缺银子，莫说十两，就是一万两他们也都交得起。箱篋中放着那么多民脂民膏，还差十两银子？今儿个我就要破这个例，看他们能奈我何！”

惠春风心虚，不再坚持己见。为了早日将通知送出去，便拟好了文稿，经李渊过目后，派出七匹快马，星夜出发，赶奔各县。

第五天上，七个县的知县或骑马或坐车，纷纷赶到了郡衙的后堂，李渊端坐如仪，一一接受了他们的拜见。气氛热烈但却拘谨，妙词佳句加上声调各异的惊叹词折射出来的，大都是无病呻吟的恭维，更有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和时机抓得准确的连珠妙语：

“太守雄才大略，仪表非凡，在下心仪已久，只是无缘拜识，今日幸见，果然不同凡俗。在下能在太守属下为官，实乃三生有幸！”

“生为社稷，心系庶民，崇尚节俭，不近女色，古之能有几人？太守属之。下官感佩之至！”

“太守功比天大，勋比星多，品重爵高，却无骄奢，虽属皇亲国戚，却不自大。在下夜来屈指，古今中外，及之者无多！”

“年前下官南柯一梦，梦见紫微星光芒四射，玄气满天，断定郡内定有英才临之。不想太守上任，正应了此梦！”

“在下拙于言辞，就吟诗一首，表达忠心：江横渡阔烟波晚，今遇人杰方知秋。一步一恭牵赤兔，结草衔环报知音！”

“下官也吟诗一首，以拜太守：遥望西京都，风吹心扉开。举杯盼英才，果然仙人来！”

“该说的诸位都说了，在下实在找不出佳词妙句，就祝太守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吧！”

一场近于荒诞、滑稽的表演过后，李渊心中暗笑。他站起来，双手捧拳，言道：“渊不过是个太守而已，哪里受得起诸位这等夸赞。不过，既然诸位话已出口，渊便不再说三道四。诸位身为朝廷命官，当为国家出力，这次召集诸位前来，是想与诸位共议郡事、县事。就请各位先报告本县的情势，我逐一评价，扬善贬恶。合水的柳知县，就从你开始吧。地理、史迹、物产、人



口之类的事就不要说了。只谈在任期做了哪些利国利民的好事，以及弊端。每人只说十句话左右，言简意赅，以省出时间治理县事。”

知县们都做了充分准备，每人至少撰写了数万字的文稿，以便能充分地向李渊报告自己的业绩。如此以来，心里便没了底，不知从何谈起了。大家面面相觑，交头接耳，心里直怨李渊刻薄古怪。

“怎么？都不想谈了？那我就谈合水县的事。”李渊扫了柳知县一眼：“合水县柳知县任上两年，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引东部的黄河水灌溉田地二十万亩。二是夯筑了城墙。三是在全郡各县中办义学最多。至于主要弊端嘛……柳知县，你自己说吧。”

胖大臃肿、如同皮球似的柳知县，断定李渊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情况，不敢隐瞒：“在下弊端是有的，嗯，有的。一生别无他好，就是好色，常到妓馆去享受尤物。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也算不得大弊。”

“哼，强辞夺理！娶二房三房尚无不可，可你身为朝廷命官，几乎天天泡在妓馆中，这难道不是大弊吗？”李渊一字一顿地问：“你的年俸是多少？不过两千两银子罢了，可你每年花在窑姐身上的银子不止两千两吧？以享受一夜的最低银价，至少也要五至十两，一年最少花去三千两吧？这三千两从何而来？”

柳知县扑通跪下来：“小人该死，该死！”

“知道该死就好。归位吧。”李渊指着那个背驼似弓的马岭知县：“徐知县，该你了。”

徐知县年已六十，人却乖巧，知县情尽在李渊的心里装着，便全盘端出：“弊县上任三年，派专人至农家教学一年两作之法，

粮食亩增二百余斤。建文庙，祀孔子，倡忠孝仁义礼智信，秩序大为改观。奖励农桑，每年拨官银一万三千两，作为奖励之资，以故农桑大盛，粮丰桑茂，皇粮国税从未拖欠。仓廩实知礼节，衣食足知尊辱，县人多达理知情，相扶相帮，故无重大案件出现。在下知大礼不计小节，颇多糜费，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年费银达万两左右，全为民脂民膏。”

“唔，讲得好！”李渊赞赏地点点头。问：“我就不指定了，随便讲吧。”

“太守，下官报告华池县情。”左脸颊有块鸡蛋大的伤疤的华池知县刘百万起身言道：“华池北为草原，南为产粮区。以故大力发展草场，开垦荒地，相得益彰。再者，引进佛教，建立庙宇，以良民风。开粥厂救济灾民，年用米粮八千多担。下官仅任职年许，所做大事就这几件。若论不足，只是不够勤勉，惟此而已，请太守明查。”

李渊的脸上布满了乌云：“刘知县，你也太小视本太守了吧？你下令收人头费，过桥、入城费是怎么回事？既然你难以回答，我就将事情讲给诸位听一听。你年收取人头税每人白银二钱，过桥、入城费一钱，我到你县视察，住了六天，仅这两项就破费白银二十一两。难怪你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我来问你，这笔银子你入库了吗？入了多少？”

刘知县颤颤惊惊：“大概年入库……入库一万两。”

“哼哼，我计算过，你县有人口八万一千四百一十三人，仅年收人头税就达一万七千两之多，你仅入库一万两，剩下的弄到哪里去了？还有那不开票据的过桥、入城费，年收入至少也在三万两以上，这些银子又归宿何处？收取人头费，过桥、入城费就



已违法，所收银两又不知所归，该定为何罪？起来，不必吓成这个样子，回去后将你箱笼中的不义之财放回县库也就是了。”

归德知县冯有道短小精干，一双小眼睛滴溜溜转了几圈：“禀太守，下官月前才上任，仅处理了几件案子，下发了数个文书，故无绩弊可言。”

“上任月余，所办讼案还算公道，所下文稿，也很是得体。”李渊话锋一转：“收了多少拜见费啊？大概不止这个数吧？”

冯知县盯着李渊伸出的三个指头：“这……这是常例，为融洽与县人的关系，不得不收呀！”

“那本太守怎么就没收？李渊严厉的目光盯着冯有道的小眼睛：“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下不为例！洛源熊知县，本官发现你跃跃欲试。你来吧。”

熊知县是个麻杆似的瘦子，嗓门却出奇得大。他没有自卑，更无慌迫，理直气壮，声震屋瓦：“下官熊弼，在洛源任上两年，办大事数件。引洛河水灌溉农田，水利遍及全境，水浇田占粮田的十之有九。重教化，倡庠学。建乡贤祠，为杰出的县人行饮酒礼。改班匠银摊入地亩为种植公地自食，民大悦。今，县库存银近百万两，金两千两，金银财宝一宗，比任前增加了八倍之多。下官廉洁自律，奉公守法，未贪一两一钱！”

李渊激动地离开座位，言道：“我在洛源足足考查了八天，可证熊知县所言不仅不虚，且有许多感人事迹未报。就说他的清廉吧。其俸银不足养家，其妻小每到秋季，必至田间地头拣拾遗粮食用。其高堂老母病故，无资殡葬，只好卖了家中仅有的半亩薄地。官不在严而在威，威出自廉，以故洛源民勤习佳，收成大增，凶案极少。如此忠廉之士，可当大用。我不日便奏明圣上，

重而用之。古人言：朝闻道，夕可死矣。那些不理民情，贪得无厌者在熊知县面前，难道不感到无地自容吗？”

弘德知县苗林极为知趣：“下官在任两月余，仅处理了部分积案，别无他能。令下官汗颜的是，与熊知县相比，差之千里。上任伊始便接受拜银两千一百余两，实在该死，求太守处置。祸大莫过于不知足，咎莫过于欲得。后当效法熊知县，殚思治县，勉为争取，路虽远，则必至，捧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唔，决心很大，且看后事如何。”李渊打量着骨格清奇，口齿伶俐的苗知县：“你的前任平庸无能，致使县内饥饿贫困，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县境北部人烟稀少，南部俱为茂草。以致盗贼蜂起，秩序混乱，玉葫芦与姜麻儿聚众造反。你接了一个烂摊子，任重道远，若无端正人格，无真才实学，极难治理成洛源那样的县份。回去后写个治理方案，交来我看。你县粮仓几无可利用之粮，银库空空，我开郡库接济你白银万两。熊知县，你再接济苗知县白银万两，以作权宜。不过，这些银子都是借你的，年底还清。还有一事，动员玉葫芦与姜麻儿的亲属、亲戚、朋友写劝降信，十日内完成。”

弘化县是弘化郡的驻地县，该县知县郎非之又是朝中门下省掌管威仪、献纳、纠正违章、监纳朝官、保管印玺的黄门侍郎宋允凤的女婿，自觉高人一等。一直稳坐，任凭他人折腾。不过，看李渊对各县的事了如指掌，点评到位，心里有鬼的他便产生了恐惧感。虽然一副胜似闲庭信步的模样，却暗暗地为逃过这一劫做着准备。此时，他站起来，不亢不卑地道：

“诸位都说过了，轮也轮到在下了，在下就说几句。在下进士及第，放到这弘化县，已任职三载，所办大事达数十件之多，



仅述一二。要说引水灌溉，在下以为以本县为最，引桑干河水溉田，境内全为水浇地。在四坊建市四个，仅税银每天就收入白银千两左右。捕匪缉盗，捉拿科犯，经年不辍，以故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保证了郡衙的安全。库府充盈，连续两年免除田租。下官有句左右铭：达则兼治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自信兼治天下在下已经做到，是否独善其身，就任凭他人评说了。花以艳丽悦人，草借绿意夺目，在下受圣上隆恩，又受黄门侍郎宋允凤厚爱，在下虽政绩卓然，却无骄满之必要。要说不妥之处，还是有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譬如性格豪放，出言不逊了，怀才不遇了，心怀不畅了什么的多了，还请太守指点一二。”

郎非之的确是个人物，有雄才大略，说到做到，雷厉风行。凡事大刀阔斧，有始有终，不独百姓敬而远之，就连他的属下和地方士绅、无赖也怕他三分。当然一半是怕他，一半是怕他的泰山宋允凤。这年头，没有靠山长久为宦者屈指可数，提拔重用者更是凤毛麟角。他不仅在这弘化县立住了脚跟，还跟历届太守关系融洽。强龙难敌地头蛇，就是他有这错那误，乃至罪过，太守们也不与其计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拉倒。

李渊早就想打掉他的威风，又见其出言不逊，不由怒火中烧，但还是压住火气，平缓地道：“郎知县是个干才，将这弘化县治理得秩序井然，我不无佩服，可你也未免太妄自尊大了。性格豪放，与生俱来，不为过错，怀才不遇，急于找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尚无不可。你以此作为自己的不足，本身就是怨天尤人。我来问你，去年郡衙拨给你白银两万两，百姓抽出两万两，用做修筑城墙之用，今不见城墙在何处，银子却不翼而飞，你作何解释？”

“常言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知器。可见太守既未操千曲，也未观千剑，反之，不会仅知其一不知其二。城墙未修，事出有因，资费不足以筑城，故未见城墙之状。至于那四万两银子，在下没贪分毫，全在库房中放着。太守如若不信，前去查验好了！”郎非之满不在乎。

“就算你有理。”李渊知自己探察不细，以致被动，便拿出了证据凿凿的杀手锏：“我再问你，四坊中的杂货铺、制铜铸铁铺可是你的夫人开办的？县衙及军中所用之物可是出自这些店铺？”

郎非之的心脏咕咚跳了一下：“是……是又怎样？”

“我不妨给你算一笔账：你县衙中年需物品可支出白银八千两，你实际支出了多少？两万两不止吧？军中所用物品及枪械，年可支出白银两万两，你支给了你的夫人多少？四万两有余吧？多支出的银子全进了你夫人的腰包，等于你变相贪污三万多两白银。这不冤枉你吧？你每年至少向郡守行贿六千两白银，这些银子都从县库支出，这也非诬陷之辞吧？我本不想让你难堪，可你太自命不凡，根本未将我这个太守放在眼里，以故专戳你的痛处，让你知道天有多高，地又多厚，清楚才华不逮于你的人有多少！”

“胡说，完全是胡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为了整倒我，竟卑鄙到血口喷人的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

李渊接着郎非之的话茬：“郎非之，你实在欺人太甚，难道非要我拿出证据不可吗？你看这是什么？”

郎非之接过李渊扔给他的账簿，目瞪口呆。原来这账簿中写着他夫人所开店铺三年来的总收入和衙中购买他夫人经营物资的总支出，并附有主要物品市场价与购买价明细表。郎非之在证据



面前本应认错，以求宽大处理，但他生就的狂傲和有恃无恐，却使他选择了对抗：“李渊，你是否太猖狂了？七个知县，无一良臣，就你能耐？本县可以告诉你，我的老泰山可是负监察官员之责的，就是鸡蛋，也能挑出骨头来！”

李渊怒不可遏，指着郎非之：“好你个郎非之，竟抬出你的丈人吓唬我，你访访问问，我李渊怕过何人？莫说一个三品郎中，就是左丞相杨素也没能将我吓倒。我也告诉你，李渊虽非完人，却是忠孝仁义，手脚干净的朝廷命官，不怕任何人监查！我还要告诉你，从此时起，你的知县之职，由县丞代理，待将你的事弄明白之后再作定夺。来人，给我将郎非之带下去软禁起来，没有我的指示不准放行！”

“得令！”成文龙与三个亲兵大步进入，指着堂后道：“走吧，郎知县。”

郎非之这才意识到大事不好，扑通跪倒在地：“李大人，小人不识金镶玉，满口胡言，以致如此。恳请大人高抬贵手，放小人一马。小人以后再也不敢如此了！”

洛源知县为郎非求情道：“李大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看在郎非之求饶的分儿上就饶过他这一次吧。”

其余的知县也纷纷为郎非之开脱。

李渊故作犹豫之状，好一会才开口说话：“我非朝令夕改的主儿，今天就改一次命令。看在诸位为郎非之求情的分儿上，就饶过他这一次。郎知县，你可要好自为之啊！”

郎非之千恩万谢，并且保证：退出赃银，重新做人。

好厉害的李渊啊！众知县对李渊敬又畏，各就各位，埋头不语，一付“打死我也不说”的派头。厅堂内的空气变得沉重异

常。李渊却忽然和蔼起来，以知人冷暖的口吻道：

“诸位不要认为我李渊是无情的人，我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极重感情。为人别当家，当家乱如麻，这话一点不错，一家之主都乱如麻，何况诸位父母官。何为父母官？就是民之父母。既然是民之父母，就要有父母的样子。哪个父母不处处为子女着想，搜刮儿女财物的父母天下有几个？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作为父母官，只能释放光明，不能制造黑暗，制造黑暗者必会被儿女唾弃。诸位在知县任上，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却不可以聚敛财富为业，贪得无厌。诸位当多与洛源的熊知县比一比，看自己哪些地方不如熊知县，该怎样改正。天作孽，犹可悔，人作孽，天不容。将老百姓的血汗钱掖在自己的衣兜里，不是在作孽吗？老天能容许吗？实话跟大家说，我并非诚心与诸位过不去，是想皂白分明，与诸位共同治理好这弘化郡。”

李渊呷一口茶水，又道：“回去后各自查一查，将掖在兜里的民脂民膏拿出来放入库房，然后使出浑身解数，治理好本县，一月后我派人细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咱们抹了桌子另上菜，齐心协力治理县事、郡事。郡里准备拿出三千两白银，年底重赏贡献卓著者。倒数第一的县罚银五百两，从知县的薪俸里出。”

知县们这才松了口气，大都抬首望着李渊。李渊笑道：“看看，都像打愣的鸡似的，振作起来。咱官场是同仁，私下里是兄弟，只要做事问心无愧，谁也不怕谁。晌午歪了，该用饭了。今天我做东，与诸位兄弟痛饮几杯，可要一醉方休哟！我带来了两坛御酒，是圣上派人劳军时送我的，就拿出来与兄弟们共享。”



熊知县摸着衣袋：“大人不是说每人交十两银子的饭钱吗？怎的就做东了呢？”

“熊老兄好记性。银子是好东西，我为何不要？”李渊风趣地道：“都将银子掏出来，交白总管收着。下次诸位再来吃饭，就不用交了。实话实说，就是山珍海味，一顿饭也用不了这七十两银子，二十两足矣。为何敲你的竹杠？是想将剩余的银子攒起来，年底办一处义塾。白总管，就在这后堂开宴。”

宴席一般平常，仅有十菜一汤，多为地方名吃，充其量不过花费十两银子。酒却极好，为长安城中专为宫中酿造的米酒。色黄而浓，醇香扑鼻。为活跃气氛，李渊言道：

“常言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今日肴虽薄，酒却天下第一，而且是千载难逢的御酒，可见咱们的交情浓如水了。宴席之上无老少，今几个咱都是兄弟，不分彼此，切莫家有常礼，开怀痛饮也就是了。郎知县，不，小弟，你说是不是？”

恩威并施，天衣无缝，好个难缠的李渊。郎非之想不到李渊称他这个刺儿头为弟，且先点他的卯。虽然认为李渊难缠，却也不无受宠若惊，既慌乱又不好意思地道：“大人的胸襟如此广博，怎不让下官感佩？就依大人的，开怀痛饮，一醉方休！”

“好好好，开怀痛饮，一醉方休！”大家附和着。

李渊首先喝下三大杯，然后一杯杯轮流喝下去，半个时辰不到，便将一坛御酒喝了个底朝天。酒量大者已醺醺然，酒量小的已有了醉态。于是又打开了第三坛，互相敬酒。李渊端起酒杯：

“诸位兄弟，咱们走到一起是缘分，我十分高兴。这杯酒祝各位的高堂健康长寿，祝各位的夫人永远美丽，祝各位的儿女中举进仕，祝各位大业有成。干！”

李渊夺了先机，已使大家很是被动，又说了这么多既全面又吉利的话，大家便不无尴尬了。于是，争相向李渊敬酒。李渊来者不惧，一一饮下。趁夹持菜肴的功夫，李渊便趁着酒意，继续攻心：

“柳知县，听说你经常头痛，时常影响公务。我有专治头痛心烦的丸药，极管用，走时带上几包。徐知县，八月十六是你的六十大寿，吃寿酒的时候可别把我忘了。刘知县，你的高堂老母已八十有五，这是你的福分，可要好生伺候。这次视察翠华山，虽然险些被玉葫芦的人射中，却挖了一颗蒲扇大的灵芝，走时带回去，给老母补补身子，我择日再去探望他老人家。冯知县，听说你的儿子好武功，善谋略，我别无所送，就将我存了三十余年的《孙子兵法》送给他。上面有我写的四百余条眉批与边批，虽不精道，却也不谬。让你儿子认真读一读，争取当个谋略家。熊知县，听说你爱好王羲之的墨宝，就送你一幅。苗知县喜好文章著述，就送你一本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编纂的《文选》吧。此书仅刻印了三千册，今存世最多在千册左右。这可是本好书，收入的都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好文章，开卷有益。郎知县，你老泰山在京中为官，稀罕之物许是不会缺的，就送给你正在读书的小儿子一支先帝赐予我的御笔吧。不过，咱将丑话说在前头，谁也不要回赠，若是明知故犯，可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如果非要回赠不可，就回赠我一颗志同道合的心吧！”

还能让这些父母官们说什么呢？惟有感动而已。在他们的从政生涯中，哪个上司有这样的胸怀？哪个上司能将公事与感情分得这么清楚，又结合得那么密切？天下才共有一担，李太守独得八斗啊！于是，有人哽咽，有人抽泣，有人双目盈满了泪花。于



是，便纷纷保证：一定鞍前马后，时时效仿，改弊存益，竭其所能，治理好县事，独领风骚。

夕阳西下，余霞清隐，天地相接。太阳演奏着沧溟的负重和浮沉，在一派繁忙的快节奏中演绎、沉伦，仿佛丢掉了历史喧闹的陈迹和岁月拘泥的身影。

宴会在澎湃的激情和信任的气氛中结束。不知郎非之是有感而发，还是别的什么，言道：

“太阳落山了，天色晚也！”

李渊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天色是有些晚，可明天的太阳不是新的吗？”

第十章 翠华山中

单刀赴会，舌战草寇，意气飞扬，翠华山千人归心。拜访杨林，受益非浅。廷辩文述，证据凿凿，宵小败阵，天子心服，斩伽佗平息事端。

翠华山在弘化县的西部，离弘化县县衙二十余里。因状如西岳华山而得名。为何冠个“翠”字？一是与西岳华山有所区别，二是山上古木参天，碧翠欲滴。传说老子曾在此山采过药，悬过壶，且流连而不肯去。山上的老子庙还在，看来此说不谬。

说这座山状如华山，并非言过其实，西峰似盛开的莲花，南峰若似落非落的大雁，东峰像喷薄而出的朝阳，北峰如云雾中的仙台，中峰若玲珑剔透、亭亭而立的玉女。五峰耸立，雄伟壮丽，洋洋大观。山中的建筑与布局也与西岳华山大同小异，无不鬼斧神工，妙趣天然。大雁峰最高，峻秀奇险，独占鳌头。磴道两侧，千尺幢、百丈崖、群仙峡、巨蟒岭、朝元洞雄立，更有占地百余亩的坪场两个。坪场平坦如镜，草青木绿，如同大雁峰的两只巨眼，与幢、崖、峡、岭、洞等景观连为一体，蔚为壮观。山路崎岖，上接蓝天，下临绝壑，层峦迭嶂，彩翠云涛，再配上这两只“眼睛”，似活了一般。难怪老子曾言：翠华山，山之极品也。虽小，却成大观气象。吾爱之，不独药草千种，乃其灵气



使然矣！

山中人参、灵芝、苟杞等异株珍奇、名贵药草遍地皆是，豺狼虎豹、鹿獬蛇蝎应有尽有。更有百鸟鸣啭、瀑布如挂，溅沫喷珠。千年古木密布，松如虬，柏似龙，桧盘根错节，榆巨干乔枝，柞巍然屹立，枫五彩缤纷。杏树、桃树硕果累累，柿树、栗树正在积蓄力量，以秋后盛果挂满枝头。可敬那两个平场，地肥土壮，竟能种植庄稼，且五谷丰登。造物主极为公平，不仅给予人类如此宏丽的游览之所，还给予了人类活命的粮食、果实、碧水，还有疗疾的药草，充饥的兽的血肉。

玉葫芦与姜麻儿率领的数千名弟兄们就住在这翠华山中，大寨扎于大雁峰下的平场处。具体地说，是扎在朝元洞中。朝元洞是一个天然山洞，长约三里，洞中有洞，形状各异，五彩彰饰的钟乳石比比皆是。极深处，一瀑布从数丈高的悬崖倾泻而下，形若垂练，溅如跳珠，散似银雾，大有何年霹雳惊，云散苍茫裂，直上泻银河，万古流不竭的意境。洞的中间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占地三十余亩的大厅，人称回龙厅。大厅北面有一平台，高约丈许，极为平展，如同刀刻斧凿过似的。四周钟乳石林立，如龙似蟒，或曲屈盘旋，或上下矗立，惟妙惟肖，气势磅礴。将这座天然厅堂点缀得壮丽辉煌，仙气缭绕。玉葫芦与姜麻儿的中军大帐就设在这回龙厅中。

此时的回龙厅显现出来的仙气，已被乌烟瘴气所替代。一堆大火在大厅正中熊熊燃烧，四个穿戴各异，满脸烟尘的汉子正在烧烤一只野兽，焦臭的气味和香味弥漫了整个大厅。平台上坐着两条汉子，左边的那个个儿高挑，隆鼻细目，眼珠小得可怜，放着幽幽的光。右边的那个胖大雄伟，紫色脸膛，二目外凸，几颗

大如黄豆的麻点散布在两颊之上。脸上的肌肉大都横着，虽不很凶恶，却也看不出善良。两条汉子如同来到人间的饿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一手端酒碗，一手持硕大的肉块，口咬手撕，吃得十分香甜，喝得极为有味。两人各自为战，谁也不理谁，形同路人。待酒足肉饱，右边的汉子向左边的汉子道：

“玉葫芦，今弘化郡的数万人马在山前没日没夜地操练，又是练攻城，又是摆阵法，极为嚣张，明摆着是对着咱来的。这不，出山的路也给堵死了，出都出不去，如此下去非被困死不可。你心眼灵，倒是出个谱气啊！老这么没命地吃、喝能行吗？”

“不行又有什么法子？李渊他娘的手段真毒，围而不打也就罢了，还他娘的用操练兵马骇人。”玉葫芦擦着油光光的嘴巴：“老子偏不信这个邪，这山里有吃有住，他能把我怎么样？大不了这辈子就在这翠华山转悠，最后两眼一闭拉倒！人活着就是这么回事，过一天算一天，何必想那么多。老子这上半辈子也够风光了，半路上还火了一把，成了这千余人的头目，还有何不知足的？姜麻儿，你原本是个整日里抡大锤，气都喘不匀的铁匠，也成了带领千余人的头儿，与我平起平坐，还想怎样？就陪着我玉葫芦这么待下去吧。如果咱运气好，李渊咯崩断了气，也许还能到山外去风光。他要不死，你就没好日子过。那小子我了解他，满肚子坏水，一身好武艺，当文官出良策妙谋，让人刮目，为武将马到成功，使人胆寒，难对服哩。”

姜麻儿用又黑又长的小拇指甲剔着牙缝中的肉屑：“我说玉葫芦，我问过你多少遍了？你开口就是这些破罐子破摔的屁话……”

“你他娘的骂谁？我玉葫芦是一千多弟兄的首领，不是无名



之辈，你他娘的想骂就骂？是不是觉得咱俩平起平坐吃了大亏？我玉葫芦是这弘化郡首先起事的，你比我晚了两个月，这头把交椅该我坐才是，你有什么不舒服的？”玉葫芦酒入愁肠，已经醉了，胆子便大起来，嘴也留不住了，骂骂咧咧，不干不净。若在平时，他怕姜麻儿三分，别说姜麻儿吹胡子瞪眼，挥拳抡胳膊，就是咳嗽一声，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哆嗦一下。就是姜麻儿不咳嗽，仅身上的那一堆一岭的肉疙瘩，也使他不寒而慄。

“你狗儿子醉了，麻爷不与你一般见识。”姜麻儿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恨不得将太岁头上动土的玉葫芦一把捏死。他压抑着怒火：“我整日价在想，难道咱造反就为了弄口饱饭？听说人家山东、河北、江南的造反者，杀官吏、戮士绅，规模一天一个样。有的还打出了‘杀昏王，换天下’的旗号，咱这算造的那门子反？如果仅是为了吃饭，我打铁养家糊口，还算过得去，造反干嘛？”

玉葫芦头一歪，呼呼啦啦打起了呼噜。姜麻儿心中的怒火喷发出来，一把将玉葫芦提起，骂道：“王八蛋，竟如此无礼，看麻爷不把你砸成肉酱！”

正在烤肉的汉子们大叫“不好”，跑上前来劝架。那个长着一口板齿牙的汉子劝道：“姜爷，玉爷定是醉了，你就手下留情吧。在这不死不活的节骨眼上，要是内哄起来，岂不打自败吗？”

“爷看在弟兄们的份上，就先饶过这个杂种！”姜麻儿扑地将玉葫芦扔在地上：“早知如此，麻爷何必与你这无心无肺的王八蛋搅在一起！”

玉葫芦的脑袋碰在石笋上，起了一个大包，痛得厉害，这才

醒了过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为何离开平台数步之遥，头上怎的起了个包。小眼睛在姜麻儿和烤肉的汉子们脸上睃来看去，如同刚刚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对眼前的什物十分陌生的婴儿。

板齿牙解释道：“玉爷喝得太多，得罪了麻爷，麻爷这么轻轻地一撂，你就头上多了个包。玉爷，是该想法子了，弟兄们的家眷都在山外，谁也想早日出山，与家人团聚。要是二位爷想不出妙法，弟兄们可就……可就不依了。”

“刚才麻爷说得好，弟兄们开始只想靠造反求个温饱，后来又想大秤分金银，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现在却不这么想了，就想出山。”长着一双金鱼眼的汉子道：“以我之见，要么咱就投降官府，求个轻罪，要么就干脆想办法杀下山去，像陈胜、吴广那样打出‘反暴隋’的旗号，大干一场。干好了，说不定能成气候，弄个大官当当，干不好大不了是个死。早死晚死都是死，为何不烈烈轰轰地去死？笼中的野兽还想冲出牢笼去撕咬，何况咱这些大活人。若是被困死在这里，不仅无功无名，还会被人耻笑。”

如同顾客夸奖自己技术高超，打制的器具锋利耐用，汉子的话使姜麻儿猛然生出了快感，继而便声音大起来。他盯一眼摸着头上的包不知所措的玉葫芦，问满脸是灰，仅露着两只眼睛的汉子：“景元泰，你小子怎的不作声？说几句嘛。难道你想困死在这深山老林之中吗？砣！”

“回麻爷，小的光棍一条，父母早亡，无甚拖累，在这深山老林中自由自在，无不良感觉。在山外不是徭役就是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山中有粮吃粮，无粮吃瓜果与兽肉，比在山外



强多了！”

“呸！没出息的东西！”姜麻儿大失所望：“就知道吃，全无……全无什么碓？对了，全无大丈夫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刚才金鱼眼提到陈胜、吴广，看人家多有劲儿，从渔阳一口气儿打到陈地，做了大王。”

金鱼眼受到了鼓励，便想卖弄一下自己的学问。他上过两年塾学，识些字儿，也学了些知识。当此时刻，便挖空心思，一门心思想说得雅一些。他清了清嗓门：“咱们是该学一学陈胜、吴广。人家陈胜、吴广在渔阳揭竿而起，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先占大泽乡，又克蕲县，再取礪、犒、譙、苦、柘、陈。天下苦秦久矣，因此，郡县百姓无不杀秦官吏，响应义军，从者如流。他们为何能够取胜？说来道去就两个原因，一是打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号，二是人家陈胜、吴广拧成一股绳儿。再说山东邹平的造反首领王薄吧。人家写了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歌中明确提出反对炀帝征伐高丽，号召百姓参加义军，不要去高丽送死。他还自称‘知世郎’，说自己知古今未来，认定炀广必死，大隋早亡。咱倒好，无旗号、目标，二位头领又不无嫌隙，只知饮酒吃肉。哀莫大于心死，愁莫大于无志。咱造的什么反？不成乌合之众了吗？乌合之众能打胜仗，鬼才相信呢。”

“这……这不是乌合之众又是什么？”姜麻儿痛苦地拍着脑袋：“玉葫芦，不是我对你无礼，咱这当头儿的该静下心来立个章程了！”

经这番折腾，玉葫芦的酒劲大都去了，老实了许多，似乎变了一个人。他走到火堆边，用干棍子挑着未燃尽的干柴，然后又几块木块扔到火堆上。柴多火焰高，火光映得满厅通红。

姜麻儿也来到了火堆边，向火中扔了几块木柴，亲切地道：“玉葫芦，莫嫌我对你无礼，我心里急啊！就将你的妙计献出来吧，生死关头，马虎不得呀！”

玉葫芦叹了口气：“像陈胜、吴广、王薄那样打出‘反暴隋，换天下’的旗号极为容易，可这出不了山，你就是旗号打得再多也无济于事。现在咱应当把精力用在出山上，只要出了山，旗号打出，杀个鱼死网破也就是了。话又说回来，就是出了山，不到三千人马，与李渊的四万之众较量，众寡悬殊，网是破了，鱼却死了。”咱们为何进山？不就是打不过人家吗。”

“这么说来，出山是去送死？”姜麻儿道：“既然出山是去送死，就不如在这山中熬时日了。”

“报——”

玉葫芦急切地问：“袁探子，山外的情势怎样？那条通山外的古道找到了吗？”

“回头领，山外李渊的人马又增加了两万，是从各县新招的。这么以来，官兵已为六万。声势大得很，怪惊人的。据传，李渊已收到弟兄们的亲人、朋友等人写的劝降信三百多札，看来他要行围山劝降之计了。古道没有找到，出山口的官兵大增。”

“好了好了，你下去吧！”玉葫芦扫兴地道：“尽他娘的坏消息。如此以来，只有熬一天算一天了。”

姜麻儿问：“要是李渊派人前来劝降咋办？”

“先抗他一阵子。待看形势再定夺。”玉葫芦答。

二人心事重重，眉头不展，双双走上平台，不约而同地抱起酒坛。

“酒是好东西，一醉解千愁！”玉葫芦道。



姜麻儿咕咚咚灌进一碗：“喝，喝，醉死算了！”

这时，在洞外瞭哨的汉子咚咚咚跑进来，叫道：“二位头目，山外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官兵，说是李渊派来送信的。这家伙不是东西，将手中的一大摞信扔给了正在操练的弟兄，弟兄们正在抢夺，怎么也喝不住。”

“娘的，给我将那些抢夺信札的王八蛋抓起来！”姜麻儿暴跳如雷，蒜钵似的拳头砸下去，厚重的椴木几案被砸上一个窟窿。几案上的酒碗被弹起来，落到地上，叭哒碎了。那气势，如同造反前他落在生铁砧上的大锤。

“慢！弟兄们思家心切，可以理解，不抓也罢。我猜来人也给咱俩带家人、亲属，或者朋友的劝降信，难道连咱俩也抓起来吗？”玉葫芦道：“让他进来！”

来人是李渊的堂弟李神通。他来弘化郡后，未建尺寸之功，便主动请缨，前来送劝降信。李渊看他偌大年纪，不想让他前来冒险，他异常坚决，便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在长安时，任长安县的捕快。因性格倔犟，快人快语，虽然有一身本事，却难得提升。眼见得年纪愈来愈大，再不有所作为，就难以有所为了，便一赌气辞了捕快之职，前来投奔李渊。此时的他，着一身青铜鱼鳞甲，头戴虎头形青铜镀钢盔，脚蹬牛皮胡靴，腰挂鲨鱼皮鞘弯刀，气宇轩扬，有着骆驼的坚毅，老虎的威猛，更有做捕快时的迅疾和张扬。他在玉葫芦和姜麻儿面前站定，耀武扬威地问：“那个是玉葫芦？谁是姜麻儿？快快下台来接我家太守爷爷的信札。若是稍有迟疑，可就失去求生的机会了！”

姜麻儿陡然大怒，指着李神通道：“好个不知死的鬼，也不睁开眼看看这是在什么地方。这是爷爷的天下，不是弘化郡衙！”

“看来你就是姜麻儿了？姜麻儿，爷告诉你，爷是李太守的堂兄李神通，就爷的名字，也会吓得你屁滚尿流。爷做过捕快，抓贼捉盗十分拿手。你想打架吗？先看一看爷的本事！”李神通一脚踢飞了脚下那块碗口大的石块。石块旋转着越姜麻儿的头顶而过，嘶叫着飞出三丈有余，叭地砸在姜麻儿身后那根房梁般的钟乳石上。钟乳石断成数截，产生了巨大的回音，久久不息。

姜麻儿也不示弱，一脚踢飞了身边装满酒的巨坛，然后一个旋子转体，接着九天揽月，拳出坛破，酒浆在半空溅开来，如同下了一场黄色的雨。空谷啼莺，余音绕梁三匝。

李神通不屑一顾，正要施展手掌断石的绝招，玉葫芦言道：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若非如此，爷先砍下你的狗头。姜头领息怒，大人不计小人过，先放他一马。李神通，你也别在爷的面前逞能，快将信札拿上来。”

“太守老爷的信札你俩先别看，先看看这些信吧。玉葫芦，这一摞信是你爷爷、奶奶、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姨妈写给你的。你看过后，非涕泪交流不可！姜麻儿，这三十多封信是你的。别人的不说，你媳妇是哭着给你写信的，信纸上留着她的泪痕。”李神通言毕，旱地拔葱，天女散花，风帆箭疾，那手中的两摞信在半空飘动，然后一封封落在玉葫芦和姜麻儿面前。

谁没有父母兄弟？谁没有妻子儿女？玉葫芦和姜麻儿时刻都在挂念他们。今见他们的书札就在自己眼前，心头发热，乱了方寸。然而，此时需要的是镇静，决非儿女情长的哀怨与缠绵。二人互相递个眼色，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玉葫芦收起那分真情，回到眼前残酷的现实中来，言道：

“李神通，谢谢你带来了家人与朋友的信札，但我与姜头领



却想看而不看。因为十分明白，这是一把把软刀子，意在夺我俩的心魄，举手就范。男子汉大丈夫，当醉卧沙场，马革裹尸，决不为儿女情长所动！”

姜麻儿的话更直露：“爷说不看就不看。你也别再摆什么架子，愿意将李渊的信交出来就交出来，不交出来就带回去，爷不稀罕！”

李神通想不到玉葫芦和姜麻儿如此强硬，可他分明发现他俩的目光弯曲，而且是色厉内荏。便转身就走，边走边道：“那好，爷就将我家太守的信札带回去。不过，话说在前边，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待完蛋的时候求饶可就晚了。爷看得出，你俩啄木鸟吃狗屎，回光返照罢了！”

“给我回来，有话好说。”玉葫芦怕失掉这个机会，与姜麻儿耳语几句后，叫道：“待爷看过你家太守的信札再说！”

“哼哼，爷谅你不敢放我回去。机会千载难逢啊！”李神通双脚一跺，滴溜溜窜向半空，然后右手一甩，李渊的信札如同一支利箭，飞向玉葫芦。

玉葫芦不擅武功，吓得不知所措。就在信札眼看就要击中他的脸部之时，姜麻儿轻伸猿臂，一招猴子摘桃，将信札抓在手中。

李神通嘲笑道：“姜麻儿，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毛贼，竟有如此雕虫小技。若降了我家太守爷爷，我定荐你做个官军头目。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爷看得清楚，你们这班人马，无一能征战士之徒。就凭这群乌合之众，能有什么作为？投降是惟一的出路！”

玉葫芦看罢信札，与姜麻儿耳语数句，然后道：“这信倒是

写得不错，有板有眼的，只是之乎者也，本首领看不大明白。这样吧，你立即出山，让李渊亲自前来计较。他要是敢单人独马前来，事情也许好商量。反之，没门！”

尽管李神通又是恐吓，又是利诱，玉葫芦与姜麻儿就是不为所动，非要李渊前来不可。万般无奈，便骂骂咧咧地出了山洞。然后回过头来，蹦着高儿骂道：“玉葫芦、姜麻儿，你这两个狗杂种听着，我家太守爷爷不怕你们，一定会来的。你俩可要准备好了，以防被太守的虎威吓死！”

李神通走后，玉葫芦和姜麻儿各自打开亲属、朋友的信札，贪婪地读起来。那些信札无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如同一根根钢针，缝补着他俩与亲人之间生离死别的伤口，比李渊劝降信的威力大得多。二人都被打动了，直想落泪。玉葫芦将母亲的信看了数遍，自语道：

“老母已经八十有五，本已卧病在床，我率众起事后，她老人家的病便越发重了。不想李渊亲自带着郡中最好的医生和礼物到了母亲床前，又是看病，又是抚慰，好令人感动！我晓得李渊的用意，可心头还是发热，眼睛还是发酸。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咱不孝，忠也好，可咱既不忠于皇上，又无人可忠，这算怎么回事哟？”

姜麻儿被妻子的信打动了，言道：“李渊也带着礼品到我家去了，还出资重建了被捣毁的铁匠铺，让我的两个儿子开起了铺面。更让我感动的是，将打造武器的活儿交我的两个儿子干，他出钱收购。”

二人将信看完，又议论是战是降？都认为降为上策，对抗到底是下策，但却不能轻易地就投入李渊的怀抱，应当给李渊个下



马威，投降后好安排个较为重要的差事。于是，二人便紧锣密鼓地做起了准备。

李神通性急，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快马向山外走去。由于山路难走，路途又远，中午起行，出山时已是金乌西坠。他穿过疏林薄雾，推开前面那家农舍虚掩的柴扉，要了一碗水喝下，又继续赶路，回到云中海的大营，天已二更。他顾不得休息，又向李渊住宿的帐篷走来。

云中海操练兵马的场地在翠华山北面，方圆十余里。营帐座座，刀枪碰撞，战马嘶鸣，杀声如潮，生机勃勃，倒海排山，折腾了月余仍不罢休。似乎不将玉葫芦和姜麻儿吓得乖乖出山，俯地投降，决不收兵。今日练攻城，操练了一天，将士们已经疲惫不堪，倒头睡下。此时的营盘，除了哨兵的脚步声、战马的嚼草声和将士们的呼噜声，别无响动。浓重的夜色像一床又厚又大的棉被，盖在营盘上。将士们的梦便多起来，梦境漫散，时而野草丛生，时而江河潮涨，时而金戈铁马，时而风花雪月。又如一团浓雾，一种气味，随便滋生、漫散、流淌。

李渊是昨天来大营视察的。他不仅带来了好酒慰问将士，还亲自指挥了阵法演习，亲自横刀立马，大杀大砍，将数月来积淀在心中的躁动和强有的力，全部挥发出来。当他的偃月刀耍得忽忽生风，光亮全身的时候，将士们无不荡气回肠，呆若木鸡。那个时刻，世间的一切都凝固了，任何语言都失去了意义。今天早晨，他亲至新兵的营盘，与新兵们共用早饭，然后戎装贯甲，教习武艺，然后派出堂兄李神通，持他的信札到山中劝降。因为他感到劝降的时机到了，若就这么操练下去，能将玉葫芦和姜麻儿逼出山来，那要等到何年何月？

此时，他没一点睡意，等待李神通回来。在这万籁俱寂之中，人坐在营帐里，任春阑早夏的凉风习习透过大帐的缝隙小心而固执地沁入他的身心。思绪也由眼前的景致移到了过去。怀旧是必然的，就像落花流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它来自生命的本源，或者说是人类的本性。怀旧是美丽的，它如兰似蕙，馨香袭人。它若茶似酒，芳香醉人。它如诗似画，婉媚可人。他陶醉在那早已远遁在时空的隧道的往事之中，任凭思绪从时空的隧道中掘取值得回忆的东西。从射凤求凰想到与董理结为金兰，又从力保太子想到黎阳之战。对两次被囚想得特别细，不仅想过进程，还从中寻找有益的东西。当然也想宝惠，想儿女，甚至想到那美好的新婚之夜。伟大的智者无不有着深而且广的怀旧心灵。正是因为不断怀旧不断回望历史，才能发现前途的蹊径，找到自己的未来。他经常怀旧，虽然想到的尽是记忆的长河中的闪光点，但每系统地回忆一次，便有许多收获。此时，通过怀旧，他对汉代马援的名言“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手中”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是啊！大丈夫就应当老在四海，万里比邻。

“太守，我回来了！”李神通风风火火地闯进来，掀起的风险些灭掉几案上的蜡烛。

李渊收回思绪：“快告诉我，玉葫芦与姜麻儿怎样？”

“无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但却很是顽硬。”李神通讲了事情的经过后道：“缘木求鱼，不足为虞，你尽管去好了，他们不敢将你怎样！”

李渊抚摸着几案上那个云中海从附近村庄找到的花釉瓷罐，然后将目光移到瓷罐色彩斑斓，似天然造化，变幻莫测的花纹



上，向李神通道：“你看这花釉罐，乳光柔和自然，淡雅含蓄。从这面看，像无规无矩的树叶，又像飘动的彩云。从正面看，像凝固的岩浆，还像从山颠飞流而下的瀑布。真是件不可多得的好玩艺。想不到老百姓手中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云功曹粗中有细，发现后二话没说，给人家放下一两银子，拿着就走，使这万马丛中多了些美好、和平的气象。”

李神通很是疑惑：“玉葫芦和姜麻儿那么嚣张，你还有心思欣赏这破罐子。真是的！”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刚才我在怀旧，又从往事中汲取了不少好东西。现在我在赏罐，也从中悟出了许多道理。这彩罐上的釉彩由于流淌产生的花纹看什么不像什么，又像什么，变化多端。玉葫芦与姜麻儿及其手下的人众，因为造反成了我们的对头。他们既象土匪，又象山大王，还与义军有些相似，也是看什么不像什么，又像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不像，就成了软柿子，任咱们捏。你说得好，他们虽然趾高气昂，看似威风八面，实际上是一团败絮。我相信他们看了亲属及朋友们的信后，会心灵震颤，没有什么比亲情更打动人心的。”

“明日太守去还是不去？”

“当然去了。莫说一群毛贼，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领教一番。”

“不过也要防着点。玉葫芦与姜麻儿并非正人君子，若一时性起，会咬人的。”

“他们若无降心，决不会让我进山。即使没有降心，有六万大军压境，他们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放心为是。”

“可要披坚执锐，以不变应万变。”

“不，仅穿便裳，随和一些为好。他们真要与咱作对，拿我开刀，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逃他们的毒手，莫说甲冑于身，手握利器了。就这样吧，明日一早我便进山。”

次日平明，李渊便踏上了进山的路。他穿一件褐色长袍，戴一顶胡帽，脚踏青鞋布袜，完全是百姓打扮。云中海、董理、李神通等将士一直将他送到山门外，方才回到营中。随后便违李渊的命令，偷偷派出三千人马，深入山中六里处，以防不测。

李渊探察过翠华山，李神通又介绍过进山的道路，指点过玉葫芦和姜麻子山寨的所在之处，便一直向南走下去。爬悬崖过峭壁，走千尺幢、百丈崖，经群仙峡、巨蟒岭，蜿蜒来到朝元洞前大约里许的平场。平场上不见人影，一群群不知名的鸟儿在飞行、觅食、歌唱。阳光柔和，风也不大，一派祥和景象。若不是差参不齐，上搭下挂的茅草房和平场上杂沓的脚印，很难令人相信有人存在。

突然，一声响亮、尖利的口哨，大约二千多个衣着不整，穿戴各异，手持各式器械的汉子从草丛、崖后钻出来，如同扑向猎物的狩猎者，狂吼着向李渊包围过来。

李渊在那棵巨型银杏树下站定，望着这群质朴憨厚，虽然极力表现凶恶、强大的百姓，微笑着道：“我是李渊，是你们的头领请来的客人，又手无寸铁，你们何必如此？”他指着冲在前面那个身材魁梧，仅有一只眼睛的汉子：“你不是小顺子吗？你父亲和你母亲可想你了，整天落泪，活也干不下去。你媳妇想你想得快疯了。才入洞房两个月，你就进了山，她能不想你吗？你父母和媳妇给你写的信你定然看过了吧？莫说你小顺子，我这个北战南征的大元帅，看了也肝肠寸断。”



“你……你怎么认识我？”小顺子惊诧地问。

李渊打趣地回答：“我李渊饱读诗书，上懂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难道连个把人认不出来？况且你母亲告诉我，你小时候与人家打架，被人打瞎了一只眼。”

小顺子颓然地蹲下身来，拉着哭腔道：“我……我这是干了些什么哟！”

刚才还大有生吞活剥李渊之势的人群，竟像霜打了的茄子，大都低眉敛目，情绪大相径庭。平场上空笼起了愁云惨雾和悲怆、哀恻。

李渊趁热打铁，噌地跃上前面那块棱角分明的巨石，用极通俗的语言和简单的道理，打动着大家的心：“据我所知，你们大都来自弘德县。弘德县前任知县不理县事，致使民不聊生，你们聚众造反，情有可原。只要放下武器，回到山外，我保证将你们收编到军中，也好挣些钱养家糊口。今，弘德县已换了知县，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再说，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及亲戚朋友，无不情深意浓，使人落泪。难道你们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吗？从另一方面说，我手中有六万人马，你们才多少人？不到两千吧？千余人马对付六万人马，不是以卵击石吗？”

小顺子肯定是个说话有分量的小头目，叫道：“弟兄们，李老爷说得对，咱们要识时务，趁此机会出山，做个好百姓，好好过日子。何况老爷还答应咱们入伍当兵。”

“对，就听老爷的，不在这里受罪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老百姓天生就是受穷的命，干脆认了！”

“走，找首领去。劝他俩莫再自以为是，降了吧！”

.....

李渊向着人群摆着大手：“不用大家出面，我这次来就是劝说你们的头领出山的。若是你们的头领顽固不化，你们再出面不迟。前面是朝元洞吧？我这就见你们头领去！”

“我给老爷带路！”

小顺子自报奋勇，在前面引路。人群跟在李渊后边，众星捧月般地向朝元洞走去。

朝元洞洞口两边，排列着百余名穿戴整齐，手握戒刀，面部严肃，杀气腾腾的汉子。汉子们未等李渊走近，便刷地举起戒刀，组成了一条刀与人的胡同。李渊示意人群止步，昂头挺胸地迈着方步，穿过刀林，来到洞口。这时，站在洞口两边的汉子忽地将戒刀从头上拿下，两刀咣地相交，挡住了李渊的去路。李渊不屑一顾地拨开两个汉子的手臂，进入洞中。

洞中的环境大变，火堆不知去向，打扫得一尘不染，恢复了固有的模样。玉葫芦与姜麻儿各自换了一套新袍服，稳稳地坐在平台上。平台两侧各立着十条彪形大汉。大汉手握明晃晃的大刀，如同豹鼻环眼，凶然可怕的周仓。

玉葫芦二目直勾勾地盯着李渊，声色俱厉地问：“来人可是李渊李太守？”

“正是。”李渊立住脚步：“你定是玉葫芦玉头领了？”

“说得不差。”玉葫芦心里暗道：“果然骨骼清奇，伟岸不俗。只是没想到他百姓打扮，和蔼可亲，全没有李神通的张狂和自觉得了不起。其实，笑里藏刀的人更难对付，需时刻小心，可不能摆下个老虎阵，半道就败下阵来。”

姜麻儿心中发悚，却故作镇定：“李渊，李太守，你单人独



马进我山寨，难道不害怕吗？我姜麻儿，不，我姜头领只要咳嗽一声，你就会成为刀下之鬼！”

“噢，你就是姜头领。都说你鲁莽粗俗，果然不差。”李渊道：“莫说你这山寨不成气候，就是龙潭虎穴我也敢闯。至于你的‘成为刀下之鬼’之说，怕是自欺欺人。别说你夺我性命，就是动我一根头发，你也颤抖数日。怎么，二位头领就让我站在这儿？”

“赐座。”玉葫芦进入正题：“李太守，前者你送来劝降信，信写得太简单，事情弄不明白。今日召你前来，目的是让你当面讲清楚。说吧，为何劝我们投降？”

李渊就座，反问道：“二位头领是聪明人，还用我再重复吗？我来问你，你们是土匪，还是山大王？”

姜麻儿一拍胸膛：“既不是土匪，也不是山大王。圣上无道，百姓没有饭吃，我们就揭竿而起。这叫造反，懂吗？”

“你们造谁的反？造圣上的反吗？据我所知，你们起事后，仅是打家劫舍，闹得鸡犬不宁而已，就连普通百姓的财产你们也抢，百姓大都恨你们。若是不然，我怎能在不到二十天的时间内招了两万兵马。你们已经闹腾了大半年的时间，不是才有千余乌合之众吗？让我来告诉你俩什么叫真正的造反。知道陈胜、吴广及王薄、窦建德、刘元进、郭方豫等当今的造反者吗？他们打出了反朝廷的旗号，攻城破县，杀贪官、戮污吏，为的是改朝换代，这才叫真正的造反。而你们的作为，仅能证明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而已。莫说造反，就连杀富济贫的边都沾不上。”

玉葫芦的霸气已去了三分，底气不足地道：“我与姜麻儿，不，姜头领商量过了，我们也打出反朝廷的旗号，痛痛快快地干

他一场！”

“就凭你俩这胸无点墨，腹无谋略的头领，能有所作为？谁跟着你们去送命？不说六万人马对千余粗人，你们根本造不了反，就是放你们出山，也是死路一条。你先问一问你的弟兄们，他们作何打算？”李渊指着洞外：“他们都在外边，一问便知。”

姜麻子将双手圈在嘴上：“喂，弟兄们，你们愿意跟我与玉头领干到底吗？下一步咱们要推翻隋朝，立新江山！”因为早有安排，他胸有成竹，等待弟兄们响应，并且傲然地扫了李渊一眼。不想等来的回答却使他大失所望：

“山都出不去，还推翻隋朝立新江山呢，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谁相信？”

“李老爷不辞劳苦，亲自进山劝咱们重新做人，咱们如果失掉这个机会，就真的像李神通说的那样：过了这个村，没有那个店了！”

“别装了，就听李老爷的吧。莫说跟着你俩打江山，就是饱饭也吃不上。你俩没尿泡尿照照自己，有打江山的本事吗？当初跟你俩起事时我就提出：打出自己的旗号，号召百姓参加，杀贪官污吏，你俩不听，尽干些偷鸡摸狗的事。进山后又不理正事，只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就说咱弘德县的那狗知县吧，是他吃私贪污，榨取咱老百姓的血汗，咱们才起事的，应当先杀掉那个狗官才是。可你俩却怕这怕那，无动于衷。就不说这些了，快做决定吧。”

“有句话说得好：浪子回头金不换，就做个回头的浪子吧。咱是些大活人，可不能在这山中憋死！”

“家里的人等着我们回去，你俩若执迷不悟，弟兄们就随李



老爷出山了！”

“对，随李老爷出山，随李老爷出山！”

人心所向，谁能力挽狂澜？莫说玉葫芦和姜麻儿是草包，就是李渊处于他俩的位置，也难挽回败局。姜麻儿又气又恨，瞪着大眼说不出话来。玉葫芦亦是如此，言道：

“都别吵吵了，弟兄们愿意跟李老爷走，咱们就散火得了。双腿在自己身上长着，走就走吧。”

姜麻儿咚咚咚来到山洞口，苦丧着脸说出一番话来：“弟兄们，事到如今我姜麻儿也不想再说什么，就依了大家。可我有个要求：咱们走到一起不容易，出山后不论怎样，大家别忘了这段时光，别忘了情分。”

就这么几句话，使得洞外的人们泪水盈满了眼眶。是啊，起事前夕，大家暗中相聚，不知发了多少次恨，咬了多少次牙，直到忍无可忍，方才付诸行动。起事那天夜里，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恋土爱家的庄户人对天发过誓，说是宁折不弯，宁死不屈，不反出个样儿来决不罢休。万万没有想到，仅折腾了数月，就到了这般天地。相聚亦难别亦难，真要散伙，大家心里怪不是滋味。于是就记起彼此之间的友情，就想到了那些被官兵打杀的弟兄，就怕一旦出了山，李渊的话不兑现，重陷苦难的深渊。此时，大家就像被捏死了似的，无一人开口说话，只是悄悄地抹着泪水。

玉葫芦终于打破了这凝固了的气氛，向李渊道：“老爷，我们已走头无路，不是不想改过自新，实在是怕出山后被打入另册，再遭二茬罪。老爷是否当着大家的面做个保证？”

李渊大步走向平台，先让姜麻儿招呼弟兄们进洞，待人群拥

进洞中，大声道：“我李渊也是父母所生父母所养，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你们如果起来反贪官污吏，我决不反对，因为我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贪官污吏多待一天，大隋社稷就多一分损失，老百姓就多一分苦难。可你们不能任着自己的性儿来，祸害自己的父老兄弟。你们应当省悟，快快回到自己那个经营了多少年的家，与亲人团聚。若继续对抗下去，倒霉的是你们。我可以对天发誓，出山后我不仅不把大家打入另册，还要以兄弟相待。愿意入伍当兵者，收入军中，不愿意者，每人发五两银子，回家种地。玉头领和姜头领若入军中，授参军之职，小头目授伍长之职，余者为卒，后视军功多寡再行擢升。大家也许知道骁骑将军董理。董理原为山大王，打家劫舍，搞得人人不安，后来怎样？不仅与我结为金兰之好，还提升为游击将军，后又由征西先锋升为骁骑将军，现正在军中效力。赵伟、田农非、司马回车、诸葛兴华、贾德旺、亦山都是打家劫舍的山大王，也成了我的兄弟，都由参军升为游击将军。请大家尽管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李渊决不食言，如果食言，苍天不容！”

这番情真意浓、激昂慷慨的话，说到大家的心里。再一次出现了鸦雀无声，泪水流淌的场面，只是这次流的是喜泪罢了。好久好久，姜麻儿才道：

“老爷，从此时起，我们就成你的人了，你说咋办咱就咋办！”

玉葫芦无限感慨：“老爷若早到这弘化郡，谅不会发生这起事的闹剧。从今往后，我们就追随老爷左右，任凭老爷驱使！”他亮开嗓门：“弟兄们，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一片响应之声，回音巨大，震动耳鼓。那些巨龙状的钟



乳石好像被惊醒，给人一种动的感觉。

李渊抱起酒坛，哗啦啦倒上三碗酒，与玉葫芦和姜麻儿叭地一碰，言道：“来，干了这碗同心酒！”

三人一饮而尽。玉葫芦与姜麻儿双双跪倒，给李渊行了大礼。大家见状，也都跪倒行礼。到此为止，玉葫芦与姜麻儿苦心经营的事业，以失败告终。

大家归心似箭，中午饭都没吃，便拥簇着李渊出了山。准备接迎的将士看李渊不仅平安回归，还大功告成，无不松了一口气，提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李渊立说立行，回到大营后，便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还摆下酒宴，让起事者们痛饮了一番。并让董理在宴会上现身说法，以安定大家的情绪。然后写了奏折，派赵伟与十个将士，骑上快马，高举只有向京中报捷才用的三角红旗，向炀帝报喜。

李渊离京赴任的三个多月来，炀帝一直沉浸在喜悦之中。宇文述送给他的尤物邹师儿，美丽可人，又会揣摩他的心思，更会调情，使得他如痴如醉，神魂颠倒。更使他乐不可支的是，经官兵的大力剿杀，小股义军已被镇压下去，第一个起义的山东邹平人王薄被隋将张须陀斩杀。王薄实在太厉害，号召农民反抗兵役，攻城破寨，破坏运输线，他恨之入骨。王薄一死，去了他的一块心病。

面对农民起义的风暴，他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政策。把大部分兵力用于镇压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军。命令在郡县城郭、驿站、村庄周围修筑碉堡，强迫农民住到城堡里，企图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扼杀起义军。规定：捕获义军将士，立即处以极刑，并没收全部财产。他一度吓得坐卧不安，睡梦中常惊叫“有贼”，几个妃

子像拍婴孩那样拍抚着才能入睡。现在好了，虽然义军将士还有数百万，正由分散走向联合，因受到重创，要想恢复创伤，还需要一段时间。鉴于此故，他不仅不用拍抚就能入睡，恶梦也少了，而且还常做美梦。

西域甘肃一带比较平静，弘化郡就玉葫芦与姜麻儿起事，而且将士有限，又有李渊坐镇，不足为虑。可他对李渊的疑心又起，生怕李渊势力膨胀，恃权自重，做第二个杨玄感。其实他对臣下都不放心，只是对李渊特别不放心罢了。

宇文述恨人不死之心不改，生着法儿找李渊的麻烦。但鸡蛋里挑不出骨头，实在让他着急。一日，府中的一个幕僚安伽佗献上一计，说是圣上素性猜忌，听说常梦见洪水淹没都城，心中不悦。齐公之子李浑，乳名洪儿，圣上疑他名应图纆，想让他自尽。如今可散布谣言，说“渊”字从水，圣上必听信谣言，恐李渊难免杀身之祸。宇文述大叫此计“甚妙”，遂让这个幕僚散布谣言：李子结实并天下，杨主虚花没根基；日月照龙舟，淮南逆水流，扫尽杨花落，天子季无头。初时乡村乱说，后在长安城中的街市传喧，巡城官禁约不住，渐渐传入皇宫之中，最后传入炀帝的耳朵里。不想炀帝疑在李浑身上，不以李渊为意，发下圣旨，拿了李浑一家五十二口，绑缚市曹斩首。宇文述心下好恼，却也无计可施。只好派出心腹，到弘化郡收集李渊的罪状，再行加害。

不日，赵伟一行赶到皇宫，递上了李渊的报捷折。炀帝特别关心这方面的消息，次日便进行御览。李渊生怕炀帝疑他与玉葫芦和姜麻儿有瓜葛，在奏折中反复强调玉葫芦和姜麻儿是占山为王的草寇，并非义军，进行改编为的是扩大官军势力，安抚民



心，不在斩杀之列。炀帝虽然不悦，却挑不出什么毛病。召来赵伟问讯，赵伟不仅一口咬定奏折中写的句句是实，还对李渊忠于炀帝，为社稷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大加赞赏。炀帝找不出破绽，便令赵伟告诉李渊，以后不准发生类似的事情，反之，将给予严惩。同时让赵伟捎给李渊御酒一坛，以示关爱。

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过去了，不想赵伟还没有出长安城，宇文述便出现在炀帝面前。宇文述是主持大半个朝政的重臣，经常出入宫掖，向炀帝汇报、请示国事。炀帝又经年不上朝，凡事在宫中处理，宇文述进宫便成为极平常的事，况且宇文述送给他的邹师儿让他着迷。此时，炀帝正在抱着邹师儿作乐，见宇文述进来，便待理不理地道：

“又有何事启奏？不是与你说过了吗？一般的事自己处理就行了吗？这么大个国家，朕若事无巨细，岂不累趴下了？朕的心肝宝贝，你说是也不是？”

邹师儿嗲声嗲气地道：“是，是，当然是了。不过，右丞相忠于圣上，凡事向圣上启禀，也在情理之中嘛。圣上以为呢？”

“还是朕的小娇娇会说话，小嘴粉嘟嘟的，说出话来酥酥的，甜甜的，好招人喜欢！”炀帝显然听信了邹师儿打的圆场，淫邪的脸上洋溢着讨好邹师儿的性感十足的笑。

宇文述以为炀帝会大开金口，问何事搅扰，不想炀帝却又把精力集中在了邹师儿身上，好像把他给忘了。宇文述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好一会才想起应当向邹师儿求援，便向邹师儿示眼色。

邹师儿感激宇文述，是宇文述将她从妓院买出来，献给了炀帝这个咳嗽一声全国动弹的君主，而且得到了炀帝无一复加的疼

爱。别的不说，仅炀帝送给她的珠宝，她几辈子也享用不完。况且炀帝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和性的需求。炀帝只顾淫乐，将朝政凉在一边是司空见惯的，不值得大惊小怪，可将恩人宇文述凉在这儿，她心里却不是滋味。莫说她已发现了宇文述递给她的眼色，就是宇文述不向她求援，她也想拉宇文述一把。苦于炀帝的大嘴不离她的桃腮和樱口，无机会发话罢了。终于有了机会，当炀帝拿下大嘴，要做其他动作的刹那间，她佯怒地道：“圣上，你就让妾歇会儿嘛，歇会儿嘛！宇大人也站在那儿多时了，等他启奏过了咱再玩嘛。”

“噢，宇文述还在！说吧，何事启奏？”炀帝松开邹师儿：“你这一来，朕连心肝宝贝都得罪了。”

宇文述抓住时机，先扼要地介绍了义军的状况、朝中的情势，然后道：“臣写了一份奏折，是奏李渊自树恩德，奖掖义军，招兵买马，结纳豪杰，图谋不轨的。请圣上御览。这是微臣的幕僚安伽佗亲自到弘化郡探查获取的情报，不说绝对正确，却决无虚言。”

炀帝推开邹师儿，接过奏折，反复看了三遍，然后右手在龙案上一拍：“反了，反了！朕立即下旨，将李渊拿来。若真有此事，定斩不赦！”

“微臣怕圣上的江山毁在李渊手里，故奏此折。李渊谋多略众，早晚会向圣上发难，养虎遗患，不如……”

“不如什么？讲来。”炀帝面现青紫，显然心中的怒火被宇文述撩拨旺了。

“微臣以为应当机立断，将他立斩于弘化，以儆效尤。”

炀帝盯着宇文述，似乎想透过宇文述的皮肉，发现宇文述心



里的秘密。过了一会，不以为然地道：“这倒操之过急了。朕办事再草率，也不会一句话就将李渊给杀了。李渊是在臣民中有威信的人物，又战功卓著，要杀也需将事情弄个明白再动刀不迟。若是不然，何以服众？好了，你出宫去吧，此事由朕谨慎处置。”

“圣上，不能被李渊迷惑啊！速抓快杀方为上策，方为上策啊。若等他羽翼丰满，一切都晚了！”

炀帝不禁对宇文述产生了怀疑，言道：“爱卿，你与李渊向有间隙，可别借朕的刀杀他。据朕所知，他对你不薄，不仅从未在朕面前说过你的坏话，还揽你的罪过于怀中。你可要以朕的江山为重，出以公心哟！”

欲速而不达。报仇心切的宇文述正应了这句话。他操之过急，弄巧成拙，便不无慌迫，匆匆出了宫城，回到自己府上，推断着事态将怎样发展，自己该如何对付。然后找来安伽佗，如此这般地叮嘱一番，还拿出了十两黄金，作为对安伽佗的奖赏。

赵伟回到弘化郡衙，将见驾的过程向李渊汇报一遍，李渊便不放在心上，仍然埋头于郡中事务之中。不想次日傍晚，王安来到郡衙，传宣圣旨。李渊知发生了事情，接下圣旨后将王安引至书房，问王安炀帝为何要他速回京中。王安未语人先恼怒起来，言道：

“都是宇文述那条老狗，他在圣上面前告了老爷的御状。诬陷老爷奖掖义军将士，招兵买马，图谋造反！”

向以稳健、沉着著称的李渊闻言暴跳：“这个宇文述，什么玩艺？无情无义，专以害人为乐，将他碎尸万段而不解其恨！冤冤相报何时了？天底下少有的小人啊！我这就与你回京去，与宇文述小儿廷辩一番，不将他驳得哑口无言，我李渊就碰死在金殿

之上！”

“老爷息怒。与小人斗气，并非老爷所为。”王安比跟随李渊时老练了许多：“与他廷辩势在必行，但却不能草率行事，必有足够的证据。

“这皇天后土就是证据，弘化郡的五十多万军民就是证据！”李渊余怒未消：“宇文述不除，国无宁日啊！”

王安言道：“招兵买马，图谋不轨之说极易驳斥，惟这奖掖义军之陷词难以说清。事实上老爷留用了玉葫芦、姜麻儿和他俩的属下，还分发过银两，探望过主要头目的亲属，请过酒宴，称过兄道过弟。此案的焦点在于能否证明他们不是义军。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草寇，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反之，就逃不出宇文述的魔掌。”

李渊一想也是，便坐下来：“你以为这证据怎取？”

“这容易，只是多费些时日罢了。让你属下的七个知县合写一份证词，再让今在京中为官的原弘化郡太守杞胜孔写一份，用充分的事实证明玉葫芦、姜麻儿是草寇，事情就解决了。大雨下不了多时，大风刮不了几日，若此事办得漂亮，宇文述狗儿子的末日也许就到了。我明日就回京，老爷可数日后起行。”

“王安，你小子，长进多了！”李渊拍着王安的肩膀：“这样下去，准能有大出息！可我违了旨意，你回去如何向圣上交代？可别因我葬送了你的前程。”

王安将手中的拂尘放在几案上：“舅父头脑比我灵，办法比我多，这些许小事还用我想办法吗？这一，我可以在路上多耽搁几天。这二，若舅父不能与我同时赶到，我就向圣上说你病了，稍有好转便前来面君。”



这时，酒饭端上，二人一边用饭，一边谈京中和这弘化郡的大事、要事。由炀帝淫心不减、镇压义军谈到宇文述的霸道，靠山王杨林的正义。当然也谈及宝惠和建成、世民、玉心。最后，二人又对如何对付宇文述，还自己一个清白的细节做了详细的研究。李渊的情绪已经正常，他推开窗户，迎进天上那轮冰清玉洁、光如白银的皎皎明月，感慨地道：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出现宇文述这样的宵小不足为怪。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低，不广不见狭，不盈不见亏。无小就无大，大是小比出来的。我抛家舍业，在这离京千余里的弘化流血流汗，他在京中养尊处优，横行霸道，害人有术，俺俩相比，孰高孰低？谁大谁小？石可破也，不可夺其志；丹可磨也，不可夺其赤。就是有天大的难事，也难不倒我。我顶天立地，志存高远，不挠不屈，必成中流砥柱，青史永垂！”

王安徽有醉意，在心底憋了多少年的话随口而出：“我知舅父的心思。舅父志在江山，只不过韬光养晦罢了！”

李渊一惊，迅速关上窗户，严厉地道：“胡说！以后再听到你说这样的浑话，我打烂你的屁股！你是我的外甥，又跟了我那么多年，类似的话从你嘴里说出去，威力有多大。若让圣上和宵小们听了去，舅父的千日之功，就毁于一旦了！”

王安自知失言，慌忙陪礼。李渊自知口气太重，便以长者劝诫下辈的口气道：“安儿，宫中不是好待的地方，以后酒尽量不喝，以免误事，祸出于口啊！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可要好好做人，认真做事，从一点一滴做起，力争做个利于社稷、无愧百姓的人上之人。千年精卫心平海，三日如虎气食牛。凡事积淀到一定地步，就会在瞬

间爆发，终获成功！”

次日，送走了王安一行，李渊即召知县们到郡衙议事，听取了各县的情况汇报，进行了评点，布置新的任务后，利用饭前的间隙，李渊提出要知县们写证词的要求。知县们无不义愤填膺，表示坚决支持的同时，如实地写好了证词。李渊谢过，将郡中的事向惠春风交代一番，连夜起程，赶奔京都。为了争取时间，晓行夜宿，马不停蹄，不日便来到阔别了数月的长安城。他一不进自己的府第与妻子儿女相聚，二不去相好故旧家叙旧，直奔原弘化郡太守、现在的尚书省左仆射杞胜孔的府第，开门见山地讲了事情的经过及自己的要求。杞胜孔虽然圆滑，却因李渊上任后没找他的麻烦，很是感激，加之李渊的要求又不过分，犹豫一会，答应下来。遂写了足足有三千字的证词。李渊谢过，乘夜来到靠山王杨林的府中。

杨林毕竟年至耄耋，身体一日不如一日，经常感冒发烧，李渊进入他的府第时，他正躺在床上呻吟。听说李渊不期而至，很是高兴，忙令仆人将李渊接到他的床前。

李渊本欲找杨林谈谈与宇文述的事，让杨林拿个主意，看杨林病成这个样子，于心不忍，寒暄过后，道：“老王爷，渊到京中公干，顺便前来探望你老人家。你老人家骨骼硬朗，面色也好，稍有风寒而已，歇些时日，再服些药，很快就会全愈的。你老人家应当颐养天年，不想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以致累成了这个样子，渊心中实在难受！”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上了岁数，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我杨林这大半辈子叱咤风云，为社稷为百姓尽了力。虽说有不足，不过九牛一毛。如果现在就



闭上眼睛，也无悔了。”杨林喘嘘嘘的，一字数顿：“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这老来老去又彻底了解了你，爱上了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李渊鼻子一酸，泪水盈眶：“老王爷，渊能受到你的夸奖，实不敢当。你老人家就安心养病吧，没事的。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付出了很多很多，问心无愧的人，必然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弘化后，渊即派人称‘活扁鹊’的民间医生成运文前来给你诊治。此人虽系民间医生，却是悬壶圣手，再难治的疾病他也能治个八九不离十。更为神奇的是，他用偏方和验方研制的长寿丸，有返老还童之效。老王爷用了，定能疾去体康，继续为国家出力。”

“那就一试。”杨林二目不停地在李渊的脸上看着：“李渊，你有心事，一定有心事。就将心事倒出来吧，趁着老夫还中用，帮你出个谱气，一个好汉三个帮嘛。”

李渊看不能再隐瞒下去，便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接着道：“宇文述欺人太甚，渊想与他在圣上面前争论一番，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打煞他的威风。若不如此办理，渊就是逃过这一劫，有他在圣上面前谗言，三人成虎，日后还会出现不测。唉！小毒使人愉悦，大毒使人死，最难的是纠缠不清。这要耗费多少心力和时间，要耽误多少事啊！”

“自古以来，善游者溺，善骑者坠。但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无以知人之材。有小人嫉妒甚至加害是正常的事，祸与福同门，利与害为邻嘛。小人加害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坠其志，无力讨回公道。老夫支持你与宇文述这个奸贼争上一番，但要注意三点。”杨林喘息了一会：“这一，言简意赅，以事实为据。这二，点到为止，不可穷追猛打。这三，千万不可高声

说话，更不可涉及圣上。要有胆量，还要有风度。因为老夫推断，就是你将宇文述驳得无言以对，体无完肤，宇文述的前程也不会坏到哪里去。大凡君王，既用人才，也用奴才，宇文述就是这样的奴才，圣上离不开他。记住这句话：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

李渊聆听了杨林的教诲，受益匪浅。他真想与杨林就这么谈下去，直至天亮。但这是不可能的，杨林体弱，难以持久，时间紧迫，不可耽搁，便拜别了杨林，与柱儿、成文龙等几个亲兵，借着夜幕，悄悄回到了自己的府第，同时派出成文龙，打探王安的消息。

王安的速度太慢，仅比李渊提前三个时辰赶到京都，向炀帝复旨时已是暮时。成文龙找到他的时候，他复旨后刚回到寝所。二人谈了各自的情况，又在面君时说什么、怎么说等一系列事情上作了番文章，成文龙方才回到李府，向李渊汇报。

第二天东方天际才露鱼肚白，李渊便告别了妻子儿女，来到王安的住处。因炀帝大都近午时方才起床，借此机会，他前往崔公公的住处，看望了已经退下来、在太监宫养老的崔公公，给崔公公放下了三百两银子，并许下诺言，以后定当重报，待来到王安的住处，已离午时不到一个时辰了。二人便来到宫中，等待炀帝召见。午时将近，前往炀帝的寝宫请示的王安向炀帝的寝宫指了指，李渊会意，跟在王安的后边，进入了炀帝的寝宫。只见邹师儿睡眼惺松，正在梳妆，炀帝大概才从床榻上爬起来，伸着懒腰打着呵欠。李渊双膝跪地：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李渊奉旨进见！”

炀帝双目圆睁：“你不是大病在床吗？怎的有闲心来见朕？



大概病糊涂了吧？”

“启奏圣上，因郡事烦忙，渊累倒在床，不想又风寒入里。微臣怕圣上怪罪，王舍人走后，便赶来了。请圣上明察。”

“唔，你倒忠心一片。”炀帝此话还算温和，接下来便不客气：“李渊，朕待你极厚，不想你却辜负朕意，图谋造反，罪当不赦。但朕还是看在你我是表兄弟的面子上将你召来，把事情弄个清楚。如若不然，朕一道圣旨下去，在弘化郡就结束了你的性命！”

李渊明知故问：“不知圣上为何召我，更不知圣上为何龙颜大怒，恳请圣上金口大开，说个明白，微臣也好知错改错，知罪服法。”

“你自己做的好事，难道还要问朕不成！”炀帝叭叭地拍着龙案：“朕来问你，你奖掖义军，招兵买马，图谋造反，可有此事？今天你不将事情说个明白，朕立即下旨将你推出午门斩首！听清楚了吗？”

“圣上，微臣有一小小的请求，让告我御状者前来，我们当着圣上的面理论一番。若微臣输了，甘愿服法，若赢，恳请圣上治对方之罪。”

一个人才，一个奴才，若闹将起来，肯定好玩。鉴于此故，炀帝非常痛快地道：“如此甚好。传朕旨意：宇文述马上前来见驾。”说完，又向李渊道：“宇文述一时半刻到不了，你先向朕申述如何？”

李渊趋前一步：“不是微臣违圣上旨意，若微臣此时申述，有一面之辞之嫌。我李渊不才，却向来光明磊落，渊倒要看看，诬陷微臣者是何等样人。刚才圣上传宇文述，可见诬陷微臣者是

宇文述大人了。宇文大人实在小人肚肠，微臣不就是为了国之安宁拿了他的宝贝儿子吗？微臣问心无愧，不想他却耿耿于怀，非要治微臣于死地不可，何凭天理？微臣为圣上的江山呕心沥血，不想宇文述却如此待我。如此下去，微臣还敢大刀阔斧地为圣上的江山效力吗？微臣为圣上的江山别妻抛子，他在圣上面前说三道四，微臣还有精力和时间为圣上干一番事业吗？李渊实在太冤啊！”

炀帝心中对李渊做了肯定，但却声色俱厉：“李渊，听你之言，你是君子，余者都是小人了？朕不听你的喋喋不休，等告你御状的宇文述到来，你与他理论。朕很想看一看你对朕的忠心是真是假！”

“圣上，微臣宇文述见驾。圣上日理万机，难得余闲，诏微臣前来，不知何事？”

炀帝指着李渊：“宇文述，你看他是谁？他就是你御状中的李渊。朕诏你前来，是想明辨事非。李渊想与你廷辩一番，你敢应战吗？”

宇文述本来心中发虚，不料炀帝竟摆下了争辩的战场，底气便更加不足：“回奏圣上，当……当然应战了。”

炀帝看耍猴似的，未等廷辩开始，心中便增添了三分惬意：“李渊，宇文爱卿告你奖掖义军、招兵买马，可有此事？如实道来。”

李渊理直气壮：“根本没有此事，小人诬陷罢了。”

“诬陷？说得倒好听。你的罪行是我的幕僚到弘化郡探查的，难道有假？”

“一派胡言。我李渊招兵买马，是为了保卫圣上的江山，并



非图谋不轨。圣上有言：今日义军蜂起，军伍不够用，凡郡以上的地域可以招兵买马。难道我错了吗？若天下的臣属都对圣上的旨意无动于衷，大隋谁来保卫？圣上谁来保卫？说到底，在招兵买马一事上，并非我违了圣上的旨意，是你宇文述大人。违旨当斩，当着圣上的面，你就引颈受戮吧。”

“这……这……”宇文述无言以对，只好求救于炀帝。

炀帝望着宇文述的尴尬之相：“此事李渊说得有理，你就不必辩驳了。你不是说奖掖义军吗？拿出证据，朕为你作主。看你，怎么惶惶不安，难道怕了不成？”

“圣上，微臣不怕，不……怕。”宇文述使出了浑身解数：“李……李渊，我来问你，你不仅留用了义军首领玉葫芦、姜麻儿和他俩的属下，还与他们称兄道弟，对而饮之，可有此事？”

“此事不假。”

“既然如此，我宇文述就没有与你争论的必要了，该定何罪，你心里有数！”

“宇文大人，你是否太自信了？我来问你，你怎的知道玉葫芦、姜麻儿与他俩的属下是义军？”

“这是我的幕僚安伽佗告诉我的。”

“他告诉你的事就是事实？你未免太荒唐了吧？”李渊从怀中掏出知县们和杞胜孔的证词：“请圣上过目。”

炀帝接过，御览一遍，心中有了底儿。他蓦地将证词扔给宇文述：“你他娘的做的好事，自己看吧。人家玉葫芦与姜麻儿明明不是义军，你为何非要说人家是义军不可？”

宇文述败下阵来，如同抽了筋的疯狗，瘫倒在地。为了减轻诬陷之罪，他只好丢卒保车：“圣上，都是安伽佗那个王八蛋。



若不是他捏造事实，微臣也不会给圣上添这诸多麻烦。微臣该死，求圣上处罚！”

“你是朕的左膀右臂，朕赦你无罪。不过，以后要大气一些，莫动不动就给朕找麻烦。若不是朕袒护于你，你早就不知死过多少次了！李渊，你也别得理不让人，这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圣上一语中的，不愧为明君。”李渊跪倒：“我李渊为圣上为社稷马革裹尸在所不辞，不想总有人与微臣过不去，这让微臣如何为圣上卖力？难煞李渊，苦煞李渊了！”

宇文述言道：“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宇文述听信了小人的谗言，以致惹出这些事来，实在不该，你就原谅了我吧，以后宇文述不再如此也就是了。”

“述弟，咱俩有嫌隙是事实，可我李渊在圣上面前不仅向来没说你的坏话，且将你的罪过揽在自己身上。我李渊何事对你不起？白石似玉，奸佞似贤，为了圣上的江山永固，咱要不做奸佞做忠臣。”李渊不无刻薄地道：“十步之间，必有茅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垣，比咱俩能耐大的遍地皆是！”

炀帝看宇文述如同夹尾巴狗，便竖起梯子，让他下台：“传朕旨意，给我将安伽佗砍了！”然而生性多疑，疑人才不疑奴才的他还是怕李渊在一地时间久了会发生变故，便道：“李渊，朕封你为右骁卫将军、河东黜陟讨捕大使，再到山西河东讨捕造反者吧。朕相信你，重用你，你可要好自为之哟！”

李渊知炀帝的用意，却不好推辞，便“谢主隆恩”了。



第十一章 血战龙门

蒲州城内，尉迟动怒，才子殒命，宋黑子被迫上阵。星夜奔袭龙门城，以为得计。将军妙算，布阵派兵，血战龙门，雕翎神威，攻城者闻风丧胆。

隋炀帝大业十一年秋。

山西河东郡蒲州县池盐场。

盐场设在黄河岸边，滔滔的黄河水的咆哮震耳欲聋。盐池如同江南的稻田，一个连一个，无际无涯，规模宏大。如此之大的池盐场，当然产盐量很大。盐堆如山，在平展展的盐场中兀然而立，鹤立鸡群，成为一大景观。

令人不解的是，盐场中空无一人，给人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留下此场空悠悠的感觉。仅上卯簿的盐工就达四千多名，他们不在盐场中晒盐，到哪里去了？难道死绝了，地遁了不成？

盐工们没有地遁，更没有死绝，此时，他们正在向龙门山中集中，准备揭竿而起。

龙门山在河东郡河津县及陕西韩城东北，跨黄河两岸。此山连绵数十里，高大峭拔，悬崖壁立，沟壑纵横，以险绝著称。黄河至此，劈山而过，西岸峭壁对峙，形如门阙，加之又在龙门山处，故有龙门之称。传说鲤鱼跳龙门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跳不

过龙门者永远是鱼，跳过龙门者便成为龙，从此便飞黄腾达，既名利双收，又关乎天纪和帝基了。

山中风光最秀丽处，有一庙宇，人称禹王庙。禹王庙建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但从那斑驳陆离，东倒西歪，凝着历史的沧桑和岁月剥蚀的状貌可以看出，历史已非常久远。不过它们未倒塌，特别是那三间大殿和殿内的大禹塑像，虽然老态龙钟，难经风雨，却倔强地立在秋风之中，就是不倒下。它在告诉人们：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

禹王庙前杂草丛生，碎砖烂瓦俯拾皆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前来整理过。此时庙前偌大的平场依然如故，只是多了一张缺腿少棱，面目全非的硬木几案。几案是从大殿中搬出来的，本为供奉大禹的供桌。供桌上放一个柳斗大的香炉，插着三支拇指粗的木香。木香正燃着，散发着刺鼻的、但却叫不出名儿的味道。一条胳膊粗的花蛇从供桌下的草丛中旁若无人地爬过。周围的参天古木上，一群群的猴子在嘻闹，那几只毛发苍苍的老猴儿目不转睛地俯视着平场内，好像在问：这人迹罕至的山中怎么忽然来了这么多人？是来祭祀禹王，还是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的，禹王庙前的平场上是聚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足有四千之众。来者多是衣着破烂、皮肤黝黑的青壮年汉子，都手持武器，以钩、铍、镢之类的农具和晒盐工具为主。无不庄重、严肃，一副豁出去的模样。但无人开口说话，更无人交头接耳，如同一座座青铜雕像。目光几乎全部对向供桌的方向，似乎在等待重要人物出场。猴群们便狂放起来，向人群挤眉弄眼地扔野果。然而，尽管它们费尽了气力，却无人理会它们的恶作剧。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一个满脸虬须，豹眉虎眼，膀宽腰圆，



身長八尺有余的汉子从大殿中赳赳而出。汉子后面紧随一个个头中等，一身紫衣，面目清瘦，风度儒雅的先生。先生不过四十出头，比前面黑炭头似的汉子大不了几岁。黑炭头汉子来到供桌前，大嘴一咧，声如洪钟：

“弟兄们，天子无道，徭役太重，咱们实在活不下去了。今，天下百姓叫苦连天，揭竿而起者到处都是，数不过来。反正活不下去，为什么不像他们那样杀官吏、攻城池，将这条命豁出去？弟兄们，我宋黑子宣布，从今天开始起义！愿随我干到底的留下，日后有官大家做，有银大家分，咱也过几天好日子。不愿随我干的，立即走开，我宋黑子眉头不皱！跟我干还是不干？”

“干，干到底！”

人群豁然而动，火山爆发般的叫喊声吓得猴群四散逃命，如同听见了兽中之王的怒吼。

宋黑子激动得忽地跳上供桌。那腐朽不堪的供桌哪里经得起他那驼蹄似的大脚，四分五裂，哗啦啦倒在草丛中。就在人们以为他会摔个狗抢屎的时候，他一个鹞子翻身，飘然落地，钉子般地钉在地上，不仅反应敏捷，思维也算上乘。自我解嘲地道：“当今的朝廷，就像这供桌似的，又破又烂，只要咱们合力齐心，拧成一股绳，还愁踢蹬不了它！”

白面先生接着道：“宋头领所言极是，大隋气数已尽，炀帝也快寿终，咱们这些晒盐的苦力谁都看得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今儿个咱就用恨、用力掀翻朝廷，打杀杨广，重建一个新天下！我尉迟文以义军军师的身份宣布：咱们这支队伍是反朝廷，杀杨广的起义军，并非草寇，只向朝廷和杨广开刀，决不祸害百姓，违令者斩！一切听从宋头领的命令，指到哪里打到哪

里，违令者斩！今蒲州县知县胡作非为，为害百姓，视咱盐工如奴隶，该杀。加之城墙破败，城中兵马仅有两千，极易攻打，咱就先拿下蒲州城，用知县的头祭旗，然后攻打龙门城，待城一下，便与各路义军遥相呼应，一路打下去，直到拿下长安。那时，该做皇上的做皇上，该当朝臣的当朝臣，咱们也尝尝荣华富贵的滋味！宋头领，你下命令吧。”

宋黑子生怕弟兄们听不清楚自己的命令，又想再显示自己的能耐，双脚一踩，腾空而起，鸿毛般地落在身后那棵离地丈许的大柏树的叉上：“弟兄们，本头领已在后山的山洞中煮好了十头牛，八只野猪，六只熊，三百只野鸡，七百只野兔，还有百余坛好酒。咱这就享用去，待酒足饭饱，就去攻打蒲州城。蒲州城的南墙大都倒塌，咱就集中力量攻打南门，一声呼号，事就成了！”

吃饱喝足之后，这群急于摆脱贫困，急于做皇上、当重臣，享尽荣华富贵的汉子们，在宋黑子和尉迟文的率领下，乘着夜幕，悄悄迂回到蒲州城南门，一声呼号，从倒塌的南城墙冲入城内。

蒲州知县高从昨天方才打听到盐工起义的消息，招兵买马、修筑城墙已来不及，又没有料到义军会首先拿他开刀，心存侥幸，还在梦中，就成了义军的俘虏。义军将士初时还记着尉迟文的话，不扰民不抢劫，待俘虏了知县高从，战胜了城中的两千官兵后，部分将士便经不住城中财物的诱惑，不仅抢了县衙、当铺，就连普通居民的财产也成了囊中之物。尉迟文大叫“不好”，要宋黑子下令制止。宋黑子传下令去，却是令禁不止，又连杀数个抢劫者，以儆效尤，将士们方才有所收敛。服从命令者乖乖地交出了抢劫的财物，违令者拒不交出，有数百人竟裹了财物，在



夜幕的掩护下一走了之。待天光大亮，面对城中的狼藉之状和将士们的贪财之举，尉迟文言道：

“想不到弟兄们竟如此贪婪，抢了县衙还可原谅，抢了百姓事就大了。咱们若无百姓支持，莫说打到长安，就是在这蒲州城中也难以持久。鉴于此况，当先整军安民，不忙攻打龙门城。龙门城坚固异常，又处险地，就凭咱这支队伍，打不出个好结果的。”

宋黑子不以为然：“造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弟兄们抢劫财物有何不可？抢就抢了，无须自找不舒服。本头领以为，攻打龙门城时下道命令：抢到财物归己。‘钱’字头上有火，重赏之下有勇夫。如此以来，弟兄们的劲就大了。劲头有了，龙门城不就是咱们的了？据本头领所知，龙门城中有兵马三千，多是些贪生怕死的东西，有的还向着咱们，没什么好怕的。”

“头领差了，咱们是义军，不是草寇。咱们的目的是打江山，不是为了点小财，这个道理大概我向你讲过不知多少遍了，你都……唉！”尉迟文痛苦地道：“若头领视我的话为儿戏，我便即刻离开。我尉迟文饱读经书、兵法，又与你为伍，为的是干一番大事业，你却不足为谋，如此下去，只有死路一条，我何必跟着你去送死，去挨百姓们的咒骂？男儿立身当自强，你身为头领，目光短浅，无浩然之气，更无举大计、夺天下的雄心壮志，虽不惧死，却离死期不远了！真正的丈夫是不会与竖子为伍的！”

“看你，耍什么孩子脾气？本头领听你的不行吗？”宋黑子急了：“咱就先整军，再攻打龙门城。以后凡是军中的事，全由你做决定，本头领仅下命令行不？”

这就是炀帝要李渊前往讨捕的造反者，这就是山西河东等一

支农民反隋起义军。

李渊接旨的第三天，便向龙门城进发。因京中可以使用的将士有限，兵部仅拨给他两千兵马。他对河东义军的情况缺乏了解，又没见河东郡的快报，兵部又没接到报告，以为这支起义军人强马壮，声势浩大，怕寡不敌众，出师不利，与宇文述廷辩后从宫中回到自己的府上，即派成文龙星夜赶往弘化郡，让董理率三万人马驰援龙门城。因为从道理上讲，他还是弘化郡太守，并知关右诸军事，右骁骑将军之职，仅是临时设置而有兵权的称号。

长安、河东郡、弘化郡在一条线上，呈东北—西南方向。长安城在这条线西南方向的末端，弘化郡在东北方向的末端，河东郡在当中。从长安到河东郡的距离，与河东郡到弘化郡的距离基本相等，都是五百里左右。李渊到弘化郡上任时，就是走的这条线，经过河东郡时住了两宿，浏览了晋陕间的交通咽喉蒲州城和河水汹涌、惊动天地、气势如虹的黄河龙门，还有黄河弯曲处，与潼关遥遥相对的风陵渡，并吟诗一首：黄水滚滚惊世骇，疑是苍穹天河来。龙门之处鲤鱼跃，风陵渡东潼关峭。关中门户言无虚，一夫当关谁能开？

五天的路程，李渊与所率兵马四天就走到了尽头，人马离河南郡的驻地龙门城还有二里路程，河东太守鲍坤派来迎接的人马便赶来了。李渊与鲍坤的从弟鲍江并马而行，一边听鲍云介绍河东郡的情况，一边遥望龙门城。

龙门城紧靠黄河边，离黄河上的龙门不过三里，能十分清楚地听到黄河水的咆哮。此城方圆二十多里，城墙为三合土筑，又宽又高。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北门与洛阳的黎阳城相同，都面



对黄河。城头上五色旗倒是不少，却很少见将士的身影。

鲍江发现李渊的注意力放在龙门城上，便将话题由宋黑子的义军转向龙门城：“这龙门城建于东汉，北周初年进行过扩建，隋开皇十六年大规模地维修过一次。今城廓东西、南北各十里，常住人口八万多。驻兵两千余人。”

李渊一愣：“怎么如此之少？”

“全郡原有兵马三万五千人，因地方较为安定，无百姓闹事，圣上将兵马大都调到了山东，围剿起义者去了。以故宋黑子为首的义军一夜之间攻进了蒲阳县城，杀死了知县高从，城中的财物抢劫一空。现正在整顿人马，准备攻打这龙门城。”

“鲍太守怎的不趁其羽翼未丰，调集郡中各县人马讨捕？这河东郡辖六县，每县最少也有兵马千余，若集中兵力击之，不日即可大获全胜。”

“将军有所不知，我家太守并非不想收拾他们，只因宋黑子起事后的第三天，前来参加义军的百姓就达万余人，而且仍有百姓前来相投。若集中兵力围剿，郡属各县县城和这河东郡驻地龙门城有被攻占之危还在其次，越剿义军越多却势在必然。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压力越大，反抗也就越大。以在下看来，百姓造反已成大势，剿与不剿都无所谓，其成燎原之势已成必然。全国都如此，这河东郡很难飘然世外，成为一片净土。”

“怎的不向山西求救？圣上在山西设立了行宫汾阳宫，驻有两万御林军。”

“一个郡的太守，能调动御林军？那是保卫圣上的军队啊，除了圣上，谁敢调动？若可以调动，汾阳宫离这里仅不足二百里，一蹴而就，圣上何必舍近求远，派将军率两千余人前来？我

家太守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见将军，听说圣上派将军来河东郡讨捕反贼，高兴得连叫‘苍天有眼’。”

一行人循序进了龙门城的南门，引来城中百姓驻足观看，向李渊行着注目礼。河东郡自古以来就是个穷郡，因此龙门城中房屋破旧，商业无多。加之宋黑子率众造反，人心惶惶，无繁华可言。郡衙与弘化郡的署衙相比，别之天渊，不同的是弘化郡无城墙，龙门城却城墙壁立，十分扎眼。

“唉呀李将军，鲍坤日夜都在想你，你可来了。里边请，里边请！”

短小精悍的河东郡太守鲍坤率郡中的郡丞、功曹、主簿、太学博士等主要官员迎出来，热情又不实在地指着大堂后的殿堂道：“山西土地瘠薄，物产欠丰，惟有西瓜和苹果天下知名，请入后堂品尝。”

“鲍太守比我大数岁，是我的兄长，兄长对小弟客气，就见外了。”李渊说着，进入后堂，抓起一片西瓜就啃，边啃边便道：“鲍兄，你看，小弟就像在自己家里似的，你还有见外的必要吗？”

鲍坤发自内心地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啊！兄只闻人言，未见其实，今日亲眼目睹，果然不差哟！难怪有人说，与兄共事，再苦也甜。这正应了王充的话：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说着，他便将话题引到让他心急如焚的宋黑子身上：“弟大仁大义，不知感动了多少不义之人。山大王董理、吐谷浑可汗屈突通、弘化郡草寇玉葫芦和姜麻儿，更有曾经陷害过小弟的杨素。弟来河东，如淋甘雨，似雪中送炭，宋黑子一伙必败无疑！”



“鲍兄，我李渊哪里有那么大的本事？若想败宋黑子于河东，还要兄长大力协助才是。”

“想当年汉王刘邦从汉中走栈道进入关中，成燎原之势，大败项羽于垓下，立朝称帝。若宋黑子率众攻破咱这控制关中的门户，后果不堪设想。兄实在无能为力，帮持是肯定的，却无计可施，还靠弟大显神威哟！”

二人饭也没吃，便召集郡中官吏议事。从中午一直议至夜半方散，一个先礼后兵的方案制定出来。

次日日上三竿之时，李渊下令：“四千人马分为四队，每队一千人，严把四门，严禁可疑之人进出；城中戒严，二更后百姓不许在城中走动，呆在自己家中，次日晨明开禁；派出人员至街市张贴安民告示，安抚百姓，防止百姓内应。同时派颇有人缘，与宋黑子交情不薄，能言巧辩的河东郡太学博士诸葛明持李渊的信札至蒲州县城，劝宋黑子归降。

十步之间，必有茅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诸葛明为谋圣诸葛亮之后，自幼用功读书，不仅才华横溢，且志如鸿鹄，气贯长虹。可惜家贫如洗，又无根无门，中举后在这河南郡任太学博士，自以为“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整日闷闷不乐。乱世出英雄，在这乱世到来之时，年纪方才二十有六的他精神大振，以为施展才华的机遇到了。果不其然，他仰慕已久的李渊不仅不期而至，还如此器重他，派他去完成这么重要的任务。他感激不尽，而且自信能说服宋黑子，像李渊说服王葫芦、姜麻儿那样不战而屈人之兵，立个头功。能否被重用不在话下，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名垂青史是最为重要的。

诸葛明谦虚地向李渊请教了诸多问题，然后骑上一匹高大俊

良，但却很温顺的黄骠马，直奔蒲州县城。

宋黑子果不食言，凡事任凭尉迟文决断。尉迟文虽然没有带过兵，却因腹有诗书，志存高远，不日便将义军将士调理得渐入轨道。他将近两万人马分为四军，各由一名“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且精明鬼道，武功高强的汉子任将军。军中又委派了参军、旅、伍、师等军官。宋黑子为伐隋大将军，自己为军师，而且还设置了中军将军等职。同时学汉高祖刘邦攻下咸阳后的约法三章，制定了极为严格的律条，成立了由三十人组成的执法队，对抢劫财物、奸淫烧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者严惩不贷。昨天上午就公开审判斩决了三个奸淫民女的盐工，以杀一儆百。军之败生于不义，法之侵生于不正，今军纪严明，目的明确，义军逐渐纳入轨道便在情理之中了。

这两万人马分工明确，第一军修补城墙，第二军把守四个城口，疏浚护城河，整理城中街道、房屋，第三军准备粮草器械，第四军进行训练，中军负接纳投军者之责。除中军外，其余四军三日一轮换，以便都有训练的机会。

此时，尉迟文正在县衙与宋黑子议论攻打龙门城之事。宋黑子道：

“打下这蒲州县城后，要是一鼓作气攻打龙门城，龙门城就是我的了。都怪你，生着法儿阻拦，这倒好了，李渊来了，这龙门城还能打得下吗？这就如同晒盐，要是抓不住机会，盐晒成了也会化掉。”

尉迟文不慌不忙地道：“昔，管子有言：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就咱攻打这蒲州县城的那支队伍攻打龙门



城，莫说能否攻下还尚在两可，就是能够攻下也守不住。所谓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就是这个道理。仅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就把两万兵马治成这个样子，可见兵厉否不在兵而在帅。我敢保证，如此下去，用不了数日军貌就会焕然一新。军貌焕然一新加上旗帜鲜明，百姓认同，前来投军者就会越来越多。不出半月，兵马就会增至四万，如若不信，请大将军拭目以待。”

宋黑子直挠头皮：“本大将军说不过你，你有理行了吧？可这龙门城总是要打的，什么时候打？难道等到官兵他娘的大队人马都向咱扑过来再打不成？李渊可不好对付，人家有真本事，本大将军当盐工晒盐时就对他服得要命，直到当了这大将军，咱还服人家！”

“服归服，可不能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若到了这种地步，你不降了李渊才怪呢。你如今不是盐花子了，是统帅两万兵马的大将军。动一指而牵全身，你若稍有动摇，三军必垮哟！士贵立志，志不立则事无成啊！”

尉迟文一直担心宋黑子动摇，因为宋黑子心胸不广，鼠目寸光，又无大志，非为帅才。眼见得宋黑子说出这等话来，他的心都凉了。于是便苦口婆心地向宋黑子讲志气、理想、治军之道，直到口干舌燥，方才言及攻打龙门城的事：“说大将军不懂用兵之道未免太苛刻，大将军怕时日一久，官兵扑来，这不无道理，我也总在想这件事。今，义军蜂起，队伍已达一百三十多支，二百多万人，杨广已捉襟见肘，无兵可派，若非如此，也不会拨给李渊两千人马。我最担心的是李渊在弘化郡的六万之众。据报，那是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精锐之师，李渊决不会弃而不用。这蒲州城离弘化郡不过五百余里，一旦杀将过来，咱们的处

境就会十分危险。况且咱们的将士技不如人，武器不足。”

“这么说你答应在近日内攻打龙门城了？”

尉迟文向宋黑子点了点头：“为防不虞，只好提前攻打龙门城了，总要有个立锥之地啊！待攻下此城，视情势而定，若李渊的精锐之师不来攻，咱的人马扩大到五至六万，就挥师南下，走出这关中之地，挥师长安。听说自从李密到河南翟让领导的瓦岗军中，出谋划策，四处联络，力量迅速壮大，已成为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咱们可派人与其联系，相互呼应，不断壮大力量。若李渊的精锐之师来攻，咱们就在龙门城固守，待机而行。”

“报——”探马跑进来。

宋黑子以为李渊在弘化郡的精锐之师已经杀了过来，兀然而起：“快讲，何事？”

“大将军的好友、河东郡太学博士诸葛明到了！”

宋黑子放松下来：“这个诸葛明，定是看我宋黑子成了气候，投奔我来了。这家伙比他的祖宗孔明差不了多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尉迟军师，不是本大将军贬低你，他比你可高明多了。若他真的来投，哈哈，用不了两年，这天下就成了我的喽！快快让他前来见我。”

借探马前去传令的当儿，尉迟文心事重重地向宋黑子道：“大将军的推断肯定错了。以我看来，诸葛明并非是来相投的，定是来劝降的。李渊最爱这一招，前者不是先派他的堂弟李神通前往翠华山劝降不成，又亲自出马，方才成功吗？”

“若他来劝降，咱如何对付？”宋黑子晓得诸葛明的能耐，不由犯了心思：“这家伙的嘴就像刀子似的，死人也能说话，怕你我不是他的对手。”



尉迟文言道：“到时由我对付他，你少开口。”

“都说官大自奸，果然应了这句话。如今当了大将军，连昔日的好友都不想认了。高高在上，也不到门外接我。想当年你母病重，我到你家送银子时，你可不是这样！”

诸葛明未进其门，就传来这既像打趣，又像活跃气氛，联络感情的琅琅之声。话音未落，他便像到老朋友家串门那样神态自若地走进来。接着指着尉迟文，不无讥讽地道：“看来这位手执羽毛扇，道貌岸然的先生就是尉迟文尉迟大军师了？久仰，久仰。今日在此相遇，诸葛明三生有幸哟！”

“小弟好眼力，好眼力啊！”宋黑子既热情，又摆大将军威势：“小的们，给本大将军的小弟赐座，不，看座！看样子小弟是来投奔大哥的吧？大哥不仅接纳你，还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军师你就别当了，就当副大将军。”

诸葛明用衣袖在原本铮明瓦亮、一尘不染的方机上象征性地拂了拂，然后旁若无人地坐下，伸直了袍裳的下摆，目光由平视变为仰视窗外，流露出同情、拒绝和轻蔑。

“小弟，你这是咋了？难道为兄的话不对吗？你由一个八品太学博士，一下子升为副大将军，也够可以了！”

诸葛明这才将目光移向宋黑子，扫视着宋黑子那张诧异的黑脸：“兄长，你是个明白人，怎么当了大将军反而糊涂起来了？我来问你，今官兵就要压境，大厦就要斜倾，你这大将军还能当几天？你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何来封官许愿之说？兵大律在谨，论敌察众，胜负可先知也。你一不论敌，二不察众，仅听某些人信口雌黄，能不倒霉？”

“这么说你不是来投我的，是来说我的了？”

“你我兄弟交往时，不是常言及李渊，并对其佩服之至吗？今，为弟事李渊这个五百年才出一个的人杰，心满意足，前程似锦，为何要投奔一个命在旦夕的短命之人？仰高天者有飞天之态，沧海可填可移，投无为者有行迷之虑，颠簸沧溟之志亦会无存。小弟的眼力再差，也不会投到兄长的怀抱。就一言一蔽之吧，小弟是受李大将军，咱俩最崇拜的人之托，前来解你倒悬的。咱俩交往数载，难分你我，小弟不能眼看着兄长成为刀下之鬼。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你我的友情出于贫时，心心相印，若小弟视兄长的危险处境于不顾，还叫人吗？”

尉迟文一直在向宋黑子示眼色，向他传递立即住嘴的信息。不想宋黑子不仅丢弃了刚才的约定，且逐渐进入感情的旋涡之中。于是，向宋黑子道：“大将军先歇息一会，让我说几句。”

“尉迟文，我们兄弟俩谈情论谊，也有你说话的份？君子不与牛对话，我堂堂太学博士，能与你这个托着死鬼上树，害我兄长的小人理论吗？要与你争个高低，我成什么人了？投之以木瓜，抱之以琼瑶。你投给我兄长的是祸，兄长能报之以琼瑶吗？若你非要兄长相报不可，兄长该报你一刀，让你不知深浅的厉害！”诸葛明话极犀利，口吻却很温和：“兄长，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也……也是。俺兄弟俩谈得正热乎，军师，你就不要半道里横插一杠子了。谁都有三朋两友嘛，是不是？”

“唉！这个宋黑子，竟愚钝到如此地步，可悲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怕是这支队伍就毁在他手里了！”尉迟文颓然而坐，目光却炯炯地盯着诸葛明，一副极度仇恨和蔑视的样子。心里



话：这诸葛明好难对付，若如此下去，宋黑子必被他说动，看来不下狠手是不行了。我已投之亡地，陷之死地，若心慈手软，极难存生。”

诸葛明为避开尉迟文锐利、仇恨的目光，更为增强“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迈着方步来到窗边，欣赏着窗前那棵果实压满枝头的石榴树上的两只交颈的翠鸟。又吹起口哨，逗引翠鸟鸣啭，一副志得意满、玩山玩水的闲逸心态。翠鸟在他的逗引下，亮开了清丽的歌喉，宛啭啁啾。

气得翻着白眼的尉迟文实在怒火难按，欲要再次反击，宋黑子抢先一步：

“诸葛明小弟，说句话不难，要解为兄倒悬，他李渊李大将军总要让为兄尝到甜头吧？玉葫芦和姜麻儿算什么东西，都弄了个一官半职，我宋黑子可不是就一句话打发了。人分三六九等高低上下嘛。”

尉迟文再也听不下去，冲着宋黑子：“大将军，想不到你竟说出这般令人不齿的话。咱们不是定好了吗？咱们的目的是打江山坐天下，并非为了一升半斗。哀莫大于心死，你这等心态，岂不是自己完自己吗？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你……你……唉！”

宋黑子极要面子，为盐工时，人家一句好话就使他兴奋三天，一句坏话就使他骂“娘”三日。尉迟文当着他的朋友揭他的短，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与尉迟文争吵起来。什么起义，什么打江山坐天下，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将道义之争，纳入了感情之争的范畴。

诸葛明暗自得意，坐山观虎斗，细长的眼睛眨动着，寻找着

战机。什么叫仁人志士，什么称英雄豪杰，什么曰男子汉大丈夫？他觉得自己就是。略施小计就让对手纷争，这不是英雄所为又是什么？他十分肯定已经迈上了通向光明、施展才华的台阶，等待他的是扶摇直上，填海移山的辉煌。智者千虑，必杀于利害，他坚信宋黑子会在利益的诱惑下任他摆布。相信诡计多端的尉迟文在宋黑子面前难有作为。他等待着，直到宋黑子与尉迟文争得面红耳赤，方才转过身来，以和事佬的口吻道：

“兄长，不必动怒，怒大伤肾，火大伤肝，若伤了身体，小弟也没面子。尉迟军师，你也太没规矩，尊卑有秩，我兄长是大将军，你是他的军师，孰高孰低？兄长肚量太大，若是我处于兄长的地位，早喝令刀斧手将你嚟地砍了。兄长，你不是问李将军如何打发你吗？这是李将军写给你的信，你一看就明白了。是了，兄长不识字，小弟就读给你听吧。”

尉迟文一把将李渊的信夺在手里：“诸葛明，你也太目中无人了吧？有我这个饱读诗书的军师在此，有你逞能的份？”说着，打开信札看了一遍，怒道：“还是老一套。宋头领是大将军，不是山大王，我们是要改朝换代，并非只求温饱。今儿个就将话挑明了，想让大将军做玉葫芦和姜麻儿，除非日从西出！”

“尉迟文，你越来越武断了，这信是李将军写给兄长的，又不是写给你的，你一不读二不念，还发这么大的脾气，也太不给我兄长面子了。”诸葛明指着尉迟文的鼻尖，如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

“你……简直气煞我了！”尉迟文按了按腰间的宝剑。

“怎么，想动武？我诸葛明奉陪也就是了！”诸葛明毫不示弱，将腰间的佩剑拔出半截，然后嗤地插进去：“我知道你那两



下子。当帐先生我不如你，论剑法你就是使出吃奶的力气也不是我的对手！”

“行了行了。军师，你不想读，就让小弟读吧。小弟为了咱们好，才登门的，你不该这样！”宋黑子夺过信札：“小弟，你读。读慢点，为兄好听个明白！”

“兄长放心，李将军怕你听不懂，写得很白。”诸葛明洋洋得意地清了清嗓门，念道：

“宋大将军：惊悉你率盐工造反，深为你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的英雄气概所折服。大丈夫壮怀激烈，马革裹尸，无可非议。况且盐工整日晒盐，苦不堪言？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此时揭竿，为时尚早。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等待你的是死路一条。命者，人之本也，无命何以骑巨鲸与东海，驾大鹏于九天？此非为危言耸听，空穴来风，听渊道来，若渊理不明，实不清，难动你心，便任你称雄。今，我已派人至弘化调三万精锐之师前来助战，不日就可到达。若大军一到，你那既未经战阵，又器械低劣的两万百姓，必无完卵。假若大军不至，你能打下龙门城，也难打开进入关中之门。再退一万步说，就是我将通往关中的大门打开，你与你的人马能进入关中，也难成大事。官军层层设防，郡县严阵以待，你过一道关，剥一层皮。可以肯定，二百里之内你的人马便伤亡殆尽。况，你人生地不熟，睁眼睛一个。也许你将希望寄托在关中的各路造反者身上，如此甚谬。今，关中的造反者蜂起不差，却多为乌合之众，不堪一击，并已被官兵剿灭十之有四。让人不可理解的是，造反者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以壮大自己的势力。你初入关中，就是官兵无动于衷，也会被关中大股的造反者吃掉。史圣司马迁

有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渊与大将军虽无交往，却知你君子坦荡，上交不谄，下交不污，重人情，讲义气，以故不忍心目睹你与数万百姓西去，方才写此信札。若你以为然，率众归我，便是兄弟。既是兄弟，当以手足待之。我即上奏圣上，封你为河东郡郡丞，封你的军师尉迟文为蒲州县知县。从此成为朝廷命官，效力用命，光宗耀祖。若任性不悟，我也不勉强，战场上见也就是了。”

不待诸葛明念完后面的“李渊书札”四字，宋黑子便兴高采烈了：“李大将军说到我宋黑子心里去了。既然淡水难成盐粒，咱何必去晒，而且还要搭上性命。难得的是，人家不弃，封了我个郡丞，又封了军师个知县。才折腾了这么几天，就当这么大的官，这不是送上门来的大好事吗？军师，听了这好消息，你的气该消了吧？咱就依了李大将军，金盆洗手，当咱的官去。我早看明白了，咱就是打下了江山，关中有那么多造反的，都想从碗里夹肉，咱的官也大不到哪里去。况且到了那天，咱们还不定活着呢。”

尉迟文看已无挽回的余地，便恼羞成怒，使出了最后一招。他笑着向诸葛明招了招手：“既然大将军想降，就降了吧。你近前些，咱们议论一下如何降法。”

诸葛明机灵，本来对尉迟文转变得如此之快提出质疑，可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中的他却不无忘乎所以，顺从地靠近了尉迟文。

说时迟，那时快，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尉迟文刷地抽出佩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入诸葛明的心窝。剑利力大，况且挟风带雨，凝着满腔仇恨，诸葛明仰天抱恨，倒在血泊之中。

尉迟文拔出宝剑，咬着牙齿道：“诸葛明啊诸葛明，我本不



该夺你性命，可为了宋大将军能完成大业，不得不如此了，你别忌恨我，忌恨李渊去吧，是他让你前来送死的！”

这突如其来的事变使正在沾沾自喜的宋黑子目瞪口呆，好一会才痴痴地道：“尉迟文，你太狠心了，怎的杀了我的好友，断了咱的前程？”

尉迟文扑通跪倒在宋黑子面前，正要争辩，宋黑子如梦初醒，连跳了数个高，指着尉迟文骂道：

“王八蛋，该千刀万剐的王八蛋，打狗还要看主人呢，你却杀了曾经帮过我大忙，让我永生不忘的好朋友，看我不剁了你这个杂种！”说着，拔出腰间的戒刀，向着尉迟文的头上砍去。

在这眼看尉迟文的脑袋就要成为两半的千钧一发之际，一条汉子飞身向前，利剑向着宋黑子的刀刃一挡，溅出数串火花。宋黑子抬眼看去，挡他的刀锋者不是别人，是尉迟文的堂侄，负保护尉迟文之责的尉迟凤鸣。

尉迟凤鸣身躯壮硕，武艺超群，在河东一带小有名气，因拳脚精到，剑术不凡，许多盐工拜他为师，学习武艺，宋黑子的贴身护卫冯勒，就是他的得意门生。眼见得叔父就要死在宋黑子的刀下，他怎能坐视不管，便以剑挡刀，救了尉迟文的性命。

宋黑子的戒刀被挡，不甘就范，大吼一声，来战尉迟凤鸣。二人功夫相当，棋逢对手，走马灯似地杀得难分难解。冯勒左右为难，不知是助宋黑子还是帮师傅。当此时，就见一条顶盔贯甲，年纪在二十岁左右的车轴汉子率千余众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将尉迟凤鸣拿住。宋黑子欲趁机取走尉迟凤鸣的脑袋，知根知底的冯勒的宝剑又挡住了他的刀锋，劝道：

“大将军手下留情！待将事情弄个明白再杀他不迟！”

“刚才尉迟文老儿杀了本将军的好友诸葛明，他又无视我的虎威，救了尉迟文的性命，千刀万剐不解我心头之恨。让开，不然本大将军连你也送回老家去！”宋黑子两眼如同灌了血，刀片在冯勒的眼前探来晃去，恰似一条咬疯了的怪兽。

刚才冲进来的汉子不是别人，是尉迟文前天才任命的中军将军孟乘风。他正在接纳前来投军的百姓，接到报告，说是大将军与尉迟军师的侍卫尉迟凤鸣打了起来。为了保护大将军的安全，他二话没说，带上千余人马，旋风般地赶了过来。是尉迟文力排众议，将他推上了中军将军的宝座，他又是尉迟凤鸣的得意弟子，面对此情此景，当然不想让尉迟文叔侄丢掉性命，便跪在宋黑子面前：

“大将军息怒，冯勒所言不差，暂且留下军师和凤鸣性命，待事情昭然后处置。”

宋黑子心力交瘁，戒刀咣啷一声掉到地上，喃喃地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

这时，尉迟文忽然硬朗起来：“大将军，我也是万般无奈才出此下策。我身为军师，与大将军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能眼看着大将军和手下的数万人马就这样完了吗？能让李渊将大将军的大鹏之志毁于一旦吗？咱好不容易才唤起民心，拥有了这支队伍，就这样垂手相送甘心吗？大将军，我死不足惜，我死后大将军能保留下这支队伍，去冲锋陷阵，做第一等人，干第一等事，我也就瞑目了！”说完，抽出佩剑就要自刎。

“军师且慢！”冯勒抢步向前，夺下尉迟文手中的宝剑，然后向宋黑子道：“大将军，军师无他，全是为了你与这数万之众。大丈夫岂能为情所累，误了大事！黄金累千，不如一贤，致安之



本，惟在得人。像军师这样的贤良之士，天下能有几人？为了大将军的事业，他甘愿引颈受戮，今又欲自夺性命，难能可贵。还请大将军三思而行。”

尉迟文言道：“尉迟文斩杀诸葛明，意在断大将军后路，从此振作精神，完成打江山立天下的大业，一片诚心可对天地。若能用诸葛明的死，换回大将军的自知之明，换回一个晴朗朗的新天下，我尉迟文愿为他殉葬。今诸葛明已死，李渊肯定不会就此罢休，即使大将军率众降他，他也非要报仇雪恨不可。鉴于此故，不如趁其大军未到之时，拿下龙门城，然后再做计较！”

“这……”宋黑子从感情的旋涡里拔出了一只脚。

这时，四个军的将军先后赶到，无不请求宋黑子实现起事时面对苍天立下的誓言，先与李渊决一死战，再兵发关中。原来，孟乘风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即暗令亲兵传报其余的四位将军前来劝说宋黑子与李渊决一雌雄。

一军将军陶丘山是个读了几天书的盐花子，说起话来文绉绉的：“大将军容稟，烈士不避铁钺而进谏，明君不讳过失而纳忠。军师怒斩诸葛明，不无过分，但他的用意是好的。求大将军纳军师的忠言，拼他一番！”

二军将军管铜山出言粗豪：“大丈夫不干则已，干则干到底。官军是人，咱们也不是石头缝里蹦的，怕他何干！”

三军将军商书策拍着宽阔的胸脯：“大将军，别犹豫了，有尉迟文这样胸有甲兵，高瞻远瞩的好军师，又有这数万不怕死的弟兄，胜利必然是我们的！”

四军将军毛孝看上去文弱，嗓门却很是响亮：“史圣有言：强弩之极，矢不能穿鲁缟；冲风之末，力不能漂鸿毛。官兵再

强，难敌民心，只要咱们不怕他们，他们就无了能耐。千里之路，不可以决绳，我们自己有能力拯救自己，为何为一己之利依附他们。”

孟乘风也道：“大厦既焚，不可以洒之以滴；长河一决，不可障之以手。今大隋之厦已焚，社稷之长堤已决，官兵防不胜防，杯水车薪。若不趁热打铁，悔之晚矣！”

尉迟凤鸣挣脱了身上的绳索：“大将军，在下愿一己之命换来你的猛醒。在一起晒盐时，你不是经常说，干就干大的，干就干出个样儿来吗？今儿个是怎么了？怕了吗？”

蓄极则泄，壅极则通，一直闷在那里的宋黑子慢慢抬起了大脑袋，如同刚从恶梦中醒来似的，懒洋洋地道：“既然无了退路，就与他们拼了，午夜攻城。只是诸葛明小弟就这样去了。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可他……我于心不忍！”

尉迟文见状，高声叫道：“大将军有令，午夜攻打龙门城。一军攻打东门，二军攻打西门，三军攻打南门，四军攻打北门，中军随老营行动。务要全力以赴，于平明前拿下此城。冲锋陷阵者奖，委缩不前者杀！欲要成其事，必先利其器，爬城用的云梯、射杀城头之敌用的弓弩，一定准备齐全。刀枪不足，用锹镢之类器械代之，决不可徒手。各自准备去吧！”

“回来！”宋黑子言道：“李渊不坏，要是将他擒获，不可杀戮，本将军要见他。”

尉迟文心中一惊：“大将军啊大将军，既然两军为敌，就无情面可言，这又何苦？韩非子说得好：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李渊看似谦谦君子，实则满腹谋略。他甜言蜜语，实则口蜜腹剑，留他何用？若姑息养奸，必为其所害。收起



慈善心肠吧，这里是战场，你死我活之地，并非酒楼茶肆。”

宋黑子抠了尉迟文一眼：“诸葛明小弟为你所害，可他已经去了，无法补救，若再夺李渊性命，我就羞于活在这个世界上。杀贪官就是杀贪官，打江山就是打江山，却不能与人情混为一谈。告诉你，我不仅要救下李渊，若有朝一日当了皇帝，还要请他帮我治天下！”

尉迟文苦笑着：“大将军心地善良，这是件好事，刚柔相济，死生变化嘛。待抓住李渊，交大将军也就是了。”

此时，李渊与太守鲍坤一边弈棋，一边等诸葛明回城。中午时分，不见诸葛明回城，以为大功告成，宋黑子设宴款待。太阳歪了，仍不见诸葛明的影子，还未引起重视，直到薄暮笼起，方才坐不住了，急忙派探马前往蒲州城打探。这时，亲兵来报，说是宋黑子的使者求见。李渊心中陡喜，立令传宋黑子的使者来见。二人收起棋盘的当儿，进来了一个身着常服，长相俊秀，令人喜爱的年轻人。年轻人彬彬有礼地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札，低头呈上，言道：

“大将军、太守，我家大将军派在下送来信札一封，请过目。”

信札文字不多：李大将军、鲍太守：蒙二位厚爱，我宋黑子决定开城投降。投降时间定为明日上午晨时，请做好受降准备。太学博士诸葛明弟已大醉酩酊，难以回城复命，故写此札，告二位知道。若二位还有吩咐，请告使者，让其带回，定当照办。

鲍坤自语道：“这就好了，这就好了！省却了刀兵之苦，李将军真乃神人也。”

李渊反复审视着信札，不见破绽，但却仍不放心，问使者：

“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将军为何让你前来送信？信是谁写的？诸葛明真的醉了吗？”

使者操着地道的山西腔，流利地回答：“回大将军，在下姓苏名晏家，因腿快又识几个字，我家大将军便让我当了个差使。这信札是军师尉迟文写的，读给我家大将军听过。大将军认可后，方才交于在下。在下真为化干戈为玉帛高兴，扬鞭打马就赶来了。诸葛明博士在下见过，醉得不省人事，喝下醒酒汤也无大好转。也难怪，他与我家大将军是要好的朋友，又大功告成，一时高兴，多喝了几杯，便大醉不起了。不过无大关系，睡一觉就会好的。不知如此回答是否合大将军的意，请大将军指教。”

“回答得很好，也就无从谈指教了。你告诉你家大将军，都是兄弟，谈不到降不降，明日晨时，让他将人马在城南门外列队，我收编就行了。”李渊忽然发现苏晏家的目光躲躲闪闪，心头一紧。

苏宴家走后，鲍坤言道：“想不到乌合之众中竟有姓苏的这般口齿伶俐者。”

李渊摇摇头：“正是他的伶俐口齿，方才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回答我的那番话，言简意赅，一气呵成，如同流水，显然是经过了充分准备。还有两点十分可疑：第一，尉迟文的字很见功力，但有些笔划都呈波浪型，似乎是在心中有鬼的情况下写成的。第二，诸葛明是咱俩派出的使者，既然降事已成，他就是醉成一瘫泥，宋黑子也应当将他送回来。鉴于这两点，我以为他们行缓兵之计是真，投降是假，不得不防。”

“小弟修文德以制乱，诸葛明又是宋黑子的好友。宋黑子极重义气，就是尉迟文有三头六臂也难使宋黑子割情舍义，故有投



降之举。”鲍坤以为李渊当局者迷，考虑太细，方才做出宋黑子假降的结论，便以旁观者的身份道：“苏宴家口齿甚佳，一气呵成也不足为怪，世上这样的人多着呢。孔明舌战群儒，意气飞扬，所发之语，加一字嫌多，少一字太露，不就是一例吗？至于书法，再好的圣手也难不误一横一画。诸葛亮才高八斗，却是个酒徒，闲暇时常喝得烂醉如泥。宋黑子粗野，不懂得规矩，不将他送回这龙门城中，也可以理解。总而言之，不必风声鹤唳。来，咱俩再杀上几盘，换换脑筋。”

“报——”

李渊指着向他跑来的探马：“兄长先不忙下结论，待探马报过敌情，便一目了然了。”

探马看来走得很急，脸上的汗珠如豆，因喘气不匀，话也说得不利索：“老爷，小人至蒲州城探听消息，只见城门紧闭，戒备森严，根本进不了城。发现情势不妙，便假称是大将军和太守老爷派我进城探望诸葛博士的，却无济于事。于是，小人又请他们将诸葛博士叫到城头叙话，他们以诸葛博士酒醉，无力上城为名，要我速速离去。小人看那形状，感到事情不妙，便急赶而回。”

鲍坤不无羞愧：“小弟神机妙算，我白读了那么多兵法。”

“看来宋黑子与尉迟文在麻痹我们，诸葛明不是被扣留就是遇难，醉酒之说纯属骗局。老兄，一场血战不可避免了。可见宋黑子与尉迟文极懂兵法，他们要以正合，以奇胜，以取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之妙。我城中仅有将士四千余人，他们却有近三万之众，虽然技不如我，却寡难敌众。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咱必须调动城中百姓与将士共同守城，方能躲过此劫。”

鲍坤脸上的愁云骤起：“百姓多心向敌众，就是上了城墙，也不肯出力，滥竽充数罢了。”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开郡之银库，凡上城者每人十两白银，有功者重赏，捣乱者严惩。此法已出，估计能增加万余人马。”李渊言道：“今夜除中军将士在帐中守夜外，其他将士，包括伙伕、马伕全部上城，违令者立斩。如此以来，不仅力量对比不再那么悬殊，若三军服威，士卒与百姓用命，能坚持些时日。预计弘化之师明天便能赶到，至迟不会晚于后天，只要咱们坚持两天，不仅保证龙门城无虞，敌必成我网中之鱼。老兄，不是小弟危言，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一旦被敌战败，必玉石俱焚，你我就是能逃得性命，也难过圣上那一关。”

鲍坤未经过战阵，不免惊慌：“这待如何是好？”

李渊一语道破：“水来土掩，兵来将挡。立即传令：参军以上的军官速到中军帐议事，不得有误！”

初秋的夜晚很美，风不愠不火，清凉宜人，带来了即将收割的庄稼的气息和土地的芳香。挂在树梢上的、镰刀似的月牙儿似乎被秋的风韵所吸引，恋恋而不去。蟋蟀在弹琴，诸多不知名儿的虫儿在唱歌，黄河的涛声便越发大了。然而，热爱着母亲河，听惯了母亲河粗犷豪放的歌声的黄河儿女，却将这歌声作为心灵的安慰，作为摇篮曲。

官兵的中军帐中却是氛围肃穆，更不乏大战前夜的紧迫和焦灼。李渊稳坐中军大帐，手拿令箭，呼张三喊李四，平时挂在脸上的笑容荡然无存，代之而起的是杀气腾腾。众将官无不处于临战状态，庄严地接受令箭。会议开至一更方散，继之而起的是各负其责，付诸行动。尽管李渊强调尽量减少声响，还是脚步杂



沓，人喊马嘶。

与此同时，宋黑子和尉迟文也在召开参军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会场上的气氛虽比不得官兵，却也充满了杀气。尉迟文首先讲话，他面色铁青，话锋如剑似刀：

“……义军存亡，在此一举。兵速神速，一举破龙门城势在必行。今夜二更起行，进军龙门，午夜攻城，打官兵个措手不及。临阵逃脱者，杀！畏缩不前者，杀！进城后奸淫虏掠，祸害百姓者，杀！活捉李渊，违令者，杀！有功者重奖，多则白银万两，少则百两。大将军，二更将近，你就发号施令吧。”

宋黑子虽然心里疙疙瘩瘩，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用力咳嗽一声，吐出一口黄痰，抽出一支令箭：“陶丘山，你率众攻打东门。东门前临丘岭，易于放箭，争取首先攻入城中，立个头功。听明白了吗？”

陶丘山一拍胸膛：“大将军放心，不立头功，任你处置，龙门城中就那几个毛人，好对付！”

宋黑子拔出第二支令箭，交于管铜山，训教一遍。攻打西门的管铜山满不在乎：“官兵已陷于死地，杀他们个屁滚尿流，头暴血出，比拈死一群臭虫容易得多！大将军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不杀他们个人仰马翻，俺管铜山决不会来见你！”

“商将军接令！”宋黑子又抽出一支令箭：“我最不放心的不是你。你词儿倒挺多，就是没那股子杀人不眨眼的味儿。卒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到时候你可别打不起精神，使弟兄们也成了熊蛋！”

商书策被激怒了：“诸葛孔明出口成章，却是运筹帷幄的谋圣，韩信下笔成文，为大汉之魂。我商书策少有文采，虽难与其

相比，却并非外华内糙的庸才，请大将军相信我。我一不许愿，二不宣誓，就看我的战功吧！”

四军将军毛孝早已按捺不住：“大将军，兵贵神速，就别啰嗦了，快把令箭给我吧！”

宋黑子也觉话语太多，占用时间太大，便一连抽出两支令箭，一支给了毛孝，一支交给中军将军孟乘风，只说了一句话：“毛将军，北门攻不下我找你算帐！孟将军，中军有失，该当何罪，你自己心中有数！”

将令一下，奔袭开始，四门大开，义军将士钻入夜色之中，悄悄向龙门城进发。不到午夜，便围住了龙门城的四个城门。宋黑子和尉迟文看城头上无一灯火，更不见人影走动，以为官兵还在梦中，便连放三支箭头上缚了带油的棉布的火箭。箭飞军动，刹时间杀声冲破天宇。将士们越过护城河，搬开城墙下的鹿砦，竖起云梯，没命地向城头爬去。梯少人多，城下挤满了人群，蚁拥蜂攒一般。

宋黑子想不到会如此顺利，高兴得手舞足蹈。尉迟文却不无疑惑，暗道：

“李渊再蠢，也不会如此麻痹，城头上连哨兵都不放一个，可别中了埋伏。”

就在这时，南门城头上燃起大火一堆，灯笼火把骤亮，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接着，城墙上将士如织，“杀”声连天，箭如飞蝗，滚木擂石纷纷落下。义军将士没有迎战的准备，加之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所惊，面对飞羽和滚木擂石，惊慌失措，倒下了一大片，连云梯也被掀翻。第一轮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攻打其他三个城门的将士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若继续攻打下去，会伤亡很



大，宋黑子忙令将士撤至护城河外，准备进行第二轮进攻。

第二轮进攻开始后，宋黑子先令弓弩手连续放箭，压住城头之敌，方才下令攻城。虽然此法有效，却仍未成功，双方都伤亡很大。

如此攻攻停停，直到次日午时方才见成效。眼见得官兵死亡越来越多，抵御能力大减，义军将士信心大增，攻势一轮胜于一轮。

李渊看如此下去，城破在即，便来到南门，向宋黑子和尉迟文喊道：“宋头领、尉迟军师，我本当稳坐帐中，不亲自与你们计较，更不想伤害你俩，可你们也太不给我面子。如此以来，我也只好亲自出马了！”他从亲兵手里接过曾射中凤目，揽宝惠于怀中的雕花漆木硬弓，顺手接过那支向他的心窝飞来的羽矢，张弓搭箭，将正在城下叫喊的义军小头目射倒。接着连续如此办理，射杀义军将士二十余名，且箭箭中的，无一虚发。

宋黑子连夸“好箭法”，似乎李渊射杀的不是自己的属下，而是他人，敬意也油然而生。

“大将军，咱们向后撤出段距离吧。李渊的箭法如此精妙，可别射中咱俩。咱虽在这护城河南岸，却离他不过百余步。”尉迟文向宋黑子道。

宋黑子摆着大手：“指挥攻城吧，莫这么紧张，咱向后撤，不就影响将士们的情绪吗？再说，他的箭法再精，力气再大，离咱这么远，能射到咱俩？你快看，将士们快要攻上城头了，龙门城就要成咱们的了！”

就在尉迟文的注意力被即将爬上城头的将士所吸引时，李渊暗道：“擒贼先擒王，就先打发了尉迟文吧。反之，这城破在即

了。”想着，用尽平生之力拉弓放箭，那雕翎如同长了眼睛，直奔尉迟文的咽喉而去。尽管这飞来的利箭被尉迟文的卫士尉迟凤鸣发现，急喊尉迟文躲开，但已来不及，未等尉迟文反应过来，雕翎鸣叫着，叭地插进了尉迟文的咽喉。尉迟文扑哧倒地，带着远大而光明的理想，踏上了黄泉路。

这么远的距离，这么嘈杂的环境，若在平时，一箭中的，是很难想象的事，今日却变成了现实。李渊暗自庆幸，同时也为尉迟文遗憾。因为他佩服尉迟文的才华，打算将尉迟文纳于麾下。

尉迟文之死，震撼了宋黑子及其中军将士，也震撼了正在攻打南门的弟兄。城头上的官兵“尉迟文死了，缴械投降吧！”的喊声此起彼伏，军心也随之大震。喊声传染给了正在攻打东、西、北三门的义军将士，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攻城力度减慢，眼看着就要到手的城池，便可望而不可得了。

李渊望着不知如何应付的宋黑子，高声叫道：“宋头领，实在对你不起，渊不该射杀你的尉迟军师。渊实在是迫于无奈，若尉迟文不死，我的一世英名就毁在他的手上了。你是头领，若取了你的性命，你攻陷龙门城就成了泡影。只要我一箭飞过去，你就会跟随尉迟文西去，可我不想杀你，因为我听说你憨厚耿直，厚情重义。只要你下令弟兄们撤出战斗，在这南门外集合，投而降之，我不仅不再杀一兵一卒，还话复前言！”

尉迟文死了，尉迟文就这样死了，军心将散，若继续对抗下去，不无全军覆没的危险。宋黑子终于做出决定，下令停止攻城，全军将士齐集南门前的开阔地，向李渊投降。

命令一下，义军将士大都额首相庆，只有少数人欲拼死一战。但将令难违，还是偃旗息鼓，向着南门踉踉而来。轻伤者被



搀扶，重伤者被抬架，一个个愁云满面，血迹斑斑，其状惨不忍目睹。

李渊正要与鲍坤率众出城受降，忽见远处黄尘滚滚，蹄声哒哒，知是援兵到来。于是，急派亲兵出城传令，严禁援兵伤害义军将士。

援兵越来越近，不一会便旋风般地来到城下。董理滚鞍下马，向着李渊叫道：“将军，为兄来晚了，该死啊！”

李渊也不答话，大步下了城头，出南门来到援兵驻足之处，向跪在地上的董理道：“兄长请起，你没来晚，是造反者攻城早了。此时不是说话的时候，立即下令将他们团团围住，以防出事！”

董理叫道：“这些狗娘养的，真真的该死，竟敢将主意打到我小弟头上！小弟，你怎的下令不准伤害他们，他们想夺你性命，你还这般仁慈，真是的。以兄之见，将这些王八蛋的大小头目杀个干净，以解心头之恨！”

“你跟随我南征北战，至今已近二十载，难道还摸不透我的心思？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一个将领，仅知冲锋陷阵是不够的，必须在智、信、仁、勇、严五字上大作文章。”李渊指着已经集中在一起的义军将士：“行令吧。不可扬武耀威，慢慢围起来就行了，别吓着他们。”

这时，宋黑子率陶丘山、管铜山、商书策、毛孝、孟乘风来到李渊面前。宋黑子垂头丧气地道：

“李大将军，我宋黑子不知天高地厚，冒犯虎威，请求大将军发落！”

李渊放声大笑，然后将跪在地上的宋黑子扶起：“宋老弟真

会开玩笑，要说冒犯虎威，我李渊不也冒犯了你的虎威吗？两军交战，主帅下令，将士用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何言冒犯？”他指着城头和城下如山似丘的尸体：“你大概损失了五千人马，我也伤亡了两千有余，咱们扯平了，谁也没冒犯谁。从此之后，你我就是兄弟。我原来打算让你做这河东郡的郡丞，就改做参军吧，从此与我一起征战，立功后再提升。刚才你看到那位率三万马来援的将军了吧？他原来是山大王，后成为我的兄弟，今已升为骁骑将军。他就是你与众弟兄的榜样。”

宋黑子感激不尽：“我为盐花子时就无限敬仰大将军。本已在诸葛明小弟的劝说下决计降你，不想尉迟文杀了诸葛明小弟，断了我的退路，我才冒天下之大不韪，率众前来攻城。我曾有言：若抓住李渊，严禁杀、辱。因为你是我宋黑子心目中的英雄。不想我反倒成了大将军的俘虏。今，大将军不仅不杀，反而如此待我，我对天发誓：从此跟大将军玩命，要是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

“这是小弟的五位将军吧？都起来，起来，怎能长跪不起？”李渊将陶丘山、铜管山、商书策、毛孝、孟乘风一一扶起，和蔼地道：“五位将军率众血战龙门，不惜性命，可见皆为忠心赤胆的英雄豪杰，当在奖掖之列。若四位将军不弃，就做我的旅长吧。五百人为旅，官职是小了点，先干着，日后提升不迟！”

陶丘山、铜管山、毛孝点头称“是”，且涕泪交流，商书策和孟乘风却不答应！商书策拍打着身上的泥土，蔑视李渊一眼，大义凛然地道：

“我商书策虽然是个盐花子，却是头虽低而志不屈的正人君子。今虽战败，形若槁骸，心却未死。告诉你说，我决不受你嗟



来之食，只求速死！”

孟乘风接着商书策的话尾：“李大将军，事已至此，我不想再说什么，就向我开刀吧！”

“好一双气冲斗牛，气贯长虹的男子汉大丈夫！生不惧死，心比铁坚，栋梁之材，可歌可泣！我李渊重才爱才，疾恶如仇，为得到一个人才，不惜心力乃至性命，为挾伐仇恶，不仅得罪了朝中重臣，且成为阶下之囚。面对你俩的凜然之气，我的心在震颤，灵魂在自新。我自以为是个宁折不弯的人物，与你俩相比，却是有别天渊！请受我一拜！”李渊单膝跪地，向着商书策和孟乘风便拜：“我李渊不仅不夺二位性命，还要使二位的英雄气概传颂天下！人各有志，不可强求，二位离开此地，去寻找自己的天地去吧！”

人非铁石，岂能无情？一个在自己的心目中形象高大伟岸，一直视为榜样的大将军，竟对自己的评价如此之高，而且当着数万之众的面行此大礼，商书策与孟乘风感情的闸门叭地开了。二人抢步向前，扶起李渊，便泣不成声了。

李渊爱怜地道：“祸莫攒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渊一则喜其天下还有二位这样的豪杰，二则为己不如二位伤心，三则为得不到二位辅佐难过，以故行此大礼，请二位笑纳。二位不必如此，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只要咱们心心相印，无论贵贱高低，无论身在何方，都不重要。论二位之气度、才华，定有大出息，日后说不定我还要到二位府上讨杯水喝呢。骐驎一跃，不能十步；弩马十驾，功在不舍嘛！”

商书策言道：“大将军不以人之坏自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不以爱憎匿善，礼贤下士，为人楷模。其实我商书策不过半瓶子

醋，只是遵崇‘身可危而志不夺’的信条罢了。不想大将军如此厚爱，愧煞我了！我愿一改前言，投入大将军麾下，献耿耿忠心，效犬马之劳！”

孟乘风想了想，跪了下来：“大将军已仁至义尽，我孟乘风铭刻在心，终有报答之日。不过，我的志向不在此而在彼。就明说了吧，我看大隋气数已尽，不可报效，想投奔瓦岗，与义军同生共死。如此以来，从志向上讲咱是冤家对头，从感情上讲咱是兄弟。大将军若放虎归山，我便赳赳而去，若杀我，我定笑迎刃剑。是放是杀，大将军就决定吧！”

“我李渊向来不以志向定人高下，更不以胜败论英雄。既然你不想留下，我决不难为于你。你大胆地走吧，远走高飞，乘风破浪破巨浪，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士不可不弘毅，但任重道远，可要好自为之。”李渊从腰间解下那块佩戴了四十多年的商代玉猪龙，拍在孟乘风手中：“带上他，留作纪念。山不转水转，我敢肯定，咱俩总有见面的机会。说不定明年的今天，就是相聚之日！”

孟乘风接过玉佩，系于腰间，向李渊磕了三个头，飞身上马，道声“大将军，不，兄长，后会有期！”然后在马屁股上狠抽一鞭，头也不回，奔驰而去。

“一块好料，可惜不肯留下！”李渊的目光紧追着那匹枣红色的战马和马上的孟乘风，直到他消失在龙门山的树丛中，方才收回浸了泪的目光。

送走了孟乘风，李渊即与宋黑子等人进入董理的人马组成的包围圈中。他骑上一匹骏马，向着圈中的人群道：

“诸位弟兄，你们因贫穷而造反，有情可原。根据圣上旨意，



凡造反者，一律斩首。念你们是普通百姓，又已降之，以故不予追究。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离去，并通知死者的亲属前来认领尸首！”

宋黑子不经允许，便大声叫道：“弟兄们，李大将军是个好人，跟着他走没错。我已被留用为参军，陶丘山他们已被任命为旅长，这样的好事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啊……”

鲍坤胆颤心惊：“兄长，你不杀这些造反者也就罢了，又是收留，又是任命，乱子惹大了。若是圣上追究下来，轻则下狱，重则杀头啊！他们比不得玉葫芦和姜麻儿，他们是义军，而后者是草寇啊！”

李渊望着那群俯冲到尸堆上啄食眼珠的秃鹰，十分随和，但却很是坚决地道：“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他们是人不是畜类。国有三不祥：有贤不知不祥，不用不祥，不任不祥。我既知又用又任，为国去其不祥，何罪之有？”

第十二章 途中奇遇

搬取眷属，歹人截杀，误伤单高，植树岗叔宝抡铜。路边店巧遇雄信，微露心迹。古刹得子，宝殿抽签，指婚柴绍，一掷万金，以报答救命恩公。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叛者蜂起，祸难频兴，摇荡四方，不合如砺。蛇行马攫，攻城夺邑，奸淫虏掠，穷凶极恶，意在图朕大隋。朕受天命，睿往在躬，救颓运之恨，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郡县，廓妖气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岂容草民造孽！今，长星夜扫，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其非歹运，乃反叛者之恶条也。大隋江山仍固，若将士以社稷为重，俱用朕命，叛军虽众，不日可除。

渊乃名人之后，胆略俱佳，以身许国。侍先帝遗力不余，佐朕躬横刀立马，谁能与共？知大兴，力摘硕果，西域平叛欲摘瓜而得豆，吐谷浑族，至今循规蹈矩。黎阳大战，戮敌猷丧敌胆；翠华山中，以心治人收降草寇；龙门城惩妖，以寡胜众威名远扬。

时危见臣节，乱世识忠良。伯乐不可以欺马，君子不可



以欺人。虽良马难乘，然可任重致远；良材难得，然可致君见尊。朕之授官，必择才行，故封渊为威武大将军，留守太原。管辖山西及甘肃荣阳、楼烦等地。朕之汾阳宫为其所用。原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将。辅佐渊治好山西之事。

朕知人善任，渊当克勤于邦，赤心于朕，继之以往，图之以新，卫朕华夏，保朕社稷，功济四海，成其伟业，以求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奇音，蛟鱼出穴，九臣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之布新之境。准渊携眷属、子女、佣仆、幕僚至晋。

吁噫！有渊佐之，天不亡朕。

这是王安在弘化郡衙向李渊宣读的炀帝的圣旨。

李渊接下圣旨，高兴之余，不无疑惑，问王安道：“渊区区微才，且向被圣上疑之，圣上不仅不治我龙门收编、奖掖宋黑子的叛军之罪，反而在一年之后对我如此高看、信任，不知何故？”

王安直言不讳：“当今天下，义军遍布九州，已成燎原之势。翟让、李密为首的瓦岗军已达十万余众，矛头直指长安，欲夺帝位，重立新天下。今已占据了大半个河南，以及山东南部。且前往投之者蚁拥蜂攒，小至一人，大至小股义军，天下趋之若鹜。圣上急派王世充率十万人马前往镇压，大败而归。好在李密野心膨胀，于今岁秋初杀死翟让，瓦岗等损失巨大，圣上方才长出了一口气。窦建德因圣上疑其谋反，杀害了他的全家，遂率二百人投奔河北高士达领导的起义军。他的朋友孙安祖死后，所领导的义军部下归了建德。前年，建德佐高士达，并以诈降之计击垮涿郡郡守郭绚的万余人马，郭绚阵亡。去岁，大将杨义臣来攻，因

高士达不用其计，大败，高士达殒命。自此，窦建德坐上了头把交椅，截止去岁末，其队伍已发展到十余万人。今年春，在河北乐寿立新朝，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并指派官员，建立官署。圣上遂派大将薛世雄率三万兵马南下御敌，不想在河间城南的七里井中建德埋伏，全军溃败。今，建德已攻占了河北的大部分郡县，势如破竹……”

“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不必再谈，就谈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其实，李渊此时已经明白了炀帝的用心，为使事情更加清楚，便打断了王安的话。

王安接着道：“刚才所言，是圣上重用你的原因。试想，义军风起云涌，大隋江山危在旦夕，圣上若再不重用舅父，他重用谁去？圣上已看得明白，天下朝臣，谋略于胸的常胜将军惟舅父而已。圣上将山西这关中的门户交于舅父，可见其用心良苦。至于圣旨上的高度评价，为的是拴住舅父的心，使舅父为之卖命。其实，圣上对舅父一直不信任。”

龙门城血战后，李渊便率兵马回到了弘化郡。一晃过了三百六十五个日夜。此时的弘化郡风调雨顺，民勤粮丰，加之他的辛勤治理，不仅无人造反，就连小偷小摸也极为罕见。仓廩盈而知礼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打架斗殴者几乎绝迹，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只差数步之遥。军力增强，人马增至九万有余。并且真正地实行了兵民合一，忙时耕种，闲时训练，兵悦民乐。眼见得烽烟四起，起义的时机已到，正在筹划，不想炀帝雪中送炭，下了这道使他如虎添翼的圣旨。他想向王安敞开心扉，谈论举义旗，反戈一击的事，郡丞惠春风为首的衙内官吏前来祝贺，便将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便下令设宴，既为王安接风洗尘，



又以示庆贺。

宴席半夜方散，李渊与王安同榻而眠。二人无须设防，无话不谈。从义军谈到靠山王杨林、奄奄待毙的杨素。又从杨素谈及宇文述，最后才谈及起义之事。李渊道：

“不瞒你说，黎阳大战前，我决心力保圣上，以求江山稳固，国泰民安。黎阳大战后，便渐渐生出了二心。因此，多行义举，以收买民心，扩充人马，张大势力。今，圣上无道，蓄疑败谋，怠忽荒政，民皆恨之，举义者无以计数，战火频仍，若我在这火堆上再扔上一捆柴，就有好戏看了。纵观当今义军首领，出类拔萃者李密、窦建德而已。若论二人之才华，当在我之下。一旦到了那天，天下必是我的无疑。当然，还有一段很长的、布满了荆棘的路要走。王安，这是舅父的心里话。去岁你来这弘化郡宣旨，曾一语道破了天机，舅父恼怒，那是时机不到。今时机到来，你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俩好好计议一番，以防盲动。”

王安头枕双手，目视帐顶，娓娓地道：“我也以为时机到了，来这里之前便想了许多。舅父拥有民心和近十万兵马，又处于这关中的咽喉之地，若揭竿而起，退可以守，攻可以战，况且官兵与百姓必响应之，定能取胜。只是副将王威武、高君雅为圣上所派，定负监视之责，定要谨慎从事，待时机完全成熟后再行动不迟。我在宫中，别无他能，及时向舅父报告消息也就是了。圣上也太大意，不仅将这关中的门户交给了舅父，还让舅父带家属、子女、仆佣和幕僚，如同下了一场及时雨。李建成休假，已从江南回到了长安。临来前我已将圣上的旨意告诉了舅母和建成、世民，让他们在家等着，以待舅父前往搬取。”

“是啊，既然想干大事，又不违圣上旨意，就都将他们娘几

个都搬到这山西来吧。”李渊披衣下床，向已经迷迷糊糊，处于半睡状态的王安道：“一路劳顿，定是很累，你睡吧，我给圣上写封信札，你带回去。”回头看去，王安已经睡了过去，而且打起了呼噜。他怜爱地摇摇头，来到几案前，沉思一会，一口气写下了下面的文字：

圣上明鉴：接到圣旨，渊涕泪交流，叩首流血。渊无才无德，就为圣上做了那么点事，竟受到圣上如此垂青，慰矣、足矣！敢不沥胆披肝，以效犬马？

渊虽出身于将门，却以布衣自视。布衣朴敦，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则飞霜击于燕地，振风袭于齐台，却不买名声于天下。渊惠圣上恩光，少有作为，圣上却弃渊之弊端，扬渊之长，弃渊之过失，扬渊之得，由区区知县擢为讨捕大使、右骁骑将军，今又旨留守太原，垂顾之隆，可见一斑。常欲结缨伏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人君。争做忠君利国之三晋奇人，不做燕赵悲歌之士。

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雕，荣光塞河。虽毛贼作乱，却是乌合，大军到日，便可土崩。有上天助之，圣上镇之，不足为虑。晋为关中门户，圣上委以重任，可见圣意之重。渊别无他能，守住门户，靖其三晋，保汉中叛者难入关中，以固社稷，宁圣心，还能为之。一言一蔽之曰：为报圣上隆恩，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渊自佐圣上，从无所求。为社稷计，渊冒死谏之：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王好细腰而国多饿人。治国之道，惟在得才人，不得小人。得一小人，小人竞进，得一君子，君子盈门。圣上明哲，用君子，弃小人。然，小人饰之难辨，当



多防之。渊不怕君子，惟怕小人，若呈三人成虎之势，渊不足论，怕是民多轻死，国多饿人也！此为渊之肝胆，圣上鉴之。

渊不日便搬取眷属于晋，以示守疆之决心，亦不违圣意。恳请圣上垂顾再三，视渊大节。斥小人之谗，去渊之累。渊好清心竭虑，以报圣上。

撰完此信，李渊上床，仅睡了半个时辰，天便大亮。他唤醒王安，将信札交王安过目。王安揉了揉惺忪的睡眼，浏览一遍，大叫其好。李渊问其原因，王安道：

“此札有情有理有节，既表达了对圣上的感激之情，又表达了忠君之志，还能让圣上将宇文述这样的小人推向一边，不愧大手笔。好一付让圣上迷心的‘麻沸散’啊！”

李渊高兴地看着王安：“你这孩子，又长进了。洞察幽微，见微知著，日后定能为舅父成其大业做出贡献。今日你就回京去吧，我数日后起行，搬取眷属。”

王安边洗漱边告诫李渊：“圣上让舅父留守山西，且占用圣上的行宫，定会引来宇文述之流的嫉恨。为防不测，宜早行动，最好秘密进行。舅母他们正在暗中准备，舅父回京后……”

“你小子，鬼道道越来越多了！”李渊将丝帕递到王安手里：“回去告诉你舅母，行李不宜太多，一车足矣。府中的仆佣、幕僚全部打发回家，务要多给其银两，使其满意而回。理由嘛……就说经济拮据。为防泄密，先让你舅母到你家去。你家在城外，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我直接到你家，就不进城了。然后通知建成、世民、元霸、玉心姐弟直奔蒲州城。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在这多事之秋，防患于未然是上策。”

王安离去的第三天，李渊以外出巡视为名，仅带十个亲兵，外加柱儿和李小古，信马由缰地向南而去。一路之上，既不进郡，也不入县，夜宿村边小店，日走小道羊肠，不日便进入了王安在城外的家。

王安的家离长安城三十里，人称之为三十里堡。村子不大，不过百余户人家。王安的家在村子东端，高房大屋，为村中首富。李渊的姐姐已经五十有五，头发已经花白，精神却壮旺。李渊的姐夫原来是个参军，因无大能耐，回到村上，养起老来。王家有李家资助，又有王安的俸银，日子过得很好。

宝惠前天就以走亲戚的名义来到了王家，按李渊之嘱，仅带来两辆车子，一辆装载行李，一辆由她乘坐。她很想骑马，无奈身怀六甲，便只好坐车了。仅有一事违了李渊的意，那就是留用了女佣梅儿。梅儿的丈夫去年因病亡故，又没孩子拖累，是极好的人选。为的是路上好有个照应。

李渊怕夜长梦多，仅在王家待了不到半个时辰，便告别了泪眼扑簌的姐姐，踏上了通往汉中的官道，同时让姐夫立即进京，通知建成他们星夜起行。

正值暮秋，西风飒飒，树叶凋零，李渊一行在秋风中急行，当天下午便走了五十余里，来到临潼山下的植树岗。

临潼山在长安城东北，南依骊山，北跨渭水，山势陡峭，险峻异常。树木茂密，荆葛缠绕，少有路径。山上有座伍相国神祠，是为身为明辅、挟制诸侯、临潼会上力举千斤巨鼎、名震海宇的伍子胥修建的。李渊深慕此山、此祠，却因诸事繁忙，从未到过。宝惠也十分崇敬伍子胥，亦未光临。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到相国神祠瞻仰一番，然后在相国神祠过夜，次日天亮后起行。



“快快留下买路钱，否则碎尸万段！”

李渊顺声看去，只见灌木丛中兀地钻出了十几条汉子。汉子黑灰涂面，身着布衣，各使一把宫中侍卫常用的戒刀，气势汹汹地向他扑来。就这么几个拦路的毛贼，有何惧哉？李渊未放在心上，又不想打杀人命，便劝汉子们好自为之，立即让开上山的道路，放他们过去。不想汉子们不仅不收敛，反而穷凶极恶，而且李渊的身后又出现了三十余条汉子，成前后夹攻之势。亲兵们见状，拔剑在手，护住了李渊及宝惠乘坐的车子。李渊心中疑惑：拦路打劫者往往单人独马，怎的这么多人出动？而且对行李车不感兴趣，向着自己扑来？定是走露了消息，被仇人盯上，前来夺我性命。于是言道：“你们不就是要买路钱吗？银子都在那辆车上装着，拿去也就是了。”

“谁要你的臭银子？爷们要的是你的狗命！”其中的一条汉子叫道：“弟兄们，给我上！先拿下李渊狗头者重赏！”

“那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李渊让亲兵成文龙取过青龙偃月刀，叫声“尔等保护夫人，让我来对付这群刀手！”偃月刀一轮，拍马杀入敌群，连杀数敌。不料汉子们并不惊惧，无不冲锋在前，将李渊团团围住。一虎难敌群狼，虽然有六个亲兵前来助战，却难退敌众。

“哪里来的歹徒？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妄害人命！”

喊声如同迅雷，震得岗下嗡嗡直响。

李渊抬头看去，一座下黄骠马，头戴范阳毡笠，身着皂色箭衣，外罩紫色马褂，脚踏虎皮靴，手持双铜的汉子从半山腰打马而来。人如天神，马似游龙，眨眼间便杀了过来。挥舞双铜，左冲右突，若弄风猛虎，似醉酒狂狼。直杀得汉子们乱了方寸，扔

下十数具尸体，四散逃奔。

李渊乘机追赶，将那个叫嚷要拿下他狗头的汉子生擒活捉，以弄清原委。正要寻那骑黄骠马的汉子，报救命之恩，不想汉子已放开坐骑，打马而去。遂大声喊道：“壮士请住，请受我李渊一拜！”

骑黄骠马的壮士不知为何，头也不回。李渊无奈，在赤兔马的屁股上狠抽一鞭，追了过去。壮士看他紧追不舍，又问他姓啥名谁，为何相救，便回头道：“救人一命，何足挂齿？李爷休追，在下如实相告也就是了。在下姓秦名琼。”说着，左手摇了两摇，双腿一夹，不见了踪影。李渊怕夫人有失，又急于弄个明白，便打马而回。可惜因是逆风，他只听清一个“秦”字，又将壮士的手势误认为“五”字，便将“秦五”二字刻在了心上。

回到植树岗下，李渊立刻审问要他狗命的汉子。汉子浑身是伤，却能言语，慢慢说出一番话来：

“老爷，我等并非拦路之贼，是宇文述丞相的家丁。受宇文丞相所派，前来拿你性命，其中有他的儿子宇文吉。若不是宇文吉非要报仇雪恨，缠着宇文丞相不放，宇文丞相也不会出此下策。宇文丞相本想在圣上面前谗言，再买通朝臣参你……参你。”

“他娘的，这歹徒死了！”成文龙踢了汉子一脚：“助纣为虐，罪有应得！”

事已明了，不便在此久待，李渊正要下令起行，忽见前面尘头起处，一匹快马向这边奔来。李渊以为贼人又至，急忙扯满雕弓，嗖地射去，马上之人应声落马。李渊正在高兴，便见一群抬着食盒，抱着香烛，仆奴模样的男人跑向死者。他大叫“不好”，赶奔过去，这才明白误杀了人命。原来，这些人是到相国神祠上



香的香客。一香客问：

“这是我家总管单高，何事得罪老爷，被老爷射死？”

李渊如实相告：“我叫李渊，搬取眷属，行至这植树岗下，被一伙歹人截杀。巧遇你家总管打马而来，以为是歹人的余党，以故误杀你家总管单高，还请谅解。”

“啊！你就是李渊李大人？我家主人常提起大人！”

香客们弃了怒色，跪于李渊面前，无不争睹其容，顶礼膜拜。李渊大惑不解，问道：

“你家主人姓甚名谁？家住何处？你们为何如此？”

香客回答：“我家主人乃潞州二贤庄人单道。二主人单二员外名通，号雄信。二员外今往河南贩卖绸缎，不日即回。二员外说是大人曾救过他的命，总想报答。”

“啊呀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李渊转悲为喜：“八年前，我在二龙山狩猎，遇见歹人抢劫一大汉财物。大汉武功虽好，却寡不敌众。性命危在旦夕之际，我立马赶到，打杀了贼人，救了你家主人性命。有香囊为证，请诸位细看。”

这是一个用黄金做成的，大如鸡蛋，四面镂空，雕琢精细，别具匠心的物件。物件能开能合，香味四溢，是香囊无疑。上面画龙刻凤，并有“单雄信之用”四个字。

证据凿凿，单府的家人们便无怀疑。那个自称二总管的单真道：

“老爷既是我家二主人的救命恩人，射死大管家单高之举，想我家主人不会怪罪。求大人修书一封，我等带回单府，也好向主人交代。”



李渊令柱儿从车上取下笔砚和三百两银子，写下了“李渊误杀单高，日后当面请罪”数字，连同银子一并交给单真。抱歉地道：“我与你白银三百两，即买棺收敛回籍。待我回到山西，多做些功德，超度亡灵也就是了。”说完，告别单家仆佣，来到夫人的车边：“贼已退去，咱这就上路吧。”

宝惠“嗯”了一声，便不再言语。李渊急于离开这凶险之地，也没将夫人放在心上。待走出二十余里，宝惠忽然腹痛难忍。梅儿是过来人，清楚这是为何，便向李渊道：

“老爷，夫人已怀胎九个月，经这一路颠簸、惊吓，怕是要提前生了，快找个安身之地吧！”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道旁又无驿站，到哪里安身？李渊正在犯愁，忽听前面的山峦之中传来颂经之声，断定必有寺庙古刹，便急令车夫催马攒行。待进入山口，一座规模不大的古寺赫然出现在面前，寺门之上有块匾额，上写“承福寺”三个大字。

承福寺主持五空，忙召集众僧，将李渊一行迎至寺中，腾出最好的房间，让宝惠住下。李渊怕再出祸端，令亲兵巡哨，自己在宝惠房中佩剑读书，以防不虞。三更时分，宝惠临盆，又为他生了个儿子。他灵机一动，为儿子起名“元吉”，为开元大吉之意。次日平明，众僧前来叩贺，他谦逊地道：

“寄居分娩，污秽如来佛场，罪归下官，下官拜谢各位长老才是，长老们怎的叩贺起下官来了？无奈夫人身体虚弱，难以立刻赶路，欲再借宿数日，恳请应允。”

五空道：“贵人降世，古刹生辉，何敢不留！李大人，陋寺大雄宝殿中的佛祖显灵，签筒中的签也有了灵性，十分灵验，抽上一支，断个吉凶如何？”



李渊应下，遂与五空来到重檐歇山，彩绘斗横的大雄宝殿之内。殿内佛祖塑像高两丈有余，面目慈祥，通天拔地。塑像前供品充盈，香烟如云似雾。一僧盘腿念经，一僧立于供桌旁敲击木鱼，击打铜磬，玄玄妙妙，如同置身天外。他点上香，磕过头，僧人遂捧起供桌上的签筒晃了数晃。他随便抽了一支，顺手交给五空。五空念道：

“天河倒泄玉瓶开，子从南来归大海。气紫原是苍天赐，象龙本是龙投胎。”

李渊心中一动，却明知故问：“长老，这是何意？”

五空吃惊不小：“啊呀呀，上上签，上上签啊！据老衲所知，自魏之初本寺开寺以来，当今万岁爷十年前巡幸至此，抽到这支吉签，后无来者。老爷不仅有天子之相，亦有天子之实哟！老爷请看，这第一句是说天降杰人于世。这第二句是说老爷从南边来，到一个最能使老爷施展本事的地方去。第三四两句是说，老爷身裹紫气，原本就是龙子。这是一首藏头诗，每句的前一个字组成了一句话，即：天子气象。

李渊心中如同灌了蜜，但却现出一副很不相信的神态：“一支竹签，能说明什么？请长老不要惊异，若传出去，岂不是引火烧身吗？谢长老关心。我想浏览一番，不知长老是否答应？”

五空忙答：“莫说大富大贵，有天子气象的老爷，就是庶民百姓，也无阻止之理。今百姓衣食无继，故前来烧香、浏览者如寥落晨星。先帝在时，国泰民安，来这里上香、浏览者不绝如缕，高峰期日达数万人之多。”

李渊出了大雄宝殿，压抑着心中的喜悦，极目远眺，以转移注意力。只见四面峭壁、苍岩如堵，远山秀拔万状，近山幽丽千

姿。飞泉激越，溪水曲回，满山遍野都是郁郁葱葱的松柏和万紫千红的枫叶。山间烟雾缭绕，山顶云气如蒸，煞是壮观。碧峰之下，松柏之中，宫殿崛起，峻塔贯云，气象万千，别有洞天。大雄宝殿居中，前后各有殿宇三座，说是规模不大，是针对五台、少林等大规模的寺庙而言，实际上比临潼山上的相国神寺大得多。他走马观花似地转了一遍，正想回到寝所，一眼发现前面耸立着一块高丈许、宽五尺有余的石屏。走向前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宝塔凌云，一日江山，无边清静；金灯代月，十方世界，何等悠闲。侧边写：汾阳柴绍题。词意古朴，笔法雄劲，非一般人所为。便问五空，柴绍为何人。

五空回答：“是汾阳县的柴公子。柴公子在敝寺攻读，已达年许，今春至这石屏处，偶题此联。柴公子亦非同凡响，才貌俱佳，诗书盈胸，为少见的奇才。老爷若想与他结交，老衲便领老爷到他的书斋相叙。”

李渊正有此意，便一口应下。五空在前边带路，来到最后面的花圃。花圃左后角有一掩映在苍松和翠竹中间的极小的院落。五空轻叩门扇，一年纪不过十四，稚气十足，书童打扮的孩子打开柴门，问是何人求见。李渊答道：

“就说李渊求见。”

“你就是李渊李大将军？今日真开了眼了！”书童面带喜色地端详着李渊：“与俺家公子告诉我的一模一样！”

这时，从院子中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年轻人双眉入鬓，凤眼透着智慧的光，气宇轩昂，声音宏亮：“久违年伯，不知驾临，有失远迎，望请恕罪！请年伯陋室叙话。”

来到柴绍静幽恬淡、书墨飘香的书房，二人边品茗边交谈，



十分投机。二人谈及在山西汾阳县巧遇的相见恨晚，再谈及志向，然后李渊有意将话题引到柴绍的家庭和婚事上：

“柴公子的家父、家母可好？小弟柴青也长大成人了吧？咱俩相见时你才十几岁，一晃数年不见，长成风度翩翩的大公子了。若在路上碰见，真不敢相认。”

“年伯过奖了。”柴绍彬彬有礼地道：“家父家母健在，精力充沛，不逮当年。经营百家店铺，千顷良田，精力绰绰有余。小弟柴青已经十岁，调皮好动，不喜读书，极好耍枪弄棒，轻功好生了得。侄儿来这承福寺苦读之前，他露了一招。像离弦之箭，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一把抓住了那只正在飞翔的麻雀。他若日后成为正人君子，当是不可多得的将才，若是堕落下去，鸡鸣狗盗之徒是也。那年年伯到汾阳探察，探望侄儿父母，高大的形象和不俗的谈吐，就刀刻斧凿般地印在小侄的脑海里。自此，做年伯这样的人，就成了侄儿的左右铭。咱爷俩真有缘分，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离汾阳千里之遥的承福寺相遇！”

“你不在汾阳帮父母料理府上的事，怎的在这承福寺苦读？”

“家有千粟，日食不过三升，广厦千间，夜用不过八尺。侄儿的志向不在财富，而在四海，义之所在，身虽死，无憾悔。今，天下大乱，国将不国，小侄岂能在那个有着万贯家财的家中浪费时光？便来到这承福寺苦读诗书，精砺兵法，操练武功，以待时机。可惜年伯是朝中重臣，若是义军首领就好了，侄儿便如鱼得水，与年伯共创大业，也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来这承福寺读书练武，还有一个原因。侄儿年前夜来一梦，梦见一个骨骼非常，有天子之相的仙人驾临承福寺，将小侄接走，从此飞黄腾达，实现了雄心壮志。莫非年伯就是侄儿梦中的仙人吗？”

“贤侄可有妻室？”

“大业未成，缘分未到，以故形只影单。在汾阳时，父母也曾托媒人介绍过朝廷命官的千金小姐，富商大贾的大家闺秀。虽无不如花似玉，侄儿却无一相中。”

李渊深思着，好久好久方才言道：“我有一女，唤作玉心，早已过及笄之年，因寻找像贤侄这样的人为伴，尚未受聘。我意欲与贤侄一同回晋，然后托汾阳知县欧阳乾为媒，以配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柴绍感觉良好，仿佛事情就应当如此。他忙向李渊深施一礼：“多谢年伯抬举。有年伯和知书达理的伯母指教，小妹定是个志向远大，文章锦绣，武功出众的才女。侄儿应下了。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缘分！”

李渊回到宝惠的产房，向夫人讲了柴绍的情况，宝惠喜极而泣，言道：“这也许就是缘分，冥冥中的缘分！”

一晃半月过去，李渊估计王威武与高君雅两位副将已经上任。虽然 he 已派成文龙将夫人的情况通报了已经到达蒲州的儿女们，以及弘化郡丞惠春风，还是放心不下。好在宝惠的体力大都恢复，天气虽凉，却不太冷，便收拾行李，在柴绍的陪伴下向太原进发。

离开承福寺，不过走了三十里路程，天已晌了，看路边有座小店，便进入店中，要了些酒菜，还未下箸，便见三条大汉脚步匆匆地向这边走来。

“啊呀呀，怎的这么巧？那不是单雄信吗？”李渊一眼认出了那个二十出头，面色青黑，头发微黄，着一身灰不溜秋的缎裳，手提金钉枣阳槊的大汉。他以为单雄信为他射杀府中总管单高而



来，心中不免愧疚紧张，便迎上前去：“单小弟，还认识李渊吗？”

“兄长，是兄长，果然是兄长！”单雄信揉着眼睛，声若雷鸣：“小弟做梦也想见兄长一面，曾打算到弘化探望兄长。因兄长是朝中重臣，小弟是抱打不平，痛恨官府的绿林中人，怕给兄长惹出祸端，只好作罢。不想老天有眼，安排咱在这荒郊野坡相见，喜煞小弟了！”

李渊道：“十几天前，为兄在临潼山的植树岗遭歹人暗算，误杀了你家总管单高。为兄还以为你是来找我算账呢。”

“小弟以贩绸缎为名，到瓦岗……小弟刚回府，不知哪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死了就死了，找兄长算什么账？兄长救了小弟的性命，这大恩大德报还报不过来呢。”单雄信向同行的另两条大汉道：“王伯当、谢映登二位小弟，这位就是兄长经常向你们提起的，兄长的救命恩人李渊李大将军。快快跪下，给兄长叩头！”

三人一齐跪于尘土之中，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李渊慌忙将三人扶起：“使不得，使不得，愧煞渊了！快到店内叙话。雄信弟，你给我见礼也就罢了，怎的这两位小弟也跟着行此大礼！”

四人来至店中，李渊要店家添酒上菜，然后将夫人宝惠和柴介绍介绍给单雄信。单雄信与王伯当、谢映登不由分说，又跪下来，嘭嘭嘭给宝惠磕了三个响头，方才落坐。单雄信咕咚咚喝下一碗酒，指着王伯当道：

“伯当小弟为金山人氏，曾做过武状元。若论他的武功，一杆方天画戟神出鬼没，箭法百步穿杨。因奸臣当道，以故辞官，神游天下，结交英雄豪杰。”

“怪不得这么面熟，前年殿试，圣上选俊彦于科场之中，当

时我在场。选出文状元后，又选武状元。伯当弟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管射；马枪、走关、负重、身材均属一流，圣上钦点为武状元，也是华夏自古以来的第一个武状元。因公务在身，未及深交，我便离开了京都，后来听说伯当弟被擢为中郎将。”

“王小弟在任才数月，便金盆洗手了。”单雄信又指着墩壮结实，二目放光的谢映登道：“映登弟仅小我月余，也是一条好汉。长州人，一杆银枪耍得翻江倒海，比罗家枪差不了多少。因往山西探亲，遇上王伯当。二人性格相投，志向一致，便结为金兰之好。兄长不在山西自在，到这野村小店何干？”

李渊将圣上让其留守太原，回京搬取眷属之事讲了一遍后，问单雄信他们的来龙去脉。性烈如火的单雄信边大吃大嚼，边讲了事情的经过：

秦琼秦叔宝为原北齐济南太守秦彝之子，武功超绝，有万夫不当之勇，专打不平，好出死力，且性情豪爽，济困扶危，结交天下好汉，有“小孟尝”之称。使一双祖上传下来的镀金熟铜铜。娶妻张氏，贤慧善良，为人称颂。去年山东济南府招聘捕快，经他的朋友、捕快都头樊虎的推荐，从家乡山东历城县来到济南任捕快之职。因不以官为贵，志在斩将搴旗，开疆拓土的他，根本不愿意当这为官府出力的差事，搁不住母亲的劝说。他是个孝子，不愿惹母亲生气，方才上任，以作权宜。俩月前，济南府刺史审决一起盗案，将盗贼充军，发往潞州府收管。恐在山西地面有失，当堂点了叔宝与樊虎的卯，令他俩执行这桩公务。二人先押解犯人到长安司挂了号，然后向山西进发。二人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潞州府，将人犯带至衙门，授过了文书，眼看着禁子将人犯收了监。本应由知府蔡老爷签发回批，不想得到的回



答是：蔡老爷有令，等李大将军搬来眷属，喝过贺酒后再签发回批。叔宝与樊虎万般无奈，便在王小二的店中住下，等待批文。

一日，王小二以本钱短缺，无钱购买菜蔬为名，向叔宝索取宿食之资，叔宝到盛银的箱中一摸，吃了一惊。原来府里发给的盘费，全由樊虎背着，在关口与想顺路到汾阳县探望姑母的樊虎分手时，因匆匆分别，忘记将盘费分开。他无计可施，便将给母亲买潞州绸做寿衣的十两银子交给了王小二。又过了数日，蔡老爷仍不发回批，万不得一，只好闯入衙内，请求蔡老爷快签回批。蔡老爷开恩，看在济南府刘爷是他的好友的份上，不仅签了回批，还令库吏取银三两，交于叔宝，作为路费。不想王小二算盘一拨，交上这三两银子，还欠白银五两。一分钱难煞英雄好汉，叔宝实在无法可想。便经王小二介绍以庄乐的名义将座骑黄骠马卖给了刚从河南回府的单雄信。单雄信与叔宝从未见过面，经王伯当和谢映登点破，懊悔不已，三人便风风火火地追了过来，不想在这里遇到了李渊一行。

听完单雄信的讲述，李渊由衷地道：“缘分不到，不可强求，我就与秦琼秦叔宝失之交臂。那日植树岗遇险，若不是他拼死相救，我命休矣。看来我与他的缘分也未到，又见他伸出了五个手指，便以为他叫秦五。我李渊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样的英雄好汉，屈指可数！”

四人感慨一番，李渊恳求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随他到汾阳公干，单雄信言道：

“不是小弟惹兄长生气，兄长为朝廷重臣，为朝廷出力，我等恨朝廷，恨贪官污吏，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若随兄长前去，毁了志向事小，惹下祸端事大。”

王伯当抱歉地道：“兄长的心意小弟领了，但却难以从命。我王伯当状元不当，中郎将不做，为的就是与朝廷和官府作对。今义军蜂起，我们正准备投身其中，建功立业，只是暂时还不知投哪支队伍为好。”

“小弟也难遂兄长之愿。”谢映登不善言辞，而且口吃，话语少而短：“请……那个请兄长谅解。”

“兄长是个明白人，隋朝已风雨飘摇，炀帝也快完蛋了，你还为他卖命，少见兄长这样的愚忠。”单雄信劝道：“兄长就反了吧。若反，我们兄弟三个和天下英雄，会投之麾下，搅他个天翻地覆，弄个皇帝让兄长当当。”

李渊怕墙外有耳，急忙打手势让单雄信住口。单雄信却不以为然，仍然大喊大叫。于是，他便想立刻离开此地，向单雄信等三人道：“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须立志。三位小兄弟皆有大志，可敬可佩。但立志欲坚不欲锐，成功在久不在速，万万不可大事未做，便口出狂言。祸从口出，一旦事发，功便化为乌有了。为兄急着赶路，马上起行。后会有期。”

送走了李渊一行，单雄信挠着头皮，若有所思：“二位小弟，李兄话里有话，不知你俩听出来没有？他不仅不反对咱们闹事，还告诫咱们成功在久不在速。这不等于说，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举义。”

“就……是。”谢映登恍然大悟：“我也……这么看。”

王伯当书读得多，言谈举止很是得体。他压低声音：“李兄胸怀大略，不像咱仨这么毛愣。今日，他的话说到这等地步，难能可贵，可见他对咱们信任到了何种程度。这非小事，只能天



知、地知、咱仨知，说啥也不能走露出去。若东窗事发，反隋的大旗怕是无人扛到底了。”

单雄信直点头：“还是伯当有能耐，出嘴的话就是中听，其实也不必风声鹤唳，以后注意点也就行了。我说，这秦大哥咱们追还是不追？”

谢映登指着前面：“当然追……追了。”

“以小弟之见，咱不能再追下去了。秦大哥之所以改名卖马，怕的是被人耻笑，之所以卖马后逃之夭夭，怕的是被人认出，丢了面子。莫说咱不知他逃往哪个方向，他又腿脚利索，行走如飞，就是能追上他，又能怎样？不等于羞辱他吗？”王伯当道：“咱不如回到潞州，将他的黄骠马喂好，以后总有见面的时候嘛。”

单雄信与谢映登点头称“是”。于是，三人跟在李渊一行后边，与李渊不即不离，保护李渊一行的安全，因为潞州也在山西。

其实，王伯当的看法和决定是对的，秦琼是条极要脸面的好汉。囊中羞涩，卖马还债，这本来是极正常的事，不丢人，可他却以为这是令人瞧不起的事。他卖马时用假名，卖了马与王小二结清了账，做贼似地逃出潞州城，又日夜兼程地奔向济南，连为高堂老母做寿衣的潞州绸都没来得及买，为的是保全自己的脸面。此时，他已走了三百余里，若再向东南方向走去，用不了七天就可回到济南，不想走得匆忙，竟向西南方向走去。

这日晨时，他来到一座山下，从山中传来嗡嗡的钟声，便断定山中必有古刹。问路人古刹何称，可有灵性？路人告诉他，古刹称承福寺，大雄宝殿中的签极灵。大凡遇到麻烦，心情不畅

者，总爱占卜打卦，问命运前程，让人指点迷津。秦琼也不例外，本不想当这任人驱使，又得罪人的捕快，却糊里糊涂地做了捕快。原以为盘费充足，一路之上又极为顺利的公差，却因盘费全被樊虎带走，被迫卖马还债，真真地倒霉极了。便决定去承福寺的大雄宝殿求个签儿，看是咋回事。想到做到，一路小跑，进了山门，然后拾级而上，来到承福寺中。过了韦驮殿，正要奔大雄宝殿，遥见大雄宝殿的四周搭了脚手架，泥瓦匠正在修整檐角。大雄宝殿正面的脚手架旁，设公座一张，上撑一把黄罗伞，伞下坐了一位紫衣少年，旁站六人，青衣小帽，垂手侍立。月台下竖两面虎头牌，上用朱笔标点，前面排列着刑具。他大步向前，认真端详，却不认得这栩栩如生的泥塑塑的是何人，更不知何人出巨资修缮，便问泥瓦匠。泥瓦匠告诉他说，这大雄宝殿是山西太原留守李渊李大将军出资修的，那紫衣少年是李渊的郡马。郡马是汾阳人士，姓柴名绍字嗣留。秦琼懵了，问道：

“我听说他甚受圣上器重，圣上令他留守太原。前些日子他在回太原途中遇歹人截杀，我救过他一命，今该快到太原了，怎的在这承福寺干此功德？”

匠人道：“李老爷奉旨还乡搬取家眷，在此寺住了半月有余，其夫人在寺中生了第四个公子。他怕污秽了圣地，便布施万金，重新修建这大雄宝殿。他前脚离开此寺，主持五空就让我们前来施工，今已动工十余日。”

“原来如此。”秦琼问：“这么说大雄宝殿就不开放了？”

匠人指着大殿里面：“匠人们正在为佛祖重涂金身，当然不开放了。哟！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是了，是了，东角门那边正在修建的殿宇中的塑像与你一模一样。你说怪不怪？天下竟有这



般奇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嘛！”秦琼没放在心上，却产生了前去印证一番的欲望。便进入东面的角门弄个究竟。

这里正在修建一座虎头门楼，上写“报德祠”三字的紫红大匾放在一边。再向里数十步，工匠们在不大的殿宇上下着功夫。旁边有一座神龛，龛内立着一尊神像，两个匠人正在做最后加工。神像头戴青色范阳毡笠，身着皂布海青色箭衣，罩黄色铠甲，足穿鹿皮靴。塑像前有一牌位，上写“恩公秦五之位”六个灿然的金字。金字旁边有一行小字：信官李渊沐手奉祀。这时，十数条汉子抬着一匹上挂两只镀金铜铜的泥马进入脚门。秦琼认得，这塑像塑的是自己的黄骠马。

“李兄啊李兄，琼不就是为你出了那么点力吗？何必如此？真让我无地自容了。小弟本当随兄鞍前马后，可兄与小弟的志趣不相投啊！不是小弟埋怨兄长，天都到什么时候了，还为杨广出力，大为不该啊！”秦琼怕被泥瓦匠和香客、游人认出，向下拉了拉帽檐，急步出了承福寺。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便折向东方，一直走下去。一路之上，频遇英雄豪杰，先在东岳庙巧遇原吉安知州，挂冠修行的维扬人魏征，又遇来东岳庙上香的单雄信、王伯当、谢映登，再遇史大奈、张公瑾、李公旦。又在皂角林遇姑夫罗艺、表弟罗成，成就了一串佳话。

为了照顾宝惠和怀中的婴儿元吉，李渊一行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又行了五天，方才到达临汾。适逢女儿玉心，儿子建成、世民、元霸前来接迎，一家人便在临汾城中住了一夜，次日平明继续赶路。

一路之上，柴绍与玉心产生了爱慕之情。柴绍对亭亭玉立，

端重大方的玉心十分满意，由初时的偷看，渐渐变成了无话不谈。玉心在临汾第一次见到柴绍的时候，便春心乱动，一见钟情，及至走了二百余里，便从心底爱上了有吕布之貌，周瑜之才的柴绍，爱情的火焰越燃越旺，终于坚定了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的决心。

李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却不向女儿点破，任凭玉心和柴绍在爱情之舟上相亲相爱。这双金风玉露便无了顾忌，形影不离，离禁果只差一步之遥了。不知有多少次，柴绍想将李渊已将她许配给自己的事实告诉玉心，却又觉时机不到，怕李渊怪罪，便守口如瓶。玉心不知下了多少决心，将自己对柴绍的爱慕之情告诉母亲，却因害羞，难以出口。

建成、世民、元霸兄弟三人也看得明白，心态却各不相同。建成以为姐姐与柴绍结合，郎才女貌，天作之合，但却不该在众目睽睽之下那么亲热。世民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既然男女相悦，就要甜甜蜜蜜，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该是多大的悲哀。元霸年轻，不晓世事，对男女之间的事几乎一无所知。他爱姐姐，却看不中柴绍那如同吃了颗酸果子似的样子，不止一次地表示要让柴绍尝尝自己拳头的滋味，都被建成和世民拦住。并警告他，要他约束自己的性儿，若是胡来，非揍他一顿不可。他怕惹父母生气，不与两个哥哥计较，却让姐姐哭笑不得。他找到玉心，指责玉心把自己扔在一边尽与柴绍在一起，并问“这是为什么？”还说“如果那酸种再缠着姐姐不放，就让他好看。”玉心劝他哄他，答应到太原后给他买一对镏金铜锤，他方才欢天喜地。柴绍生怕性情暴烈、力大无穷的元霸找自己的麻烦，在玉心的授意下，答应到太原后找最好的铁匠，给他打一把锋利无比的宝



剑。他忽然觉得柴绍并不酸，挺可爱的，主动接近柴绍，还为宝剑的事与柴绍拉了钩打了赌。

又走了数日，终于进了太原地界。李渊介绍道：“先帝初，将郡县分为上中下几等，郡的长官叫太守，县的长官称令。后将郡改为州县，分上、中、中下、下四等。到了当今圣上，又废州存郡，刺史复改为太守，郡县又由四等改为上、中、下三等。有人至今仍称郡为府，那是以前的事，叫惯了而已。”

元霸问：“父亲留守太原，管哪些地方？官有多大？”

“憨儿子，你就知道官、官！”李渊扫视着广袤的山西大地，不无自豪地道：“那父亲就告诉你。父亲的爵位是二品，所谓太原留守，是说留守在太原。”

“就管太原这么点屁地方？圣上太小视父亲了！”

世民盯元霸一眼：“元霸，你太无上下尊卑了，怎能打断父亲的话？请父亲说下去，儿子对这一带不太熟悉，听一听有益处。”

李渊接着道：“虽称留守，却管辖山西全境，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以南的地域。说得简单一点，东至常山，西据黄河，南抵太行，北至匈奴。憨小子，这是屁点的地方吗？告诉你，整个华夏父亲管了十之有三。”

“父亲能将这太原介绍一下吗？”

李渊看一眼问话的建成：“以后说话挺直腰板，声音响亮些，别像小媳妇似的，男子汉大丈夫嘛。你好好听着，这太原历史悠久，战国时秦庄王四年治郡，郡衙设在晋阳，辖五台山和管涔山以南、霍山以北的大片土地。汉以后辖地渐小，汉文帝改郡为国，不久复为郡，晋朝又改郡为国。北魏复为郡，隋初废，当今

圣上登基后，改并州为太原郡。父亲坐镇和住宿的汾阳宫就在太原城内。汾阳宫原是当今圣上的行宫，如今让我占用，够可以了吧？”

元霸高兴得一蹦一跳，还连翻了几个斤斗。李建成也心花怒放。世民与玉心的心思没放在这上面，他俩在思考如何帮助父亲完成治晋大业。柴绍亦是如此，也将心思放在如何施展自己的才华，助岳父一臂之力上。

李渊仰视着高远无云的天空，然后又指着脚下辽阔无垠的大地，意味深长地道：“你们看这天有多大，地有多广，是施展才能、实现志向的时候了。父亲和你母亲尚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况且风华正茂、前途无量的你们。到太原后，谁也不许摆将门之后的架子，吃祖上和父亲的老本，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对起自心，争取民心，愉悦圣心。一切听从我的指挥，不准妄自尊大，自以为是，任性胡为，不准吃请受贿，更不准信口雌黄。告你们说，我的地位能否巩固，大志能否变为现实，你们至关重要。不妨如实相告，父亲的身边到处是圣上的耳目，稍有不慎，定会酿成大祸。特别是元霸，更要严格约束自己，父亲一直担心事情会坏在你憨小子手里。进入汾阳宫后，不准出宫，父亲派专人教你诗书、功夫，若越雷池一步，打是轻的！要知道，当今天下，已快成群雄割据，诸侯各霸一方，无不对帝位、江山垂涎三尺。胜者为王，败者为贼，古来如此。到达汾阳宫后，待立住阵脚，父亲便对你们约法三章。”

元霸忽然来了招青龙探海，倏地坠于白龙驹下，抓起一块石头后恢复原状，然后顺手一扔，石块击中了数十步外那只正在觅食的斑鸠。接着双腿在马腹上一夹，白龙驹四蹄腾空。待接近那



只斑鸠，一招卧底藏龙，将斑鸠拣起，洋洋得意地晃着手中的猎物，向父母、姐姐、哥哥和柴绍展示自己的成果。看无人欣赏，又从马背上腾空而起，一招百灵钻天，一把抓住了从头顶上飞过的黄雀，飘然落地，接着一个又轻又飘的斤斗，落于马背之上。

柴绍激动得鼓起掌来：“好功夫，比我小弟柴青的功夫有过之而无不及！”

“小弟年纪虽轻，却是身手不凡，若到了咱这岁数，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也会败在他的手下！”玉心也为元霸高兴，向柴绍道：“不足的是元霸模样太差，怪吓人的。”

李世民将坐骑靠近李渊：“父亲言之有理，小弟性儿太傲，自恃其能，又过于憨直，若不约束，会生出事来，看我煞煞他的威风。”

“唔，有道理。就煞煞这憨小子的威风！”李渊问：“世民，你能轻伸猿臂，将元霸揽于你的马上，然后将他扔出十步之外，再将他接住吗？不如此治他，他不会就范。开始吧。”

世民答应一声，拍马上前，叫道：“三弟，为兄要将你挟离白龙驹，你小心了！”就在元霸愣神的功夫，他的蒙古良种血汗马风驰电掣，奔至元霸的白龙驹旁，右手陡伸，将元霸提到自己的马背上，接着将元霸向后抛去。在这元霸于半空中翻滚的瞬间，他一勒马缰，血汗马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掉转了方向。说时迟，那时快，一个鹞子翻身，奔向元霸，双手陡伸，将元霸接住，继而于半空中用上了老妈子纺线的绝活，连转三圈，轻轻落在向他奔来的血汗马的背上。动作轻盈而不飘浮，舒展而不散乱，紧凑而不拘谨，刚中凝柔，柔中凝刚，刚柔相济，赢得了一片喝彩之声。

李渊放声大笑，然后严肃地向元霸道：“憨小子，你自以为功夫卓绝，这回看到了吧？以后再不能自恃其能了。记住：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大凡有能耐的人，向来不无端地在人们面前显示能耐。满招损，谦受益，你可给我记住了。世民，将他扔于马下，看他还有何能耐。”

要在别人，早就羞愧难当了，元霸却恼羞成怒：“二哥太坏，偷袭于我，不算，坚决不算！有能耐再比射箭，大家都参加，父亲也不例外！”

“憨小子，如果你再输了咋办？”李渊问。

元霸回答：“若输了，以后我听大家的！”

一群南去的大雁大概累了，纷纷落于前边百步之外的水草边。也怪它们太大意，收入李渊的眼帘。他清楚，元霸的箭法虽谈不到炉火纯青，却也不在姐姐和哥哥之下。可元霸毕竟才十几岁，臂力再大，也比不上成年男子。就元霸能将箭射至百步之外，因是强弓之末，命中率必然很低。李渊便道：“都将弓箭准备好，咱们射那群大雁，射中者为胜，不中者为败。你们看，它们大概发现了咱们的意图，快要飞离地面了。”

说着，雁群鸣叫着飞向半空。与此同时，六支雕翎嗖地射向雁群。五只大雁应声落地，只有元霸的雕翎射空。亲兵打马向前，拣回带箭的死雁验看，只见李渊射中了大雁的左眼，世民射中了大雁的咽喉，建成、玉心、柴绍都射中了大雁的五脏。

“元霸，你射中的大雁呢？拣来给父亲验看。”李渊指着那五只死雁：“这里边有你的吗？”

元霸羞得满脸通红，咬着指甲一语不发，引得大家“哈哈”大笑。他突然大吼一声：“都别自觉了不起，我长大后比你们能



耐，不信走着瞧。哼！”

终于望见太原城的轮廓了。瑰丽的火烧云把它长长的投影洒在那宏大的轮廓上，远远望去，如同弥漫着一层玫瑰色的薄雾，宛若仙境。

李渊来了兴致，用马鞭指着太原城：“这太原城是华夏西北部除长安城以外的最大城池。龙门城本来规模不小，可与这太原城相比较就小巫见大巫了。有民谣说：龙门城好气魄，比不上太原城一角。太原人口二十万，龙门仅有十万多。可见此城之大。太原城方圆近三十里，十六条干道将城区分成六十四坊。坊市共有四个，西域各族、甘肃、蒙古及关中的商人前来经商者难以计数，交易量仅次于西京长安，比东都洛阳高出很多。先帝在时，人流如织，摩肩接踵，极为繁华。可惜今非昔比，大不如前了。”

“汾阳宫设在哪个地方？我最想看汾阳宫了！”元霸早将比武带来的不愉快忘掉，双手比划着：“我猜汾阳宫一定很美很美，比姐姐还要美！”

“就你话多，动不动就打断我的话，争强好胜，真该挨顿好打！”李渊道。

“一路之上你们将元霸折腾得够呛，就让他几分嘛，他毕竟还是孩子呀！”宝惠怕凉着元吉，很少与车外的人说话。此时，她打开车窗，伸出头来，向还要继续训斥下去的李渊道：“老爷，我知道你与元霸的哥哥姐姐们恨铁不成钢，可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让他下不来台，欲速而不达呀。恳请老爷别让他失望，就先讲这汾阳宫。”

“还是母亲疼我。”元霸扑到车窗前，撒娇地道：“母亲，待我长大了，定要交好多好多的朋友，做好大好大的官，让你享好

大好大的福！”

李渊笑笑：“元霸，为父就听你母亲的，给你讲讲这汾阳宫。这汾阳宫建于大业五年。大业十一年，就是父亲血战龙门城那年春天重修。与长安城中的宫城所在的位置相同，在城区正中的最北边。这是一座占地近百余亩的独立建筑，四面筑有城墙，为城中之城。虽然面积比长安的宫城小得多，形状却一模一样。有福佑、永泰、无疆、永乐四座大殿，还有后宫和三座偏殿。后花园大得很，关上宫墙的北门是一个独立的所在，敞开北门便与城外的山林相接。至于里边到底设置了些什么，住进去就知道了。”

元霸听得入了迷，李渊却来了个“且听下回分解”，他感到不尽兴，但却冒出一句：“哈，父亲成二皇上了！”

这时，只见城门大开，数十个官员迎了出来。李渊向世民道：“王威武和高君雅已经到了，走在前面的就是他俩。矮壮者是王威武，高挑文静者是高君雅。后面的那个胖大的官员是这太原郡太守陆知非。陆知非后边的瘦子是晋阳知县刘文静。刘文静后面的那二人大都是各郡的太守，那不，龙门郡的太守鲍坤和弘化郡的郡丞惠春风也在里边。见面后既要热情又不失大度、稳健。”

李渊话音未落，官员们已来到面前。副将王威武与高君雅首先施礼、问候。太原郡太守陆知非代表各郡太守及前来迎接的太原郡下属各县的知县致词。然后便拥簇着李渊父子、母女进入城中，顺着中间宽阔的南北大街北去，直达汾阳宫的永泰殿。

永泰殿是炀帝接见、宴请官员的大殿，与长安宫城中的太极殿大同小异，俨似一对双胞胎，只是规模小一些。宴会厅中，沿高大的主座两侧摆放着四排短几，几案上放满了酒菜。主座置于



正北面，雕花几案上也摆满了酒菜。厅堂内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官员们立在一旁，等待正在洗漱的李渊入座。十几个乐妓在主座右侧席地而坐，翠袖湘裙，玉指纤纤，半露金莲，怀抱乐器，等待演奏。珠光宝气，脂粉飘香，为宴会增色不少。

“啊呀呀，各位也太过分了，怎的还站着？都入座，入座！我李渊不过是个凡夫俗子，只是受圣上垂青罢了，诸位何必如此客气？”李渊从后厅走出来，大步来到主桌前，先极谦恭地向下属们施了抱拳礼，方才入座。

李建成、李世民、李元霸随后进入宴会厅，笔挺地立在一边。李渊逐一介绍后，让三个儿子向属下们行了抱拳礼。又道：“三个犬子是各位的晚辈，今后有何不当之处，请各位指正。既然盛宴已经摆下，请各位尽食尽饮，就是大醉酩酊，我也不见怪。人与人只是学识、地位不同，并无尊卑之分，当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贫不可欺，富不可恃。咱们是兄弟、朋友，当心心相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共同将圣上的事做到精妙之处。人必自爱，然后人爱之；人必自敬，然后人敬之。这是汉代哲人扬雄的名言，我李渊最爱这句话，将它铭刻在心，付诸于举止。看我，刚与诸位谋面就讲了这么多，诸位定烦了，宴会就开始吧。今晚大家就住在这汾阳宫，明日在福佑殿议事，我有事安排。”

乐妓们拨弦弄瑟，吹竽击磬，丝竹之声与这群美人坯子的情影，使这些官员们未饮先醉了。

王威武宣宾夺主，举杯道：“诸位，本将提议，敬酒三杯。这第一杯，祝圣上万寿无疆。第二杯，求苍天保佑大隋江山永固。第三杯，祝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来，连干三杯。

干！”

高君雅怎肯放过这个显山露水的机会，不待王威武坐下，便霍然而起：“本将也敬三杯酒。这第一杯，祝皇后娘娘寿比南山。第二杯，祝官兵讨叛连战皆捷。第三杯，祝诸位高官任做，骏马任骑，荣典叠颁！来来来，干，干！”

言如其人，李渊从王威武与高君雅的话语中，进一步认清了他俩的真面目。从道理上讲，敬过皇上，该敬他这个大将军，他俩却该为而不为，看来没将他这个主帅放在心上。在座的郡守们看在眼里，为缓和这让他尴尬的局面，纷纷向他敬酒。他制止道：“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独立无辅；森木之林，鸟兽群聚者，众林咸济也。我李渊前来治理三晋，上靠圣上隆恩，下靠诸位辅佐。吏为舟，民为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故民为本也。我李渊能否在这晋地立住脚跟，诸位能否立于民之森林，不可小视兆庶。为此，我也敬三杯酒。这第一杯，祝诸位健康长寿，事业有成，家人福康。为何不敬圣上？王、高二位副将已经先我一步敬过了，再敬，反而不无庸俗。第二杯，祝天下黎民万事如意，衣食充余。这第三杯，祝将士平安，征而不伤，战而不亡。来，干！”

郡守们的情绪被调动起来，气氛也活跃了许多。待将三杯酒饮尽，太原郡太守陆知非提议大家共同敬李渊三杯酒，而且每杯都有名堂：第一杯，以各郡太守的名义为李渊洗却长途跋涉之尘，祝李渊康泰安乐。第二杯，以三晋百姓的名义求李渊俯仰天地，为民造福。第三杯，贺李渊夫妇喜得贵子，并祝宝惠健康，祝元吉早日成材。

“谢诸位抬爱！”李渊连饮三杯，然后又令建成、世民、元霸



向诸位长辈敬长寿酒。建成、世民谈吐高雅，礼貌有加，赢得了一片赞誉之声。这个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门虎子，果然不差。那个道：日后称雄天下者非二位莫属。还有人断言：有建成、世民辅佐，李大人定能一飞冲天。对元霸却无人恭维，大都以“此子不可教也，祸星降世”作结。此言不谬，上天是公平的，不会赐给一个人太多。

天交夜半，那轮玉兔已上中天。光辉洒在清冷的大地上。夜色真美啊！

酒这东西真怪，就那么几坛黄汤，竟将这些平日里自命不俗、道貌岸然的高官们灌得东倒西歪，趑趄趑趄，张张扬扬，喃喃自语。晋阳知县刘文静对李渊顶礼膜拜，今占了晋阳县属太原郡的光，不仅见到了李渊，还参加了盛宴，原本性格狂放，却不胜酒力的他便醉了，指着天上的月亮自语：“吴刚，嫦娥，你俩定是……是醉了，不然晃荡……荡什么？”

太原太守陆知非端着酒杯，晃晃悠悠地走过来，指着刘文静道：“刘……刘知县，你是个……个七品芝麻官，不该在这等场合醉……醉、醉成这个样子。你看、看我都没醉……醉！”说着，想向嘴里倒酒，却找不到嘴的位置：“嘴呢？我的嘴呢？”

刘文静指着陆知非的额头：“嘴不是在……在哪儿吗？”

“宴会很热烈，高潮迭起，拉近了李渊与属下的距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李渊非常满意。他也喝得不少，有了醉意，在柱儿的扶持下脚步不稳地来到后宫，拨弄着元吉粉嘟嘟的脸道：“夫人，你不感到天也高了，地也广了？没有天高任鸟飞、池深任鱼跃的感觉吗？天降大任于斯人，斯人当奋力呀！”

宝惠愕然：“今天怎的喝成这个样子？你向来不是这样啊！要说我有什么感觉，如此下去，鸟要折翅，鱼要断尾了。你常说：酒多言多，言多必失……”

“是多喝了几杯，却没醉、没醉。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才。我自信为兼能者，因为就用数坛酒，便让太守和部分知县将心系到我的心上，能不高兴？”李渊攥住宝惠的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我李渊名正言顺，大事将成了！”

“大事？什么大事？”宝惠看透了李渊心中的秘密，却明知故问：“该不是保大隋，固江山的事吧？”

“你啊你啊，怎的作弄起我来了？”李渊笑着道：“什么保大隋固江山，非也！”

宝惠激动起来，头歪在李渊的肩上：“你不是说忠于圣上，忠于大隋，矢志不移吗？”

“韬光养晦而已。”李渊郑重地道：“时机到了！不过，我不想让你介入，以免分心，影响对吉儿的抚养。”

宝惠岔开话题：“就将玉心和柴绍的婚事办了吧。柴绍文武全才，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李渊言道：“办，该办，尽快办，明日议完事就操办。我打算将婚事办大办好，给天下人一个错觉：李渊要扎根三晋，为圣上守好关中的门户并非虚言。夫人啊，我说时机到了，不仅仅指天下已经大乱，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手中。我见过数千年前的先民们造的一件陶尊，那尊高近二尺，形同半个纺锤，上画起伏的山峦，山顶上月出日升。据我看来，那图画组成了一个字，即“旦”字。数千年前，先民们都能扬臂伸手，托起一弯新



月，拖起一轮朝日，难道我就不能托起一座新江山吗？”

二人相依相偎，说了好久好久。与李渊每次离开家远行前的最后一夜晚那样，听着谯楼上传来的更鼓之声，宝惠恋恋不舍地道：“天色不早了，睡吧，你明天还要议事呢。”

李渊打个呵欠：“是该睡了，明天你还要照看吉儿呢。”

次日早饭后，议事会议在永泰殿的议事厅举行。尽管昨晚闹腾到大半夜，尽管无不因开怀痛饮而酒醉，官员们还是按时到达了议事厅。大家议论着昨夜的宴会，检讨着自己的失态，等待会议开始。当李渊走进大厅的时候，官员们立即停止了喧哗，大有一鸟进林、百鸟不语的意境。李渊微笑着扫一眼与昨夜大相径庭的、端起了官架子的官员们，然后收起笑容，既不失威严，又不无和蔼地道：

“各位太守、县令，今日议事，求实而不务虚，求短而不拖长，说到议到，议到做到。诸位都是大隋命官，国之栋梁，无不生为壮士雄，死为壮士鬼，若连政事都议不到佳处，可就有害无利了。这是我进入汾阳宫后召开的第一个会议，万事开头难，望诸位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只办三件事，这一，宣布任命。这二，约法三章。这三，由我解答各位提出的问题。先由王威武副将宣布任命。”

王威武迈着将军的步伐上得台来，赳赳地道：“录人一等，则无弃人。采材一用，则无弃材，为大隋社稷计，弘化郡太守由郡丞惠春风任之，郡丞一职由赵伟继任。司马回车任蒲州县知县。副将王威武负三晋军政监察之责，副将高君雅负三晋农务、商业之责。李建成任材官将军，教练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集宁以南地域的军队，并有调动之权。李世民亦任材官将

军，教练三晋全境的军队，职责同李建成。材官将军为临时称号，可随时撤换。任命李神通、柴绍、成文龙为招军将军。李成至河北西北部内外长城之间，蒙古集宁以南地域招兵买马，资费由各郡支付。柴绍由骁骑将军董理辅佐，在三晋地域内招兵买马，资费出自太原郡和柴府。兵者，国家大事，当此乱世，更见其重要。上述人等，自明日起二十天内到任。待上报朝廷，圣上御批后正式任命。余者爵位、官职不变。”

李渊扫视着太守们：“请诸位议此任命。”

尽管李渊非常直露的将兵权揽于自家手中，大为不妥，却只升不降，太守们的职位仍存。如此以来，平衡了各方面的关系，平衡了旧有官员的心态。况且让下属议定任命，前无古人，这本身就是不同凡响之举。太守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无不以为李渊“量材而用，处以公心”、“贤才出，国将繁荣昌盛”。王威武与高君雅无了兵权，心下不满，却也无争辩之辞，只好哑巴吃黄连。

“既然没有异议，那就这样办了。”李渊向高君雅点头示意：“高副将，你来宣读约法三章。”

高君雅答应一声，上得台来，以浓重的胶州口音读道：“汉高祖刘邦入咸阳后，约法三章，以致大风起兮云飞扬，一举击败霸王而立汉家天下。为三晋长治久安计，亦约法三章：贪鄙在帅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以故职官不理政事，伤化虐民，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自尊抗命，贪恋女色，酗酒无度者，严惩不贷，无所事事者撤职查办。以郡、县、军事为重，清正廉洁，爱民如子，所辖地域民安物丰者奖。其业绩以兆民是否拥戴，事实是否确凿为据，以大隋律条为准。虚报者责其正之，若教不改，视其情节惩办之。”



“诸位对这约法三章有无异议？请口示。”李渊言道：“今，关内造反者云集，我以为在官不在民。官不理民事，甚至无端害民，重而无基，能无弊吗？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为官不治，能利民吗？民之不利，其怨深之，能不反吗？以故召远在于修近，避祸在于除怨。要想除怨，就要贵圣人之治，周公吐哺，以归民心。但要讲求方略，既要顺民之心，又要让民出力。《吕氏春秋》有言：人与骥俱走，人不如骥；居于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就是这个道理。今，三章已约，诸位若有异议，即改，若无异议，即行之！”

这约法三章严是严了些，太守们感到了沉重的压力，可谁也没有理由推翻它。因为作为官吏，就应当如此，何况这约法出自《大隋律》，只不过更集中、简明、突出罢了。于是，众口一辞：理当如此，遵行不违。

王威武恍然若失，心中不是滋味，感到这议事厅中的空气太压抑，便劝李渊休息一会再议。李渊言道：

“这会才开了大半个时辰，何用休息？况且今天有些太守还要回府，就一口气将事办完吧。下面该进行第三个议题了，请诸位提出问题，我来回答。不管何事，尽提无妨。”

一番沉默之后，太原太守首先提问：“敢问李老爷，你如何理政，怎样治军？”

李渊脱口而出：“政者，正也。三晋我为正，百姓从政也。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管子曰：国贫而用不足，则兵弱而士不厉；兵弱而士不厉，则战不胜而守不固；战不胜而守不固，则国不安矣。鉴于此故，我当理好政务，使晋富民强。当然，治军要严，待将士要亲。晋地富强，我又严而有亲，军必攻无不破，战

无不胜。”

接着，众太守纷纷提问：

“请问大将军，你如何看待当今的造反者？怎样讨叛？”

“反者，多为怨政者。既然由政引起，就要将政理好，使之无怨，此为治本。今，三晋一带为何反者无多，怨无多也？道理就在这里。就谋略而言，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我李渊向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著称。为何如此？攻心也。”

“老爷对当今圣上和国之前途如何看？”

“圣上贵为天子，我李渊无资格论之。社稷安危，亦在圣上的股掌之中，也不当评述。作为臣子，应当本分，与其位，勿夺其职；任以事，勿间一言。”

“陈寿曾曰：明主国危以制变，忠臣虑难以立权。老爷如何理解这句名言？”

“贤明的君主在社稷危难之时，当考虑对付的办法，忠臣在君主无力挽回局面、国将不国之时，应当废主而自立。我以为这是陈寿所言的本意。然而，当今天子足以拨乱反正，即使出现不测，渊也不虑难以制权。”

“大将军曾将我们比作兄弟、朋友，却又约法三章，是否既卖矛又卖盾？”

“咱们都是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当以兄弟、朋友相处。先帝在时，问我何生仁义，我答曰：情生仁义也。虽与孔子的‘性生仁义’之说相悖，却打动了先帝的龙心。咱们为国事走在一起，若互相敌视，如何相处？至于约法三章，是约束大家做好事大事，与感情是两回事。若非要两者牵在一起不可，是否可以这样说：若兄弟、朋友不遵国之法度，当耿耿不寐，如有隐



忧。其实这个议题已是老生常谈，在荥阳、楼烦、西域、大兴、弘化、龙门，凡是我去过的地方都谈过。若不尽意，请问龙门太守鲍坤好了，俺俩探讨得细致入微。”

太守们围绕执政、用兵、感情、立志、人生等问题提出了数十个问题，李渊一一作答，其博学的才华，流利的口才，治大事不计小节的胸襟，使太守们相形见绌，佩服得五体投地，无不表示与李渊同心携手，理好三晋。若李渊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干到哪里，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而且人无二心，心无二意，不辞万死。